
儒藏

精華編二〇五册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〇五/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4

ISBN 978-7-301-11923-5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043509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二〇五)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王　琳　吴冰妮　吴遠琴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23-5/B·0609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45.35印張　530千字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價:500.00元

---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五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陳俊民

#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五册

## 集部

# 孫明復先生小集

〔北宋〕孫復 撰
陳俊民 校點

# 目録

# 校點説明

《孫明復先生小集》是宋儒孫復的詩文集。孫復（九九二—一〇五七）字明復，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治《春秋》，爲時人推重，世稱泰山先生，石介等諸生皆師事之。宋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得范仲淹、富弼舉薦，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爲邇英閣祇候説書。後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等，遷殿中丞。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卒，年六十六。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説以亂經」，所論「言簡易明」，「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上祖陸淳，下啓胡安國，實與劉敞開北宋以來出新意解《春秋》之先。與胡瑗、石介並稱「宋初三先生」。其學以排佛老、崇禮義、尊經術、復三代爲宗旨，二程、朱熹皆以爲「宋世學術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孫復）爲之先河」（《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全祖望案語）。著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睢陽子集》十卷。事見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石介《泰山書院記》和《宋元學案》卷一、卷二等有關記載，《宋史・儒林二》有傳。

孫復一生著述，除《尊王發微》存世之外，據《宋志》著録尚有「《孫復集》十卷」，《郡齋讀書志》衢本卷十九著録爲「《睢陽子集》十卷」，袁本前志卷四則作「《睢陽小集》十卷」；《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録從衢本，《通志・藝文略》著録則同袁本。元戰亂之後，是集散佚無存。至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館臣以「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爲底本，編成《孫明復小集》一卷，著録於《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簡稱四庫本）。紀昀《提要》稱：「此本出自泰安趙國麟家，僅文十九篇，詩三篇，附以歐陽修所作《墓誌》一篇。蓋從《宋文鑑》、《宋文選》諸書鈔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復集久佚，得此猶見其梗概。」參以《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藏園群書經眼録》，復集諸本序跋和館藏實際，可知

此書版本源流之概如次：

（一）按趙國麟之子趙起魯所説，趙國麟爲泰安相國時，以孫復集「爲郡中文獻，求其集數十年不可得。迨撫莅安慶，始獲此鈔本，名曰《小集》，計詩文廿二篇，附録三篇」。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標名「舊鈔本」的《孫明復小集》，疑即趙所獲之鈔本，篇帙吻合，字跡工整，行楷兼用，前後無序跋，文字無手校，亦無藏書印記，可謂現存復集之祖本（簡稱舊鈔本）。此後轉相傳録，遂有李文藻、彭元瑞、鮑廷博和聶鈫等諸多鈔本和刻本。（二）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孫明復先生小集》，即李文藻於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客居濟南時，「借録」趙藏舊鈔本的再鈔本（簡稱李本），同時又録一副本寄紀昀家藏。李本存有李文藻、羅有高等人手校記録，彌足珍貴。清末徐坊以朱筆過録了李本的校語及跋文，又校以他本，其價值當不在李本之下，今藏於國家圖書館，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影印傳世（簡稱徐本）。（三）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泰安布衣聶鈫（劍光）據丁亥歲（一七六七）於同鄉趙家所見之舊藏本和李本，校以江寧嚴道甫等藏本，刊於杏雨山堂，此即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杏雨山堂刻本（簡稱聶本），每半葉十一行二十一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此後，有現藏於國圖和北京大學等圖書館的道光十三年癸巳（一八三三）徐宗幹合刻本《魯兩先生合集》（以《徂徠先生詩文集》兩卷合刊）、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孫葆田問經精舍之《山淵閣叢刊》本（簡稱孫本）、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徐守揆《泰山叢書》排印本（簡稱排印本）等，遞相傳刻，而祖於聶本，足見聶本之價值亦不在徐本之下。孫本將一卷析爲三卷，重爲校訂，附有《考異》一卷，可資校勘參證。以上參見本書《附録》與《附録補》。

這次校點，以聶本爲底本，以舊鈔本、李本、徐本爲校本，並參校以四庫本、孫本和排印本。在保存原刊篇次式樣的同時，今從北京大學校點本《全宋詩》和四庫本《古今事文類聚》輯得孫復佚詩六首，又從四川大學校點本《全宋文》中輯得孫復佚文二篇，作

爲《詩文補》，置於原刊詩文之末，並將有關書目提要序跋作爲《附録補》，置之書末，以供參考。

在本書校點過程中，楊承嗣和蕭發榮博士協助我做了不少工作。

校點者　陳俊民

## 錢大昕敘❶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九篇，詩三篇，泰安聶君鈫手鈔，藏於笥者有年，懼其久而湮没也，迺謀付梓以廣其傳，詒書京師，乞余志其刻之歲月。案歐陽公誌先生墓，稱先生病時，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就其家，得書十有五篇，藏於秘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余謂先生立言，主於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歐誌之可據。此本有廿二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益之耳。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蘄以矯學究專己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談名理，不復從事詁訓、制度、象數，張口茫如，則又以能習注疏者爲通儒矣！夫訓詁、義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余故因讀先生文而記之。

乾隆三十七年歲在壬辰四月七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錢大昕謹敘。

❶ 此篇與下篇篇題原無，爲校點者所加。

# 申發祥敘

宋明復孫先生，爲泰山文獻之祖，經師人師，詳載《宋史》本傳，與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及石徂徠之《泰山書院記》，争光日月，固無俟後生小儒重複表揭也。發祥浮家東魯，謬塵山長，適踐先生講學之地，景仰前徽，蒐討散帙。既領修志事，因與邑人聶鈫劍光善，往復資考訂，劍光閒爲余言，家有藏弆《孫先生小集》廿二篇，蓋出自故相國趙公拙菴家，珍同尺璧，顧不忍秘，行謀付剞劂，當屬作弁言。發祥何敢以不敏辭。嘗攷孫先生在北宋時，爲此間道學之倡，而其遺文僅十五篇，彫零磨滅，於七百餘年以後而始大顯於時，此正如歐陽公所云精氣光怪，必自發露者。乃從煨燼之餘，倏爾揚光飛文，猶幸收功於一山閒窮老布衣之手，則又似孫先生之爲人，生甘貧賤，雖其歿後，遺書亦不肯容後來羶附也，事不洵有前定哉？而聶劍光窮且愈堅，晚而好學，獨能刻意爲其鄉古先生重光日月，如此人者，亦得藉以不朽。工既竣，遂條其顛末，書之簡端。

乾隆乙未仲夏，錢塘後學申發祥謹敘。

# 孫明復先生小集

## 文

### 堯權議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子之位，可生也，可殺也，可興也，可廢也。彼八凱八元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舉耶？彼三苗四凶者，天下共知其惡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去耶？若知其善而不能舉，知其惡而不能去，則知堯亦非聖人矣，《書》何以謂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乎？噫！彼八凱八元者，堯非不能舉也，能舉而不舉也；三苗四凶者，堯非不能去也，能去而不去也。能舉而不舉，能去而不去者，權也。

堯以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嗣，故命於舜。舜起於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争且叛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何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於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苗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堯若盡舉八凱八元，盡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也？是故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之大位，絶其争且叛也。非堯，誰

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妄哉！

## 舜制議

舜既受命，庸十二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久久不相瀆者是也。

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薿薿群群，孰君孰師，與鳥獸何異？❶黄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黄帝創之於前，帝堯奉之於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黄帝取乾坤，分上下，爲一人之服，以至於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觀厥象，❷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❸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❹故《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皋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皋陶謨》何繫之於《虞

❶「何異」，徐本校作「並」，四庫本作「無別」。
❷「觀」，原作「覲」，據舊鈔本、徐本改。
❸「率」，四庫本作「殺」。
❹「視」，四庫本作「治」。

書》耶？

或曰：「舜以『三十登庸，❶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且舜自歷試與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事垂法爲萬世利者多矣。今子稱舜，止以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説。」曰：善乎，子之問也。吾之所言，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可加之乎裳，示君之可加於臣也；裳之不可加於衣，示臣之不可加於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不相瀆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上而下，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踰於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

##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吴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説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意以爲文王不能夷商紂於當時，取天下於己手，有遺憾焉。❷愚甚惑焉。竊謂季子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心以事上，❸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爲諸侯，紂雖無道，君也，安得爲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

❶「登」，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尚書·舜典》作「徵」。
❷「憾」，徐本校作「恨」。
❸「事上」二字間，徐本校補一「其」字。

哉？矧以文王爲西伯，位於諸侯之上，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干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

或曰：「《史記・齊世家》敘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脱羑里，與吕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之如是哉？」曰：此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敘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録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説，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盡能知興衰，❶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逮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絶見以發明之，斯又乖謬之甚者也！

## 辨四皓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脱身乎虐焰，沈冥乎商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曷以

❶「盡」，四庫本作「即」。

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爲國之大者，莫大於傳嗣，傳嗣之大，莫大於立嫡，不可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簒奪之禍隨之。自秦氏肆虐，燔滅群聖之典，周道絶矣。絶而復傳之者，四先生也。昔漢祖攜一劍行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可謂真主也。及夫禍亂既定，嗜慾既起，内有嬖寵之惑，外有廢嫡之議，群臣洶洶，莫之能止，四先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非周道絶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

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爲漢而出哉？爲萬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懼其辱也，故旋踵而去，終於巖石之下，嗟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采厥善，發舒其光，爲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噫，萬世之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夷、齊是也。萬世之下，使庶不敢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於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群聖之言，欲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鑑，以授於漢，故生仲舒於孝武之世焉。於時大教頹缺，學者疏闊，莫明大端，[1]仲舒曄然奮起，首能發聖道之本根，新

[1] 「莫明」，原作「明其」，據徐本、四庫本改。

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迄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於心而筆之於書，將以緝乾綱之絶紐，闢王道之梗塗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❶抑黜百家，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息滅邪說，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後，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諸子紛亂，然去聖未遠，先王之典經盡在。揚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懼，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大法，感於聞見，❷揭而行之，張而爲教易爾。若仲舒，燔滅之餘，典經以壞，其微言大法，希於聞見，探而索之，駕以爲說，不其難哉？況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懼耶！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然矣。

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孟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之不加』，過矣」。愚謂歆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己弗及，疾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爲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道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呂，又何加焉？蓋用與不用耳。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室之德比隆三代矣，❸厥後曷有感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嘗害

❶「對」，原作「論」，據李本、徐本和四庫本改。
❷「感」，徐本校作「洽」。
❸「漢室」，舊鈔本、李本、徐本等均作「漢氏」。

其能而逐之，兩事驕主，才弗克施，既而退死於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於斷矣。

## 辨揚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❶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甚於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逆，又懼來者蹈莽之跡，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❷玄，君象也，總而治之。起於牛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順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與戕君盜國之輩。❸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

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起於中孚，震、離、兑、坎配於四方，其八卦各主六日七分，❹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

❶「玄」，原避康熙諱作「元」，今回改。下同。
❷「士」，原作「子」，據舊鈔本、徐本和四庫本改。
❸「與」，原作「上」；「輩」，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❹「八」，徐本校作「六十」。

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説，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爲《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於桓譚論《太玄》曰「是書也，❶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 書漢元帝贊後❷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匡爲宰相，而内以弘恭、石顯爲腹心，❸其宰相但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刑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恭、顯，是以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衰矣。而史固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憸人，進用碩老，與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爲心，則邦家之體、祖宗之烈，可垂於無

❶「論」，原無，據四庫本補。

❷「書漢元帝贊後」，原作「漢書元帝贊後」，據徐本、四庫本改。

❸「弘」，原避乾隆諱作「宏」，今回改。下同。

窮矣，安有衰滅者哉？ 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 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爲自惜儒生之不足爲用也，❶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偉賈生。 吾觀賈生宣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啓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寖之於後也。 且怪力亂神，聖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爲之前席？ 若以爲辨，斯則辨矣，然於世主何所補哉？ 此非賈生自以被謗謫去，久而復用，諛辭順旨而對之者乎？ 然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嚮之若是哉？ 厥後遂使新垣平得以肆其闒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五帝壇，妄以祈福。 逮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穀道進，亳人繆忌以祀泰一方進，及齊人少翁、東膠欒大、❷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亂漢德。 故曰：漢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啓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寖之於後也。

噫！ 古稱誼有王佐才，吾觀誼所陳，一痛哭，二流涕，六長歎息，❸誼誠王佐才也。 若文帝聰明而能斷，用之而不疑，則功德可量哉？ 惜其失於言也。 吾懼後世之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少有推躓，❹而諛辭順旨，妄言乎天子前，以啓怪亂

❶ 「惜」，徐本、四庫本作「昔」。
❷ 「東」，原作「秉」，據徐本改。
❸ 「六」上，原衍一「三」字，據徐本、四庫本删。
❹ 「推」，原作「惟」，據徐本改。

之階也。

## 罪平津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聖如堯舜，以臯陶、大禹、后夔、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於千古而不可攀，況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

三代既往，西漢爲盛。吾觀孝武，聰明而宏遠，聽斷在己，有禹湯之資，然其盛德大業，終弗克以濟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肆虐，❶群聖之道熸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爲天下先。惟孝武天啓其衷，巍然獨出，思以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尊用儒術，勵精古道，出府庫以購其書，空巖穴以聘其賢，由是天下爲之丕變而嚮方焉。噫！群賢之道，迨秦而熸，微孝武則將泯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時，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向使平津能内竭乃誠、外采群議以啓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而復矣。嗟乎！平津無制禮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禄固位、自圖安樂爲事。本傳稱「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又嘗稱「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此非持位固禄、自圖安樂者乎？孝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説得以入焉。按平津

❶「氏」，原作「代」，據舊鈔本、徐本改。

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澤爲丞相，❶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言、祠竈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蔑聞吐一言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爲千古笑，誠可惜也。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爲堯舜，予心愧恥，若撻于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 無爲指上

無爲者，其虞氏之大德與？非曠然不爲也。始不求於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於天下而天下自授之，❷自生民以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也，彼孰有意於天下哉？及乎孝德升聞，堯遽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弗類，以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履堯之道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於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之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堯之天下也；舜之道，堯之道也。舜始得之於堯，而終傳之禹，此舜之無所爲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於無爲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爲也。不然，則孔子上顧伏羲，下訖文、武，筆於六經，❸爲萬世法，何不曰無爲而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與」哉？

❶「入焉按平津」五字，原闕，據徐本補。
❷「受」，原作「授」，據徐本改；「授」，原作「受」，據舊鈔本、徐本改。
❸「六」，原作「大」，據舊鈔本、徐本改。

若以無爲爲曠然而不爲，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覲四岳，班瑞于群后」；又曰「東巡守，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又曰「南巡守，至于南岳。西巡守，至于西岳。北巡守，至于北岳」；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爲，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親删也，孔子覩舜之有爲，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反謂之「無」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爲者，非曠然而不爲也。

## 無爲指下

無爲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爲，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冒虞帝之無爲者衆，以世之憸佞媮巧之臣或啓導之，❶既不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枉引佛老虛無清淨、報應因果之説，交亂乎其間，敗於君德，吁，可痛也！觀其惑佛老之説，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委威福於臣下，肆宴安於人上，冥焉莫知其所行，蕩焉莫知其所守，曰「我無爲矣」，至綱頽紀壞，上僭下偪，昏然而不寤者，得不痛哉！且夫天下之

❶「以」，徐本校作「又」，上有「矣」字。

廣，億兆之衆，一日萬幾，兢兢翼翼，猶懼不逮，而佛老之説其可惑乎？祖宗之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神器之重其可罔顧，肆於人上乎？斯何沉惑不聞如是甚也？❶昔秦始、漢武，始則惑於虚無清淨之説，終則溺於長生神仙之事；梁武、齊襄、姚興，始則惑於因果報應之説，終則溺於解脱菩提之事，卒皆淪胥以亡，勢不克救。此簡策具載，可覆而驗也。惟漢賴高祖除秦之暴，功宏德茂，天未厭絶，兹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嘗求無爲之端，且病歷代諸儒不能揚孔子之言，鋪而明之，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得以肆其怪亂之説，厠於其間，爲千古害，故盡擴其説所以然，❷作《無爲指》，庸爲帝天下者戒。

## 寄范天章書一

月　日，布衣孫復謹再拜，寓書於判監天章執事：

今主上聰明睿哲，紹隆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固太平之業，傳之於無窮也。夙夜兢兢，弗敢怠荒，思得中正純亮之臣協贊之。以執事頃居諫署，多箴規藥石之益，亟自蘇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求莅於太學者，斯蓋執事不汲汲於富貴，而孜孜於聖賢之教化也。

夫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

❶「何」，原作「可」，據徐本、四庫本改。

❷「説」下，四庫本有「之」字。

是故舜、禹、文、武之世，莫不先崇大於膠序，而洽至治於天下者焉。今執事懇求而莅之者，吾知之矣：執事將俾我宋之學，爲舜、禹、文、武之學也。既俾吾宋之學爲舜、禹、文、武之學，是將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爲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爲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致吾君，爲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爲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下躋吾民，爲舜、禹、文、武之民也。自京師刑于邦國，達于天下，皆雍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

然念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質諸周公、孔子而後至焉耳。今執事既莅是學也，將行是道也，非一手一目之所能，必須博求鴻儒碩老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❶增置學官相左右之，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乎國子也。復竊嘗觀於今之士人，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閫奧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持古、不狥世俗之士，則孰克舍於彼而取於此乎？由是言之，則執事莅是學，行是道，增置學官之際，可不慎擇乎？

今有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也。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於天子，次言於執政，以之爲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

❶「者」，原作「也」，據徐本、四庫本改。

孔子之道，以左右執事，教育國子，丕變於今之世矣。復閒退之人，固不當語及於是，然敢孜孜布於執事之左右者，非爲諸己也，蓋爲諸人也；非爲諸人也，蓋爲諸道也。執事以爲何如？若以復愚且賤而言不可取，則復學聖人之道三十年，雖愚且賤，豈妄言乎？惟執事圖之。

##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承，厖鴻赫奕，逾唐而跨漢者遠矣。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治道於聖世也，考四代之學，崇橋門辟水之制，故命執事以莅之。大哉，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治，其不在於六經乎？舍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湟污瀆之中望屬於海也，❶其可至矣哉？噫，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亡散，漢魏而下，諸儒紛然四出，争爲注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觀夫聞見不同，是非各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正以先儒注解之説大行於世者，❷致於左右，幸執事之深留意焉！

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板藏於太學，頒於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爲準的，多士較藝之際，一有違戾於注説者，即皆駮放而斥逐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

❶「湟」，原作「湼」，據舊鈔本、徐本改。
❷「正」，舊鈔本、徐本作「止」。

國家以王、❶韓、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説，咸能盡於聖人之經耶？又不知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説耶？　若以數子之説咸能盡於聖人之經，則數子之説不能盡於聖人之經者多矣。　若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説，則古今諸儒服道窮經，可出於數子之説者亦甚衆矣。❷　噫，專守王弼、❸韓康伯之説而求於《大易》，吾未見其能盡於《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説而求於《春秋》，吾未見其能盡於《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説而求於《詩》，吾未見其能盡於《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説而求於《書》，吾未見其能盡於《書》者也。　彼數子之説，既不能盡於聖人之經，而可藏於太學、行於天下哉？　又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於舊之注説而已。　復不佞，游於執事之牆藩者有年矣。　執事病注説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亦聞之矣。　今執事以内閣之崇，居太學教化之地，是開聖闈幽，芟蕪夷亂，興起斯文之秋也。　幸今天下無事，太平既久，鴻儒碩老駕肩而起，此豈又減於漢魏之諸儒哉？❹　執事亟宜上言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於太學，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參之古今，覆其歸趣，❺取諸卓識絶見大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於上，而學者庶乎得其門而入也。　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

❶「以」，原無，據四庫本補。
❷「衆」，原作「深」，據舊鈔本、徐本改。
❸「守」，李本、徐本和四庫本作「主」。
❹「豈又」，徐本校作「又豈」。
❺「覆」，徐本作「覈」。

不其休哉！ 執事若以數子之説行之久矣，不可遽而去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注未盡，別爲注釋。❶ 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注之，何足貴也，國家尚命鏤板，置諸太學，況我聖人之經乎？ 安可使其鬱而不章者哉？ 幸執事之深留意焉。

## 上孔給事書

月　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

復名晦迹沉，學夫子之道三十年，雖不爲世之所知，未嘗以此摇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於伏羲，漸於神農，著於黄帝、堯、舜，章於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立度，或略或繁，我聖師夫子，從而益之損之，俾協厥中，筆爲六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此夫子所謂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遠矣！ 噫，自夫子没，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於夫子者也。天又以代有空闊、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説，亂我夫子之道，故不並生之。一賢没，一賢出，羽之翼之，垂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迨於李唐，空闊、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説，亂我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没，一賢出，羽之翼之，則晦且墜矣。既晦且墜，則天下夷狄矣，斯民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

---

❶「別」，原作「則」，據徐本、四庫本改。

賢之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則五賢之烈，其可忽乎哉？

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祖家廟中，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且曰：「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是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躍然而起，大呼張洞、李藴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愈明。」龍圖公，聖人之後也，爲宋巨賢，宜乎盡心於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哉？國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种明逸放、張晦之景既往，雖來者紛紛，鮮克有議於斯文者，誠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如龍圖，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於牆藩之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接之，拒之，惟執事之命！

## 答張洞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洎正月中，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群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志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睎覬科第爲事，❶若明遠潁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

❶「睎」，原作「晞」，據舊鈔本改。

也。明諸内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大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辭、❶銘、説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虚，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策，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心而索其道。❷潛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者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

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虚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污簡策者乎？至於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爲忽。不宣。

❶「辭」，舊鈔本、徐本作「解」。
❷「潛心」，舊鈔本、李本、徐本、四庫本等均作「潛其心」。下「潛心」同。

## 兗州鄒縣建孟子廟記❶

孔子既没，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説，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説，❷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父無君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敺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絶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❸

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已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爲孟子之里，❹今

❶ 此題下排印本有「景祐五年」四字注。
❷ 「攘」，原作「壤」，據舊鈔本、四庫本改。
❸ 「謂諸」，原作「諸謂」，據徐本改。
❹ 「昔」下，原有「以」字，據排印本及宋刻本《宋文選》删。

爲所治之屬邑，❶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仰其官吏博求之，❷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❸有山曰「四基」，❹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❺復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嶮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嘻，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之。

景祐五年歲次戊寅三月　日記。

## 信道堂記❻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毁也，無譽也，唯道所在而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孰爲進哉？孰爲退哉？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孰爲毁哉？孰爲譽哉？吾之所謂道者，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吾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乎今之世，❽故不知進之所以爲進也，退之所以爲退也，毁之所以爲毁也，譽之所以爲譽

❶「邑」，原作「也」，據排印本及《宋文選》改。
❷「仰」，徐本校作「俾」。
❸「於」，原作「所」，據徐本改。
❹「四基」，原作「四墓」，據排印本及《宋文選》改。下「四基」同。
❺「銘」，原作「明」，據排印本及《宋文選》改。
❻此題下排印本有「景祐五年正月三日」八字注。
❼「謂」，原作「爲」，據舊鈔本改。
❽「乎」，原作「非」，據徐本改。四庫本作「於」。

也。其進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進也，於吾躬何所進哉？ 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於吾躬何所退哉？ 其見毁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毁也，於吾躬何所毁哉？ 其獲譽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獲譽也，於吾躬何所譽哉？ 故曰：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毁也，無譽也，唯道所在而已。

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於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云。

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記。

## 儒辱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爲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爲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與？ 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爲哉？ 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惑我生民。❶絶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

❶「惑」，李本、四庫本作「紿」。

應，人之若彼也，莫不争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爲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絶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以之爲國則亂矣，以之使人則悖矣！❶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争詈，小有所不勝，則尚以爲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爲辱也，大哉！

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爲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藴崇，絶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爲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於兹千餘歲，其源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 世子蒯聵論

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爲國之道，莫大於傳嗣，傳嗣之道，莫大於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用能尊統傳緒，承承而不絶。故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以靈公無道，不能先正厥嗣，以靖其國，卒使蒯聵父子争立，以亂於衛，故對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❶「則悖」，舊鈔本、李本、徐本等均作「賊作」。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謂諸此也。

何以辨諸？按《春秋》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蒯聵出奔宋者，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也。納衛世子蒯聵於戚者，靈公既死，蒯聵爲輒所拒，不得入衛也。且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靈公固宜即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郢得立輒於後，以亂於衛。夫蒯聵者，靈公之子也；輒者，蒯聵之子也。輒既立，則蒯聵無以立矣。蒯聵無以立，則必反而争其國。既反而争其國，則輒必拒之。輒既拒之，是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蒯聵出奔宋、納於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惡靈公而不與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國。不與輒者，不與其爲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蒯聵者，獨無惡乎？」曰：蒯聵有殺母之罪，當絶，反而争其國，是爲篡國。故經書「納」焉。納者，篡辭也。孰謂蒯聵獨無惡哉？然則蒯聵之篡國，輒之拒父，皆靈公爲之也。皆靈公爲之者，靈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參譏之。此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亂、厚人倫之深旨也。而世之説者以爲正百世之名者，失之教矣。❶

❶「教」，四庫本作「踈」。

# 詩

## 蠟燭

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爲灰燼亦無辭。

## 八月十四夜❶

銀漢無聲露暗垂，玉蟾初上欲圓時。❷清樽素瑟宜先賞，明夜陰晴不可知。❸

## 諭學

冥觀天地何云爲，茫茫萬物争蕃滋。羽毛鱗介各異趣，披攘攫搏紛相隨。人亦其間一物爾，餓食渴飲無休時。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孟軻荀況揚雄氏，❹當時未必皆生知。因其鑽仰久不已，遂入聖域争先馳。既學便當窮遠大，勿事聲病淫哇辭。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駕説扶顛危。擊暗毆聾明大道，❺身與姬孔爲藩籬。是非豐頳若不學，慎無空使精神疲。

❶ 此詩題四庫本《歲時雜詠》作「同范秘閣賦八月十四日夜月」，四庫本《古今事文類聚》作「同范秘閣賦八月十四夜月」。
❷ 「欲」，《歲時雜詠》作「月」。
❸ 「不」，《歲時雜詠》、《古今事文類聚》作「未」。
❹ 「荀況」，李本、徐本和四庫本均作「荀卿」。
❺ 「毆聾」，四庫本作「馳聲」。

# 詩文補

## 文二篇

### 上鄭宣撫啓❶

房推如晦，遂同天策之登瀛；婁薦懷英，終藉虞淵之取日。慶希闊千齡之遇，借吹噓一字之褒。刮垢磨光，硎發豐城之劍；澡身浴德，雲從彭澤之梭。無煩貢禹之彈冠，已荷孔融之薦鶚。故蕭夫子獎能太重，而荀令君進德不休。謂天下未嘗無賢，苟有用我者；儻君子不得進仕，吾何以觀之？要如崔相之擬官，無若長平之奉法。俾士有報恩之薦，而賢無在野之遺。

恭惟某官，通德家聲，廣文才譽。題衡忠義，差肩從讜之英猷；推轂賢才，繼踵當時之盛烈。德聳瑶林之秀，量澄玉海之清。邁曠遠之高標，蘊森嚴之直氣。才兼文武，端如萬里之長城；身繫安危，遂寢四郊之多壘。既躋民于仁壽，遂卧鼓於邊庭。履正奉公，廓變西南之俗；輕徭薄賦，惠康參井之墟。洗虐政之煩苛，成大功于旦暮。佇膺芝檢，迅陟槐庭。如山如河，屏翰聖人之德；作舟作礪，甄陶天下之民。伏念某黄卷腐儒，青氊衰緒。棄繻憤悱，朝昏太學之虀鹽；映雪飄零，饜飫古人之糟粕。嶔崎歷落之可

❶ 以下兩文輯自四川大學校點本《全宋文》卷四〇一，原校點者爲尹波。

笑，險阻艱難之備嘗。轉喉多觸諱之聲，炙手無可熱之勢。幸託雲天之庇，敢辭關柝之卑；恪修春蚓之書，仰瀆右貂之重。淮南雞犬，傾心五色之丹；冀北駑駘，妄意千金之市。（録自《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六六，《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二。）

## 世子蒯聵論二

《春秋》既正蒯聵世子之名，而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傳之，俱無一言解經稱世子之義。夫傳，所以解經也，傳而不解，安用傳爲？唯江熙注《穀梁》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之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耶？」愚謂蒯聵稱世子之義，傳既失之，熙亦未爲得也。且蒯聵有殺母之罪當絶，當絶則不得爲嗣，故經稱「納衛世子」。納者，篡辭也。此則蒯聵還，亦書「篡」，非獨齊世子還而書「篡」也。然蒯聵猶稱曩日之世子者，乃孔子正其名而書之爾，非爲靈公不命輒而書之也，熙安得謂「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哉？

又忽稱世子者，與蒯聵異矣。觀鄭忽之出奔也，非得罪而見逐也，蓋以莊公既卒，鄭忽當嗣，爲宋人執祭仲以立突，篡而失國也。況乎突之篡忽者，兄弟也；輒之拒蒯聵者，父子也。是故忽之出奔也，書曰：「鄭忽出奔衛。」去世子者，譏不能制其弟突以失國也。

及乎還也，書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者，善其能反正於鄭也。若蒯聵則不然。蒯聵之出奔也，書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及乎還也，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出奔與納，俱稱世子者，明蒯聵正嫡當嗣，輒不得拒也。由是言之，則熙安得引鄭世子忽以解蒯聵稱世子之義哉？則知世之説者不能辨傳嗣立嫡之道者，由三傳失之於前，説者惑之於後也。（録自《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〇。又見《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四。）

## 詩　六　首

### 中秋夜不見月❶

長記去年中秋玩月出草堂，冰輪直可鑑毫芒。是時家釀又新熟，呼童開席羅清觴。纖埃不起零露下，對此陶陶樂未央。自顧時逢堯舜世，❷上下清明無穢荒。吁嗟今夕何不幸，正逢屏翳恣猖狂。浮雲左右争擁蔽，愛而不見涕沾裳。嫦娥無語縮頭何處坐，胡不開口走訴上帝旁。立召飛廉舉其職，驅除擁蔽揚清光。瑩然高照遥天外，免教萬國如瞽空倀倀。（録自《歲時雜詠》卷三二。）

### 中　秋　歌

明月一歲中，影圓十二回。❸如何今夕

❶ 該詩至《又賦十五夜月》五首，輯自北京大學校點本《全宋詩》，原整理者爲吕友仁。

❷ 「時」，《古今事文類聚》作「如」。

❸ 「回」，《古今事文類聚》作「迴」。

裏，争賞羅樽罍。既愛盈盈色，更上高高臺。人心莫如此，❶試爲君言哉。月者水之精，秋者金之氣。金水性相生，五行分其事。則知天地間，相感各以類。水得金還盛，月因秋更清。氣類使之然，人誰不有情。可憐别夜色，一一皆銷聲。自昔詩家流，吟皆不到此。徒能狀光彩，豈解原終始。冥搜詎有得，燥吻真何以。請看退翁歌，❷其的能中矣。❸（録自《歲時雜詠》卷三二。）

## 中秋月

度度思真賞，幽期邈始還。金行分此夜，桂子落何山？座席清風裏，人家灝氣間。飲懷與吟興，徹曙兩非閒。（録自《歲時雜詠》卷三二。）

## 中秋月

十二度圓皆好看，就中圓極在中秋。前峰獨上還吟翫，高興多於庾亮樓。（録自《歲時雜詠》卷三二。）

## 又賦十五夜月

清賞年年恐失期，人人不覺望中衰。素娥須信多靈藥，長見嬋娟似舊時。（録自《歲時雜詠》卷三二。）

---

❶「莫如」，《古今事文類聚》作「不知」。
❷「翁」，《古今事文類聚》作「公」。
❸「能」，《古今事文類聚》作「深」。

## 堠子

直立亭亭若短峰，畫分南北與西東。從來多少迷途者，盡使平趍大道中。（録自《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三。）

# 附録

## 宋史孫復傳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説書。楊安國言其講説多異先儒，罷之。

孔直温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税，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

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録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 舉孫復狀❶

范仲淹

右臣伏覩赦書節文：一應天下隱逸之士，或淹下位，或滯草萊，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深明經術。❷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奧，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赦文採擢。乞賜召試，特加甄獎。庶幾聖朝渙汗，被於幽滯。

## 孫復可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歐陽修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問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茂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❶ 此篇爲范仲淹舉薦張問和孫復合狀的刪節文，原題爲《舉張問孫復狀》。見影印《古逸叢書三編》之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九。

❷ 「深明」，原無，據影印《古逸叢書三編》之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九補。

##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歐陽修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信，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説，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并序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説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説多異先儒，遂

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説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焚，逃藏脱亂僅傳存。衆説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群。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 泰山書院記

石　介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皋陶、傅説、伊尹、吕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

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當時從游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蘊。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

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逼，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少之哉！

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

刊之石，陷於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 東軒筆録

魏　泰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公贈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脩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

##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

右皇朝孫明復《睢陽小集》十卷。明復，晉州人。居泰山，深於《春秋》，自石介已次，皆師事之。年四十未娶，李丞相迪以其弟之子妻之。慶曆中，范文正公、富鄭公言之于朝，除國子監直講。嘗對邇英閣説詩，上欲以爲侍講，楊安國沮之而寢。

# 趙起魯跋❶

宋孫明復先生，當景祐時，自晉之魯，講學泰山，品高而德劭，學裕而行優。先大人以其爲郡中文獻，求其集數十年不可得。迨撫莅安慶，始獲此鈔本，名曰《小集》，計詩文廿二篇，附録三篇，第書闕有閒矣。于時適逢内轉，未及校梓。歲丁亥，同邑友人聶君劍光，汲古嗜學，見之披閱再三，不忍釋手，迺謀付梓，以行於世。刻既成，以示余，此先大人未竟之志也，爲泫然者久之，因識其緣起於卷末。

乾隆乙未季夏，泰山後學趙起魯謹書。

❶ 此篇與下篇篇題原無，爲校點者所加。

泰安後學聶鈫跋。

## 聶鈫跋

泰山孫明復先生，行爲世法，經爲人師，自宋迄今，七百餘年矣。顧其文章，不少概見。丁亥歲，于吾鄉趙相國家覯之，如獲拱璧，懼其久而失傳也，謀所以刻之。旋搆目疾，中止。歲癸巳，江寧嚴侍讀道甫居憂南下，余于東平舟次述及，侍讀出其藏本相証，篇帙略同，惟《附録》自《宋史》本傳、歐陽文忠《墓誌銘》及石守道《泰山書院記》而外，增多五則，因屬補鈔，同爲勘校，付諸梓人。嗟乎！余自少時，有意是書而不得見，晚歲見之，又以疾廢，自分此業之不終久矣。今迺得侍讀以成此志，爰書數語識其端委，且以慶余之遭也。

# 附録補

## 《孫明復小集》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復撰。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已著録。案《文獻通考》載孫復《睢陽子集》十卷，《宋史·藝文志》亦同。此本出自泰安趙國麟家，僅文十九篇、詩三篇，附以歐陽修所作《墓誌》一篇。蓋從《宋文鑑》、《宋文選》諸書鈔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復集久佚，得此猶見其梗概。蘇轍《歐陽修墓碑》載，修謂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蓋宋初承五代之弊，文體卑靡，穆修、柳開始追古格，復與尹洙繼之。風氣初開，菁華未盛，故修之言云爾。然復之文，根柢經術，謹嚴峭潔，卓然爲儒者之言。與歐、蘇、曾、王千變萬化，務極文章之能事者，又别爲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概執也。至於揚雄過爲溢美，謂「其《太玄》之作非以準《易》，乃以嫉莽」，則白圭之玷，亦不必爲復諱矣。（録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二。）

## 《孫明復先生小集》一卷宋孫復撰

清寫本。清李文藻、羅有高手校，有跋，並録紀昀跋：

乾隆丁亥歲，予客濟南，借録《孫明復小集》於泰安故相趙氏，又録副以寄房師河間紀公。己丑入都，鄉先輩鴻臚朱公聞予有此書，索之，而原本不在行笈，紀公方戍西域，無從問其有無也。適郎君半漁呼余爲檢曝

書籍，乃於亂紙堆中獲此及馮舒《詩紀匡謬》，皆予嚮所寄者，吾師皆手跋其後。亟假付同舍趙君鏡心影抄此册以贈朱公。公平陰人，藏書甚富，予借抄宋人集數種，而其索抄於予者，僅此及尹師魯《河南集》耳。其歲八月十八日，益都李文藻記於京師寓舍，時方患痰嗽，閉門謝客三日矣。

紀曉嵐先生跋語録後：

李南澗從泰安趙氏録此本，以余喜聚古籍，馳以寄余，凡文十九首、詩三首，似采合而成，非本書也，暇日當以諸書參校之。又《墓誌》一篇，有録無書，亦俟暇日檢補之。丁亥九月三日河間紀昀記。

按：焦氏《經籍志》孫復《睢陽小集》十卷，此册僅可一二三卷，殆從本集摘鈔者，而河間房師以爲采合而成，恐未必然。蓋孫明復詩文流傳絶少，如吕氏《宋文鑑》、顧氏《宋文選》、吴氏《宋詩鈔》、曹氏《宋詩存》諸書，皆未有所載，其十卷之足本，世宜猶有藏者，而是册從何而得，嘗札問相國之子道軒，道軒不能答也。己丑十月十八日文藻再識。

重光單閼歲十月，羅有高校於廣州新安官舍。歐陽子墓文在別本，應録入此本。

聶劍光嘗出十金謀刻此書，予卻其金而諾爲刻也。劍光泰安布衣，頗好事。大雲山人記。戊午（録自《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三。）

# 徂徠石先生全集

〔北宋〕石介 撰

丁國祥 校點

# 目録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三　詩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四　詩**……三五

# 校點説明

《徂徠石先生全集》二十卷，北宋哲學家、文學家石介撰。石介（一〇〇五—一〇四五）字守道，一字公操，兗州奉符（今山東省泰安市）人。學者稱徂徠先生，又與孫復、胡瑗並稱「宋初三先生」。石介少年耕讀於徂徠山下，二十多歲北游魏趙之地，瞻仰柳開故居。後南下宋城（今河南商丘），入南都學舍，從范仲淹讀詩書。天聖八年（一〇三〇）中進士，歷任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鎮南節度掌書記、嘉州軍事判官等。丁憂，稼穡，以《易》授徒。服除，應召爲國子監直講，從學者甚衆。慶曆中，薦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作《慶曆聖德詩》，贊杜衍、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等革新派人物，指責反對革新的夏竦等人爲大奸。慶曆新政失敗，外放濮州通判，未赴任卒，年四十一。（以上參見歐陽修《徂徠先生墓誌銘》、《宋史》本傳）

石介主道統文統合一説，反對佛老和駢文，有詩文集《徂徠集》及《三朝聖政録》、《易解》等著作。今所見僅有《徂徠集》及《三朝聖政録》殘卷。

《徂徠集》文體衆多，内容廣泛。卷一爲頌，卷二、三、四爲詩。石介雖不甚留意韻語，但亦才情卓著；反對浮華聲律，也時有麗詞豔語。説明石介爲詩文，否定雕鑿過甚，但並非絲毫不講藝術性。餘十六卷爲文，包括論、記、啓、銘、書、序等，体現石介的哲學、政治、學術思想和文學見解，貫穿石介的道統理念。在堅持儒家道統精神的同時，石介尊重儒學的發展變化和經世致用價值。《新濟記》、《宣化軍新橋記》、《鄆城縣新堤記》等篇，體現了石介將儒家思想與現實應用相結合的治學精神，是對儒家民本思想的現實闡述。宋代前期儒學的發展演變、重要學者的學術活動與主張、北宋前期社會政治事件等，均在《徂徠集》中有具體記述或提示，這對於瞭解宋代理學的形成發展和宋初社會、學術思想，頗具價值。

《徂徠集》的編纂在石介生前已有雛形，歐陽修《重讀徂徠集》「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可證，集名「徂徠」當爲石介生前所定。歐陽修《徂徠先生墓誌銘》云「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爲「凡重言之，似原集當分爲二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録爲二十卷，則至遲在南宋初已有《徂徠集》刻本傳世。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徂徠集》二十卷，爲「陸子遹刻於新定」。新定爲唐郡名，宋代稱嚴州。陸游之子陸子遹寶慶二年（一二二六）知嚴州，《徂徠集》當刻於是時。可見，南宋至少有兩種《徂徠集》刻本問世。元明兩朝未有新刻本問世，而清代則出現了多種刻本和抄本。其刻印、流傳及收藏，王嵐《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有詳盡考訂。其中重要的刻本有燕山石鍵刻本、張伯行正誼堂刻本、張次陶重雕本等。

燕山石鍵刻本，源自石介十九世孫石維巖所獲王士禎漁洋書庫藏本。石鍵任泰安知府時見到這個二十卷本，立即捐俸刊刻，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竣事。編刻中雖有校訂，但缺乏校本，存疑、訛舛尚存許多。另該本凡遇「戎」、「夷」等語皆以「□」代替。但石鍵本是石介詩文全集在南宋之後第一次刊刻，對石介作品的流傳起了重要作用。張伯行正誼堂本《石徂徠集》，搜集文九十六篇，不收詩歌，分上下卷，於康熙四十九年刊刻於蘇州。後書版移至福州正誼書局，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收入《正誼堂叢書》，再次校刻印行。張次陶重雕本刊刻於光緒十年（一八八三）。該本源於南宋高宗時刻本，凡「構」（南宋高宗諱）字必缺，注「字犯御名」，而「慎」（南宋孝宗諱）字則不避。據王之翰《序》云，其門人張次陶所藏乃明人影鈔宋本，則宋刻原貌尚可窺見。但其影鈔、翻刻中訛誤時有，且有一些詩文缺脱。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出版的陳植鍔點校本，即以此爲底本。又有乾隆時修纂的《四庫全書》本，所採用的是「江蘇巡撫採進本」。《提要》云《寄元均》等四詩有目無文，但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徂徠集》卷四，則四首詩俱在，與石本同。或館臣補鈔，或《提要》所指與實

際收録並非同一版本。此外尚有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徐宗幹輯刻《魯兩先生合集》本，其中有《石徂徠先生集》二卷。晚清徐坊、徐埴撰《徂徠集校記》曾利用此本，《校記》中所稱「徐本」即是。

本次校點以燕山石鍵刻本《徂徠石先生全集》二十卷爲底本，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徂徠集》（簡稱「四庫本」）、清光緒十年張次陶重雕《徂徠石先生文集》（簡稱「光緒本」）爲主要校本，參校以張伯行同治五年刊刻《正誼堂叢書》本《石徂徠集》（簡稱「正誼堂本」），以及民國年間王價藩、王次通父子刊行之《泰山叢書》收録的《石徂徠先生文鈔》（簡稱「《泰山叢書》本」）。另外，石介所著《三朝聖政録》早已亡佚，《泰山叢書》中收録殘卷，係王價藩、王次通父子從司馬光《涑水紀聞》、文瑩《玉壺清話》、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等典籍中輯出。雖非原璧，但亦彌足珍貴。今録於書末，以供參考。除上述主要校本，尚參校了《宋史》、《東軒筆録》以及徐坊兄弟的《徂徠集校記》等文獻。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出版的陳植鍔點校《徂徠石先生文集》首創於先，本次校點參考了其整理成果，謹致謝意。見聞所限，難免訛誤疏漏，懇望方家指正。

校點者　丁國祥

# 刻徂徠先生全集序

士生於其鄉，而道德足以振一時之風化，文章足以關一世之運會，雖功業未及建豎，而行方學正，使天下仰如泰山高岳、祥麟威鳳。至於指其所居之山川爵里以爲號，而不敢斥其名，傳之數百世後，皆尊信無異辭。此子輿氏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終古而不毀者也，豈一時名位之崇卑所得榮辱顯晦者哉！

徂徠先生當宋仁廟間，正君子小人互爲消長之時，挺然以斯道爲己任，師事孫明復先生，受經侍立，執弟子禮維謹。一時魯人駸駸然知師儒德義之尊者，先生風化之力爲多。至作爲文章，皇皇炎炎，尊孔、孟，闢異端，闡仁義，明目張膽，掉臂游行於范、韓、富、歐之間，爲濂、洛、關、閩諸儒嚆矢。而《慶曆》一詩，分別忠佞，指斥當時，判若黑白，幾貽身後之禍。其功何其偉，其識何其精，其氣何其壯與！迄今誦其詩，讀其書，灝灝落落，如黄河之發源崐崘而一瀉千里也；煇煇燿燿，如三辰列宿經緯四維而光景常新也。其憂時、憫俗、扶世教、正人心，勤勤懇懇之懷，如君臣師友謨誥訓誡於一堂，而不憚其丁寧反復也。非秉天地之正氣，卓然自命爲聖賢之徒者，烏克臻此哉！

鍵忝爲先生宗裔，來守是邦，登堂瞻像，慨焉景慕。未幾，先生十九世奉祀孫維巖捧前守徐公所刻徂徠詩文二册進見，且言有《全集》二十卷得之漁洋書庫者，徐公方謀剞劂，會内遷，遂不果。予亟索觀，較徐刻數倍

之，真可覩先生之全而發先生之光矣！因割俸授梓以廣其傳，且進維巖而告之曰：「嗚呼！賢愚無兩心，古今無二道，時不同而地同，人不同而理同。方先生師明復時，孫爲布衣，先生爲進士，退然俯首下之，不爲屈，此豈有勢位名爵在其意中哉！望道之念切而外有所忘也。乃當時之人，亦皆不以爲妄。而愚者化其梗，賢者致其誠，此秉彝之所同，觸之而易動，感之而即應者也。由斯以觀，先生自處於善，即與人以善，豈非成己成物之功哉！今之爲士者，甫採一芹即傲然自足，以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及考其言行，不齒於鄉黨宗族者，比比是也。人遂以爲士虛聲無實，甚且賤而惡之。此固兩失之道，亦士不自克爲善有以招致之也。今子爲先生嫡裔，而余爲茲土司牧，願以先生爲法，交勉其難，使天下之讀斯集者，不致議我兩人爲僅能刻先生之集者，斯幸矣！」因不辭僭踰而爲之序。時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孟夏之吉，奉直大夫知泰安州事加三級燕山鍵秉臣氏頓首拜撰。

# 宋史本傳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爲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

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吕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云云。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會徐征人孔直温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

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吕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斵棺。子弟覊管他州，久之得還。

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一

## 宋頌九首并序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神功告於神明者也。」❶夫有盛德大業，然後充見乎功業。德與辭表裏，功與文相埒，然後著之於文詞，❷有粹文俊詞，然後奮爲宏休，摛爲英聲，昭爲烈光。暐暐曄曄，如日之華。鏗鏗訇訇，如雷之行。暢於無前，揚於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不有窮盡。若周之文、武興起王業，公旦制作禮樂，成、康積隆太平，宣王亨起中興，其功偉歟！漢之高祖定禍亂，文、景崇尚恭儉，孝武却攘戎狄，❸光武恢復漢業，其功偉歟！唐之太宗誅李密、王世充、竇建德、薛舉、輔公祏，明皇除太平公主，相姚、宋，開元三十年昇平，憲宗斬楊惠琳、劉闢、吴元濟，復諸侯地數千里，其功偉歟！

我國家太祖武皇帝，一駕而下澤潞，❹再矢而定維揚，❺三揖而納荆、潭，四指而收蜀、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文皇帝，克紹前烈，亦既踐祚，南致淮、海數十州之地，纔謀順動，北縛并、元四十五年之寇。

❶「神功」，《毛詩序》作「成功」。又據陳植鍔校點本，清乾隆劍舟居士鈔校本《徂徠集》作「成功」。

❷「著之於」，原作「缺二字之」，據四庫本改。

❸「戎狄」，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❹「澤」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❺「維」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真宗章聖皇帝，暫臨澶淵，匈奴喪威墮膽，❶迨今四十年，樂我盟好，不敢箠馬而南。今皇帝在明道之初，獨臨軒墀，躬厥庶政，神謀睿斷，如雷之動，六合莫不震焉；發號施令，如風之行，萬民莫不見焉。登任哲乂，❷翦鉏姦惡，天清地明，日燭月霽。其功也如此鴻烈景鑠，乃可作爲歌、詩、雅、頌，流於金石，被於管絃，報天地而奏宗廟，感昆蟲而和夷貊矣。❸故周有《清廟》、《生民》、《功臣》、《天作》、《雝》、《潛》、《勺》、《武》，漢有《中和》、《樂職》、《聖主賢臣》，唐有《晉陽武》、《獸之窮》、《涇水黄》、❹《奔鯨沛》、《淮夷》、❺《方城》、《元和聖德》諸篇。臣介竊擬前人，輒取太祖、太宗、真宗、陛下功德之尤著見者，爲《宋頌》九篇。

臣雖齒髮堅壯，未爲衰老，自視材智甚短，施之於事，無毫髮所長，虚生盛明之時，真以爲愧。然文采晦昧，體格卑脞，不足以稱述四聖君之耿光，亦庶乎萬一有以助太平之頌聲云。

## 皇祖

太祖皇帝初用師，伐潞州，殺李筠。❻伐楊州，滅李重進也。

皇祖神武，疇敢違拒？元年四月，筠叛於潞。皇祖躍馬，至潞城下。筠窘赴火，焦頭爛髆。

❶「匈奴」，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任」，光緒本作「仕」。

❸「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❹「涇」，原作「淫」，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❺「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❻「殺」，四庫本作「誅」，光緒本作「滅」。

皇祖龍驟，疇敢猖狂？元年九月，進叛於揚。皇祖徐驅，至揚城隅。進窘登樓，并焚其孥。

皇祖曰：「嘻！物情難籌，予代有周，天時人謀，罔有不同，予德其休。

「予亦即祚，涵濡養撫，罔有失所，予德其裕。

「筠胡予違？進胡不隨？予匪汝誅，汝自取之。」

既翦二盜，聖武燀耀，荆、潭、蜀、吴，如拔腐草。

《皇祖》六章，❶二章章八句，❷一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聖神 太祖皇帝出師援長沙，且假道荆，遂取荆、潭也。❸

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惟聖惟神，其幾其微。

二國之君，各保爾土。虎憑於山，莫予敢取。蛟憑於淵，莫予敢侮。萬斯年兮，闞鐍以固。

聖機神謀，天祕地藏。風行雷動，旦秣我馬，夕取其疆。二君不知，晏眠於床。

具篙與舟，同朝天子。一發五豝，二君皆至。皇祖聖神，鴻光丕懿。

---

❶「六章」，原作「八章」，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❷「二章」，原作「四章」，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❸「遂」，原作「渚」，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聖神》四章，一章四句，一章八句，一章七句，一章六句。

## 湯湯

太祖皇帝收蜀，取孟昶也。

湯湯其江，區區爾孟。一夫當關，不知天命。蟻固於穴，蛙負於井。咫尺之地，爲可以騁。

彼以險守，我以德懷。王師東來，函谷自開。蜀虜授首，呼號哀哀。蜀人鼓舞，與我來偕。

昔時蜀道，絶人來往。今蜀既平，王道蕩蕩。尉侯一置，朝貢相望。巍巍皇祖，德聲遠暢。

《湯湯》三章，章八句。

## 莫醜

太祖皇帝用周渭之策，❶命潘美取廣州也。

莫醜匪虺，莫悍匪兕。有鋹在南，毒螫不已。沸湯熱火，暴我赤子。

皇祖曰：「嘻！天生蒸民，樹之君長，以養以仁。乃予不恤，匪鋹之嚚。」

乃謀於渭，乃將於美。王師鷹揚，涉江萬里。闢其城門，鋹號請死。

皇祖有德，乾覆坤容。予在弔民，不殺以封。皇祖慈仁，感於昆蟲。

《莫醜》四章，章六句。

❶「渭」，原作「謂」，據四庫本、光緒本改。下同。

金陵　太祖皇帝命師取李煜也。

金陵峩峩，長江萬里。誰爲巢穴，養此蛇豕。天豈作限，而險而恃。不順不臣，敢亢天子。

帝赫斯怒，王師徐驅。蕞爾螻蟻，豈勝誅鉏！哀哀窮俘，爰叫以呼。歸於京師，燀哉聖謨。

《金陵》二章，章八句。

聖文　錢俶以吳越歸也。

聖文安安，聖武桓桓。朝貢萬里，正朔百蠻。無吳之險，無蜀之蘁，無潭之嚚，無荆之頑。咸予賓順，❶悅色和顏。

彼俶在杭，有地千里。皮毁毛落，孤晱莫恃。懾服聲教，慕爲臣使。攜彼人民，挈其土地。于槖于囊，歸於天子。

天子神聖，罔不懷柔。既懷而封，恩涵澤流。逆予有刑，視彼楊州。順予有封，視此錢侯。赫赫宋德，何有窮休。

《聖文》三章，章十句。

六合　太宗皇帝親征太原，取劉繼元也。

六合雷聲，中國有君。塗其耳目，不使聽聞。隔在荒外，嗟爾并人。

匪民之嚚，爲賊俘虜。往弔其民，王澤時雨。往伐其罪，王師虎旅。

昔時錢俶，有國於吳。今俶歸我，爲吾前驅。并人望風，請爲臣奴。

---

❶「咸」，原作「感」，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舊是匈奴，❶爲并左臂。今附有德，不與賊子。并人失恃，求就戮死。撫我則懷，并人肯來。降旗出城，并門夜開。并土既平，吾王休哉！往在藝祖，未遑拓寓。遺我聖宗，啓此壯士。敢告太廟，惟皇孝武。

《六合》六章，章六句。

聖　武　戎犯我疆，❷至於澶淵。真宗皇帝，親臨六師，射殺戎酋。軍不得歸，乞盟請和也。

聖武惟揚，鷹師虎旅。至於澶淵，執彼醜虜。醜虜之來，蜂蠆敢怒。我師如林，不怒以懼。既俘其師，請示死所。

聖仁如天，惡殺好生。於以耀德，匪來觀兵。亟命止戈，無兹黷刑。不勦其類，戴我以兄。屈膝請和，畏我威靈。棄甲以歸，處彼北陝。千斯年兮，永以爲好。邊人其安，養幼送老。民有肥田，馬有茂草。威德遠兮，思我聖考。

《聖武》三章，章十句。

明　道　莊獻明肅皇太后崩，今皇帝陛下獨臨軒墀，聽決萬機，睿謨聖政，赫然日新也。

明肅惟母，實勤養撫。有臣有虎，有離有附。請王祿、産，請廟考、祖。古人有作，規呂矩武。

政由房帷，小人乘時。十年於兹，惟幾惟微。聖人如天，不識不知。龍晦其威，神

❶「匈奴」，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戎」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下一「戎」字同。

藏其爲。

明道四月，睿德明發。帝褰簾箔，出臨軒榻。總攬萬機，指揮六合。

聖人之興，雷動乾行。進退大臣，顏色和平。誅逐群竪，左右不驚。

不怒而威，不疾而速。百蠻偷息，百官重足。土無二主，惟辟作福。

圖任哲乂，拔崇賢能。旌賁忠臣，死生光榮。洗刷敝風，宮闕清明。

惟常之道，與時語默。靜則坤闔，動則乾闢。

十年深宮，不有其權。今日南面，退姦進賢。

宋承大紀，八十年矣。明道之政，獨爲粹美。

唐三百年，時惟開元。猗歟明道，開元同言。

明道之政，可以歌舞。小臣作頌，實慙吉甫。

《明道》十一章，二章章八句，四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 慶曆聖德頌 并序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❶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敕除修、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逸、御史平、諫官修、靖

❶ 「得象」，原作「德象」，據四庫本、光緒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十三日敕，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爲希闊殊尤，曠絶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爲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群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休，丕大之績。如仲淹、弼，實爲不世出之賢，求之於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爲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黙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於琬琰，流於金石，告於天地，奏於宗廟，存於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爲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曄，昭於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煒曄，昭於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賢英，手鋤

姦枏。大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慼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❶君相予久，予嘉君伐。❷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言嶪嶪。爲予司諫，正予門闑。爲予京兆，堲予讒説。賊叛於夏，爲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黄髪。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予蚤識琦，琦有奇骨。其氣魁礧，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禄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余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

❶「徽」，光緒本作「微」。

❷「君伐」，王稱《東都事略》（清振鷺堂景宋刻本）作「乃績」。

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余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辯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余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❶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一終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下一「四夷」同。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二

## 汴渠

隋帝荒宴遊，厚地刳爲溝。萬舸東南行，四海困横流。義旗舉晉陽，錦帆入揚州。揚州竟不返，京邑爲墟丘。吁哉汴渠水，至今病不瘳。世言汴水利，我爲汴水憂。利害吾豈知，吾試言其由。汴水濬且長，汴流湍且遒。千里泄地氣，萬世勞人謀。舳艫相屬進，餽運曾無休。一人奉口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輸公家，斗粟不敢收。州侯共王都，尺租不敢留。太倉粟峩峩，冗兵食無羞。上林錢朽貫，樂官求要優。吾欲塞汴水，吾欲壞官舟。請君簡賜予，請君節財求。王畿方千里，邦國用足周。盡省轉運使，重封富人侯。天下無移粟，一州食一州。

## 麥熟有感 癸酉中作

去年經春頻肆赦，拜赦人忙走如馬。五月不雨麥苗死，赦頻不能活窮寡。今年經春無赦書，十日一雨及時下。五月麥熟人民飽，一麥勝如四度赦。吾願吾君與吾相，調和陰陽活元化。陰陽無病元氣活，風雨調順苗多稼。使麥長熟人不飢，敢告吾君不須赦。

## 讀詔書 乙亥中作

關中有山生虎狼，虎狼性虣不可當。去

歲食人十有一，無辜被此惡物傷。守臣具事奏聖帝，聖帝讀之惻上意。乃詔天下捕虎狼，意欲斯民無枉死。吾君仁覆如天地，只知虎狼有牙齒。害人不獨在虎狼，臣請勿捕捕貪吏。

## 待士熙道未至

鳳凰饑憶玉山禾，鼓翅飛下玉山阿。玉山之禾粒未熟，饑不得食心如何？麒麟渴憶崑山流，軒軒直下崑山幽。崑山之流流未長，渴不得飲予心愁。

## 赴任嘉州嘉陵江泛舟二首

中心横大江，兩面疊青嶂。江山相夾間，何人事吟放。半鐏岸幘坐，永日開舲望。孤棹已夷猶，數峰更清尚。危影倒波底，凝嵐浮水上。鳴鷺答猿啼，樵歌應漁唱。併生泉石心，堪媿庸俗狀。

江心清照人，江面平如掌。有客去逍遥，扁舟浮蕩漾。遠與城市絶，深將泉石向。水鳥忽東西，溪雲時下上。軒冕誰富貴，琴鐏自閒放。酒色照渌波，吟聲入秋浪。五湖無范蠡，磻溪無吕望。吾家徂徠下，汶水有清響。常時夜雨急，隨雨來枕上。魂魄寒無寐，山居得真尚。一爲塵纓縛，不得閑時餉。兩耳聒欲聾，喧囂千萬狀。雨夜負潺湲，宦途空悲愴。劍南四千里，地遐接蠻瘴。乍聽江水聲，聊使心靈暢。

## 三豪詩送杜默師雄 并序

本朝八十年，文人爲多。若老師宿名，❶不敢論數。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詩，歐陽永叔之文辭，杜師雄之歌篇，豪於一代矣。師雄學於予，辭歸，作《三豪詩》以送之。

曼卿豪於詩，社壇高數層。永叔豪於辭，舉世絶儔朋。師雄歌亦豪，三人宜同稱。曼卿苦汩没，老死殿中丞。身雖埋黄泉，詩名長如冰。永叔亦連蹇，病鸞方騫騰。四海讓獨步，三館最後登。師雄二十二，筆距獰如鷹。才格自天來，辭華非學能。迴顧李賀輩，麤俗良可憎。玉川《月蝕》詩，猶欲相憑凌。曼卿苟不死，其才堪股肱。永叔器甚閎，用之王道興。師雄子勉旃，勿使生驕矜。

## 南山贈孫明復先生

我來南山興感悲，萬物紜紜宰者誰？衆材叢卑無奇姿，直幹曲輪皆所宜。大木磊磊節幹奇，撑巘拄谷無處施。我願天子修明堂，坐朝諸侯會四夷。❷杜要十圍棟百尺，日責匠石搜訪之。千人用斧萬人拽，大根斫斷山崩欹。五州追牛十縣丁，載送上都天子怡。般輸駭汗工倕走，有目未省曾觀窺。黄帝合宫堯衢室，周制九筵虞總期。聽政朝夕有攸處，闔門左右咸以時。天子拱手四輔立，坐致四海爲雍熙。不用直棄用即大，短幹曲輪爾胡爲。

❶「名」，四庫本、光緒本作「儒」。
❷「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 河決 乙亥中作

崑崙山最大，峩峩横絶域。黄河地下來，洶洶不可測。河伯一發怒，擘開崑崙石。水出東北陬，浩渺無涯極。平地水行疾，九州如咫尺。湯湯勢滔天，黎元多沈溺。上貽堯心憂，四岳舉鯀塞。鯀用汨彝倫，九載無成績。堯怒不能治，遂行羽山殛。有子其曰禹，命使嗣父職。洛中得龜書，九疇文甲坼。禹乃乘四載，周游視水迹。百川各復道，九河皆開闢。禹功既已成，水患方兹息。竊思大禹意，河九爲遠策。況云殺其隘，聞之孔安國。三代逾千年，所以無災厄。戰國争土疆，諸侯用詐力。遷徙無常歲，湮淪不可識。隄障遏水勢，溝渠絶地脉。禹道不復究，河流有壅隔。頻爲中國患，中國不安席。從官徒負薪，河伯弗受璧。斫盡淇園竹，安救瓠子役。民力殫將竭，國財耗亦劇。四方競上疏，群臣争籌畫。田蚡方爲相，書來多持扼。豈顧天下利，惟以私田惜。賈讓不爲用，延年亦見斥。如何聖人功，千載復不得。皇宋運熙泰，四聖崇道德。百蠻皆臣順，萬物遂生殖。七八十年間，人不聞金革。惟兹澶、滑郡，河決亦云亟。常記天禧中，山東與河北。藁秸賦不充，遂及兩京側。騷然半海内，人心愁慘戚。河平未云幾，隄防有穴隙。流入魏博間，高原爲大澤。良田百萬頃，盡充魚鼈食。救之成勞費，不救悲隱惻。吾君爲深慮，不食到日昃。我忝竊寸禄，素餐堪自責。不負一畚土，私輒逃丁籍。又無一言長，萬分有禆益。與世同浮沉，隨群甘默默。亦或中夜思，斯民若瘦瘠。四年困蝗旱，五穀餌蟊蠈。年來風雨時，纔得一秋麥。手足

猶瘖痍，肌膚未豐碩。若待四體肥，斯民無愁色。不然尋九河，故道皆歷歷。一勞而永逸，此成功無斁。或可勿復治，順其性所適。徙民就寬肥，注水灌戎狄。❶試聽芻蕘言，三者君自擇。

## 寄永叔

九龍行雨歲在子，皇天之命實勤止。泓湫水暖嗜慾飽，七龍嬉戲兩龍睡。卷藏密雲空自膏，畜聚甘雨不肯施。旱魃妖狂作民虐，風伯暴怒興日熾。訴號仰天天不聞，九州之禾皆乾瘁。嗟呼龍職職行雨，❷失職不雨民胡恃？騶虞義獸心實仁，不忍斯民不食死。向龍慢罵數龍罪，龍不能答滿面恥。偷向上帝讒騶虞，騶虞得罪龍竊喜。欲知龍與騶虞分，仁與不仁而已矣。

## 南霽雲

唐祿山亂，張巡、許遠固守濉陽城，兵窮援絶。霽雲跳出城，走泗，投賀蘭乞救。賀無出兵意，霽雲對衆斷一指，爲不食，怒離泗，以一矢射浮圖爲志，且曰「賊退，吾必來殺賀蘭」云。

祿山熾亂，火焚崑崗。炎炎二京，鞠爲賊場。❸百官奔走，萬乘倉皇。孰城能守，孰地不亡？瞻彼濉水，其流湯湯。有城有民，在濉之陽。遠位巡上，巡智我彊。以城授巡，巡亦克當。賊從西來，殺氣堂堂。旌旗如林，對城而行。巡、遠登城，辭毅色康。城中之人，踴躍倍常。賊知城堅，坐甲裹糧。城中食盡，殺愛以嘗。士無二志，持病扶瘡。

❶「戎狄」，原爲二空格，據光緒本補。

❷「呼」字，原缺，注「缺一字」，據光緒本補。四庫本作「乎」。

❸「賊」，四庫本、光緒本作「戰」。

寧守城死，城不可降。霽雲勇烈，跳城軼出。走泗投賀，求兵救乏。賀飲霽雲，牢醴羅列。霽雲避席，謂衆云曰：「濉陽之人，不食一月，義不獨飽，食下輒咽。」❶以刀斷指，左右流血。彼何人兮，忌忠嫉節。心不咸兮，賊功害伐。不出一兵，坐觀斧鉞。霽雲心折，寸寸如鐵。霽雲據鞍，怒髮衝冠。一矢以志，復來不完。路人旁觀，涕流汍瀾。遠近聞者，爲之辛酸。力盡且窮，城孤無援。至死不屈，萬戈來攢。精誠内發，顔色自安。身輕鴻毛，名重泰山。吾執唐刑，罔容於姦。未誅禄山，先誅賀蘭。

## 贈張續禹功

李唐元和間，文人如蠭起。李翺與李觀，言雄破姦宄。孟郊及張籍，詩苦動天地。持正不退讓，子厚稱絶偉。元、白雖小道，争名愈弗已。卒能霸斯文，昌黎韓夫子。吾宋興國來，文人如櫛比。黄州才專勝，漢公氣全粹。晦之號絶群，平地走虎兕。謂之雖駁雜，亦文中騏驥。白積洎盧震，江沱自爲水。朱巖兼孫僅，培塿對嶽峙。卒能霸斯文，河東柳開氏。嗟吁河東没，斯文乃屯否。汩汩三十年，淫哇滿人耳。粤從景祐後，大儒復唱始。文人如麻立，樅樅攢戰騎。徂徠山磊砢，生民實頑鄙。容貌不動人，心膽無有比。不度蹄涔微，直欲觸鯨鯉。有慕韓愈節，有肩柳開志。今讀禹功文，矛戟寒相倚。寶光千里高，飛出破屋裏。龍音萬丈長，拔出重淵底。雷霆皆藏身，日星或失次。我慙年老大，才力漸衰矣。禹功氣奔壯，今方二十二。

❶「下」，四庫本作「不」。

前去吾之年，猶有十四歲。今讀禹功文，魂魄已驚悸。更加十四年，世應絶儔類。卒能霸斯文，吾恐不在己。禹功幸勉旃，當仁勿讓爾。

## 西北 乙亥中作

吾嘗觀天下，西北險固形。四夷皆臣順，❶二鄙獨不庭。吾君仁太厚，曠歲稽天刑。孽牙遂滋大，虵豕極羶腥。漸聞頗驕蹇，牧馬附郊坰。吾恐患已深，爲之居靡寧。堂上守章句，將軍弄娉婷。不知思此否，使人堪涕零。

## 贈孫先生

世無伯樂不識馬，眼看騏驥如駑駘。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臯夔胡爲哉？泰山山下水照石，溪聲濺濺白雲堆。我居其間構茅屋，先生先生歸去來。

## 寄李緼仲淵

噫，吁嘻！屈原放，賈誼投，晦之流，子望囚。古人今人皆不免，才能累身才反仇。吾友仲淵少學古，胸中疎落羅孔周。點毫磨墨作文字，壯哉筆力追群牛。三十青衫得一尉，尺澤寸波蟄長虬。清廉愛民復材武，一日得罪繫滁州。噫，吁嘻！屈原忠臣楚之望，賈誼少年才無儔。晦之、子望俱命世，麒麟頭角争崔嵬。時不與兮將奈何，仲淵仲淵勿涕流。

---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 送李生謁張侯

李生長七尺，栖栖長自弔。一飲酒一石，常恨酒甕小。一食牛一腔，平生未曾飽。負劍出門去，滿眼荒榛道。行行何所適？淚下沾襟抱。李生且收涕，不足苦悲悼。非無咸池音，夔曠世所少。不識伯樂氏，飛黄徧牛皂。我聞張侯者，其人非草草。六經探精微，九流得指要。荀況或言兵，杜牧曾深考。縱横文武術，難以尋常較。磊磊公侯器，可以鎮浮躁。子將丈二矛，試向伊前掉。見子伊心喜，扶子出泥淖。王濟牛心炙，李生應得咬。

## 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齋。濟北張洞明遠、楚丘李緼仲淵，❶皆服道就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鳳凰飛來衆鳥隨，神龍遊處群魚嬉。先生道德如韓孟，四方學者争奔馳。濟北張洞壯且勇，楚丘李緼少而奇。二子磊落頗驚俗，泰山石介更過之。三人堂堂負英氣，胸中拳攣蟠蛟螭。道可服兮身可屈，北面受業尊爲師。先生晨起坐堂上，口諷大《易》、《春秋》辭。洪音琅琅響齒牙，鼓簧孔子興宓羲。❷先生居前三子後，恂恂如在汾河湄。

❶「楚丘」，原作「楚宫」，詩中作「楚丘」，據改。

❷「簧」字，原缺，注「缺一字」，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續作六經豈必讓，焉無房、杜廊廟資？ 吁嗟斯文敝已久，天生吾輩同扶持。 二子勉旃吾不惰，先生大用終有時。 當以斯文施天下，豈徒玩書心神疲。

## 送路遵謁孔宣公

薄田五頃餘，纔足共王租。田五頃，稅四頃五十畝。 慈母八十四，髮白牙齒疎。 服非帛不煖，半冬無袴襦。 食非肉不飽，杯案唯一蔬。 南陔孝子心，若何爲安居。 大冬萬木折，北風裂人膚。 凍死不敢言，長塗走崎嶇。 二百里見我，寒荄求吹噓。 顧我正憔悴，念子空勤劬。 闕里有聖孫，佩服詩與書。 孜孜行仁義，陰德及焦枯。 三縣十萬人，其命絶而蘇。 豈使八十老，旨甘不足歟？ 文宣公視瑕丘、奉符、鄒三縣，水災之民無出今年租，大飢人得生。❶

## 過魏東郊

全魏地千里，雄大視區宇。 黄河爲血脉，太行爲筋膂。 地靈育聖賢，土厚含文武。 堂堂柳先生，生下如猛虎。❷ 十三斷賊指，聞者皆驚怖。 十七著野史，才俊凌遷固。 二十補亡書，辭深續堯禹。 六經皆自曉，不看注與疏。 述作慕仲淹，文章肩韓愈。 下唐二百年，先生固獨步。 投篇動范杲，落筆驚王祜。 四方交豪傑，群公走聲譽。 一上中高第，數年編士伍。 五命爲御史，連出守方土。 事業過臯夔，才能堪相輔。 鳳凰世不容，衆鳥競

❶ 「文宣」至「得生」，四庫本作「聞宣公視瑕丘、奉符、鄒三縣水災之民，今無出今年租，饑人得生」，意勝。

❷ 「生下」，四庫本作「意氣」。

嘲訴。獄中饑不死，特地生爪距。貔貅十萬師，盟津直北度。塞上諸猛將，低頭若首鼠。渴憶海爲漿，饑思鼇爲脯。兩手拏人肝，大牀橫牛肚。一飲酒一石，賊來不怕懼。帳下立孫吴，罇前坐伊吕。笑談韜鈐間，出入經綸務。匈奴恨未滅，[1]獻策言可虜。幽州恨未復，上書言可取。好文有太宗，好武有太祖。先生文武具，命兮竟不遇。死來三十載，荒草蓋墳墓。四海無英雄，斯文失宗主。豎子敢顛狂，黠戎敢慢侮。我思柳先生，涕淚落如雨。試過魏東郊，寒鴉啼老樹。丈夫肝膽喪，真儒魂魄去。瓦石固無情，爲我亦慘沮。

## 蜀道自勉

潮陽瘴煙黑，去京路八千。吏部有大功，得罪斥守藩。朝衝江霧行，夜枕江濤眠。蛟蜃作怪變，時時攀船舷。魚龍吐火焰，往往出波間。故爲相恐怖，倏忽千萬端。道在安可刼，處之自晏然。我乏尺寸効，月食二萬錢。自請西南來，此行非竄遷。蜀山險可升，蜀路高可緣。上無嵐氣蒸，下無波濤翻。步覺閣道穩，身履劍門安。惟懷吏部節，不知蜀道難。

## 聞子規

月上半峰峰樹碧，子規啼苦月無色。壯士耳邊都不聞，兒女眼中淚自滴。古人出處非關身，處兮事親出事君。服勤至死不敢倦，避勞擇逸豈所聞。我看蜀道誠爲難，嗟

[1]「匈奴」，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爾子規何云云。王遵九折竟叱馭，班超萬里圖立勳。乘危蹈險盡臣節，二人至今揚清芬。我本魯國一男子，少小氣志凌浮雲。精誠許國貫白日，有心致主爲華勛。位卑身賤難自達，滿腹帝典與皇墳。有時憤懣吐一言，小人謗議已紛紛。宰相寬容天子慈，八年之中三從軍。從軍官清吾何苦，嘉州路遠爾勿語。地不爲我易其險，我豈守道不能固？子規子規謾啼絶，斷無清淚灑向汝。

## 哀鄰家

鄰家不選醫，醫無救病術。朝一毉工入，暮一毉工出。❶有加而無瘳，遑遑不安室。吁嗟鄰翁愚，予爲病者恤。瞽毉一日更千人，盲藥何能療沉疾。

## 送趙澤

子來入吾圃，纔食一寸苗。未足充子腹，饑腸猶枯焦。玉山禾粒大如棗，食之令人身肥饒。留以待鳳凰，不將食雞梟。吾子何日回？遺子一粒換肝膋。

## 觀棋

人皆稱善奕，伊我獨不能。試坐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智奇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枰上，奚足勞經營？安得百萬騎，鐵甲相磨鳴。西取元昊頭，獻之天子庭。北入

❶「暮」，原作「慕」，據光緒本改。四庫本作「夕」。

匈奴域，❶縛戎主南行。❷東逾滄海東，射破高麗城。南趨交趾國，蠻子輿櫬迎。盡使四夷臣，❸歸來告太平。誰能憑文楸，兩人終日争。

## 贈劉中都

吾登泰山上，下視何紛紛。彼角而走者，孰爲麟與麏？彼茁而生者，孰爲蕭與芸？伯樂不復出，駑驥終同群。卞和不再生，珉玉將誰分。吁哉劉中都，高標凌浮雲。諸侯不薦士，外府不策勳。冉冉趨黄綬，勤勞徒爾云。我媿勢力小，不能叫吾君。勿改芳蘭性，林深須自薰。勿隱冲鶴聲，天高當自聞。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二終

❶「匈奴」，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戎」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❸「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三

## 感事

吾嘗觀中夏，地平如砥石。幅員數萬里，車馬通轍迹。帝宅居土中，紫垣當辰極。長江斷其南，絶塞經其北。東海西流沙，天爲限夷狄。❶三代千餘年，天子雖務德。實以險爲恃，四夷皆潛匿。❷漢唐德稍衰，地勝豈殊昔。暫來還亟去，不敢窺城壁。石晉一失謀，六州淪胡域。❸天地破扃鐍，山川無阻阨。貽爾子孫患，固知非遠策。桓桓周世宗，三十纂瑤曆。一歲破河東，❹劉崇喪精魄。再歲復秦鳳，不庭自柔格。三歲出南狩，王師拯焚溺。江北十四州，取之如卷席。四歲征關南，曾不發一鏑。三州相繼降，德聲暢蠻貊。李昪請臣妾，錢鏐修貢職。帝欲因兵鋒，乘勝務深擊。直取幽州城，拓土開疆埸。重收虎北口，複關閉寇賊。是時戰屢捷，六軍氣吞敵。平吳如破竹，成功在頃刻。惜哉志不就，暴疾生中夕。帝宋承大寶，聲名發丕赫。全蜀獻土地，舉吳上圖籍。荆潭與甌閩，助祭來匍匐。開城納江俘，御樓受晉馘。區内一正朔，六州獨割剔。憤憤柳崇儀，才宏包且奭。生長在河朔，耳目熟金革。旗鼓朝治兵，酒肴夜結客。握臂吐肝膈，❺倒

❶「夷狄」，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❸「胡」字，原爲空格，據光緒本補。四庫本作「異」。
❹「河東」，原作「東河」，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❺「吐肝膈」，四庫本、光緒本作「説心誠」。

囊推金帛。客以豪傑士，遇侯頗感激。往來達厥誠，生死願効力。萬德納我説，洞然絶嫌隙。事成已有萌，侯去何云亟。豪傑夜空回，帳中屢歎息。我覽此二事，天意終難測。撫卷一感傷，兩睫淚潛滴。

### 送張革從道謁千乘縣田秘丞京

張生何人者，琅玕滿懷抱。三十命未興，家貧親且老。出門無所適，獨守西山操。饑寒屢侵凌，仁義自充飽。手裏璆琳枝，不換徑寸草。足底麒麟文，不踏荒榛道。十月客路寒，霜風鳴浩浩。張生氣愈壯，勁髮上衝帽。松筠凍不折，枝葉轉青好。雪深徒三尺，騏驎不受淖。東方有賢者，開廐納騕褭。臨風試一鳴，應免編牛皁。

### 送范曙赴天雄李太尉辟命二首

吾家泰山徂徠間，濃嵐潑翠粘衣冠。君來訪我茅屋下，正值山色含春寒。終日把酒對山坐，幾片山色落酒盤。峰頭雲好望無倦，篘裏酒多傾不乾。臨行再拜慇懃別，請我一言披心肝。吾貧無錢以贈君，門前峩峩横兩山。願君節似兩山高，眼看富貴如鴻毛。

伯樂之廐無駑駘，豫章之林多瑰材。相君新坐碧油幢，之子直上黄金臺。秋風蕭蕭動笳鼓，落葉槭槭鳴罇罍。將軍手持十萬騎，陣前號令如疾雷。從事借籌爲決勝，運於掌上何恢恢。蠢兹元昊命螻蟻，西師堂堂難當哉！況我賢相賢從事，北門無憂宜大開。

## 安道登茂材異等科

嘗言春官氏，設官何齷齪。屑屑取於人，辭賦爲程約。一字競新奇，四聲分清濁。矯矯還雄才，動爲對偶縛。恢恢晁董策，亦遭聲病落。每歲棘籬上，所得多浮薄。嗟哉浮薄流，不知王霸略。六經掛東壁，三史東高閣。瑣瑣事雕篆，區區衍述作。隨行登一第，謂身翥寥廓。趨衆得一官，謂身縻好爵。栖栖咫尺地，燕雀假安託。汲汲五斗米，雁鶩資飲啄。壯哉張安道，少懷夫子學。三就禮部試，不肯露頭角。恥用衆人遇，羞將一賦較。甘心塌翼歸，志懷本卓犖。三賢文章師，大參宋公、副樞蔡公、計相范公連章稱薦。儒林推先覺。百鳥聲喈喈，獨能辨鸑鷟。玉石方混混，獨能識至璞。薦之於天子，此材堪輪桷。遂得望清光，三接近帷幄。僚友視萬乘，器宇誠嶽嶽。願乞數刻景，古今可揚搉。縱横三千言，得儁如奪槊。上下馳皇王，周旋騁禮樂。遠推災異源，上究星文錯。直言補王闕，危論針民瘼。天子覽其奏，嘉賞爲嗟愕。既歎相見晚，且言同時樂。一命校秘書，恩澤優且渥。追惜漢武世，仲舒道磽确。再念文宗朝，劉蕡命蹇剥。有才無其時，徒抱此誠慤。吾君嗣丕基，百王慙景鑠。萬物蒙休嘉，四夷奉正朔。❶賢良得其時，才命不相虐。一謁乃大遇，君臣無隔幙。我賀吾君明，取士得英卓。我賀吾道行，逢時不踸踔。行願入廊廟，鈞軸在掌握。上使斯文淳，下使斯民樸。五帝從可追，三王豈爲邈。

---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 寄明復熙道

四五十年來，斯文何屯蹇。雅正遂凋缺，浮薄競相扇。在上無宗主，淫哇千萬變。後生益纂組，少年事雕篆。仁義僅消亡，聖經亦離散。其徒日已多，天下過大半。路塞不可闢，甚於楊墨患。辭之使廓如，才比孟子淺。患大恐不救，有時淚如霰。大賢爲時生，去聖猶未遠。昔日到汶上，熙道始相見。知道在熙道，一見不敢慢。尊之如韓孟，與道作藩翰。今春來南都，明復去京輦。未識心相通，所懷恨未展。明復無羈縛，我有守官限。南走三百里，訪我殊不倦。劇談露胸臆，胸臆無畔岸。高文見事業，事業盈編簡。一一皇霸略，縱横小管晏。磊磊王相才，上下包周漢。二賢信命世，實爲有道見。天使扶斯文，淳風應可逭。我綴二賢末，材駑媿款段。

## 詔下勉諸生

禮部文章淵，波浪百尺高。進士英俊窟，蛟龍千萬條。吾子欲求濟，整子棹與篙。吾子欲求勝，操子戈與矛。勿謂水可狎，徒行思遊遨。勿謂龍可馴，空手捋鬚毛。波神忽洶湧，怖死填蟹螯。龍角忽張怒，走同蝦蟇曹。苟利篙楫往，跳海如溝濠。苟操戈矛行，拉蛟如猿猱。吾言有所勉，非徒聲嘈嘈。

## 感　興

村居何所適，種木樹桑梓。田園繞家舍，遠不逾十里。款段足乘騎，代步而已矣。

但識畜駑駘，安知有騏驥。臘月北風寒，太行山色紫。君命急如火，城頭見烽燧。雪深馬僵倒，十夫扶不起。軍法有明訓，後期者誅死。倚鞍思駿骨，撫轡念緑駬。求之不可得，觳觫滿眼淚。旁聞負薪叟，竊語相譏刺。居安常念危，在險如處易。臨難始求濟，狼狽徒勞爾。有備則無患，古人垂深旨。平居無事時，華廐深秘邃。善穀與豐草，秣飼十廐吏。駑駘飽相枕，素飡不知媿。伯樂能識馬，每來加勸説。飛兔與騕褭，日牽在都市。爲愛千金資，貪悋不肯置。今日臨艱難，努力自勉勵。

**又送從道**

常欲飽暖天下人，其道未得一寸施。子有二親皆七十，糠覈不充常寒饑。昨日訪我破屋下，具雞一隻酒一巵。子起却盤飣不舉，吾親未省曾食之。對我噓嚱涕泗下，孝子之心真可悲。子固與我同一體，相間豈復有毛皮。顧子之親則吾親，吾親凍餒無奈何。飽暖天下心徒爲，送子出門成此詩。

**密直杜公作鎮於魏，天章李公領使於魏，明復先生客於魏，熙道宰於魏，因作詩寄之**

古魏信名地，曹劉遺英躅。李唐三百年，悵爲干戈蹴。建安風不還，南皮草空緑。寥寥千餘祀，風流今始續。李杜二賢公，清猷鎮雅俗。詩名占唐代，二公本名族。聖時還並生，聲烈相薰馥。朝廷倚金湯，天子恃心腹。盛德異物懷，威望慓夷服。❶千里無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驚烽，三軍安食粟。休然德化厚，蒼生坐蒙福。先生服仁義，懷道輕爵禄。非其人不取，一簞亦自足。❶ 陳蕃知人明，文侯好士篤。解榻延徐孺，過門軾干木。今留二公館，德修令問淑。熙道富天爵，孝悌聞鄉曲。孔孟信可蹈，聖賢良自勗。漢庭新射策，驟升校書局。魏縣方百里，君命往養育。二公佐世傑，二賢不碌碌。相與施禮讓，物歸不待宿。相與講道義，教行如流速。賢人如遘會，間不容薄縠。五百年一賢，今乃同時生。千里猶比肩，四賢今連甍。相聚誠可樂，相得良有情。我媿孤且陋，徒抱此寸誠。處比歎無首，在泰非彙征。出門皆同人，坎坎於郊行。獨鶴遠無和，栖栖在陰鳴。安得雙飛翼，一翥鄴都城。

## 偶作

晉公平淮西，兵出速如神。崇韜伐西川，六十日請臣。太祖初受命，諸侯未盡賓。蜀廣號敵國，荆潭爲彊鄰。王師討有罪，不聞逾十旬。元昊誠螻蟻，有地長一畛。詎足污斧鉞，尋當投荆榛。是何逾歲月，務行含貸仁。豈兹將帥間，迥無晉公倫？張旗發一號，豈無李處耘？提戈出一戰，豈無王全斌？容兹盈寸蟹，蕩漾於流津。平生讀詩書，胸中貯經綸。薄田四五畝，甘心耕耨勤。倚鉏西北望，涕淚空沾巾。

❶「簞」，四庫本、光緒本作「箪」。

## 詔罷縣令舉

一絃獨不調，謂琴皆可廢。一目獨不張，謂網皆可毀。易絃張其目，網在琴聲備。舉令或非人，止當罪舉吏。遂令天下不得舉，廢琴毀網復何異！

## 植萱

一人橫行，武王則羞。今西夷之鬼，❶抗中國而敵萬乘。西夷之服，升黄堂而驕諸侯。尊於天子，滿於九州。王法不禁，四民不收。植萱於階兮，庶忘吾憂。

## 贈李常李堂 王黄州禹偁、張尚書詠、高夫子、李相國皆濮人。

顓頊宅帝丘，放勛葬成陽，有虞漁雷澤，三帝聲汪洋。帝丘、成陽、雷澤，皆屬濮州。聖人遺風烈，生民多材良。吾宋八十年，賢傑近相望。黄州號辭伯，兩朝專文章。尚書實大臣，朝廷畏雄剛。堂堂高夫子，立言肩荀揚。❷凛凛李丞相，功業齊蕭張。三人名未泯，相國方騰驤。又生不世才，李常與李堂。二子皆絶群，鳳凰摩蒼蒼。一舉一萬里，志氣不可量。新文各百首，寒金敲琳琅。古音抱淳澹，雲和與空桑。豪氣邁儔匹，騕褭與飛黄。千里希一賢，四公乃同鄉。二子復穎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下一「夷」字同。

❷「肩」，原作「育」，據光緒本改。四庫本作「媲」。

耀，士風實深長。遥知濮水上，千載流聲光。

## 愛日勉諸生

白日如奔驥，少年不足恃。汲汲身未立，忽焉老將至。子試念及此，則晝何暇乎食，夜何暇乎寐？

## 閒興

大匠構厦屋，取直棄曲木。如何官擇人，棄直獨取曲？養苗除稂莠，養民除貪垢。存莠苗不碩，去貪民自富。

## 過潼關

昔帝御中原，守國用三策。上策以仁義，天下無能敵。其次樹屏翰，相維如磐石。最下恃險固，棄德任智力。驅馬過潼關，覽古淚潛滴。開元帝道明，百蠻奉周曆。田野富農桑，邊隅無寇賊。紫宸日視朝，潼關夜常闢。天寶君政荒，宮闈養虺蜴。恩愛成怨疾，心腹生毒螫。朝聞發漁陽，暮以卷河北。鳴鼓渡潼關，矢及乘輿側。重門徒爾設，關吏安所職？始知資形勢，不如修道德。

## 勉師愚等

不行一千里，安得爲良馬？不連十五城，安得稱善價？汝皆有血氣，非如木偶者。撮髮號男兒，肯甘在人下？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吾俱人，學之則舜也。汝等但勉旃，前賢皆可亞。

## 寄弟會等

吾門何所喜，子衿青青多。豹、常志古道，佩服卿與軻。平、淑號能賦，其氣典以和。樞從吾日久，道德能切磋。澤也齒最少，已有亭亭柯。彰頗通典籍，所立不么麽。淳乎性源濁，今亦爲清波。就初學誦詩，日記十板過。材雖有高下，異日俱甲科。會汝少俊異，美若玉山禾。看汝辭林中，枝條漸婆娑。合亦稍純茂，知不隨身矬。其流雖涓涓，可道爲江沱。視汝器磊磊，淳、沆皆蚌螺。我有堇山錫，欲鑄子太阿。誠能來就學，穎利加銛磨。翹翹數子間，可與肩相摩。張豹、劉君平、盧淑、李常、高樞、趙澤、孔彰。淳、沆，姪也。

## 五月十日雨 明道二年作

鞭石不見血，頑石雲不蒸。鞭龍不至痛，六合雷不勝。吾君與吾相，威德震八紘。萬物各脩職，雨師獨敢寧。

## 送李堂病歸

春風汶水温，曉日徂徠寒。之子銜病歸，請予開一言。予知去病術，爲子陳大端。予嘗學聖人，試將道比倫。道病非一日，善醫惟孔韓。賞罰絶於周，孔筆誅其姦。《春秋》十二經，王道復全完。佛老熾於唐，韓刀斷其根。《原道》千餘言，生民復眠飡。道病由有弊，邪僞容其間。身病由有隙，風邪來相干。子欲治斯道，絶弊道乃存。子欲治子身，杜隙

身乃安。此理近古毉，吾言有本原。

## 三子以食貧，困於藜藿，爲詩以勉之

五世本寒賤，❶吾身守貧約。家徒立四壁，無田負城郭。終歲服一衣，無裝貯囊橐。吾雖得一官，官微月俸薄。況屬歲凶荒，饑民填溝壑。吾幸有寸禄，不至苦殞穫。隨分且飽暖，不然亦流落。爾等勤初學，無恥衣食惡。仁義足飽飫，道德堪咀嚼。二者肥爾軀，不同乳與酪。爾無嫌麤糲，爾勿厭藜藿。富貴自努力，青雲路非邈。

## 蜀地多山石而少平田，因有云

五穀無種處，蜀民土田窄。癡巇頑石長不休，誂誂赤子將何食？

## 彼縣吏

嗟乎嗟乎彼縣吏，剥膚椎髓民將死。夏取麥兮秋取粟，笞匹紅兮杖匹紫。酒臭甕兮肉爛床，馬餘粱兮犬餘饌。雀腹鼠腸容幾何？虎噬狼貪胡無已。

## 蝦蟇

夏雨下數尺，流水滿池泓。蝦蟇爲得時，晝夜鳴不停。幾日飽欲死，腹圓如瓶罌。鉅吻自開闔，短項或縮盈。時於土坎間，突出兩眼睛。是何癡形骸，能吐惡音聲。嗟哉爾肉膻，不中爲犧牲。嗟哉爾聲粗，不中和

❶「五」，四庫本、光緒本作「吾」。

人情。殊不自量力，更欲睥睨横海之鱣鯨。自謂天地間，獨馳善鳴名。萬物聒皆聾，不知鐘鼓欽欽、雷霆闐闐。應龍戢腦入海底，鳳凰舉翼摩青冥。此時各默默，以避蝦蟇鳴。何時雨歇水澤涸，青臭泥中露醜形。失水無能爲，兩脚不解行。乾渴以至死，盡把枯殼填土坑。

## 劉生病歸

泰山山前有瓊圃，其中不樹蕨與薇。千頭緑竹瑶實甘，百畝玉芝丹粒肥。麒麟于于鳳凰飽，❶鼓翅奮翼揚清輝。徂徠山下少耕鋤，蒿藜滿圃無芳菲。騶虞不住鸞鳥去，日暮啁啾燕雀飛。嗟哉劉生失所投，不往泰山徂徠依。經年採掇不得飽，正是新春癯瘠歸。明復先生居泰山。

## 久旱

風伯且須戢頭角，放出龍喙萬丈長。喙垂一尺雨一尺，❷得雨萬丈成豐穰。

## 永伯、仲淵在獄，作九十二言傷之

吁嗟惡獸群，蹄踏麒麟如死麐。吁嗟惡鳥音，啅噪鳳凰伏中林。我願爪牙如鋒鍔，牙可噬兮爪可搏，直入深山驅虎狼，護取麒麟好頭角。又願身生兩羽翼，一夕長就萬丈長，直入林中護鳳凰，不使毛羽膚寸傷。吾願兩未遂，中夜涕下沾衣裳。

❶「于于」，四庫本作「亻亍」。

❷下「尺」字，四庫本作「丈」。

## 送進士高樞拱辰

韓門有李漢，柳氏得晦之。其道卒無患，二子爲藩籬。吾才誠駑弱，十年空孜孜。韓閫與柳閾，豈敢輒潛窺。二氏方肆行，斯文已不衰。手持萬丈斧，欲往斷其枝。以次及根柢，使不復蕃滋。高生吾之壻，乃肯從我爲。示吾文一編，言辭不葳蕤。翅羽雖尚短，已去摩尾箕。氣力雖未全，已能搏蛟螭。吾日覺老大，韓柳難企斯。吾子年始壯，勇若熊與羆。李漢不足慕，晦之當並馳。

## 讀韓文

眇焉五帝上，嘗觀二《典》辭。焕乎三王間，嘗觀二《雅》詩。道德既淳厚，聲光何葳蕤。烈烈日精散，閎閎雷聲施。施焉如飛龍，潛焉如蟠螭。祖述兼憲章，後世唯吾師。永言二《典》往，群言或隳離。亦既二《雅》末，六義多陵遲。寥寥千餘年，顛危誰扶持？揭揭韓先生，雄雄周孔姿。披榛啓其塗，與古相追馳。沿波窮其源，與道相濱涯。三墳言其大，十翼暢其微。先生書之辭，包括無孑遺。《春秋》一王法，《曲禮》三千儀。先生載於筆，鉅細成羈縻。楊墨乃淪胥，曠然彰其媸。佛老亦顛隮，茫然復於夷。❶婉婉平蔡畫，淮西獲以依。凌凌逐鱷文，潮民蒙其禧。心將元化合，功與天地齊。洋洋治世音，磊磊王化基。悖之則幽厲，順之則軒羲。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三終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四

## 讀石安仁學士詩曼卿，舊字安仁。

齊梁無駿骨，李杜得秋毫。後世益纂組，變風堪鬱陶。奔道少驥逸，秃冗如牛毛。試看安仁詠，秋風有怒濤。

## 寄雷澤張從道

不知有凍死，一室心恬如。臘盡妻未褐，天寒子讀書。澆風與世薄，古道干時疎。事事皆同我，憶君春草初。

## 竹書筒二首

截竹功何取，爲筒妙可談。長猶不盈尺，青若出於藍。浮薄瓤皆去，嵚崟節獨堪。誰言但空洞，自是貴包含。虚受殊招損，多藏不類貪。中箱經謾五，謗牘篋空三。淚有湘妃灑，書疑禹穴探。質曾冒霜雪，價本擅東南。隕籜遺輕粉，移根破凍嵐。龍音終不死，鳳實尚餘甘。朴陋我爲貴，彫鎪彼合慙。居常置几案，出或繫騑驂。唱和友朋倦，❶提携童僕諳。純姿斥丹漆，美幹敵楩枏。其直如周道，虚心學老聃。吾徒正得用，詩筆戰方酣。

達者創奇製，霜園斵竹尋。蒼莨破雲色，蕭瑟移風音。經寸不爲短，探幽乃覺深。

❶「友」，原作「交」，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中間自空洞，枝幹何嶔崟。投恐成龍去，吹還作鳳吟。稜稜人有節，竅竅易無心。儉樸他難比，提携力易任。純姿古皇道，虛受聖人襟。或貯諫官草，多收女史箴。筒兮用可貴，吾不換南金。

## 訪田公不遇

主人何處去，門外草萋萋。獨犬睡不吠，幽禽閑自啼。老猿偷果實，稚子弄鋤犁。日暮園林悄，春風吹藥畦。

## 蘇唐詢秀才晚學於予，告歸，以四韻勉之

憐我山中卧，半年相伴吟。道傳諸子後，《易》得數爻深。爨或經旬絶，書猶盡日尋。惜哉未終業，親老忽霑襟。

## 獵

騎士千人集，綏旍四面張。凝陰慘群物，殺氣結飛霜。雉守一節死，兔緣三穴藏。石慙羊質見，狐嘆虎威亡。獸困猶思鬬，鴻驚不亂行。唯當縱猛鷙，盡使食貪狼。意務除田害，誰言事外荒？非熊得吕望，祝網遇成湯。近念魏知古，深思夏太康。吾君戒馳騁，纘事合經常。

## 大寒早行

萬動皆休迹，五更獨鳴鞭。星霜結淒色，風霰過長川。草暖犬猶睡，河冰馬不前。城牆多有穴，村屋半無煙。餓虎寒猶吼，妖狐怪不眠。山空亂猿叫，樹折一鷄顛。幾處

爐燻炭，何人坐有氈？崎嶇轉行路，凜冽逼窮年。脚指兩箇落，衫裳百孔穿。嘘唏鼻纔潤，僵直手難拳。身固凍不死，志當窮且堅。四方丈夫事，誰爲淚潺湲。

## 遊靈泉山寺

寺遠離朝市，同遊並結軨。堦垠盤石磴，殿影落青冥。地勝松筠衆，山名草藥靈。洞門深數里，檜樹壽千齡。疑有神仙聚，寧容魑魅停。年多養龍虎，早已蟄雷霆。石上生苔蘚，巖阿長茯苓。晴雲出幽竇，陰霧滑疎櫺。露滴茶芽潤，煙蒸竹汗青。飡霞充道味，採术驗丹經。直擬陞高處，何妨陟絶硜？遐觀際寥廓，下視何羶腥？自被名利染，無因肺腑醒。晨興看案牘，夜坐守熍螢。齪齪遵前訓，兢兢視此銘。沉冥若籠鳥，囚縶似拘囹。有願棲雲壑，相隨步翠坰。平生山野性，暫喜據梧暝。

## 至日蚤離張村

北闕千官集，南山萬壽長。何人踐文石，獨客踏寒霜。指凍只憂落，馬羸時恐僵。豐凶卜來歲，猶喜裔雲黄。

## 歲晏邨居

歲晏有餘糧，杯盤氣味長。天寒酒脚落，春近藿頭香。菜色青仍短，茶芽嫩復黄。此中得深趣，真不羡膏粱。❶

❶「粱」，原作「粱」，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 病起吟殘菊

病起重陽過，東籬菊尚黃。慇懃擷寒蕊，子細嗅清香。老吏防閑蝶，清油護曉霜。叢邊彊一酌，聊不負秋光。

### 和馬寺丞秋日寄明復先生

秋陰閉秋色，何處動悲凉？有叟傳巇隱，明時潘鬢蒼。殘書幾篋蠹，寒菊半籬荒。惟學《春秋》者，時時到草堂。

### 嶽色

春近滿魯分，雨餘堆汶河。濃雲映不盡，殘照射來多。高與天臨縣，閒臨月上坡。❶特開西北户，愛此鬱嵯峩。

### 宿村舍 明道癸酉歲

去去都城遠，蕭蕭邨落秋。飢鴟啄死鹿，鳴犢隨孳牛。轉徙多空屋，荒榛有亂丘。狐狸競恐怖，雀鼠仍啁秋。鬼火時明滅，旋風乍卷收。吾心不吐茹，忠信待姦仇。

### 和奉符知縣馬寺丞永伯捕蝗回有作

天道不可詰，吾當責爾螟。方今絶讒慝，何故播膻腥。野草離離盡，秋禾穗穗零。知君恤民意，鬢減數莖青。

---

❶「臨」字，原爲墨丁，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 泰山

七百里魯望，北瞻何巖岩。諸山知峻極，五嶽獨尊嚴。寰宇登來小，龜蒙視覺凡。此爲群物祖，草木莫鋤芟。

## 留守待制視學六首

藝祖興王地，諸侯布教宫。冠纓臨曉集，文雅與時隆。泮水差差緑，春沂習習風。袍輝子衿動，旗映講紗紅。節鉞來門外，聲容播國中。分庭等威殺，更僕宴談終。亹亹聞諄誨，拳拳激懦衷。武昌尊庾亮，蜀郡樂文翁。王化《周南》始，儒縫魯俗通。四方觀表則，後學發童蒙。木鐸傳遺韻，緇衣纘舊功。願公持此道，黄閣弼清躬。

演道開談席，觀文降使轓。水寒芹葉薄，春早杏陰繁。喜動青青佩，親聞亹亹言。孤生荷樂育，終始托丘關。❶

盛府雍容外，輕裘博雅存。席間閒布帙，鈴下晝無喧。首喜隆儒術，諸生接討論。馬融南郡學，齗齗豈堪言？

春早沂風暖，芹生泮水深。前旌拂講樹，垂佩耀童衿。郁郁彌文化，循循善誘心。恭王不壞宅，金石有遺音。

翼翼取則地，菁菁樂育篇。使轓臨學舍，台席俯談筵。韋相傳經舊，文翁倡教先。諸生動觀歎，門外卓卿旃。

泮水渌猶淺，春芹葉始敷。旌旗久停駐，衿佩儼相趨。庾亮親臨學，哀公不詬儒。兹爲表則地，風教自王都。

❶「關」，四庫本作「園」。

## 寄趙庶明推官

四十年來贊太平，君王耳畔管簫聲。定襄地域俄連震，萊牧男兒忽議兵。明日邊烽高百尺，同時御府出三旌。將軍請用多多算，能向當初見未萌。

## 寄沛縣梁子高

南海怒蛟三尺角，埋藏水底歎吟呻。明時直道難干祿，白首躬耕力養親。醉讀兵韜鬬龍豹，閒抽寶劍舞星辰。茅齋東是留侯廟，❶定有英靈還往頻。

## 送張殿院還臺

老柏森森節貫冬，頭冠獬豸號清雄。側階簪筆書王法，當路埋輪有祖風。白簡剛嚴重入府，皂封切直舊留中。長安豪貴應相避，又識當年御史驄。

## 徂徠山齋熟寢，家童報征西府從事田集賢元均、張著作叔文、趙推官庶明書至，開緘讀之，因題書後

滿徑蓬蒿懶自鋤，何人日午叩茅廬。徂徠山下一枕睡，經略府中三紙書。兵謀貴勝

❶「茅」，四庫本作「官」。

縱横出，海鳥忘機飲啄餘。唯有淮夷雅宜作，❶文章兼不讓黃初。

## 元均首登賢良科因寄

宏辭等甲賢良貴，一美翩翩落手中。今之御試三題，即唐宏辭科也。虎子得來山穴泣，驪珠探去海濤空。三千字獨陳當宁，十七人甘坐下風。試者十八人。❷曾向當年競頭角，直從此月決雌雄。予與元均同年登進士科，禮部、御前姓名皆相鄰。

## 安道再登制科

雄辭磅礴壓群英，再戰戈矛鋭更精。裴度韜鈐無失律，武侯節制是神兵。千人盡服徂丘議，九合誰干小白盟。帝宋開基八十載，連登科目獨爲榮。

## 送奉符縣監酒税孟執中借職蜀主之後。

東西兩處各天涯，去國還鄉喜又嗟。鄒嶧山藏孟子宅，自言孟軻後。海棠花落蜀王家。深知周道非彝酒，可罪唐臣乞税茶。三載此心無一事，聞經絳帳日常斜。事退，日就於明復先生問道。

## 嘉州讀邸報，見張叔文由御史臺主簿改著作佐郎，依舊在臺

驚聞除目到遐荒，病眼偏明喜倍常。古

---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光緒本補。

❷「人」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節舊如臺柏直，青衫新惹閣芸香。中廬夜宿群經蠹，北户朝趨滿簡霜。主簿雖卑官漸緊，近來應有諫書囊。

**予與元均、永叔、君謨同年登科，永叔尋入館閣，元均今制策高第，君謨復磨礪元均事業，獨予駑下，因寄君謨**

網羅當日得英雄，文陣三人各立功。海裹赤鯨疑有角，雲中騏驥欲追風。尋聞館閣英聲出，又見賢良大對通。亦説年來畜奇業，蟭螟何計逐飛鴻？

**寄元均**

君爲儒者豈知兵，何事欣隨璧馬行。裴度樽前坐韓愈，趙成帳下立荀卿。禦戎誰道無全策，對壘寧妨下一枰。須信乾坤養不肖，年三十七卧柴荆。

**寄叔文**

幾年持筆事征西，未省樽前略展眉。草檄朝慵腕勞脱，論兵夜苦舌瘡痍。報君自説心如石，憂國人言鬢欲絲。若紀成功鏤金板，能文韓愈自相隨。

**赴任嘉州，初登棧道，寄題姜潛至之讀易堂**

我不從官君下第，其間險易兩何如？連雲棧外四千里，讀易堂中一帙書。慈母含飴垂禿髮，先生懷道接茅廬。莫將清淚頻頻灑，蜀道之難欲上初。

## 入蜀至左綿，路次水軒暫憩

水軒聊得恣吟哦，拂拭衣裳塵土多。蜀道三千里巇險，官途五十驛風波。暫休又作故山夢，閒唱還成勞者歌。幾斗米牽歸未得，空憐滿眼是煙蘿。

## 左綿席上呈知郡王虞部 王與介前任，同在濰陽。

何事相逢悲喜并，倏然相別二周星。主人鬢髮無多白，幕客襴衫依舊青。目極同思故山斷，涕危共在異鄉零。階前絲竹雖嘈雜，不似南湖湖上聽。濰陽南湖，宴遊之所也。

## 嘉州寄左綿王虞部

江山如畫望無窮，況屬昇平歲屢豐。萬樹芙蓉秋色裏，千家砧杵月明中。❶斷霞半著燕支木，零露偏留筀竹叢。只欠流杯曲水宴，風流未與左綿同。左綿新創流杯。

## 士廷評相會梓州

道視荀揚雖未至，分於管鮑已知深。一千二百日離別，五十六驛外相尋。重欲同君注《周易》，且來共我聽胡琴。月留屋角不下去，似與清風憐苦吟。

❶「砧杵」，原作「方響」，據四庫本改。光緒本「砧」作「碪」。

## 鄭師易秀才詩奔騰遒壯，殆有石曼卿學士風骨，作四韻以勉之

曼卿續得少陵絃，絃絶年來又一年。❶驚起聽君諷新句，灑如開集味遺篇。一家氣骨疑無偶，萬丈光芒欲拂天。好向風騷尤著意，他時三箇地詩仙。

## 送李堂伯升病歸

經年吾圃採珠璣，❷無限愁腸對落暉。緑竹實疎鳳凰瘦，玉芝粒小麒麟飢。不因芳草傷春哭，正是東風感疾歸。只有文章滿君腹，身雖癯瘠道全肥。

## 伯升病，君逢、遵道送歸

朝來何事苦顰眉，一客越吟三子歸。河渚徘徊感春色，山齋寂寞背斜暉。知心古道誰相得？灑淚東風自覺非。早到茅廬慰孤淡，《易》爻重待共參微。

## 喜雨

學作昇平喜雨吟，東皐微破滿犁深。已開萬乘焦勞慮，應解三公燮理心。天捉乖龍鞭見血，雷驅和氣泄爲林。農夫隴上閒論價，一寸甘膏一寸金。

---

❶「年」，原作「來」，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❷「吾」，四庫本作「玄」。

## 留題敏夫隱居

三迴到此尋逋客，杯案蕭疎滋味長。山飯半甌橡子熟，春蔬一筯朮苗香。四時泉石應無夏，滿谷雲霞別是鄉。終待共君結鄰里，竹邊相並兩間房。

## 訪竹溪呈孟節兼有懷熙道

到頭泉石是吾家，坐石聽泉日已斜。一片青衫非富貴，千竿綠竹好生涯。君曾覽照頭皆雪，我試看書眼亦花。便好結爲山伴侶，教他夔、益佐勛華。

## 招張洞明遠

君言下第我西飛，執手都門淚滿衣。萬里得歸頭半白，經年相別道應肥。火鑽欲遍龜難死，竹實猶多鳳不饑。暫到東山慰愁抱，《春秋》之學説深微。

## 攝　相

惜無百里地封君，攝相區區道屢伸。少正將身膏斧刃，侏儒流血汙車輪。方令魯國知王法，自此齊侯畏聖人。昔放四凶誅二叔，舜周功業殆同倫。

## 寄孔中丞

諫署峥嶸有舊名，侯藩偃息故方城。❶ 古節未駈臺柏直，仙風應對簡霜清。人言賤子叨知己，試把塵冠一振纓。

## 送弟及之就彭門侍養

城南車騎曉騤騤，欲去重留酒屢斟。惜爾浪浪辭我淚，感予切切戀親心。庭闈最樂無妨學，風月餘閒豈廢吟。别後不憂書信少，但聞爲善是嘉音。

## 村居

幽居一畝枕溪稜，堦下杉松纏古藤。常愛園林深似隱，不嫌門户冷如僧。麥宜過社猶催種，山近經秋却嬾登。已把壯心閒頓置，少年莫要苦相憎。

## 燕支板、浣花牋寄合州徐文職方❷

合州太守鬢將絲，聞説歡情尚不衰。板與歌娘拍新調，牋供狎客寫芳辭。木成文理差差動，花映溪光瑟瑟奇。名得只從嘉郡

❶「故方城」，四庫本、光緒本作「政方成」。

❷「支」，原作「枝」，據四庫本、光緒本改。下「燕支」之「支」同。

樹，燕支木，嘉州出。様傳仍自薛濤時。有薛濤箋。奇章磊磊馳聲價，江令翩翩落酒巵。幾首詩成卷魚子，有魚子箋。誰人唱罷泣燕支？紅牙管好同牀置，紫竹笙宜一處施。願助風流向罇席，杏花況是未離披。司空圖有《杏花辭》，文頊在濰陽，多命唱之。

**御史臺牒督光臺錢，牒云以憑石柱鐫名，因戲書呈通判寺丞景元**

幕中久次無他術，銜内兼官帶憲司。石柱鐫名誠似是，豸冠加首竟何爲？幾曾執簡抨彈去，空被光臺督責隨。一起鴛鴦戛雲漢，應嗤燕雀守藩籬。

**送馮司理之任彭州**

李白詩中《蜀道難》，把詩試讀淚汍瀾。江形詰曲千迴折，嶺路崚嶒萬屈盤。登陟去年腰僅折，追思今日鼻猶酸。予去年罷嘉州歸。此行君不同屯蹇，五馬相知舊長官。彭牧與君常同官。

**赴任嘉州，待闕左綿七十日，通判呂國博日相從吟酌。至嘉陽，因成四韻寄之**

鼎來豈敢道能詩，一見何因便解頤。鄉國三千里離別，杯盤七十日相知。送人江外馬駝妓，垂釣寺中魚竭池。別後中秋又重九，與誰賞月詠東籬？

**顔魯公太史二首**

唐家六世樹威恩，外建藩翰禦不賓。二十三州同陷賊，平原猶有一忠臣。

聖賢道在惟顔子，忠烈名存獨杲卿。甘向賊庭守節死，不羞吾祖與吾兄。

**褚遂良僕射**

先皇執手未多時，受託誠深誓不違。❶終向君前還此笏，一身視死喜如歸。

**陽城諫議**

衆口喑喑血噤牙，獨將忠謇敵姦邪。德宗若用延齡相，敢有陽城壞白麻。

**袁高給事**

擲毫不肯草絲綸，宰相逡巡命別人。明日執迴盧杞制，始知唐室有忠臣。

**温造御史**

一言膽落折藩臣，倔强何人敢恃勳。闕下唯聞温御史，蔡州自是李將軍。

**劉栖楚拾遺**

此節寧甘剛則折，平生不肯曲如鉤。革囊裹血將何用，一汙龍墀始即休。

❶「託」，原作「記」，據四庫本改。光緒本作「詔」。

**讀五王傳**

聖賢用策寧相遠，千載毫釐竟不差。四皓當年安漢嗣，五王今日復唐家。

**讀魯晉二公傳**

節似魯公猶被陷，忠如裴度亦遭讒。上無明主姦邪勝，我讀遺編淚滿衫。

**李英公勣**

一言容易廢忠謀，徇主從昏可自尤。今日始知辜付託，當時嚙指血空流。

**漢成帝**

鬱鬱朱雲志不伸，上方寶劍欲生塵。空留折檻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

**文中子二首**

龍蟄河汾道不行，訏謨經濟授諸生。由來房、魏皆卿相，共輔文皇致太平。

獨將禮樂付程、仇，房、杜無才闡大猷。可惜唐家三百載，聲明文物愧宗周。

**初過潼關值雨**

二十年來一華山，揚鞭西笑入秦川。浮雲何苦深遮閉，豈是三峰不好賢？

## 雨晴復賦一絶

過關何事懶摇鞭，酷愛三峰落馬前。天氣清明新雨後，山光日色滿秦川。

## 過温湯

驪山山下水洋洋，一勺之多解破唐。敢告後人商鑑近，温湯今日是唐湯。

## 初過大散關馬上作

秦中山色牽吟思，❶旋被江聲破睡魔。吟思睡魔兩相戰，誰知馬上有干戈。

## 過飛仙嶺二首

入蜀牽吟景象濃，雲山萬疊與千重。癡巖頑壑無奇觀，不似飛仙數朶峰。

御愛數峰非拔秀，當時駐蹕欲忘還。飛仙急過無真賞，始信明皇不識山。

## 峽中

路狹纔容飛鳥過，山將生合奈山何？不知天外山長短，何事窺來一管多？

❶「秦中」，四庫本、光緒本作「奈何」。

**劍門讀賈公疎詩石**❶

劍門駐馬立踟躕，讀盡新篇味有餘。關令多情兼好事，詩名留得賈公疎。

**予自南京留守推官循資爲掌書記，由將仕郎超階至朝奉郎，得蜀嘉州友人相賀者，因答之**

一循資走五千里，四遇恩超十六階。自顧非才已過分，誰言英俊尚沉埋。

**蜀道中念親有作**

東望庭闈魂欲銷，層層雲棧上岧嶤。江聲山色情多少，相伴西來慰寂寥。

**泥溪驛中作** 嘉陵江自大散關與予相伴二十餘程，❷至泥溪背予去，❸因有是作。

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不忍輕相別，吟聽潺湲坐到明。

**柳池驛中作**❹

二十二餘程鳥道，一千一百里江聲。江聲聽盡行未盡，西去出山猶七程。至羅江出山。

❶「詩石」，原作「石詩」，據四庫本、光緒本及原書前目録改。
❷「伴」，原作「别」，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❸「背」，原作「偕」，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❹「柳池驛中作」以下三首詩原缺，據四庫本、光緒本補。又「江聲聽盡行未盡」，四庫本作「聽盡行盡不覺遠」。

**訪栗園有感**

遊困歸來訪栗園，栗園樹老再生孫。莫驚頭上見白髮，拾栗兒童長幾番。

**離鄆州至壽張，南村舍中有姥八十餘出拜**

老姥龍鍾八十三，猶能指點認青衫。自言老婦嘗蒙惠，白首相將出户參。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四終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五

## 怪說　上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常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常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髽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❶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説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❷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棄能殖百穀，❸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

夫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夷狄」，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❸「棄」，原作「契」，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順、一草木不生植，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絶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毁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❶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説滿，則反不知其爲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祝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祖宗，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❷祀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❸

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 怪説中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

❶「夷狄」，原爲二空格，據光緒本補。
❷「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下一「夷」字同。
❸「愈可怪也」，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他。

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

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魯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頌》、《雅》，《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 怪説　下

吾既作《怪説》二篇，或曰：「子之《怪説》，上篇言佛老，下篇言楊億。佛老、楊億信怪矣，❶然今舉中國而從佛老，舉天下而學

❶「佛老楊億」，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楊億之徒，亦云衆矣。雖子之説長，又豈能果勝乎？ 子不唯不能勝夫萬億千人之衆，以萬億千人之衆反攻子，且恐子不得自脱，將走於蠻夷險僻深山中而不知避也。❶ 子亦誠自取禍矣。」余聞之，輒躍起身數尺，瞋目作色，❷應之曰：「孔子，大聖人也。手取唐、虞、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定以爲經，垂於萬世。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聖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與楊億也。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盜入主人家，奴尚爲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及爲盜所擊而至於死且不避。其人誠非有利主人也，蓋事主之道不得不爾也；亦云忠於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亦有死而已，雖萬億千人之衆，又安能懼我也？」

## 原亂

周、秦而下，亂世紛紛，何爲而則然也？原其來有由矣，由亂古之制也。

夫天子，君也；諸侯，臣也。君南面，臣北面，上天之制也。故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朝諸侯於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諸侯之尊卑者，明君不可偏於臣，臣不可擬於君也。周至夷王，王室弱矣，不敢自尊於諸侯，與諸侯下堂而相見，則君臣之禮，夷王亂之也。君臣之禮亂，則朝覲之禮

❶ 「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正誼堂本作「荒」。

❷ 「瞋」，原作「瞑」，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廢，而諸侯不臣矣，天下無王矣。吁！亂是以作。

古者什一而稅，故夏五十而貢，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蓋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室寖微，王道絶矣。諸侯專征伐，擅賦役，兵革不息，興作無時而用度窘。魯宣公於是始稅履畝，成公於是始作丘甲，則什一之制，宣公、成公亡之也。什一之制亡，則聚斂之臣起，而國日以削矣，民日以貧矣。❶吁！亂是以作。

古者爲井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田有定分，賦有常出，而民無爭。秦孝公專務富國彊兵，用商鞅計，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則井田之制，秦孝公廢之也。井田之制廢，而經界不正，井隧不均，穀祿不平矣。吁！亂是以作。

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天子聽男教，后聽女訓；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三代不易之道也。秦襄王太后出閨闥而臨軒户，以女子而朝群臣，則男女之職，秦襄王亂之也。男女之職亂，則陰陽之序失。陰陽之序失，則日月逆行而天地反覆矣。吁！亂是以作。

古者封建諸侯，藩屏王室。天下治，與諸侯守之；天下亂，與諸侯持之。三代享國，或八九百年，或四五百年，由斯道也。秦始皇既吞六國，並諸侯，思欲獨立天下，罷封建，置郡縣，則封建之制，秦始皇壞之也。封建之制壞，而天下微矣，王室弱矣，天子孤矣。吁！亂是以作。

❶「貧」，原作「貪」，據四庫本、光緒本、正誼堂本改。

古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妃之數也。秦、漢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娙娥、傛華、充衣、昭儀之號，凡十五等，❶則后妃之數，秦、漢亂之也。后妃之數亂，則品秩雜而女色盛。品秩雜，則上下瀆矣；女色盛，則邦國殆矣。吁！亂是以作。

《周禮》，閽者「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内人及女宮之戒命」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啓之也。宦官之權啓，則巧邪入而佞倖進。巧邪入，則正人廢矣；佞倖進，則君政敗矣。吁！亂是以作。

夫君臣之禮亂，則僭奪篡弑作矣；什一之制亡，則暴賦重算行矣；井田之制廢，則豪强兼并興矣。噫！甚矣。不封建也，陳涉一唱而嬴秦亡；亂男女也，吕后專制而炎漢中否；暱后妃也，戚姬進倖而太子甚危，飛鷰躭寵而成帝致夭；用宦官也，恭、顯用事而前朝大損，曹、張執政而劉氏終滅。嗚呼！秦、漢而下，亂賊繼踵，皆由是也。

夫古聖人爲之制，所以治天下也，垂萬世也，而不可易，易則亂矣。後人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亂乎？夫亂如是，何爲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 明禁

國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

❶「十五」，原缺，注「缺二字」，光緒本空缺二字，四庫本作「十五」，據補。

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强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

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其耒耜、女去其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❶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憧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强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五終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光緒本補。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六

## 是非辯

天子將舉人而任之，問於宰相，一人是之，❶一人非之。宰相將推人而舉之，問於百官，一人是之，❷一人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其言之賢者。賢者是非公也，小人不黨則謗矣。曰：問於朝廷，問於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之，朝廷是之，天下非之，❸則將誰從？曰：從於天下。天下者是非公也，朝廷不雠則疾矣。

去黨與謗，棄雠暨疾，人皆能是是非非也；存黨與謗，懷雠暨疾，未可與言是非矣。

嗚呼！余觀能是是非非，推於天下而人不以爲私，更乎萬世而人不可以易，古獨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舜知朱、均之不肖而不與其子，知舜、禹之賢而以天下讓，是非著矣。孔子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當時無一人妄受其惡，❹無一人謬享其善，是非當矣。次則孟軻、韓愈也。孟軻是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判矣。自堯、舜至於今，凡幾千百年，有此五人，是非之難也如此。凡人愛憎以情，善惡由己，千載朽骨，九泉腐肉，猶以好惡升黜於秃毫枯竹間，况與之比肩而事主，接武而趨朝乎？則知人無堯、舜、孔子、孟軻、韓

❶「一人」上，四庫本、光緒本有「宰相」二字。
❷「一人」上，四庫本、光緒本有「百官」二字。
❸「朝廷是之天下非之」，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❹「無一人妄受其惡」，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愈之心，皆不可與言是非矣。

吁！今亦有以一飯厚薄而爲愛且憎者。劉工部在南京，有士自不修，劉不禮之，退而怨且怒，逢人罵劉，語不休。孔大諫在兖州，有人不得善遇，退而怨且怒，到處謗孔，辭甚醜。然二子者，是亦不爲顯，非亦不爲辱，何懼哉！

余懼冕旒之前、軒陛之下，有以姦爲賢，有以賢爲姦，有以佞爲忠，有以忠爲佞，有以詐爲直，有以直爲詐，有以邪爲正，有以正爲邪，亂吾君之聽，銜吾君之目，惑吾君之心者。以賢爲姦，則龍逢見誅矣；以忠爲佞，則比干見殺矣；以直爲詐，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爲邪，則屈原見踈矣；以姦爲賢，則飛廉見進矣；以佞爲忠，則靳尚見信矣；以詐爲直，則趙高見任矣；以邪爲正，則王莽見用矣。如是，豈不亂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以懼，故作《是非辯》。

## 復古制

厥初生人，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無男女，無衣服，無飲食，無田土，無宮室，無師友，無尊卑，無冠婚，無喪祭，同乎禽獸之道也。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作，然後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有男女，有衣服，有飲食，有田土，有宮室，有師友，有尊卑，有冠婚，有喪祭。

噫！聖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時之亂，必將垂萬世之法。故君臣之有禮而不可黷也，父子之有序而不可亂也，夫婦之有倫而不可廢也，男女之有別而不可雜也，衣服之有上下而不可僭也，飲食之有貴賤而不

可過也，田土之有多少而不可奪也，宮室之有高卑而不可逾也，師友之有位而不可遷也，尊卑之有定而不可改也，冠婚之有時而不可失也，喪祭之有經而不可忘也，皆爲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易則亂之矣。

夫禮樂、刑政、制度，難備也久矣。始伏羲氏，歷於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有一聖人，然後大備矣。夫十一聖人，思之亦已深矣，經之亦已遠矣，其巧亦已至矣，其智亦已盡矣。後人有作，乃各尚一時之能，苟肆一時之欲，而盡廢古人之制。故君臣相亂，父子相賊，夫婦相殺，男女相害，衣服相僭，飲食相侈，田土相奪，宮室相誇，師友相叛，尊卑相悖，冠婚失而喪祭廢，於今千有餘年矣，而不能止。吁！且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人爲之制，信可以萬世常行而不易也。後世無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請勿更作制。後世有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請起今之亡而復古之制。

## 明四誅

《王制》曰：「析言破律，❶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❷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大哉四誅，誠乎《王制》也！明《王制》以用四誅，用四誅以靖天下者，惟舜、周公、孔子乎？

❶「析」，原作「折」，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❷「澤」，原作「擇」，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王制》明矣。

吁！《王制》絶已二千年矣，而天下皆干乎四誅，無誅之者。佛、老者，夷狄之人也，❶而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亂中國之教法，以夷狄之衣服亂中國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語亂中國之言語，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事其君者，❷皆左道也。而有以楊朱、墨翟之言進於其君者，有以蘇秦、張儀之説進於其君者，有以韓非、商鞅之術進於其君者，有以聲色、狗馬之玩進於其君者，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道先王之法言而辨詐相勝，不服先王之德行而奇譎相矜，不爲孔子之經而淫文浮辭聾瞽天下後生之耳目，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誦《詩》以諷，而爲倡優、鄭衛之戲以亂君耳；夫不執藝以諫，而爲雕麗、淫巧之器以蕩君心，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修大中至正之福，而託陰陽、巫鬼、卜筮以惑天下之民，❸罪莫大焉，而不誅。夫天下皆干乎四誅而不誅，吾故明之。

## 擊蛇笏銘 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生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怪，爲蠱惑，❹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

❶「夷狄」，原爲空格，據光緒本補。下三「夷狄」同。

❷「湯」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❸「卜筮」，原缺，注「缺二字」，光緒本亦空缺二字，據四庫本補。

❹「爲蠱惑」，原缺，注「缺三字」。田況《儒林公議》（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引作「爲蠱惑」，置「爲妖怪」上，據以補，不改其次序。

祥符中，❶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内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❷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内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

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狐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檻，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誅，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

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獨斃一蛇而已？❸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曰公以此笏指之；❹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曰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内，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曰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内無佞人，則笏

❶「中」，原作「年」，據《泰山叢書》本改。
❷「待制」，原作「待御」，據四庫本改。
❸「獨」，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徒」。
❹「曰」字，四庫本、正誼堂本均無。下二「曰」字同。

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 鄭元傳

咸平二年冬十有二月，契丹南牧，鄭氏盡室陷焉，鄭元之父於是乎死於契丹。天聖七年夏四月，元載其母與其孥來歸。十年春三月，元復入契丹。夏六月，負其父骨歸葬於鄆州須城縣廣化鄉水東王管載邨之先塋。❶

觀察推官石介曰：北戎遠中國禮義，❷其地不毛，其俗無知。中國人陷其中者，如落深穽，如囚狴牢。忽焉出而適我中國，目刮去垢穢，而見聲明文物之容；耳剔去泥滓，而聞金石絃匏之聲；鼻挑去膻腥，而嗅芝桂蘭茝之馨。身脱氈裘，而被纖絺之服；廬舍毳幕，而宅清涼之居。飲食甘馨，水泉清冷，如猿出檻，如鷹脱縶。固恨去之不遠，而深入於山林；翔之不高，而上摩於青冥。乃復有以父骨在異域，未克歸葬於舊塋，謂雖弃戎狄而歸中國，❸如不歸；脱死地生故鄉，如不生。視嚮日之深穽、狴牢，輒不敢憚，復以其身投於其中，且曰：「死與父皆埋於異域，生與父皆歸於中國。」冒重險，履不測，與死

❶ 「載」，光緒本作「戴」。
❷ 「戎」字，原爲空格，據光緒本補。
❸ 「戎狄」，原爲二空格，據光緒本補。

相去其間不容髮，卒能負父骨而歸，易中國之棺衣，列故園之松楸，從其先塋，處其安宅。鄭氏之子，可謂純孝者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噫！今之人至於士大夫之家，其有甚不孝者，而父而母死於他邦，至遐至險，尚在六服之內，無防禦，無關隔，蕩然坦途，千里咫步，猶有歷霜露，更歲時，不克與其骨歸於而鄉者。推鄭氏之子化於天下，天下無不忠之臣，無不順之子。挹鄭氏之子風移於海內，海內無不仁之人，❶無不厚之俗。天子端門九重，階陛累級。小臣疎遠且賤，不得列其事於軒墀之上。請天子出一束之帛，一尺之詔，旌其人，表其門第，書其實，揭諸天下，且以厚薄俗。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六終

❶ 「海內」，原脱，據光緒本補。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七

## 可嗟貽趙狩

飲食者，所以輔性命。上古人未飲食，故多夭疾殘折而死。伏羲作網罟，以畋以漁。神農教之種黍稷，人始知飲食，以得不夭死。今之嗜爲佛者，日一食；嗜爲仙者，累年不食。日一食者病瘠，累年不食者餓死。吁！可嗟矣。

自古皆有死，而莫不飲食。今不食以求長生，惑之甚矣。且爲黃帝乎？百一十歲而死。爲少昊乎？百歲而死。爲顓頊乎？九十八歲而死。爲帝嚳乎？一百五歲而死。爲帝堯乎？百一十八歲而死。爲帝舜乎？百歲而死。爲禹乎？亦百歲而死。爲湯乎？亦百歲而死。爲文王乎？九十七歲而死。爲武王乎？九十三歲而死。爲夫子乎？七十三歲而死。❶茲十一聖人者，聖人之至也，猶皆死。彼匹夫，乃欲求長生？

夫生於天地之間，無不死。松柏固也，亦死；龜鶴靈也，亦死。大凡有血氣、有性命、飛走、生殖、衣服、飲食者，皆死。血氣有多少，性命有虧實，飛走有倦，生殖有收，衣服、飲食有窮，何得不死？唯元氣不死。元氣，大爲天地，小爲日星，融爲川瀆，結爲山嶽。天猶有時裂，地猶有時陷，日猶有時虧，星猶有時隕，川瀆猶有時涸，山嶽猶有時崩，

❶「三」，原作「二」，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人乃獨得不死？斯實誑予。此出於方士怪妄之説，後生不知聖人大道，愚惑至此。

趙狩者，始受業於魯石介、鄆士建中，又學於泰山先生。三人之道，一出於孔氏，離孔氏未嘗有一言及諸子。不知狩得妖誕荒悖之説於誰，而亦甘心樂死，求所爲神仙長生之道。吾三人嘗力距之，距終不去。噫！狩陷深穽大塹，逢吾三人者，援之不出，狩其命矣乎！予故作《可嗟》以貽之。

## 畫箴貽君豫

吾家君豫才敏而少，學爲文字，辭句健跳；學爲丹青，形物微妙。

噫！作無益而害有益，古人所箴。不有博奕，言其飽食而無所用心。禹爲聖人，又承舜、堯之緒，足以無爲而端居，猶汲汲惜乎寸陰。汝乃佚安嬉戲，不務功名之如前人，甘容身於牛蹄之涔，吾浪浪而沾襟。

吁！與其丹青草木，❶豈若丹青乃身，❷煒有文藻；❸與其丹青馬牛，豈若丹青爾德，倬爲騫、由。聖有周、孔，次有孟、韓，孝有曾子，忠有比干，清和夷、惠，德行閔、顔。夔、吕、伊、邵，其立桓桓；蕭、張、房、杜，謇峭直端。其人雖死，千載如存。想其行事，英風夏寒，容采日月，德音琅玕。爾以筆傳人神，徒耳鼻衣冠，豈如心傳聖賢，高蹈遠攀！爾以手寫蟲鳥，徒口啄羽翰，豈如筆寫六經，往行前言！傳之于墨，墨久則昬；傳之于心，心久益丹。繪之於帛，帛裂則殘；繪之於身，

❶「與其」上，四庫本有「爾有采章」四字。
❷「乃身」下，四庫本有「式昭金玉」四字。
❸「煒」字，原爲墨丁，或避康熙諱，據光緒本補。四庫本作「爾」。

身死不刊。汝嗜於畫，其名曰刓；❶汝嗜於學，其德日完。嗟夫！易汝嗜畫之心爲嗜學之心，聖賢何難？汝聽吾言，馨如芝蘭，擲膠折筆，無污輕紈。

## 二大典

《周禮》、《春秋》，萬世之大典乎！周公、孔子制作至矣！

周自夷王已下，寖衰寖微，京師存乎位號而已。然五六百年間，綿綿延延，不絕如綫，而諸侯卒不敢叛者，《周禮》在故也。王室益弱，諸侯日彊。又二百年，亂臣賊子如麻，然而畏末敢取周者，《春秋》作故也。自堯、舜、三代，唯周得八百有餘年。雖后稷、公劉積德自遠，實以二大典矣。嗚呼！《周禮》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謂盡矣。執二大典以興堯、舜、三代之治，如運諸掌。後世無人行之者，悲夫！董仲舒以《春秋》對，其知王道之宗矣。王仲淹以《周禮》往，其知王制之本矣。惜夫！漢武孱弱，隋文侮慢，二君子卒不用，二大典卒無施，吾於此尤傷焉。

## 讀原道

《書》之《洪範》、《周禮》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經、《孟子》之七篇、《原道》之千三百八十八言，其言王道盡矣。箕子、周公、孔子之時，三代王制尚在。孟子去孔子且未遠，能言王道也，不爲艱矣。去孔子後千五百年間，歷楊、墨、韓、莊、老、佛之患，王道絕矣。雖曰《洪範》、曰《周官》、曰《春秋》、曰《孟子》

❶「刓」，原作「冠」，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存，而千岐萬徑，逐逐競出，詭邪淫僻、荒唐放誕之説，恣行於天地間，無有禦之者。大道破散銷亡，睢盱然惟楊、莊之歸，而佛、老之從。吏部此時能言之爲難，推《洪範》、《周禮》、《春秋》、《孟子》之書則深，維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吏部不爲少矣。余不敢厠吏部於二大聖人之間，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後吏部。

## 辨易

王績爲《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爲伏羲氏泄道之秘，漏神之機，爲始兆亂者。吁！可怪也。

夫《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於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於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黄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

作《易》非以爲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負苓者不達《易》，甚矣！

## 尊韓

道始於伏羲，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

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爲賢。孔子後，道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餘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疏，祖述吏部而師尊之，其智實降。

噫！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爲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之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年復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 釋汝墳卒章

《汝墳》卒章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顔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且末句云：[1]「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子夏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其末句云「父母孔邇」，康成謂：「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夫紂之苛政甚矣！烈如猛火，不可嚮

[1]「且」，正誼堂本作「其」。

邇。雖慈父慈母，又豈能恤其子哉？以謂父母，指文王言之。❶王室雖酷烈，民不堪其苦，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被文王之德，厚戴之如父母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春秋傳》曰「愛之如父母」，此慰勉其君子之辭。言雖仕於亂世，苦紂之虐政，紂之亡日可待也，民望文王不遠矣，亦如桀之民望湯曰：「傒我后，后來其蘇。」康成似未達詩人之旨，故釋之。

## 録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嘗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闕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邪？昔者孔子修《春秋》，明帝皇之道，❷取三代之政，述而爲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濳。❸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刓刻典經，浮華相淫，巧僞相銜，劘削聖人之

❶「言之」，原作「也言」，據正誼堂本改。四庫本、光緒本作「之言」。

❷「明」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濳」，正誼堂本作「替」。

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 歸魯名張生

道士張生擲黃冠，頂章甫，衣服襜如。趨吾階，升吾堂，請吾易其名。

夫求聖人之道者，必自魯始。魯，周公之所封也，孔子之所出也，聖人之道盡在魯矣。之於魯，然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見也。今夫人不之於魯，而之於秦，之於楚，之於吳，之於越，去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嗚呼！甚矣。亦有之於夷狄者，❶去魯益爲遠。夫秦、楚、吳、越將復於魯，不逾月遂可至焉爾，如此其易也，吾未見其能復者焉。夷與狄將復於魯，❷窮時卒歲不能至焉爾，如此其難也，吾今見其能復者焉。《春秋》之義，夷狄則夷狄之，❸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況能自至於魯者乎！吾請以「歸魯」名張生。歸魯，所以宗聖人之道也。生其勉之！

## 宗儒名孟生

予向以《春秋》授諸生。學中孟生，衣道士服，升吾堂上，預諸生列，受吾説焉。日薰灼乎聖人之道，久之相説以解，於是大寤聖人之道，一出於孔子。遂棄其師，事吾儒師；裂其服，被吾儒服；斥其禮，行吾儒禮；擲其書，讀吾儒書。予願以「宗儒」名孟生。

❶「夷狄」，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夷」、「狄」，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❸二「夷狄」，原各爲二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嗚呼！君臣、父子，皆出於儒也；禮樂、刑政，皆出於儒也；仁義、忠信，皆出於儒也。生誠能宗儒，生爲君子矣。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七終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八

## 貴謀

天下有大憂危，國家有大菑患，聖賢發至誠，運至智，定至謀，以扶安之。聖賢之誠，誠矣；聖賢之智，明矣；聖賢之謀，果矣。如機之發，如蓍之占，❶如節之合，作於此而應於彼，言於近而驗於遠，不差毫釐。

噫！聖賢之謀必行，則自古無喪身，無敗家，無亡國，無傾天下。❷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也。桀從伊尹之謀，安有南巢之放？紂從比干、箕子之謀，安有太白之誅？項從范增之謀，安有楚江之亡？漢從劉向之謀，安有王氏之篡？唐高宗從遂良之謀，安有武氏之禍？明皇從九齡之謀，安有禄山之難？陳不從洩冶之謀，故亂；晉不從宣子之謀，故弑；虞不從宫之奇之謀，故亡；秦不從蹇叔之謀，故喪崤函之師；趙不從藺相如之謀，故失長平之衆；成安君不從廣武之謀，故死泜水之上；漢高皇不從建春之謀，故困平城之中。堯能用舜、禹之謀，是以光宅天下；舜能用夔、契之謀，是以濬哲文明；禹能用益、稷之謀，是以禪虞；湯能用伊尹之謀，❸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吕望、周、召之謀，❹是以革商；高祖能用三傑之謀，是以有漢；惠帝能用子房之

❶「占」，原作「吉」，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無」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是以」至「之謀」十一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❹「召」，原作「邵」，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謀，是以定位；光武能用耿、鄧之謀，是以復乃堂構；劉備能用葛亮之謀，❶是以王有巴蜀；文帝能用高熲之謀，是以創始有隋；太宗能用房、杜之謀，是以光亨於唐。梁公之謀行，則李氏再祀；姚、宋之謀行，則開元升平；裴度之謀行，則元和靖武。

大哉！聖賢之謀至矣。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之則存，不用則亡。死生存亡大矣，彼不能用，愚闇甚矣！嗟乎！

## 救説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諸侯競，道大壞也，孔子存之。孔子没，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戰國盛，儀、秦起，道大壞也，荀况存之。漢祚微，王莽篡，道大壞也，揚雄存之。七國弊，王綱圮，道大壞也，文中子存之。齊、梁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存之。管、蔡之亂，則周公扶之也。諸吕之亂，則周勃扶之也。江左之亂，則謝安扶之也。武氏之亂，則梁公扶之也。禄山之亂，則汾陽扶之也。朱泚之亂，則平西扶之也。淮西之亂，則晉公扶之也。五代之亂，則瀛王扶之也。故道卒不壞，天下、國家亂卒止。

古之人有言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易・大過》上六：「滅頂，❷凶，無咎。」以救衰拯弱也。大厦將顛，一木拄之，或得不顛。

❶「劉備」，正誼堂本作「昭烈」。「葛亮」，正誼堂本作「諸葛」。

❷「滅頂」上，《易・大過》（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上六爻辭有「過涉」二字。

顧顛而不支，坐而俟其顛，斯亦爲不智者矣。道將大壞，天下、國家將大亂而不救，坐而俟其壞亂，斯亦不仁者矣。大凡聖人之道，有菑害，以身當之，賢人之分也；天下、國家有患難，以死殉之，忠臣之節也。而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

## 責臣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

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毛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將誰倚以安？❶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間則陳功勞，敘閥閱，矜才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

❶「將誰倚以安」，四庫本作「宴安」，光緒本作「平安」，皆與下「無事」連讀。

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兹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

《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禄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 録微者言

晚鼓後，諸曹既抱書退，公舍岑寂如私庭焉。日將曛，予巾褐，坐軒窗下，有府吏職執法，丁其姓簡其名者，袖短幅急馳而來，順氣和聲，油然泠然，授於予曰：「今天子念東南之民，❶薦罷其饑，涣然散汗漫之澤，除其田租，以緩民命。乃鄉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謂之客户。人歲輸其緡錢數百於有司，以其不地而征，無名而取，謂之『乾食鹽錢』。此民年豐尚不逃飢與寒，歲凶穀價高，朝夕且恐死，乃不得與占田之民同除其賦。官人幸有位，亦嘗聞孳孳有濟蒼生之心，豈能書其事，馳聞於天子之庭乎？」

介矍然而駭，悚然而恭，抗聲大叫，語其人曰：「此衣食天子者之所宜思也，牧養天子之民者之所宜憂也。刺史巖巖坐於堂，縣令申申處其家，庶臣晏然高枕而卧，使臣誼譁

❶「今」，原作「日」，據正誼堂本改。

攬轡而馳，曾不及是思，❶曾不及是憂，爾何人，思及是！吾徒食而魚，出而車，朝服逶迤，處爾之上，亦何施其面目哉！予將轉爾言達於上。」

《傳》曰：「詢於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嘉其人，有所興起，座右見筆硯，因書之牘背云。

##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則人飢；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道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繡不可以御寒，珠玉不可以療飢。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啓神算，以授裴度。度克恭行天罰，以夷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❷過時不下。度建大謀以任李愬。愬克先登賊城，以殲元凶。淮西以平，蔡人以生。

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上下同

❶「曾不及是思」，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❷「將」字，原缺，注「缺一字」，據光緒本補。

力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燥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愬也，光顔也，重胤也。❶然無爲而任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馬之勞，韓信攻必取、戰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而功名反後於蕭何，何則？❷不曰「發縱指示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度與愬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豈昧此者？著辭於碑優度功，誰曰不實也！

初，度輔政，以群賊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賓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效計議於丞相，則取蔡之謀已落於彀中矣。諸將連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群臣皆欲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協心，計定意斷，衆不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全」，則得勝之算已運於堂上矣。及至郾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衄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主將，衆皆喜悦。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於閫外矣。

以天下取蔡之謀，堂上得勝之算，閫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易》曰：「師，貞丈人，❸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幾、惟深、惟神，其孰能與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

❶「胤」，原作「裔」，避宋太祖趙匡胤諱，今回改。

❷「名反後於蕭何何則」，光緒本作「居何次」。

❸「貞」，原作「正」，避宋仁宗趙禎諱，今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下矣。

## 責素飡

狗當吾户，猫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於人，食人之食，可矣。犀、象、麋、鹿、鸜鵒、鷹鷙，無功於人而食人之食，孟子所謂「率獸而食人」也。噫！無功而食，❶禽獸猶不可，彼素飡尸禄，將狗、猫、雞之不若乎！

## 辨謗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群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曰：❷「潮陽之湫鱷魚爲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况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爲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縣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録》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後釋；

❶「而」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曰」字，原脱，據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可稱爲端直士矣！

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道，特爲首送。槩少則爲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常一造權豪門。先兩爲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爲，以滕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爲黄金術，滕意得之，特爲首送。或以爲槩恃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噫！❶八九年矣。

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槩之名不虚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槩申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云。

## 朋友解

姜潛至之被水害，苦甚。奉符尉李緼仲淵與至之友，且通家，義甚厚。憐至之之困災，爲借弓手營救，因以私役人罪之。察盗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又朋友之義，患難相恤。緼得其職，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懼朋友之道絶，因解之。

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禄之貪，得與其利焉。❷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夫所謂道者，親而不可離

❶「噫」，四庫本作「已」，正誼堂本無此字。

❷「與」字，原缺，注「缺一字」，據光緒本補。

者也；夫所謂義者，合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利終者也。義無不克終，利無有克終。

今夫人之趨權利，熱則蜂來，寒則鳥去。平生握手把酒敘歡忻，肝膽吐在地。一旦急難危患，則掉臂緩趨而過，若越人視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而排陷之。❶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爲罪。

今奉符縣李緼，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升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乙夜水大至，太平之人死者五人，其一則榷酒使臣張借職也。在太平三四百家，潛被水尤苦。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纍纍隨其後，出没於水中，僅得脱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廬邸店，并其所以待歲時、佐伏臘之用凡百萬，與所藏書數千卷，盡爲水害。

緼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緼不足爲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於潛。尚更退顧其身愛惜，礙國家禁，苟逃錙銖罪，不爲潛致毫髮力，忍晏安坐視，此誠夷狄、❷禽獸之不爲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不棄，❸弛檐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也，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緼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

❶「而」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補。
❷「夷狄」，原爲空格，據光緒本補。下一「夷狄」同。
❸「棄」，原作「乘」，據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信，且與潛友厚，反顧身愛惜，乃不如夷狄、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道責之，緼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纔能借九日力，遺一囊麵，未足以解潛昏墊之災。然以今人推之，緼能不退顧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以濟夫朋友危患，是亦能以義始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網凝密，乃籠緼去，繩之以微文，寘之於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

國家本設禁，❶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爲之禁，亦或逾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緼徇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爲害必滋。義者，常也。常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無君子矣。緼爲君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也？❷緼亦不足深惜，惜夫朋友之道遂絶矣，❸天下風俗更薄矣。噫！州縣吏貪墨殘毒者滿目，曾不聞舉一人。緼奉公守法，緼持廉，緼愛民，緼有文行，緼有節義，緼孝於事親，緼忠於事上，緼信於朋友，反得罪，悲夫！

##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黄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

❶「本」字，正誼堂本在下「所以」上。
❷「也」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❸「惜」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補。

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爲黃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1]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八終

[1] 「遠」，原作「速」，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九

## 明隱

孫明復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明之者也。❶周公、孔子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生畜周、孔之道於其身。苟畜而不施，徒自膏潤肥碩而已，萬物則悴枯瘠病。而自膏潤肥碩，豈周公、孔子之道也歟？是以先生凡四舉進士，則是先生非苟畜其道以膏潤肥碩於其身，將以利天下也，潤萬物也。四舉而不得一官，鬢髮皆皓白。乃退而築居於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果，蓋有所待也。且以爲堯、舜在上，必不使賢人布褐糟糠乾餓以死，茲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禮》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謂歟！

世之浮近輩不達先生之心，謂先生隱爾，又不達隱之義，隱者當毁面汙身，杜門絶跡，與鳥獸麇鹿爲群，裂衣冠，屏飲食，棄人事，去妻子，寒則衣葛，飢則茹草。先生有一不如是，則相與謗誹喧喧，謂先生不得隱之道。且人道之大，莫大於繼嗣，故聖人重之。父以繼祖，子以繼父，孫以繼子，相繼而萬世不絶。故宗廟常血食，而四時無廢饗。古之聖人，莫如伏羲，莫如神農，莫如黄帝，莫如堯，莫如舜，莫如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茲十一聖人皆娶，所以重繼嗣。且聖人之道非它，人道也。人道非它，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不娶，則是滅父子也。滅父子，則

❶「明之者也」，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滅君臣也。夫婦、父子、君臣滅，則人道滅矣。先生娶，所謂道也。❶世之浮近者喧喧誹謗曰：「既隱矣，隱則不得有妻子，乃娶，先生於是汨道矣。」吁！先生學周公、孔子者也，苟周公、孔子皆不娶，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娶，先生何得而不娶也？先生不娶，則是滅人道也。舜爲大孝，告父則不得娶，不告父而娶，孟子是之。舜，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舜娶，孟子言是，是一聖一賢必非有差謬矣。彼浮近者，豈可與之言哉！

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若箕子隱於奴，呂望隱於釣，四皓先生隱於山，蕭何隱於吏，韓信、樊噲隱於屠市，嚴君平隱於卜。隱以遠害也，亦非如彼所謂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孔子謂長沮、桀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歟！」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先生者，有尼父之志，遭堯舜之盛，未得進用，姑盤桓山谷以待時也，非隱者也。如説之築於傅巖，公孫之牧於海上，陽城之居於中條。説終相高宗，中興於商；公孫終相武帝，丕光於漢；城終起於唐，以諫諍顯。先生之道，無少於説，而過於公孫、城，它日聖君聘而用之，吾君軼高宗而登舜矣。先生舟楫於巨川，而霖雨於旱歲矣。噫！先生豈真隱者哉！

## 賢李

予嘗謂相國李公，賢於孟嘗、平津。孟

❶「道也」，原脱，《徂徠集校記》據徐本補「道也」二字，今從之。

嘗養客三千人，平津開東閣，自食脱粟飯，推以養士，然皆不聞有賢者。相國養士，固不若孟嘗之多，平津之厚。至道、咸平以來，山東文人之傑，賈公疎、高公儀、劉子望、孫明復。在公疎，則相國師友之；公儀，則相國姻睦之；子望，則相國賓客之；明復，則相國以其弟之子妻之。公疎著書本《孟子》，有《山東野録》數萬言。公儀、子望、明復，皆宗周公、孔子。公儀有《帝刑》三篇，子望有《輔弼名對》四十卷，明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❶皆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謂魁賢大儒，相國俱收之，則相國之賢，視孟嘗、平津遠矣。

曰：「相國固爲賢矣，而明復寒餓山谷，相國推衣食以養之，可也。屈致門下，待以賓師之禮，可也。薦諸朝廷，尊之公相之位，可也。以山谷寒餓之士，不辭相國之婚，則不可。」介曰：明復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也。明復窮居泰山之陽，乾枯憔悴，鬢髮盡白。相國來泰山，見明復，曰：「『五十始衰』，又『五十異糧』，❷明其衰則養要厚也。先生五十矣，一室獨居，不幸風寒疾病，飲食醫藥，誰事左右？吾觀吾女可以奉先生箕箒，主先生醫藥。」先生起，固辭。相國曰：「吾女捨先生不過爲一官人妻，先生盛德，爲李氏榮矣！先生固辭，是先生以德自貴，陋吾族也。吾不以兩爲宰相高先生，吾雖德劣，而能知先生，亦庶幾矣。先生毋固辭。」先生退而自解曰：「宰相之女，不以妻王家戚里、貴卿少侯，予寒餓山谷，鬢髮皆白，乾枯憔悴，藜藿不充。相國於予何取？而固壻予。况予

❶「二」，原作「七」，據正誼堂本及《宋史·藝文志》（中華書局校點本）改。

❷「糧」，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粻」。

道未至於古人，直如予之道過於古人，他人誰予顧？ 相國不愛一女以妻予，古之賢者無有，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不敢辭。

先生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也。 噫！ 相國賢也，受一愛女豈爲泰？ 相國不賢也，一簞食，一豆羹，先生不受矣！

## 明孔

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予聞之周公而不見其人。 故御史中丞孔明之待明復先生，❶至矣。 以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兖州，高先生道德，每見先生，夔夔以謹，恂恂以懌，如執弟子禮。 然終日談唯堯、舜、周、孔之道，不敢及它。 先生居泰山，公兩就見於山下，作詩親書刻石，留於屋壁，歲時送衣服、肴醴、薪芻、麥稻不闕。 人言公事君、事父、事先生盡禮，其以師尊先生乎？ 在三之義，唯公備焉。

世之説公，以聖師之孫，知道蹈仁義，能讜言極諫，❷有王臣謇謇之風。 由正言至大夫，歷三諫官，又待制龍圖閣，及爲直學士，再爲御史中丞，其操守甚堅，始終不渝。 天下之論無闕，惟以公剛嚴高亢，簡於待士爲少，此爲不知公者，故明之。

## 題鄆州學壁

沂公之賢，人不可及。 初罷相，知青州，爲青立學。 移魏，爲魏立學。 再罷相，知鄆

---

❶「孔明」，各本皆同，疑誤。 據正文内容核之，爲孔道輔，事見《宋史》本傳及《孫復傳》、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一。

❷「諫」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補。

州，爲鄆立學。而罷相爲三郡，建三學，沂公之賢，人不可及。

夫水之不涸，以其有源也；木之不拔，以其有本也。學爲教化之源，仁義之本歟！爲國家濬源而殖本，公之心厚矣！

## 釋疑

故僕射孫公致政歸，月再期，以病終於家。初，公在兗州，既得請，起，西鄉謝，因泣下數行。人或謂公之請老，蓋逼乎禮耳，❶非誠然也，言公之泣有所恨矣。及公病終於家，郡士大夫籍籍，稱公飮恨而死。

吁！公逮事三朝，實侍講二后，至禮部尚書，君臣之分，可謂深矣。一旦辭去，豈能忘情邪？公泣可謂有禮矣！彼小人者，孰知也乎？且夫凡人一日相聚，一飯相樂，將去，猶踟躕不忍别，或摻裾執袂，涕流咨嗟。公豈不動心邪！而謂公云云，何厚誣也？

公家世爲農，發憤力學，起徒步，至顯位，實有知足之心。居常語人曰：「吾仕已逾素望，《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吾年及之，則請老矣。」年且六十有九，其年冬，命門人郭稹草疏三通，引年高歸，其辭激切。明年春，以三疏連上，天子不許去，詔斷來章。公既不得謝，亦不欲留，又上兩封，求守故郡，遂遷工部尚書，知兗州。雖得偃息外藩，公終以違其志，❷不樂。至魯之明年夏，復命郡人石介作奏兩本。公實康寧無病，期於必得請，託以老且疾，其辭激切，過於前疏。

❶「耳」，原作「年」，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❷「違」，原作「逼」，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秋，將奏上，會國有火災，❶不果上。明年春，遂奏入。天子察公之誠，度不可奪，乃以太子少傅致仕。奏初上，東平相國訪於郭稹曰：「孫公累章告老，果由衷乎？」稹對以平生無妄語，此之所陳，可謂誠愨。東平曰：「若然，願與孫公成此美事。」天子已下，不能奪，東平又贊之，公故得謝。

公初歸鄆州也，里中諸老縱觀。公馬上自得，喜動顏色。及三日，宴於故宅，顧謂賓友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幸得歸矣。」本末如此明著，固可以取信於人矣。而云云謂公不足而死，何厚誣也？

公通明經術，服行道義，爲世醇儒，爲國碩臣。當祥符間，上書十不可，請停西祀。在河陽，飛疏乞斬朱能，焚天書。真宗方崇大老教，迎禮方士，公屢言神仙非實，請以秦始皇、漢武帝爲戒。對今上說《論語》，至「天何言哉」，直引先朝佞臣輩作妖言、❷造奇字謂之「天書」，云：「天不能言，豈有書哉？」公之道如是，彼淺近者不知君子仕以行道，非以利禄，謂人貪寵榮、溺富貴，皆常情也。以己度人，群然謗公。予懼謗者日勝，而天下或疑，爲公作《釋疑》。

## 孫少傅致政小録

太子少傅樂安孫公致政歸鄆州，鄉老故人從觀於路，公馬上色自得甚。三日，晏郡寮於私第。樂半闋，起飲茶於致政堂，出真宗御製詩、上飛白書，客觀拜舞。復坐，公顧

❶「火」，四庫本、正誼堂本作「大」。

❷「妖」，原作「天」，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客曰：「白公有言：『多少朱門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歸矣！」喜動於外。終食，客退，留通判張駕部舜元、觀察推官石介，復於向所謂致政堂中，潔罍滌斝，別陳酒。張與公鄉里，道舊欵曲。仍顧介，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酒數行，公親舉令，命張和。諸孫皆立後，亦令繼之。曛夕，罷。明日，乘小駟，從諸孫，遊觀北園，笑語衎衎，復終日。即徧召故人鄰里，散金帛，皆厭其意。有宿負不還，悉復其券。

月餘，公感疾篤，公謂子瑜曰：「吾無身後憂，諸經傳中，吾有未了者，此遺恨爾。」初，公疾，辟暑居西廳。一日晨起，忽索就正寢。明日，呼瑜及家人總至，公曰：「今五月二十四也，辰在巳。明日當是時，吾終。」因口占曰：「致政得請歸，❶明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啓手足於正寢，禮也。是故君子謂之知命。」上三十一字，公辭也。復命瑜曰：「明日吾易簀之際，慎勿令婦人至吾所，唯汝與諸孫侍。」因復慨然曰：「所貴不死於婦人之手乎！」上九字，公之辭也。又呼其壻范曙，謂曰：「不意便至於此，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大數不足以介意。」上二十二字，公之辭也。又命瑜曰：「請石介草遺表，但敘平生感遇，勿復陳乞恩澤。」瑜能行其治命，故瑜遷中丞。❷制云：「覽遺奏之盡忠，故推恩而及嗣。」此梗槩也，餘在國史。

❶「歸」下，四庫本有小字注「上五字公之辭也」，似不以其下「明道」至「知命」爲孫奭之語。

❷「中」，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殿」。

## 兵制

夫萬物皆有制也，失其制，則反爲害也。周之制失在諸侯大，漢之制失在諸侯彊，唐之制失在將怙，國家之制失在兵驕。何以言之？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也，力弱易使也。周公始斥大土寓，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周之諸侯，矜大而不服，非諸侯之罪也，失在周公也。漢封功臣、王子弟，猶以周之制輕而地薄，又增益之。大者乃數千里，少者亦三四十縣。漢之諸將，恃彊而多反，亦非諸侯罪也，失在高祖也。開元無事日久，明皇好拓疆寓，寵幸邊臣。寵寢而心忲，故禄山叛。自禄山叛，天下兵革連年不戢，肅宗、代宗無長策遠馭，不能以法律繩下，反用寬貸，姑息藩臣。唐之將怙而好亂，非將之罪也，失在明皇、肅宗、代宗、德宗也。

國家自太祖、太宗亟用兵，故賞賚厚焉。天下既平，兵革不用，或老卧京師，或飽食塞下，或逸處郡邑，或散居亭鄣，未嘗荷一戈也，而賞賚不削於太祖、太宗亟用兵時，復且有加焉。謂國家無事而益貴我，無功而多賞我，豈非懼我乎？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兹非兵之罪也，失在謀國家者也。

周、漢諸侯之大且彊，唐之將怙，吾不復言之也。國家之兵驕不爲用，如何使之不驕而且爲用？使之不驕而且爲用，急治之恐且亂矣，持日以久，使之不滋也。持日以久，使之驕少殺可矣。驕少殺也，持日以久，使之不驕可矣。不驕則可爲用也。然則如何爲之可也？無他道也，慎擇主帥，不時無功

勿賚焉。苟有猖獗叫呼、摇朝廷者，盡孥戮之，倖望之心息，而僥覬之路絶，如是以鋤之，❶自不敢驕矣。無如明道半年四肆赦而六特支，苟務姑息而愈驕。❷前年聞府州欲賊殺，❸去年聞魏害官吏，今聞單父輒奪兵甲，故作《兵制》云。

## 養説

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噫！養薄所以責其厚，養厚所以責其薄，君子之設教也，有心哉！夫德厚而養從之，則養居後焉。養厚而德從之，則養在先焉。養之後與先，皆要之於德而已矣。《易》之《頤》曰：「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夫養以要夫德，所養正也。德而後從養，自養吉也。古之人厚，不以薄而居其厚，故養薄焉。今之人薄，不以厚則不能敦其薄，故養厚。而養之意深矣。

## 記永康軍老人説

永康老人爲予説：今三司副使、工部郎中劉公隨，祥符中爲永康軍判官。受職之三日，當躬謁諸祠，輒遺去吾先聖。且言先聖不在永康祀典，從來舊矣。公則首詣之，至其廟庭，既湫隘蕪穢，復爲邑人任惟翰從王

❶「如是以鋤之」，原缺，注「缺五字」，據正誼堂本補。四庫本作「有驕者則鋤之」六字，光緒本作「自□□鋤之」。

❷「愈驕」，原缺，注「缺二字」，據四庫本補。正誼堂本作「預郊」。

❸「欲」，原缺，注「缺一字」，據正誼堂本、光緒本補。四庫本作「相」。

中庸請，射其祠內地，將作居舍。公親移文，責其有司。樓店務也。文曰：「國家誕敷文治，欽奉聖師。故曲阜舊堂，近歲親臨於詔蹕；成均行禮，每年咸命於上公。一昨奉睿謨，別加徽號，是以申命列郡，祗肅嚴祠，潔牲牢玉帛之羞，制籩豆簠簋之器。當軍廟貌雖設，堂皇且卑。顧茲庭筵，亦甚湫隘。將欲增修廊廡，敞闢閈閎，必使人序有倫，繪素無闕。俾游、夏之外，攝齊盡列於師門；服、鄭之徒，配享咸尊於祀典。則有內通函丈之地，外連數仞之墻，當仲由鼓瑟之門，爲封人請見之所。儻容占射，俾出課租，有傷善教之文，不便上丁之禮。」遂復奪其地，廣其廟，高明顯敞，使蜀人知有聖人。

蜀人生西偏，不得天地中正之氣，多信鬼誣妖誕之說。有灌口祠，其俗事之甚謹，春秋常祀，供設之盛，所用萬計，則皆取編戶人也。然官爲之聚斂，蓋公私受其利焉。民苦是役，過於急征暴賦。公曰：「聰明正直之爲神，彼果能神，則是既聰明且正直也。豈有聰明正直之神，椎剝萬靈之膚血以爲己奉哉？果不能神，又何祀焉？」遂止之。

永康舊無井，賴而食之者，導江而已。冬則江水凍涸，人去永康城二十里，就有水而取資焉。其艱也如此，人以是飲食不時，或生疾多死，亦無以養馬牛，畜雞豕。城中苟火發，焚公帑，害儲廩。假如焦丘滅都，何方得一勺水灑之？永康尤以此爲患。公亦患之，默思所以導水利。有魚鳧山，俯永康城，山下出泉，進則困險，退則閡山，未知所適。公屣步登山，親視之，周爰經始，潛得其術，遂導水入永康城。水於是足用，民於是不乏，愈汲愈生，取之無竭。儻魚鳧山朽，泉源絕，水之利當歇。不然，至於千萬世而無

窮伏也。

岷、沱與馬騎江合，則成都與屬郡十三縣皆被害。時未相合者，尋尺之地爾，公獨危之。於是謀防之，功未就，公遭逐去。公雖非罪逐去，曾不自理，猶以危成都與屬郡十三縣，於公家之事爲不了。後倅成都，卒就其功。成都與屬郡十三縣，遂無虞矣。

永康西與蕃夷接，[1]四海一統，夷夏相通，蕃人之趨永康市門，日千數人。道出西山，折盤峻極，上見青天，下臨深淵，夷夏同苦之，則爲闢西山之路。一日巉巖險絶，削爲砥路。往來行李，安如坦塗，夷夏同受其福。

永康在國之西垂，既僻且陋，去朝廷聲教遠，其民不知有憲法律度，能繩大姦酋猾，畏豪强兼并之家，如被制服奴使，奪其土疆，暴其妻妾，不敢與争，亦不知有理所。公到數月，威德大行，彊宗不復凌弱暴怯。民或有跳出山谷中，敢直入衙門，趨廳前號冤哭枉者。自是豪人斂迹，民得所養。導江出一人死罪，入一人死罪，公收入獄，劾得其情。本路轉運使李士衡庇導江令，爲極力救之，公不許，卒正其罪。

國家嘗大酺，而永康屠羊豢豕之家尤苦其役，蓋官以峻刑急責而强取其利。頃嘗有輸家既匱，無以供上，苛吏逼之，至鬻愛女以償者。及是復酺，公先告屠人，出公帑錢平易之，是年屠人樂輸。公初出帑中錢也，有司執之，以爲不可。公斥去，獨行，後朝廷亦不問。公來成都，[2]是吏請於公，願聞其説。

[1]「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下三「夷」字同。

[2]「公」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公曰：「國家大酺，布德澤、流愷樂於萬民，反苦民以取充，非聖君之意也。」吏拜服而去。永康肉斤五十，向時官給二十五，公給五十，故人樂輸。

永康舊無城壘，歲配鹿角寨，吏緣爲姦，民如被盜，且多火災。公到，自署四圍達於衢兩畔暨倉廩營舍，悉使樹楊，如櫛比焉。❶樹長枝葉相蔽，一以禦火，一以爲寨，故永康至今賴之。寒食，所司科民具鍬钁，公科民斫官山木爲之。一日，公出城，見雙樹俱高五六十尺，其枝幹修直，甚可愛，公賞之移時。徐有叟拜於樹下，且曰：「此樹年年遭人擢爲鍬钁木，老夫則以十數緡贖之，❷計已輸錢百餘緡矣，獨今年獲免。」

公忤李士衡指，誣以不練事，邊人不安，逐去。公既去，本路轉運使與提點刑獄相次按俗至永康，有蕃人數千人，跳出市中，持馬轡，不得行，且大呼曰：「我劉父何處去也？還我劉父則已！」慰勉之，方肯去。本路具以聞上，公始得洗。先是，蕃人歲來永康市馬，永康人輒欺之。公則待之以信，復爲開西山路，故蕃人懷之。

老人語未既，淚隨睫下。魯國石介聞是說，起而舞曰：夫嚴先師廟，尊聖人也；斥灌口祠，罷淫祀也；鑿山通井，設防欄江，利萬世也；去猾姦，勇也；綏鰥獨，義也；辨枉獄，明也；拒豪勢，强也；安居人，息鍬钁，樹楊開路，可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噫！蕃人性獷猂難服，頑梗不化，❸公能懷之。公之道用於天下，則其何如也！永康之政，老人之說，不敢墜。他日送於史官，請書《循吏

❶「櫛」，原作「柳」，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❷「十數」，四庫本、光緒本作「數十」。
❸「梗」，原作「説」，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傳》首。

## 趙延嗣傳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强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怙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强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檐，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

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舍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婚，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况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

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

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顔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凛焉，其行義卓焉，與顔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九終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

##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

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鄉射，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宫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税，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鄉射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宫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税，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

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於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紂滅商道，武亦受命，克承湯烈，故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於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

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故。❶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群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❷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温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禹、湯與文、武，❸導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正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❹乃齪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❺貴乎易行；孜孜舉夫

❶「故」，原作「國」，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❷「與」，原作「於」，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❸「禹湯」，原作「湯禹」，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❹「高皇」，四庫本作「高皇帝」，正誼堂本作「高祖」。
❺「王」，正誼堂本作「五」。

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慚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

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何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 漢論　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

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乎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

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强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並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鄉射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爲漢之民，爲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已漓澆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

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

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❶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强已

❶「姓」，原作「性」，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並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内畜嬪侍，外躭畋遊，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爲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❶外也；中國，内也。天地爲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禮樂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婚祭祀所自用也，縗麻喪泣所自制也，果蓏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其俗皆自安，相易則亂。❷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俯觀於地，則九州分野在焉；中觀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在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内，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亂於上，地理易

❶ 二「四夷」，原爲四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 「東方」至「則亂」凡六十五字，原缺，據光緒本補。

於下，人道悖於中，❶國不爲中國矣。

聞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龐眉名曰「聃」，❷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易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之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雖然，中國人猶未肯樂焉而從之也。其佛者乃説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遊則升天堂矣，否則擠地獄。」其老者亦説曰：「我長生之道，不死之藥，從我遊則長生矣，否則夭死。」且爲人，❸有爲耒耜以使人農也，爲《詩》、《書》以使人士也，爲器材以使人工也，爲貨幣以使人商也。臣拜乎君，弟事乎兄，幼順乎長，冠以束乎髮，帶以繩乎腰，履以羈乎足，妻子以待乎養，賓師以須乎奉，縗麻喪泣之制使人爲哀，禋祀祭享之位使人爲孝。爾之勞也如是，我皆無是之苦。」於是人或懼之，或悦之，始有從之者。既從之也，人則曰：「莫尊乎君父，與之伉禮，無兄以事也，無長以順也，無妻子以養也，無賓師以奉也，無髮以束也，無帶以繩也，無縗麻喪泣以爲哀也，無禋祀祭享以爲孝也。中國所謂士與農、工與商者，我皆坐而衣食之，我貴也如此。」故其人歡然而去之也，靡然而趨之也。噫！今不離此而去彼，背中國而趨佛、老者幾人？

或曰：如此，將爲之奈何？曰：各人其

---

❶「是悖」至「悖於」凡二十字，原缺，據光緒本補。
❷「聃」，原作「躭」，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❸「爲人」，四庫本、光緒本作「又」。

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廬其居廬，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是而已矣。則中國，中國也；四夷，四夷也。❶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❶「人或曰」至「四夷四夷」凡六十八字，原缺，據光緒本補。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 季札論

夫殣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

噫！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提民塗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子，天下之大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堯、舜、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兵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自爲君，武王又以臣伐紂而自爲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至正而傳乎賢，❶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篡弑其君者，❷故諫武王，餓死於首陽。❸噫！夷、齊非苟義也，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吴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知保其先人之國則爲孝，覆絶其先人之祀則爲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絶矣。

❶「至正」，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之命」。

❷「而將有」，原缺，注「缺三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武王餓」，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於馬前」。

天子争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弒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於諸樊。噫！季札非苟讓也，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也。且非夷、齊，則後世弒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弒父繼轍矣。

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爲孝，孝之末也，全一國以爲仁，仁之小也。❶與其奉先君已没之命，孰若存先君未没之教；與其全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後世篡弒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能周知之？故孔子稱伯夷、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吴之習禮者也」。

## 伊呂論

人稱之曰伊、吕，以其道相近、心相合、功相同也。❸余以謂伊、吕之功則同，其道、其心則有異者。

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在畎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將必亡而遂棄其國，❹五往就之，❺見其君，進其説，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

❶「小」，原作「本」，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故」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心相合功相同」，原作「心 一出功」，並注「缺二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補正。
❹「將」上，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有「國」字。
❺「五」，原作「吾」，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説，晏安坐於磻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吕望之心也。

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終歸於湯。而放桀滅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之塗炭，然後歸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及於此乎？君暴虐於上，民塗炭於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以匡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於文王，佐武王伐紂滅商。❶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説，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説之不行？直棄絶之，望之心不若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伊尹之道萬分之一。❷紂有悔亂改過之心，❸以望爲太公，黜其惡政而從於善，❹湯之社未遷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 憂勤非損壽論

《文王世子》，鄭康成注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余謂憂勤所以延年，非損壽也；安樂所以損壽，非延年也。

若曰「憂勤損壽」，則自堯、舜、禹、湯，皆憂且勤。四凶在朝，丹朱不肖，堯不憂乎？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分命羲、和，平秩四時，堯不勤乎？堯壽一百二十歲。父頑、母嚚、象傲，舜不憂乎？

❶「佐」，原作「及」，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之一」，原缺，注「缺三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紂有悔」，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補。

❹「而從於」，原缺，注「缺三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慎徽《五典》，時敘百揆，考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巡四嶽，舜不勤乎？舜壽一百一十二歲。洪水九年，父鯀殛死，禹不憂乎？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勞身焦思，啓呱呱而泣，過門不入，禹不勤乎？禹壽百歲。夏桀敷虐，萬方罹其荼毒，湯於是乎東征西夷怨，西征東夷怨，自葛凡十一征而天下服。❶既即位，旱七年，則翦爪以禱於天，❷湯不勤乎？湯壽百歲。周公作《無逸》：「殷王中宗、❸高宗、祖甲，不敢荒寧。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躭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❹是知憂勤延年、安樂損壽明矣。

康成以爲「文王以憂勤損壽」，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湯者三歲，豈爲損壽乎？又謂「武王以安樂延年」，且武王繼父之事，受天之命，順人之心，與八百諸侯同伐紂，以生萬民，以啓天下。天下有一夫横行，武王則羞，爲安樂乎？康成之妄也如此。

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身者，匹夫之情也。心憂乎天下，則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無自入也。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無自入，則情性安而血氣盈。情性安、血氣盈，則壽命固矣。樂在乎一身，則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有自入矣。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入，則情性亂而血氣耗。情性亂、血氣耗，則壽命夭矣。嗚呼！如康

❶「凡十一征」，原缺，注「缺三字」，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禱於天」，四庫本、光緒本作「爲犧牲」。
❸「殷王」，四庫本、光緒本作「亦曰」。
❹「三四」，原作「四五」，據光緒本改。

成之言，其害深矣。

後世人君以謂安樂延年也，則盤樂怠傲，❶躭於逸樂，湎於酒，淫於色，連宵奏鐘鼓，竟日不視朝，曰「安樂可以延年」。以謂憂勤能損壽，則怠於庶政，弛於萬機，天下將亂而不之恤，❷生民甚苦而不之顧，朝廷隳壞而不之省，宗社覆亡而不之慮，曰「憂勤懼其損壽」。東漢而下，至於魏、晉、梁、隋、唐、五代，其人君皆躭於逸樂，荒於酒色，敗德失度，傾國喪家，壽命不長，享國不永者，康成之罪也。康成之言，其害深矣。

## 牛僧孺論

唐文宗皇帝既承父兄奢弊之餘而踐阼，❸孜孜政道，有意貞觀、開元之治。一日，延英對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宰相僧孺對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❹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乎？」旬日間，三上章請退。

悖哉！僧孺之不忠也。伊尹恥致其君不及堯、舜，魏文公願爲臯、夔。夫湯與太宗，又豈本有堯、舜之資材？以伊尹、❺魏文公致之，遂如堯、舜焉。吾觀文宗，夙夜勤

❶「盤樂怠傲」，四庫本、光緒本作「盤於遊畋」。
❷「恤」，四庫本、光緒本作「憂」。
❸「而」字，原脱，據四庫本補。
❹「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❺「材以」二字，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無。

治，身履恭儉，英智聰睿，有聖人之資。僧孺若以堯、舜之道輔之，必爲堯、舜矣。若以帝皇之道語之，必能行帝皇之道矣。凡人臣以道事君，竭己之才以致於君，惟恐君不能行。盡己之道，竭己之才，以致乎君，君不能行，猶晝夜孜孜，夙夜勉勉，左輔右弼，庶幾行之。僧孺何嘗以堯、舜之道語其君，文宗何嘗有聞道而不能行者？而僧孺遽止，僧孺不忠也。且君可以爲開元之君也，則以開元之政啓之；君既能爲開元之政也，則以貞觀之政啓之；君既能爲貞觀之政也，則以三王之政啓之；君既能爲三王之政也，則以五帝之道啓之；君既能行五帝之道也，則以三皇之道啓之。❶然后致其君，卓然在於羲、軒之上；躋其民，沛然納乎仁壽之域。此不爲盛乎！直指太和之間，謂之太平，可嗟矣！

夫唐自天寶以後，藩臣屈强不順，中官驕悖撓權，況文宗承穆宗、敬宗之後，履長慶、寶曆之亂，四海奢弊，彝倫攸斁，萬幾隳曠，庶政不緝。當時，中官王守澄用事，纖人得進。幽州軍亂，方逐其帥。成都失守，復陷於蠻。而又姦黨群行，申錫遭禍。❷構興兵亂，李濟被害。❸疾疫相淫，民罹夭傷。水旱仍臻，歲數凶歉。而僧孺謂「四夷不至交侵，❹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不亦面欺其君矣？❺復且怨君責成於己，輒旬日三上章求退，其悖亦甚矣！人臣之禮，固如是乎？

❶「皇」，原作「王」，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禍」，四庫本作「構」，光緒本爲小字注「御名」。
❸「構興」，四庫本、光緒本作「興元」。「濟」，光緒本作「絳」。
❹「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❺「矣」，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乎」。

噫！其後鄭注干政，李訓亂國，邪謀得行，狂狡並進，太和之治不及貞觀、開元之太平，過在僧孺也。惜乎文宗，有君而無臣矣！悲夫！

## 周公論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説相高宗，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舜、禹、益、伊尹、傅説乎？

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傅説勤且勞，復何爲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時方在襁褓之中，❶知成王果聖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覆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爲周公者不得不然也。❷舜、禹、益與伊尹、傅説，所相君、所逢時異也，孰謂周公之德不及邪？

噫！余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成王嘗刻桐葉以爲珪，戲以賜唐叔，周公即入賀。成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國封唐叔。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

❶「時」，原作「成」，據光緒本改。
❷「爲」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矣！成王爲戲言以國封人，成王復敢戲乎？戲且不敢，敢荒寧乎？敢逸豫乎？敢侮傲乎？敢惑亂不道乎？敢驕淫無禮乎？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

唐柳宗元以謂唐叔小弱弟，不當封，「周公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不達周公之心也已。

## 王爵論

古者聖人之立制也，爵禄有差，衣服有章，車旗有數，宫室有度。上不可以偪下，下不可以擬上，所以防夫僭奪而塞貪亂也。

三代天子稱王而已，夏曰禹王，商曰湯王，周曰武王、成王、康王，西伯猶追謚爲文王。三代諸侯無稱王者。崇親勳，强根本，莫大於周公也，太公也，皆不封王。晉、鄭、曹、衛、陳、蔡七十餘國，其爵公、侯、伯、子、男而已，亦無稱王者。周衰，諸侯驕侈，吴與楚始僭而稱王，然爲聖人夷之，❶稱曰「人」，稱曰「子」，亦不稱爲王。周益下削，諸侯皆自稱爲王，斯蓋衰微之世，臣强君弱，竊號爲王也。

漢興，襲亡秦之弊，喪三代之制，高祖初王而自稱曰「皇帝」，功臣子弟或封爲王，故有齊王、有吴王、有楚王、有韓王、有梁王、有荆王、有代王、有燕王、有淮南王、有膠東王、有膠西王、有濟南王、有菑川王、有衡山王，皆稱王者之號，行王者之禮，衣服制度，車輿宫室，竊擬於王，於是僭奪之心生而貪亂之志萌。故吴、楚七國連兵稱反，韓、彭、英、盧相繼叛亂，大者族，小者誅，功臣子弟，罕有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全者，由亡古之制也，由上誘之爲亂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爵稱也；器者，車服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小人乘王者之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後世宗室相殺伐，諸侯争亂不能勝止，可哀也哉！

## 陰德論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

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佑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

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

有罪而罷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百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之而無窮矣！

## 水旱責三公論

漢以水旱責三公，後世論者兩出。一以爲三公燮理陰陽之官也，責是；一以爲水旱繫於君，不當責三公。予謂二者皆有偏也。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

夫君者，天下之治無不統主，其大者，天地陰陽也。在堯則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在舜則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人君，統治天地陰陽者也。三公，佐人君以燮理天地陰陽者也。天地陰陽之道與政通：政道序，則陰陽之道序；政道忒，則陰陽之道忒。天地陰陽序而風雨時，天地陰陽忒而風雨不時。若然，三公與君同體也。政道得，風雨時，君、三公同享其利；政道失，風雨差，君、三公同當其責。以水旱責三公，不專於三公也。天譴於君，君惟當惕懼修德，改行厲善，以答天譴。君責三公，則有罷免。若時水旱，君則罪己，三公則免，皆不能逃其責也。彼責專三公，三公佐君以燮理天地陰陽者也，佐者且得罪，君可坐視災譴，晏然安樂，曰：「彼三公之責也，吾何與焉？」是引君於荒且怠矣。彼責專於君，三公佐君燮理天地陰陽者也，君則惕懼不敢安寧，三公乃申

中廟堂，飽食宴坐，曰：「彼君之責也，我何與焉？」是接臣於驕且慢矣。荒與怠，政疵厲也；驕與慢，國殃災也。若時水旱，君則罪己，三公則免，予之説長。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終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 上范中丞書

五月九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聞新除中執法乘疾置趣歸闕，且過於鄆，走僕夫持短書數幅，❶見長旌大旗至，❷則以書跪於馬前，而宣其書中言曰：

今天子命河陽舊相李公入平章中書事，命青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爲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洽矣，三靈之心協矣。聖主聰明，一朝獨運於萬機之上，沛然發乎宸慮。既已於四月十七日，天子憲法行，革近朝敝政七條事，又於二十一日，罷八御藥官，思掃除頹風，一新庶政。乾坤上下，日月寰海，莫不清潤。乃躬引忠鯁亮直、恢閎博達之士，一立於巖廊，以和天下之政令；❸一領於中司，以持天下之紀綱。

夫巖廊之上，政令所出，政令一不善，則天下無政令矣。中司之任，紀綱所在，紀綱一不正，則天下無紀綱矣。内外官府百餘局，唯中書、憲臺爲天子腹心耳目，爲朝廷總領，爲天下都會。國家官人千數員，宰相、中丞執天子憲法，❹行天子誥命，布天子教化，故天子特重其任。《周禮》有太宰、小宰。太宰則今之宰相也，小宰則今之中丞也。所以

❶「短」字，原在「僕」字上，據正誼堂本改。
❷「旗」，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旆」。
❸「和」，正誼堂本作「出」。
❹「中」，原作「忠」，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黄扉青鎖，坐而論道；絳服白簡，會常專席。蓋以嚴其地也，尊其人也，示百寮不得而並也，衆人不得而爲也。惟主上英智神武，睿略雄斷，能任人不疑，外取賢傑以自輔相。惟相國耆德宿望，忠誠正氣，能耐久不變，終升大輔。惟中丞大節直道，危言敢諫，能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人神上下，胥相協慶，窮天之垠，合億萬口，并億萬心，如一心，如一口，無一人異辭者。

初，成命出，士走諸朝，吏走諸府，商走諸市，農夫走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鼓舞歡欣，騰躍道路，曰：「天地久不序，陰陽久不和，風雨久不時，寒暑久不節，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調乎？淫靡蠹人文，佛、老害正教，興作奪農時，土木耗民財，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救乎？刺史多輕授，縣令多非人，良直多沉埋，❶奸贓多旌擢，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闢乎？中貴人黨盛千餘年，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出入内外，權傾四海。天子之命，不出於軒墀之上，而出於房闥；天下之政，不出於廊廟之間，而在於閹寺。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禁乎？歲旱久不雨，螟蟲久爲災，天下民阻飢而且將死，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食乎？」鰥寡惸獨不能自養者，怯懦困窮不能自存者，聞之，曰：「我其爲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生乎？」窮海之隅，荒山之徼，覆盆之下，日月有不照臨者，聞之，曰：「我其爲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提乎？」天子之明、之聖，擬於堯、舜，侔於禹、湯，過於文、武。相國、中丞之功、之德，格於皇天，被於四海，暨於草木蟲魚，故能感於人心，懷

❶「沉」，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泥」。

於民情，壯偉哉！以相國、中丞同德協心，左右我聖天子，天下太平，可延頸翹首而待也。

唐太宗得房、魏，明皇得姚、宋，故李唐十八世三百年，❶獨貞觀、開元爲太平。以我聖天子，亦唐太宗、明皇也。以相國、中丞，亦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也。豈知明道不爲貞觀、開元乎？閣下無曰「吾位爲中丞，致太平，宰相之事」。閣下雖則中丞，天子之任閣下也，以宰相；天下之待閣下，以其中丞行宰相之事乎！況主上注意，天下屬心，踐登公槐，正位巖廊，❷在旦暮矣。惟相國、中丞爲天子、爲天下致太平焉。且夫聖人乘運，運乘氣。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爲真運。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故其君爲明君，臣爲賢臣，民爲良民，百物無札瘥夭傷，陰陽順序，風雨時降，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植，不有變怪。蓋至正之氣行於天地間，東西南北，中央上下，無容髮隙，妖孽惑邪之氣無自入矣。有毛髮之隙，容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正，必有聖人乘之而王，聖人必有賢人起焉而輔。黄帝之六相，唐堯之舜、禹，有虞之十六相，湯之伊尹、仲虺，高宗之傅説，文王之太公、閎夭，成王之周公、召公，漢祖之蕭、曹，光武之耿、鄧，唐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應期運而生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各從其類。今天子乘正氣而王，今相國、今中丞逢真運而生。聖賢符會，千載旦暮，在此時

❶「三」，原作「二」，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廊」，原作「廟」，據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也。惟相國不以十三四年處顛危困躓，變其前節。惟中丞不以三四年間取華塗顯仕，充其素量。直以得真主、逢真運，如舜、禹十六相佐唐、虞，伊尹、傅説之佐湯、高宗，太公、閎夭、周公、召公之佐文、武、成王，房、魏、姚、宋、裴度之佐太宗、明皇、章武，俾我聖天子六五帝而四三皇，太平之基丕丕，與高天厚地而比崇，永三靈之心，四海之望也。文中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而待也，傾耳而聽，拭目而視。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大熙之後，❶而君子息心焉。」今區域混一，文軫遐暨，聖天子春秋鼎盛，盛德日新，天下傾耳拭目，日以待堯、舜之治，斯亦常制可作之時也。相國、中丞當竭王佐之才，罄忠臣之節，以副人主急太平之意，符天下傾耳拭目之望，無如太康之際，帝制遂不克振，使天下君子息心耳。

介生二十九年，在貧賤寒餒中，胸臆鬱鬱，不得舒散。一旦見聖人龍行雷動於六合之上，賢臣躍起雲會，耳目如豁聾瞽，心意如祛積滯，踴躍奮悚，不能制其喜，以筆盡寫胸中事，布之於旌麾下。擯焉納焉，惟命。不宣，介頓首。

## 上郭殿院書

百拜獻書於殿院執事：天聖末，太后出閨闥，坐軒墀上，手握天下柄，恩威刑賞自己出，宰相百官重足屏息，不敢動，充員備位而已。恩厚宗屬，禄賞過差，惟器與名，假於厮

❶「大」，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太」。《中説》（《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作「永」。

役，非勳非德，濁亂品流。宰相不能復持其綱紀，輒以太祖、太宗、真宗三世之成憲弛之。憲臺四御史舉其職曰：「天下綱紀既不在宰相堂，則當在吾府。宰相既弛之，吾屬又不能持之，賞罰其誰明？名器其誰正？天下其誰屬？朝廷其誰倚？我太祖、太宗、真宗之垂法遂隳矣。」乃削牘公車，請於上前，言直意切，觸龍逆鱗。宮中赫然震怒，迫責逐出，以暴露其過。天下想望四御史風采，頌歎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進，復以直道退，得所退矣。」

今年四月一日，皇帝始親決萬機，革故鼎新，萬物皆觀。乾行雷動，六合聲聞。既已革近朝弊政七條事，又罷八御藥官，思與天下潔濯，洗然清明，端正治本，建隆皇極。以河陽舊相李公，先朝元老，四海具瞻，乃召歸中書執政事；以青州牧、天章閣范公，忠亮骨鯁，本朝名臣，乃引入御史府爲中丞；以河北轉運使李公，剛簡直烈，周行正人，乃延登御史府知雜；以陳州通判范仲淹，敢言極諫，縉紳端士，乃擢在諫署爲諍臣。又還四御史，以起廢滯，以旌良直。太平之政，赫然以新；三王之風，延頸可待。天下復想望四御史風采，歎頌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退，復以直道進，得所進矣！」

惟四御史天資忠直，魁閎偉傑之氣，應時運而生。當太后朝，能烈烈持綱紀，爲國家盡死節，擯斥千里外，頓挫摧辱，幾至死而曾不避。信忠誠亮節，貫白日矣！今人主聰明神聖，英威睿武，增諫員，廣言路，黜憸人，用壯士，任人不疑，聽納如流，諫者不懼，言者無罪。《傳》曰：「邦有道，則危言危行。」御史今得其時也。朝廷復有遺、有闕，待他人拾之、補之乎？待他人拾之、補之不盡，

其責他人乎？盡在於御史矣。夫百鍊不耗，良金也；千里不跌，良驥也。夷險不改其操，窮達不易其行，真賢人也。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唐元相微之初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授監察御史，劾奏東師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卒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分臺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軍孟昇死，❶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擅械繫人，❷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訴。積或奏、或劾、或移，皆舉正之。聲名揭然，聳動內外，風望凜凜，天下延想。既爲權臣所擠，黜江陵，徙通州，移越州，凡八九年復歸朝，忠骨轥爲佞氣，正色揉爲諛容，乃變節從權，附離以媒身事。雖得進用，姑齪齪自保，卒不能復建嘉謀、立奇節，以裨國家。君子鄙之，史臣譏之，萬世之下，爲後人賤。其得幾何？其失幾何？御史其初既能蹈元之躅，其終無復躡元之迹。

君子曰：「不欺闇室。」又曰：「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今天下傾耳拭目以觀御史之舉。朝廷之上，一言出，一善布，天下聞之，天下見之；一言失，一善廢，天下伺之，天下窺之。其欺豈特闇室也？其指、其視豈特十手、十目也？惟御史能有其初，能有其終，社稷幸甚，四海幸甚。不宣，介頓首。

❶「孟昇」，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使」。
❷「擅」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唐文粹》及《昌黎集》，❶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❷次者正百度，敘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

今之爲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彫鎪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闕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止。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欽明文思。」❸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闕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自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漬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臂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革之者乎！

唐之初，承陳、隋剥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氣質叢脞，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逮章武皇帝負義、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戢定海內，刮疵剔瑕，乾清坤寧，

❶「唐」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❷「浸」字，原缺，注「缺一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欽」，原作「聰」，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尚書·堯典》（阮刻《十三經注疏》本）改。

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烜。❶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唯鄭、衛逌灃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爲之世《雅》、《頌》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十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爲。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灝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

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烈，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綷織章句，❷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爲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爲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聳筆，窮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於天下，以爲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寖

❶「烜」，原作「潤」，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綷」，四庫本、正誼堂本作「組」。

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唯先生能，先生無與讓。

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緼奧，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皋、夔之才，伊、吕之志，周、孔之道，❶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其洽矣；施之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禄，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訏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虚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虚生也。存厥道於億萬世，迄於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爲乎？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爲，則請先生爲吏部，介願率士建中之徒爲李翺、李觀。先生唱於上，介等和於下；先生繫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掎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兹萬百千人之衆，革兹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爲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己，不得而讓也。今

❶「孔」，原作「公」，據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也道實在於先生，先生豈得讓乎？

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 上杜副樞書

九月十二日，奉高大夫走人叩山扉，❶疾叫稱賀曰：「京兆尹杜公拜樞密副使，凡在海寓之內，魚蝦之細，草木之微，猶且慰喜，吾曹衣冠之流，視魚蟹草木爲靈，號有智識，宜知杜公之賢能材美。天子聰明神聖，知人不疑，擢在樞輔，將以富壽生人，萬世鴻業，敢不賀？」

介既聞，驚起盥漱，具冠帶，頓首西望，拜曰：「吾聖天子睿武濬哲，在黃帝、堯、舜、禹之上，能自得賢人而任之，宜禄宜壽，宜有天下萬千年。我公魁礧骨梗，純忠大節，有夔、龍、周、邵之姿，能自得明主而佐之，宜康寧，宜祺福，宜翊輔聖天子萬千年。君堯臣夔，千載同時。」既又西鄉再拜，賀曰：「公昔爲御史中丞，以去咎應不在己，❷悵然有恨色。公今職筦樞機，位亞台宰，可以舉賢矣，可以去不肖矣。天下之賢者進矣，不肖者退矣。」又，公與故曹諫議修古、鞠天章詠、劉待制隨、李龍閣紘、❸孔給事道輔爲友，且同道。自曹而下五人，皆足不得踏兩府門下而死。雖履歷清塗，踐更劇任，嘉謀嘉猷，匪躬之節，稱於君子，書於國史，尚未得罄輸其忠而大行其道，齎志以没地下，❹啣恨於九泉。不

❶「走」，四庫本、正誼堂本作「遣」。
❷「去咎」二字，原缺，注「缺二字」，據四庫本補。正誼堂本、光緒本作「去文」。
❸「紘」，原作「兹」，據光緒本改。
❹「下」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獨五人者以爲恨，朝廷天下亦爲五人痛之。痛五人者，道不大行也，痛天下之人被福澤之淺也。惟公康寧壽福，優游大僚，得至於兩府。是五人之道，盡行於公矣，伸五人之志，釋五人之恨矣。不獨朝廷天下受公福澤，五人實懽舒快喜於泉下矣。二者又重爲公之賀也。

噫！❶然難逢者時，難得者位。道至艱也，可以學之而至。時與位，非力能致也。古聖賢急行道，逢其時、其位，不待終日而誅者，懼時之亟去而位之亟失也。故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不待八日、九日而誅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九日不失位也！此聖人行道之心至矣！得一司寇，猶區諸侯之國，❷且舉大惡而誅之。噫！司寇，小官也；諸侯，列國也。位輕國小，不足以行道，道行不出千里。今公爲天子柄輔，親在宥密，位足以行道，道行足以及天下、被萬物，非少也。公於此時，宜副天子注任之意，酬昔日中丞之心，舒曹、孔五人之恨，舉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之事，則外不尸君寵，內不孤己志，近無憾亡友，遠不負孔子。介不任拳拳之心。介再拜。

## 上張兵部書

介嘗讀《易》至《序卦》曰：「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以復。」斯文也，剥且三百年矣，❸剥之將盡，其終必有復。何者？❹昔堯、舜、禹之道剥於癸，天受之湯，

❶「噫」，四庫本、正誼堂本作「雖」，與下「然」字連讀。
❷「猶區」，四庫本作「區區」，光緒本作「猶屈」。
❸「百」，原作「十」，據四庫本改。
❹「終必有復何者」，原作「黨朋進不已」，據四庫本改。

堯、舜、禹之道復；湯之道剥於受，天受之文、武、周公，湯之道復；文、武、周公之道剥於幽、厲，天受之孔子，文、武、周公之道復；孔子之道始剥於楊、墨，中剥於莊、韓，又剥於秦、莽，又剥於晉、宋、齊、梁、陳五代，終剥於佛、老，天受之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孔子之道復。今斯文也，剥已極矣，而不復，天豈遂喪斯文哉？斯文喪，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見矣。

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於斯，未嘗不流涕横席，終夜不寐也。顧己無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復斯文，其心亦不敢須臾忘此。惟執事憐之！不宣，介頓首。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終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不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工於幽州，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距四海。成王幼弱，周公踐祚，制禮作樂。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王道失敘，禮壞樂崩，三綱將絶，彝倫攸斁，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删《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簒漢，道斯潛矣，❶揚雄作準《易》五萬言、《法言》十三章而章之。晉、宋、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毁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教，蠹損中國，吏部獨力以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太平；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闢，孔教行；《法言》修，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乂。是知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

唐季之荒頓，五代之欃槍，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唐之不朝，并州之未貢，太宗傳檄而賓之。真宗修其制度，明其法律，章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陛下守

❶ 「潛」，正誼堂本作「替」。

之。制度則修矣，❶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矣。

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焕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❷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敘九疇之數，

❶「則」，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既」。

❷「職」上，原缺，注「缺一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删。

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内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

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❶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本，雕鎪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敘？内外何由别？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爲今之時弊也。

曰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賢弼哉！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尸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興神悚，則天不知其變。如藝祖之武，如太宗之英，❷如真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爲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時惟幾，裁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乎逾時。天下有士，心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之使施

❶「象」下，原有「也」字，據正誼堂本、光緒本删。
❷「太」，原作「神」，據光緒本改。

力焉？

竊見鄆州鄉貢進士士建中，其人孜孜於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晦之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行也。仲塗没，晦之死，加之公疎繼往，子望亦逝，斯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栖栖鄉閭間，父母旨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有明君倡之，賢弼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響而傳之天下，❶匪朝伊夕，聲充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未之有也。以今百數十年之弊，彫刓元化之文，傷亂風教，莫斯之甚。閣下一日能救之，則閣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孟、揚雄、文中子、吏部並美，閣下幸留意焉。

噫！建中其天下賢乎！豈止於文而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進退，審出處，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過服義，閑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芥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慎，不屈權貴，不畏强禦，如復孝廉，建中其首當之。

介嘗與之遊，入齋中，竊見其文十篇，❷皆化成之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德之貴，則有《壽顔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聖人之言，辨注者之誤，則有《畏聖人言論》；❸舉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遺近趨遠，則

❶「而傳」，原作「傳而」，據正誼堂本改。
❷「見」，原作「得」，據正誼堂本改。
❸「人」下，正誼堂本有「之」字。

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察姦除惡，則有《蕎辨》。今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盡寫看，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

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特召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萬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爲國家惜之。伏惟閣下特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且昧也；建中至單薄也，至眇小也；閣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薦至單薄、至眇小於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矣？蓋知建中之深，今走天下求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敢逃僭越之罪，直冒大賢以聞。干瀆鈞嚴，不勝惶悚。不宣，介再拜。

##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没，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豈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

朝，見用於天子，閣下能得夫子之道，❶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

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夫子直四十餘世，❷僅二千年，以俟者閣下，閣下宜念之。❸

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

❶「能」上，四庫本有「既」字，正誼堂本有「不徒」二字，光緒本有「徒」字。
❷「夫子」上，原有「豈」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刪。
❸「閣下」二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虚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録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

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讜直，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禄厚恵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

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

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顔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求速進也，❶沽虚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❷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群小人排毀不已，亦可怪也。❸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介再拜。

## 上范思遠書

思遠：介以謂古者天子能赫然建功烈，垂基統，揭於億萬世下，稱爲聖明者，未有不得賢傑以爲相者也。黄帝之六相，堯、舜之八元、八凱，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説，❹周之十亂，漢之三傑，唐太宗之房、魏、杜如晦，明皇之姚崇、宋璟，憲宗之裴度是也。

恭惟陛下，神與聰明，天資英武，深謀睿斷，進退大臣，挺然不疑，雄材大略，裁決庶

❶「求」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❷「取」，原作「敢」，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❸「亦」，正誼堂本、光緒本作「吁」。「亦可怪也」，《皇朝文鑑》（《四部叢刊》影宋刊本）作「無足怪也」。

❹「之」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下「憲宗」下「之」字同。

務，皆自意出，資材豈下於前數君哉！自獨臨軒墀，親總萬務，圖任元老，詳延正人，或在於朝，或在於埜，有魁閎博達、卓犖英偉之士，咸登崇其人，拔置左右，以光輔萬世丕丕之業。故今相庭洎樞府數公與中丞，皆不次進任，居在密近。又自河北召李爲知雜，自陳州取范爲諫官，復三命御史位，中外胥抃，人神相歡，皆以爲得人。海内耳目清明，復見堯、舜之治，實陛下能自得古天子取賢傑以爲輔相之道也。天下欲不嘉享太平基緒，欲不延洪祈永，不可得也。

天子既能自得賢傑輔相，則賢傑亦各宜援引天下英俊，咸臻於朝，同德協力，弼翼天子萬機之務，昌明國家萬世之業。中丞公能爲之，求之於朝不足，乃復求於野。南京張方平，開拔奇潁，有逸群之材；青州田直諒，❶智辨通敏，有適時之用。則俱薦之於帝，願用其人。國家方革故鼎新，更脩百度，宵衣旰食，以急太平，而能薦擢天下英雄於國家，輔治宣化，其道最大，其功最盛。中丞於是有大勳於國家矣。然而於京師南三百里拔一奇，又於東一千二百里取一賢，則爲天下之賢無遺矣。

今於青州之東六百里，宋都之東五百里，有一士建中。其人能通明經術，不由注疏之説，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鑽學之至，其性與聖人之道自合。故能言天人之際、性命之理、陰陽之説、鬼神之情。其器識具而材用足，學術通而智略明，故能言帝皇王霸之道、今古治亂之由。生而知道，皓首嗜古，學爲文必本仁義。凡浮碎

❶「直諒」，原作「植」，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章句、淫巧文字、利誘勢逐，❶寧就於死，曾不肯爲。故能存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信義忠孝，乃其天性。中庸正直，厥從氣稟。精誠特達，操履堅純。不以利動心，不以窮失節。若蒞大事，凛然不可犯；若操大義，毅然不可奪。若得其人，用於朝廷，其道施於天下，不能及三王，猶遠勝兩漢。此建中之長，此建中之實，介固敢謂天下之賢也。鄆州通倅屯田李員外一見稱服，謂之絶倫。李亦有引拔天下英賢之心，輔翼國家太平之道，已於今月二十九日狀其實奏上。以建中不工今文，乞令試策，慮朝廷不悉知，願得中丞一言，聞於相府，俾遂其事。建中得用於朝，得行其道，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建中昨晚偕計西去，❷應得足下觀其人始終，介不妄也。建中有秋賦所投文十篇，論一首，《上李屯田書》一首，凡十二篇，僅數萬言，今封去，請熟讀之，從可知矣。近復有新文三十篇，寫未得，西去必携獻左右。介酷愛建中文，其深於道，介以爲自吏部、❸崇儀來，一人而已。思遠爲如何？

古聖人之道，榛刺已久，其不墜於地也，所去幾何？建中能持之，思遠方大起之。建中以此道訪於人，則恐天下無顧者，思遠獨宜留意焉。天下淫文輩盛於時，視吾徒嫉之如仇，幸與三二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建中若不勝，則吾徒果衰弱不振矣，聖人之道，其將如何，思遠豈不念之？其奏

---

❶「誘」，原作「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❷「昨」，原缺，注「缺一字」，據四庫本改。正誼堂本、光緒本均作「非」。

❸「其深」至「吏部」，四庫本作「謂其與道合以爲自吏部」，正誼堂本作「謂其道吏部」，光緒本作「謂自吏部」。

草一通，亦封去。介賢思遠，當以道干思遠，知之，罪之，在思遠。

## 上劉工部書

留守工部閣下：介前日從公入學中，公索觀佛氏畫像，以謂佛與老氏與吾聖人爲三教，三教皆可尊也。明日侍公政事廳，同公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公讚三皇二帝之盛，稱所謂佛者，則伏羲也，神農也，黄帝也，堯也，舜也。介殊不曉公之旨，何爲而爲是言也？當日不敢面責公。

夫道之盛，莫盛乎黄帝，而上幾千百君，獨伏羲、神農、黄帝爲稱首；德之崇，莫崇乎帝少昊，而下萬有餘祀，獨堯、舜爲聖人。禹、湯、文、武、周公，猶不及其號而爲王，後世能躋二帝三皇之懿者，其吾師乎？夫禹、湯、文、武、周公猶不能及，而佛，夷狄之人，[1]乃過禹、湯、文、武、周公，與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等，則是公欲引夷狄之人，[2]加於二帝三皇之上也；欲引夷狄之道，[3]行於中國之内也。夫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也，無他道也。今謂吾聖人與佛、老爲三教，[4]謂佛、老與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俱爲聖人，斯不亦駭矣！介不曉公之旨，何爲而爲是言也。

前日公在學，觀書於東庫，謂非聖人之書不可留，懼後生讀之惑且亂也。公之心可

[1]「夷狄」，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2]「夷狄」，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3]「夷狄」，原爲二空格，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4]「老」字，原無，據篇首「佛與老氏與吾聖人爲三教」句補。

謂正矣。噫！非聖人之書猶不可觀，老與佛反可尊乎？夫佛之爲患，佛之悖道，佛之壞教，佛之逆人理，佛之亂中國，唐則有姚元崇言之於前，韓吏部言之於後，本朝如王黄州輩，亦嘗極言之。數賢言之，人皆知數賢之言是也。苟數賢之言是，則佛果不足尚。公之知識固不下於前數賢，然介不識公何爲而爲是言也？朝廷、天下名公爲正人，出一言，作一事，朝廷、天下皆以爲法，言其何容易哉！伏惟重之。不宣，介頓首。

## 與楊侍講書

萬象森然紛錯，觀諸天則見其序焉；百川支然流離，觀諸海則見其會焉；群子之言，蔓引淆亂，觀諸聖則見其宗焉。夫《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春秋》之經，《易》之卦、爻、彖、象，周公之典、禮，皆聖人之書也。聖人没，七十子散，微言絶，異端出，群子紛紛然，以白黑相渝，是非相淆，❶學者不知所趨。

僕射孫公雖去聖人千有餘年，其人游聖人之門，能得聖人之道，如親受之，爲聖朝儒宗文師，承事三帝，授經兩朝，哲乂耆明，冠於百辟。國朝聲明禮樂，並於三代，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公有助焉。

公没，天下士皇皇失其宗師，六經之道，群子之言，無所取折衷矣。天不使斯文之不傳也，故執事嘗親授於公，且能傳公之道。今執事日侍講崇政殿，是又踐公之職。能傳公之道，復踐公之職，亦能紹公之休望聲烈，天下幸甚矣。陳言以諷，傳經以對，開發聖

❶「淆」，原作「擾」，據正誼堂本改。

德，增光大猷，天下有望於侍講。

介材質不肖，拘攣於外，竊聞新命，歎嗟欣蹈之不足，繼之百千言，豈能盡一二？聊布意爾。不宣，介再拜。

## 上轉運明刑部書

轉運刑部執事：天聖編《敕》，今皇帝取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之垂憲成法，立爲大中之典，俾萬世常行而不敢易。其當世之要，凡二十有六。若夫寬賦役，遏貪暴，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皆三王之教也。賦役寬，則民樂；貪暴遏，則下安；妖俗止，則風淳；浮民禁，則本正；淫祠去，則教厚；幻法息，則道明矣。夫樂民安下、淳風正本、厚教明道，誠聖王當留意，賢人宜用心者也。國家布在方册，坦然明白。官失其守，弛而不行，非《書》所謂「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易》所謂「后以施命誥四方」者也。❶

執事往爲一員外郎，❷顧天下之冗有六，猶嘗憤然扼腕，鬱鬱不平。足踏天扉，❸手攀帝階，仰首引臆，叫吾君而言之。是時能用執事之策，則天下不終日而太平矣。執事之策不見用，今天下之冗，猶不啻乎六也。今執事爲京東十八州轉運使，十八州，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多也。如務去十八州之冗，以富其地、肥其民，則十八州富且肥矣。執事之帥十八州，❹而十八州富且肥，異日執

❶「者也」二字，原注「缺一字」，據四庫本補。
❷「往」下，正誼堂本、光緒本有「日」字。
❸「扉」，正誼堂本作「庭」。
❹「帥」字，原缺，注「缺一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事陶宰天下，天下皆富且肥矣。

前陳二十六條，蓋脩舊舉廢而已，其亦輔治之萬一，惟執事施之。❶ 若其大者，又未可一日而談也。不宣，介頓首再拜。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三終

❶ 「施」下，正誼堂本有「行」字。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 上杜副樞書

樞密侍郎閣下：一夫不獲，若己内於溝中，伊尹相湯之心也。夫父不得暖，其子不獲也。兄不得飽，其弟不獲也。夫不得保，其婦不獲也。然此爲不獲，特匹夫爾。若夫學堯、舜、孔、孟之道，懷伊尹、周、召之志，文足以綏，武足以來，仁足以恩，義足以教。用其術，國可以反覆手霸，霸可以反覆手王。被其風，薄夫皆可以敦，貪夫皆可以廉，懦夫皆可以立。行其教，風俗可以反古，天下皆可以復嬰兒。而乃窮餓布衣，蟠束巖穴，上不得施一毫一髮以致於其君，下不得施一髮一毫以及於其民，貧賤厄縛，氣不得須臾舒，心不得一日樂，抱堯、舜、孔、孟之道，伊尹、周、召之志，老於蓬蒿，此爲不獲甚矣。噫！誰其人哉？泰山孫明復先生其人矣！

先生道至大，嘗隨舉子干科名，希朝廷進用，以行其志，三退於禮部，一黜於崇政殿。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復進，乃築室泰山之陽，聚徒著書，閑以取適。《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是也。

夫萬物不得其宜，皆爲不獲。責工以商之事，强農於士之業，負陰者使之在陽，就濕者使之仰高，山者使之居澤，翼者使之反角，此不得其宜也。如先生，宜左右天子，發舒其事業，流福澤於四海，樹功名於無窮，年四十七而髮盡白，棲遲於山阿，豈其宜也？故曰「此爲不獲」也。

伏惟閣下之心，伊尹之心也。有伊尹之心，得伊尹之位，豈容海内有不獲者矣？一夫不獲，伊尹如己内於隍中。❶如先生大賢而憔悴巖野，閣下宜當如何？种放隱中南，當時公卿間若故相張公齊賢、翰林王公禹偁、集賢錢公若水，皆極力援薦，故太宗一降鶴板之命，真宗二詔，❷遂起。至今以爲國家希曠之事。先生之道，無謝明逸；閣下之心，豈讓於數公哉？伏惟閣下留意！

先生山中所與往來游好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秦州、孔給事，今李丞相、范經略、張雜端、明子京、❸富彦國、士建中、張方平、祖無擇。執弟子禮而事者，石介、劉牧、張洞、姜潛、李緼。明子京頃年罷京東轉運使入朝，在殿上舉先生經術道德，乞賜召用。沂公、蔡、孔意尤厚，未及言而没。雜端安撫回，嘗許論奏。閣下今能薦之於上，數公之美，收於閣下矣。州縣吏麄俗可憎鄙，不知經，不涉道，但能任巧智辨一獄，用材力幹一務。如介等輩者，閣下所舉，幾百人矣。舉一有道，上有以佐君父，裨政教；下可以厚天下風俗，勸有德而懲貪薄，爲利不細，閣下無忽。狂言不次，介頓首。

##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文公曰：「願爲良臣，不爲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蓋樂得堯、舜而事之也。

❶「隍」，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溝」。
❷「二」，原作「三」，據正誼堂本改。
❸「明」，原作「宋」，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夫稷、契、咎陶，能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逢、比干，不得其時，其道難行也。以堯、舜爲之君，稷、契、咎陶爲之臣，朝立敢諫鼓，進善旌，誹謗木，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之乎？諫有愎之乎？❶故身獲美名，君受顯號。桀、紂爲之君，雖龍逢、比干爲之臣，滅德作威，敷虐萬方，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言有從之乎？諫有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堯、舜爲之君，其道易行也，必有稷、契、咎陶而爲之臣，其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爲之君，其忠難行也，必有龍逢、比干而爲之臣，其忠乃立，故身受誅夷而不避。稷、契、咎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逢、比干非欲其誅夷也。蓋爲臣之定分，惟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蹈。雖世有治亂，君有昏明，爲臣之分，事君之義，有去就乎？忠有廢乎？故龍逢、比干敢死而不敢廢忠。《書》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文公於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

今天子神明睿武，負羲、軒之姿，道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靜專而動闢，淵默而雷聲，❷一朝崛然立起於軒墀之上，獨任萬機，視前日政有紊綱紀者，一發號令，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八御樂官。頹風掃焉，權臣屏焉，教化政令自天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舊相李公居廊廟以總大政，❸任元老也；取青州天章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法，用正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范仲淹爲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偉哉！雄斷睿略，深謀大

❶「之」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❷「雷」，原作「神」，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❸「李」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智，其三王之舉也！

執事懷王佐才略，魁閎亮直，揭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道固易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咎陶乎？願爲良臣，獨無魏文公之盛心乎？

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執事冠獬豸，簪白筆，執天子法，繩内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没，氛祲掩六合，天爲之昏。日月升，煙霧卷四遐，天爲之明。御史，天子之目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爲之昏。御史舉厥職，姦醜竄四裔，君爲之明。執事職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天子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士。❶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者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既克思，既克知，❷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修，善之善者也，無干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譏，所望於執事也。介嘗聞於稠人廣衆中，舉天下忠謇骨鯁之士，則以執事爲首。天子聰明睿智，察縉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亦謂無過執事。故天子發於精衷，外取執事處於憲臺，以持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忝嘗被大賢眷顧之遇，❸懼萬一有所不副天子意、天下不稱，俾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哲」之明，敢

❶「士」，四庫本作「正」，光緒本作「上」。
❷「既克思既克知」，正誼堂本作「既克知其理又」。
❸「眷」，原作「半」，據正誼堂本改。

告之於初，惟執事聽納焉！

## 與士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徠石介謹致書士君茂材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痏未合，周公踐祚攝政，方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樂，以成太平。幽、厲失道，天下凌遲，孔子絕糧於陳，削迹於衛，伐樹於宋，歷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删《詩》、《書》，定《禮》、《樂》，贊《易》象，修《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三聖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聖道也。

孔子既没，微言遂絕，楊、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闢楊、墨，説齊宣、梁惠王七國之君，以行仁義。炎靈中歇，賊莽盜國，衣冠墜地，王道盡矣。揚雄以一枝木扶之，著《太玄》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作《法言》十三篇，以闡揚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掃地而無遺矣，生民之命遂絕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蠹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孤力排毁，不避其死，論佛骨貶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慤，守益堅。斯四賢者，亦以勤矣，亦以勞矣，然而卒不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未明，以謂職在於己，不敢安其居也。

方今正道闕壞，聖經隳離，淫文繁聲，放

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楊、墨汙漫不經之言，肆行於天地間，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若綴旒之幾絶，先生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當窮精畢力而後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後粗存，猶愈於不爲也。

足下，生民之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人西而足下獨東矣，蓋滄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足下獨之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於東，須至於海，至於海，必涉其深，然後知水矣；之於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然後知山矣。適於東，不至於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其深，如不涉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登泰山不窮其高，如不登矣。況其有中道而止者乎？介幸而不隨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獨隨足下，足下其援我手，我其躡足下履，牽連挽引，庶能至焉，慎無爲半塗而廢者。不宣，介再拜。

## 與張洞進士書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删，《禮》、《樂》止於定，《易》止於述，《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位而行誅賞，不得如黄帝伐蚩尤，舜流四凶，禹戮防風，周公殺管、蔡，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七十子莫能知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秋》之緼。

六經，《詩》、《易》、《春秋》爲深。《詩》有文、武之政，周、召之迹，列國之風，卜商之

說。《易》有伏羲、文王之敘，推之差易明，考之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故曰：「君子之於《春秋》，終身而已矣。」明遠始受業於子望，又傳道於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爲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予固以拳拳服膺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稂莠而搴菁英，出紅塵而磨蒼蒼，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於《春秋》，其將爲諸子師，明遠勉之！不宣，介再拜。

## 上王沂公書

九月一日，南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謹頓首百拜獻書於資政僕射沂國公閣下：頃年，相公鎮守青土，介嘗一拜麾下。後一年，相公移鎮大魏，道出於鄆，介時爲鄆吏，復一謁路左。相公自洛還京，首拜樞府，介時在睢陽，實曾妄納芻蕘。相公再歸政府，介復冒陳狂簡。在青與鄆，相公俱賜燕坐，教以仕宦爲政之大方。及後兩肆，瞽言進愚說，相公亦廓然見容，不賜罪戮。介又嘗上疏天子，妄議赦書。帝赫斯怒，禍在不測。相公從容救解，不寘於法。斯介受相公陶鈞長育，實爲厚矣！犬馬猶知有報恩，況頂天履地，手執卷，口誦書，被仁義忠信之名，知堯、舜、周、孔之道，反不能竭區區之心，效鄙夫之智，荅其一二？又念相公初事先朝，皆以直道。爰相今上，罄於中心，一登鴻樞，再居冢宰，兩罷政事，四佩侯印，終始一節，貫於金石，君臣同德，人無間言。史官禿毫刓硯，書功不足；儒生磨石灑墨，紀德弗暇。豈復容不肖之介有所進說於前也？

雖相公運大鈞、執大柄通二十年，賢者

獲進，不肖者退，鄉里獨有一趙師民，相公待之素厚，知之素深，竟不得進一階，天下之士，竊有怪之者。或曰：「相公陶養萬物，平均四時，顧天下有一夫不獲，一物失所，若己内於隍中，豈獨遺於師民也？」蓋嘗聞於相公，以與師民同鄉里，遠嫌避謗，故不敢援，非相公遺之也。介聞之甚疑，決知非相公之語。

夫廟堂之上，舉制度，出教化，施誥命，行賞罰，進百官，退百官，宰相之任也。一言得失，繫四海之安危；一令否臧，繫社稷之休戚。舉一制度，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舉；出一教化，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出；施一誥命，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施；行一賞罰，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行。況進百官、退百官邪？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昵，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曰疏遠，人不謂之公。今其子弟苟有賢如稷、契、皐陶，曰「吾避嫌不敢舉」，豈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己而忘國家，顧一身而遺四海也。今但蠻夷僻陋中，❶收一人舉之，其人不賢，曰「吾不私親」，豈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己而忘國家，顧一身而遺四海也。夫天子端居深宫中，不能盡知天下之賢不肖，屬宰相而進退。進賢、退不肖皆歸諸天子，而宰相以謂恩與怨皆在於己，其私甚矣！相公通貫聖人之道，豈不知進賢、退不肖歸諸天子，而謂舉一師民以同鄉里爲嫌？介故曰「決知非相公之語」也。且師民，天下知其有學問，有行實。

師民昔未仕，居臨淄，故曹太尉瑋、滕給事陟、今彭門相國與今大參韓侍郎，相次領青州，皆謁見其人，遣客敦勉，願一致門下，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識其面目。及就試禮部，時故翰林劉承旨、馮侍講及今參預韓、石二侍郎同司衡，四公久籍師民聲譽，特置師民坐席俯都堂下，求一見其標采。師民每行通衢中，四方之士，環繞觀之。入試貢闈，則諸生皆閣筆從其後，求釋其題義。李冠，廣場中傑出頭角者也，就師民質疑焉。冠剛褊自伐，未嘗許可人，每談師民不容口。故僕射孫公，號爲鴻儒碩老，服師民學問精博，以爲己所不逮。今南京夏尚書，自爲當世人傑，尤少所許與，每稱師民，以爲盛德君子。孫則嘗辟師民在魯學中，夏在青州，以兩子受經師民，❶在南都，奏入幕府。南都之奏有曰：「文學德行，罕有倫比。」當解安撫之任時，又以京東士吏之賢者徧稱之於上，獨師民得文學之目。張諫議傅，恭謹畏慎，亦嘗薦師民之長。至若明刑部鎬、張工部錫、程職方賁，按察東夏，實有風采，並舉師民之學，請備天下顧問。然則上至公卿大臣，下及遠方士人，莫不知師民之有學問，有行實也。

相公當天子前，昌言其人之能，請天子置文林書殿中，師民之博學多識，廣聞强記，其不負相公之舉，明矣。公卿大臣，亦必皆曰相公舉賢也，非私鄉里也。相公宜舉而不舉，竊有惑焉。

介狂狷好妄言，而有位不見聽納，但得沽激好名躁進之論。父兄教戒，親友勉諭，以爲未得其政不若畜之於身，待其當位然後施之於事。介省思之，亦深以爲是。今復不能默者，竊念師民五十歲矣，有書萬卷，腐於腹中。凡百工至賤，學得一技，人未知之，猶鬱鬱抱嘆，呻吟屋下，思呈露於天子前，以不

❶ 「受經」二字，原缺，注「缺二字」，據四庫本補。

負其夙昔之心。况師民腹周公、孔子、孟軻之書，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四十年，拳攣蟠蟄於東海濱，未得對天子一啓齒。其人之心，如何也？介深痛師民已老。東州文人如田詔君諒、賈殿丞同、高端公弁、劉節推顔，皆連蹇至老不達。後生有師民，其蹤跡復如此，縱天不佑斯文，相公豈忍棄之？竊謂師民孤薄，前六七人極力援引，竟不得進，若非相公洪鑪鉅鎚，莫能成就。介故復冒前所言沽激好名躁進，言於相公前。干黷台嚴，恭俟誅戮。不宣，介惶恐戰汗，頓首再拜。

## 上王狀元書

狀元舍人君贶執事：人在憂患，則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然憂患有緩急。若夫墜而入井，非憂患也；走而蹈於火，非憂患也；陷於鋒刃，值於寇亂，非憂患也；罹於凍飢，竄於蠻荒，非憂患也；没於河，溺於海，非憂患也；覆於巖石，投於湯鑊，非憂患也。何者？夫入井、蹈火、鋒刃、寇亂、凍飢、蠻荒、没河、溺海、巖石、湯鑊，不過暴一身於死耳。自古皆有死，胡憂患之云哉？而乃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是苟避死已，丈夫羞爲。

嗚呼！石氏自周、漢已來，至於吾宋之八十一年百餘祀，自高祖以降至於六世孫七十喪，咸未改葬，此直可以謂之憂患矣。❶不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則無以能濟。兹介所以數百里之外，聲盡氣絶而繼之以泣，以告於執事也。嗚呼！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

❶「直」，四庫本、光緒本作「真」。

逾月而葬，其制著之《禮經》，❶是故《春秋》譏緩葬。石氏之葬，可謂緩矣。先人三十年營之，迄於今年之八月，志未就而先人没。當將終之時，制淚忍死，執介手以命於介，且曰：「汝不能成若翁之志，吾不瞑矣。」故介自受命以來，十有七月矣，未嘗敢一飯甘、一寢安、一衣暖、一飲樂。坐不敢正席，行不敢正履，終日戰戰慄慄，若懷冰炭，若負芒刺，大懼墜先人之命，貽天下不孝之罪，叢於厥躬。❷小子受譴於明，先人抱恨於幽，七十喪之魂無所依歸，是用今年八月，先人之吉歲嘉月也，以圖襄事。

嗚呼！石氏自高、曾以來，以農名家，居東附徂徠，西倚汶，有故田三百畝。附徂徠者磽确，種不入。倚汶者雖肥墳，閲歲汶溢爲害。逢歲大有，囷不滿三百石，食常不足。賴先人禄賜，介又幸有秩，姑逃於凍餒之患。先人没，禄賜絶。介服喪，秩亦閣。❸專以田三百畝，衣食夫五十之口。去年平原出水，蝗爲災，三百畝之田，不屬水則飫蝗。死者固不可忘，生者又不可不養，先人三十年營所葬之資，已爲五十口衣食之用。今兹大事，當用五十萬，不干於有道，終不克葬。

嘗聞昔郭代公爲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爲學糧。有縗服叩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絶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夫人皆有施也，施之宜，謂之義；夫人

❶「其制著」，原作「謂」，據正誼堂本改。
❷「叢」，正誼堂本、光緒本作「萃」。
❸「閣」，四庫本、正誼堂本作「闕」。

皆有恤也，恤之遠，謂之仁。二公之施，至於漏泉，可謂義矣；二公之恤，及於枯骨，可謂仁矣。夫德莫大於仁義，德厚者，流必遠。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

今介之窮，過於彼縗服與書生者，執事能以代公、河東仁義，拔介之窮而成介之葬。執事之施，固不求報；而介德執事也，當如何焉？惟執事念之。不次，介叩頭泣血，再拜。

## 上孔徐州書

徐州諫議閣下：聖人之道不行久矣！魯，周公之國也；閣下，聖師之後也。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先。故天下常引領望於魯，常一心屬於閣下。今觀閣下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勤服行而不倦者也。魯之人則猶有儒言而墨行，未盡入聖人之道者。魯且如是，遽然望天下之一歸於道，豈可得也？

嗚呼！周公死數千年矣，聖師没亦數千年矣，經於秦，歷於晉、宋、梁、隋，至於五代，魯幾何不被髮而左衽也！遭於老，汩於莊、韓，亂於楊、墨，逼於佛、道，幾何不絶紐而墜地也。今魯國服衣冠，口誦聖人書者不絶，周公、孔子之道，未盡泯滅，閣下復能力行之，則前謂「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先」，其不然乎？

介亦魯人也，有志於道，亦常凛然思有以佐閣下，患乎其未能也。顏太初，魯人也，實能焉，則閣下已得之矣。有姜潛，故史館嶼之姪也，介素所畏服。其人存心篤道，好學服善，樂死忠義，能守志節，亦能佐閣下行道者也，閣下俱收之。使介三人佐閣下，道

其不行乎？然則道之興，果自魯始；魯能復聖人之教，果自閣下先。伏惟大賢少留意焉。近所著文字數萬言，實無可觀，亦以見其用心。❶編寫成，輒敢寄去。輕冒台嚴，不任戰悚之至。不宣，介頓首。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四終

❶「用心」下，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有「也」字。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 上孫少傅書

百拜獻書於少傅閣下：古之人有不幸而生孔子既没之後、孟軻尚未生之前，前不得師孔子，後不得師孟軻，不歸楊，則歸墨矣。雖有生當孔子、孟軻之時，不幸而居戎狄之外、❶夷蠻之間，❷去中國遠，不得就聖賢而學之，服終左衽，而言終侏離矣。今有人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孔子與孟軻者同其里，則是生遇孔、孟，❸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

噫！孔子没，七十之徒隨喪聖人之道，無關鍵扃鐍以固，夜半有人壞墉撤扉，挈之而去，則人人各由其門户自出處焉。不幸又有穿窬之盜，❹盜之而出於中國之内，放諸四夷之外，❺故有楊、墨、佛、老氏之教作焉。楊、墨、佛、老之下，諸子且數百，又乖而離之。合諸妖妄怪誕，復有縱横家者、雜家者、刑名家者、小説家者，儀、秦、商鞅、韓非、莊周之徒，蠭起而莫之禦也。譬諸水，出諸瀆，溢於防，浩然汗漫，或入於沱，或淪於漢，無所屬焉。譬諸塗，背諸夏，由諸徑，紛然支

❶「戎狄」二字，原缺，注「缺二字」，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❸「生」，原作「坐」，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❹「之」，原重文，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删。
❺「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離，或之於夷，❶或之於貉，無所會焉。雖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相與止其橫流頹波會於宗源，❷夷其荒棘蕪梗由諸大路，一人防之，萬民決之，奔溢流散，常不能勝防矣；一人廓之，萬人塞之，蕪没榛莽，常不能勝廓矣。故聖人之塗多梗。韓愈死又且數百年，大道之荒蕪甚矣，六經之闕廢久矣。異端乖離，放誕肆行而無所畏；邪説枝葉，蔓引寖長而無所收。挈正經之旨，崩析而百分之；離先儒之言，判散而各守之。

《春秋》者，孔氏經而已，今則有左氏、公羊、穀梁氏三家之傳焉。《周易》者，伏犧、文王、周公、孔子而已，今則説者有二十餘家焉。《詩》者，仲尼删之而已，今則有齊、韓、毛、鄭之雜焉。《書》者，出於孔壁而已，今則有古今之異焉。《禮》則周公制之、孔子定之而已，今則有大戴、小戴之《記》焉。是非相擾，黑白相渝，學者茫然恍惚，如盲者求諸幽室之中，惡覩夫道之所適從也？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揚子曰：「萬物紛錯，則經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伏惟閣下潛心於仲尼，之於堯、舜、文王，明於天、地、人之際。潛心於仲尼，之於堯、舜、文王，則爲正道；明於天、地、人，則爲真儒。然則聖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於閣下也。

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軻則有公孫丑、萬章之徒，揚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張籍、李翺之徒，隨之而師，皆能授其師之道，傳無窮已。顧介何人，獨不能從閣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其」，原作「於」，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下而學乎？顧閣下獨不欲傳授於徒乎？《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於極，弗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又，孟子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互鄉難與言，童子見，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茅容耕於野，等輩夷居相對，容獨危坐愈恭；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異之，因勸令學，皆成德知名。介至愚且甚不肖，比之互鄉童子、危坐愈恭、墮甑不顧者，庶幾其可勉而至於道也，惟閣下進退之。小子狂狷愚闇，懵無所知，肆其説於大賢人君子，其罪不容誅，固甘心受戮而無悔焉。「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復逃其誅殛云。不宣，介惶悚戰汗，頓首再拜。

## 答歐陽永叔書

同年永叔學士足下：獻臣過，駐舟上汴見訪，以永叔書爲貺，且驚且慰。介常自以駑下，不敢輒託俊賢之游，絶望光輝久矣。豈意永叔猶爲齒録，勤勤數幅，遠以相遺，有以見同年之義，彌久而益篤也。珍荷！珍荷！

書中且曰頻見僕所爲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硜然有一節之長也。若曰文，則未能至作者之髣髴，豈足當君子之談哉？媿畏！媿畏！書中言「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此則自蔽塞，自有所未見也。得永

叔語，❶僕當朝聞而不俟終日去也。有須辨論，亦當復之。

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自幼學書，迨於弱冠，至於壯，積二十年矣。歲月非不久也，功非不專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獨於書訖無所成，此亦不能强其能也。豈非身有所不具乎？僕常深病之，實無爲奈何。❷少時鄉里應舉，禮須見在仕者，未嘗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及爲吏，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官，亦皆倩於人。有無人可倩時，則廢其禮，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此爲之不能也。今永叔責我誠是。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以取高爾」，似不知我也。夫好爲詭異奇怪以驚世人者，誠亦有之，皆輕浮者所爲也，則非行道正人、篤行君子之所爲也。介深病世俗之務爲浮薄，不敦本實，以喪名節，以亂風俗，思有請於吾聖天子、吾賢宰相，願取天下輕險、怪放、逸奇之民，投諸四裔，絶其本源，以長君子名教，以厚天下風俗，今反肯自爲之乎？

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嚻嚻乎聲，❸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爲楊億，其衆嘵嘵乎口，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守聖人之經。凡世之佛老、楊億云者，僕不惟不爲，且嘗力擯斥之。天下爲而獨不爲，天下不爲而獨爲，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

❶「得」字，原在下「語」字下，據光緒本改。
❷「無爲」，正誼堂本作「爲無」。
❸「嚻嚻」，原作「囂囂」，據光緒本改。

如孟軻、揚雄，古之賢聖莫如皋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莫如行。今不學乎周公、孔子、孟軻、揚雄、皋陶、伊尹，不修乎德與行，特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秃毫間，將取以高乎？又何其淺也！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伎以事上者，與夫皋陶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明弼諧，坐而論道者，不亦遠哉！古之聖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揚雄，有文中子，有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皋夔，有伊尹，有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善於書。數千百年間，獨鍾、王、虞、柳輩以書垂名。今視鍾、王、虞、柳，其道、其德，孰與荀孟諸儒、皋夔衆臣勝哉？夫治世者道，書以傳聖人之道者已。能傳聖人之道足矣，奚必古有法乎？今有師乎？永叔何孜孜此乎？

又謂介端然於學舍，以教人爲師友，率然筆札自異，學者何所法。❶ 噫！國家興學校，置學官，止以教人字乎？將不以聖人之道教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將不以仁義禮智信教人乎？❷ 永叔但責不能書，我敢辭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介日坐堂上，則以二帝三王之《書》，周公之《禮》，周之《詩》，伏犧、文王、孔子之《易》及孔子之《春秋》，與諸生相講論。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嘗離於口也；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嘗違諸身也。教諸生爲人臣則以忠，教諸生爲人子則以孝，教諸生爲人弟則以恭，教諸生爲人兄則

❶「何」字，原脱，據光緒本及《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四部叢刊》影元本）卷十六《與石推官第一書》補。

❷「智」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以友，教諸生與人交則以信。勉勉焉率諸生於道，納諸生於善，敺諸生以成人。諸生不學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服乎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思乎忠於君、孝於親、恭於其兄、友於其弟、信於朋友，而拳拳然但吾之書法是習，豈有是哉！

僕之書實不能也，因永叔言，僕更學之。永叔待我淺，不知我深，故略辨之云，餘俟君子之教。不宣，介白。

## 上范青州書

三月十五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石介，謹直書悃愊於青州知府待制閣下：新臨朐縣令將行，其子介竊躍而喜曰：大人所治臨朐，所屬青州，青州之牧曰天章閣范公。公，朝廷正人，雅儒名臣。旒冕之前，廊廟之上，議論軒墀，肆直而敢言者有公；臺閣之間，朝野之內，風采巖巖，凝峻而可瞻者有公。公牧青州，法令簡而一，條教寬而密，禁網疏而不漏，刑罰清而民服，體大而易守，制嚴而易行，闊達不苛細。❶公日晨坐廳上，據几橫膝，與諸寮讌語，襟度夷雅，神情閑曠，若無事視。凡在庭下立而聽，趨而俟，以百數。公臆決頤指，在時頃間，各各辨其理而去。諸曹戢口翕舌，趨走承命而已。屬縣束手無事，供給應教而已。

臨朐僻在州南四十里，荆榛荒磧之中，邑小易治，民少易養，上承指顧，奉行條令，其無不逮乎！大人可安矣。曰：吾雖守吾廉，躬吾勤，夙夜匪懈，其庶幾不廢職。然而吾老矣，精力衰耗減於前日，思昏慮昧不及

❶「闊達」二字，原缺，注「缺二字」，據四庫本補。

當年。家貧累重，猶未能棄官歸田中，靦然面目，尸其事，竊其禄，以飽而宗族，其罪大矣。苟太守不責吾不能，掩匿保全，不失其位，則太守之仁於吾也實厚矣。

介不佞，嘗以庸鄙一被大君子之顔色，天性之間，悃愊逼切，雖冗賤疎遠，不佞尚敢鋪之於左右，閤下將罪之乎？雖罪之，亦不敢辭。不勝人子之慺誠，干冒威嚴，惶悚！不宣，介頓首再拜。

## 與祖擇之書

濟南通理廷尉評事足下：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已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自周以上聖人，若伏犧、黄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皆有天下，獨孔子無位，身爲旅人，聘七十國，卒不遇，乃遭厄陳、畏匡、削迹、伐樹之困。自周以下賢人，若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荀況，三爲祭酒，再爲蘭陵令。揚雄，仕至執戟。仲淹，河、汾之有田，有廬。吏部，官登侍郎，立淮西功。甚矣！獨先生四十九歲，病卧山阿，衣弗充，食弗給，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犧、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上無斗升禄以養妻子，中無賢諸侯、名卿、賢相以相慰薦，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可謂窮矣。然孔子之窮，窮於無位，不窮於所以爲孔子者。先生之窮，窮於身而不窮於道，❶亦烏得謂之窮乎？今夫衣弗充，食弗給，不足以逃飢寒之憂，而且再世未葬，亟謀襄事。彼衣衾、棺槨不具，日夜涕泣，仰天悲嗟，此所爲

❶「道」，原作「前」，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先生之窮也。

先生窮於身，而吾曹窮於勢力，不能致先生於泰。擇之以文章命世，登甲科，通理列郡，有富貴之基，公相之望。在吾曹間，擇之若有勢力者。故敢以先生之窮告於擇之，惟擇之窮勢力而後已，無使先生終否。不宣，介再拜。

## 與君貺學士書

狀元監丞閣下：介守官在鄆，及來南都，客車轔轔，從京師來，説皇帝親臨軒，第二牓狀元君，馳文章聲，軒軒壓兩制宗老儒師。明道二年，皇帝舉數十年已墜之典，紹神宗丕赫之盛禮，躬行東郊耕籍田。典籍之臣、翰墨之士，逮天下濡毫奮英稱文人者，屬接踵，趨丹鳳門上，長幅鉅軸，游揚歌頌今上之休烈偉績者，千有餘篇。殿中第其次，狀元君在第一。昨日潘公佐見過，又袖閣下與嚴上人《平臺集序》相示，淵深粹純，雄狀高拔，格如唐柳宗元、劉禹錫，意若到韓退之吏部、柳仲塗崇儀。

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王黄州、孫漢公亦未能全至崇儀，賈公疎、劉子望又零丁羈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視於唐差劣。復自翰林楊公唱淫辭哇聲，變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瞶瞶晦晦，不聞有雅聲。常謂流俗益弊，斯二人遂喪，❶恐恐焉大懼聖人之道絶於地，欲以一毫髮、一縷絲維持之。雖可能施一毫髮、❷一縷絲力，然道至重也，不有非常

❶「二人」，四庫本作「文」，意勝。
❷「雖可」，四庫本作「誰其」，正誼堂本作「誰可」。

力，何能舉之？❶孔子下千有餘年，能舉之者，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文中子、吏部、崇儀而已，豈一毫髮、一縷絲所能維持哉？故常思得如孟軻、荀、揚、文中子、吏部、崇儀者，推爲宗主，❷使主盟於上，以恢張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吾前，❸乃汲汲焉狂奔浪走數千里外以訪，以尋之，未得，且臨飡忘食，中夜泣下，謂斯文必墜，不能使聖人之道大開通而無榛塞也。

狀元力排貶斥淫辭哇聲，獨以正音鼓唱乎群盲衆迷，將廓然開明乎天下耳目，而早以文章得狀元於天子。今文章聲琅琅落天下，不三四年，翺翔入兩掖，代天子作訓辭制命，號令乎天下，鼓動乎萬物。年不過三十，當論道巖廊，❹凝猷鼎席，熙帝謨，代天工，躋海内太平，主盟斯文，非狀元而誰？

噫！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能得聖人之道，止能維持之而不絶於地。時無君，己無位，何嘗施其道一二於斯民哉？豈若狀元？親得赫赫聖天子，復旦暮當宰理天下，❺則又能施其道於吾君，致吾君卓然在乎三五之上；施其道於斯民，薰然游乎至和之中。嗚呼！物極則反，斯文弊亦極矣。非陛下聰明神聖如堯、舜，如禹、湯，非狀元恢閎偉傑如荀、孟，如韓、柳，斯文不復矣！吾知夫三代、兩漢之風，追還在於朝夕矣。區區李唐，豈足稱舉哉！

介不佞，學斯文，好斯道有年矣，幸綴狀

❶「何」，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莫」。
❷「爲」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吾」，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目」。
❹「廊」，原作「坐」，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❺「復」字，原缺，注「缺一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元之末，聞之喜不勝，急寫數百言，致於闕寺，以賀斯文不墜地矣，且賀聖天子親臨軒第二牓之得人矣。不宣，介再拜。

## 上孫先生書

先生座前：王十二來，辱惠長歌，褒借過實，豈所克當？讀之赧然汗下。且曰：「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謌。」此得介之心，誠不敢讓。然熙道淳深，介實淺近，若筆力雄壯俊偉，坐周公之堂奧，鼓軻、雄之文辭，則俱不敢望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爲元帥，介與至之、明遠被甲執鋭，摧堅陣，破强敵，佐元戎周旋焉，曹二、任三坐於罇俎之間，介知必克捷矣。然後梟豎子輩首，致於麾下。使斯文也，真如三代、兩漢，❶跨踰李唐萬萬；❷使斯道也，廓然直趨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介嘗自視，身不滿七尺，❸見人語吶吶不出諸口，被服儒衣冠，舉步趨蹌爲書生。於斯道也，身自視若八九尺長，方目廣額，體被犀甲，頭戴鐵鍪，前後馳十萬騎，膽氣雄烈，無所畏恐。故嘗自道吾年纔三十，吾心已不動。誰謂石介剛過於孟軻？勇則誠敢自許也。然主斯文、明斯道，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前書見戒，又見先生之存心深且遠也。昔熙道常見誨，去其不得於中，而就於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自知之甚熟，不能果去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道、公之心如熙道。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而

❶「三代兩漢」，原作「兩漢三代」，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李」，原作「於」，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❸「七」，原作「三」，據四庫本改。

合者或六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求合於中，其言深切著明，又過於劉公與熙道也。今自視可盡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者也。

顔子，幾自誠而明者也。能拳拳服膺，乃亞於聖人。介豈敢視前人？拳拳服膺，庶幾異不能期月守、無忌憚者矣。顧賢人未得進，生民未得泰，道未得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須臾安。火將及皮膚，不覺時疾叫大號，叫與號無他，將以救天下之皮膚也。彼不仁者甚，既不能救之，復怒其叫且號。先生如何？介後始知其叫且號之無益也，默焉而已。

嘗與熙道説，先生逾四十未有室嗣，先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二書，復言及斯，明遠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生之事也，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與數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且與先生足奉祭祀、養妻子之具，亦且爲先生擇善良以侍巾櫛，[1]然後爲先生築室於泰山、徂徠間，以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徂徠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先生亦何少！春夏交許見臨，不勝忭喜之至。介頓首。

## 與范十三奉禮書

思遠足下：辱書謂熙道言天感應爲失。天至高也，在蒼蒼而可仰者，知其天也，而不可就而測之也。天感應不感應，不可得而知。若取子厚《天説》、《禬説》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

[1] 「侍」，原作「待」，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烏能賞功而罰禍乎？ 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則似不合聖人六經中旨。《書》曰：「天道福善禍淫。」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樂天知命，故不憂。」《語》曰：「君子畏天命。」果不能賞功而罰禍乎？ 《褚説》曰「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所謂偶然者」。 則《書》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狂、僭、豫、急、蒙則反是，「桑穀共生於朝」，「雉雊於鼎」，「禾異畝同穎」，「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詩》曰「貽我來牟」，火流於屋；春秋時，周室弱，王道壞，五行相沴，彝倫攸斁，經書星隕、日蝕、水災、螟傷稼，皆偶然也。 子厚直取堯水、湯旱而爲之説。後世昏主暴君，虐民賊物，肆情恣慾，天爲譴告，以示警懼。曰：堯與湯，大聖人也，猶且見九潦七旱，天豈警戒我乎？ 不惕厲，不修德，窮所欲，益耗荒，天其不亡之乎？ 見災而懼，高宗所以中興；不畏天命，桀、紂所以覆滅。如子厚之説，汩彝倫矣。

天感應不感應，吾則不知。六經，夫子所親經手，吾取聖人之言而言之，子厚之説是邪？ 聖人之言是邪？ 足下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由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善。善則降之福，❷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

❶「道」字，原脱，據正誼堂本及《尚書・湯誥》補。

❷「則」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大中之道，則是爲惡。惡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隲下人，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揚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足下思之。不宣，介頓首。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五終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經略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變唐爲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禄山盜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

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國，❶以螻蟻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興師以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爲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於閣下也，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得人。然建大厦者非一材，維太山者非一繩。爲梁公猶取張柬之、桓彦範五人爲之助，爲晉公亦以韓吏部、❷馬總、柳公綽諸君子爲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竊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三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任，閣下尚且不遺之，况於天下之豪傑哉！

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遘、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籌策謀略，可應大任。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内侮，牽朝廷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衣、旰食之

❶「夷狄」二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爲」，正誼堂本作「而」。

慮，復等豈得申申燕居，飽食高枕也？❶閤下經略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閤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 與董秀才書

董君足下：四月中辱書，其辭何高，而其禮何降也！介，世之不肖人也，足下待之且如此。有張晦之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晦之數百里。有孫漢公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漢公數千里。有柳河東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河東數萬里。有韓吏部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吏部又數萬里。介如此其不肖，足下拳拳焉，勤勤焉，猶將以爲不可得而見者。設若晦之、漢公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晦之、漢公猶足待，設若河東、吏部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足下好賢服道之心誠篤，世有如介者，且爲勤勤焉，拳拳焉，慕之如不及。今有如河東者，如吏部者，未信足下果能待之如河東、吏部乎？

富春明復先生，潛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三十年矣，其心盡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用，而深通孔子之心，其道高於天下而窮於一身，❷其文出於千古而否於當時，其行齊乎古人而輕於衆俗，年四十有四而兩鬢盡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師，躬負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將藏於泰山、徂徠之間，而貧無以具棺槨，先生朝夕仰天而哭。先生則河東、吏部也。足下果能以河東、吏部待先生，而足下

❶「也」，光緒本作「乎」。
❷「一」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豐於財，又富於義，宜卒成先生之葬，然知足下好賢服道心實篤。足下願交於介，而思聞於道，以是觀足下矣！不宣，介再拜。

## 與張秀才書

魯人石介十月二十六日復書張君秀才足下：足下始遺舊文兩編，中遺長書千餘言，今復示新文二十篇。足下之待吾，不亦勤且至乎！中心非石，能不感激？然觀足下待吾之勤且至，始終遺吾文凡五六萬言，❶必非與吾求勝也，亦將以吾能有益於足下者，爲之揚榷也。吾豈敢默焉無發？

吾觀足下之五六萬言，如觀於天。吾見萬象森布，羅列於上，吾不見日行之有道焉，月行之有次焉，星行之有躔焉。然水汗漫中夏，其泛也，其廣也，其出必有源，其歸必於海。出不於其源，歸不於其海，則爲中國之患焉，豈得所以爲水之道？伏羲、神農、黄帝、堯、舜、❷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爲文之道也。由是道，則中國之人矣。離是道，不夷則狄矣，❸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爲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盡爲文之道矣！不宣，介白。

## 與士熙道書

介頓首熙道仁兄祕校：四月十二日明復至，十八日石曼卿學士來，始得兄書，發讀

❶「始」下，原有「中」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删。

❷「堯舜」，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夷」、「狄」，原各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之，凡數覆。熙道之心，知我厚，愛我至。聞我有疾，施其針與火而攻醫之，饋其藥而救利之。不苦口，不瞑眩，疾不愈，兄之言深切而直中吾病。病雖膏肓，亦可及焉，況吾病未至膏肓。兄之藥苦，吾心腹瞑眩，吾疾有不瘳乎？吾病今愈矣，熙道寬焉。

吁！天以剛正直烈授於我，而不納吾於中，蓋所得偏爾。夫剛正直烈之氣，偏而不中，其弊如何？吁！天不能全與我，使我惟不協於中之咎，於今之世，天幾禍我哉！天不能全與我，熙道以中配我剛正直烈之氣，我剛正直烈之氣得中道輔之，我其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道全我。吾受剛正直烈於天，受中於熙道。剛正直烈，得中然後謂之道，不得中無所成人。我今而後，自知幾於道，僅於成人矣。❶熙道於我，不啻於天也。我德熙道，其如何也！劉公亦嘗教我，明復又激切戒我，我非石之無心，土之無情，能不爲感發而少痞焉？吾今非特少痞也，盡知前日所爲之非，已刮去無纖髮存者也。

嗚呼！吾道之難行也如此，將爲奈何？常以謂：位者，行道之器也。得其非能行道之位，不行矣，如之何？❷位可，能行乎道。介自顧形質短陋，恐終不得所以行道之位。不得其位，肯將已乎？不得行之於上，當存之於下。不得施之於天下，當畜之於一身。不得利於當世，當垂之於後人。明將退去泰山矣，❸泰山，吾居也。且周公、孔子之道自魯出，天下雖大亂，聖人之道雖大壞，魯

❶「僅」，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近」。
❷「如之何」，原作「如何之」，據光緒本改。
❸「明」，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則」。正誼堂本有小字注曰「一作明」。

周公、孔子之道常不絶。況今天下大治，聖人之道大行，魯大可居矣。吾且審卜之，終不得進，則與明復偕往矣。區區之心，盡此而已。

京東、河朔異屬，我守官東，熙道在北，❶有大幸會，恐二年間未得相見也。盛暑，爲道自重！不宣，介再拜。

##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貺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非所當！夫《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騕褭，逸馭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人饋之以太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飫而靈府浹洽也。

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黄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嘵嘵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詭誕之説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

❶「北」，原作「此」，據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常思得韓、❶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之於聖，不由徑曲小道。❷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往來，舟車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礙。

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❸又逢孫明復，韓、孟兹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爲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爲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

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萬千百里而避之也，❹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 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黿鼉蛟螭橫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不斬其黿鼉，戮其蛟螭，江終不可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爲榛塞者，其害何啻黿鼉蛟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也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思遠亦嘗思之乎？介嘗謂他日有功於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故去年冬，曾以書曁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於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介爲然。

❶「常」，原作「當」，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由」，原作「有」，據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❸「南郡」，陳植鍔校點本據卷三《寄明復熙道》改作「南都」，「南郡」蓋誤刊。

❹「千」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介雖甚無識，嘗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乎？ 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去榛塞者，未知終以爲如何？

##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鮮于同年來，出書兩函、詩二首，且具道盛意。介，不肖人也，何以當二賢公之奇遇哉？ 嘗念今之州郡，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孔子，聖人也。以聖人而歷聘於七十國之君，其大夫無一人能知孔子之聖者。孟軻、荀卿，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徒，遊説於當時，卒亦不遇。而況當孔、孟、荀卿之時，列國各自爲政，能用一賢人，則强於隣國，伯於諸侯。如孔子用，則又豈至是而已哉！ 用聖人之徒，利於其國若是，而皆忽焉不用。今夫政一出於朝廷，州郡守天子土地，養天子民人，執天子教條，畏天子法令，功賞刑罰大小歸諸天子，毫髮不敢有諸己，雖其國有如孔子、孟子、荀卿之徒，❶於我何利焉？ 況孔子、孟子、荀卿之徒，曠幾千百年而後有一人生，而今之州郡，禮布衣，下白屋，虚懷勞己，吐哺握髮，孜孜不怠晝夜。且古之列國，❷用一賢人則强國、伯諸侯，今得一賢士無分寸利於其國，又況萬萬無孔子、孟、荀之徒，接引如是之勞，禮貌如是之隆。推是而言，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如明公者，則賢於今之州郡。州郡所禮士人，❸必以其人有可取，然後以禮接之。雖其人有可取，亦必以

❶「孔子孟子荀卿」，原作「孟子孔子」，據正誼堂本改次序，據光緒本補「荀卿」。
❷「列國」二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❸「州郡」二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其人朝趨其門，暮候其館，念其勞且恭矣，然後待之。若介者，既無可取，又未嘗一叩門下，而明公走書見招，飾館相待，汲汲援致，若不及者，斯知又賢於今之州郡矣。

古之聖人不得一國之君、一國之大夫以禮遇之者，庸陋之介輒當二賢公遇以國士之重，以是又知生亂世爲聖人，不若爲庸人之生治世也。不宣，介再拜。

## 上徐州張刑部書

四月二十七日，哀子石介以在喪戚中，言不能文，謹直書情懇，頓首拜於知府刑部閣下：介生十年，失母氏之愛，繼以兩母，今皆何恃，而所怙者獨父，嘗自痛不能報三母劬勞鞠育之恩。❶今父實老，而家貧族累，重賴祿廩，爲養生之資，未得還所掌於君，退休於家，猶煩勞於官職之事。有子壯且仕於州縣，進無才能取大官美祿以爲尊親顯榮，退無智力謀豐貲餘粟以供朝夕甘旨，使其親老而不得佚，既不才也，又不孝也。

今復有重於此者。大人景祐三年九月，用京東提點刑獄耿承制從政、審刑詳議劉殿丞京、知齊州李職方遜、通判齊州王虞部隲、通判明州吕虞部日新舉狀，改大理寺丞、知單州碭山縣事。審官循國朝之制，就徙於蜀。蜀道之難，從來舊矣。少健輕捷者猶且疲乏弗克勝，豈老者所堪任也？爲人子既不才又不孝，使父老不得休佚，復將如是而苦之。若然，生子安用乎？是畜犬馬之不若也。犬馬猶能吠乘，爲其子反無所能，不若犬馬哉！介少讀六經，知尊君事父、臣子

❶「恩」，原作「思」，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忠孝之大節，不能遠希古人，竊自比於犬馬。故去年請於吏部，得蜀嘉州一官，以免大人之行。

抵嘉僅月，母氏訃至。本免大人之行者，以介故也。今介解官來，❶大人故又不得免其行矣，❷重介不才不孝之罪矣。然犬馬之心，終不已也。遂請於上，願俟終制復行，以免大人之行。狀上而既不得報，且大人齒衰而蜀道遠，又不可卒行，乃別擇佚泰之地而求安樂之。

徐在東夏爲近輔，處列藩爲大府，通江、淮之運，來吴、楚之貨，又爲會津，而況土膏地潤，足蒲魚，宜稻麥，實爲樂土。今者閣下以王府之邇臣、❸臺郎之宿望，鎮撫綏養，爲土守長，尚清浄，躬儉約，事不撓，民不煩，吏得守其司，官得安其職，斯可謂佚泰之地也。爲人之子，得置其親於佚泰之地，寢處安矣！食味嘉矣！嗚呼！木依於山，魚依於淵。山有巖壑之深、雲雨之潤，木誠得其養矣；淵有潭府之奥、蒲藻之美，魚誠得其所矣。苟斧斤不以時入山林，網罟不以時入川澤，木得生乎？魚得安乎？豈不繫於仁政乎？今徐雖爲近輔大府，會津樂土，夫欲求佚泰其親、安樂其親，豈不繫於閣下乎？仁政之廣，及於草木魚鳥，況人之親焉？介知寢處安矣，食味嘉矣，不勝人子慺慺之誠，伏惟閣下哀憐之。不次，介百拜。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終

❶「官」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❷「又」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❸「今者」，四庫本作「介聞」，正誼堂本、光緒本作「今聞」。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 上范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睽後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黄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吕、七國，唐之安、史、諸鎮，不能累黄帝，疵舜、禹，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也。

聖朝八十年，始有賊昊之患。國家與賊爲家人，今與我始乖，故樹孽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閣下。《蹇》之繇曰：「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其説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知者不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與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進，志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朋來」。《解》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爲吉也。

賊昊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閣下經略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乃罷閣下，而專任夏暨陳二公。又半年，賊昊轉暴熾，宗廟社稷之靈寤於上，遂罷二公，而復閣下經略。初，賊昊猖獗，閣下尚謫守於吴，人皆曰：「不用閣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論

益喧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閣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同節制陝西路。閣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遂罷閣下。今復起閣下，專當一面，雖未足以極閣下之才，亦略足以施閣下之智矣。噫！閣下智施之四海有餘，况一隅哉！人將見賊昊之首置汴西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於閣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昊揣境上諸將可畏者閣下矣，遂以書間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閣下者。賴天子聰明聖神，閣下獲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宗，平元濟。閣下書間不入，乃復大任，其亦卒破元昊乎！

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閣下不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禄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昊而後歸爲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取元昊之才，而復能盡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

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干戈之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暖，食不敢飽，士卒輩皆被甲胄，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卧，晏而起，恬愉休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毛可施用，竊爲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

沛縣梁構、兗州姜潛、任城張洞，皆負文

武材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捍。若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將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寨遂爲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丘機戰謀，惟元戎取之。茲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閤下，三人不肯事；非閤下，亦不能用茲三人。構事劉顔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洞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蔕，道有本原，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閤下幸厚用之。

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兖州奉符縣尉李緼、前宿州臨涣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緼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官竄去。緼以不善事上官，爲苛吏籠置於深法，平價買官騾一，誣緼損官錢數緡，除名，羈管滁州。二人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録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爲漢之功臣。」况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録，遺行則人不齒。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爲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武帝賢良之詔，求踶馳之士、奔踶之馬，取是道也。緼與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閤下幸當留意。

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閤下幕中固不乏人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勳

所任者惟一人，然群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緼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無毫毛施用，苟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也，❶大化權也；其出禄也，大司命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

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縠，曰絲枲，曰布弊。犀象、馬牛、羊豕、犬雉、魚鼈之屬，蝦蟹之細，米鹽之品，葅醢之多，東暨日際，西暨月窟，南極丹崖，北極朔陲，相會而湊於五都之市。朝而聚，❷夕而虛，❸大小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短長無不收也。今夫銓管，收天下之才也，亦猶市焉。顧今飾固陋之姿，操尋常之具，往立於銓管之下，猶鹽絺絲枲游於都市矣，豈以其細而遺之乎？亦從其貴賤而取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廣厦待群材而後構，朝廷待衆人而後治。必金珍、珠玉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梓楩柟然後取，大厦不立矣；必傑賢俊髦然後用，官常曠矣。顧頑材凡質，以片文隻字，隨群隊而取一第，年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亦近乎夫子所謂不足畏者。策名乃七八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

❶「也」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❷「朝」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夕」，原作「多」，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勞、半銖之績施於國，及於民，夫復何爲者？固當碌碌隨衆人而出處，甘退守乎？ 無庸之軀，猶離所分去。 衆人争頭露腦進説於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容足地，乞半刻景，使畢其辭而後就誅戮。

竊念顧天聖五年登第，初命通州軍事推官，❶未行，有先兄之憂。 及滿秩，❷逢先君之喪。 自江左扶護靈櫬，挈提諸孤，來歸鄉里，❸涉履難苦，備極凶屯。 喪制未畢，又失母氏。 天窮如此，生意若何！ 而況先人遺其清白，家世傳於儒素，無洛陽二頃田可耕而取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 行服通四、五年，聚族幾五十口，駢稚圍繞，衣食煎熬。 心如石焉，積溜亦穿；腸如鐵焉，百鍊亦耗。 局局焉若置身檻穽，焉能不動也！ 噫！ 人有血氣以動乎内，智勇以守乎外，有其時，得乎用，誰不能立功名也？ 若虎兕，豈服於檻穽也？ 得出焉，萬萬敢前。 顧胸臆盤折久，雖未脱夫窮塞湮厄，且不甘盛時明世晦晦瞶瞶，埋棄草萊，不能與夫耀耀者争光明矣。 故有是説進於銓管之下，將雪夫屯邅而求通亨。 惟閤下念之。

##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尫者。 曰：「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殃於物，百物草木皆焦枯，五穀瘁欲死，民無以爲食。 尫者，至愚而疾，不成人者也。 面鄉天，天猶哀之

❶「州」，原作「判」，據光緒本改。
❷「及」，原作「亦」，據光緒本改。 四庫本作「未」。
❸「歸」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而雨。天之仁於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脱粟不能充朝夕，日暴其愛子稚女十餘口於窮餒間，則爲一發聲大叫於當塗者，雖其人至賤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是，當塗者獨不哀之乎？某世農家，曾、高以降，力田爲生，遭時右文，輒去從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矣。智不適用，僅效一官，孤拙自持，粗懷廉節，故亦無大過。前年罷滁州録事參軍，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貧，凡一周歲。去年九月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今徙之邑。俟八月，始許往鄉里。在趙州，方屬凶飢，歸無所依，寓於雷澤，旅貧何託？稚騃十數口，朝夕嗷嗷，相對以泣，與夫窮而無告者類也。

執事方操大柄任，處大權職，京東十九州之内，可死生之，可休戚之。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之水可活。」某雖老朽無所用，至於專一局，分一職，亦庶幾可無敗廢矣。唯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禄，活此十數口。如已墜千萬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萬丈縻綆，❶使得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 上徐州扈諫議書

知府諫議閣下：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焉。蓋君也者，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者，天下之達親也。貴，故天下慕之；親，故天下愛之。一國之内足慕者，君也；一家之内足愛者，親也。是以人臣以近君爲榮，人子以事親爲樂。夫一日三接，便蕃寵錫，孰榮如之？朝夕左右，承

❶「綆」，原作「便」，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順顔色，孰樂如之？然内外之事不可一也，出入之任不可擇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場，❶臣之義也。内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内者蓋不以守疆場爲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爲苦也。外者蓋不以服勤勞爲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爲傷也。

大人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年辛巳吉，凡衣衾棺槨之具，待禄而後辦，❷未能遂歸林泉以取休佚，猶獨僶俛於官職之事。且大人既老矣，介則當晨昏定省，日親上食，謹視寒煖之節。而乃遠違几杖，虧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子之義，得無闕乎？誠罪人矣！誠罪人矣！然前所謂内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蓋亦不得而憚也。

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爲業，田薄牛弱，常苦貧窶。歲盡天之時，窮地之利，竭人之力，并大人與介兩人禄，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禄闕，❸大人獨食不足，乃泣别庭闈，遠來田園，學老圃、老農之事，勤稼樹桑，庶幾四十口衣夫帛、食夫粟，而免寒餒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夕左右，承順顔色。噫！前年去蜀五千里，今又在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亦可憫矣！恭惟閣下輟七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蒙受其福。《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閣下之福，施之必有先後之次。以大人，可稱爲老者矣，則受閣下之福，宜在先矣。用是，將有以釋孝子念親之心一二。瞻望門戟，不勝歡忭欣躍之至。介頓首再拜。

❶「場」，原作「塲」，據四庫本、光緒本改。下「疆場」同。
❷「辦」，原作「辨」，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❸「闕」，原作「仕」，據正誼堂本、光緒本改。四庫本作「缺」。

## 與奉符知縣書

子游爲武城宰，孔子曰：「子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至哉，子羽之慎！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爲慎易，爲容難。慎以遠嫌，容以避謗。嫌遠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爲易。夫犁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爲是國之民，征賦教命，皆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覯不謁，在禮近於傲與慢，容之爲難。

介爲奉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車逾月，先就見介於徂徠草廬中。介懼得傲與慢之罪，不敢蹈子羽之節，因一謝馬大夫於縣。馬曰：「吾治君邑，吾聞君賢，且與君爲天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疵，君以告予。病予疵予，是君以若病與疵遺我也。」自兹屢招介過縣，❶然介不能守子羽之節，豈不知足及公門而嫌與謗輒隨之！凡四五招，勉强一往焉。且以謂政雖出大夫，而及於吾民。病雖在於民，苟有養民之心者，皆病政之疵、民之病，不敢不告。雖然，未及於私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不我用，退居草茅，闔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尊之以師弟子禮，求傳其道焉。太平鎮進士姜潛，倜儻有奇節，馬大夫重之，時引在坐，與講論古今治亂得失。及馬大夫陷於籠網，苛致其罪。怒馬者以爲介三人嘗與馬公事，具以惡名加焉。噫！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宜乎以爲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乎人言？」雖然，不可不慎也。

❶「招」，原作「牽」，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執事臨縣，介因欲遂蹈子羽之節，不唯懼得傲與慢之罪，且詩人桑梓之敬，不可忘也。一拜執事於縣之庭，得禮而退，然後願守子羽之節終焉。惟執事容之。

## 上潁州蔡侍郎書❶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於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如介者，❷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絶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内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邪，咈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❸

冬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於介

❶「潁」，原作「頴」，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❷「如」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❸「當」，四庫本、正誼堂本作「常」。

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子思《中庸》之篇，❶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毆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爲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爲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爲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 與張安石書

歲庚辰十一月五日，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吏，奉符民如赤子之失慈父母。自十一月五日至二月十一日，凡百有六日，延頸引首，南望大夫之來，若在大暑思滌清風，若坐赤炭思濯寒波。二十一日，大夫被免，民以千數，環立大哭，若以久餒方食而奪其餔，❷大寒始衣而刼其纊。哭已，咸曰：「吾大夫奉身儉，行己廉，守法平，操心公，養民舒閑，約吏急速。自大夫來，吾曹安於里閭，晏眠飽食，老息壯作，不奪吾種殖之時，不害吾生養之道。經歲村巷雞不驚，犬不吠，盜賊不入，吏胥不至。州縣之政，賦稅爲急。隣縣督責煩數，敲扑之聲相聞，里胥纍纍，繫於道路，❸流血滿令廳階，猶出期不克辦。吾大夫但斂手坐席上，時召老叟至其前，與之相約。所謂里胥者，皆放於田畝，嚴禁戒，不得與民相

❶「子」，原作「孔」，據正誼堂本改。
❷「餔」，原作「脯」，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❸「路」，原作「人」，據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見，不遺一吏走，不施一杖笞，常見期賦登數。治吾邑者，育吾曹，可謂勤且至矣，可謂義且恩矣。吾曹在下，觀吾大夫，無絲髮辜天負民，無分寸枉道欺心。而無罪免去，兹非吾大夫之不幸也，吾曹之不幸也。」於是相與環立，又哭且慟。既而又聞大夫無資，不能行，盡貨易其帷襜之屬，乃能行。雖能行，聞其寓魯之西任城，無環堵之室，無一畝之田。大夫及夫人、若女、若兒、若姨、監、皂、隸十數口，衣不續而炊不繼，朝訴飢而暮啼寒。吾大夫至此，吾曹德大夫甚深，忍坐視之？乃群走隊趨，就徂徠下，繞石介泣，告之曰：「吾曹嘗聞昔田横能養士，當横之難，五百人死之。今大夫之憂，幸未至横，吾曹亦未當從五百人者以死。然吾大夫朝夕有饑寒之慮，吾曹民爾，無智力爲營其衣食。君在吾鄉，號爲有智力者，君宜念吾曹區區之心，圖救吾大夫之窮。」

介聞之，大羞媿，且惻然悼之。悼者，悼馬大夫之窘；媿者，媿此民之義。雖悼且媿，而方連遭大憂，在困躓憔悴中，旦暮自虞就死，何得錙銖勢力解馬大夫之憂，慰此民之勤勤？然大夫之憂深矣，此民之勤勤至矣，皆義不可已。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道，富仁義之文，有仁義之心，豈不有意乎？介白。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七終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 三朝聖政録序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太宗、真宗憂勤養理之功歟！❶唐自天寶迄於天祐，百五十年間，禄山、朱泚、黄巢、秦宗權相接爲寇，中原擾亂，生民荼苦，篡唐者非有拯溺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綿五代，干戈日尋，戎馬生郊，戰血流野。繼唐終周，天下塗炭，實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筠於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於揚州；四年，取荆渚，下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太宗文皇帝亦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致淮海，北降并、汾，蠻夷戎狄，❷震攝請貢，海内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業，二祖基焉。真宗章聖皇帝，於是成二祖之基，以格於久大；❸隆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焕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繼之，太平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聖神，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也。

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唯是草茅之下、里閭之中，聽田父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

❶「憂」，原作「相」，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夷戎狄」三字，原爲三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❸「久」，原作「可」，據四庫本改。

以來，時接搢紳大夫語，其説三聖之政益詳。然三聖之德，三朝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三聖致太平之要道，或慮國史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唐史臣吴兢嘗爲《貞觀政要》，臣竊效之，作《三朝聖政録》。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堯、舜。人之稱治世者，必曰夏、商、周。臣觀太祖武皇帝之神武、太宗文皇帝之睿聖、真宗章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於堯、舜乎？觀建隆、開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釀，❶豈復羨於夏、商、周乎？

恭惟景祐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真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於三聖之光，以樹乎萬世之基。伏惟陛下聰明神聖，皆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於古，不法於今，固已高視軒、農，遠超羲、昊。苟更能斟酌祖宗垂憲，效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聖主留意。

##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葉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

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

❶「釀」，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醲」。

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鏄爲之也。

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❶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鏄則亂。自武后奪國，迄於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於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敬、文、武、宣、僖、昭，❷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

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傳於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齪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❶「璟」，原作「景」，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敬」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文」下，原有「宗」字，據四庫本、光緒本删。

##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述之，❶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管絃而交鬼神也。❷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頹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

國朝祥符中，❸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❹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奇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横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閾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

曼卿姿宇軒豁，❺遇事輒詠，前後所爲不可勝計，❻其逸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❼古律不異，分爲二册。❽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

❶「述」，原作「材」，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管絃」二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❸「國朝」，《蘇學士文集》（《四部叢刊》影清康熙刊本）卷十三《石曼卿詩集叙》作「國家」。按：是文亦見於《蘇學士文集》卷十三。
❹「曼卿」上，《蘇學士文集》有「祕閣石」三字。
❺「姿宇」，原作「資宇」，據正誼堂本改。《蘇學士文集》作「資性」。
❻「勝」字，原脱，據《蘇學士文集》補。
❼「三」，《蘇學士文集》作「四」。
❽「分爲二册」，《蘇學士文集》作「并爲一帙」。

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序詩乎？」❶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于古，❷卒於用而已矣。❸

##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爲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曲以正矣。❹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爲中，動而爲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爲中，制而爲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爲楊、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佛，識雜之爲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爲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也，嚴乎不可譁也，直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聖人之道，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爲難，守之爲難；守之不爲難，行之爲難；行之不爲難，久之爲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爲難，篤之爲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

❶「爲我序詩」，《蘇學士文集》作「爲叙我詩」。

❷「于古」，原作「故」，據《蘇學士文集》改。四庫本無「故」字，亦通。

❸「而已矣」下，據沈文倬校點《蘇舜欽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黄丕烈過録何焯校本及陳乃乾過録何焯校本有「康定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十字。

❹「曲」，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典」。

輔之且往仕於孟州，因以爲離別之贈云。

##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既於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❶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爲明復之壽，爲予書先君之銘於石以爲勒。❷

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爲宋大臣。爲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於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邪？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緼，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於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爲不輕矣。

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又不可嘿。❸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爲，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於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咄宗元，附權邀官。覩而始節，豈爲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與予，説緼深矣。❹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

❶「既於」，光緒本作「曁予于」，與上「明復先生」連讀。
❷「勒」，原作「勤」，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❸「又」，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義」。
❹「説緼深矣」，四庫本作「相知深矣」，正誼堂本作「交深」。

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遺寵禄，❶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禄爲諱，❷而鼎鑊、鈇鉞爲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强之者也。予所以云，姑爲報之資爾。

康定二年七月十五日序。

## 送張績李常序❸

孔子之大道，爲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十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絶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徒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肉，❹虎動吻而狼磨牙。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

濮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於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爲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崔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爲史者，然猶未知必得

❶「遺」，原作「違」，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諱」，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憂」。
❸「績」，原作「續」，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❹「視予之」，四庫本作「一日之内」。「肉」字，原缺，注「缺一字」，據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誅於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爲孔子者，然亦未知必得罪於害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見予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真勇者矣！

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遵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而作鼓者，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子周旋焉。達也，以孔氏之道；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綽然有餘裕，其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歟！遵道直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迂，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醉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離之懷。

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

## 送劉先之序

予友先之將適魏之館陶，請於予曰：「館陶之政，孰爲大？」

曰：館陶，魏邑也。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吏部下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者，惟仲塗。居魏東郊，著書數萬言，❶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爲如京使死，其道纔施其一二。今聞柳氏之子孫尚在，且有賢者。魏之人猶能記識仲塗之居，亦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有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爲柳氏子孫及魏之人講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

❶ 「書」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道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施於天地間，無有不宜。以之治民，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先之能使柳氏子孫及魏之人知仲塗之道，柳氏子孫既能知之，而肯緘藏於其家，❶必能傳之人，魏之人亦必能傳之鎮、冀、邢、趙。自鎮、冀、邢、趙而傳之，將河之北皆知仲塗之道矣。由河之北而傳之，仲塗之道將盈於天地之間矣。館陶之政，此爲大。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内咨而嬉，癯而肥，瘠而良，匱而昌，兹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豈待予告？

## 呂虞部士龍字序

虞部員外郎東平呂君嘗訪字於介。因名士龍，《易》曰「雲從龍」，言龍吟則雲出，龍乃乘之游於六合，作爲膏澤潤液萬彙，❷濟物之德也大矣，請字曰「兼濟」。兼濟之義，又不徒然也。卷收其雲，畜密不雨，不得兼矣。大旱而爲霖雨，不崇朝而徧天下，兼濟之義，於是乎在。

先朝爲侍讀學士，烈烈有名稱者，君之先君也。君不忝爾祖，能濟其美，今年四十三，作虞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借三品服，知邛州。邛州，要藩矣，襟帶巴、蜀，作固王家，有社有民，地方千里。君能簡削苛政，懷以仁惠，舒我王澤，浸其幽遐，是亦兼濟於一方也。異日得大位，行其志，兼濟天下可矣。字曰「兼濟」，豈無意哉！

名以定體，字以表德，苟不克稱，則貽名之羞，公其戒之。苟保禄位以利其妻子，苟

❶「肯」上，光緒本有「不」字。

❷「澤潤」，原作「潤澤」，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殖貨財以肥而家、厚而身，不思致吾君、[1]利吾民，則獨善之行也。雖在千萬里外，必走就君，操吾矛、持吾戈以擊君，奪此字矣。月日序。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八終

[1]「致」，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忠」。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真宗聞之曰：「辭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宕？」乃下詔曰：「國家道莅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教本，冀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爲學之道。夫博聞强識，豈可讀非聖之書？修辭立誠，安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爲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别集衆制，刻鏤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誤於後學。式資誨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於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内文士看詳，可者，即具本以聞。」

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説其年十一月，自建州召試，❶授秘書省正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下，道路拭目。或勸以歌頌上美，更期清貫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早成夙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愀然曰：「吾將勉力，庶幾子雲、退之，長驅古今，豈止於辭人才子

❶「自」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乎？」又，崖掾初覽其斷文數十篇，❶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持正、柳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推重之，則楊爲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內。爲古文之雄有仲塗、黄州、漢公，謂之輩，❷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爲，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爲新制。楊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

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黄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摧楊雄鋩，惟胡大監繼周在，且以罪廢，❸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於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楊之虎牙。繼周既至，真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即拜謝於殿上，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既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他制誥？」矜傲輕忽，旁如無人。真宗以繼周素無行，尚疑之，潛令小黄門一人隨其後觀之，黄門盡以告。明旦，真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爲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楊遂肆然，無復回避，爲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於今矣。可惜矣！

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劉待制之説，知文懿真賢相矣。

❶「掾」，原作「椽」，據四庫本改。光緒本作「相」。
❷「爲」，四庫本、光緒本作「謂」。
❸「且」，原作「旦」，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爲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歟？爲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懼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 宋城縣夫子廟記❶

天地，吾知其易毁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也，一政不行則闕；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彌亘億千萬世而不傾，綱維四方上下而不絶。❷莫亂於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凶慝，虐神猾夏，曰聰曰勒，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隳坼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毁。良由根柢堅而枝幹茂也，❸淵源濬而流派遠也。

三才五常爲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爲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爲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爲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闕焉，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闕、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

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

❶「夫子廟」，原作「廟夫子」，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綱」，原作「横」，據正誼堂本改。

❸「良」，原作「息」，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

宋城在南京爲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於令之廳事。噫！其爲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爲尊，不敢黷慢。於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艧麗焉，穹穹闢陽，眈眈闔陰，夫子被王衮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顔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

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夷法也；❶毁淫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

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皐陶、傅說、伊尹、吕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當時從游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有劉

❶「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緼，❶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

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説》，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説》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逼，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❸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説刊之石，陷於講堂之西壁。

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❶「緼」，原作「蕴」，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七」，據《宋史·藝文志》，當作「二」。參本書卷九《賢李》校記。

❸「亦爲泰」，光緒本作「以爲泰山」，與下「先生」二字連讀。

## 青州州學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於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於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八十三室，別爲鈎盾六十二間，歲入於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公用，於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侈之，請記於壁。曰：

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焉。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檝耒耜之利，棺槨之便，臼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沿三代明王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於青，立其本也。❶ 集賢由《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宴樂」、《兑》「朋友講習」之義，通變於學，❷制其中也。

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强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諷之，其爲功博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

❶「其」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❷「通變」，四庫本作「推廣」，正誼堂本作「立屋」，光緒本作「立寬」。

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爲業廣矣。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秩，❶勞有休，怠有養，所以息焉、游焉，是一張一弛之道也。❷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

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亶，用董其役。作屋若鉤盾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借力於公家之隙，不煩於府，不擾於民，和説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斯文，既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 新濟記

天聖十年春，知兖州、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孫公開新濟成。夏，汶水暴漲，盡壞其防，豬於西澤，滿弗受，腹背溢出，横流湯湯，爲江爲淮。轉如天回，突如山來，勢若吞鄆及壽張、東阿，人不溺於水，如一縷絲、一毫髮相維之矣。東北注入新濟，汶水勢削，遂不克患。明年，京東蝗蟲、大旱，五穀皆不熟，自淄水東至於海尤甚。州養兵十數萬，倉庫空然，公儲不逮百日，或出秕稗糞腐，爲天子養兵食。羸卒餓軍，旦夕洶洶，發怒色，流怨言。郡刺史已下，焦然疚於懷，不知其爲，徒拱手俟罪而已。兩轉運使以是失職，罷去。天子使轉運淮南倉，轉輸於東方，凡數千艘，由淮達於鄆，鄆入於新濟，新濟而東，東方遂濟。噫！春，新濟成；夏，汶水

---

❶「秩」，四庫本、正誼堂本作「飩」。
❷「是」，原作「之」，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漲，新濟是賴。汶水無害，鄆人適安。今年新濟成，明年東方饑，新濟是憑。兵不匱食，國不乏用，民不餓死，濟之爲功也如此。其速成疾效，章章著見於人者，故略舉之矣。

若夫北暨鄆之張澤，南暨濟陽郡之鉅野，❶民良田百萬頃，水宅焉三十年，民不得一壠耕、一穗收。新濟成，疏其水入新濟，民得是良田，播殖五穀，以衣食之。新濟之功，此益爲大。

中國之有四瀆，❷猶人之有四支。四瀆，濟其一也。濟水壅，❸廢地一支矣。❹今濟水復流，地之一支復生也。地有血脈也，有膂胃也，不壅絶焉，地道其安矣。濟水棄滯塞廢三十年，三十年不爲濟矣。今濟水復流，復爲濟矣。海不受濟之朝三十年，海亡一濟三十年矣，今濟水復朝於海，海復得一濟矣。地生一支，濟復爲濟，海復朝濟，功格於地矣，及於濟矣，及於海矣，功又益爲大也。當濟源涸，此功落成。❺《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可謂禦大菑矣，捍大患矣。則公宜受天百禄，世世祀之，傳子傳孫，寖隆寖昌。❻

公盡忠三朝，白首彌固，勳望風迹，終焉允臧。在太宗朝，講經璧水，敷助文治，觀學王宮，啓發孝德。在真宗朝，嘗上疏陳十不可，請停西祀，又抗言乞焚天書、斬朱能，以道事君，有犯無隱。陛下纘服，日以孔子之六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説於上

❶「野」，原作「鹿」，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❷「中國」，正誼堂本作「地道」。
❸「壅」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❹「地」，原作「弛」，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❺「成」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❻「昌」下，正誼堂本有「矣」字。

前，以輔聖德。歷事三世，將逾四紀，年甫及致政，三上章乞骸骨歸葬鄉里。不得請，又兩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以官職之事，許之。既告老去，猶以鄆人被水患三十年，濟不爲濟，濟不朝海，地廢一支，在公家之事爲不了。❶卒能成功，澤生民，利萬物，及國家，被來世。《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謂之不朽。」若公之立德、立功，可稱於不朽矣，宜刻諸石，垂之無窮。

謹按：濟水出於河南府王屋縣，❷溢於東，出於陶丘，北會於汶，入於海。當黄河溢，❸并濟爲一。河水一石，其泥六斗，泥淤爲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故道，不復能流入於海，乃停於鄆之西南，爲大澤，作民患三十年。公久思乂之，數議不合外庭，❹衆口嘵嘵爲不可。至是復白於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留後陳公堯咨，時治於鄆，受成於公，不敢異公議，克同於公。

天聖十年正月，以鄆州之須城、中都、平陰、壽張、陽穀、東阿，齊州之歷城、長清，❺合三萬人，起鄆魚山盡下把四十里，齊州接下把而下又五十里，疏濟故道，通濟入海，一月克成厥功。督後則有鄆州通判比部員外郎張舜元、齊州通判國子博士王隮、平陰知縣國子博士李錫、歷城知縣太常丞董儲、壽張知縣右侍禁王師顔、鄆州駐泊右班殿直張政、中都縣主簿劉允。介自謀始及成功，實預焉，故能備述其事。

景祐元年月日記。

❶「事」，原作「利」，據光緒本改。
❷「河南府王屋縣」，正誼堂本作「河南王屋山」。
❸「當」，原作「嘗」，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❹「議」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❺「長清」二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 去二畫本記

留守工部彭城劉公隨嘗親來視學於東庫，謂非聖人書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者讀之，惑亂其心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之，況非聖人乎？且自伏羲至於神農，神農至於黄帝，黄帝至於堯、舜，堯、舜至於禹、湯，禹、湯至於文、武，文、武至於周公，周公至於孔子，❶中國猶一人治也，道由一塗出也。有老子生焉，❷然後仁義廢而禮樂壞；有佛氏出焉，❸然後三綱棄而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道者也，悖中國之治者也。公所謂非聖人之書者，老與佛之書也。老與佛之書猶不可使學者見，況使學者見老與佛之像乎？

書庫有舊存《三教畫本》，索觀之，則吾聖人與老氏、佛氏等。使學者趨老與佛，亦將同吾聖人也。讀其書猶懼惑亂其心，使趨老與佛同於吾聖人，豈知不易吾衣冠，棄吾父子，捨吾尊親，廢吾祭祀，相與同歸於夷也？❹《三教畫本》，獨吾聖人朝夕令學者拜事之，庶幾知吾師之尊，吾教之一，吾道之正。所謂老與佛二者，吾令悉去之。後來者將謂吾不恭職，❺失二畫本，吾故書石以告。

## 宣化軍新橋記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軍使虞部員

❶「孔子」下，光緒本有「孔子之時」四字。
❷「焉」字，原脱，據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❸「焉」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❹「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❺「職」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外郎張景雲作清河橋成。河初不通，故爲之舟，則人利舟也。及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復通，故爲之橋，救舟弊也。善哉，其達廢也歟！❶聖人之於天下之道，有作焉，有因焉，有變焉。未有初也，故作。未有制也，故因。制失，故變。變者，救其失也。漢董仲舒曰：「道者，萬世無弊。非無弊也，得救之之道也。」毁舟爲橋，善變者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是之謂矣。

河去軍北門數步，其流不絶如綫，深不濡軌，廣不逾丈，非如彭蠡、洞庭之險，而人病涉則甚於彭蠡、洞庭，實舟之爲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爲十五家，家率七口，爲百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於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動吻，伸頸奮距，以搏以噬，憧憧往來，人罕完膚。吁！上下相容，州縣無政，孽苗遂威，姦府遂成。凡此橋歷二年，更六人，成輒壞者三，卒成於君。如此其艱，孽苗大而難拔也，姦府固而難破也。非君之誠與斷，孰克哉！初，天章閣待制知淄州軍州事郭公勸、侍御史京東轉運使張公奎始謀毁舟建橋，授謀於縣。而郭以憂去，張徙河東。其後虞部郎中胥君穀繼來爲州，國子博士霍君某通判州事，虞部員外郎韓君縠爲縣。雖述六公之志，而橋再成輒再壞。逮君，橋卒成。

當二公之去、橋再壞，人咸曰：「橋不可作也。物有數，事有會，興廢存諸時，成敗繫於天，皆不在人。」君來代韓，聞其說，獨以爲不然。苟興廢成敗皆不在人，則救懷、襄之患者，非禹也歟？定管、蔡之亂者，非周公也歟？平諸吕之難者，非勃也歟？去鱷魚

❶「廢」，四庫本作「變」。

之暴者，非吏部也歟？作一橋不能圖久，人無誠也，乃推諸天！患誠不至，而不患功難就。視事之日，亟至河上，且嘆曰：州縣之政，莫大於是者。州之大者方千里，縣之大者方百里，政之善惡不出千里之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孰不由此塗出也？苟有利焉，天下享之；苟有害焉，天下被之。在《周官》則曰：「司險，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在《孟子》則曰：「十一月徒杠成，❶十二月輿梁成。」❷在《春秋傳》則曰：「啓塞從時。」況二公謀於初，三君作於後，顧竭才卒成此橋。且舟爲害也遠矣，吾爲利也豈謀近哉？百世後已，不可苟作。梓材以新，制度以侈。

夏六月己酉朔日落成，❸其夕橋又壞。君曰：「天固助予，非有姦，橋何壞？韓君再爲橋，橋再爲壞，壞有故也。吾一爲橋，橋一壞，壞於姦也。吾未討姦者，終成吾橋，然後信吾之志，而奪姦人之心，暴姦人之罪。」益勤不懈，日出臨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惡、斧斤之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焉，毋不良，日入歸，如此九十有七日，橋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木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

噫！衣乎舟、食乎舟者百有五，爪距森森，牙齒顔顔，相與横跂盤錯於其間，崇姦深，樹孽大。非君智果，姦府不破；非君特達，孽苗不拔。始其再壞、三壞也，衆口囂囂，❹咸請罷。由於克斷，君聽不亂；由於克誠，此橋卒成。嗚呼，君之功茂焉！

❶「一」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補。
❷「二」，原作「一」，據四庫本、正誼堂本改。
❸「朔」，原作「明」，據正誼堂本改。
❹「囂囂」，原作「嚣嚣」，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十月初九日記。

## 柘城縣巡檢廨署記

天下有事也，天子日旰而食，公卿側坐而謀，大夫露宿而行，命士晝夜走以赴命，況庶人乎？ 天下無事也，農閒於野，工遊於府，商嬉於市，士大夫不醇駟不駕，❶不兼味不食，高冠寬衣，恬愉舒緩爲事，況天子、公、卿乎？ 帝宋有天下八十年矣，艱難於太祖，勞於太宗，汲汲於真宗，逸於陛下。 始於胼胝，中於癯瘠，今至於安樂泰舒，内外官萬餘員，無所事事，食天子廪禄而已。 不矜車輿，不飾第宅，安爲哉？

右侍禁韋君濤，朝廷命檢察南京之宋城、楚丘、下邑、寧陵、柘城、穀熟、虞城盜賊，❷治所在柘城。 舊署廨宇卑圮，❸風雨弗蔽。 韋君至，則曰：「天子賜禄廪，❹非獨奉臣身，亦將以仰事父母，俯庇妻子。 今居無厚墻完廬，日暴溼其身體，豈聖君推孝治、待臣下之意邪？ 況海寓富康，薦歲豐稔，家給人足，盜賊不作。 幸外無職事，内置吾親於康寧鬆髮，不亦可矣？」舊署之囂塵湫隘者，悉更之高明爽塏。 於是燕寢有堂，飲食有位，廄庫井竈，罔不有秩。 上以荷大君育養，内以逸樂其親，及於其妻兒，韋君終無歉不足者。❺非我列聖相勤養理，寓内無事而然歟？ 假若有事，韋君當如前所述，晝夜走赴

❶「醇」，正誼堂本作「結」。
❷「檢」，正誼堂本作「巡」。
❸「署」，原作「是」，據正誼堂本改。
❹「廪」，原作「厚」，據正誼堂本、光緒本改。四庫本作「廪禄」，亦通。
❺「終」，原作「中」，據正誼堂本改。

職弗暇，豈及於此乎？予吏睢陽，韋君以新署成，乞文爲記，因感太平之人各得其所，且嘉韋君之能厚於其親，遂命筆直書之，無罪略焉云耳。

時景祐四年六月二日記。

## 鄆城縣新堤記

太祖、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刀，負一矢，取功名如山丘；書生吐一奇，運一策，闢土地數千里。聖主勳臣，❶勞告天地宗廟。外内文士，得取爲歌、詩、頌、讚，刻於金石，播諸管絃。荆、潭臣僕，甌、閩内屬，蜀師來降，李煜渡江，吴人慕化，並俘納社。❷天覆地載之内，一用宋正朔，罔敢貳志。真宗以文守，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物罔遂，積穀豐實，海内恬嬉閒暇，習於俎豆，寬儒蘊藉，尚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向之取功名、闢土地者。學史者磨石濡毫，俟以歲月，竟無有卓卓勳烈，可稱紀載。

夏四月，予卧睢陽公舍，鄆城縣令劉君準遣使致書於予，曰：「故鄆城爲水淫敗，予作新城於故城西南十五里，遷其民而居之。雨逾月不止，❸水如故城。謀再遷之，則重勞吾民。且鉅野在天下爲大澤之一，周視邑内高燥，無旁可居萬家之處。雖再遷之，水亦隨去。與其勞民而再遷，遷不遠水，不若借是民力，擇久安之計。民無頻遷，水不爲患，斯亦可也。❹於是環城築長堤千九百步，高

❶「主」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❷「並俘」，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作「并汾」。
❸「雨」，原作「兩」，據正誼堂本、光緒本改。
❹「也」，光緒本作「矣」。

二十尺，厚九尺，足以捍城矣，❶足以禦水矣。堤成，予復念曰：今雖作堤，堤久必壞，歲須補之，乃無壞。若一歲一補堤，薪芻取於民，令苟不恤民，吏因緣爲姦，蠹傷吾民，是吾作堤非以爲利也，反以爲害也。因即堤上下、城裏外，樹楊萬有三百栽。曰：它日堤之薪芻是供，可以緩民之憂矣。今堤既成且固，柳皆青青榮活，葉可蔽日。太平爲吏，不從軍邊塞，效萬死一生，立尺寸功勞，❷求名書國史，此爲績雖細，猶愈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已從梁山上轉圓石至縣門，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書，堅博可存，願得君文以記歲月。」

噫！予從事斯文久矣，常如向所述，不得卓卓勳烈可紀載。劉君之功，雖非卓卓者，刊之於石，亦無媿焉，遂紀之。

景祐四年六月一日。

## 祭堂記

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唐制：三品以上乃許立廟，天寶十年，四品清官亦許立廟。介今官爲節度掌書記，在國家官器，❸今從七品。説者謂：適士，上士也。官師，中下士也。庶人，府史之屬也。介爲庶人，則嘗命於天子，又未至於適士，其官師乎！在周制得立一廟，唐制則未得立廟。今祭於寢，則介之烈考嘗爲東宮五品官，且鬼神之道尚嚴，於寢實爲黷神。將立廟，則介品賤，未應

❶「足」、「矣」二字，原脱，據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補。

❷「勞」，正誼堂本作「業」。

❸「在」，原作「枉」，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於式。

貴賤之位不可犯，求其中而自爲之制。乃於宅東北位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馬夫人、[1]劉夫人、楊夫人、後劉夫人居焉。薦新及於烈考、五夫人而已，時祭則請皇考、皇考妣、王考妣咸坐，緣古禮而出新意也，推神道而本人情也。

慶曆元年辛巳十一月十七日建。

## 拜掃堂記

石氏既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八日舉大王父以下爲三十二墳，葬於祖塋，復立祭堂於宅東北位。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

石氏從周得姓逮於今，二千有餘年矣。自滄徙居至於今，百五十有年矣。祀遠，唯介之烈考能談其譜，討源及流，實爲詳盡。小子嘗受之烈考，終不有識，大懼墜落。又爲石高五尺，廣二尺三寸，厚一尺，列辭二千三百六十八字，表於墓前，以傳千萬世。風雨燥溼，石久必泐，字久必闕，不可無蔽覆。且歲時必上塚，出必告於墓，反拜於墓，則皆有祭，不可以無次設。乃直塋前十四步爲堂三楹，一以覆石，一以陳祭，總謂之拜掃堂云。

慶曆二年壬午三月五日記。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九終

[1] 「及」下，陳植鍔校點本據《石氏墓表》及下文「五夫人」，補「郭夫人」三字。

#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 謝益州張密學啓

右介啓：介自八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兩到府城，共住九日，五次伏謁旌下，一賜食華亭寺。每請見，皆特優禮待。九日費公膳十一。❶及來赴官守，而復遠借舟檝，盛送饔飱，精米嘉麵，醇酒肥肉，率皆豐餘。盡室九口，在舟四夕，日以饜飽，猶不盡三之一。

噫！飲食雖禮之末，禮非飲食不將。《記》曰：「禮始諸飲食。」《易》曰：「物不可不養，❷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又曰：「頤，養正則吉。」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若然，飲食豈其細歟？故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置而申公去，古人豈專於飲食哉？所以爲禮也。

恭惟知府密學，望高中外，德服西南。出以甸定四方，入將陶宰萬物。上養君后必以道，道者何？忠信之謂也。不以道，則徒資口腹之欲，與飼衆人何異哉？下養士類必以禮，禮者何？仁義之謂也。不以禮，則徒取豢肥之意，與畜犬豕何異哉？介所以拜賜，以來爲榮且喜，非榮一巵酒之旨，非喜一桉肉之味，蓋知府密學養不肖以禮也。

又，府從事嘗以介小詩塵於几閤，密學俯爲屬和，雖不獲賜本，而親奉玉音。是何蕢桴土鼓之陳，輒邀《咸池》大章之作！斯

❶「十一」下，原有「人」字，據四庫本、光緒本删。
❷「物」下，《易·序卦》有「稚」字。

又希世之幸，而非常之榮也。以州縣賤小吏見國大臣，以屬郡下執事見大尹，自當畏汗恐慄，趨走階下，望塵而來，拜塵而去。何得襜如矩步，以賓客禮進退，從容近坐，款密奉對，聲什唱和，飲食衎衎，來有勞，去有送，處具室廬，行具舟檝，若僚友者焉？迴出素望，皆逾常夷，❶爲榮且喜，不亦宜哉！

密學既以禮養士，願服勞厥官，夙夜勉勉，使卒無曠敗，以報萬一。此則小人以力養上之效也，敢勤而不怠。近瞻府城，遥阻旌戟，卑情無任戀恩荷德、激切依歸之至。

##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啓

介去年赴任嘉州，未期月，母氏訃至。入蜀之計已匱，住蜀之計未就，而出蜀之計又迫。凶喪之家，稚騃十餘口，寄於五千里外，其未墜於淵谷者，如以一寸髮維之矣。學士賜之大德，不惟振其將死之命，又從而衣食之，使有餘溫餘飽焉。當日之凍者，今燠而壯；當日之匍匐而行者，今躍而走；當日之孩乳而生者，今坐而食。堂有親，且康寧，以逸以樂。庭有子孫，懽然熙熙。石氏閨門之內，晏安如也，學士之德也。

嗚呼！夫施之爲也，有憫其人餓窮而爲之者，有取其人道德而爲之者。憫其人餓窮而爲之者，❷猶仁人見一魚鼈卵胎、犬彘鳥鼠，❸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惻焉而憫之之爲也，施之細也。取其人道德而爲之者，非不忍其無故就死地，惻焉而憫之之爲也。蓋以

❶「夷」字，原缺，注「缺一字」，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❷「餓窮而爲之者」六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❸「人見」二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其人之有智勇焉，生之也可使之立功庸；以其人之有學術焉，生之也可使之施教化；以其人之有忠信焉，生之也可使之輔君子；以其人之有仁義焉，生之也可使之養蒸民。斯以爲施也，施之大也。施之細也，君子不求其報；施之大也，君子將求其報。不求其報者，君子之私也；將求其報者，君子之公也。私者，私於一物也；公者，公於天下也。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之得生焉，不過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之報，故君子不求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得生焉，必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報，故君子求焉。不求焉，所以私於物也；求焉，所以公於天下也。立功庸，❶施教化，輔君子，養蒸民，斯非天下之公歟？

學士之施於介，非憫其餓窮而爲之也，取其道德而爲之也。學士不求其報於介也，是以魚鼈卵胎、犬彘鳥鼠待介也；求報於介也，介則將以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以報於學士也。區區之心，盡在此矣。蜀雖國家之疆土，其風氣不得中國之正，伏惟學士履此嚴凝，順頤養以持固大中之福。不任瞻戀拳拳之心。

## 謝兖州李相公啓

介頓首百拜資政相公閣下：孟冬漸寒，伏惟台候萬福。介五月中過府中，得獲參覲，伏蒙相公恩遇如常，介不勝感銘之至。恭以相公之德，兖州之人衣食之矣。衣食之厚且足，無如介者。生景德之乙巳歲，介生之年，相公爲狀元。由大匠丞通判於兖，逮今三十五年，相公凡四來，其殖衣食於兖州也，富且饒矣。自相公初殖之，介則衣食之。

❶「庸」，光緒本作「德」。

介今生三十五年，衣食相公三十五年矣。先介一年生者，衣食多於介一年；後介一年生者，衣食少於介一年。何況有先四十年、五十年生者，後三十、四十年生者，是兖州之人衣食相公無如介厚且足者也。

介於兖州之人衣食相公最厚，兖州於天下衣食相公又厚，蓋相公來兖州四矣，陶宰天下再矣，故衣食之有厚薄焉。旦暮相公三正台席，推兖州衣食以及天下，天下衣食相公其亦如兖州之人矣。夫衣食乎天下，福德爵禄寧有窮時乎？❶伏惟相公倍加慎重。

## 謁兖州通判孟虞部啓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執事於介，言乎爵則貴，言乎齒則長，言乎德則優。斯三者，皆宜拜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執事所治郡，則介父母之邦，此又一宜拜也。《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言，敬父同志如事父。」執事與介先君同年登科，又宜一拜也。

介於執事，宜拜之禮有五。而執事聽政逾一時矣，介收五代以禮改葬，自經始至卒事二百一十日，不敢一日怠忽，故未及一候門墻。今幸會車騎過於里中，敢俯伏馬前，敘孟子、詩人、禮家之説，以修勤拜。

## 上南京夏尚書啓

留守尚書光奉制書，徙居畿近，伏惟慶

❶「乎」字，原脱，據光緒本補。

慰。伏以天子之居則謂之京，而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宋爲南京，其名尊矣。王者之興必有其地，而堯自唐侯，❶舜自潙汭，禹自有夏，湯自景亳，周自岐山，劉自漢中，李自晉原，國家自歸德，其世長矣。洪惟太祖開國，授於太宗。太宗靈承，傳之先朝。先朝克光，付與皇帝。相繼四聖，垂乎百年，德厚流長，本固葉茂，重熙累盛，以至於億萬世而寖隆寖昌，莫不由乎肇迹之有先，始封之彌大。壯是王氣，建爲大都，保釐東郊，居守留鑰，常命懿德國老邇臣。❷若今丞相僕射王公，參知吏部、禮部蔡公，皆自此遷入爲柄輔。中書堂執政者五，而三出南京之尹。

伏惟留守尚書，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次以大禹、益、稷、皋陶之謨，出納誥命，次以伊尹、伊陟、甘盤、巫咸之美，❸弼諧機衡，名書太常，勳在王府。今既承三公而來，亦當躡三公之去。自兹京邑，地望益高，不獨爲宋之榮觀，可以使天下之聳動也。

介頃由學官，登於幕府，天與其幸，會公之來，喜抃交并，精爽飛越。官守有限，不能奔走麾下，與公挽轡推轂。一日而至，慰邦人徯望之心。瞻望旌旄，不勝踊躍之至。

##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右臣嘗讀《漢書》，每遇災異，則詔三公、郡國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故賈誼、晁錯、公孫弘、董仲舒得以極其言，所以漢高昌言垂四百年。今國家方惟

❶「侯」字，四庫本、正誼堂本、光緒本無。
❷「老」字，原脱，據四庫本、光緒本補。
❸「盤」，原作「茂」，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新庶政，更修百度，日昃不食，急於太平。而蝗旱相乘，仍歲饑饉，朝廷憂勞哀痛，若内諸隍，聖德日新，天災未消，躬求讜言，庶聞其道。

臣竊見本州今秋得解進士士建中，能言天道人事之應，能敘三才九疇之義，能知太平之道，能息災異之術。臣具見其實，輒敢薦明，惟朝廷策焉。

伏以建中今三十六歲，專精畢力，勞心苦學，積二十餘年。性識通敏，經術深明，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爲文不尚其浮華，直以宗樹乎聖人之教。故能言天地人之際，知帝皇王之道，通古今之術，識治亂之迹，懷經綸之略，有超異之才。其家至貧，養父母以孝聞，躬營甘旨，不避寒暑，安貧守節，窮能益堅，未嘗以一介干非其人。持身廉，操心平，睦鄉里以仁，交朋友以忠，內守信義，外修操履，不以利動，不以妄進。古之所謂經明行修、文學孝廉，建中實有之。昨秋試時，本州考試得合格，已解發姓名入禮部貢院去訖。

竊以禮部每春就試進士，動有三二千人，程試繁密，條制謹嚴，苟小有所誤，便當遺落。又與衆人混試，復且糊名。竊恐偶有所遺，則建中不得以名聞天子，其人遂不見用於聖朝，其道遂不得施於天下。文明之代，使賢者有不遇之歎；千載之下，朝廷有失賢之名。伏乞聖慈，更不送禮部試，特召令試策，訪以王道之要，咨以當世之務，容其直言，毋諱有司，必有以補益國家者。如其言可采，伏望聖慈特與收擢，稍不如舉狀，臣甘俟朝典。干冒旒扆，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 鄆州知州祈雨文

黄石之靈：夫萬民恃五穀而生也，百穀仰膏雨而長也。故一日無穀，則民困且飢；逾月不雨，則穀焦且死。

自去年正月，風雨不順序，天變乎上，歲凶於下，黎民阻飢，皇皇焉日望其新麥，曰：「庶幾不死矣！」三月且不雨，麥不出壠，穀不生土，日凄風亢陽熾炙其土。其政不修邪？其化不流邪？刺史不德而民無告邪？何陰陽逆而不順，和氣塞而不來？苟以政不修、化不流、守吏不德而民無告，天示譴，則罪在守吏。凡有禍有罰，宜加守吏，守吏且不敢怨、不敢辭。民何辜而久不雨以絶民之食？神聽不明，罰不當罪，民不肯受而敢咨敢嗟。神儼然南面，有此土宇，厥民歲供飲食，祇事於神。有辜當神罰，民其辭乎？無罪而罹禍，民肯受乎？惟神其移於某身，而使斯民活。

且神昔在炎漢，以秘略授子房，建萬世基，天、人、神並受其福，其功略大矣，其德烈遠矣。而有土方千里之内，並在神之左右，豈不能爲作福休以庇覆膏沐之？守吏既不德不明，不能養斯民，神又其棄諸？惟神仁於斯民。

##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日月不盛大，星辰不衆多，無以昭天之明；山嶽不磅礴，江海不横瀉，無以彰地之載；制度不恢廓，宫室不壯麗，無以示聖人之尊。天明不昭，衆庶何所仰也？地載不厚，

萬物何所附也？聖人不尊，群儒何所法也？况藝祖始興之地，先皇親狩之都，鼎峙爲京，自四畿相附，而先聖廟齷齪僻陋，不堪其憂，何以壯遠人之望，視四方之則哉！

留守尚書公下車月餘，政未及施，首嚴聖祠。豪人承風偃化，相率出錢二百萬，購材於河陽、淮，咸得大木，以新厥居。輪焉奂焉，京邑翼翼。宋人開聾發瞽，知聖師之尊。且大廟作，凡三月而成功，有司告十二月二日吉，請上棟焉，公命盛食以落之。

兒郎偉，抛梁東，夫子之道，岱嶽並崇；抛梁西，夫子之道，太華與齊；抛梁南，夫子之道，衡嶽相參；抛梁北，夫子之道，常山北極；抛梁上，夫子之道，如天可仰；抛梁下，夫子之道，如地不瀉。伏願抛梁之後，留守尚書公入持國鈞，❶正位台席，行聖師之道。上以致君於堯、舜之上，下以躋民於仁壽之域。萬斯年兮，主聖臣直！

## 南京知府祈晴文

夫土地，明則有長牧以治之，幽則有神明以官之。惟牧也，當大克惠養於斯民以流德澤；惟神也，當大克庇庥於斯民以作福貺。惟牧與神共理者也，陰陽以和，百穀嘉登，皆牧與神之功；風雨不時，庶物疵癘，皆牧與神之羞。

今天行失度，陰極則流，作此淫雨，害於粢盛。某，治明者也，❷惟是夙夜祇栗，改行修政，庶幾菑禍自兹少弭。神，治幽者也，❸亦豈得安乎哉！今民咨嗟，咸歸咎於守吏

❶「鈞」，原作「鈞」，據四庫本、光緒本改。
❷「者」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❸「者」字，原脱，據正誼堂本補。

與神。守吏固不敢怠，惟神念之。抑陰扶陽，雨不作太沴，弗賊天之時，弗匱地之利，弗絶民之食，皆神之福，守吏不敢邀其功，惟神念之！

## 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篤乎重，故賢隆焉。學本也，養末也，君子厚於本而薄於末，故學至焉。《易》曰：「大畜，養賢也。」又曰：「頤，貞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於本而薄於末之謂也。聖人置禄以待百官，禄充而後責之以事，故事修而國家立矣。然則禄豈素出也？君子崇養以居衆材，養優而後責之以道，故道至而教化行矣。然則養豈空具也？講習在堂，朋友在序，圖籍在府，器服在廳，歲有公田，日有常秩，内足以樂乎志，而外足以進乎道。夫志者何謂也？志乎所志也。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志於忠信而忠信立，志於孝悌而孝悌成，志之謂也。道於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如是，養果不空具也。

南京學立於故大諫戚公，成於今留守夏公。大諫爲建學宫，學之有取無不給，唯養士之具未稱。留守從天子請田千畝，以食於學，養士之具又稱。則諸生不可以負二公矣！噫！自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而學乃成。豈不以學，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維萬世；道，重器也，舉之不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深，舉之難，諸生識之。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二十終

# 附録

## 徂徠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

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爲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

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

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鋭。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

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❶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説》、《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鑑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而篤於自信者，❷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

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

❶「爲」，原作「謂」，據四庫本、光緒本及《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三四改。

❷「而」，四庫本、光緒本作「惟」，《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三四作「信」。

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

先生既没，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乎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毁其何傷？

## 讀徂徠集詩

歐陽修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峩。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没，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偶自録，滄溟之一蠡。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音羅。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幺麽。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鈔犂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雁聘黄晞，晞驚走鄰家。施爲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

飛梭。上賴天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鴈鵝。絃誦聒鄰里，唐虞賡詠歌。常、績最高第，❶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皤。夭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詖詖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舉暫諠譁。生爲舉世疾，死也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 重讀徂徠集詩

歐陽修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❷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斵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

❶「績」，原作「續」，據《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一八《送張績李常序》改。

❷「夷」字，原爲空格，據四庫本、光緒本及《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三補。

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 雜録四條

石介徂徠先生，字守道，兖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講。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餐膏粱，暮厭麤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倦遊録》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守道深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説》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家熟記》

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燕矣。」❶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吕居簡爲京東轉運使，❷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❸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❹介之死，必

❶「燕」，魏泰《東軒筆録》（中華書局整理本）卷九作「胡」。

❷「居」，原作「東」，據魏泰《東軒筆録》卷九改。

❸「北走」，原作「走北」，據魏泰《東軒筆録》卷九改。

❹「後世耶」下，魏泰《東軒筆録》卷九有「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凡二十字。

有棺殮之人，又内外親戚及會葬門生，❶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❷必用凶肆之人。❸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説，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合數百狀，❹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長者。❺及竦之死也，❻仁宗將往澆奠，吴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以報應者耶！《筆談》

《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器魁櫑，豈視居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弼、范仲淹爲宋名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始嘆先生之知人。《燕談》

## 跋

徂徠詩，向從《宋詩鈔》中讀之，豪健伉爽，實足與王黄州、蘇滄浪分據一席。第文不概見，正未知視宋諸公何如也。燕山太守以宗裔而表章先賢，特搜全集刊布，淇獲從校訂之役。於詩既喜窺全豹，而詳玩諸文，獨能排斥淫靡，力追古調，遠紹昌黎，近翼六一，賦性既剛，任道殊勇，其氣盛，其才豪，其學正。先

❶「又」，原作「及」，據魏泰《東軒筆録》卷九改。
❷「窆」，原作「空」，據魏泰《東軒筆録》卷九改。
❸「凶」，原作「囚」，據魏泰《東軒筆録》卷九改。
❹「遂」下，魏泰《東軒筆録》卷九有「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已下并凶肆棺斂舁柩之人」凡二十字。
❺「居」，原作「夷」；「長」字，原脱，據魏泰《東軒筆録》卷九改、補。
❻「及竦」，魏泰《東軒筆録》卷九作「夏鄭公」。

生之人可傳，先生之集亦誠可傳矣。

然遺編久遠，轉轉仍訛。既無精本可證，而其中疑者缺之，缺者仍之，確有可據者補之，顛倒舛誤者正之、訂之，枝贅脱落而於文理有必當然者略增删之，總計一百八十五字。稿經五閲，目重審訂，選督良工，開雕三月而竣事。雖不足爲先生功臣，庶無負太守雅意矣。至於參酌盡善，校對精詳，同人之功，予不敢没。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孟夏之吉，錢塘後學丁詠淇謹跋。

# 附　三朝聖政録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内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悮，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宫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歎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群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户。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東原。」❶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

❶「東」，《續資治通鑑長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七作「太」。

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悦，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群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梁之漕，坐致江海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處此乎？」上乃還。

周渭爲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才，擢爲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縱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責而斬之，衆莫敢動。上聞，益壯之，詔褒稱焉。

王明爲鄢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寬，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明爲鄢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曰：「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數日，積薪芻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明年，無水患。太祖聞之，即擢明知廣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皇后使内使都知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玄坐於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

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遂與王雪中步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且止其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爲班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爲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由是詔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殺布緣幃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

光禄寺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舉茶鹽酒税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爲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爲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斷決之，非爲宰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悦，即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兖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官屬置酒共觀之。

衆皆褒歎甚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❶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税，上下相驅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聞是言，時亦爲假山，亟命毁之。❷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止，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宫，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捽之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宫，爲群小所嫉，大不爲易。卿但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悦，益重之。❸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❹郭贄辭訴不肯赴職，上不許。贄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已拜而復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即位，命贄爲大藩而不行，

❶「但」，原作「坦」，據《宋朝事實類苑》（中華書局整理本）卷二改。

❷「命」，原作「民」，據《宋朝事實類苑》卷二改。

❸「益」，原作「亦」，據《宋朝事實類苑》卷二改。

❹「軍」，原作「府」，據《宋朝事實類苑》卷三改。

後何以使群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群臣敢言者，亦甚難得。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真宗東封還，群臣獻歌頌稱讚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秦國長公主嘗爲子莊宅使世隆求正刺史，❶真宗曰：「正刺史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爲翰林醫官使趙自庀求尚良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嘗爲自庀求遥郡，朕以遥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常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宫，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❷或至夜分還宫。其後率以爲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悦，

❶「莊」，原作「六」，據《宋朝事實類苑》卷三改。

❷「召」字、「侍講」二字，原脱，據《宋朝事實類苑》卷三補。

賜元緋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殭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卧。鎬疾平，然後入宫。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爲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种放隱于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衆。太宗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齎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絹百匹，放應命。命至闕，上喜，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即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厨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上令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群臣皆送。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❶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乃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水李甯對於行宫，❷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

❶「中」，原作「上」，據《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一改。
❷「水」，原作「永」，據《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一改。

# 直講李先生文集

〔北宋〕李覯　撰
王國軒　校點

# 目録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二四七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二五八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二六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三二六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三六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三九七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四三二

# 校點説明

李覯（一〇〇九—一〇五九），字泰伯，北宋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縣）人。❶曾爲直講、通州海門主簿、太學説書，權同管勾太學。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北宋儒學功利派的先驅，慶曆新政的理論支持者，王安石變法的理論先導。時人余靖評價説：「博學通時，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授官《告詞》曰：「醇明茂美，通于經術，東南士人，推以爲冠。」（本書《外集》卷一）康熙乙巳（四年）李來泰《宋泰伯公文集原敘》説：「前引關、閩、濂、洛之緒，後啟青田（劉基）、豫章（羅從彦）之傳，是公之出處誠正，公之學問誠可與周、程、張、朱後先並耀者矣。」清陸遥林《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云：「道德文章，卓絶一世，且多所著作，學者皆斗山仰之，蓋屹然爲宋代儒宗。」（本書《附録三》）「共所師法」，「推以爲冠」，「宋代儒宗」，「與周、程、張、朱後先並耀」，這些評價説明了李覯的學術地位和影響。

李覯少年時家境衰落，生活窘迫，兩次應試不中。晚年由范仲淹等人舉薦爲太學助教，後升爲直講。一生以教授爲業，從學者常達數十百人，注録者達千餘人。創建盱江書院，故又被稱爲「盱江先生」。

李覯在青年時代就勤奮好學，關心時政。二十二歲開始寫作，後來在教學和著述中，處處以「康國濟民爲意」（本書卷二十七《上孫寺丞書》）。他的著述大都是「憤弔世故，警憲邦國」（本書卷二十《潛書》序）的政論，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被譽爲「醫國之書」。特别是《富國》、《安民》、《强兵》等策，都是對北宋中期社會的政治批判和思想批判。

李覯的著作舊稱《盱江集》或《直講李先生文集》。李覯生前曾自編《退居類稿》十二卷、《皇祐類

❶ 其出生地在今江西省資溪縣。

稿》八卷，並付梓行世。其友祖無擇曾爲《退居類稿》作序。李覯自序説：「自冠迄兹十五年，得草稿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辯爲十二卷。」據《宋史》本傳載，熙寧中，門人鄧潤甫曾上《退居類稿》、《皇祐類稿》並《後集》於朝廷，但未有卷數記載。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李覯的著作有《退居類稿》十二卷、《續稿》八卷、《常語》三卷、《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後集》六卷，總計三十九卷，並説《後集》爲門人傅野所編。南宋理宗景定二年（一二六一），張淵微在《李覯年譜》後記中説：魏雪軒讀李覯書，「恨《年譜》有闕遺，字畫有訛脱，更與盱之士參以它書讐正」。可見南宋理宗時，李覯文集已具有了現行文集的規模。

現存最早的李覯文集是明代成化年間左贊編刻的。這個刻本對《常語》作了删節，删去的部分在宋余允文的《尊孟辨》一書中還可看到，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及黄宗羲《宋元學案》也保存了一些。

一九八一年由筆者整理，中華書局出版的《李覯集》，用的底本是《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左贊刻本。校本有明正德十三年孫甫刻本（簡稱正德本）、明萬曆十七年孟紹慶刻本（簡稱萬曆本）、清光緒二十九年謝甘棠刻本（簡稱光緒本）。此外還參校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盱江集》、《宋文鑑》（宋吕祖謙編，《四部叢刊》影宋刊本）、《宋詩鈔》（清吴之振等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二十四史》（中華書局校點本）等相關書籍。凡改動處，或有參考價值的異文，都在校記中做了説明。避諱字，如「貞」作「正」、「玄」作「元」、「恒」作「常」之類，逕改不出校。

全書編次也稍有調整，原本《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記》、《左贊乞修李覯墓狀》、《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直講李先生年譜》在目録前，現一併移於外集卷三《先生墓誌銘》之後。《年譜》中加入公元紀年，以方便讀者。《外集》卷一據《范文正公集》補入范仲淹薦章一首。此外，整理時還從宋余允文《尊孟辨》中輯得《常語》佚文十六條，並附上《宋史·儒林傳·李覯傳》及各本序跋和書目提要，供研讀時參

考。又，卷二十《潛書十五篇》、《廣潛書十五篇》文中各篇序號原無，爲整理時所加。

此次收入《儒藏》，反復校閲原書，進一步核對了引文，改正了一些錯誤，增删了部分校勘記，底本、校本、參校本則一仍其舊。感謝本書責任編委李峻岫先生，她又從《邵氏聞見後録》中輯録了《常語》三條。校書如掃落葉，缺失難免，敬祈指正。

校點者　王國軒

# 直講李先生文集序

祖無擇❶

孔子没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救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爲，而任刑以敺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寖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爲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末哉文也！

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泰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

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稿，第爲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朞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

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❶「祖無擇」三字，原無，爲整理時補加。

# 自序

李覯泰伯以舉茂材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料所著文，自冠迄兹十五年，得草稿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辯爲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爲，未能盡無媿，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妖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

噫！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籍手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一

## 賦

### 長江賦

臣聞：養萬物者，惟地之大，水居其上，則地不能載。以觸以齧，以斷以掘，深或無底，遠或幾千萬里，則江之爲水，臣不得而計之矣。蜀焉我頂，吴焉我腹，淮我之腋，海我之足。朝谿暮谷，刮骨磨肉，委之填之，而莫飽其欲。萬山崔崔，將裹將束，如兒童之見犇馬，縮頭斂手，避路而躑躅。時清氣和，無濤無波，千丈一席，可眠可歌。變動頃刻，四天怒色，凶煙暴雲，對面漆黑，誰爲風師？誰爲水伯？不軌不法，無別無識。風兮何聲？水兮何形？前雷後霆，冰堆雪層。操舟之老，尚不能自保，況乃遠而行客，孰不椎心而太息？出如登山，入如沈泉，退無所止，進不得前。龍螭蛇黿，固執殺生之權；蝦蠏瑣瑣，猶或賈勇而争先。

嗟乎！生之難，成之難，父母君師之所愛，而託命於其間。幸而免者，蓋有之矣；不幸而死者，何可勝紀？魚腹未消，鱅聲相繼，豈非利欲之牽人，而危亡之不避？揚荆巴蜀，交廣甌閩，地有常産，物有常珍。衣者食者，器者玩者，歌童舞女，詭異妖冶，官所不取，則掠之私舍。孰賢孰才？貪哉鄙哉？重裝疊載，踰江越淮。然則視長鯨之怒東海，不啻如蠛蠓之浮杯。

嗚呼！山川之阻，土地之富，天下有道，則王之外府；天下無道，則姦雄所處。蓋足於財用，而利於守禦。故周之衰也，有吴有楚；漢之亂也，曰策曰權。琅琊因之以建大號，劉裕得之以入中原。道成、蕭衍，迄于霸先，自取自守，人誰敢言？赤壁之敗曹操，壽春之走符堅，雖曆數之有在，亦事勢之使然。及夫孫皓之虐，叔寶之昏，而後能滅焉。勞乎哉！經幾代而幾年？

臣聞《周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陰陽有消長，日月有蔽虧。在乎備之得所，則禍何能爲？伏惟國家重西北而輕東南。臣何以知之？彼之官也特舉，此之官也累資。斂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則唯恐不支。官以資則庸人並進，斂之竭則民業多隳。爲貪爲暴，爲寒爲飢，如是而不爲盜賊，臣不知其所歸。諸夏内也，爲腹心；夷狄外也，爲手足。輕重之理，豈神明之所不燭？秦備胡而陳勝起事，唐戍蠻而龐勛肆毒，觀其土崩之由，誠可爲之痛哭。古者有采詩之官，惟賦亦古詩之流，賤臣不獲言于朝，敢賦心之憂愁。安得爲太平之草木，蒙雨露兮千秋。

## 麻姑山賦

巍乎高哉！兹山之爲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老而石頑，頂天而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鬱，前後相失。岡巒崒嵂，左右馳突。嗚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杉萬矛，❶舞破煙骨。靈奇怳惚，變見出没。匱耳目之觀聽，



❶「矛」，光緒本作「株」。

曾不究夫萬一。

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瑶，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窗，或温而涼。況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蚤虱。

其或黯然而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内，則朦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月寒。鶴群戲風，舞羽姍姍。老猨抱子，吟聲欲乾。怪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别有澗石之迤邐，圜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止。嬾而爲旱，怒而爲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爲禱祠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百獸飢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憑也？

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營。全形養氣，采朮茹菁，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冷冷。雲路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學？彼其叛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寞，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 疑仙賦并序

覯家盱江，其西十里則麻姑山，顔太師真卿有《記》存焉。少北則麻源，謝靈運詩所謂《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者也。其山水清媚，與神仙蹤迹相附，著在人口吻。

吾母初無子，凡有可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二道士弈棋户外，往觀之。

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及覯生十餘歲，從先父適田間，宿東郊。既寐，有人以書與覯，方制如牘，表用黄，其目曰《王狀元文集》。夢中以爲沂公之文也。就學以來，果不甚魯。或時開卷，慨然憶念，謂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墨筆著辭雖未善，顧出自然，不多勞力。私心喜幸，以所從受頗靈異，而不敢言。今兹年三十有八矣，乃用自疑，作《疑仙賦》。儒者不言仙，蓋患乎傷財舍生以學之者也。苟異於彼，宜無害，賦曰：

噫噫仙乎，爲有爲無？爲天之居？爲地之廬？爲山之國？爲水之都？爲古爲今？爲智爲愚？爲崇爲卑？爲肥爲臞？與人類乎？與人異乎？將天下之利乎？將一身而已乎？既匪聞而匪見，我焉知其所如。緊我之生，卓犖瓌怪。地氣殊絶，神休合會。導愚心之趨驟，犯古人之畿界。攀或無高，博或無大。戲鈞天之遺音，冒慶雲之渥彩。意靈物之所右，❶幸速成於當代。難得而易失者，時哉！青春走兮素髮催，銜金丹而不售，撫道殣而銜哀。然則何爲而生？何爲而來？已矣夫！嵩高降神生申、甫，收拾中興還聖主。長庚入夢生李白，叫噪江南爲逐客。今之生我豈無意？二者他年終一得。仙人若在金銀宫，歸去來兮誰阻隔？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❶「右」，光緒本作「鍾」。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

## 禮論七篇并序

予幼而好古，誦味經籍，窺測教意，然卒未能語其綱條。至于今兹，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廬下，身無他役，得近紙筆，故作《禮論》七篇。推其本以見其末，正其名以責其實。崇先聖之遺制，攻後世之乖缺。邦國之龜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

### 禮論第一

或問：聖人之言禮，奚如是之大也？

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脩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

曰：嘗聞之，禮、樂、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義、禮、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並用，傳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於禮，無乃不可乎？

曰：是皆禮也。飲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别名也。是七者，蓋皆禮矣。

敢問何謂也？

曰：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爲之節文者也。❶人之始生，飢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飢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❷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稱肌體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爲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醬酒醴酏，以爲飲食。藝麻爲布，繰絲爲帛，以爲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顛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膇之疾，於是爲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爲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措諸地也，於是范金斲木，或爲陶瓦，脂膠丹漆，以爲器皿。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强弱相犯，於是爲之婚姻，以正夫婦。爲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爲之伯仲叔季，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上下不列，則群黨爭，於是爲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爲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懵也，於是爲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也，於是爲之宴享苞苴，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於是爲之衣衾棺槨，衰麻哭踊，以奉死喪。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於是爲之禘嘗郊社，山川中霤，以脩祭祀。豐殺有等，疏數有度。貴有常奉，賤有常守。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禮之大本也。

飲食既得，衣服既備，宮室既成，器皿既利，夫婦既正，父子既親，長幼既分，君臣既辨，上下既列，師友既立，賓客既交，死喪既厚，祭祀既脩，而天下大和矣。人之和必有

❶「節文」，光緒本作「范圍」。
❷「生」，光緒本作「乃」。

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也。不別不異，不足以大行於世。是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

在禮之中，有温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同出於禮而不可缺者也。於是乎又別而異之。温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

三支者，譬諸手足焉，同生於人而輔於人者也。手足不具，頭腹豈可動哉？手足具而人身舉，三支立而禮本行。四名者，譬諸筋骸之類焉，是亦同生於人而異其稱者也。言乎人，則手足筋骸在其中矣；言乎禮，則樂、刑、政、仁、義、智、信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脩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

## 禮論第二

或人不諭，曰：節其和者謂之樂，行其怠者謂之政，威其不從者謂之刑，信然矣。其所以統於禮者，願聞其指。

曰：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因十二月之氣分而爲律吕，因六律六吕作爲十二管，因其清濁與其輕重配而爲五聲，因其五聲變而雜之以爲八音。或爲歌詩，或被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爰及干戚羽旄，以導人之和心，以舞人之手足。小大有所，終始有經，倡

和有秩，節奏有差。詘伸俯仰，必有齊也；綴兆行列，必有正也。宮軒特縣，各當其位；四六八羽，各昭其數。❶以範五行，以調八風，以均百度，以象德行，以明功業，以觀政治，以和人神。此禮之一支，樂著矣。

出號令，立官府，制軍旅，聚食貨，號令所以明約束，官府所以正職掌，軍旅所以待不虞，食貨所以贍不足。是故爲之符璽節旌，以信號令；爲之掾屬胥徒，以備官府；爲之甲胄五兵，以成軍旅；爲之井田賦貢，以興食貨。爲之城郭溝池，所以限内外也；爲之度量權衡，所以平多少也；爲之書契版圖，所以窮變詐、備遺忘也；爲之圄犴桎梏，所以嚴推劾、禁犇逸也。官各有守，事各有程。先後有次，遲速有檢。以辨國之大事，以平天下之民，以躋至治。此禮之二支，政成矣。

伐不義，侵不庭，刺有罪，或以鈇鉞，或以刀鋸。爲大辟，爲宮，爲刖，爲墨，爲劓，爲剕，爲鞭，爲扑，爲流，爲贖。輕有其等，重有其常。用之有地，決之有時。所以懲天下之人，使皆遷善而遠罪。此禮之三支，刑行矣。

夫所謂禮者，爲而節之之謂也。是三者，其自成乎，果有爲之者乎？其自治乎，果有節之者乎？苟不爲也，不節也，則十二管不作，五聲不辨，八音之器不具，干戚羽旄不設。小大無其所，終始無其經，倡和無其秩，節奏無其差。詘伸俯仰不齊也，綴兆行列不正也，縣之位不殊也，❷羽之數不分也。如此，則何以見樂哉？

不爲也，不節也，則號令不出，官府不立，軍旅不制，食貨不聚，符璽節旄不作，掾

❶「昭」，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照」。
❷「位」，原作「面」，據光緒本改。

屬胥徒不備，甲胄五兵不成，井田賦貢不興，城郭溝池不修，度量權衡不均，書契版圖不著，圄犴桎梏不嚴，官無其守，事無其程，先後無其次，遲速無其檢。如此，則何以見政哉？

不爲也，不節也，則不義不伐，不庭不侵，有罪不刺，鈇鉞無其準，刀鋸無其平，大辟、宫、刖、墨、劓、刵、鞭、扑、流、贖，皆無其法，輕無其等，重無其常，用之無其地，決之無其時。如此，則何以見刑哉？

由是而言，故知三者果有爲而節之者，然後能成也，能治也。爲乎飲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而節之者，既謂之禮矣。爲乎十二管、五聲、八音、干戚、羽旄、號令、官府、軍旅、食貨、符璽節旌、掾屬胥徒、甲胄五兵、井田賦貢、城郭溝池、度量權衡、書契版圖、圄犴桎梏、鈇鉞刀鋸、大辟、宫、刖、墨、劓、刵、鞭、扑、流、贖，而節之者，反不謂之禮可乎？若是，則三者果禮之支也，而强其名者也。

## 禮論第三

或曰：樂刑政之説，既承教矣。敢問温厚而廣愛者仁也，斷決而從宜者義也，疏達而能謀者智也，固守而不變者信也，則然矣。其何繫於禮哉？

曰：百畝之田，不奪其時，而民不飢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民不寒矣。達孝悌，則老者有歸，病者有養矣。正喪紀，則死者得其藏。修祭祀，則鬼神得其饗矣。征伐有節，誅殺有度，而民不横死矣。此温厚而廣愛者也，仁之道也。

君爲君焉，主政令，必生殺，不得不從矣。臣爲臣焉，守職事，死干戈，不得少變矣。男女有別，不得相亂矣。長幼有序，不得相陵矣。興廉讓，則財不得苟取，位不得妄受矣。立諫諍，則不得諱其惡矣。設選舉，則賢者不遺矣。正刑法，則有罪者必誅矣。此斷決而從宜者也，義之道也。

爲衣食，起宮室，具器皿，而人不乏用矣。異親疏，次上下，而人不興亂矣。列官府，紀文書，而姦詐可窮矣。築城郭，治軍旅，而寇賊不作矣。親師傅，廣學問，而百慮畢矣。此疏達而能謀者也，智之道也。

號令律式，以約民心，蔑有欺矣。禄位班次，以等賢愚，蔑相犯矣。車馬服御，以章貴賤，而人不疑矣。百官不易其守，四民不改其業，而事不僭矣。言必中，行必果，而天下率從矣。此固守而不變者也，信之道也。

若夫百畝之田不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達孝悌以養老病，正喪紀以藏其死，脩祭祀以饗鬼神，征伐有節，誅殺有度，定君臣，別男女，序長幼，興廉讓，立諫諍，設選舉，正刑法，爲衣食，起宮室，具器皿，異親疏，次上下，列官府，紀文書，築城郭，治軍旅，親師傅，廣學問，爲號令律式，禄位班次，車馬服御，官守民業，言而必中，行而必果者，謂之非禮可乎？既曰仁矣，曰義矣，曰智矣，曰信矣，總而言之，又皆禮矣。若是，則仁、義、智、信，果禮之別名也。

## 禮論第四

或曰：仁義智信，疑若根諸性者也。以吾子之言，必學禮而後能乎？

曰：聖人者，根諸性者也。賢人者，學禮而後能者也。

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會而爲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仁、義、智、信者，聖人之性也。禮者，聖人之法制也。性畜於內，法行於外，雖有其性，不以爲法，則曖昧而不章。今夫木大者，可以爲棟梁；小者，可以爲榱桷。不以爲屋室，則朽於深山之中，與樸樕同，安得爲棟梁榱桷也？温厚可以爲仁，斷決可以爲義，疏達可以爲智，固守可以爲信。不以爲禮，則滯於心胸之內，與無識同，安得謂之仁、義、智、信也？屋既成，雖拙者，必指之曰：此棟也，此梁也，此榱也，此桷也。禮既行，雖愚者，必知之曰：此仁也，此義也，此智也，此信也。

賢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聖與賢，其終一也。始之所以異者，性與學之謂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誠明者，聖人也；自明誠者，賢人也。

然則賢人之性果無仁、義、智、信乎？

曰：賢人之性，中也。揚雄所謂「善惡混」者也。安有仁、義、智、信哉？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學而自能者也，聖人也。下愚，雖學而不能者也，具人之體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爲三焉：學而得其本者，爲賢人，與上智同。學而失其本者，爲迷惑，守於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學者，爲固陋，與下愚同。是則性之品三，而人之類五也。

請問學之得失。

曰：所謂本者，禮也。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不知求之於禮，率私意，附邪説，蕩然而不反，此失其本者也。故世有非禮之仁

矣，有非禮之義矣，有非禮之智矣，有非禮之信矣，是皆失其本而然也。

敢問其目。

曰：奪其常産，廢其農時，重其賦税，以至飢寒憔悴，而時賜米帛以爲哀人之困。憲章煩密，官吏枉酷，殺戮無數，而時發赦宥以爲愛人之命。軍旅屢動，流血滿野，民人疲極，不知喪葬，而收斂骸骨以爲惠及死者。若是類者，非禮之仁也。

背其君親，疏其兄弟，而連結私黨，以死相赴，以爲共人之患。諂諛機巧，以動上心，而數辭其爵位及其貨財，以爲謙讓。君有過失而不能諫正，而暴揚於外。身有隱惡，不能自改，而專攻人之短，以爲强直。賢才果勇，不能用於公家，而私相援舉，以爲己力。下民之愚而不能教訓，陷之於惡，然後峻刑以誅之，以爲奉法。若是類者，非禮之義也。

爲智不能以制民用，修世教，起政事以治人，齊師旅以禦亂，以爲天下國家久長之策，而專爲姦詐巧辯，以徼一時之利。若是類者，非禮之智也。

爲信不能以一號令，重班爵、明車服以辯等，守職業以興事，使天下之人仰之而不疑，而專爲因循顧望，以死兒女之言。若是類者，非禮之信也。

今有欲爲仁、義、智、信而不知求之於禮，是將失其本者矣。❶

## 禮論第五

或人請問：樂、刑、政亦有非禮者乎？

曰：善哉！爾之問也。夫夷蠻戎狄荒

❶「將」，光緒本無。

淫靡曼之音，雜其倡優，輔以子女，諧笑顛亂，以動人耳目，移人心氣。若是類者，非禮之樂也。

或重刑辟，變法律，伺人小過，鉤人微隱，以爲明察；或悲哀怯愞，容貸姦宄，以爲慈愛；或急征横賦，多方揉索，抔聚畜積，以爲强國；或時起土功，毆人爲卒，用於無用，以爲豫備。若是類者，非禮之政也。

或爲轘裂鼎鑊，炮烙菹醢，剥面夷族，以威天下。若是類者，非禮之刑也。

曰：子所謂禮者，爲之節之者也。若是三者，豈無爲之者乎？豈盡無其節乎？

曰：夫所謂爲者，先王之爲也。所謂節者，先王之節也。先王之所以爲而節之者，非妄也，必有仁、義、智、信之善存乎其間矣。不念古昔，不師先王，是皆妄爲也，妄節也，君子不以爲禮也。

或曰：樂、刑、政皆禮也，先儒之述何以不止於禮而言禮、樂、刑、政？

曰：樂、刑、政雖統於禮，蓋以聖人既别異其名，世傳已久，止言禮，則人不知樂、刑、政，故並列之，使人得以兼用。然首之以禮，而樂、刑、政次之，意者謂樂、刑、政咸統於禮歟！譬諸孔門四教曰文、行、忠、信，忠、信豈非行乎？蓋以止言行，則人不知忠信，故並列之。然先之以行，而次以忠信，謂忠信咸統於行也。

然則所謂仁、義、禮、智、信者，亦猶是哉？

曰：非矣！樂、刑、政者，禮之支也，未盡於禮之道也。其本存焉，亦猶忠信者未盡於行也。舉禮之本，而與樂、刑、政並列，可矣。今言乎仁、義、智、信，則禮之道靡有遺焉。禮與仁、義、智、信豈並列之物歟？仁、

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虚稱也，法制之總名也。

然而所以與仁、義、智、信並列，而其次在三者，意者謂雖有仁、義、智、信，必須以禮制中而行之乎？

曰：鄭氏注《中庸》性命之説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疑若五者並生於聖人之性，然後會而爲法制。法制既成，則禮爲主，而仁、義、智、信統乎其間，若君臣之類焉。

曰：爾謂禮之性果何如也？

曰：豈非能節者乎？有温厚、斷決、疏達、固守之性，而加之以節，遂成法制焉。

曰：節之者，義之性也。義斷決而從宜，豈非能節者哉！法制之作，其本在太古之時，民無所識，飢寒亂患，罔有救止，天生聖人，而授之以仁、義、智、信之性。仁則憂之，智則謀之，謀之既得，不可以不節也，於是乎義以節之。節之既成，不可以有變也，於是乎信以守之。四者大備，而法制立矣。法制既立，而命其總名曰禮，安有禮之性哉？鄭氏之學，其實不能該禮之本，但隨章句而解之。句東則東，句西則西，百端千緒，莫有統率。故至乎性命之説，而廣求人事以配五行，不究其端，❶不揣其末，是豈知禮也哉？

或曰：《月令》之推五性亦然矣。何如？

曰：《月令》之書，蓋本於戰國之時吕氏門人所作，至唐增修之，未足以觀聖人之旨也。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齒，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爲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爲禮，則不能辯仁、義、智、信。但以器服物色、升降辭語爲玩，

❶「端」，萬曆本、光緒本作「本」。

以爲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富、炫人聽覽而已矣。行其事不知其本，觀其象不知其意，因謂禮有質文，可隨時而用。先王有作，我可以作；先王有變，我可以變，而不知先王之所以作而變者，有所爲于僞反。也。此之所以作而變者，❶復何以哉？苟禮之所之，止於器服物色、升降辭語，而無仁、義、智、信之大則，是瑣瑣有司之職耳，何聖人拳拳之若是乎？《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謹守之，❷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或曰：吾子所稱先儒並列禮、樂、刑、政及仁、義、禮、智、信之意，曷以知先儒之意果若吾子之言乎？

曰：以予度之，先儒之意，當若是也。若是，則善矣。或異於此，則先儒之言者，皆不知禮而妄言也。予何咎哉！

曰：先儒既並列之，而吾子乃論而爲一，敢問何謂也？

曰：並列之，使人記其條目，用之而不遺，先儒之事也。論而爲一，使人知其本根，學之而不失，予之志也。

或曰：前所謂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温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義；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徇是而言，則七者似皆禮之別名也。何以樂、刑、政則謂之支，而强其名，仁、義、智、信則止謂之別名也？

曰：樂、刑、政各有其物，與禮本分局而

❶「者」，萬曆本、正德本、光緒本作「也」。
❷「謹」，《禮記·郊特牲》作「敬」。

治。十二管、五聲、八音、干戚、羽旄，樂之物也；號令、官府、軍旅、食貨，政之物也；鈇鉞刀鋸，大辟、宮、刖、墨、劓、剕、鞭、扑、流、贖，刑之物也。是三者之物，與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之目少異，故得謂之支而强其名也。夫仁、義、智、信豈有其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智、信矣，故止謂之别名也。有仁、義、智、信，然後有法制，法制者，禮、樂、刑、政也。有法制，然後有其物。無其物，則不得以見法制。無法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備其物，正其法，而後仁、義、智、信炳然而章矣。

或曰：前所謂刑者政之屬，誠然矣。而吾子復並列之，何謂也？

曰：因先儒之言從而論之，不遑變易耳。其旨既明，其辭雖在，奚有害於事哉？

曰：敢問吾子之列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盡於吾子之言乎？抑有所遺者乎？

曰：凡予所言者，大也，不及其細也；略也，不及其詳也。從其類而推之，苟合乎禮，本乎聖者，皆是也。奚待予之盡言哉！

## 禮論第六

或曰：《樂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又以天地卑高，動静方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爲禮者，天地之别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雷霆風雨，四時日月，百化之興，以爲樂者，天地之和也。由此觀之，則禮樂之比隆競大，蓋已著矣。而吾子統之於禮，益有疑焉？

曰：彼以禮爲辯異，樂爲統同，推其象類，以極于天地之間，非能本禮樂之所出者也。禮也者，豈止於辯異而已哉？樂也者，豈止於統同而已哉？是皆見其一而忘其二者也。

曰：古之言禮樂者，必窮乎天地陰陽，今吾子之論，何其小也？

曰：天地陰陽者，禮樂之象也；人事者，禮樂之實也。言其象，止於尊大其教；言其實，足以軌範於人。❶前世之言教道者衆矣，例多闊大，其意汪洋，其文以舊説爲陳熟，❷以虚辭爲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學者觀之耳目驚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罪也。

或問：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既言人皆有仁義之性，而吾子之論獨謂聖人有之，何如？

曰：孟子以爲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謂之皆善，荀卿謂之皆惡，揚雄謂之善惡混，韓退之謂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惡混也，下焉者惡而已矣。今觀退之之辯，誠爲得也，孟子豈能專之？

曰：性之説既盡之矣，然其以禮與仁、義、智並列，何如？

曰：是皆據世俗而言，不及爲之統率耳。辭讓者，義之一節也。

❶「於」，萬曆本、光緒本作「後」。
❷「文」，萬曆本、光緒本作「亦」。

又淳于髡問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夫權，智之動，義之會也。詳孟氏此言，則義而智者，不在先王之禮歟？

曰：孟子據所聞爲禮，以己意爲權，而不謂先王之禮固有其權也。自今言之，則必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若是，則先王之禮豈無權乎？然其上文則曰，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於此則是言之者惑矣。其所謂恩者，爲父斬衰三年也；所謂理者，爲君亦斬衰三年也。若茲二服與父在爲母齊衰、扶杖、面垢、不髽、不袒、不踊，不止酒肉之事，非禮何以著之？自今言之，則必總四制以爲禮，而分仁、義、智於其間可也。

或人變色而作曰：善哉！吾子之論樂、刑、政、仁、義、智、信咸統於禮也。其始得之於心歟？抑嘗聞聖人之言及此者歟？

曰：予聞諸聖人矣。《禮運》記孔子之言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其下文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❶周公作六官之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而并謂之《周禮》。今

❶「君」，原作「居」，據《禮記・禮運》改。

之《禮記》其創意命篇有不爲威儀制度者，《中庸》、《緇衣》、《儒行》、《大學》之類是也。及其成書，總而謂之《禮記》。是其本傳之者，亦知禮矣，不獨此二書而已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當時亦謂《易象》、《春秋》爲《禮經》也。故知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廢，義得之而不誣，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以禮也。窮天地，亘萬世，不可須臾而去也。

或曰：《曲禮》謂「禮不下庶人」，而吾子及之，何哉？

曰：予所言者，道也。道者，無不備，無不至也。彼所言者，貨財而已耳。謂人貧富不均，不可一以齊之焉。然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此亦庶人之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1]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此亦庶人之祭禮也。既庶人喪祭皆有其禮，而謂「禮不下庶人」者，抑述《曲禮》者之妄也。

## 禮論第七

或人敢問：禮之所興，自於何聖？

曰：揚子雲謂「法始於伏犧而成乎堯」。今觀《易·繫辭》，其制器取象，信自伏犧、神農、黃帝以來也。禮本之興，其在三皇可知

[1] 「卵」，原作「卯」，據正德本、《禮記·王制》鄭玄注改。

矣！《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咸池》者，黃帝之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此亦黃帝之事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亦黃帝之事也。則樂、政、刑之興，亦在三皇矣。及夫堯、舜繼禪，禹成其功，成湯、文、武翦其禍難，周公坐而修之，孔子著之於册，七十子之徒奉之以爲教，而後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囊括而無遺矣。

或曰：周道其盛矣，然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樂，何如？

曰：昔者武王既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攝天子之位，作禮樂，朝諸侯，而天下大定。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於是封之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蓋成王謂周公有王者之德，攝王者之位，輔周室致太平者，周公之爲也。故於其死，用王禮祀之，以尊之焉。若是，則魯以此祀周公可也，豈及其餘哉？至其子孫，遂徹而用之。❶凡制宫廟，設官職，祭祀喪紀，車馬服器，率倣於周，此則非矣。周，君也；魯，臣也。人臣而用其君之禮樂，何以示民哉！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禮樂，則當賜之周公，俾其身用之，不須命魯公世世以此祀之也。生則臣也，死則鬼也。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知魯以此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夫布幕，諸侯禮也；縿幕，天子禮也。疾魯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

❶「徹」，萬曆本作「倣」。

焉。隱公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書曰「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觀《春秋》之旨，蓋謂僭上既久，賢君能詳問而更始之，故書也。彼杞、宋者，各自爲一王之後耳。其祖天子禮樂異於周，使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僭之，則僭矣。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夫魯之事，假人孰甚焉。

或曰：議者以三代之後，漢、唐爲盛，如之何可比隆於古昔也？

曰：漢、唐其卑矣！高帝起於隴畝，草創天下，法制未修。文、景繼立，齪齪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黄老刑名之學熾於其間。賈生之徒，稱先聖，誦仁義，眊焉而不知所從也。武帝聰明特達，攘袂而作，聘賢良，尊文學，改正朔，易制度，有志於先王矣。然而黷兵好勝，竭天下之財，以事四夷，延方士，築宫館，以求神仙，用不經之言，以東封泰山，禪梁父。光武憂勤民事，而不務大體，專求俗吏之課，不師經籍，而聽用圖讖之書，以疑天下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運而起。太宗有非常之度，而殘殺長適，以取其位，不能純用先王之制而因循駁雜，浮屠亂法而不知禁，進士壞文而不知革，易置儲貳，依違不決。明皇親見禍亂，心思矯正，而興起老子、莊周之説，以害教化，寵任武功，注意兵食，鑾輿展狩，出入不時，進用女色，間以讒賊，以紊經紀。自此數君，其餘蓋不足數矣。

曰：封泰山、禪梁父，前世之大典也。而吾子以爲不經之言，何如？

曰：所謂經者，二帝三王之事而孔子述之者也，六籍是矣。而封禪之文，安在哉？獨司馬遷《封禪書》稱：「自古受命帝王，曷嘗

不封禪？　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於是引《尚書》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似以此爲封禪事。斯禮也，蓋繫巡狩矣！　天子巡狩至于方岳，祭天告至，爰及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之常道，非封禪之謂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謂「上日，朔日也」。後至「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孔氏謂盡以正月中，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其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謂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至於岱宗，若是則舜攝帝位纔朞月耳。德未必遽洽於人也，功未必遽濟於世也，符瑞之見未必如此之速也。況又未真即帝位，則將何辭以封禪哉？　五載一巡狩，巡狩而封禪，則舜之在位凡幾年，凡幾封禪？　其禮儀必有可采，何以不廣記之，乃獨言「柴」而已乎？　封禪之禮，固不止於柴也。夫摯見生死之物，蓋其微者猶列之于後，矧封禪之盛，乃得略之乎？　其不然必矣。又稱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曰無懷氏，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黄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周成王。夷吾此言，亦無所證。孔子修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前世有封禪之言，管氏聞之，而孔子不得聞乎？　雖誠有之，孔子削而不書，是亦不足取也。

子必謂稱古帝王封禪者皆妄也，未知此説根於何時？

至秦始皇遂舉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議封禪事。齊人公孫卿稱其師申公書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封。」又稱申公

之言曰：「漢主亦得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孝武後乃登封，無風雨災。於是自喜，幸庶幾遇神仙矣！吁，可怪哉！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是誠知言矣！

或曰：子謂漢、唐數君訛雜之如此，然其所以闡基緒、致昇平者，何也？

曰：其始皆能求輔佐，納諫諍，夙興夜寐，以安天下、濟生人爲意，此其所以興也。及其後世，則放逐忠良，昵近邪辟。❶或婦人用事，或外戚專政，或宦豎竊命。官爵授於匪人，貨財散於無用，兵革疲於不急。荒淫怠慢，厭棄民物。皇天震怒，奸雄並起，而海内土崩矣。嗚呼！漢、唐之盛，猶不足觀，漢、唐之衰，萬世之鑑也。

❶「昵」，萬曆本、光緒本作「數」。

## 禮論後語

吾爲《禮論》七篇，既十五年，學者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來，以吾爲好怪，率天下之人爲禮不求諸内，而競諸外，人之内不充而惟外之飾焉，終亦必亂而已矣。亦猶老子之言「禮者，忠信之薄」。蓋不知禮之本，徒以其節制文章，獻酬揖讓，登降俯仰之繁而罪之也。

嗚呼！章子有耳目邪？抑矇且瞶邪？有則奚不視吾文，聽吾言？吾之論則曰：「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齒，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爲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爲禮，則不能辯仁、

義、智、信。但以器服物色升降辭語爲玩，以爲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窮奢極富，炫人聽覽而已矣！」繇是推本之曰：「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虚稱也，法制之總名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會而爲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賢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吾之論如此，豈嘗使人爲禮不求諸内而競諸外邪？豈嘗以節制文章之類爲禮之實邪？章子有耳目，不至乎此也。

夫章子以仁、義、禮、智、信爲内，猶飢而求食，渴而求飲，飲食非自外來也，發於吾心而已矣。禮、樂、刑、政爲外，猶冠弁之在首，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内出也。

嗚呼！章子之惑甚矣！夫有諸内者必出於外，有諸外者必由於内。孰謂禮、樂、刑、政之大，不發於心而僞飾云乎？且謂衣冠非自内出，則寒而被之葛，熱而被之裘可乎？夏則求輕，冬則求暖，固出於吾心，與飢渴之求飲食一也。而章子異之，不已惑乎？故天下之善，無非内者也。聖人會其仁、義、智、信而爲法制，固由於内也。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内也。謂藍之青，朱之赤，固其質也。布帛之青赤則染矣。然染之而受者，亦布帛之質也，以染鐵石則不入矣。是故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内也。下愚雖學，弗之得矣。《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則吾之論何嘗有外邪？何憂乎終之必亂邪？吾之論則曰「聞諸聖人」，於是引《禮運》、周公六典之類以明之。今章子乃曰「學乎聖人者何必易其言」，是未

嘗讀吾之論也。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以是言之，樂、政、刑非禮者乎？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是言之，仁非禮者乎？章子尚未讀《左氏傳》、《論語》，宜其病吾言也。

聖人之於禮，其言蓋參差：言其大則無事不包，言其小則庶事之一耳。故周官三百六十職，題曰《周禮》以該之，言其大也。其次則曰禮典，與治教政刑事配焉。其小則曰五禮，與射御書數並焉。章子得其小而不得其大，宜其病吾言也。故其説曰：走百步外以救人隕溺，難也；趨百步外以揖人，易也。趨則爲之，走則不爲之矣。己後鄉人一日之生，拜之能也；坐其下，行其後能也；聞其急難，則不爲之死矣！是仁義難於禮也。又曰：順父，禮也；違父，非禮也。有人蹈於水火之中，己將救之，而父在側曰「勿救」，匍匐救之無避也，違父可也。夫婦異列，禮也。如妻踣於舅姑之前，傷而不興，盡力以扶之，可也。又曰：心則愛兄，而拜先仲叔，此禮之易者，固勝仁也；千金之寶，分則多伯兄，是禮不勝仁也。吾兄與嫂鬬，則不救，有嫂之嫌也。❶ 此禮之易者，固勝義也。鄉人之長者鬬於兄，救兄不勝，則佐之鬬，是禮不勝義也。嗚呼！章子以揖拜爲禮，宜乎其不得

❶「有嫂之嫌也」，萬曆本作「存嫌之嫂也」，光緒本作「存嫌於嫂也」。

以兼仁義也。

且章子焉知仁義哉？萬物之生無不遂，吾所謂仁也；萬事之理無不當，吾所謂義也。而章子方區區以救隕溺、死急難爲事，不亦小乎！以一人之力而見隕溺必救，見急難必死，吾懼章子之仁義所及者寡，而天年不獲終也。其所謂仁，吾曰浮屠而已耳；其所謂義，吾曰游俠而已耳。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没三年，尚不忍改其道，父在側，曰勿救人於水火，而違之可乎？己以救爲仁，而父曰勿救，則父不仁矣！己欲仁而彰父之不仁，未見可以爲仁也。父不仁則違之，兄之鬭則不辯是非而佐之，是父輕而兄重乎！兄與嫂鬭，則以嫌而不救，懼失禮也。妻踣而傷則扶之，不顧禮焉，是妻厚而嫂薄乎？厚於妻而薄於嫂，茲小人之情；輕其父而重其兄，雖小人亦不爲也。章子以是爲仁義，非吾所敢聞也。抑其所謂禮之在内者，喪哀、祭恭、忠君、孝父，蓋皆仁義之目而不諭焉，悖矣！人不知而不愠，謂之君子。吾不得已而申之者，爲其惑衆也。吾言止是矣，章子雖復言，吾不愠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

## 易論十三篇

### 易論第一

或曰：《易》之爲書也，其不可學邪，何其微而不顯也？

曰：學者之過也。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則卜筮之書未爲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爲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繫之辭，輔嗣之賢，從而爲之注。炳如秋陽，坦如大逵。君得之以爲君，臣得之以爲臣。萬事之理，猶輻之於輪，靡不在其中矣。爾欲聞之乎？

曰：然則請問爲君之道。

曰：夫用貴莫若恭，用富莫若儉。恭則衆歸焉，儉則財阜焉。恭儉者，先王之所以保四海也。《損》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龜可決疑，喻明智也。以柔居尊，而爲損道，明智之士，皆樂爲用矣。非徒人助，天且福之。故《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恭之得衆也如此。《賁》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丘園謂質素之地也。處得尊位，爲飾之主，而每事質素與丘園相似，則費財物束帛乃戔戔衆多也，儉之足用也如此。非徒儉於身也，祭祀鬼神尚可菲薄。《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祭之薄者也。謂修德以祭，雖薄而受福也。夫上之利民，以財則不足也，百姓安堵而不敗其業，利之大者也。《益》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謂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則不須疑問，必獲大吉，而物亦以信惠歸於我也。夫溥愛無私，君之德也。反是則非《益》之謂也。《屯》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膏，謂恩惠也。處屯難之時，居尊位之上，不能博施群小，而繫應在二，所惠偏狹，於有司之貞則吉，於大人之貞則凶也。《比》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謂爲《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不能無私於物，唯賢是與，愛於來而惡於去，用三驅之道者也。伐不加邑，動必討叛，雖得乎顯比之吉，而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故《象》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夫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脩，尚力取勝亦已勞矣。《同人》九五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謂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强直，故必大師克之，然後得志也。《困》九五曰：「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赤紱，謂異方之物也。五以剛猛，物所不附，忿物不附，而行威刑，則異方愈不懷矣。而體在中直，能不遂迷，乃徐脩德，則得喜説。履夫尊位，過而能改，以斯祭祀，必受福也。夫以至尊敵至賤，勝之不足爲武也。《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莧陸，草之柔脆者，謂上六也。夬之時，以君子決除小人，而五處尊位，躬自決之，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故《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夫安非福也，危非禍也，知危而懼，安莫如之。《否》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處君子道消之時，已當尊位，能施否於小人而自戒，其將亡則得苞桑之固也。夫救弊之術，莫大乎通變。然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斷而行之，不足以有爲矣。《巽》初六曰：「進退，利武人之貞。」謂處令之初，未能服令，故進退也，則宜用武威以整齊之，乃能成命也。《革》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謂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則小人變面以順上也。夫治國始於齊家，王化本乎夫婦，百代不易之道也。《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謂居於尊位，而明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勿恤而吉也。凡此皆爲君之道也。

或曰：子謂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脩，而乃以威武成命，何也？

曰：《同人》九五敵剛也。《困》九五來巽方也。其欲勝敵懷遠，不可暴也。舜於有苗，文王於崇，乃其迹也。《巽》之初六行令於吾人也。令善而衆疑，不濟以威，是終不可爲也。《周官》凡出教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其事也。蓋所施之異，胡可結以一言哉！

## 易論第二

或曰：爲君之道，任官其急也。請言其要。

曰：《井》九五曰：「井洌寒泉食。」謂五居中得正，而體剛直，不食汙穢，必須井潔而寒泉，然後乃食。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潔才高，然後乃用也。《兑》九五曰：「孚于剥有厲。」謂處尊正之位，不説信乎君

子，而説信乎小人，則小人道長而國有危也。《剥》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謂施寵小人，但同之於宮人，勿使害正，則終無尤也。然則人君所任，宜得賢才，不可説信小人，雖未能不加以寵，亦當處之散地，無俾乘勢以消君子可也。

或曰：人君有不自爲國而委之大臣，可乎？

曰：茲禍福之機也。事有不可不然，亦不可必然，在度宜而行之耳。《蒙》六五曰：「童蒙吉。」謂委於二也。夫蒙之時，陰昧而陽明，五以陰質，居於尊位，不敢以其蒙昧自任，而委之剛陽，付物以能，故獲吉也。《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謂柔非軍帥，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主，衆猶不從，故長子則可，弟子則凶。蓋九二得中，可以任也。「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用兵之法，亦其宜矣。《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夫臨，剛浸而長，君子道盛之時也。因而納之，委以其事，則不勞而成功矣。任得君子，庸非智乎！《大壯》六五曰：「喪羊于易，無悔。」羊，壯也。君大壯之時，以陰處陽，以柔乘剛，用壯之甚。敵寇之來，將失其居，故不待險難而先舍其壯，委任於二，則得無悔也。此皆事之宜，不得不然也。歷觀衆卦，此類頗多，率由陰居尊位，未得剛正，在上而廢其聰明，委政於下也。得其人則民受其賜，非其人則職爲亂階，此不得不然也。《恒》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謂居得尊位，不能制斷，而係應於二，專從其唱，以此爲常，則婦人之吉，非夫子之道也。以言人君在位，苟不能獨斷，而牽於臣下，權時則可矣，以之爲常，則非君之道也。《坤》初六

曰：「履霜堅冰至。」戒其漸也。上六曰：「龍戰于野。」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也。此任官之要，先王其慎之也。

## 易論第三

或人請問爲臣之道。

曰：君子之進也，難哉！苟進則諂，諂則何有於君？唯利而已矣。《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謂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正而不諂，志在於君，故不苟進也。夫執剛用直，進不爲利，忠誠所志，鬼神享之。《升》九二曰：「孚乃利用禴，無咎。」謂與五爲應，往必見任，體夫剛德，進不求寵，閑邪存誠，志在大業，故乃利用，納約于神明也。❶夫君臣之交，初未見親，未信而諫，人以爲謗。《損》初九曰：「已事遄往，無咎，酌損之。」謂剛以奉柔，當自酌損其剛，乃得合志。志既合，則道可行也。然剛德之長，不可全削，志意既合，當自守正。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謂初已損剛以順柔，二復損己以益柔，則剥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貞也。夫道雖正矣，宜得其中，不可過也。《小畜》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謂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爲陰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者也。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正近危。故曰「婦貞厲」也。滿而又進，必失其道。陰疑於陽，必見戰伐。雖復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也。《恒》初六曰：「浚恒，貞凶，無攸利。」《象》

❶「約」，光緒本作「礿」。

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謂求深窮底，物無餘藴，以此爲常，凶正害德，無施而利，蓋人不可以至察也。《節》上六曰：「苦節，正凶，悔亡。」謂過節之中，以至亢極，苦節者也。以斯施正，物所不勝，正之凶也。以斯脩身，行在無妄，故得悔亡。蓋政不可以峻刻也。雖不可過，亦不可未至而止也。《晉》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謂進明退順，不失其正，而處卦之始，功業未著，物未之信，若以此爲足，自喪其長者也。故必裕之，然後無咎也。夫爲君耳目，所以司聰明也。不能去邪人，使至君側，誰之罪也？《兑》九四曰：「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謂三爲佞説，將近至尊，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初則未寧，終則有喜也。此之爲喜，乃爲至尊所善，天下所賴，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夫事君盡禮，致恭存位，古之道也。

《履》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謂逼近至尊，處多懼之地，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也。夫君唱臣和，理之常也。專而見疑，鮮不及矣。《坤》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含美於内，待命而發，不爲事首，順上而終，可謂智矣。故《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無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亦謂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也。雖不獲自專，而時有未安，不可不憂也。《涣》六四曰：「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謂與五合志，内掌機密，外宣化命，能爲群物散其險害，然處上體之下，不可自專，猶有丘墟未平之慮，雖已得大功，所思不可忘也。若時不我用，不與於政，則宜卷而懷之，毋使動而之悔也。《坤》六四曰：「括囊，

無咎無譽。」謂以陰居陰，不與陽事，隱其賢德，乃可免咎。故《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或竭其忠信，志在立功，圖國忘身，雖慎可也。《隨》九四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謂居於臣地，以擅其民，失於臣道，違正者也。體剛居説，而得民心，能幹其事，而成其功者也。雖違常義，志在濟物，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哉！夫權之所在，衆之所附，不守以正，速禍而已矣。《益》六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謂居中得位，益自外來，朋龜獻策，同於《損》卦六五之位。位不當尊，故永正乃吉也。夫忠臣之分，雖處險難，義不忘君也。《蹇》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謂居位應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救王室者也。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凡此皆爲臣之道也。孔子曰「爲臣不易」，豈虚言哉！

## 易論第四

或曰：大哉君臣之道，既得而聞之矣。請問凡所以治其身何如？

曰：性不能自賢，必有習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見也。習之是，而見之廣，君子所以有成也。《蒙》六四曰：「困蒙，吝。」謂獨遠於陽，處兩陰之中，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故曰「吝」也。《觀》初六曰：「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謂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體於陰柔，不能自進，無所鑒見，故曰童觀。在小人則無咎，君子處之，吝道也。夫道之於人，不可斯須去之也。進則飾其行，退則不勉焉，是爲利者也，君子耻之。《履》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謂在内卦幽隱之地，

而履其中道，不以居外爲榮，處内爲屈，隱顯皆同，常行其正，宜其吉也。《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謂處内而居重陰之下，履不失中，不徇於外，立誠篤至，雖在闇昧，物亦應之也。《晉》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謂進而無應，其德不昭，不以無應，而回其志，處晦而能致其誠，故得貞之吉也。其初愁如，履正不回，則乃受兹大福于其母也。《井》九三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謂井渫而不見食，猶人脩己全潔而不見用，故使我心惻也。不下注而應上，❶是可汲也。井之可汲也，猶人可用。若逢明王，則既嘉其行，又欽其用。故曰「並受其福」也。夫欲不可逞，强不可恃，放其私心，罔知戒懼，凶之道也。《震》初九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謂體夫剛德，爲卦之先，能以恐懼而脩其德，乃致福也。《豫》初六曰：「鳴豫，凶。」謂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也。《大壯》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謂處健之極，以陽處陽，用其壯者也。故小人用之以爲壯，君子用之以爲羅己者也。雖復羝羊，以之觸藩，必拘羸其角矣。《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常，凶。」謂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厭，人弗之與，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夫静以俟時，則無悔；躁而求利，則有耻，不可不慎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謂居養賢之世，不能正其所履，而舍其靈龜之明德，羡我朵頤而躁求，不足貴也。《咸》六二曰：「咸其腓，凶，居吉。」

❶「上」，原作「止」，據《周易》井卦九三爻王弼注改。

腓，謂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夫遵道而行，不牽於俗，明哲之任也；與衆雷同，❶善柔之事也。《豫》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謂順不苟從，豫不違中，不改其操，是以吉也。《咸》九三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謂志在隨人所執，亦已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小過》九三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謂居下體之上，以陽當位，而不能先過防之，至令小者咸過，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戕之，凶至矣。然而絶類離倫，衆之所非，毁方瓦合，亦儒之權也。《萃》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殊異，民之多僻，獨正者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凡此皆治身之道也。

或曰：脩身及家，自天子達庶人，一也。請問家道。

曰：《蠱》初六曰：❷「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謂幹父之事，不可大小損益，一依父命，當量事制宜，以意承考而已。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❸得中道也。」謂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己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正」也。雖不宜全正，亦不可納之於邪，故曰「得中道」也。《家人》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謂治家之法，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則悔亡也；家瀆而後嚴之，則無逮矣。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謂家人雖嗃嗃，悔其酷厲，

❶「同」下，光緒本有「則」字。
❷「六」，原脱，據《周易》蠱卦初六爻辭補。
❸「之」，原脱，據《周易》蠱卦九二爻象辭補。

猶保其吉。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是威克厥愛，家道之善者矣。

## 易論第五

或曰：修身及家，前聞之矣。請問凡所以遇於人，何如？

曰：夫上之遇下有道。《屯》初九曰：「盤桓利居正，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貴謂陽，賤謂陰也。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以貴下賤，故大得民心也。《無妄》初九曰：「無妄往，吉。」《象》曰：「無妄之往，得志也。」亦謂體剛處下，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也。《困》九二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無咎。」謂以陽居陰，尚謙者也。體夫剛質，而用中履謙，應不在一，心無所私，雖以處困，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也。能招異方，故曰「朱紱方來」也。然而不可以瀆也。《頤》六四曰：「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謂居得其位，以上養下，得頤之義，而下交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也。

夫下之遇上有道。《大過》初六曰：「藉用白茅，無咎。」謂以柔處下，心能謹慎，故得無咎也。《訟》六三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謂體夫柔弱，以順於上，不爲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然而不可以諂也。《頤》六三曰：「拂頤，正凶，十年勿用，無攸利。」謂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以諂者也。處頤而爲此行，十年見棄者也。立行於斯，無施而利也。《兑》六三曰：「來兑，凶。」謂以不正而來求説，邪佞之道，故凶也。《巽》九

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無咎。」謂處巽之中，既在下位，而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故曰「巽在牀下」也。若惟施至，卑於神祇，而不用之於威勢，則得吉而無咎也。夫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同於君子則吉，附於小人則凶。《臨》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謂有應在五，而五體柔，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矣。雖感應之時，不可全與，相違必未順其命，乃得吉，無不利也。六四曰：「至臨，無咎。」謂處順履正，不忌剛長，而乃應之，故得無咎也。《剥》六三曰：「剥之無咎。」謂與上爲應，群陰剥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剥，可以無咎也。《夬》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謂夬爲剛長，而三獨應上六，助於小人，是以凶也。君子處之，必能棄夫情累，決之不疑。故曰「君子夬夬」也。若不與衆陽爲群，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無所咎也。夫心貴乎公，而量貴乎大，公則視人如一，大則無物不包。視人如一，則惟善是從也。無物不包，則雖愚有處也。《比》初六曰：「有孚比之，無咎也。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謂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無私吝，則莫不比之，故必「有它吉」也。《同人》初九曰：「同人于門，無咎。」謂爲《同人》之首，而無應於上，心無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誰與爲咎也。《兑》初九曰：「和兑吉。」謂居兑之初，應不在一，無所黨係，「和兑」之謂也。説不在諂，履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大過》九四曰：「棟隆，吉；有他吝。」謂雖能拯其弱，不爲下所撓，而應在初，用心不廣，故「有他吝」也。《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謂以剛居中，童蒙所歸也。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

「包蒙吉」也。《泰》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謂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廣大，無所遐棄，無所朋黨，乃可以得配于五也。凡此皆遇人之道也。

## 易論第六

或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請問動而無悔則奚由？

曰：時乎時，智者弗能違矣。先時而動者，妄也；後時而不進者，怠也。妄者過之媒，怠者功之賊也。《蹇》初六曰：「往蹇來譽。」謂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來則譽也。《歸妹》六三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謂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凡此不可先時者也。《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謂處於明動尚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不見隱，不爲賢。更爲反道，凶其室也。三年豐道之成，治道未濟，隱猶可也。既濟而隱，以治爲亂也。《節》九二曰：「不出門庭，凶。」謂初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故匿之，失時之極，則遂廢矣。故不出門庭，則凶也。凡此不可後時者也。嗚呼！進取之時易見，退避之時難知。蓋利者，人之所欲，欲則存諸心，存諸心則計之熟矣。害者，人之所惡，惡則幸其無之，而不知爲謀矣。

或人請問退避之道。

曰：君子見機而作，愚者闇於成事，禍至而避，亦無及也。《渙》初六曰：「用拯馬壯

吉。」謂處散之初，乖散未甚，故可以遊，行得其志，而違於難也。不在危劇，而後乃逃竄。故曰「用拯馬壯吉」也。《遯》初六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謂處遯之時，而爲遯尾，禍所及也。危至而後求行，難可免乎？故「勿用有攸往」也。然而矯枉過正，衆之所憎，和而不同，身乃無患。《明夷》初九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謂處卦之始，最遠於難，遠難過甚，明夷遠遯，絶跡匿形，不由軌路，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六二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于左股，示不能行也。以柔居中，用夷其明，進不殊類，退不逃難，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夫有所避者，不可有所顧也，以欲而忘患，鱗屬所以死於餌也。《遯》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謂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繫，故曰「繫遯」。遯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繫於所在，不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繫於所在，畜臣妾可也。施於大事，凶之道也。九四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謂處於外而有應於內，君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繫戀，是以否也。若夫分有所定，義不可去，則莫若守正之爲利也。《泰》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❶于食有福。」謂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貞，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無咎也。信義誠著，故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謂最近於晦，與難爲比，猶闇不能没，明不可息，正

❶ 「勿恤其孚」，原脱，據光緒本、《周易》泰卦九三爻辭補。

不憂危，故利貞也。凡此，避禍之道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 易論第七

或曰：獨陰孰始，獨陽孰生，萬事云爲，未有不因人以成。故大則有君臣之交，小則有同志之會，變故非一，願聞其詳。

曰：人事之變，或遠而相應，或近而相得。遠而相應，君臣之分定也；近而相得，以各無應同志者也。然而應於遠者，或爲近所困；承於上者，或爲下所逼。臣欲應君，而寇難阻之；君欲應臣，而讒邪制之。惟其明哲，決所去就，秉心不回，終乃無過也。《屯》六二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謂志在乎五，不從於初，與初相近而不相得，困於侵害，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十年則反常，反常則本志斯獲矣。《大有》九四曰：「匪其彭，無咎。」謂既失其位，而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其爲懼也，可謂危矣。唯夫有聖知者，乃能免斯咎也。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辨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無咎矣。《睽》六三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魚器反。無初有終。」謂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二應於五，則近而不相比，故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四從上取，二從下取，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也。《漸》九五曰：「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謂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然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塗，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九三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謂以陽爻爲

下卦之主，而棄其群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亦不能執正矣。然小人之心，惡直醜正，近不相得，亦宜備之。《既濟》六四曰：「繻有衣袽，終日戒。」謂履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戒也。抑又交際之間，理非一致，或名雖爲應，而實不相接，或義有可合，而情不相同，智者三思，故往而必納，愚者徑行，則動而多悔也。《屯》六四曰：「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謂二雖比初，執正不從，不害己志者也。求與合好，往必見納矣。故《象》曰：「求而往，明也。」《小畜》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咎，吉。」謂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爲己應，不距己者也。以陽升陰，復自其道，順而無違，何所犯咎，得義之吉也。《隨》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謂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無應，亦欲於己隨之，則得其所求也。《睽》六五曰：「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謂有應在二，三雖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己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凡此智者之慮，能見彼情者也。《屯》六三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謂三既近五，而無寇難，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己路，可以進而無屯邅也。見路之易，不揆其志，五應在二，❶往必不納，何異無虞以從禽，其可獲乎？故不如舍。往，吝窮也。《大畜》九二曰：「輿説輹。」謂五處畜盛，未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説輹」也。凡此愚者之動，不知彼情者也。故亦有非應比，各亢一方，而涣然合好，罔有猜嫌者，同患相恤，

❶「二」，原作「三」，據光緒本、《周易》王弼注改。

勢使之然也。《睽》九四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無咎。」謂無應獨處，而初亦無應特立，處睽之時，俱在獨立，同處體下，故求其疇類而自託焉。相得無疑，故曰「交孚」。雖在乖革，志可得行，雖危無咎也。故曰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彊武。能説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

## 易論第八

或曰：天有常，故四時行；地有常，故萬物生；人有常，故德行成。而事或有變，勢或有異，以常待之，其可乎？

曰：常者，道之紀也。道不以權，弗能濟矣。是故權者，反常者也。事變矣，勢異矣，而一本於常，猶膠柱而鼓瑟也。《履》九五曰：「夬履，貞厲。」謂履道尚謙，不喜處盈，而五以陽處陽，正當其位，是以危也。《豐》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謂處明動之時，爻皆以居陽位，又不應陰爲美，而二以陰居陰，常於厥位，故幽而無覩，不能自發也。若夫排患解紛，❶量時制宜，事出一切，愈不可常也。《益》六三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謂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也。語以謙沖，則罪可戮，用救衰危，則物所恃。故以此告公，國主所任也。《大過》九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謂以陽處陰，能過其本而救其弱者也。上無其應，心無係吝，處過以此，無衰不濟也。九三曰：「棟橈凶。」謂居大過之時，處下體之極，不能救危

❶「患」，光緒本作「難」。

拯弱，以隆其棟，而以陽處陽，自守所居，又應於上，係心在一，宜其淹溺而凶衰也。

或曰：甚哉！幹蠱之難也，才不勝任，亦可勉乎哉？

曰：駑駘疾走，不如良馬之安行也；小人飾智，不能及君子之任真也。天命之性，有限乎中，苟非其宜，是以身釣禍也。《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謂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無咎也。《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謂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勝，故曰「鼎折足，覆公餗」也。既覆公餗，體爲渥沾，智小謀大，不勝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解》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謂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凡此皆以身釣禍者也。亦有才可適用，德可及物，而勢不可爲者，必謹察之也。《井》九二曰：「井谷射鮒，甕敝漏。」謂處上宜下，處下宜上，而二無應於上，反下與初，故莫之與也，是卑者不可以有爲也。《旅》九三曰：「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謂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爲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是疏者不可以有爲也。凡此亦所以釣禍也。或有不量其力，悖道逆理，以圖非望，茲又罪之至也。《履》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謂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剛健，不脩所履，欲以陵武於人，爲于大君，行未能免於凶，而志存于五，❶頑之甚也。

❶「五」，原作「王」，按《周易》履卦六三爻辭王弼注作「五」，今據改。

《同人》九三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謂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于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不能興，則五道亦已成矣，安所行焉。《隨》上六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謂隨之爲體，陰順陽者也。最處上極，不從者也。隨道已成，而時不從，故拘係之乃從也。《離》九四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謂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終也。噫！天不可違，人不可欺，忠孝之美，有生者所宜拳拳也。

## 易論第九

或曰：如此乎！禍福之猶影響也，何從而慎諸？

曰：火之生也，一勺之勝；及其燎也，川流莫競。是故君子慎乎始也。《節》初九曰：「不出户庭，無咎。」謂爲節之初，將整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故明於通塞，慮於險僞，不出户庭，慎密不失，然後事濟而無咎也。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謂居健之初，爲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宜其咎也。

然則不慎而失之者，尚可及乎？

曰：亦在人之明與昧也。明者則辯之於早，過而能改，故可及也；昧者則以智飾非，至于貫盈，雖悔無及矣。《復》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謂最處復初，始復者也。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難遠矣。錯之於事，其殆庶幾乎？故元吉也。《需》九三曰：「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

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❶謂以剛逼難，欲進其道，所以招寇而致敵也。猶有須焉，不陷其剛。寇之來也，自我所招。恭慎防備可以不敗也。《訟》九四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謂處上訟下，可以改變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從本理，變前之命，安正不犯，不失其道，爲仁由己，故吉從之也。《噬嗑》初九曰：「屨校滅趾，無咎。」謂過輕戮薄，足懲而已，小懲大誡，乃得無咎也。《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謂履非其位，以與人争，二自五應，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則反自思過，以從法則，故得吉也。《臨》六三曰：「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謂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説臨物，宜其無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修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也。凡此辯之於早可及者也。《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灾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謂最處復後，是迷者也。以迷求復，故曰「迷復」也。用之行師，難用有克，終必大敗，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也。大敗乃復量斯勢也，雖復十年脩之，猶未能征也。《噬嗑》上九曰：「何校滅耳凶。」謂處罰之極，惡積不改者也。罪非所懲，故刑及其首，至于滅耳，及首非誡，滅耳非懲，凶莫甚焉。

凡此至于貫盈，雖悔無及者也。亦有勢猶可救，而弗用謀言，遂及敗覆者，兹又不明之甚也。《夬》九四曰：「臀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謂下剛而進，非己所據，必見侵食，失其所安，而五爲夬主，非下

❶「敬」，原作「恭」，據光緒本、《周易》需卦九三象辭改。

所侵，若牽於五，則可得悔亡而已。剛亢不能納言，自任所處，聞言不信，以斯而行，凶可知矣。噫！過而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持疑猶豫，目以無害，古之亡國敗家，未嘗不以此也。

## 易論第十

或曰：文王之囚，箕子之奴，豈其所自取哉？

曰：患自己招，斯可患也；患非己招，斯不足患也，其必免矣！如其不免，是有命焉，非智之過也。《節》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謂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故無所怨咎也，此患自己招者也。《漸》初六曰：「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無咎。」謂始進而未得其位，則困於小子，窮於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也。困於小子讒謬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無咎」也。《姤》九三曰：「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謂處下體之極，而二據於初，不爲己乘，居不獲安，行無其應，不能牽據以固所處，故曰「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於履得其位，非爲妄處，不遇其時，故使危厲。災非己招，是以「無大咎」也。此患非己招，必免者也。《蹇》六四曰：「往蹇來連。」謂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然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雖遇於難，❶非妄所招也。此患非己招，不可免者也。是有命焉，非智之過也。亦有進不違私，志在救難，以危其身，此又君子之大義，非智者之羞也。

❶「雖」，原作「難」，據光緒本、《周易》蹇卦六四爻辭王弼注改。

《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謂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古之人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有所欲者必得所惡也。關龍逢死於夏，王子比干死於商，人臣之義，不得不然也。是故知幾之賢，少欲之士，拂衣塵外，高蹈不還，鴻飛冥冥，非弋人之所慕也。《蠱》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謂最處事上，而不累於職位，不承事王侯，但自高尚其事，故志可則也。《漸》上九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謂進處高潔，不累於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賁》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謂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無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此二疏以免於漢，四皓以免於秦，特立獨行，非凡所及也。噫！天道之變，日星循環，占之而不舛者，以知其數也。人事之動，情僞交錯，應之而不謬者，以知其勢也。持之以正，用之以中，百禄之來，弗可辭也已。噫！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

## 易論第十一

或曰：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時既不一，事亦不同，不可相假者也。今子統而論之，毋乃咈於時乎？

曰：時雖異矣，事雖殊矣，然事以時變者，其迹也。統而論之者，其心也。迹或萬殊，而心或一揆也。若夫湯湯洪水，禹以是時而濬川；黎民阻饑，稷以是時而播種；百姓不親，契以是時而敷五教；蠻夷猾夏，皋陶以是時而明五刑。其迹殊，其所以爲心一

也。統而論之，謂之有功可也。亦有因時立事，事不局於一時，可爲百代常行之法者，如仁、義、忠、信之例是也。故夫子於上、下《繫》所稱者，十有九爻未有言其時者，蓋事不局於一時也。是故時有小大，有以一世爲一時者，此其大也；有以一事爲一時者，此其小也。以一世爲一時者，否、泰之類是也，天下之人共得之也；以一事爲一時者，訟、師之類是也，當事之人獨得之也。借如今之世，泰之時也，天下所共矣。而所遇之事，人各不同。若其倥侗之質，求師辯惑，蒙之時也；立身嚮道，非禮勿行，履之時也；居其德義，以待施惠，井之時也；自遠之近，觀鑒朝美，觀之時也；量能受任，各當其分，鼎之時也；夙夜在公，幹君之事，蠱之時也；用其剛正，辯物之事，訟之時也；斷其刑罰，無有不當，噬嗑之時也；出軍遣將，以討不庭，師之時也；險難在前，按兵觀釁，需之時也；民有困窮，從而養之，頤之時也；事有所失，知而改之，復之時也；禮有過差，議而定之，節之時也；逸樂之情，約之以正，豫之時也；文飾之盛，反之於素，賁之時也；人有解慢，示之以威，震之時也。夫此之類，皆以一事爲一時。而諸卦之時，君之所遇者多，以事無不統也。臣之所遇者寡，以事有分職也。或一人之身而兼數事，或終食之久而移數時，時既屢遷，迹亦皆變。苟不求其心之所歸，而專視其迹，則散漫簡策，百紐千結，豈中材之所了邪？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謂少則得，多則惑也。然則統而論之，不亦可乎？

## 易論第十二

或人請問：乾坤何時也？

曰：乾者，聖人進取天位，非承平之時也。故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五則飛，上則亢也。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時也。故初則履霜，上則龍戰，三則含章而不敢爲首，四則括囊而後無咎，五則黄裳而後元吉。唯二居於下卦，履其中正，乃可任其自然也。

又問：大過之時，則務在救危；遯明夷之時，則貴乎避難。何其不同也？

曰：大過之時，本末雖弱，而未見君之昏亂，臣之讒邪，是國家之難，何世無之？君子之義，不得不救也。遯則小人得志，明夷則闇主在上，忠良之士，徒見害而已，無足可爲也。君子之智，不得不避也。

又問：陰爻浸長，皆小人道盛也。剥之五陰，否之三陰，小人衆多矣，而不見君子避之之意，二陰始進，而君子之遯，猶恐爲尾，何也？

曰：君子之道，知幾其神，故云二陰用事，小人將盛，而亟避之，則無患矣！苟至于否塞，至于剥落，而後退焉，不已晚乎！《易》之爲遯，所以示先見也。

然則剥與明夷孰爲大禍？

曰：小人雖盛，制之在君，故貫魚以宫人寵，則無不利，是禍之小也；主之闇，則末如之何，故南狩得其大首，是禍之大也。

又問：屯也，蹇也，困也，名相近也，請言其别。

曰：屯者，動乎險中可爲之世也，然而足以有功矣！蹇者，見險而止不可爲之世也，

然而足以無過矣！困者，剛見揜於柔，君子爲小人所蔽，窮厄委頓者也。人之所患，莫斯之甚也。

比也，同人也，隨也，義相類也，請言其異。

曰：比者，剛得尊位，上下應之，天下之人皆親其君也。同人者，柔履中正，而應乎乾，同志相合，物各有黨也。隨者，剛來下柔，動而之説，謂能下於人，動則人説，莫不從其所爲也。上之所務，莫斯之大也。

謙也，巽也，奚若？

曰：謙者，内陽外陰，屈其剛德，以下於物者也。巽者，内外皆陰，心貌如一，情實卑順者也。

豫也，兑也，奚若？

曰：豫者，主於逸樂。兑者，喜悦而已也。

晉也，升也，奚若？

曰：升者，升得位。晉者，進見於君也。

泰也，既濟也，奚若？

曰：泰者，君臣合好，君子在位，小人在野之世也。❶然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具利正之德也。若夫物皆得其所，事皆得其宜，未有如既濟之盛者也。堯舜其猶病諸，然安不忘危，戒在終止，故曰：初吉終亂也。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禍福倚伏，誠可畏也。昔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夫能保萬世無疆之休，其唯知懼者乎！

## 易論第十三

或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謂備天下之象也。請言其略。

❶「世」，光緒本作「時」。

曰：天地萬物存乎説卦矣，姑以人事明之。八卦之道在人靡不有之也，但賢者得其正，不肖者處其偏矣。夫剛而不暴，乾之正也；順而不邪，坤之正也；動而不妄，震之正也；卑而不辱，巽之正也；險而不可犯，坎之正也；明而不可欺，離之正也；静而不可誘以利，艮之正也；和而不可撓以怒，兑之正也。若剛而不容於物，乾之偏也；順而不守其道，坤之偏也；動而爲躁，震之偏也；卑而爲佞，巽之偏也；險而爲賊害，坎之偏也；明而爲苛細，離之偏也；止而不及其時，艮之偏也；説而不由於禮，兑之偏也。是故，賢者以功，不肖者以過；賢者以福，不肖者以禍。由所用之道，名同而實異也。然賢者之道也，或其數不備，或所施者狹。夫能具八者之用，發之乎身，充之乎天地之間者，其唯聖人乎？故用之於國，則邇人安；用之於軍，則遠人服。鼓之舞之，無物不得其宜矣。純精勁正，造成庶事，旰食忘倦，終而復始，用乾於國也；含藏廣大，靡物不愛，隤然和順，無有煩擾，用坤於國也；甲兵斧鉞，以重其威，無敢奸宄，無敢怠惰，用震於國也；適時之變，權宜在己，以貴下賤，士争歸之，用巽於國也；封疆阻固，山河分限，貴在常尊，無得褻近，用坎於國也；善靡不照，惡靡不見，人文化成，上下肅雍，用離於國也；脩其典禮，止邪未形，慢易之心，無自而入，用艮於國也；行慶施惠，洽于群心，罔有小大，翕然欣戴，用兑於國也。以剛決事，以勇臨敵，變動不息，罔失其正，用乾於軍也；撫養士卒，如母親子，雖其柔仁，不害方直，用坤於軍也；先聲後實，威聞敵國，動於九天，物莫能亢，用震於軍也；隱其形勢，示之不能，始如處女，後如脱兔，用巽於軍也；深溝高壘，遠其

斥候，敵人不得襲，刺客不得近，用坎於軍也；部曲分辯，各有麗著，號令明白，衆罔疑惑，用離於軍也；退北佯爲不追，見利佯爲不知，持重有待，嶷如山立，用艮於軍也；誅其渠魁，弔其民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用兑於軍也。故知八卦之道大矣！有高焉，必乘其上；有深焉，必載其底；有旁焉，必環其外。幽無不貫，微無不徹，惟所用之何如耳！

噫！作《易》者既有憂患矣！讀《易》者其無憂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以憂患之心，思憂患之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四

## 删定易圖序論

覯嘗著《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世有治《易》根於劉牧者，其説日不同。因購牧所爲《易圖》五十五首，觀之則甚複重，假令其説之善，猶不出乎《河圖》、《洛書》、八卦三者之内，彼五十二皆疣贅也。而况力穿鑿以從傀異，考之破碎，鮮可信用。大懼詿誤學子，壞隳世教，乃删其圖而存之者三焉：所謂《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於其序解之中，撮舉而是正之，諸所觸類，亦復詳説，成六論，庶乎人事脩而王道明也。其小得失，不足喜愠者，不盡糾割。别有一本，黄黎獻爲之序者，頗增多誕謾，自鄶以下，可無譏焉。牧又注《易》，所以爲新意者，合牽象數而已，其餘則攘輔嗣之指而改其辭，將不攻自破矣。先代諸儒，各自爲家，好同惡異，有甚寇讎，吾豈斯人之徒哉？憂傷後學不得已焉耳。

河圖

洛書

八卦

### 論一

或問：劉氏之説《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何如？

曰：信也。《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指在作《易》也，則不待禹而得之明矣。

其所圖者信乎？

曰：《洛書》五十有五，協於《繫辭》天地之數。《河圖》四十有五，雖於《易》無文，然其數與其位，灼有條理，不可移易，非妄也。惜乎劉氏之辯則過矣！

或曰：敢問《河圖》之數與位，其條理何如？

曰：一、三、五、七、九，奇數，陽也。非中央則四正矣，坎、離、震、兑之位也。二、四、六、八，耦數，陰也。不得其正而得四隅矣，乾、坤、艮、巽之位也。乾、坎、艮、震，陽卦位也，則左旋。兑、坤、離、巽，陰卦位也，則右轉。奇則先左而後右，耦則先右而後左。坎一震三也，兑七離九也，坤二巽四也，乾六艮八也。抑又縱横數之，皆得十五，此非灼有條理不可移易者乎？

或曰：劉氏之辯，其過焉在？

曰：劉氏以河、洛圖書合而爲一，但以《河圖》無十，而謂水、火、木、金不得土數，未能成形，乃謂之象。至于《洛書》有十，水、火、木、金，附於土而成形矣，則謂之形。以此爲異耳。其言四象生八卦，則取《河圖》之七、八、九、六，以其有象字，不可用《洛書》之形故也。其下文又引水六、金九、火七、木八而生八卦，於此則通取《洛書》之形矣。噫！何其自相違也。矧曰天五居中而主乎變化，上駕天一而生地六，下駕地二而生天七，左駕天三而生地八，右駕地四而生天九者，不亦惑乎？夫所謂生者，言乎其始也。苟《河圖》之象生八卦，則《洛書》之形又生八卦者何也？若以聖人既取《河圖》之數以畫卦，

而《洛書》之數止爲揲蓍，則其論云：在《河圖》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此又已言揲蓍矣。反覆不通，故曰自相違也。夫天一至地十，乃天地之氣降出之次第耳。謂之五者，非有五物，謂之十者，非有十枚。而曰五十有五者，蓋聖人假其積數以起算法，非實數也。如人兄弟行下浪反。第一至第十者，乃十人耳，焉可謂有五十五人哉？

厥初太極之分，天以陽高於上，地以陰卑於下。天地之氣，各亢所處，則五行萬物何從而生？故初一則天氣降於正北，次二則地氣出於西南，次三則天氣降於正東，次四則地氣出於東南，次五則天氣降於中央，次六則地氣出於西北，次七則天氣降於正西，次八則地氣出於東北，次九則天氣降於正南。天氣雖降，地氣雖出，而猶各居一位，未之會合，亦未能生五行矣！譬諸男未冠，女未笄，昏姻之禮未成，則何孕育之有哉？況中央八方，九位既足，而地十未出焉，天地之氣誠不備也。由是一與六合于北而生水，二與七合于南而生火，三與八合于東而生木，四與九合于西而生金，加之地十以合五于中而生土，五行生而萬物從之矣。二四易位，而一三五如其初者，當所王之方也。夫物以陰陽二氣之會而後有象，象而後有形。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河圖》之數，二氣未會，而劉氏謂之象，悖矣！若夫《洛書》之數，五位既合，則五行有象且有形矣。象與形相因之物也，其一、二、三、四、五爲生數，六、七、八、九、十爲成數者，徒以先後分之耳。其實二者合而後能生，生則成矣，蓋非一生之，待六而後成也。假令《河圖》是象，《洛書》是形，則取《洛書》而爲八卦者，亦非酌水燃火，伐木鍛金而成

之也，直取其象耳，以法象而言之不亦可乎？何其固執形象之象也？其曰：天五駕一、二、三、四而生六、七、八、九者，愈乖遠矣！且陰陽會合而後能生，今以天五駕天一、天三，乃是二陽相合，安能生六生八哉？天降陽，地出陰，陰陽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豈有陽與陽合而生陰哉？況所謂五者，乃次第當五，非有五物也，其一與六合之類，皆隔五者，蓋以一、二、三、四、五主五方，而六、七、八、九、十合之，周而復始，必然之數，非有取於天五也。其不用五奇主五方，而五耦合之者，陽方則奇爲之主而耦與之合，陰方則耦爲之主而奇與之合，又昭昭矣。至如劉氏所圖，太極生兩儀一、二、三、四，其解曰：畫天左旋，畫地右動，今按其畫，天一在坎，天三在震，誠左旋也；地二在離，地四在兑，亦左旋耳，非右動也。夫所謂左旋者，如斗柄自寅向卯也，右動者，如日月五星自丑向子也。今以自午向酉而爲右動，何哉？若直以東北爲左方，西南爲右方，以分天地之位，則又不可謂之旋且動也。旋動者，進前之意也。設謂陽升陰降，先兑四而後離二，則《繫辭》所陳先二而後四，未嘗倒言之也。如是則劉氏之解果謬矣。注《易》圖《易》，自謂窮天地之理，而乃未明左旋右動之法，甚哉！其可笑也。

## 論二

或曰：劉氏謂聖人以《河圖》七、八、九、六而畫八卦，而吾子之意乃取《洛書》，何也？

曰：《繫辭》稱「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謂備天下之象也。《河圖》之數，二氣未合，

品物未生，何所象乎？《洛書》之數，五行成矣，萬物作矣，於是象金而畫乾兑，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象火而畫離，不言五而言四象者，以土分王四時，❶舉四行，則土可知矣。又以四行之數而揲蓍，七少陽八少陰，九老陽六老陰是也。

曰：敢問畫卦皆取《洛書》矣。其於《河圖》何所則也？

曰：則其位也。《河圖》有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須而卦成矣。

曰：劉氏以爲六居坎而生乾，謂三爲坎三爲乾也。九居兑而生坤，謂三爲兑六爲坤也。七居離而生巽，謂三爲離四爲巽也。八居震而生艮，謂三爲震五爲艮也，何如？

曰：以位數之，則乾、坤、艮、巽亦三位也；以畫數之，則坎、震亦五畫也，離、兑亦四畫也，何其或以位數或以畫數反錯之甚也？況《説卦》稱「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彼重卦，然畫與位等耳，未常析言之也。苟析言之，則坤六位而十二畫矣，焉得曰六畫成卦也。雖《繫辭》「陽一君而二民」，蓋取陰耦以喻人臣代終之義，非可積以爲數也。今謂人有二心者，非可積十人以爲二十心也。且劉氏説天地之數六者有六物耳，而乃以一爻分爲二畫，以當二物可乎？歷觀諸卦，以爻爲人，雖陰爻亦一人耳。帝乙歸妹，非有兩妹也。箕子明夷，非有兩箕子也。然則劉氏畫卦之説，其不可用明矣！矧聰明叡智，創制立法，固不區區專決於圖書，故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不專決於圖書，參互而後起之

❶「王」，光緒本作「旺」。

者也。聖人既按《河圖》有八方，將以八卦位焉。《洛書》有五行，將以八卦象焉。於是觀陰、陽而設奇耦二畫，觀天、地、人而設上中下三位。純陽爲乾，取至健也；純陰爲坤，取至順也。一陽處二陰之下，剛不能屈於柔，以動出而爲震；一陰處二陽之下，柔不能犯於剛，以入伏而爲巽；一陽處二陰之中，上下皆弱，罔克相濟，以險難而爲坎；一陰處二陽之中，上下皆强，足以自託，以麗著而爲離；一陽處二陰之上，剛以馭下，則止，故爲艮；一陰處二陽之上，柔以撫下，則説，故爲兑也；西北盛陰用事，而陽氣盡矣，非至健莫能與之争，故乾位焉。争勝則陽氣起，故坎以一陽而位乎北。坎者，險也。一陽而犯衆陰，誠不爲易而爲險也。艮者，止也。物芽地中將出而止也，待春之謂也。自此動出乎震，絜齊乎巽。離者，明也。萬物皆盛長，得明而相見也。坤厚以養成之，成而説，故取諸兑也。畫八卦分八方之義，如斯而已也。

或曰：《説卦》稱「勞乎坎」，謂萬物閉藏納受爲勞也。「成言乎艮」，謂萬物之所終也。今吾子之言似不類者，何也？

曰：孔子據物終於地上而言也。覩取諸物始於地下而言也。所以就足先聖之論，使人不疑耳。

或曰：劉氏謂三畫象三才，爲不詳《繫辭》之義，則以乾之三畫爲天之奇數三，一、三、五皆陽也。坤之三畫爲地之耦數三，六、八、十皆陰也。獨陽獨陰，無韞三才之道者，何如？

曰：劉氏學《易》，乃不知畫之與位各一事也。畫者，譬諸人也；位者，人所處之地也。三畫雖純陽象天，而三位有天、地、人之別，何害也？上、中、下三位，譬如公也，卿、

大夫也。奇耦二畫，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皆君子蓋有之矣，皆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或一小人而二君子，猶行人之止傳舍，何常之有？安可見純天便曰無地位，見純地便曰無天位哉？且其引《説卦》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以爲六畫包三才，無三畫韞三才之説。噫！何其泥也。三畫象三才矣，重之爲六，又象三才，何害也？若三畫之時，乾爲天，坤爲地，六畫之後，亦不免爲天爲地也。三畫之位則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六位則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從宜改易，何固執之爲哉？且劉氏論三才，則引《説卦》六畫，破先儒三畫以爲不經，及其論奇耦，則用天三奇，地三耦，天地各減其二，不顧《繫辭》五位有合之説，是經乎不經也。又其論乾元用九，謂天一，天三，天五，陽數也；坤元用六，謂地二，地四，陰數也。至其下文以天五散在五行，天一居尊不動，餘有天三地四，合而成九，天三則乾之三畫，地二、地四則坤之六畫，陽得兼陰，故乾三兼坤六而乾元用九也。噫！陽不可兼陰乎，則天三何以稱用九？陽果得兼陰乎，則天一、天三、天五當兼地二、地四，何以不稱乾元用十五也？輕先儒九揲六揲之通義，而務求新，不虞錯亂之至此，鄙哉！

## 論三

或人敢問：大衍之數五十，諸儒異論，何如？

曰：京房、馬季長、荀爽之釋，吾無取焉耳。至於鄭康成、姚信、董遇以爲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五而用之，劉氏亦同此説，吾有

取焉耳。此章上言大衍之數，下言乾坤之策，中言天地之數，非衍之用而何也？然所以減之之意，或謂減五行，或謂減六畫，或謂減天五，蓋未之思矣。夫五行、六畫、天五減之之可否，不足復詰。吾直謂天地之數，雖五十五，至揲蓍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只如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又豈可言無六策以當六日者，別有意也。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以是五十之策，不可增損，增一損一，則不可揲之矣。故康伯述輔嗣之旨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苟謂聖人以五行、天五之故，特減其五，則未知不減之時如何揲也。以五十五而虛其一，又掛其一，則兩手五十三，十三揲之數而餘一也。左手雖得四，右手尚餘一，左手三則右手二，左手二則右手三，左手一則右手四，終無平時，雖童子亦知不可爲也。五十之上，唯五十四可矣。虛一掛一，則兩手五十二，

十三揲之數也。然三少則存者四十三，多則存者二十八，一少兩多則存者三十二，一多兩少則存者三十六，乾元當用十，坤元當用七，少陽八，而少陰九矣。其下唯四十六，虛一掛一，則兩手四十四，十一揲之數也。然乾元當用八，坤元當用五，少陽六，而少陰七矣。不徒不應四象之數，陽反而耦，陰反而奇矣。吾故謂揲蓍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

或曰：虛其一者，康伯以爲太極，劉氏以爲天一，何如？

曰：究觀《繫辭》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則是虛一在兩儀之前也。下文「太極生兩儀」，則又太極在兩儀之前。太極與虛一相當，則一非太極而何也！且其謂大衍後，天地之數，則太極不可配虛其一之位，此又不思之甚矣。作大衍之法，誠在數之後矣，然其所取象，固在數之先。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也。蓋有兩儀，而後有數也。既可象兩儀於數之先，豈不得配太極於兩儀之上哉！若以一二三四便爲兩儀，則天非一天，地非一地而已也。是知天地者，其體也；一二三四之類，其氣也。苟虛一以象天一之氣，而分四十九以象兩儀之體，則是逸其末而勞其本，於義乖矣。又破康伯之注「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以謂太極其氣已兆，非「無」之謂。噫！其氣雖兆，然比天地之有容體可見，則是無也。又稱：聖人之辭「易有太極」，既言「有」，則非「無」之謂也。吾以爲天地之先，强名太極，其言「易有太極」，謂有此名曰太極者耳，非謂太極便有形也。❶ 如《老子》之言，恍忽中「有物」、「有

❶「形」下，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有「色」字。

象」，不可一見有字，便指爲實物、實象也。凡此，皆巧詆先儒，不自知其罪也。

## 論　四

或曰：劉氏謂坎生復卦，離生姤卦，何如？

曰：磔裂爻位則巧矣，義則未也。聖人設卦觀象，以陽潛地中，故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陽生陰下，故復以一陽居五陰之下。八卦配八方，則坎當北。十二卦配十二月，則復當建子。復之陽乃坎之陽也。陽則無二而象之之卦有兩也。何哉？八方與十二月不同也，三畫與六畫不同也，是故陽則無二而象之之卦有兩也。離與姤亦如之。若謂坎之陽生復之陽，離之陰生姤之陰，則是十一月有兩陽也，五月有兩陰也，固不然矣。且其説以復卦生于坎，中動於震，交於坤，變二震、二兑、二乾而終。姤卦生於離，中消於巽，交於乾，變二巽、二艮、二坤而終。自復至坤，凡十二卦，主十二月。噫！以十二月言之，則自復以往，歷臨、泰、大壯、夬而後至乾，此云二震、二兑而後二乾者，何也？自姤以往，歷遯、否、觀、剥而後至坤，此云二巽、二艮而後二坤者，何也？以八方言之，則自坎以往，歷艮、震至巽極矣，陽一於子而六於巳也。此云震、兑、乾者，何也？自離以往，歷坤兑至乾極矣，陰一於午而六於亥也。此云巽、艮、坤者何也？其意以復姤生於坎離，而變初四，變二五，變三上，每爲二卦，則八卦備，謂之巧也宜矣，然義不通也。又以姤巽承於乾，非四正之卦，乃引歸妹之兑云：妹係姊嫁，故兑少女，而用巽之長女主其卦。噫！何僞飾之多也。彼其意欲以兑

承於乾則成履，非姤陰生之卦，又不可數變，故引兑於歸妹，假託廣嗣之義，而係巽於姤耳。不徒義理迂怪，以象論之，大可笑也。少女既嫁於震又係巽，而嫁於乾乎？長女既交於乾，又從兑，而交於震乎？則是一女而事二夫也，豈不可笑？此所謂僞飾之多也。聖人之意曷至是哉？

或曰：劉氏之説「七日來復」，不取《易緯》六日七分，何如？

曰：不取宜矣。苟以十二月之卦論之，則剥盡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剥盡之後經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于復，非止七日也。然劉氏更以七爲少陽，必經陰六之數盡，至七日，少陽乃生，斯又未善也。歷觀衆卦，或言七日，或言三日，或言三年，或言十年，强爲配合，時或可言，參相鉤考，辭則易屈。大抵言日遠者，不過七日，震六二，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不過七日而得也。七日來復，以復不可遠，君子之道雖消不久，不過七日而復。《彖》曰：「天行也。」蓋言來復之義，是天之行，反覆如此，亦非考案氣候實日而云也。萬壽無疆，豈實有「萬」哉？愛而多之之辭也。

或曰：臨「至于八月有凶」，諸儒之論，孰爲得失？

曰：何氏云「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當矣。臨二陽，遯二陰，合耦之卦也。劉氏破之，以爲果建子則辭當在復卦之下，此不明矣！且復卦陽生，其勢微弱，未足矜也。臨卦剛長，强亢之漸，故戒之以遯卦有凶也。推其本而言之，復生爲一月，臨長爲二月，至遯爲八月，不亦可乎？而劉氏固守臨之建丑，數至遯之建未則七月，以不滿八之故，遂

用周正，排建未爲八月。又念文王演卦在商之末，正朔未改，不可以未爲八月，乃稱周公述而成之，故以周正爲定。且先儒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劉氏既未有以破之，安得謂《卦辭》亦周公所成？以飾臨卦八月用周正之説乎？其下文曰，況乎《易》有三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易》既題周以正名，則不得不以周之正朔定其月也。且《周易》書名，周公設官，可題周家，以別餘代，《卦辭》豈得擅改？彼禮樂損益，蓋從時之宜。《易》之爲書，萬世無敝。況文考之手澤，周公改之，何意也！文王若曰「七月有凶」，有何妨害？而周公故以八月定之乎？文王作《易》之時，便題周字亦可矣，何必周公也？號國曰周，其來久矣，故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雖紂在上，而題《易》曰「周」，以別夏、商，何害也？《魯頌》次於《周頌》，亦須周滅而後加「魯」字乎？此類皆閭巷老生詿童耀騃之辨，非天下之公議也。

## 論五

或曰：《易緯》以六十卦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信乎？

曰：吾觀於《太玄》，信矣。

所主之日取卦象乎？取卦名乎？

曰：取諸卦名而已。《太玄》所以準《易》者也，起於冬至，其首曰中，陽氣潛萌於黄宫，信無不在乎中，謂是時萬物之萌，信無不在地之中，於《易》則中孚，孚者，信也，亦謂信無不在地之中也。其次曰周，陽氣周神而反乎始，於《易》則復，復者，反也，亦謂反乎始也。其次曰礥，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

之生難也，於《易》則屯，屯者，物之始生也。粗舉二三，則知冬至之後，其卦中孚、復、屯者題號，此日之氣候曰中孚也，曰復也，曰屯也。他皆倣此。但玄首八十一，每首四日有半，易卦六十，每卦六日有奇，故前後或參差，蓋大同而小異也。而劉氏以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不別起數，謂《易緯》六日七分，義無所出，若是則劉氏凡言天五駕天一之類，亦出於經乎？乾坤之策，況其數六十卦，況其名不相妨也。又謂十二卦已主十二月，不可取雜書破經義。今觀六十卦之次，其十二卦仍在本月，稱爲辟卦，則十二卦既總主一月，又與諸卦分治六日，如侯伯有功德者，既作一州之牧，亦未免爲一國之君也。而劉氏區區以月各有主，日無用卦，是欲立州牧而廢二百一十君也。其可乎？

或曰：敢問元亨利貞何謂也？

曰：大哉乎乾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詁未能顯闡，是使天道不大明，君子無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貞以幹物，讀《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通之，宜之，幹之，必有其狀。竊嘗論之曰：始者，其氣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幹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飛者得之以卵，百穀草木得之以勾萌，此其始也。胎者不殰，卵者不殈，勾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獸有山野，蟲豸有陸，鱗介有水，此其宜也。堅者可破而不可輭，炎者可滅而不可冷，流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幹也。乾而不元，則物無以始，故女不孕也。元而不亨，則物無以通，故孕不育也。亨而不利，則物失其宜，故當視而盲，當聽而聾也。利而不貞，則物不能幹，故不孝不忠，爲逆爲惡也。是故《文言》曰：「元

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唯君子爲能法乾之德，而天下治矣！制夫田以飽之，任婦功以煖之，輕税斂以富之，恤刑罰以生之，此其元也。冠以成之，昏以親之，講學以材之，擯接以交之，此其亨也。四民有業，百官有職，能者居上，否者在下，此其利也。用善不復疑，去惡不復悔，令一出而不反，事一行而不改，此其貞也。是故《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 論　六

或曰：敢問五行相生則吉，相克則凶，信乎？

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則雖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則雖相生而凶。今夫水克於火，則燔燒可救；火克於金，則器械可鑄；金克於木，則宫室可匠；木克於土，則萌芽可出；土克於水，則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雖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則腐，以木入火則焚，以火加土則焦，以土埋金則鏉，以金投水則沉，是用之失其宜，雖相生而凶也。是以《太玄》之《贊》，決在晝夜，當晝則相克亦吉，當夜則相生亦凶。《玄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今夫父之於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則恩害於義也。君之於臣，能賞之，又能刑之，則威克厥愛也。恩害義則家法亂，威克愛則國事偹。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也。

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

曰：吾之言也折諸聖，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爲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説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人之有仁義，所以順性命也。」董仲舒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然則本乎天謂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爲天之所爲也。《繫辭》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由此觀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責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龜筮，雖質諸神明，必參以行事。南蒯將亂，而得「黄裳元吉」；穆姜棄位，而遇「元亨利貞」。德之不稱，知其無益。後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稱運命，矯舉經籍，以緣飾邪説，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其聽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爲人上者，必以《王制》從事，則《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 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并序

敘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伸，故《周官》遂行。覼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士，各滯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説《公羊》誠不合禮，盜憎主人，夫何足怪？今之不識者，抑又譊譊，將使人君何所取法？是用摭其大略而述之。天下之理，由家道正，❶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内治》七篇。利用厚生，爲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備預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爲先，經世軌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爲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聖人君子知其有爲言之也。

### 内治第一

男女之際，人道所重，前哲固備言矣。

❶「由」，原作「曰」，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而遷，直情忘反，❶其體一也。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爲之耦，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哉？

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傾，或靡敝財用，或離析骨肉，速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況乎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爲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爲驕，富則爲侈，並寵則妬，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爲之空，刑賞或爲之濫，姦邪或爲之昌，忠良或爲之剥，宗室或爲之棄，冢嗣或爲之易，帷薄或爲之不脩，社稷或爲之不食。末喜之放桀，妲己之殺紂，此類豈少哉！

故内宰「以陰禮教六宫」。陰禮，婦人之禮。六宫，謂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邪，展其功緒」。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宫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冶容，無廢功，無侈服，無邪道，則閨門之内，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

❶「直」，光緒本作「真」。

之輔佐求賢，《兔罝》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 内治第二

天官冢宰，其屬則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唯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故不列。且夫六宫内也，如家人，家人私也；六官外也，乃國事，國事公也。外内異處，國家異分，公私異宜。然而使嬪婦屬天官，無外内、國家、公私之辨者何哉？聖人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分職於内，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慎。舉宫中之人而知所勸勉者，官有其長之效也。而況内宰亦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宫卿二人」，蓋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内事，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年而語矣。天子所御，而服官政，從官長，是天子無私人。天子無私人，則群臣焉得不公？庶事焉得不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之謂也。

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内事之敝也。爰盎引却慎夫人坐，謂妾主豈可以同坐。文帝怒，説以「人彘」，廼説。如使盎輩得制宫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其守，一女顓恣，則公卿附離之不暇，其何冢宰之能帥也？悲夫！

## 内治第三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❶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也。」至于《天官序》，則世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女御視大夫、士，尚惟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官不必備可知矣。

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其生，則寢之地以教其卑，衣之裼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如此而後，備於從人之道。況乎王之北宫，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

故無德以色親，則天有投蜆之異，《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謂邪色之乘陽也。《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宫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蓋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慎若此。武帝平吴之後，掖庭殆將萬人，復何義也？人多則御幸不可徧，怨恨由是興，費廣則財物不足支，民甿所以困，國家之敗，何莫由斯者邪！

❶「宫」，原作「官」，據《禮記·昏義》改。

## 内治第四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其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妬也。蓋以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矣。九九之法行，則内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

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爲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君子撣於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

至于繼嗣，社稷之重事，甚有寵之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霍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宫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後宫莫有進者，而昭帝無嗣。成帝約不負趙昭儀，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終以國統三絶，王莽篡之，愛有所偏之過也。薄姬輸織室而生孝文，爲漢太宗。晉簡文寵徐貴人，彌年無子。李后在織坊，形長色黑，謂之「崑崙」，帝以大計召之，乃生孝武。天命所在，不以貴賤美惡論也。然則九九而御，使無專妬者，聖人之意遠矣。

## 内治第五

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然則先王之所以重昏禮，爲其主祭祀

也。祭祀之禮，豈唯致齋於内，會君於廟，服副褘於東房，執瑋瓚而亞祼，酌瑶爵，進玉齍，薦徹豆籩，以嘉魂魄而已乎！是禮之末節，一日可爲者也，必竭力從事，然後爲至焉。故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又「上春，詔王后帥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種，獻之于王」。

夫普天王土，率土王臣。蠶者非一女也，將以爲王服，有不足乎？而后且親蠶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爲婦道也。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爲粢盛，❶有不足乎？而后且佐耕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爲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之尊而爲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共祭祀者乎？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而況不知耕之勞，則以爲田自生穀；不知蠶之苦，則以爲桑自生絲。自古愚婦人，糞土貨財，焦爛府庫，農夫病，工女死，而求之不已者，不知民事之難也。干寶之論《晉紀》曰：❷「其婦女粧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晉之禮法於此大壞，則周之興也宜矣。

## 内治第六

《春官》：「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内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其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

❶「粢」，原作「祭」，據光緒本改。
❷「干」，原作「于」，據《晉書·干寶傳》改。

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其職「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苟非明哲，其能免乎？矧伊女子，生於王族，雖有葭莩之親者，猶乘勢以輕其家，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室人，庸奴其夫者，多矣。

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有作，安得不大爲之坊？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内女外女謂之内宗外宗，列爲禮官之屬，其職禮，則視必在禮，聽必在禮，言必在禮，貌必在禮，思必在禮。視、聽、言、貌、思，無不在禮，則其人之智愚、賢不肖何如也？祭祀賓客，非有切身之急，而不敢不以禮，則己之所以爲婦者，敢有不恭乎？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其夫。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是故婦順備而内和理，内和理而家可長久也。《召南·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謂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於同姓姑姊妹之女乎？是其所以爲王化之基也。

## 内治第七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

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昏姻之禮，要在及時。故國無鰥民，則《桃夭》之詠作；喪其妃耦，則《有狐》之刺興。彼室家之好，而繫之王者之風，爲人上者，不可不察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漁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逞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而人主慢之，非計也。

是故聖人設官，主判合之禮，子生三月，必書其名。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及十九，皆爲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雖中春猶可行。所以蕃育人民，是皆言其極也。及此月而父母不娶不嫁之者，相奔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罪罰之。嘗有妃匹而鰥寡者，亦察焉。先王之道如此其至也，既爲之立其家，又使之有其業，國中則典婦功掌婦式之法，野則酇長稽其女功，然而民不庶且富者，未之信也。《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雖於禮爲蚤，而句踐報吴，亦以是也。晉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噫！大可笑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 國用第一

人所以爲人，足食也；國所以爲國，足用也。然而天不常生，其生有時；地不偏産，其産有宜；人不皆作，其作有能；國不盡得，其得有數。一穀之税，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苟不量入以爲出，節用而愛人，則哀公云「二猶不足」，《公羊》謂「大桀小桀」，誅求無已」，怨刺並興，亂世之政也。

故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王日一舉，其膳六牲，祀兵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有積飧饔，接之則有饗食燕。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牛馬之食，其用芻禾，車秅之數，皆眂牢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功懋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材非一，五庫之量，毋或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侑食，皆爲篚實，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祀小祭，事神之禮，牲幣玉器，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虧，君之所痛，賵襚含賻，闕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王及冢宰，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推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於諸侯，分災救患，凶禮五事，其費則多。故「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國家閒暇，要在多積，積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難得之貨，饑不

可食，燕游所用，非國之急。故「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 國用第二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按其職文，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褻者，然而爲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者，何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爲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槖中，況於貢賦之入，何彼我之云哉？

歷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子有私財者。漢湯沐邑，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常聚爲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

故雖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受貢獻，備賞賜之職，皆屬于大府。屬于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廢置，誅賞之典存焉。如此，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闥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 國用第三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取有利於國家，然後可也。太宰授之職，閭師責其功。故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也。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興材征，以濟經用。無惰而自安，無賊於糧食，是富民之大本，爲國之上務。雖關百聖，何以易此？昔胥臣對晉文公謂：「戚施植鎛，蘧蒢蒙璆，侏儒扶廬，矇瞍脩聲，聾聵司火。」《王制》：「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廢疾之人，猶有所役，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肩相摩，轂相擊，而吏不以是罪之，主不以是棄之，謂之何哉？

## 國用第四

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則無貧，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必也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耕，一步一畝無不稼，穀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財豐者乎！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

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萊，謂休不耕者。户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户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若餘夫、致仕者、仕者、賈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則是人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萊皆頒之，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

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禍起，貧者欲耕而或無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❶況邑居乎？沃壤猶爲蕪穢，況瘠土乎？饑饉所以不支，貢賦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師丹言「宜略爲限」，不可不察也。

## 國用第五

地利之食於人博哉！農既得其時，種既得其宜，然且不熟者，水旱賊之也。

❶「有」，光緒本作「猶」。

水旱之災，雖天所爲，至於人力亦有可及矣。故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鄉遂之田制也。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都鄙之田制也。川大於澮，澮大於洫，洫大於溝，溝大於遂，遂大於甽。甽通水以入于遂，遂入于溝，溝入于洫，洫入于澮，澮入于川。然則雖大雨霖，其水有所渫，能爲害者希矣。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楊其芟作田」。豬，謂畜流水之陂。防，豬旁隄也。然則雖久不雨，其水可以得能爲害者希矣。

聖人之於水旱，不其有備哉！蔦掩規偃豬，君子以爲禮。史起引漳水，舄鹵生稻粱。鄭國鑿涇水，關中爲沃野。古之賢人未有不留意者也。水官不修，川澤溝瀆無有舉掌，機巧趨利之民得行其私，日侵月削，往往障塞，雨則易以溢，謂之大水，豈天乎？霽則易以涸，謂之大旱，豈天乎？如是而望有年，未之思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七

## 國用第六

《繫辭》曰：「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是聖人之於農必制器以利其用也。

《舜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聖人之於農，必命官以掌其政也。故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之比也。器不簡，則貧人或不能備物；政不脩，則愚者或不能得宜。不備物，則雖良田將不耕；不得宜，則雖嘉種將不穫。若是，不可不慎也。

至如二耜爲耦，一夫不足獨舉，必通功易事，兩人相助而後可也。故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敍」。耡者，里宰治處，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秩敍，相佐助之次第也。又五穀熟時，有風雨之急，是謂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者也。然一夫又不足爲，故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謂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之如此，奈何民不富國不實也！

漢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

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過奏故平都令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以故田多墾闢，用力少而得穀多。斯近古之事，效驗甚明，而歷代莫以爲意，何也？

## 國用第七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閑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也。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謂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罰之，死後祭無牲也。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田不耕，非直罰以屋粟，又死後祭無盛也。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椁也。蠶則得帛，不蠶，故身不得衣帛。❶ 績則得布，不績，故死則不爲之着衰，以罰之也。夫財賦力征，人所吝嗇，與其無事而重，孰若有業而輕？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帛，所以養老；衰，所以送死。葬禮祭禮乃爲令終，一有解惰，則不得用。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是聖人敺民以反本之術也。

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官吏。商賈乃在四民之目，而前代且謫之。後之游惰，

❶「身」，光緒本作「死」。

去四民遠甚者，其類不可勝數，爲國者非徒函容，或尊寵之，傷哉！

## 國用第八

一夫之耕，食有餘也；一婦之蠶，衣有餘也。衣食且有餘而家不以富者，内以給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也。而況用之無節，求之無藝，則死於凍餒者，固其勢然也。

故土均掌「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司書「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政令」。逆，謂鉤考也。恐其群吏濫税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政令也。夫奢則以爲榮，儉則以爲辱，不顧家之有亡，汲汲以從俗爲事者，民之常情也。是故爲之禁令，地媺收多，則用之豐；地惡收少，則用之省。如此，民皆知惜費矣。虧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皇皇以言利爲先者，吏之常態也。是故爲之鉤考，雖器械、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吏不敢厚斂矣。

民皆知惜費，吏不敢厚斂，而不免凍餒者，未嘗聞也。《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然則地之惡，禮不可輕耶？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則民之財，官可不知耶？是先王之所以得，後世之所以失也。

## 國用第九

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謂國之地物所有也。諸侯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於王也。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辨地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大哉聖人念民，勤恤財匱，如是其著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況天時所不生，則雖有如無矣。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刼倍蓰之利者，大賈蓄家之幸也。爲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罔農夫以附商賈？令下之日，吏旁爲姦，公不獲皮毛而私啄其髓矣。壞民家，敗民産，此其甚也。《夏書》「任土作貢」，厥貢厥篚，九州不同，前聖後聖，豈非一揆者乎？

漢桑都尉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桑雖聚斂之臣，然此一役，豈無法耶？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誠有以也。

# 國用第十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斂法者，豐年從正，凶年則損也。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謂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在上用穀之法也。

夫什一而稅，天下中正，是故謂之徹。徹者，通也。然耕穫之事，豐儉亡常，不幸凶旱水溢，或螟螣蟊賊，農雖盡力，穀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於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❶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故聖人設官，必於穀之將熟，巡於田野，觀其豐凶，而後制稅斂焉。豐年從正，亦不多取也；凶荒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然則龍子所見，蓋周之末世，周公雖貢，未嘗聞其不善也。然而取之少則用不得不殺，取少而用不殺，則國不能自濟，非反乎民，將焉得也？宜其知足否而詔穀用焉。《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

❶ 「數」，原脱，據光緒本及《孟子・滕文公上》補。

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由此道也。後世作者，除減斂法，❶則既聞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❶「除」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司稼」職下引此文有「租」字，疑是。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 國用第十一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❶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物楬而書之，物物書其賈也。不時買者，謂求急者也。賒，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貸者，即今之舉物生利也。與其有司，別其所授之物，所出之利，各依其服事之税，若其人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則朞出息五百，他倣此也。

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大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楬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鉗并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

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糴而魏國富彊。耿壽昌築「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遂及于今。必也事責其實，

❶ 「楬」，原作「揭」，據《周禮·地官·泉府》改。

官得其人，亦何媿彼哉！

## 國用第十二

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僞爲先，民之詐僞，蓋其常心，矧兹市井，飾行儥慝，何所不至哉！

姦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唯愚民見欺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至於侈靡，皆爲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噫！爲國家者，孰不有意哉？言而必信，令而必行，鮮矣。

## 國用第十三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人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也。艱阨，謂民有困乏則振恤之；門關，謂出入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也。郊里，六鄉之民居郊者，其委積以待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接，因與之廪餼也。野鄙，謂六遂，客有羈縶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縣都，謂四百里、五百里中，年穀不登，則畿内畿外通給之也。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之聖，猶弗能免。至於困窮孤獨寄客之人，皆國所常有，安坐而視其死，則非仁人在上視民如傷者之意。將推其惻隱，則邦用有經，倉之穀孰爲閑粒？府之帛孰爲羡縷？如是而輟焉，禍蓋博矣。故宜於大有年時，畜積以備之倉，人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職内，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謂此也。然而《洪範》云「臣無有作福」。晏子稱家施不及國，使民弗知主恩，而謂爲己力，乃人臣之常過，國家之大患也。故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此慮之深，禮之至也。然則義倉之法，亦有取焉耳。

## 國用第十四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由是觀之，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

或連月不愈，或闔門不起，丁壯臥于牀蓐，則老稚無能爲。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濟，以至于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

賈師「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常價」。亦爲此也。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由是觀之，凶年非直除減田租，彼貨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籠其貨賄，則何以措手足乎？況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爲虐邪？人主所宜動心矣！

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若新建國及札喪、禍災，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不非無，安得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動心矣！

膳夫「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由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爲之貶也。譬諸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日餘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動心矣！

故《曲禮》曰：「凶荒，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爲之感，人不爲之悦，用度不足，海内不安，未之前聞也。

## 國用第十五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❶「凶荒」，《禮記·曲禮》作「歲凶」。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征之者，謂給公上築作挽引道渠之役也。國中復除者多，役使者少，人少則勞，故晚役而早免之，二十以及六十是也。野復除者少，役使者多，人多則逸，故早役而晚免之，十五以及六十五是也。君子之於人，裁其勞逸而用之，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勞，誠不可役，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户皆免之，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至於馬牛，皆辨其可任，善夫！世有人未嘗芻秣而責以牽傍，其僦費敗家者衆矣。況乎水旱、疾疫之歲，饑餓之弗察，死亡之弗圖，而臨以定制，敺之給使可乎？

故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也。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而秦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何不仁之甚也！天下畔之晚矣。

## 國用第十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斁者乎？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廪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學者皆知其難也。

及其爲國家則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蠶也，材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而後可以爲人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黜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爲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也。

漢武帝時算賈人之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當是之時，天下何如？其不亡者，幸也。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彊爲事。噫！富者乃彊邪？彼椎埋而誅者，果何人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 軍衛第一

兵者，國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何以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夏官序》：「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凡民在鄉則五家爲比，家出一人，故在軍五人爲伍，比長因爲伍長。五比爲閭，故五伍爲兩，閭胥因爲兩司馬。四閭爲族，故四兩爲卒，族師因爲卒長。五族爲黨，故五卒爲旅，黨正因爲旅帥。五黨爲州，故五旅爲師，州長因爲師帥。五州爲鄉，故五師爲軍，鄉大夫因爲軍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敺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闕，無稟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壘壁以聚之，倉庫以生之，群眠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

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

管仲相齊桓公，作内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鄉軍之法，固嘗試矣。善哉！

## 軍衛第二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閲」，「遂以狩田」，「徒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夫守國之備，不可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敺市人而戰之未足爲喻也。是故春教兵入乎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草止，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師出，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閲，簡軍實焉。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蒸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其名甚美，其實甚利。外以彰事神之禮，非美乎？内以作不虞之備，非利乎？聖人之動，其順如此，顧不足爲後世法乎？

天下無事，則卒伍放于冗從，器械束于故府，學軍旅者指爲凶人。一方有警，則旦

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發之，人情焉得不驚？戰陣焉得不敗？至有以講武爲戲樂，用相夸視。先王之禮，没於淫樂中者，亦不足算也。

## 軍衛第三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秩，謂依班秩受禄。敘者，其才藝高下爲次第以作其徒役者。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使役之也。八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大事，謂寇戎之事。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民，謂宮中吏之家人也。宮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若有爲淫放、怠慢、譎觚非常之行，則去之。又會合之，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欲使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及其學問又相親切磋琢磨。道藝，謂三德、三行、六藝也。若是則宮中諸吏之子弟，必當備宿衛，從征役，且聽太子之令也。豈唯宮中諸吏之子弟而已哉？凡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亦然。故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哉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抑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學習德行道藝，

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蹈利庸徒鬻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也。嚮長馭遠有如是哉！

《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

## 軍衛第四

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賫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饗，謂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乘者，計其事之成功也，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先王之於造兵，其事必計之，其物必試之，非直饗有厚薄，食有上下，又臨之誅賞，則工有不勉者乎？作有不慎者乎？

故「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矢人爲矢，「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摇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廬人爲戈柲、車戟、酋矛、夷矛。「句兵

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轂兵同强，舉圍欲細」。「凡試廬事，置而摇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横而摇之，以眡其勁也」。

函人爲甲，「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眹，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無齘也」。其作巧，其試明，擐之者無不堅，執之者無不鋭。以此戰，何不勝？以此攻，何不取？以此守，何不固？楚之鐵劍利而秦王色憂，謂鐵劍利則士勇焉耳。爲國家者苟不留聰明，則有司以常事處之，郡國之貢姑備名物，府藏之約唯謹簿書，而欲用之立尸之地，此可爲太息者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 刑禁第一

刑罰之行尚矣，積聖累賢未有能去者也。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己，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寬猛或異，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泥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

蓋四海之内，千八百國，國政或異，人心豈同？苟執一以御之，是膠柱而鼓瑟，欲盡五聲之變不可得也。夫新辟地立君之國，居處未安，衣食未足，君臣之義未固，上下之情未接，從而急之，則魚淰鳥獝不復聚矣，其可不用輕法邪？篡殺叛逆之國，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强弱相勝，衆寡相暴，從而緩之，則羊狠狼貪，難以制矣，其可不伐滅之邪？承平守成之國，人各有業，事各有制，緩之將恐縱，急之將恐擾，其可不用常行之法邪？以大言之，則天下之理亦然。

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説。此非刑新國用輕典者邪？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司刑所職五百章，此非刑亂

國用重典者邪？

《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皆聖人所以適時之變也。奈何以三尺之書，齊萬邦之政，俗雖殊而弗察，事雖變而弗知，治之不及古，豈不有由也哉！

## 刑禁第二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殺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下服宮刖，是四刑亦三刺也。群臣，士以上；群吏，府史、胥徒；萬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此則所訊之人也。

噫！凡有血氣之類，莫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犬、豕猶無故不殺，況於人者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拊畜長育，顧復之恩至而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鈇鑕；其次，亦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苟得其情，亦哀矜而勿喜，矧可不慎以及于非辜者乎？故聖人求之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宥以卹其非意，三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平。於是有外朝之位以詢于衆焉，必群臣、群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慎乎？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王者於有事且與下民共之，後之效一官者，往往自用，同官爲僚，或疑其賣己，閉口不與論職事，況他人乎？斷獄弊訟，一出其臆，如是而刑不濫邪？去於先王遠矣。❶

## 刑禁第三

鄉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四郊」，「二旬而職聽于朝」，「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三旬而職聽于朝」，「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謂鄉士、遂士、縣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或命三公六卿往議之也。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不忍之心，則人無有可戮，罪無有可刑，王欲赦之，固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之人之意也。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有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之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伸其冤。此不近於帥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輒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不服？令何

❶「去」，原作「賢」，據光緒本改。

有不行？王符《述赦》曰：「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誠哉！不可不慎也。

## 刑禁第四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爲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謂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爲其有耻，毋使人見之也。

《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宫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

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古者諸侯之禮亦如是之懿哉！

孟子謂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彼天子父猶不可曲法，而況官之子孫乃用蔭乎？

## 刑禁第五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衺惡、酗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罰，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也。圜土，獄城。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故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不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

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善哉爲國乎！人之大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涓涓以成江河，毫末以尋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爲之所，過輕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于圜土，皆未入于五刑也。若因兹困辱，遂能自新，則復爲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術也。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成、康所以刑錯不用，非一助邪！

## 刑禁第六

萍氏「幾酒」，謂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謂使民節用酒也。「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以屬遊飲食，謂群飲食者也。

夫酒之爲禍久矣，君子以覆其邦家，小人以不免刑戮，可稱數哉！《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言文王告其民之小子與群吏，無得常飲酒，若庶國君臣民衆飲酒，亦唯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故戒康叔當以文王之法，

往使妹土之人，爲純一之行，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文王之法，民之置酒，唯祭與養耳。而小人用之，疏數無其時，多少無其節。群飲食於市井，以妨其業，以費其財，以興淫邪，以起鬥訟，是以禁之也。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果如何哉？昔曹參去齊，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爲寄。謂獄市者，所以并容。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蓋是時，天下初定，故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豈常行之道邪？獄市不可以不治，姦人不可以不禁。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三曰「緩刑」；而十有二曰「除盜賊」。是救饑之政雖則緩刑，至於盜賊，不可不急其刑以除之也。噫！酒榷之官未罷，則萍氏之禁，司虣之令，不復行矣！然而緩刑，仁也；除盜賊，義也。凶年饑饉而仁義存焉，亦不減於先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 官人第一

爲人上者，孰不欲進賢？而賢或不進。孰不欲退不肖？而不肖或不退。豈知而縱之邪？人未易知也。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爲難。彼色厲内荏，言行不相顧者，滔滔皆是也，非久與居，胡能睹其真僞耶？久與居者，非鄰里鄉黨而誰邪？

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恭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❶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閭胥，二十五家之吏，凡因會聚則書其人材。族師，每月朔書，春秋祭酺又書。黨正，夏正之月書。州長，正月之朔考，春秋社又考。是一歲之中凡幾書，凡幾考。至于三歲，鄉大夫乃考而興之，獻其書于王，退而又詢衆

❶「邦」，原脱，據《周禮・地官》補。

庶：「寧復有賢能者乎？」其詳如此，其慎如此，而官謗不戢，治道不登，未之有也。

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才，決於數百言，難乎爲無失矣！

## 官人第二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禄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稟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謀於國則否，況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禄，則曠天官，敗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也。若是，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嗇夫之印綬，不可以幸而得也，奚高位之辱哉？

夫位有高卑，禄有厚薄，言其操柄，則無所不重。州縣之職，前世以爲徒勞者，而民命繫之。未聞明試其功而居位受禄，一官之效，則仕而後學之。有美錦者，不使人學制焉。民所以死生貧富顧不重哉！

## 官人第三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凡百官府，旬終月終，皆考其治狀，若治不以時舉者，宰夫以告冢宰而責之。至于歲終又考，非直責之而已，其有功無功，司會以詔冢宰，冢宰以詔王而廢置之。置者進其爵，廢者退其爵也。及三歲，則冢宰大計其治，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也。

噫！先王所以課吏考功如是其密也。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敖遢；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驟獲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雖能言之類，亦知勸勉媿耻矣，況智者乎？《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彼三歲而一考，九歲而後黜陟，蓋帝道寬簡，抑時世之然，未若周公之典垂後昆之韙也。

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必也不求功實，而以日月爲限，三年而遷一官，則人而無死，孰不可公卿者乎？

## 官人第四

《冬官・考工》注：「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韋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族有世業則以氏名官」，若桃氏爲劍，築氏爲削，鳧氏爲鍾，㮚氏爲量之類是也。甚矣，事之不可以不常也。《易》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夫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尚曰久於其道，必三十年，必百年而後仁政可成，殘殺可去，況於中人以下分職授政而可以不久者乎？是故先王建官，有世守之，至以爲氏也。漢文、景至武帝之初，國家無事，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倉氏、庾氏是也。然則古之治天下皆如此乎？

吏之於民必相知心，然後治也。吏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矣。欲相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來者亦如此，則是吏未嘗知民心，民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爲傳舍，事或不舉，則曰以待後人；民視所屬如過客，理或不勝，亦曰以待後人，官何以脩？衆何以服？謂其有功邪，進其爵可也，重其賞可也。如其職事，則久之爲貴，故漢有當遷而增秩留者。矧伊無功之人，而可虛受禄食，往來於道路間邪！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 官人第五

《地官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誠哉！民事之重，宰相所宜躬親也。以三公之爵而聯六鄉之吏，非躬親而何？召公爲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國人被其德，説其化，思其人，愛其樹，《甘棠》之所爲作也。而陳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内史」，丙吉謂「宰相不親小事」，何也？苟決獄不平，錢穀出入不節，民鬬相殺傷不止，而宰相不知，尚可調和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也哉？此皆華言誤天下事，慎聽之也。

故先王以民惟邦本，❶造次顛沛無或忘之。既使大臣爲鄉老，又取其鄉之人爲吏，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蓋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税田役於内，謂爲比長以上之官也。夫能盡知人之情僞與其土所有，其俗所宜，莫若其鄉之人也。因以爲吏，孰不治乎？宓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受教於單父之人，猶以至治，況使單父之人躬爲吏乎？漢之賢人仕州郡者

❶「惟」，光緒本作「爲」。

多矣，刺史二千石往往有能名，未必非其所助也。東西南北之人，言語猶未相通，而責之善政，難矣哉！

## 官人第六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大哉封建之禮！此周之所以本支百世乎？荀卿有言：「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子也。」然則先王於其族類有不厚乎？《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平王東遷，而晉、鄭是依，其世與年，過于所卜，由此塗出也。豈嘗有兄弟之國敢問鼎之輕重者哉？

故段灼表于晉武帝曰：「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縱令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不改其名矣。」善哉！灼之知言也。漢雖有七國之變，而梁孝以睢陽城守。晉雖有八王之亂，而元帝以琅邪中興。魏氏王公，有名無實，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曹爽一死，而司馬家取之如運諸掌上。灼之言不

亦善乎？

## 官人第七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守，則衆同。衆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六服朝歲，則下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

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通，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石顯、五鹿充宗疾京房，欲遠之，元帝以房爲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由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

何如？《詩》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秋、三歲，況其久者乎？

## 官人第八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内豎倍寺人之數」，「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籩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醯人，奄二人」，「塩人，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内司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舂人，奄二人」，「饎人，奄二人」，「稾人，奄八人」，「守祧，奄八人」。内小臣稱士者，異其賢，其餘蓋皆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或在帷簿之内，論其職掌，則或聞牀笫之言，固不可以詘辱俊乂，渾淆男女，其用腐身之類，是乃制事之宜矣。然而先王不以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寵。奄稱士者，止於四人，況可爲卿大夫乎哉？

漢文帝時，趙談驂乘，爰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如使之尸天官，又非驂乘之比也。自鄭衆謀誅竇憲，爲大長秋封侯，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土，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故曰：「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豈不哀哉？唐之北司，同歸于亂。《説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信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 教道第一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堯舜之民鄙夫矣；❶不教而善邪，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斂賢才，未有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不弟，不事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大哉先王之所以敺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如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顧，而況賓興以勸之哉！養天性，滅人欲，家可使得孝子，國可使得忠臣矣。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

❶「夫」，原作「夭」，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何人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耳何以爲正聲？目何以爲正色？口何以爲正言？身何以爲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室，不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爲國者可無意哉！

## 教道第二

外饗「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謂養國老、庶老者也。❶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臣九十，日有秩也。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之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❷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爲國老，士爲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户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也。

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爲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

❶「者」，原作「老」，據光緒本改。

❷「氏」，原脱，據《禮記·王制》補。

人弟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獻。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意莫不爲臣，❶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爲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噫！盛哉。

## 教道第三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争。」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蠟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僎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

《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

❶ 「意」，光緒本作「衆」。

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夫二人同居，亦一長一幼，如使幼皆順長，則爭何由興？推此以及千萬人，宜乎其獄訟之寡也。而況尊人之長，以及吾長，養人之老，以及吾老，則輕重可知矣。輕重可知，而不孝不弟者，其唯禽獸之心乎？若是，則教焉得不成？國焉得不安也哉！

## 教道第四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爲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

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旁盡於三從。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内則》曰：「適子、庶子秖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

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助祭焉。❶終事而后敢私祭。」然則族人之重宗子何如哉？重宗者尊祖之義也。噫！所生猶或不孝，況遠祖乎？同産猶或不睦，況族人乎？是先王坊民有禮，而刑不足以齊之也。

## 教道第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謂也。哀哉死者乎？爲其形之將敗也，而人惡之矣；爲其心之無知也，而人倍之矣。是故絞紟衾冒以周其內，棺槨牆翣以文其外，爲使人勿惡也。朝夕之奠以繼其養，神明之器以備其用，爲使人勿倍也。君子過哀則幾毀滅，小人直情則將忽忘，是故哭之有節，服之有斷，此聖人所以制喪禮也。春履雨露而怵惕，秋履霜露而悽愴，孝子以天時之變念其親之不得見也。是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陰幽以思而祭者可見矣。祭之日入室必有見乎其位，出户必有聞乎其聲。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蓋非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而已，此聖人所以制祭禮也。人有貴有賤，有富有貧，而未有無親者也。

❶「助祭」，《禮記·內則》作「宗敬」。

其禮雖異，其情則同。《王制》曰：「庶人縣封，❶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亦其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其祭禮也。然冥冥之民，勸於利而懲於威，苟非上之所財成則末由也已。故小司徒有其禁令，而鄰長治之也。《三年問》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矣！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揚子曰：「人而不祭，豺獺乎！」是喪祭之禮廢，則人不如禽，❷爲其上者所宜憂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❶「縣」，原作「繩」，據《禮記・王制》改。

❷「禽」，正德本、光緒本作「獸」。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 教道第六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吊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盤、素俎、揭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夫有其禮者，必有其財，而後可行也。由士以上則田禄足矣，庶人力農或不免凍餒，❶而求其備禮不亦難乎？故「禮不下庶人」者以此。苟非乏財，則人無禮不立，何斯民之不得用哉？先王患之，乃使比長、閭胥、族師集罰物以爲服器，民有用者則共之。若有故而不共，則鄉大夫以公物補焉。民無傷財而可得服器，則夫能言者肯不行禮哉？如是而不行禮，則納之刑辟，其又何辭？宜乎其天下大服也。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

❶「力農」，原作「農力」，據光緒本改。

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産子始知種姓。彼一郡守，猶能教人以禮而助之以財，況四海之富乎哉？

## 教道第七

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

夫宮室取以待風雨，是則蓬茨足矣。衣服取以禦寒暑，是則紵絮足矣。車馬取以代勞，是則柴轂足矣。器物取以利用，是則瓦釜足矣。然而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也。先王因人之情而制之，以爲貴賤等級，使貴者得以逞，賤者無所覦，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于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不尊。家家可以大費，費用無

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讓所以衰也。仲叔于奚繁纓以朝，而仲尼惜之，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而賈誼長太息。無意乎民則已，苟有意哉，是所先急也。

## 教道第八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❶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也。

深矣乎！聲之感人也，如水之激，如草之偃，自生民以來，莫之能免也。《樂記》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有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與人無不正，則聞之且見之者，焉得不正乎？子夏

❶「七」，《後漢書・百官》二注引作「五」。

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❶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噫！舞者男女自相雜，子夏已疾之，而況粉白黛黑笑言於尊俎間乎？董仲舒所謂「民之師師」者，❷宜不宜也？然則天下多淫辟之罪有以矣夫。

## 教道第九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者既立乎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策之上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

❶「濫」，《史記・樂書》作「淫」。
❷下「師」字，據《漢書・董仲舒傳》當作「帥」。

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❶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隳矣！」觀惠帝之失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舍周其何適哉？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噫！猶有望於今之世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❶「繫」，《漢書·賈誼傳》作「縣」。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 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譸張，各信其習。倐墜補闕，何所適從？

臣雖顓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元堂左个，十一月居元堂太廟，十二月居元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爲精當。

《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爲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爲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説誠未可用也。《盛德記》

「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按：秦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爲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三位，無九室之説，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爲秦制也。又鄭康成亦駁《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噫！康成注《禮記》既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輒駁《大戴》九室以爲出於《呂氏春秋》乎？誠舛謬之甚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覈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説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無此總數，但以一大室，四太廟，八左右个，其實十三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寢制同。孔潁達《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稱爲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爲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爲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己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爲三位同在一堂，貴不害於五室之文耳。此説固不可用也。

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元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元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元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

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爲室，則誤矣。明堂之上既獨以子午卯酉爲太廟，則太廟安得爲明堂總名哉？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解見於後。

又其人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爲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爲，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説亦未可用也。

後魏時有李謐者，愍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令》爲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太廟，以是爲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是爲合於《大戴》户牖之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察之，謐之所言，竊所未諭。且太室四面各爲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爲兩便房，如東南角二筵地便當爲青陽右个及明堂左个矣，他皆倣此。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一筵爲一辰，[1]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爲兩辰哉？舉兹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

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

[1]「一筵」，原作「二筵」，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塞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爲明著，輒亦取以爲本而通之《周》、《戴》。《月令》雖秦人所作，然皆追述古先聖王之道。其中雖有官名時事不合周法者，蓋吕氏欲以古道行之於時，故稍或損益之，豈可謂皆非古制歟？

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

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❶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堂室共在九筵七筵之内，則雖如鄭氏五室之制，從東至西亦須三室。已據六筵之地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西堂止有一筵半，每筵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據六筵之地外，南北之堂各纔半筵，深四尺五寸，狹隘甚矣，況室數更多，豈可容哉？蓋記者上言堂上之脩廣，次述室中之丈尺，本非一貫而談也。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虚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虚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爲室。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堂上，故曰青陽太廟，餘三面皆倣此。或問於臣曰：經所謂太廟太室

❶「是言」上，《宋史》本傳引此文有「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句。

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央，故云太廟太室也。子何須謂太室四旁虛地爲太廟，而云太室在其中哉？臣對曰：太室四旁既不得不有虛地，既有虛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旁虛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筵之地，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中央乎？又問曰：子必云四太廟不爲室而與十太廟相通者，何哉？臣對曰：中既有太廟子午卯酉，又各名太廟而地實相接，則不得不相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面，各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窗，所謂八窗四闥也。以廟之與堂當有所限隔，故各爲一門也，謂之闥者，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群室之户耳。窗牖異者，亦以廟門旁變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三位，而《白虎通》云十二坐，當是略中央土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内，此謂太室四旁二筵地，非青陽等太廟也。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也。此謂青陽等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太室四旁各二筵之地，既爲太廟，又已當子午卯酉之正，人君若尊嚴，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筵地，雖爲太廟而當子午卯酉之正，可以聽仲月之朔矣，然若以此二筵地便爲子午卯酉之位，則餘辰又不正矣，與夫連太室而爲室何異哉？秖如以太室東户前二筵地便爲卯位，聽仲春之政，南户前二筵地便爲午位，聽仲夏之政，則辰巳二位須過在東南一角，豈復能當青陽右个、明堂左个之上哉？故宜各於太廟之外別取二筵地與左右个並列而假太廟之名，然後能使十二辰皆正也。若是，則三家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

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

臣又詳鄭説，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其義則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❶ 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宫内有路寢，故應門之内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也。又但見王宫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内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宫常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

❶「皆」下，《宋史》本傳引有「各」字。

之，是豈協於事宜也？ 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

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宫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答，多方援引，固以爲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 若以尊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 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説，亦未必如鄭注有四堂也。 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己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

矧鄭之此説，並由胸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爲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爲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爲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爲明堂，則自爲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説既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 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爲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 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説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爲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 又當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爲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

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儒皆以爲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也。既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堂之上，還而處於路寢之上，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盡而返耳，豈復有明文言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三者同制，妄生枝葉以言之也。

又況蔡伯喈以爲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雖名别而事同，其爲紕繆，不已甚乎？袁準《正論》駁之詳矣。《大戴》亦云，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於斯則誤也。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説，兹焉可取。於戲！哲人既往，禮器凋敝，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者多迷，專門自用，互相非毁。故自漢興，迄于有唐，布政之宫，屢曾營繕，而規爲鹵莽，莫合聖制。群議交鬥，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疢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涵泳恩澤，仰兹大典，輒所究尋。

伏惟國家，拓境踰四溟，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

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爲八窗、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内本無脩廣之數，故今但圖五，重門即不計其丈尺。舊説明堂宫方三百步，自可因宜處置也。或問於臣曰：皐、庫、雉、應門之號四面皆同何也？臣對曰：四堂者，皆天子所居，所居之面皆若王朝焉，無東西南北之異也。今但變其内門之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不改焉耳。又問曰：既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明堂之門乃假王宫諸門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之上所以事天尊祖，布政教之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門者，限内外，通出入，而舊圖無所法象，但以天子聽政所居，象如王朝，故假宫門之名亦何害於理？況取諸書，略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

鴻覆無私，儻垂甄録，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容，罪當殊死，謹上。

## 五宗圖序

《大傳》曰：「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又曰：「繼別爲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爲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

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❶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爲適，妾之所生爲庶。若祇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爲適，其次子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己而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也。其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己而爲小宗焉。是自高祖之後至玄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爲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

❶「曾祖」下，原衍一「祖」字，據《禮記·大傳》鄭注刪。

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今此圖盡爲二子以甲乙第之，斯蓋設法貴於省文，若庶子之多者，可以此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庶也。適者皆爲小宗，庶者皆不繼禰，其旨甚明，弗復盡注。

贊曰：吾於三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十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外疏矣，而合之以食，[1]序以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斷，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天下乎？於戲！書燔簡脱，幸存其略，而學者弗之察，吾甚病焉。故表之以圖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1]「食」，萬曆本、光緒本作「倫」。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 富國策十首

### 富國策第一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宫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群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兄弟婚媾，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荒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爲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所謂富國者，非曰巧籌筭，析毫末，厚取於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有餘也。

節用之説何如？曰：凡言國計者，未嘗不以儉德藉其口也，而皆不得其説。必以茅茨土階、冬裘夏葛爲帝王之德，是乃非聖無法，不近人情，宜乎人主之弗聽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使齪齪吝嗇，下同匹夫，不得自廣，則安用尊卑爲哉？周制：王有六寢，后有六宫，内官百有二十人，女奴不在其數。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衣有文繡，器有寶玉，次舍共具，所至無闕。用

四代之禮，備四夷之樂。玩好有焉，匪頒有焉，好用有焉。王及后之用財，皆不會計，其所以自廣何如哉！若是而從墨翟之道，晏嬰之學，以儉陋爲是，則周公之制作果非乎？故曰：凡皆言儉德者，皆不得其説也。

愚以爲時有不同，事有通變，用之不足，則禮從而殺，亦聖人之意也。有周而上，兵農未分，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必耕而食，必蠶而衣。國之經費，兹不與焉。故以九州之財，奉千八百君而有餘也。秦漢而下，兵農漸異。衣食縣官者，動數百萬。内嚴宿衛，外驅戎狄，轉運千里，賞賜鉅萬。國之經費日以廣焉。故以九州之財，奉一君而不足也。當其有餘之時，用之可以盈禮；遇于不足之際，則宜深自菲薄。如周之制尚當裁減，甚於周者非敢聞也。《小過》曰：「君子以用過乎儉。」《語》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有時而然，不得已也。故孝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欲爲一臺，度用百金，廢而不爲。夫豈不知説耳目，便身體，極至尊之用哉？蓋念不傷財，不害民，損上益下之道也。故其十二年而賜民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孝景之時，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語後世之盛王，必稱文景，其故何哉？以能適時之變，過自菲薄而然也。

於惟一祖二宗，創業屬統，❶功德至矣。

❶「屬」，光緒本作「垂」。

延洪于我后，靡不勤且儉矣。而今羌戎背惠，邊境暴師，勞費不息，帑藏不實，此其過自菲薄，損上益下之時也。伏惟日損之又損之，以文、景之心爲心，則天下幸甚。

## 富國策第二

民之大命，穀米也。國之所寶，租稅也。天下久安矣，生人既庶矣，而穀米不益多，租稅不益增者，何也？地力不盡，田不墾闢也。周制井田，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有奇。人無易業而一心於農，農時不失，農功不粗，則地力可盡也。既又賦之以萊，或五十畝，或百畝，或二百畝，課其餘力，治其曠土，則田可墾闢也。經界既毀，王法弗復，然猶能者時出焉。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叁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漢搜粟都尉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一歲之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此盡地力之效也。孝景詔曰：「郡國或磽狹，無所農桑。❶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❷聽之。」此墾田之意也。

今者天下雖安矣，生人雖庶矣，而務本之法尚或寬弛，何者？貧民無立錐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富人雖有丁強，而乘堅驅良，食有粱肉，其勢不能以力耕也，專以其財

❶「桑」下，《漢書·景帝紀》有「毄畜」二字。
❷「地」下，《漢書·景帝紀》有「者」字。

役使貧民而已。貧民之黠者則逐末矣，冗食矣。其不能者乃依人莊宅爲浮客耳。田廣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天期地澤風雨之急，又莫能相救，故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山林藪澤原隰之地可墾闢者往往而是，貧者則食不自足，或地非己有，雖欲用力，末由也已。富者則恃其財雄，膏腴易致，孰肯役慮於菑畬之事哉？故田不可得而墾闢也。地力不盡，則穀米不多；田不墾闢，則租稅不增，理固然也。

今將救之，則莫若先行抑末之術以敺游民，游民既歸矣，然後限人占田各有頃數，不得過制。游民既歸而兼并不行，則土價必賤，土價賤則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無逐末之路、冗食之幸，則一心於農。一心於農，則地力可盡矣。其不能者，又依富家爲浮客，則富家之役使者衆，役使者衆則耕者多，耕者多則地力可盡矣。然後於占田之外，有能墾闢者，不限其數。昔晁錯言於文帝，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今宜遠取秦漢，權設爵級，有墾田及若干頃者，以次賞之。富人既不得廣占田，而可墾闢因以拜爵，則皆將以財役傭，務墾闢矣。如是而人有遺力，地有遺利，倉廩不實，頌聲不作，未之信也。管子曰：「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惟上所裁擇。

## 富國策第三

貨莫貴乎金，賄莫重乎帛。所貴乎金者，以其器成而可革，革之而不耗也。所重乎帛者，以其用功甚省，而有益於寒也。今茲乘輿之器，享燕之用，內賞賜群臣，外交通四夷，必不可毋用金銀。百官在位，六軍在

籍，夏有暑，冬有寒，必不可毋用絲帛。何以使金多而足用，帛賤而易致哉！

愚以爲東南之郡，山高者鮮不鑿，土深者鮮不掘。失職之民，網漏之姦，晝夜合作，足蹈重泉而不憂於陷，首戴川澤而不虞於壓。鑛石雲涌，鑪炭之焰未之有熄。一泥一沙，蔑遺利矣，是金非不出也。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蠶女勤苦，罔畏飢渴。急采疾食，如避盜賊。繭簿山立，繅車之聲連甍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是絲非不多也。金盡出而用不足，蓋用之者衆也；絲雖多而帛不賤，蓋不專以爲帛也。

古者以金銀爲幣，與泉布並行，既而稍用爲器飾，然亦未甚著也。今也翕然用之，亡有品制。守閭閻者，唯財是視，自飲食頮沐之器，玩好之具，或飾或作，必以白金。連斤累鈞，以多爲愜。財愈雄者，則無所不至矣。舉天下皆然，故金雖盡出而用益不足也。

古者錦文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今也庶民之家，必衣重錦厚綾，羅縠之衣，名狀百出，弗可勝窮。工女機杼交臂營作，争爲纖巧，以漁倍息。其爲帛者，鹽工惡絲而已。故絲雖多而帛不賤也。

金不足則價騰躍，價騰躍則出邦布而市之，費日增焉猶不能登其數，則率民而買之。彼農民未嘗蓄金銀，一旦當具，則必資於豪黨。資於豪黨，則或壞其産焉。官增其費，民壞其産，此實弊之大也。帛不賤，則貧民弗可得。貧民弗可得，則紵絮不足以禦冬，而凍者多矣。官之税買，其價弗損，而唯行濫之，得帛行濫，則軍吏之衣莫能完固，而貧者多矣。官價弗損，人民多凍，軍吏多貧，此亦弊之大也。

今將救之，則莫如明立制度。其用金銀，上下有等，多少有數，匹庶賤類，毋得僭擬，則金不可勝用也。君子小人，服章有别，民非布帛毋得輒衣，工機之功將復其本，則帛不可勝用也。果能此道矣，是宿弊之源可坐而塞也。孔子曰：「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乎！」制度，禮之實也。善爲政者，得無留意哉！

## 富國策第四

或曰：前所謂敺游民而歸之，謂逐末也，冗食也。末者何事？冗者何名？其所以敺之，請言其術。

曰：所謂末者，工商也。所謂冗者，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工不造琱琢，商不通侈靡。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故工之所作，賈之所粥，商之所資，皆用物也。用物有限，則工商亦有數。今也民間淫侈亡度，以奇相曜，以新相夸。工以用物爲鄙，而競作機巧；商以用物爲凡，而競通珍異。或旬月之功而朝夕敝焉，或萬里之來而墜地毁焉。物亡益而利亡算，故民優爲之，工商所以日多也。

古者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它未聞也。今也釋老用事，率吾民而事之，爲緇焉，爲黄焉，籍而未度者，民之爲役者，無慮幾百萬。廣占良田利宅，媺衣飽食，坐談空虚以誑曜愚俗。此不在四民之列者也。

古者府史胥徒，官有定數。今也郡縣之治未免寬貸，冒名待闕，傭書雇納，請囑之流，動以千計。内滿官府，外填街陌，交相贊

助，招權爲姦，狗偷蠶食，❶竭人膏血。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

古者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周禮》有醫師掌疾醫瘍醫，以治萬民之疾病疕瘍，其員不過十數。今也巫醫卜相之類，肩相摩，轂相擊也。或托淫邪之鬼，或用亡驗之方，或輕言天地之數，或自許人倫之鑒，迂怪矯妄，獵取財物，人之信之若司命焉。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庶人無用樂之文。況新樂之發，子夏所不語，匹夫熒惑諸侯，孔子誅之。今也里巷之中，鼓吹無節，歌舞相樂，倡優擾雜，角觝之戲，木棋革鞠，養玩鳥獸，其徒亡數，❷群行類聚，往來自恣，仰給於人。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不耕者凡幾夫？不織者凡幾女？柰何民不飢且寒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飢寒而上不匱者，未之有也。

欲敺工商，則莫若復樸素而禁巧僞。樸素復，則物少價；巧僞去，則用有數。利薄而不售，則或罷歸矣。如此則工商可敺也。

欲敺緇黄，則莫若止度人而禁修寺觀，止度人，則未度者無所待而皆罷歸矣。禁修寺觀，則已度者不安其居而或罷歸矣。其不歸者，後數十年物故盡矣。如此則緇黄可敺也。

欲敺官府之姦，則莫若申明憲令，慎擇守宰。法嚴而吏察，則無所措手。無所措手，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官府之姦可敺也。

❶「偷」，光緒本作「盜」。
❷「亡」，原作「之」，據光緒本改。

欲毆方術之濫，則莫若立醫學以教生徒，制其員數，責以精深，治人不愈，書以爲罪，其餘妖妄託言禍福，一切禁絶，重以遘募，論之如法。爲之既艱，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方術之濫可毆也。

欲毆聲伎之賤，則莫若令民家毋得用樂，衣冠之會勿納俳戲，申命關防，呵其過往，用之既少，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聲伎之賤可毆也。

毆之有術，復之有業，然而不力於農者，未之信也。

## 富國策第五

或曰：釋老之弊，酷排者多矣。然以修心養真，化人以善，或有益於世，故聖賢相因，重其改作。今欲毆緇黃而歸之，無乃已甚乎？

曰：夫所謂修心化人者，舍吾堯舜之道，將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於禮，苟簡自恣而已矣。昔孟子之闢楊墨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今山澤之臞，務爲無求於世，呼吸服食，謂壽可長，非爲我乎？浮屠之法，棄家違親，鳥獸魚鼈，毋得殺伐，非兼愛乎？爲我是無君，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不忠不孝，況其弗及者，則罪可知矣。故韓愈曰「釋老之弊，過於楊墨」也。然而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則言之太暴，毆之亡漸。何者？飽食安居，其習已久，一旦斂數十百萬人而冠之，則警擾甚矣。故前所謂止度人而禁修寺觀者，漸而毆之之術也。

緇黃存則其害有十，緇黃去則其利有十。男不知耕而農夫食之，女不知蠶而織婦

衣之，其害一也。男則曠，女則怨，上感陰陽，下長淫濫，其害二也。幼不爲黄，長不爲丁，坐逃繇役，弗給公上，其害三也。俗不患貧而患不施，不患惡而患不齋，民財以殫，國用以耗，其害四也。誘人子弟，以披以削，親老莫養，家貧莫救，其害五也。不易之田，樹藝之圃，大山澤藪，跨據略盡，其害六也。營繕之功，歲月弗已，驅我貧民，奪我農時，其害七也。材木瓦石，兼收並采，市價騰踊，民無室廬，其害八也。門堂之飾，器用之華，刻畫丹漆，末作以熾，其害九也。惰農之子，避吏之猾，以傭以役，所至如歸，其害十也。

果去之，則男可使耕，而農夫不輟食矣；女可使蠶，而織婦不輟衣矣，其利一也。男則有室，女則有家，和氣以臻，風俗以正，其利二也。户有增口，籍有增丁，繇役乃均，民力不困，其利三也。財無所施，食無所齋，民有羨餘，國以充實，其利四也。父保其子，兄保其弟，冠焉帶焉，没齒弗去，其利五也。土田之直，❶有助經費，山澤之富，一歸衡虞，其利六也。營繕之勞，悉已禁止，不驅貧民，不奪農時，其利七也。良材密石，亦既亡用，民得築蓋，官得繕完，其利八也。淫巧之工，無所措手，棄末反本，盡緣南畝，其利九也。宫毁寺壞，不傭不役，惰者猾者，靡所逋逃，其利十也。

去十害而取十利，民人樂業，國家富强，萬世之策也，何憚而不爲哉？將以存而勿論乎？則董仲舒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將以爲民祈福乎？則《詩》云：「豈弟

❶「土田」，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田土」。

君子，求福不回。」此皆賢人之至論，先聖之法言也。少留神明，孰禦焉！

## 富國策第六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謂農常糶而末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鐮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

農之糶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毁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爲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於是不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糴之法有爲而作也。管仲行於齊，李悝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

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玆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

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玆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姦也。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於賈人。至春當糶，寡出之則不足於饑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於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於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概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於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姦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 富國策第七

水旱之憂，聖王所不免。堯湯之事，賢愚嘗共聞也。故君人者，務多蓄積，以爲之備。《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皆計國用之餘，隨便蓄積，以須

乏困。故時可災，物可夭，苗可槁，地可赤，而人不可飢也。自井田法壞，軍國務煩，政取一切，或未猶遠。兵有儲，邊有備，則國之幸矣，吏之能矣，元元之民自爲之而已矣。

夫民之無知，靡衣媮食，豐歲粒米狼戾有不愛也。食之亡節，用之亡度，或委於糞土，或腐於甑甗，或以飫狗馬，或以肥雞鶩。計口論費，幾何而不倍蓰也？及其凶年，則家不素蓄，人不豫備，室如罄矣，突不黔矣。草木之根實，不足以飽矣。於是强者爲盜賊，弱者轉而死溝壑，父母妻子不能相保。此禍亂之階，善爲國者，所宜留意也。

嚮者，天地嘗有災矣，百姓嘗有饑矣。使以安撫爲號者，擁節而宵征；吏以勸誘爲辭者，弗絶於耳。或出御府之金，或下鬻爵之令。君心勤止，不翅慈母。然而穀生有時，不可以坐而待也；儲峙有數，不可以從天降也。求之甚至，得之幾希。以此振民，不亦難矣！

愚竊跡古制之宜於時者，莫若義倉之爲愈也。蓋豐年損其有餘，儉年救其不足，事至纖悉，功垂無窮。故隋開皇中始立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唐太宗曰：「既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横生賦斂。利人之事，深足可嘉。」今宜於天下縣治，各建倉廩，踵唐之制，以義爲名。然唐之用心固善矣，斂散之法則未盡得宜。彼計民稼種，以畝税之，及無田者，亦各有差，則能入粟之人，非窮民也。至凶年，則入粟之家，或自有貯備，不當賙救，於是窮民享之矣。出此而入彼，有喪而無得，奚以異於厚斂乎？

今莫若以農末之民，各分户等，每於秋成，以次入粟，謂之寄留。至凶年，則下户之

乏食者，準數給還，其上户則轉以給窮民。一書其轉給之數，積以歲年，數登若干者，拜以爵級，以寵異之。則富人樂輸，窮民受賜矣。與夫臨事而鬻爵，無粟而虚求，不可同日而語也。

## 富國策第八

昔在神農，日中爲市，致民聚貨，以有易無。然輕重之數，無所主宰。故後世聖人，造幣以權之。其始，以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白金爲下幣。但珠玉金銀，其價重大，不適小用。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根周苗漢，蔓于隋唐，或因或革，模法亡常。獨開元之號，最得中制，相承遂至于今。斯固先史商之久矣。

大抵錢多則輕，輕則物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物重則用或闕，物輕則貨或滯，一重一輕，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國計論之，莫若多之爲貴，何者？用有常數，不可裁減故也。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積，嘗朽貫矣。而近歲以來，或以虚竭，天下郡國亦罕餘見。❶ 夫泉流布散，通於上下，不足於國則餘於民，必然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藏緡之家，且舊泉既不毁，新鑄復日多，宜增而却損，其故何也？錢非温也，不可衣而弊之也；非脆也，不可食而盡之也。然而安在哉？是有姦人銷之也。姦人所以得銷者，以惡錢容於市，銅像銅器容於寺觀也。竊觀人間，或銷法錢，殺雜他巧，以爲惡錢。其作，必於重湖大江，窮山深谷，風濤所阻，猛獸所在，人不得見，吏不得呵，是法令無由而

❶「見」，光緒本作「饒」。

勝也。銷一法錢，或鑄四五，市人易之，猶以二三，則常倍息矣。民既蓄惡錢，不可使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國失法錢，而民得惡錢，惡錢終不可爲國用，此錢所以益少也。又緇黄之家，競禮銅像，易模變巧，動必滿堂，鐃鉦鐘磬之器，所在雷震。謂取於官，則有害冶鑄；其私，則以錢爲之耳。新故渾殺，公私莫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用之廣矣，利數倍矣，故槖焉而焰，鍛焉而聲者，往往而是。披榛而行，衷甲而商者，不絶於道。緩則恣所爲，急則鬪而死，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像則日新，器則日長，其所銷者，寧有紀極？此錢所以益少也。

今欲絶盜鑄，莫若去惡錢。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何謂絶盜鑄莫若去惡錢？夫盜鑄之人，散在幽遠，卒以法繩之，則吏必苛察，獄必冤濫，閭里之間，將不安居焉。苟有利矣，雖死而必求；苟無用矣，雖縱之弗爲。惡錢去則盜鑄者無用，無用則盜鑄自絶矣。故曰：絶盜鑄莫若去惡錢也。何謂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今人間既多惡錢，一旦急之，則莫敢出，莫敢出則是銷法錢之銅而積之無用之地。國既失實，民且傷財，固莫若下令收惡錢而銷之，除其殺雜，償以銅價，示之期日，要之重典。民既畏法，而喜於得直，將畢入於官。官挾其銅，因以資冶鑄，則法錢益增，惡錢盡去矣。故曰：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何謂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今寺觀櫛比，像器之設，遽數不終，必詰之曰：作之新乎？因之故乎？取之官乎？得之私乎？則是增吏員不足以按，廣獄城不足以繫。令愈急而姦愈生，非術之善也。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

用，則銅積足以資冶鑄，工巧無所措其手，銷錢之弊不禁而止。故曰：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

至於蠻夷之國，舟車所通，竊我泉貨，不可不察。

古之人曰：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操柄也，果慎斯術，則操柄無失而群下服從，有國之急務也。

## 富國策第九

縣官食租衣稅，古之道也。自漢而下，兵益興，經費益不足，日生他名，猶罔克濟，勢不可已，非上失也。

山澤之富，天地所以養人者，鬻鹽之利博矣。故東郭咸陽致生累千金，❶吳王濞富埒天子。孝武因置鹽鐵官。是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未必不由此也。朝家酌古鹽法，有因有革，或引之池，或汲之井，或熬之海，一出公上，人不能私，此其因者也。東南列郡，官自斥賣，舟運銜尾，倉儲如坻。商旅之行，斂手無措，此其革者也。然先王之制，未有始善而末不弊者，蓋作法之時，上心切至，吏皆圖功，人皆畏法，而姦謀未生，始以是善也。累世之後，事同凡常，吏或解弛，人或慣習，而姦謀日生，末以是弊也。

官初糴鹽時，操其贏甚厚，而郡國鹽積常不足於糴。今之郡國，昔之郡國也。户口蓄息，則倍蓰矣。而糴益少，鹽益滯者，何也？是姦謀入焉耳。彼鹽之來，遠者逾江湖，歲於波，月於風焉。近者亦百數十里，維堤堰，宿葭菼焉。軍之窮，吏之狡者，家於

❶「生」，光緒本作「産」。

是，食於是，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它物，固其常也。既輂而倉，則舉掌之人又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它物，無慮公鹽常失其半，而半它物焉。民之食鹽既多私賣者矣，而公鹽之出不可賒貰，故坐肆占賣者，郡纔數十。以數萬家之食，仰數十户之鹽，一銖一兩，不可與官爲市，必取於斯人之徒，其勢必小其權量，增以糞土，常不啻以倍價取半鹽矣。公鹽貴而汙，私鹽賤而潔，山澤之甿，城邑之豪，競食之而竊販者，亦交馳焉。是則民雖衆多，或食私鹽，或食糞土。利輸於姦，而官之糴益少，鹽益滯矣。令非緩也，法非輕也，利之所誘，雖日刑人，號痛之聲動乎天地，弗能禁也。故今日之宜，莫如通商。商通則公利不減而鹽無滯也。何謂商通則公利不減？夫官自糶鹽，利信厚矣。然舟有壞，倉有墮，官有俸，卒有糧，費已多矣。若官鬻鹽而糶與商人，使自行之，既榷其息，因取關市之税，而費省焉，是公利不減也。何謂商通則鹽無滯？夫商人衆而務售，則鹽不殺雜。所至之地又以貰于市人，則列肆多得斥賣。賣者多而務售，則鹽亦不殺雜。昔啖糞土者，今皆食鹽；昔憙竊販者，今皆公行。鹽之用益廣，是以無滯也。公利不減而鹽無滯，財用以足，刑罰以清，治世之懿也。

或曰：官鬻鹽而糶與商人，有息焉，有税焉。息寡而税薄，則公利損；息多而税厚，則商不來。何如？

曰：不若寡薄之爲愈也。寡薄則何以使公利不損？曰：東南和糴，幾二百萬，轉漕之費，不爲不多矣。今糴鹽與商，以米榷折，則數百萬斛可坐致淮海，是於公利豈少也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通變之時，不可忽也。

## 富國策第十

或曰：天下之貨，茶最後出，而國用賴焉。今茲有説乎？曰：茶非古也，源於江左，流於天下，浸淫於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有國者從而籠之，利一孔矣。而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

每歲之春，芽者既掇，焙者既出，則吏呼而買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闇也，於是乎行濫入焉。草邪，木邪，唯恐器之不盈也。塵邪，煤邪，唯恐衡之不昂也。❶商算而行，或不售也，則販者鮮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是以邦之泉布竭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未收而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吏自斥賣，課不甚多，時或不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倍矣。來有甚遠，價有甚貴，而人争取之者，味美也。塗有甚險，法有甚重，而人争販之者，利厚也。巡按之使，逐捕之卒，日馳於野；黥額之吏，鞭背之人，日滿於庭。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督責愈重而財不可阜。勢之所運末如之何也已。

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賣買，聽其自爲。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税，以此校彼，殊塗一致。且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所擇精，則價之必售；價之售，則商人衆；商人衆，則入税多矣。又昔之所以披草莽、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商，則當安行。夷路自實，官府亦入税多矣。既不滯本泉，不煩威獄，利國便人，莫善

❶「衡」，原作「行」，據光緒本改。

於此。

或曰：子謂通茶鹽之商，其如逐末何？曰：昔之未通商也，文峻而網密。富厚重慎之子，罔游其間，故蚩蚩細民以身易財者入焉。若法通商，則大賈蓄家，射時而趨，細民何利焉？非逐末之路也。

於戲！鹽始於漢，茶始於唐，取以濟時，事非師古。異日邦財饒衍，王道寖昌，棄之於民，不勝大願。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 强兵策十首

### 强兵策第一

兵之作，尚矣。黄帝、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國之於兵，猶鷹隼之於羽翼，虎豹之於爪牙也。羽翼不勁，鷙鳥不能以死尺鷃；爪牙不鋭，猛獸不能以肉食。兵不强，聖人不能以制褐夫矣。

所謂强兵者，非曰日尋干戈，暴骨萬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必有仁義存焉耳。仁義之説何如？曰：歷觀世俗之論兵者，多得其一體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詐力？武夫曰：詐力而已矣，何必仁義？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愚以爲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兵之末也。本末相權，用之得所，則無敵矣。故君者，純於本者也；將者，駁於末者也。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道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將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嚴也。」乃知君則專用道德，將則智、信、仁、勇、嚴並用之矣。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不敢遠引，請以漢事明之。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

三章，❶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此項王失仁義而漢王得之之謂也。及信爲將，以木罌缶渡而虜魏王。背水陣，立赤幟而破成安君。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以爲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故身死泜水上。此成安君失詐力而韓信得之之驗也。然爲將者多知詐力，而爲君者或不通仁義，故雖百戰百勝而國愈不安，敵愈不服也。

所謂仁義者，亦非朝肆赦，暮行賞，姑息於人之謂也。賢者興，愚者廢，善者勸，惡者懲。賦斂有法，繇役有時。人各有業而無乏用，樂其生而親其上。此仁義之凡也。彼貧其民而我富之，彼勞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寬之，則敵人望之若赤子之號父母，將匍匐而至矣。彼雖有石城湯池，誰與守也？雖有堅甲利兵，誰與執也？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若彼貧其民我亦貧之，彼勞其民我亦勞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敵人之來，是猶以鴆漿待渴者，以附子呼飢人。彼寧無聊必死而已，孰爲來哉？敵無歸心而誓必死，則我雖以太公爲將，孟賁爲卒，飛兔爲騎，太阿爲兵，未易可圖也。而況吾民不附，自生它變，亦不可不慎也。

國家積德累仁，爲之百年矣。黎民懷惠，且歌舞矣。不幸戎心怙亂，阻我王命。師興三歲，未獲振凱。雖天衷勤恤，而軍事惟煩。或以財賦，或以力征，元元無知，頗或愁怨，而西方尤甚矣。伏惟發德音爲天下慮，內以紓吾民，外以誘來者，則邊鄙可安，大功可立，有識之願也。

❶「民」，原作「秦」，據《漢書·韓信傳》改。

## 强兵策第二

或曰：天下之事，宜何慮哉？

曰：以天下爲一身，則諸夏腹心也，夷狄手足也。腹心安寧，氣和而神王，則手足之疾非吾禍也。若腹心不寧，役其氣而疲其神，以專治手足，手足未愈而腹心殆矣。故用兵之法，必脩諸内而後行諸外。彼戎狄豺狼，罔知禮義，强則犯上，弱則離散。執而誅之，用力非少。舍而弗問，時侵復軼。顧權制之何如耳？

故當今之慮，若興屯田之利，以積穀於邊，外足兵食，内免饋運，民以息肩，國以省費，既安既飽，以時訓練，來則奮擊，去則勿追，以逸待勞，以老其師，此策之上也。若宿兵於外，仰給於内，前不敢進，後不敢退，雖曰無功，幸免於敗。千里饋糧，二十致一，材木敝於車輦，牛馬死於牽徬。男女困餓，[1]室家空虛。行之數年，敵承其弊，此策之中也。若帥師深入，嬴糧而隨，少人則攻戰不足，多人則饋饟不繼。道險而有伏，勢孤而亡援，與無知之俗，争一旦之命，萬一蹉跌，禍在不測，此策之下也。

今將出上策則何如？

曰：屯田之利，建議者多矣，而執事未之從者，其以地少可耕之田乎？軍無可耕之人乎？今之郡國民既庶矣，誠少曠土可以耕也；今之禁衛卒素驕矣，誠無勤者可以耕也。然而可耕之田安取之哉？曰：邊郡之民，有困者矣，有不安其居者矣，苟募其徙内地，授以生業，使之安堵，乃以其故田宅隸于

❶「餓」，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飢」。

屯官，則不患無田矣。然而可耕之人安取之哉？曰：邊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别置屯軍。凡天下廂之冗役者，法之流移者，民之願從者，合而籍之，以隸于屯官，則不患無人矣。田既入，人既聚，然後辨其夫畝，列之廬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穡，明立勸課，時加督察。勤則有賞，惰則有刑，然而農功集矣。既又爲之什伍，立其長帥，賦以兵器，與其甲胄，乘其閑暇，習之戰鬥，是謂因内政以寄軍令也，然而武事興矣。食既足，兵既練，禁旅未動而屯軍固已鋭矣。以紅腐之積，濟虎貔之師，利則進戰，否則堅守，國不知耗，民不知勞，而邊將高枕矣。彼其不忠不孝，愚弄其民於矢石間，而我以餘力馭之，亡有日矣。

或曰：屯田固便矣，徙民内地不亦擾乎？抑其授以生業，於國用何如哉？

曰：民得去兵寇、輕賦役而就善地，若水之於下，魚之於淵也。今募其徒，是順民之政也。漢武帝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凡七十餘萬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内，當是之時，弗聞其擾也。且以輂運之費，爲徙民之生業，不亦多乎？輂運則連年不息，民業則一與之而已矣。暫勞永逸，其此之謂乎！

然則民樂内徙，而邊郡虚，如之何？

曰：嚮者，民多而兵少，故鬥者寡而驚者衆。如使民少而兵多，則鬥者衆而民有賴矣。以兵易民，何虚之有哉！在漢趙充國，在唐婁師德，皆以屯田利盡西土，威震羌胡，兹薦紳先生之所常言也，惟熟圖之。

## 强兵策第三

或曰：屯軍之耕，自養可矣。禁旅坐食，

胡能給之？

曰：古者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其人之食，上年則人四鬴，中年則人三鬴，下年則人二鬴。計一夫之耕，其登，穀不寡矣。今屯軍之耕，姑以下農夫爲率。一夫耕而食五人，則十萬夫耕，所食禁旅四十萬人矣。以二十萬夫耕，則餘四十萬人之食。三年耕，則有二年之蓄矣。雖有凶旱水溢，巖廊之上可無西顧之憂也。

然則屯田之利可施於天下乎？

曰：今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没之産，未嘗絶書。或爲豪黨占佃，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官而領之。舉力田之士以爲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爲之卒。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講事。男耕而後食，女蠶而後衣。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鋭，出盈野、入盈城矣。其所輸粟又多於民，而亡養士之費，積之倉而已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算也。

或曰：議者多稱鄉軍，何如？

曰：《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一人，比爲伍，閭爲兩，族爲卒，黨爲旅，州爲師，鄉爲軍。」此先王之法也。管子作寓令之政，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故能外攘戎狄，内尊天子，以安諸夏也。夫設鄉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矣。人之愛親戚，重財物，蓋天性也。寇賊之來，將殺我丁强，虜我老弱，蹂躪我田宅，掠取我金帛，則凡噍類皆有鬭心矣。君人者，因民心而利導之，既訓練之，又將領之，

則其守戰至死，非賞罰使之然也。

竊觀近世，鄉無軍目，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袒裼之軀投餌於虎口；賊去信宿，則吏卒至。吏卒至而亡所獲，益爲勞弊矣。雖然，豈唯野而已哉？不曰郡乎？曰縣乎？自非方鎮，多無備豫，客軍百十，僅如逆旅。幸而治平矣，萬一有狂夫大呼，則奚以待之？故鄉軍之名，不可不察也。近者亦籍户而爲之矣。萬家五百亦已多矣，然恐將吏未得人，訓習未得理，何者？統帥則縣令也，縣令豈皆賢？偏裨則户民也，户民豈皆善？撫御或失，變故亡常，此謂將吏未得人也。令之所教，姑令習射，曾不知坐作進退之節，心背左右之宜，耳不辨金鼓，目不別旌旗，一旦用之，敺市人耳。此謂訓習未得理也。如欲將吏得人，莫若精擇。縣令勿拘官序，一以材能，縣令得人，則偏裨之選亦得人矣。然後明戰陣之法以授之，則訓習得理矣，如此則鄉軍日强也。屯軍以征戍，鄉軍以守備，郡國之勢皆王之藩屏也。

## 强兵策第四

或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强，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東南之士，少所立。此士大夫咸知之也，而子謂郡國屯軍，可以征伐，意者非東南之謂歟？

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情性有地氣矣，是之謂風也。教而使之在君長矣，是之謂俗也。聖王不擇民而教，賢將不擇士而使。擇民而教，是國無顏冉，未可學也。擇

士而使，是世無賁育，未可戰也。水至柔也，揚之以風則可使覆舟；金至剛也，冶之以火則可使成器。顧所用之方略何如耳。江南有卑薄之稱，荆楚有剽輕之議，其傳非一世矣。然楚若敖篳路籃縷，而其後世常與晉争諸侯。吴太伯斷髪文身，而其後世亦先晉歃。項籍以八千人起會稽而殺秦降王，還漢王於蜀，分裂天下，號稱爲霸。宋武帝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正晉，遂平齊地，長驅關洛，是則東南之士亦嘗與西北校矣。惟其將之才不才也。

然以今日之士言之，❶則習有所多，技有所長，亦不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陵險阨，草木蓊蔚，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度，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軍，衆則笑之矣；南征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諭也。

江海之濱，或一盜肆虐，一邦被擾，則命王人帥王卒以捕之，以多擊少，以短擊長，費或甚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嚮者征南蠻谿洞則可監矣。去平地而即險阻，出中國而入瘴癘，狡穴未堙而吾軍殆矣。竊惟廟算之深，未必不及此也，蓋郡國無精兵，不可不内發故也。載使置軍屯田，隨便興發，則何征而不服？何討而不誅哉？至若以古名將將之，以騎戰之法教之，舍此所短，從彼所長，則運之天下亦猶衽席間也。

---

❶ 「士」，原作「事」，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 强兵策第五

兵矢者，軍之神靈也。甲胄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奮劍，則千人披靡。孟賁袒裼，則童子關弓能殺之矣。然兵不利不若無兵之愈也。無兵則慎所擊，而遠於敗矣。甲不堅不若無甲之愈也。無甲則知所避，而免於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堅，而假之以求勝，恃之以求生，則誤大事、取大禍，莫斯之甚也。故《周官·考工》爲器之法，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凡器皆然，況於兵乎？

故其爲弓也，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欲朱色而昔，❶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六材之全，然後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

其爲矢也，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摇之以眡其豐殺之節，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其爲戈殳戟矛之柲也，攻國欲短，守國欲長，置而摇之，以眡其蜎，炙諸牆以眡其橈之均，橫而摇之以眡其勁。

其爲甲也，眡其鑽空欲其惌，眡其裏欲其易，眡其朕欲其直。櫜之欲其約，舉而眡之欲其豐，衣之欲其無齘。是先王之爲兵甲，必及其時，必美其材。工則必良，事則必試，如此其至也。

惟今郡國之貢兵器果何如哉？聚工而

❶「昔」，光緒本作「凝」。

作，卒歲後已，未嘗試也。連輿而出，方舟而上，無不受也。簡閱不明，則精粗不別；精粗不別，則制作必濫。制作濫，則工不必巧，材不必美，況天時乎？況地氣乎？加以師興之際，卒然求取，斬木以爲弩，❶伐竹以爲箭，或取非其時，或産非其地，備數而止，行濫固多。暴之日則焦，濡之雨則朽，以之應敵，不知其可。矧新甲之制，出於一切，次紙爲札，索麻爲縷，費則省矣，久將奈何？凡此之類，皆有識之所聞見也。至於郡國兵庫，或久不啓，戰守之具，未嘗脩飾。事至而慮，亦非智者所能也。

愚以爲天下造兵，宜專命守臣以莅之，總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選必難其人而進其食以優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價以來之。取之有地，來之有時，爲之有法，日省之，月試之，善至多則賞，惡雖少而刑。上下檢察，用爲急務，其舊兵革，勿絶繕完，以備豫爲政，則龍淵、太阿不獨稱於古，而蠻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

## 强兵策第六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者天子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夫古先哲后於王業亦艱難矣，安不忘危，其

❶「弩」，原作「努」，據《四庫全書》本改。

心亦至矣。豈故欲示人以利器，成人以威柄，❶以天下之命屬之於一臣哉？蓋任賢之道不得不然也。

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獨行也。若使駕以輜車，驂以蹇驢，役夫罷羸，執轡其上，則未必不傾覆矣，況乎致遠哉？鳳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恣也。若使繫之以線縷，養之於園囿，藩籬之類啁啾其側，未必不憂死矣，況乎冲天哉？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

竊跡其原，蓋知之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無所監，則或生變矣。是故束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焉。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未見其賢而任之，是國無賢邪？未知其忠而使之，是下無忠邪？與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❷必也授以節度，使之遵行邪，則王人之微者，自足爲之矣，安用大臣哉？大臣而尚可疑耶，則小臣胡爲而可信也？彼誠不忠耶，則不知有君矣，何憚於一小臣哉？昔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鼎足之形可坐而定也。而藉金石之交，荷解衣推食之德，蒯通之說，弗忍從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爲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

❶「成」，光緒本作「授」。
❷「廋」，原作「瘦」，據光緒本改。

狶，内因諸官徒奴以行大事，誠非嚮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於霍子孟，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聞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疇敢不順？苟爲疑之，人亦無足信者。

今兹兵興矣，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爲一體，無置節目於其間，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易可成也。

## 强兵策第七

國之所以爲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爲將，能養士也。人莫不愛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衛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溪；❶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爲用。親非父母也，倫非兄弟也，然而所以撫循盡得其歡心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故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其推恩信，分甘苦，曠日持久，上下親矣，猶不能以有功，一旦而易之，則雖賢矣，雖仁矣，上恩不可一言而洽也，下情不可一顧而通也，卒然用之，則安能有以爲哉？❷馬之馳矣，而斷其蹄，雖代以驥足，弗能行也。子之孩矣，而逐其乳，雖繼以毛嫱，弗能育也。昔燕以騎劫代樂毅，遂有即墨之敗，七十餘城盡反於齊。趙以馬服子代廉頗，遂有長平之降，四十萬衆皆阬於秦。功或不可早建，事或不可速成，亦明主所宜

❶「溪」上，《續古逸叢書》影宋刻《武經七書》本《孫子·地形篇》有「深」字。

❷「有以」，光緒本作「以有」。

察也。

竊觀今之易將，誠以敗衄不稱故也。夫任人當審其賢不賢，未可責其勝不勝也。不賢而勝，非國之福也，適所以召敵也。賢而不勝，非國之患也，適所以儆之也。使彼勝而驕，我敗而怒，以無功之將，用無功之士，竭智盡力，以求洒耻，則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堅，水之有溺，火之有焚，死之可畏，生之可懷矣。孰能當其鋒哉？吴子謂魏武侯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三萬人，臣率以當之，❶其可乎？今使一死賊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故其以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敗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視敗於崤，而秦伯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荀林父敗於邲，而晉侯赦其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録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是雖有過人之略，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閑，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而已矣。後之人將曰：苟勝焉，何恤乎富貴？苟負焉，不過一左遷而已。任之不甚久，責之不甚重，人或苟且，將焉用之？幸而天威在上，盜不敢前。如使易將之際，群情未安，約束未定，謀未及周，備未及設，而犬羊乘之，禍亦不可測也。

誠能注意賢才，期之遠大，一勝勿遽賞，賊平之後，則茅土存焉。一敗勿遽罰，事終不濟，則鈇鉞存焉。困獸猶鬬，況大將乎？❷是則耻不足洒，而賊不足平也。

❶「當」，原作「嘗」，據《續古逸叢書》影宋刻《武經七書》本《吴子·勵士篇》改。

❷「將」，原作「捋」，據正德本、光緒本改。

## 强兵策第八

或曰：一敗勿罰，過可略也。一勝勿賞，何以使人？

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愚嘗深跡有國者之行事，未始不以賞使人也，而或失使之之道焉。

夫爵者，所以貴也；禄者，所以富也。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仁非伯夷、叔齊，廉非於陵仲子，孰能不動其心哉？故智者竭慮，勇者盡力，辯者以説，文者以檄。不敢家其家，不敢身其身，不遠於蠻貊之外，不威於矢石之間，日不爲暑，風不爲寒，渴不暇飲，飢不暇食，孳孳焉從於王事者，賞使之然也。雖有至性自天，至誠發中，不待勸沮而決所去就者，兹蓋非常之士，豈可以衆人望之哉？乃知賞之於使人至矣。

其爲失者，賞之太速而浮於功也。徒知賞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賞極則弗能使之矣。舉億萬之衆，贏千里之糧，足未履於山川，手未煩於枹鼓，虜獲未盈車，斬首未數級，而幕府已獻捷矣，朝廷已議功矣。爵等有數，而敵人無數；賜物有盡，而賊衆無盡。故天討未行，而策命極矣；尺地未收，而府庫殫矣。身既已貴，家既已富，子女玉帛，所欲者陳於前矣。兄弟親戚，所愛者受其賜矣。體習宴安，志在驕佚，勝則無以加，敗則失其舊，畫蛇之足，世所戒也。是賞典雖在，安能復使之哉？其間亦有矜功跋扈，以求姑息，國家之弊，多或由之。唐季五代可覆而視也。此無他，賞之太速而浮於功之咎也。故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

古者師還，飲至策勳，事成而賞，誰云晚邪？抑又聞之《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無德而官，則官不足以勸有德；無功而賞，則賞不足以勸有功。如使闒茸受位，私昵受賜，則何以待功德之臣哉？位雖高，與闒茸同；賜雖厚，與私昵同。是德不足貴，而功不足重，其誰勉之哉？

今者明明在上，誠日慎於賞爵，則師可使武，臣可使力，而四方無虞矣。

## 强兵策第九

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長，用當其宜，則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昔伊尹之興土功也，强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竊觀世俗之論，則有異於此。不求於己而專責於人，不用其長而專攻其短。適時則謂之違禮，從權則謂之壞法，剛毅則謂之不遜，倜儻則謂之不檢，輕財則謂之不儉，爲生則謂之不廉。見其一不問其二，觀諸外不察諸内。以帷幄之談而校之老生之議，以戎馬之任而同之俗吏之選。是猶責越客以騎射，望胡人以乘舟，雖其賢才，何益於事哉？蘇秦謂燕易王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于首陽之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

何肯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强兵哉？故知善不必皆可，惡不必皆否。置之有地，使之有時，一不可廢也。小才之於大用，是匹雛不能以舉千鈞也；大才之於小用，是堯舜不能以牧羊也。

故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絶，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也。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温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明主誠能不牽於世俗之論，而盡乎才用之宜，則不視而形，不聽而聲，不降席而横行乎四夷矣。

## 强兵策第十

將之有兵法，猶儒之有六經也。儒莫不讀六經，而知道者鮮矣。將莫不讀兵法，而適變者鮮矣。世一賢士，猶爲踵武，國一賢將，猶爲比肩，其故何也？性生於内而學成於外，非學問之能移性也。水之湍者，決之也，而聚鄭、白之工，不能以流涸澤；刃之芒者，礲之也，而盡南山之石，不能以利鉛刀。本之弗善，末無及也。然值承平之世，言堯舜者，皆可以爲善。當有事之際，學孫吴者，未必能應敵，緩急之勢異也。

夫兵者，詭道。有形或不可視，有聲或不可聽，合散如雷電，隱見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餘論，既往之陳迹，擬議於其間，不亦難乎？苟非有高世之識，出類之才，動如循環，一步百變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楚漢之時，諸將多矣，唯韓信起於餓隸，戰而必勝，攻而必取，未嘗敗北者，何也？豈其兵法皆衆人之所未學者乎？蓋其用之非衆人之所及也。是謂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絶水必遠水，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❶令敵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及信與龍且夾濰水陣，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渡」之文也，而卒以勝者，雜於利而務可伸，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而信攻趙，未至井陘口，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此反「前左」之文，而卒以勝者，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也。反其顯而用其微，人以爲拙，己以爲工。智者不能與其謀，巧者不能同其伎。用兵若此，可以言學矣。

今以衆人之識，讀衆人之書，而求以勝彼，亦已疏矣。昔趙奢之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孝成王使括爲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弗聽，故有長平之敗。乃知有將才

❶「勿」，原無，據文義及《孫子·行軍篇》補。

者，必習兵法，習兵法者，不必有將才。況以言取人，孔子病諸。兵戰之場，立尸之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 安民策十首

### 安民策第一

愚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爲民立君，而不能爲君養民。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爲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爲務也。

所謂安者，非徒飲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於教化焉。教化之説何如？

曰：夫俗士之論，未有不貴刑法而賤禮義也。以爲天下之大，可域之於圄犴也；群生之重，可靡之以刀鋸也。聞有稱王道誦教典也，❶則衆共笑之矣。必謂殺之而不懼，尚何有於教化乎？是皆不睹聖人之情者也。獨不知教失而後惡，化成而後刑，刑所以不勝惡也。善觀民者，見刑之不勝惡也，則反之曰是教之罪也，焉可以刑不勝惡而謂教益不可用也？譬諸人身，導養得理則無疾，疾作而後用藥，藥所以不勝病也。善觀身者，見藥之不勝病也，則反之曰是導養之失也，焉可以藥不勝病而謂導養益不可用也？

❶「也」，光緒本作「者」。

《記》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争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居山者不知漁，居澤者不知獵，習之之異也。今欲令禁漁人以罔罟，詰獵者以從禽，雖日撻之弗可改也已。民有以生之而無以教之，未知爲人子而責之以孝，未知爲人弟而責之以友，未知爲人臣而責之以忠，未知爲人朋友交游而責之以信，未知廉之爲貴而罪以貪，未知讓之爲美而罪以争，未知男女之别而罪以淫，未知上下之節而罪以驕，是納民於阱也。雖日誅之，死者弗之悔而生者弗之悟也。使民父子親，夫婦和，宗族相睦，鄉黨相信，財不以争，力不以鬭，肅肅雍雍，相從於禮讓之地，是爲安乎？使民父子不親，夫婦不和，宗族不睦，鄉黨不信，財則必争，力則必鬭，呼天扣心，相從於刑戮之場，是爲安乎？此周所以長世而秦所以不祀也。

洪惟聖神，掃五代之弊，跨唐據漢，拱揖三王，教化之情靡不存乎中矣。而或未明未具，無以觀示于下，幸而昭然垂日月之光，俾穴隙之微咸有所見，斯萬世之福也。

## 安民策第二

或曰：欲教化之明且具，則奚由？

曰：莫若學校之宜於時也。夫士者，衆之所仰望也。服儒衣，讀儒書，而躬小人之

行，是塗民耳目也。士之不德，師非其師也。師之不才，學校不脩之過也。《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然則師者雖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爲之師，況其大者乎？師有其人，教有其業。《詩》、《書》、《禮》、《樂》以本之，干戈羽籥以文之。天子於是養老焉，世子於是齒冑焉，黨正於是飲酒焉，鄉大夫於是賓賢能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乎觀之，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於是乎取之。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其不帥教者，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教之也備，其選之也至，善者必興，惡者必廢，則其學者皆勸勉媿耻而求爲君子矣。士皆君子，則衆人望之若景嚮焉，奚不善之云乎？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也。後王多務古制，未暇家自爲學，人自擇師。學乎學，孰孔孰墨，在我而已矣。師乎師，孰堯孰桀，在我而已矣。故有以無用之文爲學，以不令之人爲師。聽其言則欲齊名於聖哲，觀其行則或慚色於閭閻。乘流一遷，汗漫弗復，往者不知其非，來者以爲當然。蚩蚩之氓，何以取法？

今者内有國子之館，外有諸侯之學，聖人之意有所在矣。然師以講説爲名，而不掌於教育；士以文辭爲業，而不舉其德行。師

不掌教育，則解經之外，人之賢不賢，一不當知也。士不舉德行，則執筆之餘，身之善不善，一不足慮也。是則何補於事哉？誠宜申命學官，以教育爲職，時無賢才則其咎也。明著學版，以德行爲選，鄉有善譽則可進也。如此而人材不多，俗化不美，是六經群言皆欺後世也。

## 安民策第三

或曰：今兹京師首善，每歲論秀士矣，轉而從德行其可也。而州郡之學亡薦引之文，欲一取之何如？

曰：教而用之，學校之興於古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於今也。教則易爲善，善而從正，國之所以治也；不教則易爲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僞善則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況綉繢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爲善言乎，則其疇昔之志，夙夜之學，瀝盡於數刻之試，而胸中未始有一毛可爲效官之資也。❶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咨於老吏。自受爵之日，❷爲學制之始，柰何欲致治興化也？

惟今太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由於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

❶「毛」，光緒本作「毫」。
❷「爵」，光緒本作「封」。

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由行實，亦同歸于弊矣。爲朝家之計，莫若斥大七館，❶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修州學，使士庶人之秀咸在焉。擇賢以爲之師，分經以爲之業，限以積久，毋得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於耕養，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絀爵，再則削地，三則絀爵削地畢矣。誠能以得士爲賞，失賢爲罰，則群下孰不一意於察舉乎？尚慮有遺，則莫若使大臣得舉所知。漢法，三公、大將軍皆開府辟召，豈虛言哉？

或曰：嚮者亦嘗先名譽而後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取皆有私，顧其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焉，是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逞於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可速也；法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未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教法所以不競也。惟解而更張之，乃爲邦之盛節也。

❶「七」，光緒本作「宅」。

## 安民策第四

天之生人，有耳焉，則聲入之矣；有目焉，則色居之矣；有鼻焉，則臭昏之矣；有口焉，則味壅之矣。耳之好聲亡窮，金石不足以聽也；目之好色亡窮，黼黻不足以觀也；鼻之好臭亡窮，鬱鬯非佳氣也；口之好味亡窮，太牢非盛饌也。苟不節以制度，則匹夫擬萬乘之富或未足以厭其心也。故《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其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以法度教民，使知尊卑之節，則民之所用雖少，自知以爲足也。又以保息六，安萬民，其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皆深衣而已，則貧者安也。

自周綱解結，禮樂崩壞，商賈大者，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而貪人恣行矣。凡風俗之所以薄，獄訟之所以繁者，民貪故也。惟人之養生豈甚相遠哉？食雖豐，不過數人之穀也；衣雖厚，不過數人之帛也。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亦足以自爲矣。然有粟腐倉而甚於飢，錢朽貫而甚於貧，藏姦挾詐，晝争夜奪，如盜賊之爲者，有由然也。天下之材，其大者可室也；天下之寶，其貴者可器也；天下之織，其巧者可衣也；天下之畜，其珍者可食也。駿可乘也，良可御也，鄭、衛之哇可樂也，燕、趙之美可妃也。昏姻之際，賓客之接，喪之有具，祭之有品，以多爲貴，以奢爲禮。婦人婢子，愚夫小兒，愛樂稱誦，習以

爲俗。如是，雖窮天地之産，安能以濟一民之欲哉？故其甚富，而貪不可熄也。以此，細民亦務相師法，或有罄一年之蓄而費於數刻，冒死亡之辟而資於宴好，善士所不能化，齊斧所不能威，其故非他，耻不若人也。

如使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埶則尊，無列皆賤，富不得獨文，貧不得獨質，萬金之居，與下户爲伍，則飽食之餘，無所復用，庶乎廉讓可興，而和平可致也。

## 安民策第五

爲國者未有不欲其民富且壽矣。薄税斂所以富之也，而水旱乘之，民亦弗可得而富也。省刑罰所以壽之也，而癘疫奪之，民亦弗可得而壽也。水旱癘疫之來，陰陽之不和也。夫陽一於復而六於乾，陰生於午而成於亥，消息有數，進退有時，非猖狂妄行之物也。無形焉，蓋非逸而動，勞而止也。無情焉，又非與於喜，奪於怒也。然而不以其敘者，有感而應，有召而來也。

《洪範》九疇，「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八，庶驗：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謂君行恭則時雨順之。言曰從，從作乂，乂時暘若，謂君政治則時暘順之。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謂君能照哲則時暖順之。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謂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思曰睿，睿作聖，聖時風若，謂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反是則狂，常雨若，謂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僭，常暘若，謂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豫，常燠若，謂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急，常寒若，謂君行

急則常寒順之。❶蒙，常風若，謂君行蒙暗則常風順之。其《傳》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惟火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金、木、水、火、土沴。」由是而言，人君五事不脩，則雨、暘、燠、寒、風不以其時，水、火、木、金、土交相爲沴。水旱所以狎至，癘疫所以放行也。

然而君人者不以身爲身，以天下之身爲身也；不以心爲心，以天下之心爲心也。如使下皆狂，則上誰與肅？下皆僭，則上誰與乂？下皆豫，則上誰與哲？下皆急，則上誰與謀？下皆蒙，則上誰與聖？故明王欲肅則去下之狂，欲艾則去下之僭，欲哲則去下之豫，欲謀則去下之急，欲聖則去下之蒙。君明臣忠，百姓親睦，然後可以致和氣也。

若能自知而不能知人，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愚者在位，貪者在職，以戕賊元元，家愁戶怨，靡所控告，是雖堯爲天子，舜揔百揆，其何以媚于上下神祇哉！故去四凶，舉十六相，所以爲大功也。

夫郡守縣令，吾民之司命也。漢孝宣與良二千石共治，顯宗謂「出宰百里，有非其人，❷則民受其殃」，豈徒語哉？❸惟聰明睿智，益垂意於任官，則災害可消，而富壽在矣。

## 安民策第六

民之所從，非從君也，從其令也。君之

❶「急」下，光緒本有「遽」字。
❷「有」，光緒本作「苟」。
❸「徒」，光緒本作「虚」。

所守，非守國也，守其令也。君端冕乎奧阼之位，而民被堅執鋭，履腸涉血，赴死萬里者，令使之也。君夙駕乎囿游之中，而民居處笑語如不知者，令不及故也。是民從令非從君也。

封疆有固，山川有險，人猶踰之。比閭小吏，執三尺之法，則老姦大豪無敢違者，是君守國不如守令也。君以令用民，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變也。是萬物之四時也，天之於物也。春夏以出，秋冬以内，兹四時之常也。如使柔風既扇，疾雷既奮，植者向榮，動者起蟄，而革之以沈陰，亂之以繁霜，則句萌者傷而蠉蝡者死矣。唯其鈍而晚出者相賀得計也。至秋冬則亦然，是則句芒再至而品物不以爲春，黄落在兹而智者不以爲秋也。是故令之於民也，與其出而中廢，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見勸而莫肯進，懼其令變而不必賞也；惡人見禁而莫肯改，幸其令變而不必罰也。朝一命焉，夕一命焉，群吏奉承之弗暇，愚民惶惑而失圖，出令如此，不若勿出之愈也。

先王慎乃出令，謂審之於内而後行之於外也。其不可乎，雖稷、契之言，臯陶之謨，不宜於時，不足試也。其可乎，雖士傳言焉，庶人謗焉，志之先定，不足疑也。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昔子産治鄭，其始也，民疾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其久也，民愛之曰：「子産而死，誰其嗣之？」載使子産聞謗，遽改小國之政，將何如哉？《洪範》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謂衆民所好不同，而君臣政治各有常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從民欲也。何者？善人少

而惡人多也。

明明后誠能謹令之所以出，❶則群心洗濯，知所適從矣。

## 安民策第七

君者，親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親不能自育其子，育之者乳保也；君不能自治其民，治之者官吏也。赤子之在襁褓，知有乳不知有母也；細民之在田野，知有吏不知有君也。乳之不才，則飢之渴之，驚之癎之，親雖慈不能幸其子以生也。吏之不才，則窮之役之，殺之害之，君雖仁不能幸其民以安也。然乳保之任，不離帷房之間，親之卧起可以接也。官吏之職，必遠畿疆之外，❷君之視聽無由及也，是故置吏不可不慎也。

竊思今之所謂良吏者，多不得其衷焉。不師古道，不觀人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已。其務近名者，則曰政必以猛。其務陰德者，則曰政必以寬。其務自異者，則曰前之政猛矣，我必以寬；前之政寬矣，我必以猛。其務自守者，則曰何必以猛，何必以寬，斷諸法而已矣。是皆一方之論也。政必以猛乎，其如善人何？多其逮捕，峻其推鞫，苛察則謂之智，深文則謂之公。火之炎矣，無間玉石；霜之隕矣，孰分蘭蕙。仁者之愛，果如是哉？政必以寬乎，其如惡人何？弛其囚繫，輕其撻戮，❸以容姦爲大度，以緩令爲識體。鴟梟鳴樹而弗忍言弋射，虎豹食人

❶「令之所以出」，萬曆本、光緒本作「政令先志意」。
❷「疆」，萬曆本、光緒本作「甸」。
❸「撻」，光緒本作「刑」。

而弗忍慮機陷，義者之斷果如是哉？政必改前乎，則前人之猛治者皆惡人也，我改以寬，孰謂可哉？前人之寬治者，皆善人也，我改以猛，孰謂可哉？政必以法乎，則法輕而情重者何以威之哉？法重而情輕者何以恩之哉？是故近名者，刻薄之人也；陰德者，柔邪之人也；自異者，詭激之人也；自守者，畏愞之人也，皆不足以知治體矣。

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言寬猛不可偏任也。失之於寬，則濟以猛。失之於猛，則濟以寬。寬猛並行，然後爲治也。何謂寬猛並行哉？於善則寬，而於惡則猛也。皋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雖大而宥，其寬也；故雖小而刑，其猛也。明主誠宜處寬猛之用，以命群吏，謹察其所爲，而廢興之，則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矣。

## 安民策第八

赦者，所以恤其民也。贖者，所以優其臣也。民之無狀，自陷罪辜，或銜刀於市，或刻其肌膚，蚤刑暮犯，纆綿弗絶。繞以叢棘，被以五木，託身獄吏，畢命螻蟻。聖人傷焉，此赦之所以作也。群公卿士，盡瘁爾職，以身從君，以家狗國。而子姪有過，或麗於法，撻之戮之，同夫皁隸，則耻及其門，憂及其親。聖人傷焉，此贖之所以起也。是則惻隱之至，念切之著，❶而儒先之論，❷未有言其可者，何也？所利寡而所害衆也。

竊迹古先哲王之制刑法，非耆殺人，乃

❶「切」，原作「功」，據萬曆本、光緒本改。
❷「儒先」，光緒本作「先儒」。

以生人也；非欲作威，乃以作福也。夫物生有類，類則有群，群則相爭，爭則相害。是以强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或則以殺，或則以傷，不有王者作，人之相食且盡矣。故先王立禮，則天之明，❶因地之性。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殺人者死，然後人莫敢殺；傷人者刑，然後人莫敢傷，弱寡愚怯之民，有所賴矣。故曰：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也。若曰有赦焉，有贖焉，是皆仁者之過也。

昔王符有言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❷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其論甚詳，前哲稱之。然今日之事又甚於古，且國之大祀皆有期日，天下所與知也。必以是時而赦，是啓人以惡也。狹其姦邪，以逞其欲，脱身而行，避吏幽遠，天波一洒，復爲編户者，所至而見也。何百神受職之年，有椎埋爲姦之弊？商旅或不敢越疆，孤嫠或不敢出户，此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又衣冠子孫，負勢馳騁，禽虜下户，貪暴無厭，己之贖金無窮，而人之肌肉有盡，孰能以敲朴之苦，易銖兩之罰哉？此又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與其赦之，曷若使畏而不犯？與其贖之，曷若使耻而不爲？幸赦而姦，卒以不悛，人鬼以怒，死亡以亟，非所以恤之也。幸贖而惡，終以不悔，辱其祖考，墮其門

❶「明」，光緒本作「時」。
❷「贖」，《四部叢刊》影印述古堂影抄翻宋刻本《潛夫論·述赦》無此字。

閾，非所以優之也。

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兹諸葛亮所以治蜀也。古者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公三宥之，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公族尚然，況其下者乎？儻留神明，以義割恩，示天下以大公，則萬世永賴矣。

## 安民策第九

先王之道，取於民有制，計口發財曰賦，收其田入曰税。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税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庶事之費。

諸侯亦什一而税，大國貢半於天子，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其州美物，每歲貢之。故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謂荆州包茅之屬也。二曰嬪貢，謂青州之絲枲也。三曰器貢，謂梁州之銀鐵，徐州之磬，荆州之丹，兖州之漆也。四曰幣貢，謂雍州之璆琳，梁州之熊羆狐狸，徐州之纖縞也。五曰材貢，❶謂荆州之杶榦栝柏，揚州之篠簜也。六曰貨貢，謂揚州之金貝，荆州之大龜也。七曰服貢，謂豫州之絺紵也。八曰游貢，謂徐州之珠，荆州之璣，雍州之琅玕也。九曰物貢，謂徐州之魚，青州之鹽，揚州之橘柚也。

地之所生，各有其宜；貢之所入，各有其常。地宜則物得其性，靡不可用也；貢常則

❶「材」，原作「財」，據《周禮·天官·大宰》改。

人知其期，靡不必有也。益於國而亡損於民，❶茲先王之所以冒天下也。地不以宜，則物不美，物不美而責之可用，非市於他邦不足以用也。貢不以常，則人無備，人無備而責之必有，非買於蓄家不能以有也。故取之於非其地，求之於非其常，皆農人之病而商賈之利也。《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人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謂上令急於求是物，則重；緩於求是物，則輕。賈人務蓄積而須上令之所急求，蓋有百倍之息也。況乎師興之際，事出多塗，昨求今備，猶以爲晚。市於他邦，則民之常産納諸商人之橐；買於蓄家，則歲之常用抔諸賈豎之手。飢寒之憂，不遠而至矣。

竊惟仁人在上，豈欲剿吾民哉？以國無素蓄故也。物無素蓄，則事至而求，事至而求，則不得其常矣。不得其常，則懼乎一方不能給也。故均之列郡，均之列郡則不以其地矣。古人有言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理然也。」夫能以不用爲用，不急爲急，物皆有備，則國不憂而民不勞矣。

## 安民策第十

前志有之：王法必本於農。嗟乎！❷衣食之急，生人之大患也，仁君善吏所宜孳孳也。

昔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七月》之詩是也。其一章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

❶「益」，光緒本作「利」。
❷「乎」，萬曆本、光緒本作「夫」。

以卒歲？」此言寒氣至矣，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歲乎？「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言夏正之月，始修耒耜，其二月舉足而耕。耕者之婦子俱以饟耒至於南畝，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其二章則春日既温，❶倉庚既鳴，可蠶之候，女則遵牆下之徑而求柔桑，又感事苦而有與公子同歸之志也。其三章則鵙鳴將寒，絲事畢而麻事起，又染采以爲祭服也。其四章則取狐貉爲裘，以助女功，既而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其五章則「穹窒熏鼠，塞向墐户」，以避寒氣而居之也。其六章則穫稻爲酒，以助養老之具，又以瓜瓠麻實，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以助男養農夫也。其七章則築場圃，納禾稼，野功既畢，入治宫中之事，晝取茅，夜索綯，且治野廬之屋，而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也。其八章則藏冰以備暑，國君閒於正事而饗群臣，正齒位也。是聖人爲邦，使民男女相助，以業衣食。田官臨視，與在隴畝。敘其傷悲，時其嫁娶。果菜必備，室廬必葺。憂思勤苦，如此之至。因其閑暇，然後講武事，養耆老，饗群臣，正齒位。禮義以興，王業以成。豳有雅頌，不其至哉？

今天下之廣，生民之庶，天子坐乎法宫之中，責成於諸吏之近民者，果盡得人邪？狃富貴者，以田野爲鄙事；嗜儒雅者，以離俗爲清賢。姦贓庸闇，復甚於此，纖悉之談，何自入哉？或獄訟不決，經年逮捕；或功役繁興，連頭驅掠。❷閭里之内，煩費百端，奪其

❶「二」，原作「三」，據萬曆本、光緒本及《詩·豳風·七月》改。

❷「頭」，光緒本作「歲」。

農耕，亂其蠶織，往往而是也。此非無故，[1]事有可假，法有可誣也。誠申命四方，以吏課爲後，以農政爲急，勸農之官交舉其職，時行屬縣問民疾苦。土田墾闢，稼穡蕃滋，百姓樂業而無寃人，則書以爲功。反是則劾以爲罪。或幾乎農時不違而頌聲可作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1]「非」，原作「其」，據光緒本改。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 平土書

生民之道食爲大，有國者未始不聞此論也，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爲已。是故，土地，本也；耕穫，末也。無地而責之耕，猶徒手而使戰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穀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聖人先之。夏、商以前，其傳太簡，備而明者，莫如周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迄今數千百年，學者因循，鮮能道平土之謂。❶雖道之，猶鹵莽未見其詳。於戲！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儒有欲談三王，可不盡心哉？抑焉知其不復用也！於是本諸經，該諸傳，記條而辯之云。

一曰：按《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王畿廣輪之數也。

二曰：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❷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又按《周禮》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

❶ 「謂」，光緒本作「法」。

❷ 「國」，光緒本作「畿」。

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❶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杜子春以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鄭康成以二百里爲甸地，三百里爲稍地，四百里爲縣地，五百里爲畺地。鄭注不甚詳明，其意然也。先儒皆同《周禮》，亦謂五百爲都，其曰甸、稍、縣、都者是也。此王國遠近之別也。然《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爲《周禮》乎？今本《周禮》爲定。下意倣此。

三曰：按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按遂人職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❷皆有地域而溝樹之。」鄭司農云：百里内爲六鄉，外爲六遂。康成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今據百里内，近郊遠郊之地也。近郊遠郊既爲六鄉，其餘又以爲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也。場圃任園地，郊甸皆有之，今獨於郊言者，略也。百里外甸地也。甸地既爲六遂，其餘又以爲公邑之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康成謂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

❶「稍」，《十三經注疏》阮元《校勘記》云：「稍，或作削。」

❷「遂」，原作「逐」，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王子弟所食邑亦三等。母弟及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地在畺稍。疏者與卿同，食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也。然則稍地爲家邑，縣地爲小都，畺地爲大都，其餘亦皆以爲公邑也。此任地之異也。

四曰：按《司馬法》曰：「六尺爲步，謂方六尺也。步爲方一尺者三十六。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徒職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九夫爲井，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其實四成也。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康成謂井里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由斯而言，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自明矣，此制田之例

也。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步、畝、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爲屋耳。《司馬法》十井爲通，十通爲成；《周禮》則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旁加一里爲成。《司馬法》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周禮》則四成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旁加十里爲同。又《司馬法》止爲一制，無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爲井田。鄭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二百里以內鄉遂爲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今亦本《周禮》爲定。

五曰：按康成注，蓋依《王制》，凡地，除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以爲田。❶ 覯謂《王制》之云抑未爲得，康成取之良誤矣。夫山川之廣狹，自非目見，不可以億度者也。地執或數百里平易無山川者，或聯屬有之。城郭、涂巷之類，又不得知其多少。載使山川之廣，城郭、涂巷之多，則三分地或不止占一分也；山川之狹，城郭、涂巷之少，則三分地或不能占一分矣。以是而云三分去一，未知何從得之也。今覯所計，秖除王城及五溝、五涂有成數可見者裁去之，自餘悉以平地例爲田，其中所有山川城郭等占廢，令執事者自依所占丈尺裁去之。定法之始，不宜豫言也。且經所謂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亦皆以平地例制之耳，未嘗言有外物占其間也。推此以往，他可知矣。

六曰：按匠人職，遂廣二尺深二尺，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八尺深八尺，澮廣二尋八尺曰尋，鄭注重屋義然。深二仞。而遂人職，遂、溝、洫、澮、川皆無尺數。康成謂遂、溝、洫、澮皆

❶「田」，原作「曰」，據正德本、萬曆本改。

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其尺數皆依匠人。是則經之互文明矣。而川之廣深，康成不解，賈釋云：「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是則川廣四尋深四仞也。又遂人職：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康成謂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八尺曰軌。鄭注經涂義然。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覯謂涂容乘車一軌，廣八尺也。然則畛四尺，徑二尺明矣。鄭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謂容大車一軌廣六尺，然皆無文可據，以意言之耳。既以涂依洫廣，道依澮廣，則徑、畛自可依遂、溝二尺四尺也。而匠人職遂、溝、洫、澮，康成云遂上亦有徑。覯謂既以互文觀之，則溝上亦有畛，洫上亦有涂，澮上亦有道也。其尺數亦如之矣。然此五溝、五涂所占不寡，而康成之注，止以萬夫爲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甸爲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絶不言溝涂所占。若以溝、瀆、涂、巷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則此五溝、五涂者，本經緯於田間，固不別在一處。苟田在於此而溝在於彼，則云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可也。今田與溝混在一處，則萬夫不得止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甸不止方八里也。若以溝涂不別出，秖就減夫田爲之，則名爲授田百畝，而又以溝涂占之，非所以損上益下之義也。且遂徑至小，而川路至大，臨遂徑者則所減甚少，臨川路者則所減甚多，名曰平土，其實不平至矣。是豈聖人之意乎？今覯悉計出之見於後，然萬夫則於舊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有所增占，一甸則雖於舊八里之外亦有所增占，其如有旁加一里因就用之，固猶不出一成之

內，其要皆在以官地爲溝涂，不害民田而已耳。抑又鄉遂之地，一統於公，故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可以增占都鄙，受封各有里數，故一成之外不可別求，雖封邑不止于一成，然自一成爲之始，則其餘方免不足也。

七曰：按萬夫舊方三十三里少半里，凡數三分有一爲少半。則是三十三里一百步也。三百步爲一里。萬夫之間，自東至西九十遂九十徑，遂廣二尺，徑廣二尺，則六十步也。此步直謂廣六尺，不言方也，後以意察之。九洫九涂，洫廣八尺，涂廣八尺，則二十四步也。兩旁二川三路，川廣四尋，爲三十二尺，路廣三軌，爲二十四尺，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東西計增一百二步有四尺，自南至北，九十溝九十畛，溝廣四尺，畛廣四尺，則一百二十步也。九澮九道，澮廣二尋，爲一十六尺，道廣二軌，爲一十六尺，則四十八步也。兩旁二川二路，其廣同之。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南北計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東西增一百二步有四尺，❶並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南北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並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又以所增之地折之爲夫，❷以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歸爲萬夫，外所增者併算之。則東西所增，從一百二步有四尺，橫三十三里一百步，求步得一百二萬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二十四萬尺。南北所增，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橫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二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尺。積尺得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尺，歸之爲步，又爲

❶「西」下，光緒本有「計」字。
❷「折」，原作「拆」，據光緒本改。

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步二十八尺，此以三十六尺爲方一步也。積步得二百九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爲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畝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每萬夫並五溝五涂，所占通計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畝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也。

八曰：按五十里爲近郊，以兩面合言之，方百里也。王城當中方九里，自王城四面拒于近郊之表，各從四十五里有半，其横各百里，以萬夫如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則面可置三萬夫。今既增之，則不能容，適可置二萬夫矣。且以城之外則有野涂，每面三門，固有三涂，其執必當中間直出于郊，則二萬夫須避而處兩角，以每面而視之，則各有二萬夫，統而論之，則四角纔四萬夫也。百里爲遠郊，以兩面合言之，方二百里也。自近郊之表拒于遠郊之表，各從五十里，其横各二百里，東西二面各可置五萬夫，南北二面各可置三萬夫，皆以地形相軋，纔足容此一十六萬夫也。二百里爲甸地，以兩面合言之，方四百里也。自遠郊之表拒于甸地之表，各從一百里，其横各四里，東西二面各可重行，置二十萬夫，外行一十一萬夫，裏行九萬夫。南北二面各可重行，置一十六萬夫，外行九萬夫，裏行七萬夫。亦皆以地形相軋，纔足容此七十二萬夫也。其餘皆不方正，不可爲萬夫之川，其數見於後。

九曰：按近郊之内方百里，爲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則九萬夫也。除王城九里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是爲七百二十九夫，其餘方一里者九千九百一十九，爲八萬九千二百七十一夫。四角置四萬夫之田，每萬夫並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畝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四段通計四萬一千一百六

十四夫九十九畝九十一步有四尺，外猶有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此地不方正，不可爲萬夫之川也。

十曰：按遠郊之内方二百里，爲方一里者四萬。凡里九夫，則三十六萬夫也。除近郊之内已占方一里者萬，爲九萬夫，則此遠郊方一里者三萬，爲二十七萬夫。四面置一十六萬夫之田，每萬夫並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畝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十六段通計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畝六十四步一十六尺。東西一行五萬夫，前算每萬夫各有川路四周其外，蓋如近郊，四萬夫在四角不相接者也。今此五萬夫成列，則其間當省四川四路，謂自西而東者。凡一川一路南北之廣九步二尺，東西之長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九百一十八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一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爲三千三百七十三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一步二十尺。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爲九夫四十二畝九十一步二十尺。此五萬夫之間所省四川四路，共省三十七夫七十一畝六十六步有八尺，西面亦如之。南面一行三萬夫，其間當省二川二路，謂自北而南者。凡一川一路，東西之廣九步二尺，南北之長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四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爲三千四百有一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五千七十五步二十尺。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爲九夫五十畝七十五步二十尺。此三萬夫之間所省二川二路，共省一十九夫有一畝五十一步四尺。北面亦如之。四面共省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畝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却於上十六段一十

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畝六十四步一十六尺之内，除此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畝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畝二十九步二十八尺。遠郊二十七萬夫，除此十六段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畝二十九步二十八尺外，猶占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畝七十步有八尺。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爲萬夫之川也。

十一曰：按甸地之内方四百里，爲方一里者一十六萬。凡里九夫，則一百四十四萬夫也。除遠郊之内已占方一里者四萬爲三十六萬夫，則此甸地方一里者一十二萬，爲一百八萬夫。四面置重行七十二萬夫之田，每萬夫並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畝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七十二段通計七十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畝四十步。東西外行一十一萬夫，其間省十川十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四十二畝九十一步三十尺，共省九十四夫二十九畝一十五步二十尺。東西裏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共省七十五夫四十三畝三十二步一十六尺。上兩行中間又省一横川一横路，謂自北而南，横亘九萬夫。前算每萬夫南北廣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九萬夫南北共廣三百五里一百八十步，今以其間先已既省八川八路，每一川一路南北廣九步二尺，八川八路共已省七十四步有四尺，九萬夫猶廣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則此川路横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八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五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一百九萬九千三百七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爲三萬五百三十八步有四尺。積步得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三步有四尺。步百爲畝，畝百爲夫，

則此一横川一横路，所省八十五夫四十九畝八十三步有四尺，凡東面兩行二十段之間省十八川十八路及一横川一横路，共省二百五十五夫二十二畝三十一尺有四步。西面亦如之。南面外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五十畝七十五步二十尺，共省七十六夫有六畝四步一十六尺。南面裏行七萬夫，其間省六川六路，共省五十七夫有四畝五十三步一十二尺。上兩行中間又省一横川一横路，謂自西而東，横亘七萬夫。前算每萬夫東西廣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七萬夫東西共廣二百三十五里二百一十八步有四尺，今以其間先概省六川六路，每一川一路東西廣九步二尺，六川六路共已省五十六步，七萬夫猶廣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則此川路横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六十三萬五千九百五十八步，❶其奇以爲尺，則得八十四萬八千一百六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爲三萬三千五百六十步有八尺，積步得六十五萬九千五百一十八步有八尺。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則此一横川一横路所省六十五夫九十五畝一十八步有八尺。凡南面兩行一十六段之間省十四川十四路及一横川一横路，共省一百九十九夫有五畝七十六步。北面亦如之。四面共省九百八夫五十六畝一十四步有八尺，却於上七十二段七十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畝四十步之内，除此九百八夫五十六畝一十四步有八尺外，猶占七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二畝二十五步二十八尺。甸地一百八萬夫，除此七十二段占七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二畝二十五步

❶「五十八」，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六十八」。

二十八尺外，猶有三十三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畝七十四步有八尺，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爲萬夫之川也。是鄉遂之田制備矣。

十二曰：按一甸舊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成方十里也。一甸之田方八里，中有六十四井，自東至西八井也。井有九夫，自東至西三夫也。三夫之間則有二遂二徑，遂廣二尺，徑亦二尺。八井則有十六遂十六徑。八井之間及兩旁則有九溝九畛，溝廣四尺，畛亦四尺。遂、徑、溝、畛共增二十二步有四尺。南北亦如之。凡此井田爲溝洫異於鄉遂萬夫，此每夫之四面從橫皆爲遂，井之四面從橫皆爲溝，以至于邑丘甸不復別爲限隔，旁加爲成，乃爲洫焉。成之四面從橫皆爲洫，以至于縣都亦不復別爲限隔，四都旁加爲同，乃爲澮，周其外焉。十里之中，既取八里二十二步有四尺，以爲一甸之田及遂、徑、溝、畛外，止有一里二百七十七步有二尺，每面分得二百八十八步有四尺，乃以二百步爲二夫之田，從二夫也。二夫之間及其外，又以一步二尺爲二遂二徑，則計二百一步二尺矣。其餘更有八十七步二尺，成之每面又爲一洫一涂。洫廣八尺，涂亦八尺。然多是兩成相接，平分之則此面占一步二尺，以八十七步二尺，又除此一步二尺，餘止有八十六步矣。❶今以二夫之田爲二行，前以二百步爲二夫者也。又以八十六步爲一行，共三行也。四面每面内第一行横列二十四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夫。每面第二行二十六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八夫。第三行不成夫者，以畝言之，四面，每面横一百步，從八十六步者，二十八段，共一百一十二段。每段爲方一步者，八千六百，是爲八十六畝。四角每角方八十六步者一段，共四段，每段爲

❶「餘止」，光緒本作「止餘」。

方一步者七千三百九十六，是爲七十三畝九十六步，積畝得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每段已有遂、徑、溝、畛間之，不復計爲夫矣。一成之中，除一甸之田及遂、徑、溝、畛、洫、涂所占外，旁加更得田二百八夫，其不成夫者又得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鄭云：旁加一里謂加一井也。今此不得爲井矣，又計成之面横百步者二十八，横八十六步者二，共横二千九百七十二步，又其間爲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兩旁二半洫二半涂，共横二十八步，通計三千步，凡三百步爲一里，此横十里，略無差也。四面皆然。四成爲縣，經曰四甸，其實四成也。四縣爲都，四都六十四成也。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加一成也。爲百里謂之一同，一同百成矣。前算成法，每一成合各爲一洫一涂，四周其外，然以多是兩成相接，故平分之，各占半洫半涂。今此一同百成，其中六十四成四面皆有接，每面各秖占半洫半涂，如前法矣。至於旁加三十六成則四旁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四角四成各回曲，兩面無接也，既無接，則當爲全洫全涂乎？曰：否。凡一同之外當爲澮與道也。澮周於同，道周於澮，若是則須變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也。半洫半涂其廣一步二尺，一澮一道其廣五步二尺，然則增四步也。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變其一面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澮道所增之地，横十里，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二千，内除横二十八步，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洫二半涂，皆爲從者。展計一百一十二步外，猶占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步。步百爲畝，是爲一百一十八畝八十八步。前算一成之田其不成夫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今復增此澮道所占一百一十八畝八十八步外，止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四成皆回曲，兩面無接，

變其兩面之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一面如上所計，增占一百一十八畝八十八步，一面横九里二百九十六步，本十里也，其四步已入右面所計矣。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四步。內除横二十六步四尺，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刻退四步之地矣。展計一百四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九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爲二步二十四尺，通計一百六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七步一十二尺。步百爲畝，是爲一百一十八畝七十七步一十二尺。前算一成之田其不成夫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今復增此兩面澮道所占共二百三十七畝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止有九千六百九十畝一十八步二十四尺。一同百里爲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則九萬夫也。今此算一同百成，成中一甸，甸六十四井，井九夫，是爲五百七十六夫，旁加又得二百八夫，總計七百八十四夫。百成則七萬八千四百夫也。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又四成，成有九千六百九十畝一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八千二十九畝二十二步二十四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爲九千八百八十夫二十九畝二十二步二十四尺。統論之，則一同之地爲田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夫二十九畝二十二步二十四尺，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七百一十九夫七十畝七十七步一十二尺。雖然，此獨以一同言之耳，如兩同相接則又省焉，别見於後。今據稍、縣、都並是兩同相接，無用此制，然述法之始須先定一同而後可議其有接無接，故特先爲此制也。亦恐山川隔破其

間，或有獨置一同之處焉耳。經曰同間謂之澮。誠謂兩同間爲一澮也。洫以下意亦同。以都鄙而形鄉遂，是以前二萬夫之間皆省一川也。

十三曰：按稍地二十同，其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抵甸地也。甸地雖有萬夫之川與之相接，然其制度不同，故此稍地別爲澮道若無接然也。其四同各四面皆有接。在四角也。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每同無接之面凡十成，中間八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十八畝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左右二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亦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十八畝八十八步。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以回曲，故此一面又變之，然與他同接，故但爲半澮半道。半洫半涂，共八尺，半澮半道共一十六尺，然則增一步二尺地矣。所增之地橫九里二百九十六步，本亦十里也，其四步已入右面所計矣。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六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爲九百九十八步二十四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四步二十四尺。内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刻退四步之地矣。展計二十六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三百四十四尺。歸之於步，又爲九步二十尺，通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外，猶占三千九百五十九步有四尺。步百爲畝，是爲三十九畝五十九步有四尺，每成兩面增占一百五十八畝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❶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畝三十六步三十二尺。有接之面凡二十六成，二十四成處

❶「夫」，原作「失」，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三面，每面八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所增之地橫十里，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三千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三萬六千尺，歸之於步又爲一千步，積步得四千步，内除橫二十八步，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洫二半涂，展計二十八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三百三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爲九步一十二尺，通計三十七步一十二尺外，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百爲畝，是爲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每成除此澮道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二成處兩角，❶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如前所計，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又一面亦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皆以回曲，故又變之。所增之地，橫九里二百九十八步四尺，本亦十里也。其一步二尺已入右面所計矣。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八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三萬六千有八尺，歸之於步，又爲一千步有八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八步有八尺，内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刻退之一步二尺之地。展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展步尺之詳見上，此後凡不相算而但言成數者蓋前有類者矣，覆尋之可見也。外，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百爲畝，是爲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每成兩面增占七十九畝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

❶「又」，原脱，據光緒本補。

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八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其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畝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二十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四百六畝四十七步有四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爲九千九百四夫六畝四十七步有四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爲田八萬八千三百四夫六畝四十七步有四尺。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九十五夫九十三畝五十二步三十二尺。四同各四面皆有接，每同四面三十二成，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❶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四角四成，各回曲，兩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七十九畝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其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一千一百九十八畝九十三步一十二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爲九千九百一十一夫九十八畝九十三步一十二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爲田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一夫九十八畝九十三步一十二尺。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八十

❶「夫」，原脱，據正德本補。

八夫有一畝六步二十四尺。凡稍地二十同，同九萬夫，合計一百八十萬夫，今積得田一百七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二夫九十九畝二十七步有四尺。蓋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一百八十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夫七十二步三十三尺。

十四曰：按縣地二十八同，各四面皆有接，其制如稍地之角。角置四同者也。二十八同，同九萬夫，合計二百五十二萬夫。今積得田二百四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夫七十畝一十三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二百五十二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四萬十千二百六十四夫二十九畝八十六步二十四尺。

十五曰：按畺地三十六同，其三十二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其制如稍地之正。正置十六同者也。四角四同，各二面有接，二面無接，回曲故也。每同前左右兩行一十六成，以自内視角爲前。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計增占一百一十八畝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後左右兩行一十六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計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前角一成，變其兩面各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計共增占二百三十七畝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六百九十畝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左右兩角二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一百五十八畝四

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畝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後一角一成，其兩面各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七十九畝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畝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畝九十六步。又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畝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六百九十畝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又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畝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畝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四畝有四步一十六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爲九千八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畝有四步一十六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爲田八萬八千二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畝有四步一十六尺。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七百有三夫八十五畝九十五步二十尺。凡畺地三十六同，同九萬夫，合計三百二十四萬夫。今積得田三百一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四夫六十三畝二十五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三百二十四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六萬一千八百十五夫三十六畝七十四步二十四尺。凡五涂各有所隔，徑隔於溝，畛隔於洫，涂隔於澮，道隔於川。所隔之處必有橋焉。川之水必決路而洩之，以歸于大川，各隨地埶所向，不可定其隔處。井田之徑、畛、涂、道亦如鄉遂爲橋澮之水，亦洩而歸諸大川也。司險職曰：「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康成謂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下文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康成雖不復解，然以上文觀之，此爲橋梁亦明矣。匠人職「澮」之下曰：「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蓋謂大川也。以此察

彼，知其皆然。是都鄙之田制備矣。

十六曰：或曰：大哉王畿之廣輪，王國之遠近，任地之異，制田之例，山川之不億度，溝涂之有增占，自萬夫以至于一同，自近郊以至于畺地，緊子之論詳矣，其所以授於民多少之數可得而聞與？曰：夫治民必先定其居處，而後可使之樂業也。故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正爲此焉。今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也，然此纔謂農民，其餘有百工商賈庶人在官者，凡此之類，抑又多矣。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❶康成謂：「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遺人職曰「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康成謂：「鄉里，鄉所居也。」縣師職曰「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康成謂：「郊里，郊所居也。」賈釋云：「鄉里據國中，即六鄉之民居在國中。載師以廛里所任地是也。郊里據在郊。」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也。然則六鄉之居，布在國中，外至近郊遠郊也。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夫一廛，田百畝」，則六遂之居在甸地者也。舊説廛者二畝半，一家之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當從孟子五畝爲正，甸地既一廛五畝，則郊内國中亦各五畝也。然康成注遂人謂：「廛，城邑之居。」注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鄭意以六遂之民雖田在甸地而居於國中，且甸地於國二百里也，去家二百里而耕，孰爲便哉？抑王城方九里爲方一里者八十一，凡里九百畝，爲七萬二千九百畝，盡以爲遂民之居，一家五畝纔可容萬四千五百八十家。況王宮祖社朝市國宅之屬及鄉民所居在其中乎？則六遂七萬五千家

❶「里」字，原無，據《周禮・地官》補。

於何置之？苟鄭意都城是都邑之城，則六遂所管與都邑異，遂民不可越在都邑也，又其往來亦非近矣。且康成既以六鄉之居有在於郊，則六遂之民奚爲不可居甸乎？是失之甚矣！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康成亦謂城郭之宅田室。蓋鄭以六遂居在國中，故於都邑亦云室在城郭也。其經意但以室數爲家數，❶豈分於城之内外與？其實采地之民，或居城郭，或在野焉。其地蓋亦不出一廛五畝之數也。或曰：敢問莫非王民也？而吾子之論以六鄉爲農人，而百工商賈之類不與其數，何哉？曰：覩觀鄭注則然，且裁其理至當矣。夫農人，國之本也。三時力耕，隙而講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或致之於庠序，習禮義，爲賢才，是天民之良者也。故爲之鄉，爲之遂，以編著之而統于司徒。司徒，教官也。若夫工商之類，❷棄本逐末，但以世資其用，不可無之，安足比於農人哉？抑其各有所統，工則統於司空，賈則統於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統於其官府，其餘皆然，雖不繫于鄉遂可也。曰：既不繫於鄉遂，則其所處郊乎？國乎？曰：聖王敦本尚儉，雖有工賈必不甚衆，庶人在官者亦有常數，其餘益寡矣。國中或可以居之，抑其朝夕有事於市朝，當在國中，乃爲便也。

十七曰：或曰：奠民之居，既承教矣，耕田之數，願聞其悉。曰：按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都鄙授田之制也。

❶「但」，萬曆本、光緒本作「俱」。
❷「商」，原作「問」，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不易之地，歲種之，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二歲一種，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三歲一種，故家三百畝。以地利有厚薄，宜差之也。又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上地，夫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六遂授田之制也。亦以地利有厚薄，故差其萊數以平之。萊，田之休不耕者也。至六鄉之田，未見明文，惟小司徒職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以覯觀之，若以爲都鄙六遂乎？則中地、下地已增其田萊畝數，權其收人，必亦無偏不容，更有七人、六人、五人所食之差也，此蓋是六鄉授田之制。以郊地狹隘而六鄉分之，矧塲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其間，則雖有中地、下地，不得更增其畝數，但以其家人多少制之，七口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六口則授之以中地，五口以下則授之以下地焉，其實皆百畝也。地有九等，所養男女自二人以至十人，七、六、五者，舉中地之三等而言也。今據遠郊之内，田二十萬夫。近郊四萬夫，遠郊十六萬夫。其不爲萬夫之川者，又有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夫四十六畝七十九步四尺，近郊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遠郊一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畝七十步八尺。蓋以爲六鄉之田也，里也，里，居也。塲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其餘則王城之外有環涂，環涂七軌。有野涂，野涂五軌。有郊，四郊皆有神兆。有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宮方三百步。有籍田，籍田千畝。有學，虞、庠在國之西郊。有榭，榭所以講軍實，足以臨見王之士卒而已。其所不奪

磽地，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其埶須在城之外也。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其不爲萬夫之川者，亦未計出五溝五涂所占也。下同。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或曰：郊内無餘夫之文，子何以言之？曰：六鄉之人，不得不有餘夫，且舉遂則鄉可知矣。亦計郊内地，猶有以待之也。甸地之田七十二萬夫，其不爲萬夫之川也，又有三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畝七十四步八尺，蓋以爲六遂之田也，廛也，其餘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又其餘則以爲公邑也。或曰：子既言鄉有餘夫，而於遂何以不言？且遂人職已著之矣。曰：遂之餘夫所受之田，屬公邑耳，不可析言也。遂之家數與田既有定限，其地域且溝樹之矣。若有餘夫，其田何從而得？必外取於公邑焉。曰：然則六鄉餘夫所受之田，何以不爲公邑？曰：郊内地狹，其隙者必不甚多，且近偪王國，故雖以待餘夫，不復別稱爲公邑也。或曰：公邑獨遂之餘夫耕之乎？曰：不然。康成謂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覲謂亦非獨士、工、商而已也。雖庶人在官者，畜牧之家之餘夫，亦出耕於此焉。民之生息，歲月浸多，積數世之後，其餘夫豈可勝數？公邑雖廣，或弗能容矣。是聖人先有以待之也。若稍以外，則八十四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畺地三十六同。除名山大澤不以頒，凡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不廢，悉以班之。其餘以爲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又其餘則以爲公邑也。其食邑、采地之内，則自以授其所管之民，其餘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又弗能容，則亦當出耕於其所近公邑，其人則繫於都鄙，其田税則歸於王官，是公私兩利之意也。或曰：遂人

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康成固知都鄙爲井田矣，則其意謂公邑自稍以外，亦如甸地，爲萬夫之川與？曰：是康成之誤也。此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止謂由此路而往，可通於畿耳。以明其所以爲道路於田間者非妄也，將以利往來之人，内通於國，外通於畿，國近而畿遠，遠之可達，近可知矣。是以省文，言畿而不言國也，非謂一概爲萬夫之川以至畿也。且自稍以外公邑，誠以采邑之餘，一切使大夫治之，後復欲爵禄於人，又取之以爲采邑也。公卿大夫，寔有定員，若有王子弟則世世生息，安有紀極？是采邑之增，無世無之。苟今公邑盡爲萬夫之川，他日造都鄙爲井田，又當改作乎？何勞力之甚也？若造都鄙而循用萬夫之川，非制也。以覯論之，甸地公邑自依六遂，萬夫之川，稍縣畺地公邑亦循都鄙井田之制，或近或遠，隨宜而變，於義當矣。或曰：都鄙授田，則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凡三等。遂地授田，則有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凡三等。鄉地授田，則有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雖以地利差其口數，其田實皆百畝，凡一等。而康成之義，自六鄉以及甸、稍、縣、都悉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云一家受二夫。且不易、一易、再易獨是都鄙授田之制，豈可以包鄉遂乎？曰：康成固妄矣。非徒不可以包鄉遂也，雖都鄙之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須定有一百畝不易者，二百畝一易者，三百畝再易者，合六百畝而三家受之，此則可云通率一家受二夫也。若多少稍差則已失之矣，況

其積算數百萬夫而乃公言通率一家受二夫，何其徒用心哉？今則皆不取焉，但備舉鄉遂都鄙授田之明制，使執事者躬相地宜而須之，不敢以預言也。

十八曰：或問：田里之論則然矣，其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小大之法何如？曰：康成謂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税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其意以公采地爲一等，百里之國也。王之母弟及庶子同。卿采地爲一等，五十里之國也。稍疏者同。大夫采地爲一等，二十五里之國也。最疏者同。又其注載師，謂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然則三公百里之國，在畺地。卿五十里之國，在縣地。大夫二十五里之國，在稍地也。畺地三十六同，同爲百里之國一，是爲三十六國也。縣地二十八同，同爲五十里之國四，是爲一百一十二國也。稍地二十同，同爲二十五里之國十有六，是爲三百二十國也。此其大略耳。苟有名山大澤占之，則依所占減焉。或王子弟公卿大夫人數少，食之不盡，則以其餘爲公邑，以俟後耳。然今按《周禮》公三人，其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蓋此三公兼之。卿十有五人，三孤六官及六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大夫則冬官已亡，唯五官在，五官之屬，大夫三百三十七人，煩不備舉。若加以冬官之屬及公邑，又別有大夫治之，其數蓋不下四百人也。今稍地爲二十五里之國三百二十，或有名山大澤占之，則從而減焉，又王子弟最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若是，大夫之邑其不足者多矣。然縣地爲五十里之國一百一十二，雖或有名山大澤占之，及王子弟稍疏者之所食在其中，而卿止於十有

五人，其餘地蓋尚多也。大夫之邑不足，其取諸此乎？雖王之母弟庶子衆多，畺地弗能容之，取於此亦可也，又其餘乃以爲公邑焉。或曰：《禮》云：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於《周禮》何其不同也？曰：此夏禮而商因之者也。其田則公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五十里，至周則自卿以下增其員而減其禄，蓋後世政事漸繁，事繁則官不得不增，官多則禄不得不減，勢使然也。

十九曰：或人請問賦稅之法。覯對曰：按太宰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餘三者不出於田里，故不舉。康成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令其財征，皆謂此賦也。是則周時已如漢算泉，但漢法算泉，人百二十，周之賦，泉數則未聞矣。又按載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征則皆指田稅也。康成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經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亦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今詳司農注引《孟子》云：「廛，無夫里之布。」其意可取。蓋凡稅者，各隨其地所出。田有穀則輸其穀，宅有桑麻則輸其布帛。唯廛里在國中者，人衆宇廣，無所樹藝，則課之出泉布，亦料其廛地所可樹藝多少，二十之價而取其一焉。若

城外之宅，可樹桑麻，而怠廢不爲者，則依國中例，課之出泉布。蓋樹桑麻易爲功，而出泉布難爲力，所以罰之，使其勤耳。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康成謂「罰以三家之税粟」。《周禮》不爲屋，但以三家之税粟，借文以稱之焉。蓋不耕一夫之田，則納三夫之税粟，倍重之，亦以罰其怠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謂「出夫税、家税」。夫税者，百畝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蓋勤而就田業，則有夫家之税；閒而無職事者，亦有夫家之税。與其無地而輸財，孰若受田之獲利也？此亦以勸其勤耳。大略自國以至于畿，税輕者不減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漆林雖重，顧亦少焉。皆以役多少參折之也，此賦税之定令也。或曰：古者皆謂周税什一，今此論何其等級之多乎？曰：其謂什一，舉近郊而言也。古之言質，舉近而略遠也。後儒耳目不接，得其略而失其詳，因謂皆什一也。夫周禮豈可誣哉？抑不獨於周然也，其言夏商什一者，亦猶是也。後凡言什一者意同。或人又問曰：幸卒業於賦税矣。其所以制軍旅、具車甲，願因言焉。曰：按《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鄉爲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爲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王家迭

而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今按《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爲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❶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以是觀，則丘賦實周公之典，舉丘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甸旁加爲成，則百成也。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制爲定，蓋甸以內六鄉六遂，則爲十二軍，迭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則爲八千四百乘，亦遠近異制矣。如有名山大澤占之，同數不滿，則亦依數減之矣。以一切而言，則畿内千里合當百同，❷故古謂天子萬乘也。大凡康成謂成之一甸，同之四都，出田税其旁加者，❸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覯謂溝洫始爲之也，則用力多；後治之

❶「典」，原作「興」，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❷「當」，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無此字。
❸「税其」，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之四」。

也，則用力寡矣。曷足免其田稅乎？今觀車賦止於甸不言成，豈非旁加者不與車賦，但主爲治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盡治其洫，又共治其同之澮，以役折役，於事爲宜，且其治洫、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稅軍旅車甲之議盡矣。

二十曰：或曰：古之人皆謂周爲公田，公田百畝，其二十畝以爲八家之居，八家各受百畝，以爲私田，通九百畝爲一井。公田借民力以耕，不稅其私田。《詩》、《春秋》、《論語》、《孟子》之說皆然。特《周禮》爲異，稅夫無公田。康成以爲周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夏之貢法也。邦國用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商之助法也。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此論何如？曰：天子之政，自國而形天下者也。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爲公田而不稅哉？雖其歲入同歸于什一，然非所以身率之謂也。且畿內有鄉、遂、公邑之吏，旦夕促之以公，而諸侯之國豈無其吏能促之者乎？苟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則若王政明，諸侯奉法，雖使之稅，敢過制乎？若王政不明，諸侯不奉法，雖爲公田，彼不能外取乎？是皆非通理之論也。覯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抑文王之時，雖已受命，尚爲商之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作禮樂，方遂變之。故言周爲公田者，其原在聞之於文武之時，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則孟子既知周制與商異矣，其下文又

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雖知周制與商異，然見《詩》有公田之文，其詩又是周《雅》，故復疑周亦爲公田，如商之助也。其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則疑之之辭也。既疑周爲公田，故至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乃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説，謂今可行也。夫圭田亦商禮也，周則曰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畝，蓋亦商禮也，周則皆百畝矣。然則孟子所稱，悉是所聞商時之禮，徒見周《詩》引公田，乃復疑是周制耳。不然何以上文云「周人百畝而徹」，如徹取之謂與？至如周《詩》所引公田，亦非指言當時之事，蓋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而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之，亦不言之公田果在何王之時也。獨其上章云：「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鄭箋云：曾孫謂成王也。若以成王之時，則周公已作禮樂矣，而曰「雨我公田」，是周制果爲公田也，然康成何以專指曾孫爲成王？夫孝孫、曾孫抑是事宗廟之通稱，《禮》曰「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其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若是則人君能繼先祖有國家，君子取其廟中之稱而稱之曰曾孫皆可也。豈成王得專之哉？安知詩人所指不謂武王也？文王也？苟詩人所指謂武王以上，則自是周公未制禮之前，誠無害於《周禮》之夫税也。且孟子對齊宣王亦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是乃正指九一公田在文王也。文王則依商禮決矣。獨至周《詩》而疑之，疑之又不明辨，從而遂其疑，謂答畢戰也。顧亦先後反矣。先言徹，後言公田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税畝」，《左傳》曰：「初税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覯謂魯之先田税既定矣，然山林川澤之旁，歷世

之後，或頗墾闢，以有餘畝，宣公又履而稅之，《傳》稱「穀出不過藉」，蓋丘明謂周家雖不謂公田，然其井邑之所出稅穀，亦不過商時藉數，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之義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穀梁》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焉。」是皆舉商禮以言之也。大凡先儒多稱商禮，抑非止聞之於文武之時，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蓋亦孔子商之子孫，其服行尚依商禮。《檀弓》：夫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商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商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而《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誠夫子其身之私，則法先祖；天下之公，則從時王。且周制文於商也，其可忽諸？先儒徒見夫子行商禮，因謂天下之法，盡當從商，則其所言多稱商禮，傳之積久，後世莫知其本源，誤謂之爲周制。故言周制者，或以商禮雜亂其間，則後世之言，益不可信也。如有若之對哀公「盍徹與」，實止謂周家什一之徹法不足，更疑其道公田也。夫如是，則《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公之制有公田，後世諸儒解之者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一也。或曰：助法不善與，周公故變之也？曰：助法善之大也，周公變之，慮之深也。夫周公以民益頑，吏益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藉穀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而制其賦稅。稅有所常，責有所在，安坐而視其入也。禮制愈崇，國用愈廣，何暇從容如上世乎？雖然，無所增重也，第謹其定數耳。於民既無傷，於國則不

乏，是聖人慮之深，制之中也。或曰：敢問《司馬法》既爲井田，而周公變之，何也？曰：《司馬法》雖爲井田，然其未方也。唯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同方百里焉。其餘十井爲通，則長十里，廣一里。十成爲終，則長百里，廣十里，皆不方也。周公欲以封邑諸侯群臣，故自井以上皆方之。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成與同則仍依《司馬法》，方者依之，不方者改之，無小無大，皆方也。舉而用之之易也。井田既變，則車賦亦不得復依《司馬法》矣。故以丘、甸制焉，且一甸六十四井，雖盡再易之地，猶可授一百九十二家，其出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不爲多矣。抑征討有時，非常常而用也。故士卒之數增焉，皆聖人以義制事，預備不虞之道也。或曰：《司馬法》文王時所作，而周公敢變之，何也？曰：夫孝者，謂能承其志意，非必盡循其政令，膠柱而不改也。況文王雖作《司馬法》，而未之施行乎！文王在岐爲諸侯，見商祚將盡，知天命在己，故經始《司馬法》，待其即天子位而行之。文王大勳未集，武王克紂而崩，周公攝政，乃取其書而述傳之。可則因，否則革，廣以衆制而爲周禮焉，益無過也。曰：文王聖人也，其爲書安有否而可革者乎？曰：聖人因時制宜，文王之時與周公之時異，故文王以其時而言，周公以其時而變也。或曰：諸侯之國亦井田也，其制何若？曰：亦猶都鄙而已矣。始之爲鄉遂，次之爲都鄙，或滿以萬夫，或極以一同，至於諸侯則不言其田制，其取諸都鄙亡疑矣。欲知外者觀諸内，欲知遠者本諸近，兹不待備言而可鑒也。大哉周公乎！接文武之聖，救商人之敝，以之爲禮，禮無不中；以之爲政，政無不和。土，天

下之廣也，而一塊莫敢争，先爲之限也。口，天下之衆也，而勺飲無所闕，先爲之業也。率飽煖之民而納之於仁義，驩焉可不反顧矣，其曰兼三王不亦宜乎！後雖有作者，周公其弗可改也已。曰：然則如之何則可？曰法而行之，復爲一周乎！

右定著二十章，經析其微，注擇其善，極數明用，會異於同，劾正備具，❶無越此書矣。猶懼其未可以灼見也，作三圖以翼之：一曰《王畿千里之圖》，二曰《鄉遂萬夫之圖》，三曰《都鄙一同之圖》。圖之矩畫，頗高廣，故别行，不綴于篇。❷

明明后，如欲舉周公之制，觀是書，按是圖以令之，其如取諸掌乎？若猶未也，敢私於學禮者，故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❶「劾」，原作「勁」，據光緒本改。
❷「篇」，光緒本作「後」。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 潛書十五篇并序

泰伯閑居，有書十五篇，憤弔世故，警憲邦國，遐探切喻，辭不柔伏。噫！道未行，速謗何也？姑待知者而出之乎！乃命曰《潛書》。

### 一

吾民之饑，不耕乎？曰：天下無廢田。吾民之寒，不蠶乎？曰：柔桑滿野，女手盡之。然則如之何其饑且寒也？曰：耕不免饑，蠶不得衣；不耕不蠶，其利自至。耕不免饑，土非其有也；蠶不得衣，口腹奪之也。鉏耰未乾，喉不甘矣；新絲出盎，膚不縫矣。鉅産宿財之家，穀陳而帛腐；傭饑之男，婢寒之女，所售弗過升斗尺寸。❶

嗚呼！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權衡乎！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不耕不蠶，不饑寒者希矣。

### 二

浮屠以不殺爲道，水飲而蔬食，舉世稱其仁。

夫雞豚狗彘，待人而後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種類，一日無人，則饑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愛其資，豢而畜之者，用於其家故也。神靈之祭，賓客之奉，於是乎取

❶「售」，光緒本作「得」。

之。今且使民無摇手於其間，則何待而粒之哉？吾見其無遺種矣。抑將不殺其身而務絶其類乎？仁者不爲也。抑將奪人之食以飽無用之禽乎？仁者不爲也。

嗚呼！浮屠之仁歟，止於是而已矣！

三

善卜筮者，能告人以禍福，不能使禍福必至於人。喜福而怠惰，則轉而之禍；怛禍而思戒，則易而爲福。若是，則龜筴皆妄言。故歌大寧者，無驗於昏主；恤危亡者，常失於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亂，不言其必治亂。

四

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率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宫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極。及其覺也，撫其躬，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

苟合以希聲，盜勢以驕人，黷利以封己，趑趄笑呵，晨作暮已，從而視之，犬言㲋裾，未始有變，而其人且囂然，自謂賢智顯大莫與爲對。

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没没遂至於死邪？如其覺也，當自笑之矣。

五

左右奉養，被服教戒，子非尊於母也；勉征繕，聽誅殺，民非貴於君也。母以有子而尊，君以有民而貴。無子無民，母出君滅。人之於其配，成之以厚禮，無子而出之者，不以宗廟之重私一女也。天之於立君，命之以

符瑞，無民而滅之者，不以天下之大私一人也。

然則恃母之尊而不能養子，家之逐妻也。倚君之貴而不能愛民，國之喪王也。苟得其心，少康一旅爲有民；苟失其心，商王億兆無民矣。是故聖人簡役而輕賦，喜德而憚刑。

六

名位不立，貴賤不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名位既立，貴賤既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敢問何謂也？曰：無名之亂，統不一也；有名之亂，欲而争之也。古人有言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貴令而驕，賤承而辱，能無覦心者幾希矣！

是故君子位高而德脩，外榮而中懼，恭儉以下人，恩澤以結物，爲是戒也夫！

七

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見其末者曰：爲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爲天下威一人。生民病傷，四海寃叫，湯武之爲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桀紂。

是以庸君中材，抽手入袖，不敢加禍於無辜之草木。噫！後之人其可以放蕩之德席其上哉？

八

虎豹之性，喜噬人者也。去其爪牙則可使爲羊豕，擾而畜之，無害矣。貪暴不順，小人之常心，唯其逸才者，可以逞其惡於天下。莽篡卓弑，是皆有過人之才，故能梏同列之手，使之無動。

才乎才，有德以爲功，無德以爲亂。官乎人者宜如何？聞之曰：無德而才，猶資盜以兵。

九

周之制其仁矣乎！八家九頃，以足其食。五畝樹桑，以爲其衣。媒氏以時其婚姻，庠塾以賢其子弟。疾瘍有醫，賣儥有平，管微司隱，王心察察。

嗚呼！秦漢之國亦嘗有意於是乎？乃知古之天下，君養民也；後之天下，民自養也。奈何以惡政惡吏困自養之民哉？

十

事親以孝，事君以禮，聖人以是師天下也。佛之法曰：必絶而親，去而君，剔髮而胡衣，捐生以事我，其獲福不知所盡。此獨何歟？受親之體而不養於其側，食君之田而無一拜之謁，家有叛子而族人愛之，邦有傲民而吏不肯誅，以佛之主其上也。紂爲諸侯逋逃主，而諸侯伐之；佛爲天子逋逃主，而天子未嘗怒。哀哉！

十一

有吏於人上者曰：「爾無爲孽，且伏大刑。」雖婦人幼子，咸信而懼矣。若曰：「多賄予，罪大不問。」則天子必降誅，時人將指而唾。

今浮屠之言曰：「人死則爲鬼，善有美報，惡有無極苦。」其於訓愚，蓋少附於理。若繼之曰：「侈我宇，嚴我像，衣食我徒，雖弑君父，亡所恤。」而王公大人反朋而和之，何也？

十二

犬之無事時，叱則走，遺骨則争。及其噬人也，臨之以箠而弗抑，投之以食而弗顧，愛其家不敢愛其身也。

受天子禄，守天子土，械姦民，劾惰吏而致之法，上官一言，巨室一金，❶則解而出之不待旦。睎勢而懼，懷賂而喜，妥首揺尾，良犬之耻。

十三

天之疾惡也，常有以助之。失德之君，民不若是之困也，亡不若是之速也，以有天爲之助焉。政毁於下，氣變於上，君取其一，天取其十。賦人未空其帑，而水旱之酷已奪其稼矣；刑人未潰其膚，而癘疫之行已殘其命矣。是以夫婦愁痛，寇賊竊發，惡之一毫，怨丘山矣。此豈天之不仁歟？疾其惡，幸其死，謂民不困，則亡不速故也。嗚呼！爲人上者，無爲天之所助。戒哉！

十四

襁褓者智乎？冠衣者智乎？謂襁褓智而冠衣懵，則臧獲必笑。子之在母也，違而出闥，則啼呼不安。指其父則嘻笑而歸之，其心未始不在父與母也。❷齵然而角，泠然而語，其智益多，其孝益不足。釋哺乳而逐醉飽，背庭闈而諂妻妾，則是智者孝之賊歟？昔以見養而從親，今以自養而忽之，病尪聾瞽未嘗去膝下，智者果孝之賊矣！噫！先王之任智也，亦如是乎？故壯齒慚

❶「巨」，原作「臣」，據正德本、萬曆本改。

❷「始」，光緒本作「嘗」。

於嬰兒，賢母不願生才子。

## 十五

孔子之言滿天地，❶孔子之道未嘗行。簠簋牲幣，廟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故得其言者爲富貴，得其道者爲餓夫。悲夫！

# 廣潛書十五篇并序

歲辛未，泰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羇栖山巖，即而廣之，復爲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嗚呼！其亦見險而不能止者乎！

## 一

聖人以道彊人乎？奚其言之峻也？

曰：否。人斯有之也。人有之而不自喜，跳而逐諸物，放蕩以溺死。聖人因其有而品節之，使之堅守而弗去。不然，則聖人違天而病人，其何德之有焉？舉天下之事，無若聖人之道之易行也，無若聖人之徒之安以榮也。

親我所愛也，而孝存焉；長我所畏也，而悌著焉。夫婦莫不欲和也，而義生焉；男女莫不有別也，❷而禮成焉。教子養孫，飲觴食豆，以善鄉黨僚友。心平而體胖，內明而外治，憂患以除，耻辱以遠。推之國，放之天下，莫之能逆也已。孰若是蕩蕩者乎？拾小而遺大，瞭利而眊害，神罷於詐，筋絶於争，日之樂而月之憂，慶未徹席而弔就位焉。❸

❶「地」，光緒本作「下」。
❷「有」，原作「欲」，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❸「就」，原脱，據光緒本補。

吁！我有之，誠易行也，而安榮繼之；屈己以從物，蓋難能也，而憂辱終之。然猶世俗輕去此而適彼，是不忍再精思而咻之者衆也。

二

受命於天乎？受命於人乎？受命於天，性善是也；受命於人，從俗是也。

背國而從僞者，謂之叛，其得罪死。背天而從人者，始雖得志，天其不討乎？

三

人誰無過與？孔門高弟自宰我、子貢、冉有、季路，或不免於譏。

今茲雖有罪，庶可以辭乎曰：大圭嘗玷，不害其爲寶也。若碱砆，甚粹密焉，猶爲石也。石而缺，斯棄之矣。賢者之責也備，故小過孔子譏之。

今茲之所謂是者，折諸賢門猶有罪也。今茲之所謂罪者，刑戮而未施刀鋸焉。奚竊議於彼哉？

四

《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未始能無悔也。彼莫不惡其家之亂也，而罔念所以啓之者。妾婢寡則無怨女，婚姻時則無曠夫。怨女曠夫，亂由是出也。欲戕於性，女什於士，閨門之内，不見德而見色。吁！己則爲之，而謂人已乎？

五

浮屠法其有功於茲乎，何也？曰：天生民而胙之畎畝，其庳則手於工，足於商，爲有益於人而後食其報，不然，父母不得私其子，

放諸餓莩而已矣。

今夫閑民，童其首而衣之緇，所之飽煖而安肆，❶是有功於惰也。

古之教者曰：「天道福善禍淫。」今夫大猾陰賊，恤其謫之及，乃美僧飯，大佛屋，謂之懺悔，因施施無復色憂，是有功於惡也。

宮室之度，非財不侈，巨木丹碧，庶人鮮或用，淫巧無所彈其繩。惟宅浮屠，無藝不憚，窮山裂石必致之，淫巧日富焉，是有功於末作且寵奇貨也。

苟去浮屠氏，是使惰者苦，惡者懼，末作窮，奇貨賤，是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見聽也！

## 六

嘗學斷獄乎？ 吾爲子舉其要。 坐獄而問之曰：功爾言之，罪爾言之。 從而詰之曰：❷「功信矣，而罪如此其大也，尺寸之功不足以贖也。」是其人雖欲不服，何辭哉？ 若功不及齒牙，而惟罪是詰，雖滔天，其人將曰：「我有功而弗問而專咎。」予欲其無辭，難矣。

昔之排浮屠者，蓋猶有過，徒非其非，而弗及其是。雖柳宗元尚不聽退之，況其庳者乎？ 胡不窮之曰：「爾之道以慈悲普濟，率民講報應以威之，使不敢放於惡，其大者則曰見性也。吁！ 亦是矣。雖然，爾之慈悲普濟而不以禮節之，六畜蠢動壹意，是不知父子之可親而他人之可疏也。親疏不別，是夷狄也。爾之報應而不以信守之，一財媚佛，❸則反禍爲福，是招權鬻獄，汙吏事也。

❶「之」，光緒本作「以」。
❷「詰」，光緒本作「誥」。
❸「一」，光緒本作「輕」。

爾之見性而不漸諸訓典，左右如其真，是赤子不得成人也。見丹而丹，見素而素，不肯一御其心而之他，率斯道，則上不得正其下，下不得忠其上，絶其維而逸之野鹿焉。疾子喪心焉，孰謂天下國家也。」以是窮之而弗聽者，是偶人也。與偶人語，尚何取其聽哉？

七

孟子有言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雖聖人未之有異，而浮屠何其介哉？彼此盡能泊然以循其法者也。

惟人之愚父母，徒惑其富厚安閑，捐孺子而奴之。厥初未有知也，既長而悔，盍歸乎？無業以衣食也，不得已而終焉。其心豈異人哉？是鍾梵不足以樂怨曠，奈何其欲陰陽之和也？

八

爲禮不爲財，先王以是鑿人耳目。中下之世，人不知禮而利之圖，雖在埶或可以貨取，故囂囂者舉疑其上，浮屠氏睨其機也，又使之疑天地。

夫古之事上下神祇也，惟天子、二王、周公，後諸侯雖大國，弗敢及。因吉土而壇，牛必在滌，三月然後用，齊明盛服，惴惴唯恐其不稱也。今浮屠掃民家而召之，且贊之謁佛，盡坐誦累譯之言，謂之加持。吁！孰謂天地之大，而爲一飲食若臣僕然乎？蓋疑之者漸也。

九

善賊者必搏人之親愛而質之，攻之則并殺，縱之則幸而生，孰忍以其貨故而血所愛也。

善賊者必誘時之貴仕而質之，飾情以爲廉，借力以爲勤，一釣而得舉，則負其執而馳，攻之則連坐，縱之則幸而免，孰敢以其民故而病貴臣也。舉一人而刳剔億萬人，其罪在此不在彼也。

戒之！戒之！無爲賊子所質。

十

後之俗何其粲粲乎！相高以富，相矜以侈，吾財之所可貿易，雖國寶必用之。財之不給，帷帟粧櫛之不逮人，則妻妾詬其無能，女子羞泣不肯升車以嫁。故民刑於争，吏禽於貪。豈曰不愛身？恥其不若人也。

正其禮，謹其禁，拔其僭本而域之於三代，畜財千萬，朽貫而無所施設，或幾乎其廉且讓也。

十一

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有能從命者也。❶夫弱於外，婦强於內，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是故，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必待其敵而後禮焉，則周之女前嫁商而後嫁秦乎！

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期，是無地而致婦道也。然則《何彼穠矣》之詩，斯妄言乎？

十二

仁義曷居乎？喪禮仁義之盡也。今也求諸篇，蓋彬彬焉，而士大夫諱讀，職教化者，不以是病也。遇哀而哀，哀忘則已，賢者

❶「者」，原脱，據光緒本補。

無以節，不肖者不勉焉。吁！微三尺法，幾何其不錦衣而舞柩也！法禁怯而不禁豪，禮則左右而勝焉。知禮而違，曰「吾能」，不自愧乎？知禁而犯，曰「誰敢言我」，雖然，士大夫未見其尊親也。

夫燕雀必有啁噍之頃焉，哀而不以禮，是以燕雀送其親也。

十三

周之季，樂敗矣，而夷音篡之，流連遂至于今。彼邪人者，猶以爲歉也，又取而歌其淫辭。音之動人也多矣，而其言及牀第焉，中材兒曹狂舞怨泣之弗暇，人道於是愈無别矣。忍人哉！吾民何罪而以是蠱也？

吁！仲尼弗復司寇矣，是螻蟻不得飲血於兩觀也。

十四

《法言》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吾嘗策之矣。爲道乎，實不待率也；爲利乎，以利輔道斯嚮道矣。誘之嚮道，漢事然也。察州郡，辟公府，小吏賤人或勉爲善也。誘之違道，近事然也。不求其德而試其言，冠緌之下，或屠販之器也。

吁！今之立乎道義之門者，聞人足音蓋欣欣矣！❶

十五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❶「聞」，原作「間」，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爲民立師也。

學校廢，師不命于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擇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墨，朝華而暮戎，不足怪矣。

嗚呼！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照之末光乎！

## 野記二篇并序

予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爲世戒者，作《野記》二篇。

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既數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獲，倉廩菽粟耗于馬腹，饑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甑釜。

噫！今之絶故賤而友新勢，忽講習而嚮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菽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陵、於絶澤、於不迹之地。霧雨所盥，風氣所弄，苗堅蔓驕，生理自若。

舍是而入田畝者，則根與稻争潤，葉與粟誇暖，角長等碧，疑過者之目。農人之父病其爲稼害也，掘而去之不遺種，火變水腐，狼藉道側。願爲糞土蕪，弗可得矣。

噫！安爾類，計爾材，不自齒於嘉穀，則奚禍之來？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 慶曆民言三十篇并序

慶曆三年，屏居里中，自念生而宦學，其秉心也勞，其慮事也多，既不克進，且爲編户以死，終無一言，其何補於世！《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故爲《慶曆民言》凡三十篇。

### 開諱

身莫不惡死，而未嘗有不死；國莫不惡亡，而未嘗有不亡。等死耳，殤不若彭之壽；等亡耳，秦不若周之世。壽雖高而歸之死，世雖永而歸之亡，然而以死亡爲諱者，是不智也。聞死而愠，則醫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則臣不敢争其失。疾不治則死，或非命；失不改則亡，或非數。是諱死而速死，諱亡而速亡，智者果如是哉！

故古者天子即位，卿授之策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誡亳社，忌子卯，惴惴唯恐如桀紂也。鄙諺有之：「厲人憐王。」謂絞纓、射股、擢筋、餓死，甚於腫胞之疾。

嗚呼！君人者得聞此言也，則寢不瞑，食不旨，尚何從欲之有乎？

### 備亂

治之民思亂，亂之民思治。何也？生無事之時，身安而意侈。刑弛矣，急之則驚；斂

輕矣，加之則怨。力未嘗鬬，自謂勇；心未嘗謀，自謂智。知兵之利而未見兵之害，小不得意則欲翼而飛矣。故曰：治之民思亂也。

處多難之世，城者不肆，野者不稼，彊者僵於戰，弱者斃於餓，父母妻子劫束屠膾，然後見兵之害而不獲兵之利。幸而有主，則將雨其槁矣。故曰：亂之民思治也。

思治矣，雖中才可得其歡；思亂矣，非聖人不能弭其漸。大禹之戒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智者慮亂於治，愚者謂治不復亂。悲哉！

## 審姦

盜之未泄也，日與之接，而不知其盜；姦之未露也，日與之居，而不知其姦。衣纓言動與人同，而盜姦在其心，知之固未易也。及夫贓出械見，刑殺於市，而衆人皆知其盜；謀行亂作，國家敝敗，而後世皆知其姦。知其盜，非衆之智，由獄吏之讞也；知其姦，非後之賢，由史臣之筆也。觀書者睹曩時之禍，皆笑其不知姦矣，而不曰我之姦者亦待史筆而後知也。

漢元帝謂幽、厲任巧佞，自以石顯愈於彼，故京房曰：「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嗚呼！安得敢言如房者乎！

## 防蔽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蓋懼誅耳。平居以佞邪席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死不待頃，

於是纊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姑緩吾死，何暇慮長久也。

陳後主之沈客卿，隋煬帝之虞世基，勢敺之然，曷足怪也！

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昏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若曰臣之愛君而終用之，不照之以明，則雖欲孝宗廟，其如宗廟何？

## 效實

官，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書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是見駑稱驥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官，官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盍責之主者乎！縣焉何實，責之郡；郡焉何實，責之諸道。諸道，外也；群司，內也。內外之實，責之宰相。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之人，國富乎？兵强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灼見矣。責有所在，罪有所當，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地廣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盡。

昔唐德宗不知盧杞姦邪，蓋不思其實矣。去四海之廣而投諸奉天，非姦非邪，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而是非矣。嗚呼！君人者其亦慎其合乎。

## 慮永

亡國之君不皆惡，非桀非紂，則所由漸矣。漸者何也？基禍於彼，而受禍於此也。

天下之勢，一往而不反，若決河堤使東流也。基禍之主，外久安而内自賢，道失於心而弗思，權移於人而弗寤，然祖德或未没，民心或未解，故有幸而免也。受禍之主，乘亂得位，名雖爲帝，治不在己，囚拘旒纊之下，弗獲忠義之助，故不幸而及也。

漢獻帝、唐昭宗其何罪歟？故明者舍近而謀遠，無謂未足患，將爲子孫患。彼具臣者，寄位如邸舍，幸當其時，無事不暇，念身後也。人主爲萬世計，不可溺苟且之議。禍不在身而在子孫，既足動其心矣，而況倉卒之可虞哉！

## 謹聽

讒者，沮善者也；諫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皆知好焉；名之讒者，皆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讒者，讒似乎諫也；愎諫者，諫似乎讒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爲讒；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爲諫。君子小人之心，忽怳而不可見，是讒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慎，則姦臣進；惡讒而不察，則正人退。

世有信讒則衆非之矣，愎諫則衆笑之矣。彼非狂易病惑，豈不知諫之利而讒之害？顧謂之諫者，非諫；謂之讒者，非讒也。太甲曰：❶「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讒與諫皆逆心之物，姑以道求之而已。不如是，則貝錦之文或起於青蒲之上，而刳肝瀝血未必不疑其間我也。嗚呼，艱哉！

❶「甲」，原作「申」，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 辨儒

儒者關治亂乎？曰：然。用則治，不用則亂乎？曰：非也。用儒而治者，有之矣；用儒而亂者，有之矣。故儒得其人則爲福，不得其人則爲賊。以小人之質而被聖賢之文，如虎斯翼，固攫人於都市耳。

夫古之事多矣，或同而異，各有爲[去聲。]也。小人用之，則稱其一而隱其二，以罔上而行私矣。飾災異則曰堯水湯旱，而不曰宋景退熒惑。解多壘則曰獫狁至太原，而不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舜德無爲，而不曰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沿襲，而不曰一變至道。此類如物怪變化，不可勝窮。故助王鳳者，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吕霍而弗肯稱也。嗚呼！用儒至此，是秦之湯火有不妄也。

## 廣意

人感陰陽氣以生。陽主動，陰主静。動則爲謀、爲慮、爲決斷、爲事業。静則爲懈惰、爲因仍、爲逸樂。動勝静則昭，静勝動則聾，理必然也。升高居廣，出外行遠，明視達聽，博覽詳問，親賢臨衆，講禮播樂，如是者，宜於陽，陽得其宜則勝陰。深宫重闈，時坐數卧，冶容巧笑，厚酒邪聲，俳戲伎巧，説媚譖愬，如是者，宜於陰，陰得其宜則勝陽。是故君子朝聽政，晝訪問，夕脩令，而夜乃安身。非九女當御不得進鄭聲，佞人舉放遠之，懼陰之勝陽也。五載一巡守，至于四嶽。每歲祀天九，祭地二，明堂聽朔十有二。孟春耕籍，四仲教戰，皆在國之外。廟則有四

時十二月之享，社則有春秋祈報，學則有合樂養老之禮。皆天子躬親之。外朝則有三詢、三刺，大廷則謀及庶人，欲陽之勝陰也。

夫心官於耳目，耳目狹而心廣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則感於心，感則思，思則無所不盡矣。人臣飾其辨以誣上，一降席則指爲過舉，是背經違古而閉其君之思也。

## 損欲

形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聖人之形與衆同，而性情豈有異哉？然則衆多欲而聖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之生禍也。五霸莫盛於齊桓公，以内嬖亢夫人者六，豎刁以自宮愛，易牙以蒸子幸，終於五公子争立，死六十七日而殯。七雄莫大於秦始皇，以殿阿房，葬驪山，終於項籍燔其宮室，牧兒燒其藏椁。禍生於欲，誠足畏也。如使欲而無禍，堯舜固爲之矣，何自苦如是？

彼多欲之君莫不自謂無禍。恃四海之力，矜一人之智，以天地未足爲長久，而不知智力非禦禍之器也。聖人寡欲，故能得所欲；衆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樂其有麋鹿魚鼈。夫能損上益下，與百姓偕樂，其誰曰不可？

## 本仁

術於仁者皆知愛人矣，而或不得愛之説。彼仁者，愛善不愛惡，愛衆不愛寡。不愛惡，恐其害善也；不愛寡，恐其妨衆也。如使愛惡而害善，愛寡而妨衆，則是仁者天下之賊也。安得聖賢之號哉？舜去四凶而謚

以仁聖，湯初征自葛放桀南巢，而仲虺謂之寬仁。武王梟紂白旗，而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❶仁者固嘗殺矣。世俗之仁則諱刑而忌戮，欲以全安罪人，此釋之慈悲，墨之兼愛，非吾聖人所謂仁也。

夫守國在政，行政在人。人不忠而亂乎政，政亂則國將從之。而且以不誅爲仁，是輕國而重仁也。故明主持法以信，馭臣以威。信著則法行，威克則臣懼。法行臣懼，而後治可圖也。

## 慎令

君出令而臣沮之，何如？曰：下制其上也。民從令而君改之，何如？曰：上欺其下也。上欺下，則民心惑；下制上，則君權輕。民既惑則不聽，君既輕則不威。上不威而下不聽，其漸亦足憂也。

夫爲令之弊有四：初不審，終不斷，言者矜，聞者争也。《洪範》：有大疑則謀及卿士、庶人、卜筮。彼作事不咨於衆，慮不待盡而輒行，使人有以詬病，是初不審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謂政治不可偏從民欲耳！❷彼有沮之，則不計利害大小而遽改，是終不斷也。君陳以謀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惟我后之德。」彼議一事則夸以爲功，使其黨間而疾之，是言者矜也。《秦誓》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❸彼聞人之功，恥居其下，雖善必沮，是聞者争也。人主能知弊之所在，則可

❶「伐」下，《孟子·盡心下》有「至」字。
❷「偏」，原脱，據光緒本補。
❸「如」，《尚書·秦誓》作「若」。

以行令矣。

## 考能

言一也，而所由生者異。或生於心，或生於耳。生於心者，帥志而言，言則必形於事；生於耳者，剽人之言，施之事則悖矣。故上不好言，則利不在言，言者皆志也；❶上之好言，則言可近利，無志者亦言矣。鈔古書，略今文，變白爲素，析一爲二，以希世願用，一易其褐，則言且忘矣，何有於事？而況偶句諧韻，言非其言者，豈足問哉？

嗚呼！天下皆以言進，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胡不試之以事？事讎於言，然後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試此職也。任官然後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則無曠官矣！

## 止幸

亂始於恩，怨始於幸。亂始於恩，進非其人也；怨始於幸，有望而弗獲也。選舉所以籲賢能，而曰必多取，則不肖人之矣。賢者寡，用之可盡，而不肖滿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怨；矧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

夫萬物以類動，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器玉者純於玉，則碏知其賤。不免於用碏，則山石皆待沽矣。有國者啓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類盡官而後可也。《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寵不肖以敗其官，不幸大矣，而況怨且怒哉！

❶ 「皆」，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必」。

## 裁舉

唯善能舉其類，不善亦能舉其類。以堯之聖而問諸朝，驩兜、共工尚相歎美，矧郡縣之遠，聰明所不接邪？賢人在下位，不使賢人舉之，而必曰長吏，長吏皆賢邪？彼不肖之相好，亦若賢之於賢；不肖之惡賢，固如賢之惡不肖，好同而惡異也。不肖位乎上而望其進賢，難矣！賢知賢，不幸而非其屬，又不得舉，然則賢人不遇，豈天命哉？故責所舉之賢，不若責舉者之賢。舉者賢，則所舉賢；舉者不肖，則所舉不肖。一不肖達而舉十不肖，十舉百，百舉千，如此則剥道成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 精課

《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百代常行之制也。有功者升，有過者黜，無功無過者，職其舊，如是可以勸功而懲過。

世之考績則異於此，無功無過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過者職其舊，是過不至黜也。❶功無益而過無損，懲勸安在哉？故妄庸人一出選部，雖梏其手，雖鉗其口，而尊爵自至。此董生所謂「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廉恥賢不肖，所以無辨也。

夫進人不問其功而問其久，彼草木久則長大可用，人之材不能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歲而進一官，是三歲而材一變乎？如此，則牛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

## 懋節

使人以賞罰，衆人之使人也；使人以禮義，聖人之使人也。賞罰外也，可去、可就。禮義内也，一中其心，天地四方無所逃矣。有賞罰而無禮義，安則可，非濟危之具也。誘之以賞，利有厚於賞者；脅之以罰，禍有大於罰者。利厚於賞，則去賞；禍大於罰，則就罰。叛國之利或厚於賞，死戰之禍或大於罰，有以動小人之心矣。學以禮，行以義，交游之讐尚復之，況君乎？杯酒失意尚死之，

❶「至」，光緒本作「必」。

沉國乎？名焉吾賞，耻焉吾罰，意氣感發，非有令之者也。

世俗誠大壞矣，學者爲官不爲道，仕者爲身不爲君。見得其虎，聞喪去聲。其鼠。父子昆弟之詔告，妻妾之耳語，非富非貴，如舉其諱。上之人又從而啓之，賞先於功而功不立，罰輕於過而過不改。無事而禄，有事而賞，位孺稚、輿貨財而後行，則是禄爲我有，而事以賞傭也。禮義既銷矣，而賞罰且玩，階之者其誰乎？

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信矣。嗚呼！三代不可作，安得六國之士而與歸乎？

## 崇衛

圖國在忠，用忠在力，濟力在權。力者，兵也，食也。權者，所以制兵食也。忠而無力，則忠非其忠；力而無權，則力非其力。忠非其忠，死無益也。力非其力，令不從也。奬周室者，豈特威文之忠、齊晉之力也？豈特齊晉之力、霸王之權也？無力無權，則豫讓一劍，徒自快耳。

天下，古之天下也，而彊弱異。謂秦曰彊者，非也。彼秦取以彊而守以弱，罷侯置守是也。秦亡積千載，而天下之弱彌甚。刺史郡守寄客于外，兵非吾兵，食非吾食。以服人者，三尺法耳。一旦當事，則刑罰鞭朴非亂賊所畏也。授首且不暇，孰爲勤王哉？義苟在焉，胙之以國何害？苟爲不義，陳勝、吴廣豈嘗據大權也？

## 省盜

盜不能禍天下，而召天下之禍。彼殺人以求食，人固讐之，安能禍天下？盜既多，殺既極，讎者弗能報，而後姦雄起焉。盜者，人之讎也。而姦雄以誅盜爲名，是孝子慈孫夫婦之相哭者，望之不啻如濯熱。因天下之心，收天下之權，如此乃能禍天下。人主知盜而不憂者，以其舉錯非姦雄之刑也，而不知姦雄不爲盜，故防姦雄莫若除盜賊。姦雄不得盜賊之資，則不敢起。

嗚呼！殺人者人之賊而已矣，惡殺人者誠國之賊也。

## 釋禁

與衆同利則利良民，不與衆同利則利凶人。凶人嗜利，盜之所由興也。

山海之貨，職在商賈久矣，而曰屬之吏，屬之吏則衆不得錯手足。法重矣，而利亦重。法重則良民憚，利重則凶人入。然而董之以法，是敺其爲盜也。彼凶人者，豈曰死可欲而生可惡哉？過在歆諸利而謂不必死耳。不幸而幾於死，則莫若爲盜，爲盜又不必死也。夫能弛其禁，達其利，則凶得與良齒，胡爲苟免於兵刃間哉？

## 南略

南北離合，繫天下盛衰。漢之衰則離，

逮晉而合。晉之衰又離，逮隋而合。近者唐之衰又離，逮宋而合。距長江之固，因中原之擾，擾則自救且不給，胡治於彼哉？後雖有明王興，彼業已成，彼守已完，非數十百年不可取，此前事之驗也。北擾矣而南又離，離則米帛金錢之漕弗復。跨淮而上，如疾將病而絶之食耳，此後事之憂也。

俗人皆以吴楚之兵弗如北，而不知姦雄謀事常伺天下之衰。當其盛時，尚可論彊弱，及其衰也，雖曹公用兵，弗能與孫權争，馬超、韓遂在關西爲後患故也。

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宿師樹賢以扼其咽，然後可也。

## 敵患

夷夏奚若？曰：所謂夷者，豈被髮衣皮之謂哉？所謂夏者，豈衣冠裳履之謂哉？以德刑政事爲差耳。德勉刑中，政脩事舉，雖夷曰夏可也。反是，則謂之夏可乎？

愚儒之咤則曰「彼夷我夏」，而不曰「内自脩」。内自脩則德、刑、政、事四者備當，而後曰「夏勝夷」可矣，是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彼欲虚吾國，困吾民，應之以儉，則國可富，民可逸，然猶不能，是墮其術内也。

嗚呼！夷夏非古之夷夏也，先爲不可勝以待彼可勝，善矣。不然，禍且日至，豈徒由、余所笑！

## 柬士

天下有攻守。草昧之時，攻天下者也；繼體之君，守天下者也。攻之兵雖怯而勇，乘勝也；守之兵雖勇而怯，未之試也。不試

已然，況敗歟？夫戰在氣，三鼓而竭，曹劌所以克齊。然而人不見勝，唯敗是聞，怯則宜也。

爲政者務兵多以彊國，而不知其弱國兵多則不擇，不擇則大抵怯耳。勇者尚怯，況真怯哉？毆十怯以嚮一勇，敗不足疑。言之者必曰「某以若干敗於若干」，以爲彼太公孫子勢不可校。後雖勇士，固心醉矣，非弱國而何？胡不芟其冗，轉其資以厚敢死，使以寡勝衆，而後氣可復，庶乎彊國矣！

## 儲將

死生存亡在將，將之難也。百夫長猶不可虛，矧其上者乎？資舟於旱，資車於水，先事而求，則詳以實驗也，事至而求，則粗以言擇也。用人者皆曰「以能不以行」，彼閭巷細謹誠不足問，豈大節之可違哉？孫子語將能則曰「智、信、仁、勇、嚴」，不信而任事，則事反；不仁而御衆，則衆殃。如是而曰「能不必行」可乎？矧彼言者，又非能也。以言擇將，天下皆欲言。婢兒庸保亦知誦書傳、學計策以自進，進者多矣，可盡用乎？

兵蓋不祥之器，學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意已壯。壯則思用，不用則聚而怨。怨則無不爲，是有國者教之叛也。獨奈何？

## 遠私

晉侯以勃鞮用趙衰，趙王以繆賢得藺相如，皆奄人也。謂奄之賤而能進賢何也？曰：賤故能進賢，貴則疾之而已矣。古之奄給房闥使令，蓋甚賤。賤則雖賢人當國何害？故進之。後之奄爲帝王耳目，蓋甚貴。

貴則有威福玉食之罪，婞然唯恐賢者之繩己，故疾之。豈古之奄才而後之奄不才？勢不便耳。使勃鞮、繆賢復生，且不免爲譖人。

夫非晉趙之時而垂晉趙之聽，是賢者弗可得而不肖售矣。

## 正局

《周官》：内宰，大夫、士十有四人，九嬪世婦妾御屬焉。彼天子后妃，猶以大夫士治之，矧羞服匪頒好用之式而有不在有司者乎？外自省寺重之，以殿中六局所以奉乘輿者，備矣。顧奪而歸諸奄何哉？有司奉法而奄人阿意，奉法則用節，阿意則欲逞。此利害甚明白，然而弗思者，夫其殘民乎？

## 厚農

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爲；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爲。夫惰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王節之則不甚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閒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税，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田畯饎焉，秋斂則蠟祭息焉，誰謂其勞哉？王道消，政出苛簡，賦乎曰農，役乎曰農。田有穀而桑有繭，非敢愛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責之，是行商蓄家，籍農之産，廩農之食矣。彼惰游未始及於政，且開冗食之路以進之。逸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貳者，蠹而已矣。

嗚呼！使天下皆蠹則可，不幸而有心，

則群入於惰，欲望九年之蓄難矣。

## 復教

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爲化民也，爲選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罪，罪則災其親、墜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壞也。故明主推恩群臣，必先教學。與其寵於今，孰若無辱於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幸大矣。智者慮之，則爲禍亦大。彼不善之資而假之位，鮮不及也。

嗚呼！官者上之所輕，雖曠何損？家者下之所重，可不自爲謀哉？齠齔腰印組，鼓篋齒庠序，勞逸誠不同，而禍福存焉耳。

## 孝原

禮職於儒，儒微而禮不宗，❶故釋老奪之。孝子念親必歸于寺觀，而宗廟不跡矣。夫祭祀，豈徒自盡其心以交神明而已？蓋有君臣、父子、夫婦、親疏、長幼、貴賤、上下、爵賞、政事之義，是謂教之本也。彼寺觀何義哉？

嗚呼！釋老不存，則寺觀不屋，非宗廟何適？儒之彊則禮可復，雖釋老其若我何？

## 天論

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人之

❶「宗」，光緒本作「崇」。

情，非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思。懼之情同，而所思不同。明主思之以爲在德，德脩而災異消，然後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益也。闇主思之以爲在數，故任數而不脩德，德不脩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勑之，彼必曰：前既無害，此奚爲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愈甚。耳習於聞，目習於見，心習於思。習之久則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而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衆庶，上累廟社，甚可痛也。

嗚呼！人不可玩，況天乎？天而可玩，君命何足道哉？此孤臣正士所以泣血於地下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 記

### 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秖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爲，迺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

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

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❶

❶ 「禪」，萬曆本作「撣」，正德本、光緒本、《宋文鑑》作「撣」。

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 建昌知軍廳記

人得擇官久矣，天下唯股肱郡簡于帝念，其餘在所欲。夫食飽居安，人情所不免。故分田之廣狹，公膳之有亡，官舍之媺惡，凡仕者鮮不以爲言。

建昌軍距行在三千里，浮汴淮江湖，不幾月不至。吏已禄縣，官無古圭田之比，厨無子錢以勞賓客。屋數十个，蓋僞李氏時作，其壽將百年。度制卑陋，尤不稱事。是以當世高足之人，聞之憮然，莫肯爲來。有不幸而至者，什不一二。過此則物故，不容于它取自竄焉。政以是尨，民以是創。秋陽炙天，井底或淩。噫！匪夷匪蠻，匪海山瘴蠱之地，獨無富侈之資以奉俊良，使永永來，爲人父母，誠可歎已。

今虞部張公，其不幸而至者乎！公本於質直而文無害。嘗治四郡，左官是邦，惟思昔人必葺之義，迺更浮橋，遷集賓亭，作迴車院，而本廳及焉。廳之築土方五丈，架梁三十有五尺。取材於山，因役於軍。蚩蚩斯人，不費不勞。自春徂夏，厥功以濟。民不有勞，惟公之勞；公不有利，惟民之利。有問焉者，必告之曰：官舍美矣，則其去就之心宜稍異于昔。所謂民之父母或數來，其爲利豈少哉？草茅生請書以見意。慶曆七年六月丁巳記。

## 建昌軍儀門記

觀古君臣之間，近則禮爲之厭，遠則尊得以伸。故畿外諸侯，門阿之制，與天子準。宮隅城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而道屏，於中爲宗廟，朝廷大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貴於一國。民知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言亦此類也。

自罷侯置守，于今幾世，弱權削威，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輿服靡所張顯，唯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趨走之士，紳笏磬折于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異于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也哉？

太常博士吳公使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事有經，萬民有業。吾守臣布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職脩矣。披牒治訟，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爲勞心。迺行府署，唯廳事葺，其餘屋古老卑小，或如翼覆地，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聽於輿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寢，不日而備。

君子謂吳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隘。官爲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地。此一役也，以儀門爲始，夫豈徒哉？盍書之以示後。覯應曰：「唯。」慶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記。

## 建昌軍集賓亭記

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于軍門之南。越孟秋，工告成事。郡人李覯請爲

記曰：惟茲軍築於閏唐，額於吾宋，同之列郡數十年矣。然規摹儉固，未始斥大。雖視事有廳，罷休有堂，而僚屬之所會，賓客之所交，以宴以游，舉無其地。公臨郡數月，政既已成，事既已省，因謀別館，以爲賓榮。詢諸耉老，則僉以郡署之前昔嘗有亭號三善者，毀徹雖久，基兆可指。公乃相其地而築之，且取籍没之材，以足其用。不賦一錢，不役一丁，而厥功以成。

飛飛其檐，角角其楹。達以重關，周以階欞。姑山右顧，積翠在掌。盱水前來，鑑裹萬象。乃位賓主，乃列尊俎。有緌有紳，以笑以語。心澄欲仙，意遠還古。噫！誠太平君子好事之一端也。

然民隱之不恤，主恩之不宣，而汲汲於廚傳，則何以爲政？室漏之不補，庭草之不剪，而區區於簿領，則何以爲禮？合是二者，蓋鮮能焉。

今公之所治，多務大體，明而不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所居，罔不必葺，作而不費，飾而不奢，得禮之至。茲亭之興，率是道也。慄慄其威，如風之淒。民之服之，千里弗違。煦煦其仁，在物爲春。民之戴之，千載如新。召伯聽訟，勿伐其棠，矧茲攸宇，其誰敢忘？君命不駕，匪夙則夜。敢圖茲石，以告來者。

## 南城縣署記

慶曆二年，會稽錢得臣仲基以大理丞爲南城宰，西安周夢臣旻、臨川滕平叔夷甫佐之。於是改作主簿尉署及縣廳之兩翼，既訖功，得臣受命刺白州，夢臣監雩都銀冶，而平叔考且滿，使覯記其事。

覲曰：古者諸侯、卿、大夫、士，其宮室以命數爲之等，示民有尊也。今之郡縣，有社有民，雖九品僚屬，皆命於天子，其勢固不得居陋室如閭閻氓。然世以土木爲難事者，財民之財，力民之力也。是以廉吏善人或憚而不爲，乃至隘不可容，壞不可支。卷席避雨，露坐迎涼者有之矣。

吾邑三君子，以居之所不安，爲人之所難爲，捃官之餘用，假吏之餘力，木材如涌而民不出一簪，築作再朞而民未嘗舉趾，非奢非儉，可次可舍，事成而去，豈曰自爲！蓋將壯官府利來者，是可記也。

若夫舞智恃巧，陵民匱財，己欲佚而忘人之勞，己欲樂而遺人以憂，則有識者當伐鼓於其門，豈吾之所得記哉？謹用斯言，諗於好事。時則五年春正月也。

## 邵武軍學置莊田記

慶曆七年春三月幾望，武陽假守宋公以治學宮成，識之已詳。後三甲子有奇，教授龔君與其學子授使者以幣，走三百里謁於余曰：敝邑得天，故吾公來。❶昔昏以旦，昔寒以燠。視人如其身，視學如有神。言必於是，行必於是。雖牒訴盈庭，簡墨在前，而與士大夫講解對問，猶燕居時。故自庠門開不幾月，慕焉而來者不絕。將恐褊小弗能容，又翼中門築兩齋矣。鄉之善良喜公之爲子弟之有屬也，不愛其貲，願易土田以備糧用。凡出泉若干萬，得田若干頃，歲食若干人，既有成矣而公之記所未書。吾惟子之望。

❶「吾」，光緒本作「宋」。

覼聞命竊商之曰：儒者詬釋氏，爲其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善自大其法，内雖不韙而外彊焉。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乎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儒者則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則謂政事與文學異。孳孳唯府史之師，顧其舊如蟬蜕。及其困于淫辟，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吾游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庠序者不一邦，踵其地而問之：「棟宇脩歟？」或曰：「爲去官之舍館矣。」「委積完歟？」曰：「充郡府之庖廚矣。」「刺史在歟？」曰：「某院參禪，某寺聽講矣。」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冕弁匍匐於戎人前邪？蚩蚩之氓，尚克有夫婦、父子，不盡拔髮爲寺奴則幸矣，何暇彼之詬哉？

今宋公之仕，唯其本之培，下應其誠，優爲之備，教化之效也。如此，吾所謂學，非若釋夸莊嚴；吾所謂田，非與釋埒供養。誠以今茲學者，或自遠來，居處不寧則愁，飲食外取則勞。去愁與勞，人雖下中，得以自盡於術，况其卓者哉？厲文之津，茁道之芽，入可以正其家，出可以表天下。爲民教子，爲國養材，莫之尚已。

覼君以道藝立其中，又欲揚公之美于無窮，皆應於義，敢不書？公之學問無不該，而其是非一之聖人，故文辭可法。施於吏道，民大悦。蓋將揮之廟朝，一郡一學乃其桷。❶聞命後三日冬十月辛酉書云。

❶「桷」，原作「⿰牜角」，據光緒本改。

# 虔州柏林温氏書樓記

南川自豫章右上，❶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賦貢與其治訟，世以爲劇，則其民吒衆夥可識已。雖然，吉多君子，執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跡，虔無有也。疑其偩南越，襲瘴蠱餘氣，去京師愈遠，風化之及者愈疏，乘其豐富以放於逸欲宜矣。

故人許某，家石城，虔屬邑也。此年夏，踵予門，道其鄉進士温某之爲人曰：温君少時求禄而莫之得，慨然自謂：「不得諸外，盍求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孫。」乃圖山泉美好處，奠居柏林。因作講學堂房數十，其楹攻位之日，獲五銖錢五萬于地。士友珍之，或以「青錢」名其館。凡書在國子監者，皆市取，且爲樓以藏之。性寬静，用地利自足，不與俗人争訟買直。孳孳以教子弟、禮賓客爲己任。琴歌酒賦，夜以繼日。許君，不妄人也。今其所稱與嚮之疑者不類，是虔之福歟？

自古聖人之德業，舉在于書。聖人者，非其智造而巧爲之也。天之常道，地之常理，萬物之常情也。天地萬物之常而聖人順之，發乎言，見乎行事。君得之以爲君，臣得之以爲臣；父得之以爲父，子得之以爲子；兄得之以爲兄，弟得之以爲弟；夫得之以爲夫，婦得之以爲婦；長得之以爲長，幼得之以爲幼。反是，則争奪相殺未有能已者也。今温君聚書勤勤，是有意于聖人。有意于聖人則豈一家而已？鄰里鄉黨庶乎偃伏之矣。然則虔人之成大名、至大官蓋未易知，尚何

---

❶「川」，光緒本作「州」。

吉之媿哉？

柳子厚於楚越間山水，如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澗猶有記，以啓好游者。今有人爲藏書之樓，非特山水之勝，記之以啓好書者，不亦可乎？予欲一至欄邊，四顧天外，江山進前，文史相對。清風兮我扇，白雲兮我蓋。召屈原於湘魚之口，呼李白於海鯨之背。漱寶玉之餘潤，拭明珠使去纇。酒酣興盡，交揖而退，其樂可言邪？而未之得也。皇祐五年秋七月庚子記。

## 麻姑山重脩三清殿記

覯幼時讀顔魯公《麻姑仙壇記》，覩其稱道壤地之殊絶，人物之瓌怪，目想其處，謂如鈞天帝庭，非下土所髣髴也。及長，游山縱觀所有，則歌吟雲烟，饜飫水石而已。其餘古屋數百楹，或腐或濕，無足可居，惟仙若神，何以顧享？

噫！物有愈衰而後復，理之常也。則所謂三清殿者，今爲復之先乎！按是殿之作，背山嚮陽，得地之正。由五代迄兹，載祀遠矣。雖其營繕頗甚盛壯，而木窮於蠹，瓦困於雨，日壞月墮，幾將壓焉。

潁川陳公某，鄉之耆德，勇於爲善。一見其事，惻然于中，乃發家財以葺之。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備。或改以新，或完其舊。昔撓以隆，昔卑以崇。赭焉而霞烘，堊焉而雲溶。真儀之位，得以如禮。山英水靈，若喜若慰。雖大道之要，本乎澹泊，安在土木之華而後張顯？然名山之景，列在圖籍，非有游覽之盛不足稱述。故言神仙者必曰崑崙之墟、海中洲島。宮闕之侈，視珠玉不啻如土芥，世俗相承以爲美談。

若麻姑山著稱久矣，元和辭人白樂天輩咸有詠歌，粲于屋壁。自爾以來，言者溢口，書者滿牘，天下靈境，兹不後焉。❶苟非崇飾棟宇，嚴事上靈，其何足觀之？則潁川公之意豈徒然哉？覩之視公大父行也，見命爲記，謹書其略。于時歲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 重脩麻姑殿記

三代之英既往，禮教不競，人欲大勝。欲莫甚乎生，惡莫甚乎死，而道家流誦祕書，稱不死法以啖之。故秦漢之際，神仙之學入于王公，而方士甚尊寵。然或云延年，或云輕舉，皆人耳目間事，久而未驗，衆則非之矣。佛之徒後出，而言愈幽遠，其稱天宮之樂，地獄之苦，鬼神之爲，非人可見，雖明者猶或疑焉。是故浮屠之居，貨賄竭天下，宮室僭王者，而黃冠師窮智役辯，終弗能及。自非當世好事慕方外之游者，孰克迴面於真靈之境哉？

麻姑之名聞之於葛稚川傳，申之以顏魯公記，峩峩兹山，得道之所始也。自唐而下，祀禮不絶。築宮度人，以嚴其事。而殿屋之設，歲月積久，雨淫風虐，撐拄弗暇。將無以布几席，陳香燭，爲鸞鶴戾止之地。群目蚩蚩，莫肯營救。

故潁川陳君策，字嘉謀，博識之士，肥遯州里。頃嘗游山，周覽及是，將命工徒一新其制，言未果行而卒。其子今山陽司寇諫、弟詢，不忘孝思，盡禀先志，乃出家貲以幹厥事。斬木而山空，伐石而雲愁。役不逾時，營繕以畢。修廣有度，奢儉有宜。禮神之

❶「後」，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復」。

位，兹亡所媿。

論者謂：真帝在上，庶方無虞，歲不凶災，物不疵癘。故其人得厚本節用，爲富家者往往而是。内和親戚，外禮鄉黨，餘力乃以奉釋老，求善祥。兹亦平時之盛觀也，可無傳歟？巖巖有堅，請勒其志。于時歲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後記

皇祐三年，以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藏諸名山，麻姑仙都與焉。夏六月，道士黄太和爲覯言：今者聖人肆筆而山藪得之，其奚翅金簡玉字，蓋猶嵎夷昧谷，天象所出入，撮土勺水，罔不光華，非復與塵俗等，幸哉！願有志焉以示後。何如？

覯伏思念王者制作，史書樂歌，幽則物魅，遠則夷貉。耳者必聞，口者必誦，安在愚儒識之？況禮不斥尊，其可以犯？已而又念江南卑薄，與上國人不日接，異時故老既没，傳聞將失實。史官記注，祕莫得見，則吾君之行禮，彼山之受賜，曷從而知之？先正盛公亦嘗爲《御書閣記》，所以述太宗之事，殆可繼也。

矧兹嚴父配天，古之大事。漢收秦燼，失其根萌。冉冉至唐，名在實去。五代魚肉，誠所不暇。祖武宗文，志亦未集。佑啓我王，及此希闊。如廢斯起，如斷斯續。合符天鬼，匪自群議。禮明樂備，又申之以翰墨。河圖大訓，永以華國。周公宗祀而文字無傳，宣王蒐岐陽而石鼓非手書，未有華實相副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漢武帝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命也夫。迺者，季秋大饗，而知其説者有不在焉，則謂之

何？尚從仙宇見是寶書，抑天幸也。故就敘其語，俾刻之云。

## 真君殿記

峩峩西屏神之山，下根無地高出天。百靈有位有几筵，樓殿靡迆紘紫烟。真君之名世所傳，來斯爲賢去爲仙。玉京路險不可攀，凡肉欲飛無羽翰。崇堂設像鼎以新，再拜怳若登天門。借問經始其何人？吾邑陳侯字仲温。後十五歲維甲申，李覯泰伯爲之文。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 太平興國禪院什方住持記

佛教初由梵僧至中國，不知其道而務駕其説，❶師徒相承，積數百年。日言天宫地獄，善惡報應，使人作塔廟，禮佛飯僧而已。厥後菩提達摩以化緣在此土。

始傳佛之道以來，其道無怪譎，無刓飾，不離尋常，自有正覺。思而未嘗思，故心不滯於事；動而未嘗動，故形不礙於物。物有萬類，何物而非己？性有萬品，何性而非佛？佛非度我，而我自度。經非明我，而我自明。無緇素才拙，一言開釋，皆得成道。繇兹立大精舍，聚徒説法，以衣鉢相傳授。居無彼我，來者受之；嗣無親疏，能者當之。諸祖既没，其大弟子各以所聞分化海内，❷自源而瀆，一本千支。群居之儀，率從其素。故崇山廣野，通都大城，院稱禪者，往往而是。庸俾邪妄無識洗心從學，王臣好事稽首承教。蓋與夫老氏之無爲，莊周之自然，義雖或近，我其盛哉！❸然末俗多敝，護其法者有非其人。或以往時叢林，私於院之子弟，閉門治産，誦經求利，堂虚不登，食以自飽。則一方之民失所信嚮矣。通人高士，疾之兹久，而未克以澄清。

逮宋有天下，兵革既已息，禮樂刑政，治

❶「務」，光緒本作「欲」。
❷「大」，光緒本作「衆」。
❸「我」，光緒本作「此」。

世之器既已完備，推愛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廣祠度衆，不懈益勤。聖上莅阼，體聞釋部之缺，因詔：凡禪居爲子弟，前旅有者，與終其身，後當擇人以主之。意將補鏬漏，鉏榛蕪，使宗門愈高大。則建昌軍太平興國禪院復什方住持者，奉此制也。

院按舊記，唐天祐丙子制置使陳暉所創，號顯源。永興始有可幽師杖錫來居，推輪法事。逮李氏僭江表，其別子景達以齊王守臨川，乃命德琳師以張大其業。琳師道行峭潔，知解雄俊。圜迴千里，瞻仰弗暇。樹稼數十頃，立屋累百楹。至太宗時，例以年號，更賜今額。衆安法行，刹此邦者，莫與爲等。琳既化去，道喪不傳，而其徒以僥倖居之，垂四紀矣。凡鄉之學釋者，雖知有真乘法印，當迷而疑，何所扣決？

今年夏，主者元皓病，物故。時侍禁馮君德宣、光禄寺丞李君虞卿同權軍政，深惟天聖詔書，求可以長是院爲人師者。粤有桑門上首耆老，識達之士，相與謀曰：「嘗聞建安崇儼師得法於石霜楚圓和尚，巡禮所至，學者圍繞，師避而遽行。❶今在邇，抑可以致之乎？」因列名以舉。郡然其言，乃就迎於撫州景德院。讓不可得而後至。升堂之日，會者萬計。師據牀安坐，有問斯答，如鐘之鳴，如谷之響。重昏宿蒙，冰解雪釋。歡喜讚歎，洶動街陌。論者謂國朝嚴佛事，俾擇知識，❷表于禪林。太平，郡之福地也，而儼師以正真道臨之，燈燈繼照，曷有窮已？然非吾儒文之，不足以謹事始而信後裔。僉來謁予曰：「文，子職也。其可以辭，重違父兄

❶「遽」，原作「處」，據光緒本改。

❷「擇」，原作「釋」，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意？」故爲之一說。時則景祐三年秋九月也。

## 太平院浴室記

釋氏東行，乘風御霆，山聞海驚。言善言惡，知死知生。天人之好，地獄之暴，有作斯報。刑淫癸辛，力過羿奡。維彼慈悲，如童蒙師，如膏肓醫。還愚以智，解囚於縲。伊貴伊富，或士或女，承流蹈舞。涵淹肌髓，繫絡心膂。何土敢皮？何木敢枝？以輦以歸。繩者目亂，斧者手胝。彌國亘野，川邪谷哆，筆不可畫。雲霓出中，日月走下。冬温夏涼，爲陰爲光，食甘寢香。百事有備，一物必良。惟天之啓，惟神之契，人不得議。孰爲禮經？肯顧文吏？

江之南城，風和氣靈，鐘鳴梵聲。爰有禪居，號稱太平。太平之聚，儼師是主，以訓以撫。疑者得明，饑者得哺。堂房以新，器備以陳，霞朝卉春。唯是温室，缺然將榛。大冶陳宰，儒兼佛解，法與心會。斥其餘財，成此勝概。材美石堅，重雕複鐫，圭方璧圓。下不居濕，旁無見賢遍天。

吾願釋子，毋意于水，將意于理。爾身以澡，爾心以洗。洗心謂何？匪塵匪沙，匪刮匪摩。去爾羨欲，任爾平和。無可不可，所遇皆我，萬物一馬。何者爲因？孰謂之果？道不離人，吾身佛身，吾僞亦真。門前舟梁，自失要津。慶曆之歲，是維戊子，月云窮紀。野夫言焉，以振厥始。

##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彌陀閣記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脩身正

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誡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刼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繄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爲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于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娑婆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敘如此。

南城於宋爲建昌軍，景雲爲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入風雨者，❶四面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爲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爲永永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唯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憙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爲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爲寺之榮而有所慕焉。慶曆七年冬十月己未記。

❶「羸」，《宋文鑑》作「羸」。

## 景德寺新院記

院墟於火，力弗能復者數年矣。壽安縣君黃氏以其夫故都官陳員外所服若器斥賣以濟之，其所謂殿堂及諸棟宇之切於用者罔不備具。此誠念死者之不可見，庶有益於冥冥間也。

凡大精舍之焚，相望於天下，浮屠人難去聲。言其災，乃以爲宮室之熾，天神所欲得，故取以去。且佛之説諸天之樂，非人間所可髣髴，是以其徒布因求果，願生彼界。今乃悦人之土木而奪之，則是人間之美物，諸天亦無有，尚何足慕邪？而悠悠者或信之。餘燼未寒，新宮已圖，往往是矣。兹院僧固不辯，不能飾其説以驚俗。殆廢不起，非陳氏之喜事而壽安發之，何以及此？嘉祐三年九月庚午記。

## 迴向院記

皇祐二年夏六月，盱江大水。龍安其東南鄉，蓋災之所自始。視其山破壞如擊甕，盎泄所畜，百源一道。且怒且鬭，斬大樹，溺大屋。當之者，父母妻子迴面相失，不得其屍以斂。於是有去平而就高，以避其復來者，迴向院其一也。院之墟曰兵湖，民寰而居，甚卑以喧。當水之來，則數十百家悉聚殿閣，坐甍騎桷，將顛者數，僧徒嗷嗷，乞命魚鼈。

既免，院主海元即其儕爲久安計，有德文者，願易之高燥地，謂其別墅曰「昇平」，相距五六里，盍經營之。文守律戒，知游藝，士君子多與之語。故列于官府而從，諗於里人

而悦。貧者輸其力，而地以除；富者效其貲，而屋以徹。斂故材就新基，曾未踰年，厥功備具。足之泥塗，今爲崇高。耳之喧囂，今爲寂寥。後山如懷，前谿如蟠。晨鐘夜梵，夢寐天半。松霜竹月，繡畫秋色。自危而安，去苦得樂。昔人未知，勝事在我。噫！民之欲善，蓋天性然，顧無以道之爾。

夫水潦之後，田里傷創，斗粟百錢，上農蓄家且無餘食。而文師以其情言，非能取佛説以自照耀，使人惑之，而衆莫不竭盡以受事。若夫豐富之世，而豪僧辯口先焉，雖圖天宫，何足怪也？爲人上者，常病於教化，謂不可爲，亦過矣！昔吾遊其地，今聞有成，喜之，是以記。時則三年秋某月也。

## 承天院記

慶曆中，歸自京師，有僧來訪，曰自堯，是爲承天上首。乃言其院吾先君子嘗至焉。今玆又新作，往往有留題者，因責吾爲詩。厥後多故，不果應。近者復來，且介秦氏甥以院記爲言。覼伏念先人舊遊，不勝燕雀啁噍之情。其僧又喜事，吾甥又貧，而爲之請，義不可拒。

問其所由來，則舊崇德院，爲尼媪宅間籍没。當太平興國中，有德琳師，迹其事爲，蓋古所謂豪僧者，自閩來盱，住太平院，徹草廬成大禪居。是時禁令疏，釋氏方騁，與民交利。琳致資甚高，得請公上，以崇德故名，遷于雲山。淳化三年，斬山木營繕，使其徒元立主之。大中祥符元年，先帝封禪，例賜

今額。立死堯繼之，於時景祐三年。瞻相闔門，鞠爲老屋。木之腐者將折，石之裂者將墮。不有改作，誰嗣前人？願與有力者圖之。誠意一發，和者日至。曰殿、曰堂、曰僧堂、曰水陸堂、曰羅漢閣、曰廚、曰庫、曰廊、曰門，始終數年，繪素畢備。於事勤矣，而耻無聞，故徼吾言以永之。

噫！浮屠人坐新宮享備器者皆是，然而知筆墨翰林之爲貴者幾何人邪？❶或蹙於威力而後貨俗子，取陳言以辱金石者豈少邪？堯師能不憚煩以來乞詩，不獲，又屬以記，傍吾親戚，間求人爲言，唯謝絶之憂，其指何邪？安知百千萬年後，吾文將不行邪？彼蚩蚩者將有聞，而堯師泯滅耶？皇祐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記。

## 承天院羅漢閣記

吾爲《承天院記》已二年，丘文遂來言，院之羅漢閣，身所爲也，願復得一辭刻之。始吾童子時，與令佐著作陳微之讀書湖上，丘君乃其鄰，以久游貫人事，日與笑語無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問之年，❷實七十矣。少爲賈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貨財。治土田築室，教子孫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游。又能精信於釋，損其贏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

噫！漢代初傳佛道，西域人得立寺都

❶「筆」，原作「子」，據光緒本改。
❷「問」，原作「使」，據光緒本改。

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亦循漢制。石季龍僭位，以其出自邊戎，應從本俗，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當是時，謂之何哉？外國之神而已。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蓋慧遠居廬山，名雖爲釋，實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義，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爲弟子，其人得不尊乎？

諸部佛經，華藻爛爛，豈西域之文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樂乞言於文士者，亦將借助矣乎？文士不必有古人之才，足以埤釋；就令有之，而民耳目日異矣，庸可行哉？丘君以舊故，勉而爲之言。時則皇祐五年秋七月也。

## 新城院記

出盱江門，陸行數十里，無善邸舍足容食息，求之僧家，唯章山其庳則新城院焉。前此予歸自信，時秋大熱，夜發金谿，日昃不到。從者請息肩，得兹院以宿。下馬據牀，汲井泉飲且盥。清風在竹，不待呼召。紅塵在路，不敢隨入。坐未安定，意已順適。仰而視其梁，則毛姓續名者作焉。有頃而續至，其禮甚卑，立于堂下，若吏民見官長之爲。予既辭，因揖而進之，與之語，蓋古力田敦樸之流。及院之本末，則對曰：殿興於開寶中，則續之王父母嘗有勞焉。堂、鐘樓、廊門成於景祐、康定間，則續與婦徐實同力焉。

予嘆曰：民財有餘，不以備鬬訟買直于圄犴，而能奉佛法徼福于窈冥，斯世俗以爲

難矣。況於卑己尊賢，此道甚大，誰宜知之？凡人衣食足者，或聞馬蹄聲在百步外，閉門唯恐不及。今吾亦布衣，姑弛擔於此，且無一介與爾相聞，爾何取於我而拳拳若是乎？吾無乃克謹名節，未始得罪於鄉黨乎？抑爾之聞見有異於衆人乎？既嘆而去。五六年矣，而不忘于心。

近者予有喪，續又使其子來賻，辭益遜，意益勤。顧無以答，遂録嚮所言者贈之，使刻石爲新城院記云。時則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也。元祐辛未，轉運副使張商英天覺過新城院，題詩云：「昔讀盱川集，嘗聞泰伯賢。新城文刻在，往事野僧傳。氣格終驚俗，光芒合貫天。田翁不知價，只得十千錢。」宣和庚子朱褒世德自國門待次還鄉，道過新城院，讀泰伯先生記，張丞相詩，欣歎久之。恐丞相未知泰伯之志也，作絶句題于後云：「泰伯文章自昔傳，虹霓白日貫青天，先生欲作酕醄醉，𣃟酒何妨受十千！」

## 撫州菜園院記

浮屠師曰可栖，居建昌之交陽山，善持其佛之法而言行不妄，且長於醫，故士大夫禮之。

慶曆三年秋八月，來抵予曰：栖，臨川人，母固無恙，而異父弟亦學佛，今住菜園院曰智賓者是也。茲院之廢，數十年矣。寶元中，其鄉人請於邑大夫，願得智賓居之。賓之來，則四顧梗莽，無一瓦尺木之業。栖告之曰：吾常患吾佛之徒將遊吾州而未能進，必休于近郊之逆旅，乞錢炊食雜于博徒倡女間，甚汙吾法。今茲院與城相望，果能興之，以舍吾徒，豈不滿志？矧吾弟主之，而吾母居其旁，足以躬晨夕之養。外張吾教，內便吾家，是不資他人，吾力可爲。由此盡散橐中，凡醫之所得者給之。說法者曰堂，事佛

者曰殿，館僧有位，具饌有所，大抵牆屋器用，皆栖之爲也。工將畢矣，幸爲栖志之。

予曰：浮屠人盡心於塔廟，固其職耳。能不以禍福誘脅，殫吾民之力者，蓋未之見。今栖以醫售，其得財乃自奉其法而不掠於人，且厚其弟，以安乎母，不離吾孝友之道，言乎其黨，抑可尚已。故書以授之，使揭諸石云。

## 脩梓山寺殿記

天下名山水域，爲佛墜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含清吐寒，粗遠塵俗處，靡不爲桑門所蹈藉。蓋佛之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辯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民不愛其財，以割以裂，奉事之弗暇。

建昌軍，江表之上游也。地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峰者如引，岡者如頓。渟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據形勝起塔廟者，往往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僻，游從之士罕至。目不睹紛華，耳不聞勢利。惟松君竹侯，鼓舞風韻。猿悲鳥哀，將送歲月。宅於是者，苟有以存諸心，其安穩何如哉？然殿宇之作，其來積久，築者以圮，蓋者以坼，莊嚴不充，瞻禮無地。軍教練使吳臻，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祐中始謀營建。凡立屋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祖考也。

噫！佛以大智慧獨見情性之本，將敺群迷納之正覺，其道深至，固非悠悠者可了。若夫有爲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而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屬爲記，其何以辭？時則歲在辛巳，康定二年秋九月也。

## 邵氏神祠記

李覯曰：天子之祀曰泰厲，諸侯曰公厲，大夫曰族厲。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絶無後，其鬼無歸，故與人爲厲耳。江南地熱濕，四時多癘疾。其病者，謝去醫藥，閉門不與親戚通，而歸死於神。神之號名，則曰某王某王，無乃所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絶無後者耶？當其氣盛而病革，禳祈不可解，則皆謂神曰「五通」者能有力於其間。故牲毛酒滓狼戾於「五通」之室矣。

建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祠之人日累什百。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乃使人請命于「五通」。神不能言，決之以竹杯校。時老母病不識人，妻子暨予相繼困甚，唯「五通」諗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時，雖寶龜泰筮弗是過已。

噫！「五通」之爲神，不名於舊文，不次於典祀，正人君子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予，其可以廢？巖巖者石，可伐可磨，惟德之報，焉知其他。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 序

### 皇祐續稿序

覯慶曆癸未秋，録所著文曰《退居類稿》十二卷。後三年復出百餘首，不知阿誰盜去，刻印既甚差謬，且題《外集》，尤不韙。心常惡之，而未能正。于今又六年，所得復百餘首，暇日取之合二百三十八首，以續所謂《類稿》者。

噫！行年四十四，疾疹日發作，其於文字間尚克有進也歟！《續稿》凡八卷，時又有《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孤行焉。皇祐四年八月庚子序。

### 延平集序

世俗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噫！孔子誠不用矣。奚其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爲典、謨、訓、誥哉？成王、周公時，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爲雅、頌哉？心之志，志之言，言之文。若凍餒然，孰謂得志而不衣食哉？用之大，其言者愈大。《虞書》之歷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貢九州，周人之職三百六十官，不已大乎？今之君子固多靳儒，至於布衣閭巷尚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顔、閔氏時，夫子在，蓋無可復言，非爲有德

行不著書也。游、夏之徒，不在德行科，亦不措一辭。子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此説以自慰耳。

建安宋貫之，仕逾二十年，用雖不大，志亦未得。然有君親之奉，有政事之勤。在他人投筆久矣，而貫之拳拳，不翅褐博。其學要諸仲尼，餘鮮取焉。多聞而敏，所嚮靡不克，故集而行之者四五。去年秋，以南劍監郡假守昭武，既期又成十卷，目以示覯，曰《延平集》。覯嘆今人之異乎古，美貫之之異乎今。孰告吾君而大用之？其言又有大於此者，因序以冠其首，時則慶曆七年冬十有二月也。

## 送余嶹若南豐掌學序

工必以般者，爲其材巨木作寢廟也，彼環堵則何工不可？御必以良者，爲其策天驥逐光景也，彼一駕則何御不可？師必以孔子之徒者，爲其毆善性入訓典也，彼曲藝則何師不可？

今天下號多士，而南豐大邑也，讀儒書者蓋百數。薦於鄉，第於廷，往往有之。大理丞周君出宰之一年，乃立學於先聖之廟，命吾友余堯輔掌其教。夫周丞之明，豈曰邑之人未嘗學且師邪？若是則服大袂之衣，與令長抗賓主禮者何自出也？是其有學有師久矣。然猶汲汲於斯者，其將以先王之道浴而薰之耳。其將使其聞仁義忠信之説，知夫古之所謂儒者如彼其大也。然後進可以治乎國，退可以齊乎家，出乎己而加乎人，罔不曰宜者。是周丞上爲天子育人材，下爲一邑減争鬬之獄也。不然，何地不可居？何人不可法？何必縣學之興而堯輔教之耶？

堯輔好古博學，慷慨有行義，斯足以應周丞之指，惟學者何如耳。至之日以吾言告之，謂之是耶，請在下風以賀；謂之非耶，敢因是而弔焉。故爲序。

## 送嚴介序

景祐中，建陽嚴君以經術有名，客授于兹邑。予時多故，未始與游，而見之者數矣。一別不相聞。今兹復來，乃知其久於江淮間，自楚徂宿，所至爲人師。以親老故，歸養焉。善哉！

昔申生不行而死，君子不以爲孝。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軻禮貌之。必不得已，以情恕可也。嚴君在外二十餘年，蓋亦不得已者矣。舜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見瞽瞍，瞽亦信順之。唯聖人能以至誠感動其親。嚴君嚮時既不能感動，然而人情老且病則憶念子孫，雖有忿怒，宜自消釋。嚴君之歸養，此其時也。若是，則經術之名固不謬，其爲人師益無愧矣。至和元年秋八月丁未，盱江李覯序。

## 敘陳公燮字

陳公燮，初字思道，以避耆舊諱，請改焉。予命之曰中道。

夫道者，通也，無不通也。孰能通之，中之謂也。居東焉，則遠於西；南焉，則遠於北。立乎中，則四方均焉。故《易》曰：「黄中通理。」凡卦以得中爲貴，兹聖人之意也。有問身之安者，必對以導養也。有問食之美者，必對以牲牢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病偃於牀而不肯納藥石，曰人教我以導養

矣，可乎？餓踣於地而不肯受糗糒，曰人教我以牲牢矣，可乎？緩急之勢異也。

古之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後之執王道者，是以輕藥石賤糗糒，病餓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嘗井田矣，房琯亦嘗車戰矣，豈不取笑？孔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而曰「無道桓文之事」者，過也。荀卿之非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太史公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亦有以也。

吾觀夫子之行如天焉，其變化非凡可測。於鄉黨恂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對問陣以俎豆，至爲司寇，會夾谷，時則不同也。謂「賜也，億則屢中」，「由也，不得其死」。至存父母之國，則使子貢；惡言不入於耳，則取子路。使二子生乎今之世，則暴人也、詐人也，掌教化者將不齒焉，其何高第之有哉？夫子多能鄙事，以博弈爲賢乎已。辭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有用，幸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韻矣，《繫辭》首章對矣，使今世爲之，將以聲律坐矣。

禮有本末，用有先後，本末副焉，固醇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略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天下之人，汰哉！見人一動作、一笑語，衣冠裳履之間，則斷夫賢不肖，張目大言，以不恤彊禦爲烈，此今人之敝也。道之不行，蓋儒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鈎黨，使典章淪陷，人士闔厄，到今恨之。豈惟在上者之過？有由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無霸，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

公夔自閩來學，志厲而材美，庶乎其有成。閩之後生多好學者，或傳其文，有可愛悦而未獲與之語。因公夔請字而教焉，且使

之歸以告。

## 敘張延之字

張君延之，解官鉛山，遇我于葛陂。神清氣和，其言語可聽，雖一面，知其非俗子。以立字未善，責于我，我應之曰：所謂延者，於兒豈不欲延其年以及耄期邪？ 於家豈不欲延其寵禄世世無有窮邪？ 如是無他，力於仁而已矣。 孔子有仁壽、積善餘慶之説。夫仁，天下之美道，殺身尚爲之，矧夫嚮勸甚明，歷觀前志，多有效驗，可不務哉？ 故字之曰伯仁。 酒困不能執筆，姑告其略。

## 敘陳司理字

豫章陳君，名世南。 南方之卦離，離者，明也。字之曰公明。明之義廣矣哉！ 其在天也，爲日、爲月、爲星、爲晝、爲暘。在水爲止，在火爲燎，在金爲鑑。其在人也，爲視、爲思、爲智、爲文、爲見善、爲知過、爲應變、爲待時。事親明則孝，事君明則忠。治事明則姦無所容，聽言明則讒無所入。臨財明則貧不失廉，臨難明則死不失義。凡天下之事，未有不須明以濟者也。然而聖人約之以道，曰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貴乎明於内而晦於外也。

陳君，公相子孫。克守家法，儒雅幹正，久次無悶，斯有得於明者矣，故敘以告。至和二年冬十二月戊子，旴江李覯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 表

### 謝授官表

臣覯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奉院遞到勑牒一道，官告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大學助教者。畎畝之中，耕鑿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遽捧於王言。身未識於九重，名已參於一命。閨門交慶，鄉里知榮。臣覯中謝。

伏念臣生長荒陬，世家寒士，徒際恢儒之運，謬懷榮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三千奏牘，終慚曼倩之才。嘗策足於上都，願刳肝於詔舉。過蒙嘉惠，首命試言。緊遼豕之自矜，柰齊竽之有辨。馮衍之孺人稚子皆笑歸田，周顒之芰製荷衣遂成習隱。自兹潛伏，何可覬覦？

豈期天幸之來，偶被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聞，快炙美芹，敢望獻尊之賞；油雲霈雨，俄瞻旱槁之苗。雖釋褐之有光，然事親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脱民編。斯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道貫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多士已寧，猶恐一夫不獲。故兹狂簡，亦預采收，敢不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爲子之誠；犬馬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 啓

## 謝范資政啓

右覯昨奉制命，授前件官。草茅之愚，久不謀於仕進。雨露之澤，俄下及於賤微。俯伏承命，銘感在心。

竊念覯門地孤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徧四方。昔者充賦，報聞而罷。數年退居，閉關却掃。老母日見皓首，稚子未能應門。苟非躬親，難得衣食。況思《戴記》啜菽盡歡之訓，且畏《魯經》遠遊有方之誡。出疆載質，自知不諧；脩身俟死，亦何敢怨？

伏遇某官以周、召左右之賢，當申甫蕃宣之任，棄席疲馬，不忘舊物。菅蒯顦顇，必欲兼用。特形慰薦，備聞朝廷，❶致此妄庸，亦蒙齒録。

夫冗散一官，品秩至下，在他人視之則輕，然衰族得之已幸。稍殊編户，便可安居，敢不秪承惠貺，益進學藝。大鈞播物，非久具瞻，蟠木爲器，更當有望。仰企牆仞，下情無任感知荷恩激切之至。

##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啓

右覯啓：伏以王者之法，人必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功易事，瘖聾跛躃亦以其器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孔子以爲誡。鶉斯賊夫糧食，揚雄之所惡。

❶「聞」，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問」。

覩也蚤以薄祐不能及時，上乏騏驥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雖然用農夫之穀，分工女之帛，既得以不死，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唯在筆硯，矧可不勉竭其狂愚。

伏惟明公嘗以文知，今也敢以文請。十數年來，篋帙所存，瑣瑣著述，不復有獻，謹録《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塵于下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疏爲學，以奇其詞句爲文。而覩此書於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于天下國家者，少停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筌蹄而已。

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於豐屋之下，幽室之中，照臨所不到處，❶雖銖油寸蠟，豈無頃刻之功邪？❷聖人在阼，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逃責！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❶「照臨」，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臨照」。
❷「功」，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助」。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 書

### 上富舍人書

舍人執事：士之不見禮於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爲務，故思與天下之明共視，與天下之聰共聽，與天下之智共謀，孳孳焉，唯恐失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是，安得不急於見賢哉？後之君子以一身爲務，故思以一身之貴窮天下之爵，以一身之富盡天下之禄，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恐人之先己也。如是，誰暇於求賢哉？嗟乎！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循公而滅私，是五尺豎子咸知之也。然而鮮能者，道不勝乎欲也。

今夫卜相下藝，先民之所不齒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蓋，名卿大人引領而願見，若饑之食焉，以其能言己之禍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國家之禍福，而未嘗有人欲見焉，門未入而閽人拒之者有矣，謁既上而辭以事者有矣。或貌若恭而情不在焉，或言雖交而意不通焉。遇之以常人，問之以常事，一面而去，有如道路。吁！可怪也。

彼卜相之言，禍福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士之言，禍福在乎人而足以有爲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爲福，危可復安，亂可復治，兹有益之大也。貴無益而賤有益，爲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

之忠且賢邪？有志之士，果宜瑣瑣於其間邪？

覯遠方之人，弛擔都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狀而魚鳥之心，懼取辱於形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踵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爲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廉自陳之秦，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高出於世，且言誤聽嘗得區區之姓名，有與進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負雄材、得美仕，是於其心靡有所不足矣，而以草茅之微，寘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爲務而急於見賢者乎？覯雖非賢，焉敢自匿？故茲浣濯衣冠，請問左右。

竊念覯資朴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唯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嘗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拯王道之綱，❶製爲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内，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餓之鋒刼而去之，有懷未果，中夜長歎。今茲箱篋草具，略有存者，旅窮無資，弗及繕録。執事若於暇日賜之從容，當挈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觀者矣。

吁！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廬？何水之廣而不可漁？著書傳道，求聞於後世，不猶愈於碌碌食衆人之食乎？不宣。覯慚汗再拜。

❶「拯」，光緒本作「振」。

## 上劉舍人書

舍人執事：伏以今之學者，露其才業，日干於兩制之門者，誠以輕重斯文，進退多士，遇其知則朽株爲春華，咈其意則夷路爲太行。故書不憚手之胝，言不恤脣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風，唯恐不得請也。

覯誠愚闇，竊謂不然。且吾君以兩制爲賢，使主天下之士，士之得失，天下之本繫焉。得一士爲天下利，繄兩制之功；失一士爲天下害，繄兩制之罪。不得罪于君，將得罪于民；不見非于今，將見非于後。賢人君子，有位有名，其肯舍功而趨罪，以自貽媿耻哉？如是，果才邪，雖未嘗識面，其必不棄矣。果不才邪，雖日拜乎前，其必不取矣。則有志之士，何足屑屑於其門哉？故自弛擔京師，于今累月，足迹罕及名卿之堂者，爲是故也。然今日所以請見於明公者，蓋亦有說。

伏念覯生江南，去明公之居不數百里，自成童已知讀明公之文辭矣。繼聞決高第，效美官，立朝廷，正色直言，磊磊有烈丈夫之氣。小人不佞，抑好義者也。聞古人之風，恨不得見，況今人之得見，而可不請見乎？惄如於心，爲日久矣。昨值明公銜命北方，往來數月，及節旄之至，則抱病邸舍，倦於趨走。幸今有間，輒塵點賓次。生平所著，貧無紙筆，弗及自陳，明公試引之座隅，徐觀其用心可也。伏慮左右不察，以覯爲趨利而來者，敢奉書以爲先。不宣。覯恐懼再拜。

## 上吴舍人書

舍人執事：覯家江南，結髮學問，讀古人之書，竊慕其所爲而不可得見。將求今人之似古者而宗之，蚤瞻莫望，唯恐弗獲。

天聖中，聞執事以進士舉爲太常第一，詞章卓異，風動遠邇。腐儒老生，骨醉心死，時則見執事之才。其後數年，天子脩先帝故事，親策賢良，而執事褎然爲舉首，推考經術以戴翼世務，疑亡闕補，言到聖處，時則見執事之識。居山寥寥，去上國三千里，望風長懷，無路請謁，有如衰根病芽，棄置幽谷，雖知有陽春之和、皎日之光，不得與尋常草木並受其賜。歉然於中，積有年矣。

今兹竊幸詔舉茂才，州郡不明，以妄庸人充賦。弛擔以來，博聞高誼，心馳門闑，若渴於飲。故擇今日，塵點賓次。重念覯性質無似，不能與時世争利，捐造化之術而甘於寂寞之道，行思坐誦垂二十年。其志幸一試用，就尺寸之效，以章其身。千載之後，不與碌碌者同泯没，爲凡鬼於地下。聖人當天，俊乂雲合，有志如此，豈敢自必。

執事當世儒首，言重蓍蔡。可稱邪，爲天下稱之。可進耶，爲天下進之。不敢求哀以犯公義。所業《策論》五十首，謹獻諸左右。潤色之暇，稍賜觀覽，千萬幸甚！不宣。覯再拜。

## 上王内翰書

内翰學士明公：覯江湖凡人，生得至愚之性。天以六經群言煨燼之餘以成其愚，而不與白雲清泉衣食之奉以養之。家貧事親，

漁釣樵斧不足以具甘旨。朅來人間，學習世務，續鳬之脛，久而無成。

今茲聞國家求賢良文學之士，蒙不知今，竊況於古。謂版築飯牛之微，或不爲時君所棄，因出草廬，❶從州郡之舉。乞錢爲食，陸走三千里，西嚮轂下。京塵冥冥，勢利相軋。既貧且病，財不能以備簡墨，力不能以事趨走。弊衣徒行，僮僕楚語，誠難以候閽人之顔色，以附名卿之焰也。非夫烈丈夫抱義慷慨不好苟禮者，安能爲覯之地哉？

伏惟明公盛德大名震曜四海，仕者學者以爲依歸。矧曩昔之幸，嘗一拜於門下，今日之來，不敢伏匿，自絶高義，輒請見於賓客之後，明公亦留意乎！所業《策論》五十道，姑飾其稿以籍手。應用之文，未免蕪累，觀其大略可也。生平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平土書》并圖三道，皆繩先儒之誤，以章聖人大法，施諸儒林，粗可稱述。舊本漫滅，未敢自陳。暇日一垂問焉，當指畫於座隅也。質野之人，言無遜避，惟輕其罪而已。不宣。覯再拜。

## 與章祕校書

祕校章君足下：昨暮枉駕，告以東南行，徒步不能送别，豈任依依。覯初未相識，每與丘思語，頗得足下之爲人。及問歐陽校理，益信之。他日足下顧我於邸舍，氣和而言正，其辨説駸駸到義理，憤世疾惡，有大丈夫之芒角，此固不待觀文辭而後知其業也。

噫！昔三代之人，自非大頑頓，盡可以爲君子，何者？仁義禮樂之教浸淫於下，自

❶「因」，萬曆本、光緒本作「困」。

鄉徂國，則皆有學。師必賢，友必善，所以養耳目鼻口百體之具，莫非至正也。足下生今世，教化風俗既無可道，況在公相貴富之家，可料矣。而能自立如此，非天資超然異於衆非愚且諛，孰肯辱於門下？是所與居者又人乎？夫將有爲之士，常喜其類，蓋類同則志合，志合則力并，力并則事可行，功可成。禽邪人，獵邪道，或掎或角，庶乎有備也。

覯不肖，承足下之風，歡慰無極。《詩》曰：「是蕉是蔉，必有豐年。」抑强勉而已矣。吴越美山水，出囂塵臭處而居之者，飄飄若僊去，然其人物愈衰少。安定胡先生瑗往來於其地，思古人而不得見，姑從之游可也。遠道慎飲食，以適親意。幸甚！幸甚！六月五日盱江李覯白。

## 上江職方書

知郡職方執事：覯伏以新進俗儒，樂游貴富之門者，❶莫不有求也。或崇飾紙筆以希稱譽，或邀結勢援以干薦舉，或丐禄粟之餘以免困餓，或借威柄之末以欺愚弱。❷奴言婢笑，情狀百出。上之人以其求之私也，作爲關鍵，唯恐拒之之弗絶耳。其間雖爲有道義而來者，亦多以是疑之。疑之不釋，則所以待之之禮與衆無異。故好古潔廉之士，拂衣遠遁，羞與薦紳相聞者，可勝道哉！

覯小人，世宅田野，上天哀憐，以古人之性授之，讀書屬文，務到聖處，其言周公之

❶「富」，原作「常」，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❷「威」，原作「成」，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作、孔子之述，蓋多得其根本。漢以來諸儒曲見蕪說，頗或擊去，以此著書數萬言矣。不幸少年繆計，屢乞鄉舉，求而不得，祇自穢汙。今兹行年三十餘，固知非矣。方將削迹塵路，屏居林藪，張皇本心，洗滌外慮。未明者明之，未備者備之。使三代之道，珠連玉積，盡在掌上，所大願也。若夫毁譽用舍，計之已熟。譽邪，惟天下自譽之，覯不求譽也。用邪，惟天下自用之，覯不求用也。懷姦攫利，所弗忍聞。頭斷胸裂，直氣不死。故常望形勢之塗，而不欲一舉趾以趨進於其中。誠恐以常人疑之，以常人待之，則游河蹈海不足洒耻。

近者訪舊吴越，彷徉而歸，竊承明公以儒學吏術作鎮于此，因念今二千石，當古諸侯之位，而覯幸得尺寸地，在治下爲居人，苟復耿介自異，不能一至門左以謝仁政，則失所以事邦君之禮。輒敢策羸馬，襲弊衣，以貽閽人羞。伏惟明公聽其言，察其意，知其非有求而來者，則覯也可無悔矣。不宣。覯再拜。

## 上慎殿丞書

知郡殿丞執事：覯伏以佩有青，幨有彤，生善殺惡，爲天之工，斯士之甚通。策無馬，呼無僮，衣麻食菽，于山之中，斯士之甚窮。於戲！以勢言之則弗類，以道言之則無間。故吴公之治河南而賈誼薦，陳蕃之守豫章而徐穉禮，風流未遠，學者稱之。今兹請謁，敢以藉口。

竊念覯郡之衣冠家也，數十年來，禄稟中絶，天恤私門，不惜中和一點氣，造爲蕞爾之微躬。生年未幾，不喜他習，惟文惟學，如哺如乳。媚于耳目，貫于心胸，蚤夜專一，其

樂無筭。勝冠以還，蓋有成矣。其或刮簡含墨，騁鶩文苑，金無鑛堅，玉無璞頑，尋英取華，所嚮皆得。至於仁義之淵、禮樂之源，顧嘗吞吐堯舜，揭厲商周，先代諸儒，或有慚德。雖州郡齟齬，莫肯聞薦，而縉紳先生當名路者，多賜賞激，謂非凡人。以此自信，若當大任。且貧且賤，不怨不悔，上事老母，旁無昆弟，乞錢爲食，來往江湖，零丁孤苦，積有年矣。

今者竊嚮明公以賢人之業，仕聖王之時，激昂朝著，指取郡寄，惟茲桑梓，輒枉旌旆，雖壺漿之迎曾未至止，而愛民之譽，樂善之稱，隨風北來，襲滿人耳。此誠有志之士剖堙鬱、祈顧遇之秋，林澤雖廣，豈敢伏竄？謹與諸生犇問羈靮。前之所陳，固失謙讓，但以渦沈俗間，幸遇明哲，不能自言，誰爲言者？郊次煩猥，非敢願見，視事之後，惟賜接納，乃問乃聽，驗其所有。苟復碌碌與常儒同，則面欺之罪，委于吏議可也。不宣。覯再拜。

## 上楊屯田書

知郡屯田執事：竊以唐有天下垂二十世，明皇文治之盛也，而燕公佐之。宋有天下今數十年，真宗文治之盛也，而文公佐之。二公之才相似，其遇時得君、樹功立業亦復不異。然燕公既没，而均、垍從僞，隕其家世。文公既没，而執事之名，籍甚當代，其故何哉？

愚以爲至忠大節，抑姦與正，王家所賴，天鬼所信，惟文公有焉。《傳》曰：「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文公之賢，其後世固當得志矣。況執

事聰明多識，剛中能斷，爲儒有學術，歷官有政績。蓋如孔子之後而生伋，文中之後而生勃，宜夫士大夫服膺之弗暇也。

覯草野之人，未得仕進。頃因薄遊，每聽高義。前年冬，龍圖高平公在會稽，嘗以尺書來召，且言執事監郡，留意講學，促令見之。屬以窮愁多故，辦裝不早，及其至彼，則執事西行且數日矣。高平公一見，深以小人不得侍坐於長者爲歎。羈旅之心，悔恨多矣。

昨者還鄉，竊聞車騎布惠茲土，且以水陸之遠，才數百里，敢求寧居，以咈所願，謹正衣纓，來伏賓位。恭惟執事之明，必有所以待之之道矣。生平志業，未敢自陳，苟賜從容，當稍布于左右。輕犯明哲，伏深媿畏。不宣。覯再拜。

## 上聶學士書

省判記注學士執事：❶伏以哲人既沒，禮樂失其師而奇衺戰之，雅正大潰，遺音舊器，殘破略盡。典經所志，什不存一。儒其服者，莫肯暫寄目於其間，將何以格天神，召和氣？陰陽之錯行，風俗之不脩，職此故也。吾王以一統之大，再造聖法，與民惟新，爰募儒林，俾言大樂。詔下之日，有識慰抃。然古道廢久，能者誰何？執事才兼萬人，心照億載，聲音之道，蚤所詳明，因與一二君子專制其事。歷時未幾，改作大備，諒已韻《莖》《英》之啞，起《韶》《夏》之僵。后夔足蹈於幽墟，師曠耳傾於鬼部。朝之鴻碩，疇敢

❶「省」，光緒本作「掌」。

措辭。

覯江南賤夫，行年二十八矣，唯學古喜事，其志焰然。竊聞朝家興復治世之作，第恨其身不獲齒廷臣之末，得以升太廟，侍圓丘，聽八音之發，不徒破堙鬱，洗邪辟，抑以觀先聖王所以應天感人，其法度何如也！所懷未果，嗟憤何極！雖然，姑願一拜先生之容，側聆至言，以辨大方，因以卜己道之臧否，幸亦多矣。昨始至都下，蓋曾候問僕人，然卒未克吐其區區。今兹是用有言於左右，執事其亦少留意乎？

覯嘗以明堂者，古帝王之大事也。而去聖久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禮記·月令》「室个」之説參差不齊。繇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相爲矛盾。有國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宮，缺而不立。雖有作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覯謂《周禮》、《大戴禮》、《禮記》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輒有乖異。反復思念，則三家所指，制度果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挾而正之，決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之説，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王、周公享帝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作《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約五千言。非執事博古知變，不牽於世俗之論，則不能以別此書。然恐計府少暇，重以煩暑，未逮熟觀之，謹先以所著《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塵穢几上，試加一覽，可粗見其存心。苟不以菲薄而棄之，時因休沐，曲賜甄問，則當奉法宮之議，鋪陳於席次，然後足以盡其才。謂其善，則薦之可也，譽之可也。其未至者，則教而成之，固儒師之職耳。羈旅貧困，無紙

墨傭寫之資，止於具草本而已，伏惟仁賢略其常禮而鑑其苦心。幸甚！幸甚！不宣。覯恐懼再拜。

## 上葉學士書

省判學士執事：覯生江楚間，始數歲，竊習其家書。見晁、董、公孫之對問決科，皆所以發天人之秘，而彌縫國家之務。漢往而唐，聯幾百祀，雖治亂相變，而異人時有。其稱得士之盛者，率由是道。及稍長，鄉先生教以速化之術，則謂當今取人，一出於辭賦，曰策若論，姑以備數。因歷觀場屋得儁者，誠皆聲病靡靡之文而已。借有材之高、識之通，以禄仕故，不敢放其絶足，越邪徑而趨大道，腐儒悞筆，喜幸多矣。私心憤疾，往往竊垂義士之涕，將恐古道萎絶，不能復萌芽。

至年十六時，聞禮部奏貢士之可者，賜第於殿廷，所得多當世豪俊，而執事之五策，實流行於天下。募其本而觀之，則審刑政之會，達權利之變，將以富國便人而納之於禮義，良今日之急務，而衆賢之所未知者也。其辭典而贍，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風復歸於筆下。覯雖不肖，用是感激，竊喜囂譊流宕中，亦有賢士大夫毅然執戈，刜淫辭而遵理道者。❶重遇主上之明，有司之公，擢致高等，足以風四表而移士心矣。

自時而後，積十餘年，游目於書肆，則熟執事之文采；侍坐於先進，則飽執事之治聲。窈然如望梧桐之宫，聽鳳凰之鳴。徒知其諧和中律，噰噰盈耳，而雲霧隔之，終不克一見其容狀。不意今茲旅食都下，而執事方在省

❶「刜」，光緒本作「剔」。

局，門牆伊邇，有請見之路，是用上問興居以適所願。昔人有言曰：唯賢知賢。小人不敢自稱道，顧可以當執事之知乎？

伏念覯草茅匹夫，受性不甚魯，唯其心志耿耿，不忍自溺於流俗。爲學必欲見根本，爲文必欲先義理，晨夜探劚，❶力盡弗已。而州郡不肯薦，鄉黨不見稱，年近三十，隕穫日甚。昨者，因謂京師忠賢所萃，策試亡私，奔走西嚮，將覬覦其萬一。未及弛擔，而貢舉已罷矣。羈栖輦轂，兩經晦朔，親老食盡，又當歸寧。踽踽而來，恓恓而返，士林不鑑其道，有位不知其名。背仕進之門，而復入於寒餓之水火，此亦烈夫好義所宜惜之也。

生平爲文，謹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册，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塵諸左右。莅事之暇，時賜觀覽，足知覯心之所存焉。冒黷威重，伏增慚怖。不宣。覯再拜。

## 上李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洪惟天之清，地之淳，喬雲膏露，所禀無幾，甘泉紫芝，僅承其餘。是故其正氣也，升之則爲神，降之則爲賢。神所以造萬物，賢所以治萬物，其致一也。賢人之業，莫先乎文。

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誠治物之器焉。其大則核禮之序，宣樂之和，繕政典，飾刑書。上之爲史，則怙亂者懼；下之爲詩，則失德者戒。發而爲詔誥，則國體明而官守備；列而爲奏議，則闕政修而民隱露。周還委曲，非文曷濟？禹、益、稷、皋陶之謨，虺

❶「劚」，光緒本作「討」。

之誥，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興國家，靖生民矣。

自周道消，孔子無位而死，而秦嬴以烈火劫之。漢由武定，晚知儒術。至今越千載，其間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達；天下亂則文教衰，而賢人窮。欲觀國者，觀文而可矣。

吾君接三后之遺烈，對皇天之駿命。身居九清，横制四海。獷俗庭而兵革偃，年穀豐而禮讓作。太平盛事，漸而無纇。繇是下明詔，戒文弊，抑末世之流宕，復先王之炳蔚。方内豪傑，❶翕然承風。援毫者悉本三代，游談者羞聞五霸。始自薦紳，逮于韋布，盡雍雍如也。雖然，羽者必有鳳，毛者必有麟。文章之囿，則宗主存焉。

伏惟執事以大臣子知聖人道，策名天階，從事册府。奇辭高識，日新又新。潤色之任，拾取如芥。誠將輔君政而主師教，四三皇而七六經。固蒸人之宗主而學者之指南也。

竊念覯家於江表，生而嗜學。誦古書，爲古文，不敢稍逗橈。行年二十八，未獲薦用于時。謗讟益多，窮困益甚。怳然自疑其業之非是，輒敢決正于左右，未知蓍蔡之仁，肯錫之一言哉？謂之是，則區區姓名當由此而顯；謂之非，則齒少氣盛猶足以改習。然則謂執事爲文章宗主，而指南於學者，良不虛矣。

生平爲文，謹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册，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辱諸侍者。演暢多暇，一賜觀覽。千萬幸甚！千萬幸甚！藪澤庸微，干犯崇貴，曷

❶「方」，光緒本作「海」。

任畏罪。不宣。覯再拜。

## 上宋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覯不肖，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人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説，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喜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奩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内，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爲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❶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

有周而上，去古未遠，而濬哲時起，以綱領之，彬彬之盛，如天地日月，不可復譽其大而褒其明也。至于漢初，老師大儒，未盡凋落，嗣而興者，皆知稱先聖，本仁義。數百年中，其秉筆者，多有可采。魏晉之後，涉于南北，斯道積羸，日劇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無用之談；世主儲王，而爭誇姦聲亂色以爲才思。虛荒巧僞，滅去義理。俾元元之民，雖有耳目弗能復視聽矣。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内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周孔之教，枯而復榮。逮于朝家，文章之懿，高視前古者，階於此也。

不意天宇之廣，頹風未絕。近年以來，新進之士，重爲其所扇動。不求經術而摭小

❶「德」，《四部叢刊》影宋本《韓非子》作「法」。

説以爲新，不思理道而專雕鎪以爲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覽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知其何氏也。遠近傳習，四方一體。有司以備官之故，姑用汎取。瑣辭謬舉，無如之何。聖人之門，將復榛蕪矣。所幸明后在阼，賢臣在位，慨然興念，思遏其波。凡曰有識，孰不抃慰？❶然詢於輿人，則僉謂執事與禁掖數公謀救斯弊，用心最切至。

覯僻遠之民也，獲聞是語，信之不疑。誠以執事負大才業，角馳英俊之場，疊爲天下第一。遭時結主，坐致嚴近。苟協咨同僚，翊起正道，鑿吾人之胸，而歸以中和之氣，固其職矣。雖然，世俗之仕，難以道諭，易以名誘。誘之之術，不在辭費。胡不於廣衆之中，擇其好古知道有出於人者，浴其塵垢，被以羽翼，使奮飛於天衢？庶夫聞見之者，知所勸勉乎。《記》曰：「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若必求德行如顔閔、文學如游夏者而後取之，則是待飛兔腰褭而乘車也。伏惟稍卑其論而聽小人之請。

覯家於南楚，生二十有八年矣。自總髮讀書，羞以耿耿之心爲流俗所昏醉。開卷執筆，輒欲闚見古作者之狀貌，爲之浸久，非敢自謂有所得，然其用意，不爲不專矣。家貧親老，弗獲禄仕，或怒其介，或笑其迂。左排右擠，溝壑是虞。今兹旅食上國，日聞高義，不懈賤陋，奉累闇守。必欲招延雋傑，激勸頑鄙，顧可以隗爲始乎？昔牛奇章見稱於韓吏部而名遂籍甚，退之非僧孺所可跂及也。然而所以稱之者，急於教道，欲其行之

❶「抃」，光緒本作「忭」。

者多，庸兹奬勵而已耳。

今覯雖不才，抑猶未肯與僧孺等列。執事不爲退之之事則已，若其爲之，幸少留意焉。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埤益一王之盛禮。天門祕邃，未敢通獻。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并以雜文二十四篇録爲一册，繼用塵瀆。潤色多暇，時賜裁擇，是所願也。志切言直，有犯威尊，俯伏待罪。不宣。覯再拜。

## 上范待制書

知府待制執事：覯嘗聞之《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始猶未信，今乃知之。

嗟乎！古之爲士者，何其顯榮哉？身弊組而寵踰華袞，腹藜糗而富埒千乘。故有以南面之王而擁篲於匹夫，公子國相而執轡於羸老。兹戰國之事，尚未足法。漢有天命，四履之遠，化戎爲華，而猶求賢如不及。州郡察焉，四府辟焉，一介之善，無敢漏略。縣鄉小吏，名汙賤者也，翼之而仕，角之而朝者，往往有焉。此無他，蓋有國者慮下情之壅遏，得人以快耳目；當塗者畏曠官之罪，以舉賢爲稱職。習俗相尚，氣焰薰灼而然也。故于時能言以上，多自琢飾。閨門爲仕進之階，鄉黨乃榮名之路。奬助風教，夫豈小歟！

厥後古道不逞，辭科浸長，不由經濟，一出聲病。源而海之，以至今日。矧惟真帝在上，皇天乃睠，太平之根，穩貫坤厚。四鄙酣寢，無雞鳴犬吠之警。法令流暢，罔或牴牾。役夫賤類馳一乘之傳則足以呼舞諸侯矣，三尺童子據案弄筆則足以斬決强梗矣。不待

偉人深智而職事已治。故雖浮華淺陋之輩，率爲可用。聲律取士，孰不曰宜？學小則易工，利近則可欲。員位有數，而求之者多，國朝患其或私謁也，於是糊其名，易其書，混致於考官之手。固不知其立身之行，幹蠱之才，雖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參，直如史魚，廉如於陵，一語不中，則生平委地。況執其柄者，時或非人，聲律之中，又有遺焉。薦於鄉，奏於禮部，第於殿庭，偶失偶得，如弈棋耳。名卿大臣，以其無舉知之責也，閉其口不復言天下士，俛視同術，疏若秦越。養威重，崇愛惡，管庫之隸、洒掃之僕皆得以保任，而惜一言以舉遺逸。雖然，好古潔廉之士寧忍飢而死耳，安能仰面以希其咳唾？

於戲！學道之無益也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何必讀書？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試而已矣。」故有縑緗凝塵，不記篇目，而致甲科。帷薄汙辱，市井不齒，而諧美仕。勸善懲惡，將安在邪？萬一史臣示書法於後世，則赤墀之下當有任其責者矣。噫！非大賢君子，其曷能矯之？

覯，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有九年矣。齠齔喜事，以進士自業。摘花蕊，寫雲煙，爲世俗辭語，頗甚可取。愚不惟道之隆替，時之向背，輒游心於聖人之藴志，將以堯吾君，羲吾民。晨夜精思，頗爲有得。視闕政如己之疾，視惡吏如己之讎，恨無斗水以洗濯瑕穢。四顧悲歌，時或涕洟。然而命薄計拙，動成顛仆。鄉書之不録，況爵命乎？孤貧無依，載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窮。嘗遊京邑，凡時之所謂文宗儒師者，多請謁焉。但伏執事之名，時最久矣。謀之於儒林，則又謂執事表知樂之士，有自

褐衣而得召者。如覯等輩，庶可依歸。不幸未及弛擔而執事以言左遷。時異事變，卒無所遇。彷徨而歸，又黜鄉舉。身病矣，力窮矣，仰喜朝車適留兹土，故不遠五百里犯風雨寒苦來拜於廡下。

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患人之不已知。今覯也，踽踽而來，若行賈之爲者，其故何哉？伏念家世貧乏，幼孤無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饑焉而無田，寒焉而無桑。喁喁科舉，求不可望之禄以爲養，抑疏闊矣。每朝夕進側，則見髮斑體臞而食淡衣粗。烏鳥之情，痛劈骨髓。王城百舍，天門九關，銖銅不畜，何路自達？遐方小郡，知己斷絶。姦邪所怒，哆冶所笑。身無油脂，日就乾腊。往時多事，勤苦成疾。今兹憂愁，益復發作。長恐醫餌不繼，忽沉溝壑，内孤慈母，上負明時，所懷不伸，抱恨泉壤。以此計校，不宜默默，是以來也。

伏惟執事以文學名家，以公忠許國。封書言事，及於母子夫婦間無所隱諱。庭辯宰相而辭不可屈，此其心將大有爲者也。不日祗奉明詔，歸于帝右，持衡制事，當不因循。然則仕籍未甚清，俗化未甚修，賦役未甚等，兵守未甚完。異方之法亂中國，夷狄之君抗天子。長驅大割，用工非一。肘腋諮議，豈宜少人？漸而收之，盍自今日。覯雖不才，以備一人之數，顧不可乎？苟取其窮而通之，取其賤而貴之，補罅續斷，粗當益國，不徒矯世俗，騰舉士之名而已。此在高明熟慮之也。弗復云云。

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前日度支魏公以列于座隅，兹不再獻。《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共一册，謹用塵瀆。常行所業五卷，亦以資閒暇一笑。皆舊

寫不精，致恕而憐之可也。不宣。覯再拜。

## 上孫寺丞書

寺丞執事：當今天下職官孰輕重哉？去於民不遠，事之一介必折諸其庭，莫如縣大夫者。吾邑之在江表，亦繁鉅矣。户口櫛比，賦米之以斛入者，歲且數萬。自政不得人，二三年來，尤爲昏亂。公庭攘攘，塞耳不聞怨聲。民錢獄理，交手爲市。刺史弗之恤，廉使弗之問。裹糧北走，路宿一月，然後至京師。天門沈沈，虎士交戟，朝無親黨，袖無金貝，有能自達其寃者乎？是以窮夫細人，拷棒且死，噤不得言，唯仰首拜天，以願雪活耳。❶嗟乎！❷聖人在上，此何罪也？

不意復有執事取而正之。民之瘡痍，洗刷鍼療；吏之宿贓，奪諸其懷。書牒訟争者，不持尺布斗粟，喜捷而返。里胥大徭，隨候衙喝，無土工木材之責。縕弊布衣，食菜飲水，晨而出，暮不敢休，勉勉哀矜，與赤子爲父母。貪人侈婦之所竊笑，守道君子嗟嘆之不暇。嗚呼！仕今之世，處今之俗，其心皎皎，追古人爲徒，伏惟執事之事業，其小大何如也。但恐聽詳則事滯，愛極則姦生，高明多見，當自知矣。

小人無位，請贊言之。押券書、移畝税者，立判時遣，無淹久以匱其力，則農不傷。鼠竊狗偷，得情則已，無姑息以枝其辭，則捕逐之吏敢奉其職。村氓僻陋，遠者二百里，負米爲食，十捐六七，以足薪蒭房賃之費，且入郭門，夜馳而出，往返猶且數日，若必求其

❶「耳」，原脱，據光緒本補。
❷「乎」，正德本、光緒本作「夫」。

根，待其蔓，或旬或月，然後罷歸，則將顛躓乞假之無地，耒耜不得深其田，斧斤不得采其山矣。賊徒狡獪，心豈廉耻，昨鞭今戮，猶或不悛。若必撫而哀之，則將沿上官之語以誣捕己者，如此則雖白晝解人之衣貝者，掩目而過矣。仰惟執事以明易慎，以義奪仁，情見則勿疑，罪當則勿恤，乃古君子佩弦之流也。玉光無瑕，綱目無漏，完粹精密，可勝道哉！

覯，邑外草萊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寵，家不藏擔石之穀。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群聖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爲意。餘力讀孫、吴書，學耕戰法，以備朝廷犬馬驅指。非獨人之云云，顛倒而不變。膚寒熱，腹饑渴，坐而自歎且自笑者也。今者進不敢祈執事尺書之薦，退不敢受里閭啓齒之囑，以希幸於左右。觴酒臠炙，非所懷也。唯其公論末策，思得自陳，以增盛德之分寸。故爲之一來，執事以爲何哉？不宣。覯再拜。

## 上余監丞書

監丞執事：覯，南城小草民也。竊聞執事以文辭判是非，取先天下豪俊。馬首南嚮，尹兹大邑。盛名之下，不獲愛坐卧，越四百里，奔走來見。嘗所著文，家貧弗及更寫，謹獻舊稿一策，凡九十五首，約萬餘言，以請命閽閽。

伏念覯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思慮猖狂，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而公不舉於州郡，私不信於閭里，梯天莫見明主，窮海未遇知己。朝談仁義，暮學計策云云，雖多，徒取笑怪。老母坐堂，親愛盈屋，耒耜不供升斗

之食，桑麻不足一帶之衣。塵埃四走，乞丐無地，此亦立節丈夫所宜歎惜者也。

今執事識量足以鑒臧否，位望足以爲升黜，亦奚吝開卷一覽，思其所以哉？夫驅馬而賣之者，爲市人所貴賤，未足以爲駑良。遇伯樂而弗一顧，則雖日馳千里，皆驢材也。伏惟少留念焉。他日執事得位將相，洗濯四表，瑣瑣之力，一獻門下，以託名於本傳之末，顧不美歟！古之相遇者，或以一言之善，或目擊而道存，意氣所合，唇齒後也。不復浮辭，唯增媿畏而已。不宣。覯再拜。

## 上蘇祠部書

通判祠部執事：覯每習觀書傳，見古人有先後相因，貴賤相取，刷浴塵穢，挈而致之功名之境者，未嘗不廢書太息，已或泣下。何者？兹道寂寥爲日遠矣。士之褐衣革帶顛倒風塵時，無不扼肘歎望曰：「我無知己。」一旦成大聲，享大任，則復因循自守，鮮能知人。蓋處賤而求人知也，則利在乎己；既貴而知人也，則利歸於人。爲己而不爲人，是以然也。繇此，達者自達，窮者自窮，上下背馳，不翅胡越。見天球河圖，委在溝瀆，不肯一濡足振起之，而安行自若者，皆是也。欲望張皇古道，聳勸士類，使碌碌者聞風而勇善，不亦難哉？是皆假道義以自進其身，身既進則忘之矣。真有道者，果不如是。

伏惟執事以佐王之才，❶應期而出，第進士，爲能官，中賢良，受清秩，治道二十五策，霆轟風飛，震伏天下，非真有道者，安能卓犖如此？是則夷高翦蕪，爲後進開路，誠有望

❶「佐王」，光緒本作「王佐」。

於執事也。

覯，南城賤民。自以家世儒素，❶生長好學，由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不忘，逮于今茲，年二十七矣。其間染采薰香，附合時律外，尤存心於古學，沉酣鼓舞，其志不甚眇小。然而進不得州郡舉，退不得鄉曲譽。饑寒病瘁，日就顛仆。抱其空文，四顧而無所之。今者竊嚮執事風采，不辭道路暑濕之勤，❷夙夜奔走，求通於門下。以執事之明，其亦爲之動心哉！

覯生平所著，力弱貨殫，不能盡寫。今所摯者，舊文五卷，蓋備舉子常禮，《禮論》七篇，《潛書》十五篇，別寫爲净本一册。政治餘閒，首乞觀覽。其餘篋帙細碎，苟蒙顧取，續當具其稿以獻。雖然，猶未足以盡覯所懷也。

覯往者每見邦國政教有玷缺不完者，下民疾害有酸楚未復者，摭其條目，離然甚多。因欲作《狂夫策》五卷，既成其五篇矣，自以意切言直，懼爲世俗所忿誚，執筆瞻顧，逗橈而止。又以明堂者，古先帝王之大事，而去聖久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吕氏春秋》十二記，「室个」之説，參差不齊。繇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相爲矛盾，有國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宫，缺而不立。雖有作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覯謂《周禮》、《大戴禮》、《吕氏春秋》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輒有乖異，反復究省，則制度果同。但立言質略，意義不顯。鄭康成、蔡伯喈輩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挾而正之，決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之説，坦然大

❶「儒素」，光緒本作「業儒」。
❷「濕」，光緒本作「熱」。

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王、周公享帝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欲作《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遇病中廢，未克成之。復謂《易》者，三聖之所以教人，因時動靜，而終之以德義，五經特是爲深矣。古今解者，唯王輔嗣尤得其旨，❶然亦未免缺誤。況此經變動無常，學者不能知所準的。覯常撮其爻卦，各有部分，仍辨輔嗣之失，因欲作《易論》十篇。然非汰思慮，旬月間不可以措筆。是三書者，他日即成就，跪致於几席之側，則夏時、《坤乾》，未必不爲仲尼所取也。今之獻者，聊可味其一臠耳。

仰惟執事思古人相因相取之道，而念其所以來之意，羽凡骨爲飛仙，起涸魚爲雲龍，藥石哺乳，使其銜恩，則他日執事入坐廟堂，出擁旄鉞，遂大勳於時，覯雖不才，東西指顧，必有可用。今也不敢豫自道，幸執事裁之。不宣。覯恐懼再拜。

## 寄上范參政書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材異等科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參政諫議明公閤下：覯一二年來，竄遯山谷，竊聞明公歸自塞垣，參預朝政，無似之人，辱知最厚，延頸下風，憂喜交戰。喜者何？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憂者何？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夫以明哲之性，樹剛中之德，裁量古今，慤測衰敝。昔者言之而不得行之，誠無可奈何。今在行之之位矣，蓋當築邦家之基，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牢，此所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也。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肓者，非苦口不宜。

❶「得其旨」，光緒本作「稱通曉」。

遺闕之原，豈是眇小？若曰患更張之難，以因循爲便，揚湯止沸，日甚一日，則士林稱頌不復得如司諫待制時矣。此所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

嗟乎！當今天下可試言之歟！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强，較之於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質而天下無强國之資，爲忠爲賢可不深計？《洪範》「八政」，首以食貨，天下之事未有若斯之急者也。既至窮空，豈無憂患？而不聞節用以取足，但見廣求以供用。夫財物不自天降，亦非神化，雖太公復出於齊，桑羊更生於漢，不損於下而能益上者，未之信也。況今言利之臣乎！農不添田，蠶不加桑，而聚斂之數，歲月增倍。輟衣止食，十室九空，本之既苦，則去而逐末矣。又從而籠其末，不爲盜賊將何適也？況旱災荐至，衆心悲愁，亂患之來，不可不戒。明公何不從容爲上言之？

國奢示儉，抑有前聞。動人以行，不煩虚語。必也省宫室之繕完，徹服玩之淫靡，放宫女以從伉儷，罷樂人以歸農業。後庭愛幸，使衣無曳地；群下賜予，使賞必當賢。戒逸樂之蕩心，慕淳樸之爲德。不唯惜費，亦足移風。至於昭事神祇，尊奉釋老，務從中道，無徇末流。郊祀天地，禮之大者，先王立法，實有明文，謂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故牲用繭栗，器尚陶匏，大路越席，以昭其儉。愚儒在野，不覩大祀，聞之道路，有異於斯，費鉅禮煩，願留意也。寺觀所須，未嘗盡見，唯前年在京，值修開寶寺耳。觀其所用，

誠難定數，然以意論之，害亦大矣。且時賣官，雖大理評事，無慮一萬緡耳。假如此寺秪費十萬緡，亦當十員京官矣。彼十員京官，以常例，任使數年之後，便當臨民。以爲萬户縣尹，則十萬家之禍；又以爲十萬户郡守，則百萬家之禍矣。若輟一寺之費而不賣十員京官，是免百萬家之禍。佛如有靈，豈不歡喜？一寺尚爾，其他可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矯枉過正，此其時也。設謂復于質略，虧損國容，無以觀示于下，則未知瑶臺瓊室孰若茅茨土階之榮也？若以遠古之道難爲比擬，則近世豈無其事哉？隋之文皇既可爲吾君法矣，唐之楊綰亦足作吾相師也。此事尤淺近，蓋在明公術内久矣。然恐富貴娱樂，有以移人，故敢告于左右。

嗟乎！人壽幾何？時不可失，無嗜眼前之爵禄，而忘身後之刺譏也。覯才不適時，體復多病，非有望于仕進者也。所願草茅之下，復見太平，瞑目黄泉，蔑遺恨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録上獻，伏惟稍賜觀覽。干犯鈞台，寔增慚汗。不宣。覯再拜。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 寄上富樞密書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樞密諫議明公閤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内煩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況樞密攬軍國之權，明公通古今之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願忠於僕人也。

覯，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何者？汴口之入，歲常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聞有闕，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吴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材，商有餘貨。鑄山煑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爲廟堂之憂而姦雄之幸乎？

議者多輕東南，謂爲怯弱，而不知爲官軍則怯，爲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健，必也少有材力，自己別營衣食，安肯涅墨而就拘哉？唯無聊之人，填壑是懼，不得已而爲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但見藝祖取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宋應天之始，乘李氏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熒惑群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愚暗之賊，

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以治討亂，尚難爲計，以亂攻治，將如之何？曹公用兵，不謂不善，而弗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輟耕壟上，豈無鴻鵠之志者？然且伏而未起，有所待也。不幸一旦邊鄙戒嚴，而荆揚乘釁，廟堂之上，何以謀之？長淮大江塹其前，西戎北虜猾其後，畏首畏尾，力屈貨殫，當是之時，雖周公爲相，太公爲將，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爲之所？

三四年前，閲人爲弓手，鄉閭之内，驚擾百端，曾未幾時，已聞停廢而募諸宣毅，繼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弓手雖無取，而宣毅、土軍又不如弓手遠矣。豈唯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籍弓手也，自成丁以上，皆守令親擇之，稍有強壯，悉無逃匿。彼宣毅、土軍，既曰募人，須從所願，當職之吏，務登其數，雖甚駑怯，亦預收録，此一不如也。夫弓手本乃良民徭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衆多，自重其身，不爲罪惡。彼黥額之徒，率多無賴，陷於窮困，旋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手訓練有時，團結有處，散歸廬井，無預廩給。彼宣毅之名，殆十餘萬，一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取無用之人，爲匱財之本。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輭之容，動皆取笑。驕盈之氣，已欲陵人。雖無武功，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惠，失於撫循，姦回矯詔，卒令起發，因其怨恨，讋以訛言，不出城闉，自爲螫賊，未可知矣。此所謂豈唯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夥，且聞講習之勤，謂爲有備，蓋未之思矣。

夫用兵之道豈特武藝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昔晉文公始入而教其

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霸。後雖不及，猶有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爲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兵，職爲將帥，奉行邦典，豈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矧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笞人數十，猶顧文法，捉筆不敢斷，而望其一步百變，赴死如歸，何可得也？

嗟乎！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宣毅、土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然宜於不可去之中删其尤無用者，降隸于廂，既減資糧，且實役使。其存者則析其部伍，易地而居，名之駐泊，離其黨則無構扇之姦，去其鄉則爲興發之漸，仍使稍供差遣，❶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廂軍可省招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之一端也。其於章示武威，備禦他盜，無勞益衆，惟在選賢。商、周不敵，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荆、潭、揚、壽、昇、洪、杭、福、廣、桂諸部，宜命大臣爲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召豪傑，咨詢計策，淹之歲月，庶可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侯王？或以霸主而尊周室，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皆形勢使然也？況今賦斂之煩，數倍常法，旱災之作，絶異曩時，民力罷羸，衆心愁怨，造形而悟，其可忽諸？明公受國厚恩，爲世賢輔，解紘易調，

❶「仍」，萬曆本、光緒本作「假」。

正在此時。謀人之軍師邦邑，苟有危敗，是誰過歟？

覯自惟迂闊之流，實無榮禄之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憧憧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爲累，白刃相臨，守死則無名，脅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皇，不知我者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瀝血書辭，敢告執事，幸而帷幄之籌，不舍庶人之議，敺我元元，躋於仁壽，則覯也得保首領以没，受賜多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録上獻，伏惟少賜觀覽。仰犯鈞台，豈勝慚懼。不宣。覯再拜。

## 寄上富相公書

至和二年八月十七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集賢相公閣下：鄉者相公偃息于外十有一年，天下之士憤懣者無所吐，天下之民窮苦者無所愬。宗廟有神，社稷有靈，佑啓聖心，廓然日出。擯讒説於九地之底，登舊德於赤天之上。含氣之類，孰不相慶？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議者曰：「賢人當位矣，恢儒復古此其時矣。」覯以爲不然。周公相成王，必先有討於管、蔡、商、奄而後制禮作樂。孔子爲魯司寇，亦且殺少正卯，會夾谷以懼齊侯，取汶陽田，未聞區區以文字爲先。何哉？緩急之節然也。

今之大患，患在夷狄。士大夫之耳目屬于相公久矣，謂排難解紛不在他人。才如斯，位如斯，籌深策遠，蓋非小子所難窺也。若夫禍以忽而生，勢以激而動，亦不可不知。朝廷憂西北而不憂東南，無寇賊之備，是所謂忽也。用力於西北，則勢不救東南，生姦

雄之心，是所謂激也。竊恐燕、趙有舉烽之變，則荆、揚無安堵之氓。其曰無備者，非兵非食，官不得人之謂也。

今之取才既不盡善，而南國卑薄，隔以江湖，朝士亦不欲來，比於四方，最爲少人。近者儂智高之亂，足以觀之矣。智高之起於邕也，非若鬼神出自恍惚，蓋有萌漸可見。人或言之，而主者如不聞。及其至於廣也，非有羽翼降自空虛，蓋已旬月之行。衆欲距之，而主者閉門之不暇。遂使百越之地，千里無煙，積尸成山，流血成川。非他也，官不得人之弊也。

凡今任官，貴在科名。彼嶺南郡守，不知幾人，非但無功，又不能死，唯趙師旦、曹覲以節義自顯。夫二人者，皆無出身。孔宗旦以負謗之故，謫掾于邕，事未起而言，言不用而死。夫人豈有科名哉？凡今用法，小過不宥，而大刑不行。小過不宥，故跅弛者廢；大刑不行，故首鼠者安。嶺南之吏，或不備不虞，或偷生惜死，而不聞有伏鈇鑕者。以不忍之政，馭無耻之人，如乘駑駘而舍鞭策，欲其致遠，何可得哉？所幸智高豎子，本無遠略，如使匹馬尺鐵，踰嶺而北，則江表生靈已魚肉矣。當是時，數百千里之中，無一人可與計事者。或云修城池，或云教士卒，秖以行破公文，何曾得似兒戲，令人見之，不覺大笑。賊若能來，誰有今日？

相公非常之人，固不爲常人之事，見幾而作，今也其時。若謂才之難得，道在馴致，則凡守大藩，如古方伯連帥者，且宜慎柬，每十數郡得一俊傑以臨制之，亦足以有爲矣。如此，雖大駕登單于臺，元帥勒燕然山，無南顧之勞擾。況當平世，誰敢動哉？

覯慶曆四年嘗以書言南方事，必達左右

矣。後二年，作《長江賦》，欲干衢室之聽，而無路以通。謹録一本，塵玷台座。草茅之愚，行年四十有奇，一事不成，百病俱發，未知餘年有幾，唯未死間不逢亂賊，是所願也。故復呫囁，上瀆威尊。伏惟哀其狂而寬其罪。不宣。覯恐懼再拜。

**寄上孫安撫書**

皇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丁憂人李覯謹再拜奉書安撫密學諫議節下：覯病卧草中，聞朝廷委節下一方之事，載驚載喜，已而泣下。

嗟乎！自嶺表有變，數千里間，火熱湯沸，而未見有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於天下者一來鎮撫，竊疑江湖之民，獲罪上帝，不復得爲周家草木，在《行葦》之詩矣。今也傳言節下當來，有如司命仙官將自天降。荒陬士女，罕識貴人賢人，孰知所以來之旨？愚心耿耿，實異於衆。輒緣漆室憂魯之義，願有以控告。不幸酷罰在身，未經祥禫。請見則非禮，寄書則不恭。日夜惟思，罔知所措。忽覩牓示令，實封齎來，何幸如之。然而開設數路，許以酬賞，苟應募而言，是傭徒鬻賣之道，高潔之士得不唾其面哉？退又念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安得避干賞之嫌，沮願忠之意？由此奮發，節下試聽之。

嗟乎！今之天下何其少人哉？人材高下，未敢輕量。若夫至公至忠，圖國忘身者，誠不易得。凡居位者，何異一曹司？但行文書，不責事實。但求免罪，不問成功。前後相推，上下相蔽。事到今日，猶不知非。昔西戎叛時，數年間，天下之民破骨出髓，而

不能取元昊一塊土。今南蠻又叛，數月間，江湖之人拆衣賣絮，而智高方擁美女在珠玉堆中坐耳。何者？十羊九牧，朝令夕改，作無益以害有益故也。

彼智高者，豈英雄哉？打劫之尤者耳。愚嘗謂彼失於久，而我失於速。彼若能速，廣東非我有也。我若能久，彼焉得跳梁若是哉？

何謂彼失於久？當其自邕而來，所過諸郡，突如破竹，若能因其倉庫，撫其民人，分留同惡，合聚亡命以守之，避實攻虛，直趨英、韶、南雄以扼大庾，使江南之兵不得過，雖廣西兵來，而東路之勢已盛，則五羊孤城，仲子怯師，囊橐中物耳。舍此不爲，而爲持久之計，豈有人作賊深入主國，無饋糧、無外援，而可頓於堅城之下連月不去，以待王師之來哉？此所謂彼失於久地。

何謂我失於速？當賊在五羊城下時，王師幸得到英州，若能分兵屯守要害，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將何如？梁孝王天子母弟，周亞夫尚不可救，況廣州仲簡何足可惜？彼求戰則不聽，欲走則無路，糧食當有限，寶貨豈可餐？越月踰時，自當乾死。況蕃漢烏合，其心不一，力盡勢窮，寧無疑貳？購賞在其前，斧鉞在其後，智高之首，何難可致？不戰而屈人之兵，古今一也。豈有人爲將，乘驛會師，與士卒未嘗相識，昏至晨戰，挺身入賊，如此，雖豫讓爲軍員，要離作節級，有何恩義能使之用命也？以侯伯富貴之身，落豺狼腥臭之手，遠近聞之，莫知所由，皆以賊爲鬼將神兵，非人可敵。故鋒刃未交，而心膽已碎。後敗甚於前敗，今日甚於昨日，徒使狂童謂天無網。此所謂我失於速也。

自有事以來，江湖之間，誠宜設備，然所以備之，豈其道哉？ 豈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哉？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得爲節下盡言也。 嗟乎！ 疾在四支，皆知護心腹矣，恐風氣之内入也。 而不知用藥無節，則心腹自生疾。 敵在嶺表，皆知備江湖矣，恐蠻寇之内攻也，而不知作事無術，則江湖自生變。 四支之於心腹，嶺表之於江湖，其遠近緊慢，以節下之明，固不待人言也。

嗟乎！ 彼智高者，終何爲哉？ 歷觀自古，豈有如彼等人能成事也？ 彼之所至，奪人財物，燒人室宇，食人老弱，妻人婦女，人之仇讎，無甚於彼者，安能成事哉？ 但恐嶺表未定，江湖日貧，而群盜起耳。 夫群盜者，初不足畏，或數人，或數十人，或數火，或數十火，然後以小合大，以近合遠，遂成千人萬人耳。 雖然，此等亦安能成事哉？ 賊殺既已甚，天誅所未及，於是乎有長材大力，假忠借義，以討賊爲功，以要王爵，以歸民望。 如孫堅父子，漸不可制。 此愚心之憂也。

嗟乎！ 江淮而南，天府之國。 周世宗之威武，我太祖之神聖，非一朝一夕而得，柰何因循，不以賢才守之？ 今日之事，可謂急矣。 誠得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如節下者數人，使居潭、洪、荆、昇、揚、杭、福州，兼節制一路，屬郡官吏，得自廢置，然後可以言利害。 官不得人，雖言之，誰爲行哉？ 朝上千疏，暮降百勑，付之曹司，適煩擾耳。 如曰得人，請試言其略。

今之先務，莫若使甲兵不闕，盜賊不起，民不至無告，士不至失職。 如此者，凡十事。

一曰：諸州舊有宣毅百數，雖云不武，悉已南征。 昨者調鄉弓手，將以爲衛，縱今未罷，復何可憑？ 且勿論其人勇怯，彼弓手之

家，固不在城，安有盡室已落賊中，而肯一身更爲官守？烏驚魚駭，事灼然矣。愚謂守城當須城中之人，人生尚氣，愚智皆同。嘗觀角觝與競渡之類，一坊一巷，互争勝負，千百爲群，至相殺害，何者？耻居人下故也。官之使民，曾無激勸，點簿呼召，若牽牛羊，彼何興味而爲之哉？今若爲廣場於邑居之中，先取有勇力爲衆服者寵異之，使率其黨以閑暇習諸兵仗，勿爲名籍，各任去來，既不妨其業，又得以自由。於是制爲勸賞之法，凡若干日一試其藝。有地税者，常憂執役，試中，則與移下名。有市利者，唯患當行，胡剛切。試中，則與免一次。胥徒以此差補，僧道以此披剃。凡百施爲，必先武力。至于有罪，亦當原情，苟非害人，得以功贖。如此，則人可以日添，藝可以日進。比屋之民，皆爲甲士可也。然後柬置帥長，潛加部勒，志定氣剛，誰不可用？況家貲在内，血屬滿眼，倉卒之時，必得死力。

二曰：昨者鄉弓手，萬家五百人，大縣至一二千人，❶不謂不多。然而驅之來就郡邑，廢其耕耘，離其骨肉，負米擔錢，闔門在路，是不便於私也。手執戎器，心在閨門，藉此虚名，影其色役，是有累於公也。今若於村落之中，每十數里爲一教場，使其人員各以閑暇就便集之，既不妨農，且無所費。當户差役，勿復與免，或其有故，則許兄弟子姪遞代。乃是一人在籍，數人習兵。其餘户口及寺觀童行願教者亦聽，勸賞之法，一如城中。如此，則保全鄉里，扞禦疆界，求之人情，必可倚賴。

三曰：古之治民唯欲富庶，今之治民特

❶「二」，原作「一」，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惡豪右。夫富豪者，智力或有以出衆，財用亦足以使人。將濟艱難，豈無其効？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蓋多於主户矣。若許富人置爲部曲，私自訓練，凡幾度試勝，兵至若干人，或擒盜至若干火者，授以某官，仍寢進納之令，以一其志。凡人既得以兵自防，又得以官自進，苟有餘財，其誰不勉？歲年之後，❶千夫長、百夫長不難得矣。《周禮》鄉爲一軍，未聞反叛。秦人功賞相長，何患豪强？大有爲者，宜無猜忌。

四曰：人之爲賊，亦有其漸，始則黑面夜行，僅如狗鼠。或掠小家子，或劫獨行客。鄉亭之吏，知而諱之，不告于公上。故使長惡不悛，積小成大，蔓草難圖，有自來矣。鄉亭之吏，諱之何也？凡今賊發之地，必責以賞錢。縣尉未下馬，耆壯已賣田。破人之家，前後不少，爲耆壯者懲。其若此，須求被劫之人，願陪所喪之物，與其賞一二百千，❷孰若陪一二十貫？但知惜費，豈復畏罪哉？賞所以得賊，亦所以失賊，諱之之謂也。然非厚賞則賊不可得矣。官不能備，必出於民，顧當改制耳。愚謂莫若鄉置賞，社計户，等以斂之，命富人以掌之，用盡更斂，以此爲常。今夫大鄉或二三千户，小者亦數百户，與其使耆壯三五人出泉，孰若使一鄉千百户同力？其數則少，其斂則緩，既免破家，誰肯縱賊？

五曰：茶鹽之禁，本非便人。經費所須，蓋不獲已。江嶺之交，最多鹽賊，起而爲大害者，往往有之矣。此本良民，但爲衣食，與商賈何異哉？惟其犯禁耳。俗吏不明事

❶「歲」，光緒本作「數」。
❷「一」，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者」。

體，武卒又貪賞錢，不料形勢，多方伺捕。彼自以其罪重，寧鬪而死。幸而不死，豈得復爲平人哉？求活草間，固其宜矣。愚謂當少緩之。百姓日用，不可使知，姑以用度不足，某事某事，權住給賞，如此，則伺捕者宜其縮手，犯禁者得以安心。苟能加以仁恩，亦可録爲死士。

六曰：大抵東南土田美好，雖其飢饉之歲，亦有豐熟之地。比來諸郡，各自爲謀，縱有餘糧，不令出境。昨見十程之内，或一斗米糶五六十價，或八九十，或一百二三十，或二百二三十價，雞犬之聲相聞，而舟楫不許上下，是使賤處農不得錢，貴處人不得食，此非計也。況於境内，又有禁焉，止民糴以待官糴是也。且賈人在市，農人在野，糴之則米聚州縣，不糴則穀留鄉村，徒爲日日修城池而不算其中蓄積，亦可笑矣。若曰官糴數足然後放民糴，俟河之清耳。官糴價一定，民糴價漸高，難易如何哉？愚謂當弛一切之禁，聽民自便，仍爲著令，以告後來。

七曰：古之貴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蔭子孫。當户差役，例皆免之，何其優也！承平滋久，仕宦寔繁，況朝臣之先，又在贈典，一人通籍，則旁及兄弟，下至曾孫之子，安坐而已。比屋多是衣冠，素門方係繇役，日衰月少，朝替夕差，爲今之民，蓋亦難矣。愚謂三丞以上官及正郎以上子孫，若贈官兩省以上，自可且從舊制，其餘一例給使。如此，則農夫稍得息肩，世冑亦無自惰。

八曰：今之賦税，較古則輕，唯諸攤配，大爲煩費。夫攤配之物，皆受直于官，比之市價，不甚相遠。然而村民或去州縣一二百里，既難裹足，且畏後期。故有市井之人代

幹其事，官未得銖兩，民已出斤鈞。執耒者所以無聊，游手者所以專利。愚謂莫若使諸縣凡有求物，則選邑中富而好善者一人，委之集事，仍須令佐躬行檢校。事畢之日，計其實所費錢，使民償之。如此，財用可以無枉，困窮可以更生。

九曰：今之卒伍，餼廩甚厚而人不願爲者，何也？徒見其貧窮耳。餼廩厚而貧窮者，患在兼并。卒伍而可兼并者，亦勢之然。大凡從軍，多是單獨，初采營壘，未有妻孥，居則無屋，用則無器，於是兼并者得將養女召爲贅婿。今朝有室，明日上綱，在路日多，住家時少，故其一女可當數夫。既以家口爲名，即是衣糧入己。嘗見一家養十二三女，請五十餘分，而所養女日夜紡績，與其家作婢耳。餼廩歸於他族，貧窮切於己身。不死則逃，非偶然也。愚謂莫若使諸州凡招到人，官爲昏娶，及置屋宇什物，使得成家，然後遠役。如此，則不唯存恤見兵，亦足招延來者。

十曰：今之發解謄録封彌，雖曰至公，諒非遠慮。識乎側者，昂昂哂笑；談王霸者，往往退藏。寃苦之聲，遠近如一。愚謂宜復祖宗之法，以求郡里之譽。凡諸征鎮，亦計辟除。如此，則人望有歸，學者知勸。原夫之輩得之何補？跅弛之士失之可惜。飢寒不如兵死，寧免生心；英雄落我彀中，乃爲上策。

嗟乎！弱甚矣，憂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愚言雖未奇，節下亦無忽。勿與儒生言，儒生必罪我；勿與俗士知，俗士且笑人。管仲復生，商君不死，天下乃安矣。

覯慶曆四年有《上樞密富諫議書》一首，俄聞富公出使河朔，未知其書達與不達。慶

曆六年，又有《長江賦》一首，天險難升，無路通進。今各寫一本去，願節下覽之，足以知愚心之憂非一日也。嗟乎！行年四十四矣。結髮脩學，自謂非常人，老大栖栖，便是常人耳。然昔應制科，辱召第一。今爲試助教，雖云冗散，猶望朝廷以詞學進之。必不於風塵之際，以游説徼幸。節下明察，知其無意於酬賞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十卷，此乃愚心所自喜，可以備乙夜之觀者。節下幸問焉，當獻其稿。忉忉之懷，未盡於此，儻容白帶以見，宜有面言。不宣。覯再拜。

## 上蔡學士書

日月。應茂材異等科李覯謹再拜奉書諫院學士從者：伏以王佐之資，在言責之地，有行下國，將歸于朝，志義之士，靡不效肝膽於車下矣。覯不肖，郡縣之得失，軍民之利害，非所能知，然有事雖似小，而患則甚大，憤憤於心，弗能自已者，願一言焉。

同郡有鄒子房，自前年游京師，去年秋寄書於其家，自言因奏封事，得恩爲齋郎。鄉人以其無行也，初未甚信。及見北來者，且問諸部吏，❶皆曰無之。於是鄉人愈疑其詐矣。今茲來歸，果無禮部補牒，獨執御藥院文書一紙以爲符驗，而沿路郡府僉以衣冠待之。本屬轉運不疑其欺，又給憑由，使興置銀銅坑冶，因緣形勢，蒙蔽州閭，萬目蚩蚩，無敢明辨。噫！可怪也。

覯竊評之曰，以御藥院文書可行耶？不可行耶？子房已受補牒而不以隨身耶？且三者，皆可爲之切齒也。

❶「部」，原作「邱」，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御藥院文書可行，則國家之禍耳；其不可行，或已受補牒而不以隨身，皆子房之罪也。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示天官之不敢私也。況武祖、文宗，防萌杜漸，上設中書樞密院，下分臺省寺監，所以夾輔聖政，互相關防。齋郎雖微，然須敕下禮部，而後給牒收補。今秖欲憑御藥院文字，不必朝省指揮，則是宦者奪宰相之權，王命出小臣之手。禍亂之本，莫斯爲大！女主幼君，尚不及此，陛下明聖，焉得有之？此可爲切齒者也。

若以其書不可行用，則安得執爲符驗？藍衫木簡，便稱官人。乘馬從徒，平接有位，國之常刑，將焉用也？且齪齪一夫，飾以巧言，自淮徂江，若履無人之地。設有大姦大賊，造爲妖妄，誘脅州縣，則孰能辨之哉？太宗時李飛雄詐取驛馬騎之，稱奉詔，縛清水諸將入秦州，將斬之以叛，賴宗社之靈，使自漏泄耳。萬一復有此事，其將奈何？此又可爲切齒者也。

若謂已受補牒而寄留在外或質當錢物，則是輕我君命，重乎貨財。輕君命則無爲臣之禮，重貨賄則非奉公之人，❶以此入官，未知安用？此又可爲切齒者也。

凡此三者，干涉大體，不可不言。而西望帝閽，邈數千里，言可及乎？「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學士其惜一勺水以快我心哉？

覯與子房舊相往來，別無嫌隙，齋郎職位非佳，覯誠不肯嫉妒。子房名位未著，覯又不與争能，言之至此，蓋公議也。況子房不慚妄冒，惟務驕矜。齎遠近書題，假轉漕符牒以興置銅銀之號，結太廟齋郎之銜，當大路，卓彩棚，椎鉦鼓，引百戲，周游城市，朝

❶「賄」，光緒本作「財」。

謁聖祖而後歸，呵止行人，凌壓尊老，意氣滿溢，無復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伏惟學士有名於時，以道贊國，如此等事，寧不動心？萬乘之貴，尚當規正，矧此蕞微，豈難辨理？昔者學士未作諫官時，常刺諫官之不直；今既作諫官矣，無爲他人所刺。

伏恐朝車到此，迫於人事，無暇省覽，謹遣人投書道左，試財擇焉。不宣。覯再拜。

## 上王刑部書

轉運刑部明公執事：覯天生愚魯，棄置藪澤，鱗鬐坐枯，風波不到。伏承明公以臺郎之貴，領州伯之重，才名所震曜，賢德所煦嫗，姦回醉心，良善吐氣，如九鎮之柱天，群山莫不仰；四瀆之紀地，衆流莫不赴。士之歸者，唯恐在後。而覯貧煎其家，病縲其身，隔數百里，無階請見，自甘屏遠，何所願望。不意近日，一二有位自北來者，乃言明公過垂聽察，深録姓名，不唯寘之齒牙，且欲引諸門下。一聞高義，慚媿累日。人之不遇者必曰時命，若覯也，獨命窮耳，於時豈有不遇哉？

自古正身立行，負抱才業，而遭值昏亂，不爲人知，辱在餓隷，或老死岩石，名字磨滅，銜冤厚夜者，夫豈少歟？小人無似，幸生明時。當路無朞功之戚，舉家無拳握之貨。馳鴑無力，請託無緣。而賢卿大夫雖未相識，往往知其所爲，何不遇之有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苟由當代豪桀共相采色，使得光顯于後，則萬鍾不足校也。豫讓，一家僕耳。以衆人遇之，則以衆人報；國士遇之，則以國士報。吾黨之受知者宜何如哉？

既未得謁於閽人，且欲窮極紙筆，鋪張其言，冀明公多見其蘊積。則又念今之進者，假儒之言，已進而言不驗，故真爲儒者羞自言，明公徐而察之可也。何遽言哉？聊寓書以謝左右，伏惟照其心，無責其禮。千萬幸甚！不宣。覯再拜。

## 與胡先生書

覯再拜先生胡君足下：康定初，錢塘相別。後二年，自京師歸，中道曾寓書。今又四年，雖不有教誨，而衣冠往來，每知動靜。俗衰禮壞，用力者鮮。先生發憤叫呼，手提古道，以陂障末流，使東南之士，有所模法，其功用何如哉？

覯於先生，齒卑德薄，然其所留心，何嘗不在天下國家？故聞先生之風，驩虞詠舞，唯恐其舉之不高，馳之不疾也。苟有聞見，敢不盡愚於左右？

伏念曩者爲會，以羈旅迫促，聽言觀行，什不一二，慕賢之心，且醉飽矣。至於紙筆之間，所以剴今而垂後者，尚未得請。近到弋陽，乃有以先生所著文爲惠者，喜而讀，讀而疑。謂先生之辭或者年少時作，漂流人間而不可追者乎？不然，幸察其區區。

竊觀《原禮篇》曰：民之於禮也，如獸之於囿也，禽之於紲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哉？勉强而制爾。民之於侈縱奔放也，如獸之於山藪也，禽之於飛翔也，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爾云云。

覯不敏，大懼此説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聖君賢師爲讎敵，寧肯俛首而從之哉？

民之於禮，既非所樂，則勉强而制者，何

歟？君與師之教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强，人之所難也。而君欲以爲功，師欲以爲名，命之曰讎敵，不妄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唯禮爲能順人情，豈嘗勉强之哉？人之生也，莫不愛其親，然後爲父子之禮。莫不畏其長，然後爲兄弟之禮。少則欲色，長則謀嗣，然後爲夫婦之禮。争則思決，患則待救，然後爲君臣之禮。童子人所慢也，求所以成人，然後爲之冠禮。愚者人所賤也，求所以多知，然後爲之學禮。死者必哀之，然後爲之喪禮。哀而不可得見也，然後爲之祭禮。推事父之恩，而爲養老之禮。廣事兄之義，而爲鄉飲酒之禮。凡此之類，難以遽數，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

有是情而無是禮，則過惡襲之，情雖善，末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兄弟之禮廢，則弟將失其悌；夫婦之禮廢，則夫將失其義；君臣之禮廢，則臣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爲罪辜，爲離散。嚮之所謂情者，雖積於中，安得復施設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其大略如此。

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悌，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有後患。是謂獸之於山藪，鳥之於飛翔，魚之於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爲罪辜，爲離散，窮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謂獸之於囿，鳥之於紲，魚之於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幸深思之。萬一愚言可取，則願告于不知禮者曰：無近於囿，汝有山藪；無從於紲，汝有飛翔；無入於沼，汝有江湖云爾。則先王之道庶乎復用，天下之人其仰聖君賢師若司命焉。

又觀《送程令序》，斥言今之縣令不得其

人。而末一句乃曰：與家君有代授之契，如是則尊。公亦今之縣令耳，蓋文之大病不可不察。若尊公之治有異於前之云云者，願少稱述，不然則削此一句，以存有隱無犯之義，甚善。

覯非好辯者，顧先生之文，學者所信，一有玷缺，爲患不細。故敢陳之，惟以情恕。未相見，千萬自愛。覯再拜。

## 答宋屯田書

屯田宋公執事：覯近者删定劉牧《易圖》，繼之《六論》，僅草具，未甚行。一來貴土，日接高誼，乃知執事舊有《王劉易辯》，其大略不異，故不敢自疑，以塵于席次。執事忘其陋寡，遽貺以書，謂聖人之道晦而復明，劉氏猶大盜既逸而成禽，豈復能爲梗？然六經近爲狂妄人所椎埋，如是者甚衆，且使覯堅其壁，主其盟，執事當奇所謀，鳴鼓而陣焉。主盟之命，雖不可當，若狂妄椎埋，豈惟執事患之，抑愚心未始釋然也。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蓋喜其本末爲世人所損益也。至於漢儒若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爲某，《玉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於《周禮》則備舉先鄭、杜子春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己見爲得，姑兩存之以俟後聖耳。況夫一家之學，必由君命而後可行，以劉歆之才，在哀帝之側，嘗欲以《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尚爲諸儒不肯置對。光武之世，議立《左氏》，而《公羊》之徒上書訟之。至和帝時，始得立學，其難而慎也如此。未聞有不請於帝，不謀於朝，而能以一人之私，鼓舞天下者也。

歷觀五經傳注及正義，誠有未盡善，志於道者，宜其致詰，然但當著爲私書，或言於同志，庶幾其説不泯絶。後有知我者，則先王之道明，如是足矣。彼官爲博士，居天子辟雍，將造成多士以待官使者也。初不奏立某氏《易》、某氏《春秋》，俾有司策試，一用斯義，而乃專肆己欲，棄傳違注，敺學者從之，其可乎哉？學者顧師資之禮，不得不從；有司執注疏之義，不得不黜，無乃非長育人材之意邪？矧博士之官，靡常其人，苟各用所見，不爲定準，今博士説如此，後博士又如彼，則更數十百年，天下之士爲儒爲墨爲釋爲老未可知也。此患甚大，不可不救。

而覯也貧賤委頓，無錙銖重，雖學者稍稍聽信，然悠悠之流，衆寡何如哉？覯與人作一記一序，猶未免在勢者或蚩蚩輩有所改易，陳言褻語，塗穢金石，後人弗知，將以我爲戲焉。況能主盟聖域，集第一之功乎？誠尊命之不可當也。執事文學豐富，爵位進長，既有其道，且得用焉。指撝人士，將無不可。苟鳴鼓而陣，則覯雖不勇，請當一隊，必有藉手以報。不宣。覯再拜。

## 答李觀書

覯白宗人祕校足下：八月初，徐秀才至，得所寓書，甚大惠。覯不肖，且未識君子之容，而屈辱厚意，以道藝見咨，顧無以當之，雖然，敢不薦其説？

來書謂孔子之後有孟、荀、揚、王、韓、柳，國朝柳如京、王黄州、孫丁、張晦之及今范、歐陽，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爲畚土壤築太山，欲登於前賢之閫，而問其何如。

足下年少初仕，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從

寂寞之道，此非今人之心，古人之心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苟取之以明，守之以誠，尚可爲聖人之徒，矧曰「前賢之閫」哉？然謂之賢者，豈非所論列十數公乎？足下欲以爲法，當考其所爲工拙，不宜但徇其名也。

孟氏、荀、揚醇疵之説，聞之舊矣，不可復輕重。文中子之書已泯絶，唯《中説》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義，往往有奇奥處而陷在虛夸腐脆之間。《隋書》無本傳，又不得案其行事。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廟，天下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鎮州圍，❶功德卓犖，在聽聞者不一，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之奇，於正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爲善士於朝。近者如京，先倡古道，以志氣聞。黄州學而未之得，然其人諤諤有風標。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而貽天下之禍，爲吾徒羞。晦之之辭不奇，❷諸所著文，未足可嘉，至於議論，則識精才健，無遠不到，若《洪範》、《王霸》篇，籠絡天人，棰鍛古今，雖子厚好爲論，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若惜其疏俊，得罪于世，故立身不可不慎。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惡名，雖欲自新，而死期至矣。范公、歐陽蓋爲賈誼、劉向之事業，窮高致遠，未易量也。

足下以愚言爲不妄，則可法與否，昭昭然矣。路遠不獲相見，勉之。李覯白。

---

❶ 「鎮」，原作「深」，據《新唐書·韓愈傳》改。

❷ 「晦」，原作「誨」，據上、下文「晦之」及《四庫全書》本改。

## 答黃著作書

覯再拜漢傑著作兄足下：前日辱書，以覯所爲《景德寺》及《邵武軍學記》言浮屠事來討。覯不肖，然其爲文有新意處，恐學者疑，唯欲人問，因詳説之。而譊譊之徒，背憎是務，莫肯告者，吾心恨此久矣。今漢傑乃惠然移書，使之明辨，不勝幸甚。

覯排浮屠固久，於《潛書》、於《富國策》，人皆見之矣。豈期年近四十，氣志益堅之時而輒渝哉？惟漢傑觀厥二記不甚熟耳。吾於此言，乃責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無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將舍浮屠何適哉？

漢傑兩執親喪矣，亦嘗禮佛飯僧矣，如使周禮尚行，朝夕朔月月半，薦新啓祖，遣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❶則漢傑必不暇曰七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

至於敍其傳法，始卒甚詳，此誠文勢不得不然。吾自「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以下言儒不能明其道，而釋以其説象之。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以下言此衰致彼盛也，非習聞其説，樂其誕，而自小如「孔子，吾師

❶「哀」，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痛」。

之弟子」之類也。若夫按白居易碑，迹景雲大師之事，蓋取其與顏太師真卿等友善，魯公之大節，古今鮮儷，而善於一浮屠，必若澄觀受知於韓吏部之比，其人材有足稱者也。而景雲乃景德之舊，因使其徒有所矜式焉。然則取信於白居易何尤哉？又覯所謂「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漢傑以爲仲尼、子思群聖人之作述豈與此等説較論而爭衡邪？是誠漢傑之不思也。

且吾謂儒者「困于淫辟，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然後乃曰：「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冕弁匍匐於戎人前邪？」請詳此意，豈謂仲尼、子思與之較且爭乎？蓋以釋之言雖有可愛者，亦吾聖人先已言之矣，何必去吾儒而師事戎狄哉？苟不得已，尚不如學老、莊，其意亦昭昭矣。彼釋之書，數千百卷而不出吾數句間，其輕重如何哉？❶漢傑責於人無若是之暴也。

夫所賤鄭、衛者，非謂全無五聲十二律，不與雅樂相似也，唯其不中正耳。毛嬙、西施面目亦與人同，豈彼數千百卷書而無與吾聖人一句一字合者哉？九流百家同出於聖人而有所偏耳。聖人之備，其於用也，交相濟，故得中焉；諸子之偏，其於用也，執一而已，故有過有不及也。亦非謂無一句一字與聖人合者也。譬諸良醫之治疾，實者則瀉之，虛者則補之，熱者使之服涼，冷者使之服暖，故天下之疾無不治也。聖人之道如此。

❶「如何」，光緒本作「何如」。

諸子則不然，見瀉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瀉；見補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補。於熱於冷亦然。故用藥失宜，而療病多死也，非謂其方不與良醫相似也。學者之視諸子若異類焉，是亦過矣。

漢傑罪我不如李習之，不爲僧作鐘銘。習之之論信美矣，然使唐來文士皆效習之所爲，則金園寶刹，碑版若林，果誰作也？來書謂張景原道頗正，漢傑何不視景集中所記浮屠事凡幾篇，其稱述何如？又謂設不得已，猶可謹歲月，誌工用，亦不害於正。若但歲月工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必吾文？吾所是非灼見如彼，豈嘗害於正哉？聖賢之言，翕張取與，無有定體。其初殊塗，歸則一焉。猶李漢所謂「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何須開口便隨古人？漢傑使我效李習之，膠柱矣。

今之學者，誰不爲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爲文之道止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十數篇，拆南補北，染舊作新，盡可爲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覯之施爲，異於是矣。既使明辨，敢不盡言？漢傑察之。十二月十三日，從表弟李覯再拜。

## 再答黃著作書

覯再拜：漢傑前書以言浮屠事求問，覯不才，不能多自引過，輒求義理，塵於左右。漢傑又以書稔吾之罪，不勝大慙。

覯行於天下，日聞其美，不聞其惡。於鄉黨，惟仲容老丈時賜教誨，❶然其人慎密，雖終日請問，猶未一言。今漢傑不惜累紙之

❶「時」，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特」。

書，以爲大惠，而覯如頑石焉，雖有雨澤，毋所受入，而今而後，不得聞過矣。覯何人哉！覯何人哉！尚賴君子之心，愍其孤陋。苟有聞見，更掛齒牙。則蕞爾之人，猶有望也。以多故未及請見。

## 答陳特書

覯啓：今日吴君坐中見僕夫捧三書以授我，問克讓，乃知其子姪以此爲惠。讀之皆今賢士大夫之文，甚善！甚善！夫贈送之作，惟師與友，若老聃、孔子、顔淵、子路，言者受者，皆非偶然。

今覯與足下兄弟，無一日之雅，鄉井不同，年齒差倍，又非當大位、❶言得失之地，❷弗問弗求。獲此惠貺，私自惟念，莫知所來。無乃足下負大術業，潛於山藪，心之焰焰，無所發泄，假我以爲題目乎？不然未敢當。凡所教誨，皆我心思慮之熟者。然夫子之道，如天如神，變化不測。恨行計速，不得與足下論其萬一。若皆如來示，則指掌而已，何必從師而後知哉？有言於覯者多矣，如虛舟焉，未嘗輒慍。

今足下兄弟，言古而志高，於愚心未忍舍焉。故此奉告，且以爲謝。不宣。覯白。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❶「又非」，光緒本作「今又」。

❷「失」，原作「天」，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 雜文

### 原文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

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之風，其順人也至矣。

學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則謂之是，古之所非則謂之非，詰其所以是非之狀，或不能知。古人之言，豈一端而已矣？夫子於管仲三歸，具官則小之，合諸侯正天下則仁之，不以過掩功也。韓愈有取於墨翟、莊周，而學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謂賢士大夫，其超然異於二子者邪？抑有同於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訾彼之甚也？

### 原正

祭非其鬼而求福焉，人知其不正矣。考之經，則禱祠之禮煩，設祝史巫覡，其術近乎

怪，孰謂聖人而爲不正哉？ 君親，人所甚愛也；死亡，人所甚惡也。 以所甚愛而之所甚惡，有告之曰：「禱可以免。」雖聖人其如何？ 孔子曰：「丘之禱久矣！」爲己故也。 周公册祝，請代武王，臣子之心也。

今之學者，自以爲正人，視其親愛之疾則曰「有命」。 噫！ 正可矣，曰孝與慈，則未也。 不孝不慈而得正焉，吾不願也。

## 讀儒行

《儒行》非孔子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 其條雖十有五，然指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

平居自重慎，能處貧約。 一曰道塗不争險易之利，冬夏不争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 二曰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 三曰一畝之宫，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户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四曰幽居不淫。 臨事有守，奮發不顧忌。 一曰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 二曰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三曰雖有暴政而不更其所。 四曰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 五曰世亂不沮。 不苟合於君，視利禄如土芥。 一曰難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難畜也。 二曰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 三曰上不答不敢以諂。 四曰陳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 五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 容人愛士，以身徇朋友。 一曰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 二曰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三曰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 四曰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其餘亦常事。 如席上之珍以待聘衣冠中之類。

考一篇之内，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説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國，若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 聖人之行如斯而已

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也。曰：多自夸大以摇其君，豈所謂孔子者哉？

## 讀文中子

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傳之者非其人，爲之癰創而已耳。吾觀《中説》，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誚房、魏輩不稱師，顧諸公如何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灼見，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爲師也明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得一傳，而無王通云者，豈窮爲弟子而忽忘若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怒故。夫魏公引義諫諍，不爲天子屈，豈憚一無忌而削其師哉？蓋文中子教授河汾間，迹未甚顯，没後，門人欲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語之泄，乃溢辭以求媚。若杜如晦於萬民猶天、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類，其媚於唐帝，則下文曰堯舜者是也。

孔子之時，周王、魯公非有道也，至脩《春秋》，尊京師，別内外，戀戀不能已。江都弑煬帝，而文中子曰：「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其如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云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云云。楊素、蘇夔、李德林，隋之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素與吾言」，「夔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雖然，不姦詐，不無禮，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也。

流俗之視《中説》如視佛書，夫焉知佛之道可尊而尊之哉？徒聞其未死時，天地鬼神夷狄之君無不尊之者耳。或曰：文中子之

道不如是之光則柰何？曰：不害爲聖人之徒。

## 弔揚子

歲陰在戌兮，其月季春。望前三日兮，是惟壬辰。面書林以齋慓兮，敢行弔于子雲。

嗚呼哀哉！高廟不神兮，借人以權。新都大盜兮，春國之咽。凶邪得志兮，明哲偷安。天爐熾炭兮，璞玉不燃。斂佐王之刀尺兮，迴智巧乎簡篇。❶何諸儒之喪明兮，復培塿乎泰山。夫聖者通之謂兮，可名而名之，豈有常人？昔成湯號伊尹曰元聖兮，固商書之所不删。夷之清而惠之和兮，孟氏亦以爲聖焉。謂子雲之非聖兮，何啻乎膠柱而操絃。韓退之云大醇而小疵兮，所論止于《法言》。茲對問之細碎兮，如入宫始見其堧垣。伊太廟明堂之巨麗兮，則盡在于《太玄》。兼三材而用五行兮，取度數於渾天。日如蟻而右轉兮，斗揭柄而左旋。陰陽晝夜之會合兮，非弄筆之所磨鐫。其指在於三綱兮，尤切切於君臣。君道光而臣道滅兮，尊卑之分以陳。消與息而相乘兮，無盛滿之不疾顛。言行禍福同出於罔兮，貴思慮乎未然。必稱孝而稱忠兮，異乎劇秦而美新。既廣且深兮，浩浩東溟之瀦百川。

自哲人之萎於魯兮，獨子雲之書誰得而及肩？惟視之八曰，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貂之毛躬之賊。蓋小才之足以殺其身兮，俾愚心之愬愬。奉新語以周旋兮，庶全歸於窀穸。彼叔明之爲注兮，間或失而或得。矧科

❶「篇」，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編」。

指之不甚明兮，匪後生之能識。今之從事於此書兮，其説溺乎數術。隱怪之士借以爲己有兮，❶學者欲求而弗獲。

緊小子之不敏兮，將大爲之解釋。下以行諸講學兮，上以及夫邦國。計其業之勤勞兮，豈一朝而一夕？困于内者疾病兮，迫于外者衣食。念一家之言兮，終成之於何日？天有意於此書兮，使我壽考而强力。不然，子雲之道兮或幾乎息。我思古人兮，淚漣漣而霑臆。

## 復説

孔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噫！顔氏之賢，肖夫聖者也，猶有不善乎？曰：衆人之不善，不至乎善也。賢人之不善，善而過者也。孔門高弟，師也過，由也兼人，有姊之喪而弗除，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皆善而過者也，而未聞其復也。《中庸》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復而得中者，顔氏而已乎！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過之。不及則下於人，下於人則憤，憤則知進矣。過之則出乎類，出乎類則矜，矜則不知其反矣。伯夷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焉去之，過於正者也。叔向三數叔魚之罪，過於直者也。於陵仲子不食兄之禄，過於廉者也。魯隱公攝位，過於讓者也。徐偃王不忍鬪其民，過

❶「借」，原作「惜」，據光緒本改。

於仁者也。尾生期女子，過於信者也。聖人則不然，子見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禮似不直。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不欲速貧，似不廉。文王既没，「用我者其爲東周」，似不讓。誅少正卯，似不仁。諾陽貨曰「將仕」，似不信。應時遷徙，各得其所。禮所以制乎中，義所以謂之宜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情也。義之不存而苟變焉，然後爲小人矣。夔教胄子，皐陶陳九德曰：直而温，寬而栗，柔而立。是亦復之一端也。

天台王幾好學而多能，將有所就焉者也。幾之字曰復之，故爲之作《復説》。

## 命箴

宜失而失，斯謂之正。宜得而失，斯謂之命。身之不脩，責命可乎？謹爾攸趨，惟道之圖。命之不諧，躁乎則惑。慎爾食息，躁爾之賊。得失不言，吾道孰辨？臧之否之，緊我之願。言不以道，幸其哀己。食而摇尾，彼獸之恥。非道而哀，尚盍恥之？矧其無益，祇辱奚爲？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先迷無悔，今是猶及。蚤《詩》夜《書》，以遨以娱。戒之勿渝，天其舍諸！

## 畫贊

畫工有圖貴人之像者，[1]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爲之辭云：

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1] 「畫」，原脱，據光緒本補。

## 弋陽縣學銘

慶曆恢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廷之東，令異尉字，經始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一爲品制。事則有變，衆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易美知幾，孔戒已甚。太學三萬，黨人以禁。興雖有功，廢或爲福。敝漏之下，誦弦亦足。勗哉斯道，無與乎世。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 嘿堂銘

黄介夫尉鄖鄉，作嘿堂以居，使人來告，故爲之銘曰：

衆人之嘿，不材於天。賢人之嘿，保身以權。止則爲澤，行將爲川。雖欲勿言，安得不言？

## 太學議

覼伏以古今時異，沿革事殊，凡有設施，當求折衷。若曰上法周室，作爲辟雍，詢於儒者，諒無異議；行之本朝，或似不便。何者？雖作辟雍，必不欲廢國子監，未聞古者辟雍之上更有國子監也。況辟雍之設，非徒講授而已，❶便當行視學之禮、養老之事。國家大禮如籍田明堂，鑾輿未動，六軍之士已希賞賜。竊恐惜費，未能盡行，有其器而無其用，天下之望寧不歉耶？若欲太學不與

❶「徒」，原作「徙」，萬曆本作「特」，據正德本、光緒本改。

國子監相妨，又無行禮之責，則宜近取唐制。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廣文，凡七館，皆屬國子監。太學則七館之一，其於國子監，猶吏部、兵部之於尚書省也，不相妨明矣。萬一遭遇帝暉下臨，乃吾道之光耳。若猶未也，亦不爲朝廷之闕。至於棟宇之度，在唐無聞。如使講習有位，生徒有次，量事制宜，誰曰不可？然亦須見地之廣狹而後計之，若豫爲廣大之制而地或褊小，則是空文無所施用。

或謂周人立四代之學，今若以國子監爲唐學，又立辟雍以法於周，有何害耶？觀謂不然。周之四學並立，各有所用。如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學干戈羽籥於東序，禮在瞽宗之類是也。今教學之職，盡在辟雍，若不使國子監統之，則祭酒司業當治何事？如使辟雍屬於國子監，則古者辟雍之上更無官司，故觀以爲不便。果能廢國子監而興辟雍，且脩視學養老之禮以飾之，則非觀之所敢議也。

## 策問三首

問：孟子稱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舜竊負而逃海濱，以有所受之也。觀諸《周禮》，則有議親之辟。夫宗室有罪，尚在八議，彼爲天子父，而吏得執之，是邪，非邪？抑異代之法，不可同條邪？二三子極言之。

問：夏之有德，遠方圖物，以鑄九鼎，使民入山澤，不逢不若，其功大矣。然所謂神姦者，固爲傀異之形而求近人邪？抑能變化與人亂邪？果其傀異，則民之見者，雖無有鼎，亦知懼矣。苟能變化與人亂，則何形

之可鑄邪？當王孫滿之時，鼎猶在周，其所象物，蓋嘗目見，非虛語也，顧言之失其義耳。然則禹之爲是鼎，其何意也？

問：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如六鄉七萬五千家耳。自比長以上，卿大夫、士，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怪。學者每非之，而未見其說。抑序官之妄邪？則鄉州黨族閭比皆有職又不可闕，然則守其官者何等人也？

## 策問六首

問：太史公敘術學，崇黃、老而薄六經，其論以道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以吾觀之，蓋不出夫《易》，《易》非六經乎？何其不察而遽薄之也？二三子試言焉。

問：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明辨之，無牽舊說。

問：韓退之謂：「楊、墨之書尚有存者，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吾考於《墨》，彊本節用，誠其所長。楊則無見矣，然乃孟子所謂「爲我」者也。歷觀士大夫之所以高人者，儉陋爲先，儉非墨之流乎？其施於天下國家恨未及也。至於先己而後人，持祿保位，不以治亂累其心者，亦楊氏

「爲我」之流矣。❶及其論議，尚囂囂然曰：闢楊、墨。豈非化而不自知者哉？噫！時有變，事有宜，則夫二者爲是乎，爲非乎？將蓋而勿問乎？將折以先王之制乎？各言其畫。

問：《春秋》書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吾習諸此，未始不舍業而嘆。深矣，先王之法也。然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杜元凱曰：所書之王即平王，學者往往未知所傳。今之儒生又有異意，謂《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蓋號令賞罰，天子之事，孔子不敢私之，故書「王」以著號令、賞罰之所由出。若是則王非周也，孔子藉之云爾。吾心亦不安，兹用商于二三子，繹聖人之心，懋君臣之義，吾有望焉。

問：《周禮》，周公致太平之迹也。而於《大司馬》見「師不功」之文，《小司寇》有「詢國危」之目，諸如此類，蓋非周公所嘗行。若《春秋》舊凡亦曰「周公之制」，而弑君之例存焉，豈成王時有是也哉？故學者疑《周官》凡例皆不出于周公，二三子以爲如何？

問：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是時天子在上，而孟氏游於諸侯，皆説以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説，未聞一言奬周室者，庸非後其君乎？賢人之言必不徒爾，盍各求其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❶「流」，原作「決」，據光緒本改。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 墓　碑 傷辭附

### 進士陳君墓銘

穎川陳君，卒於天聖九年六月十二日，葬於明年二月甲寅。墓在南城縣太平鄉之塹陂。將葬，姪壻李覯敘而銘之。

君諱璆，字仲温。産富家，年少獨奮好學，蓄經籍，求師講問，晝夜不敢息。長於甲賦、唐風詩，時輩多所驚仰。憙技藝，無不該者。尤精玉筯書，得斯、冰體勢。覓薦王府，一不中，會家禍作，輒棄去，不復有仕宦意。

君爲人篤於孝慈，幼孤，事先夫人，左右無違。及居喪，捽茹飲水，終三年，匍匐致毁，瘠落肌肉，僅能自活。既除之後，殆十載，言及其親，未嘗不歔欷涕下。此皆世俗所不能者。性復倜儻，重節義，聞人急難，與其所不足，若己當之。族親友舊，賴而濟者，蓋可指數。江吳之間，其人信鬼禍，習忌諱，疾病死喪，非其父母妻子率避遠之。君雖於無服之親，亦必瞻視，懃懃致藥物療治，❶愈有恩意。於其死，哭弔常先他人。含襚斂殯，多自經手。其接人重厚有禮，隆賤親疏，訖不以顔色冷煥之。然於論議亦不隱其賢不肖，非深得古君子之道者，其孰能如是邪？

既退居鄉里，益脩田宅，美池榭。日召

❶「懃懃」，正德本、光緒本作「慇懃」。

賓客，飲酒遊宴，賦詩相獻答，亹亹不能自止。鐫琢粉繪，咀嚥花葉，務爲深奇，若新進争名者。怡愉終日，弗以他事亂其間。雖術業不施於時，亦不爲無所用其心矣。

卒時年四十六，聞者無小大，莫不嗟惋，來哭必盡哀。至于役養無知輩，悉旁泣竊歎，謂不復有斯人。嗚呼！可尚也已。

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比三世俱不仕。娶東平萬氏，順惠莊飭，有理内法。生男女八人，長子某，襲父之志，以文行稱。❶識者謂慶在是矣。次某，警敏守生業。某亦志學，某方成童。長女壻鄧某，應進士舉。次黄某、范某。幼女許嫁范某。皆著姓子。初，君之弟曰某，既勝冠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絶乳，君愛養之如己子，長以嫁李氏。銘曰：

勤不獲禄，善不克年。謂天有知，何死之亟？謂天無知，何後之賢？嗚呼！百世之下，無敢壞其藏焉。

## 處士陳君墓銘 并序祭文附

君諱文藻，世家盱江，實建昌南城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

君初以素門善治生，終能憙事，用儒術教子，起家登朝。其門既高，其行益篤。沈厚有智，多歷艱難，故動而鮮過，❷爲鄉黨法。將有事者，亦來咨謀。自用儉節，至義可爲，則不有愛。其所周急，浹于疏親。性復謹禮，雖幼而卑，必待以賓客，未嘗見其懈。尤耻争辨，踰數十年無一人獄在州縣者，而衆莫不服。晚節授家事于子孫。其中休休，罔

❶「稱」上，光緒本有「見」字。

❷「鮮」，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解」。

有不足。閉門終日，不與塵俗。風窗月墀，樂以忘老。年八十二，慶曆四年十一月庚午卒。明年及此月丙申，葬于郡東之龍池。

夫人周氏，既葬十二年矣，故不祔。子男二人：肅，繇進士第在官，爲能濟之重慎，得譽于薦紳間，以憂解殿中丞，執喪無失禮；次雍，孝友而外樂善。諸孫學問甚謹，無不令人源深哉！止而爲淵，行而爲川，未易窮也。五女嫁鄭某、朱某、范某、朱某、聶某，皆良族也。既卜日，孤以墓石來告，乃銘之曰：《洪範》「五福」「六極」，爲天賞罰之柄。今君既壽且富，無久疾病。教子義方，不謂不好德；啓手足知免，不謂不考終命。天之勸人，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祭文

嗚呼！公之年德，遠出輩流。子孫善良，無身後憂。人生及此，何所不滿？送往以哀，情猶未免。昔我年少，孤貧里中。惟公見遇，與衆不同。然諾之重，有古人風。薤露易乾，隙駒難駐。彭殤一揆，瞬息千古。設奠告誠，後期無處。尚饗。

## 廣文陳生墓銘并序

陳生，予同郡，君平其名，某字也。初以童子來學。既冠，游京師，用進士入廣文館，升於禮部試。下第歸而病，後二年死，蓋年二十有四矣。

始吾奇其人神甚清，氣甚和。齒少而智老，居今而好古。其學業務廣，其文體務大，若馭長風，中江而下，假之日力，則海不難到。凡厥施爲，巖巖見頭額，去其俗遠甚。其父某，又有行誼，謂可以餘慶擬之，不意其短命也。病日革，尚不舍業，或導以博弈解

愁憂，則曰：「我爲此益不樂。」❶拳拳文字間以即死。

嗚呼！吾之所好惡不類乎天之意邪？抑天之意皆與人異邪？或者天無有心而人妄責之邪？人亦無有主宰而自生自死邪？如何？如何？

贈某官。諱某，王父也。諱某，曾王父也。妻劉氏，有二女。其死孟夏，其葬仲冬，其歲辛卯，實皇祐三年。銘曰：

古石崇觀，今葬其旁。死者無知，則何所傷。若其有知，則顔魯公記麻姑山，謝靈運詩華子岡。雲瓌水怪，夕景晨光。尋群仙之轍迹，❷味古人之文章。魂兮優哉，豈與夫愚鬼同鄉。

## 進士傅君墓銘并序

皇祐五年冬，傅氏之子野請銘其考曰：先父諱垂範，字祖德，娶鄧氏。野中男，長任，少僩。女嫁董、張、江氏。壽六十有六，今年七月癸亥卒，十二月丙午葬。墓在宅東北仙羊峰下。曾王父封，王父寀，父逢，皆不仕。遠祖家信州，今爲南城人。銘曰：

君少篤學，見稱其儕。父隕兄落，欲進不諧。有田宅畔，有宅山隈。既耕且養，曰優游哉。君之事母，室爲便户，夜再三起，即訊安否。君之事兄，兄嘗病苦，醫須人肉，爰割其股。族有鬭死，將質于官，礙君

❶「益」，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亦」。

❷「群」，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神」。

其間，縮不忍言。聞善己若，見惡愀然。教子與孫，居如師門。維孝維悌，於君罔闕。他行雖百，無乃其末。命有夭壽，時有窮達。含笑入泉，糞土黄髮。

## 聶夫人墓銘并序

夫人姓王氏，歙州某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蓋富家。歸于鄉人聶某，今爲南城主簿。聶君之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考某，贈禮部尚書。兄某，終翰林學士。凡仕者數人。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爲婦孝，爲妻順，爲母愛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嘗蔕芥。既自治其家，舉有法度。於鄰里鄉黨，慶吉弔凶，以喜以憂，若在己然。見人乏絶，志於賙救，力不足不能自已。教厥子必以禮義榮辱，故克有成。長男武仲，進士及第。其次南仲、微仲、恭仲皆好學。女壻程某、閔某、汪某亦爲士，季女未許嫁。

夫人每敕諸子曰：「亟自立，汝後顯榮，吾不見矣。」皇祐三年來南城，未及安宅，夢人告曰：「爾在此二年而已。」五年疾病，時武仲與禮部籍奏，尚克聞之。已釋褐，有書至，不能言矣。夏四月十一日卒，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載其柩還鄉，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銘曰：

死生命邪？聖人罕言之。雖其有命，其可自知邪？夫人教子，謂不見其仕，及其登科，而母死矣。豈知而言邪？抑偶然邪？二年之意，形于夢寐，彼何神靈而告之丁寧邪？武仲有文采，諸子頗聰警，姑務於德，以求揚名，則親之魂魄，其不榮且幸邪！草露溥兮，松風凄兮，生者能幾時，死者無窮期。萬物皆如斯，又何足悲邪！

## 鄒夫人墓銘并序

前此者，聞新淦鄒氏有子曰迪，九齡以文求試于臺，遇疾罷去，得神童稱。今迪遺予以書，且列其妣之行，請銘于竁。❶予未識迪面，矧非州黨姻族，閨門之懿，所不及知。然觀庸俗，富而溢則驕其子，使淪於欲，若節信所謂「以賄喪精者」，往往而是。迪生五六歲，嗜讀書，屬詞句。既毁齒西游，仰視九門虎豹之威而不怯惑，有披青雲捧白日之志。事雖不果，與夫冕弁而童心輩相去幾十百倍。苟非胎仁乳義，沃染於初，如土斯瘠，其奚以藝嘉穀也哉？則其善狀宜不誣孔子之言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迪未冠，未克光大于時，懼其親之無傳，求哀於我，蓋亦孝子之節不可以已，故書之。

夫人姓楊氏，蓋鄒之邑人。曾祖某，不仕。祖某，亳州防禦推官。父某，亦不仕。其夫某，學不得官，以貲爲袁州助教。夫人之性順而明，喜篇籍，略知大指，書樂之藝，多所該綜。早孤，事母以孝。既嫁，未嘗一日不念母，念之至，則號泣廢眠食。善於夫之黨，外内無怨言。羞服器玩，舉有制節，罔或踰侈。唯迪一男，不以恩克義，且教且戒，期于有立。既不試而歸，益敕之，求師輔，繼短增卑，日取其効。一女亦尚幼，而夫人即世，年四十有五，至和二年某月某甲子也。越某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地名。

噫！昔陶侃母湛氏，亦新淦人，唯能資厥子交結勝己者。然非侃强立以濟功名，曷由致其母不朽之如此？迪之齒未也，誠能

❶「于」，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其」。

出溝瀆，逐鯨鵬於天海間，則楊氏之賢，當不媿于古，且使吾言見信於天下矣！　銘曰：

宜神之祉，顧短以死。不在其身，維有子。

## 鉛山縣尉陳君墓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與予同郡，實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爲郡著姓。父某，尤善士。有二子，君其仲也。君幼而開爽，多智慮。以兄宦學，膝下少人，迺顓治生，若親之意。其先子豁達而好義，自放于詩酒間，罕視家事。而財用所出，近得以賙親故，遠得以及羈旅，爲有識所貴者，繄君之力是賴。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温清益謹而田里益修。彼仕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君使然。免喪數年，遊京師，屬河決，以財佐公上，補太廟齋郎，選授邵武軍建寧縣尉。于時盜賊多，主名不見，邑居患之。君以機往，所至輒禽。郡守言其勞不報，替授茂州司户兼録事參軍。兄爲德陽宰，不宜俱入蜀，改信州鉛山縣尉。未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年夏四月癸亥也。

娶鄧氏，生男光遠、光道，皆好學，見稱于士友。君之啓手足，命以卒業而已，不語他事。一女嫁黄某，亦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十有餘里太平鄉三異里符源。銘曰：

世無災兵，以敝其生。家有禮義，以爲之地。衣冠揖讓，優游以卒歲，復何歉於意哉？

## 徐夫人墓銘并序

宜黄徐復，皇祐五年進士出身，南郊放

選，得贛縣主簿。明年改元至和，將輦其母之官，未及期，夏四月辛酉母死。秋九月來告曰：「吾母李氏，生十有六年而歸于徐。其居百口，姑之繼者四人，吾母事之亡蔕芥。至于女妐叔長穉婦，靡不得其歡心。先人諱某，宦學且久。吾母夙夜躬爨烹，以禮賓客，未始厭倦。復十八而孤，方肄詩賦。吾母請于先祖，使之卒業。舉不利，將退而服田，又勗遣之，以獲齒于下士。龠合之禄未登養器而遭大變。平生惻隱，以周急爲上務。斥衣賣飾，一簪亡所愛。死之日，親疏内外，❶皆哭出涕。天蒼地黄，何往何愬，願得銘以相哀。」

予與復非舊，憐其意從之。夫人之曾祖某，祖某，父某，俱不仕。復之兄曰某，弟曰某、曰某、曰某，豫亦好學。❷姊妹三，其長嫁杜某，其次進士胥某，其次戴某。銘曰：

人之教子，教成而親死，天下多如此。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復也能之。則欲報之德，誰曰不可？

##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并序

鄭君，名某，字某，建昌南城人。吾母其從祖姑也。夫人於覯，爲舅之妻，故常得見焉。鄉里陳爲冠族。夫人之父某，贈殿中丞。祖某，曾祖某，不仕。歸于鄭氏，生二男裁數歲而寡。姑老子弱，門内外事，一介畢委于其躬。性嚴正，處之有宜。請謝姻戚，意厚諄諄。用福其家，以不失舊。壽六十有五，皇祐五年夏四月乙未卒。

❶「内外」，原作「外内」，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乙正。

❷「豫」，光緒本作「俱」。

小子曰倫，既蚤死，君孤露一身，延其世祀。曾祖某，父某，蓋皆善良能治生，而君繼之。抑管子所謂士工商農之子，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矣！ 廣源蠻犯嶺表，朝廷以空名告身屬江湖轉運使，募入泉穀，而郡縣風曉之，君以此守撫州助教。執親之喪，數月得疾，未葬而卒，年三十有七。至和元年冬十二月也。

二男曰某，七歲。曰某，三歲。妻謝氏，獨當家事，闔門無五尺之童，略如夫人初寡時。嗚呼！可哀也已。

明年三月乙酉以二喪厝于其縣太平鄉之龍宴窠，同塋而異壙。

君之姊妹六人，嫁范某、徐某、胡某、聶某、陳某、夏某。五女嫁陳某、鄧某、張某，其二尚幼。銘曰：

吉凶在人邪，彼壽者何淑於身，而夭者何怒於神？其曰偶然邪，何再世不夭，若摹而傳？夫人之意，常恤後嗣，其死未幾，而禍猝至。古人之言倚伏者，猶可信而俟邪！

## 處士陳君墓銘

君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自有誌。君性慈和且憙事，同産六七人，身爲之長。當母在時，一以家事屬其弟，無所前却，闔門百口，不識笞駡。及官府召呼，雖甚威怒，必躬以進，❶不移禍於人。爲政者伺察焉，❷未嘗辱。嗜酒，從游或詬之

❶「必」，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且」。
❷「伺」，原作「似」，據光緒本改。

而或戲之，❶其色自若。

子陟有詞學，愛之欲其達。其在京國，輒馳往視。既及第，爲邵武縣尉。至和三年春，又就見之，中道得疾，入官舍而卒，年五十四。輓其喪歸，冬十一月乙酉，葬于郡西太平鄉金塘。凡兩娶，陟出蔡氏。其繼徐氏，生防、階、附、隱。三女，長嫁朱某，其二尚幼。銘曰：

古人以一世爲夢一覺，其間利害何足可道？若君者其已覺也哉！

## 宋故贈都官郎中張公墓碑銘并序

駕部張員外守盱之一年，狀其先君郎中之善屬于覯，願爲文以表墓。竊迹三代，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故勳勞不懋，名位不尊，雖子孫蕃大，唯致美乎宗廟。彼窀穸之事，無敢加焉。後王損益，有追贈之制。恩漏泉裏，咸同正官。國家仁甚於古，賞徧于下，凡在周行，必寵貴其父母，郊祀行慶，踵以爲常。今郎中得官五品，於令宜立碑。而員外出刺是邦，覯小草民，託寄宇下，見命執筆，其可以辭？謹按所狀而文之。

郎中諱某，邢州沙河人。曾祖諱某，父諱某，世不仕。積善之澤，漸于其躬。狀貌瓌偉，人鮮能及。性本孝弟，且憙義烈。自九族内外，悉能和諧。❷使無鬩很，而鄉人美之，豈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者邪！厚本力穡，以給其家。身雖肥遯，言必《詩》《禮》。克致嗣子，策名于朝，又豈所謂「愛子

---

❶ 上「之」字，原脱，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補。

❷ 「和諧」，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諧和」。

教之以義方」者邪！其生五十有六年，祥符癸丑夏四月卒，即葬于所居西偏。既而贈大理評事、殿中丞、屯田職方員外郎、都官郎中。

夫人柴氏，某縣太君。生男女五人。員外名某，習孔氏《尚書》，景德中及第，試于州縣，無曠厥職。由大理寺檢法陞審官籍，其修《天聖編勑》，與有勞焉。歷鎮五郡，稱爲盡心。四女，伯、仲皆嫁李氏，叔趙氏，季尹氏。員外之二子業進士，今賦于太常矣。後胙饒衍，胡可量哉！銘曰：

大河之北，土風朴渾。公宅其間，孝義終身。閨門雍雍，鄉黨欣欣。❶生而不試，没乃推恩。君仁有加，子心罔極。贈官五品，立碑九尺。慰彼顛靈，光于墓域。後昆之才，孝思是則。

##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江公墓碑銘并序

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長人者不恤義教而一之刀筆，雖聖與庸，或無以異，矧其人品中下云哉？世俗所以不甚相過者，無足可怪。士大夫不以賢自待，蒙耻苟得，習以爲宜。上亦不以賢待之，動有法令，不得行其意，爵列於朝而習史胥之業，❷故愚者亦足尸一官。賢人斂手于位，就繩墨，間有可道者，則今之循吏也已。嗚呼！江公非循吏而誰歟？

公諱鎬，字某。祥符五年進士及第。得

❶「黨」，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飲」。

❷「史」，光緒本作「吏」。

汀州推官，繇興化軍判官除大理寺丞，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其使知陵州仁壽、❶婺州金華縣，知英州，通判潤、宣州，知建昌軍處州，遂致事，年七十卒。時慶曆六年也。

公弱好文學，性孝友。既耆而執清河太君張氏之喪，尚致毀。於請老，當得一子官，舍其孫以與弟之子某，人以是稱焉。明且愼，善聽治。在興化常受命使府決諸郡之獄，故僉薦之仁壽。洪氏嘗爲里胥，利鄰人田，紿之曰：「我爲若税，免若役。」鄰喜，劙其税歸之名於公上，逾二十年。且僞爲券，荼染紙類遠年者以訟。公取紙即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白，今表裏一色，僞也。」訊之即服。金華舊梗而説公之政。粤民勤於役，其胥或世世與其族異財而同籍，率一胥影户數十。公至英乃擿而句用之，轉運使指以示他郡，下户獲安。在建昌擊豪褫潎，嶷若山重，于今有述焉。

娶同郡戴氏，封萬年縣君，生六子而卒。長男某，都官員外郎，蚤有譽，不幸死矣。某，著作佐郎，某，太廟齋郎，皆有學行。三女，嫁進士毛某、程某、潁州推官馬某，皆良奥也。曾祖某，不仕。祖某，泌水尉。父某，贈都官郎中。自十六代祖世源因官占衢州開化，其上不可知。凡一姓多者數望，俗以意稱之，問其譜則亡，或斥古之顯者以爲祖，是之謂誣，故不書。覯經爲公甿，著作使來告喪，以既葬弗及誌，惟令五品有碑，請列玆文而繫以銘曰：

善不獨善，既施於民。福在子孫，不止其身。少進老退，始卒無悔。死而有知，何

❶「使」，光緒本作「後」。

慶之大。

## 宋故將仕郎守太子中舍致仕宋公及夫人壽昌縣君江氏墓碣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江南宰相齊丘之族，遭亂播遷，自洪州南昌家建州建陽。曾祖某，祖某，以是無聞焉。父某，讀書客死太平州。公少時亦不顯，既而有子曰咸，字貫之，受位於朝，例以公爲大理評事，歷衛尉、大理寺丞，太子中舍致仕，年八十一。

夫人江氏，江南翰林學士文蔚之曾孫，本朝職方員外郎翹之孫，汝州龍興縣主簿湜之子，累封長安壽昌縣君。年八十，慶曆八年冬十二月壬午卒。越八日己丑又有公之喪。皇祐元年秋九月己酉合葬于所居壕南，從先塋也。

公逮事祖父母，能致其孝。以寡兄弟，其母程氏篤愛之，欲無去其家，故不使宦學。然性憙事，鄉之儒衣冠者多與之交。見人子孫孝弟學文，不啻出諸己，有良紙筆必往遺之。

夫人善言語，有識，於家內外，靡不規正，而姻族信之。前失數子，乃謂公曰：「積善餘慶，今生子不育，無乃父母有所闕歟？姑自修而已。」用是，時異夢而生貫之。❶總角好書，不同群兒。夫人曰：「此子必興宋氏。吾叔父知南劍州，可使從之學矣。」則司勳郎中名拯者也。不數年而貫之大成，應舉得官，由州縣至常參，皆補東南，以便侍養。

公老而静，勝日於官舍焚香誦佛書，有佳山水，未始出遊。迹其所爲，亦足以遠嫌

❶「時」，光緒本作「得」。

疑，非苟然也。

夫人雅知子，初貫之知尤溪，在上位者嘗以憾，故使爪牙吏求貫之之私，將傳於法。及知瓊州亦如之。聞者鮮不憂。而夫人諗公：「吾兒志大且廉，決無私事爲人所得，不足憂也。」已而果然。

耄年俱不病，自知將死，教令婦子亹亹如平常，鄉人異之。三男，貫之爲屯田員外郎，有文章，年逾五十，學問不倦。書非聖人作，一切鋤去不問。至于爲吏，亦多見稱，此其功名未易知。次曰某，頗儁才，蚤死。曰某，能治生，得其母心。二女，嫁李氏、饒氏。

覯辱貫之游而不獲拜其親。於葬，又不克會。今貫之乃來求文，謹次所聞而屬之銘曰：

壽考人之願，而夫婦偕老，有嗣家之幸，而其子知道，四者得之，固已足矣。又申之以官邑之號，苟爲不善之人，安能到此哉？

##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碣銘并序

南城治之右，麻姑山前左，麻源東南，其地曰某，是惟邑人陳公之墓。公諱某，字某，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歷郴、寧、洪州推官，五遷爲都官員外郎，知宜春、臨川、貴溪、豐城縣，年六十有三而終，實至和元年。

公少好學，以其才有鄉曲譽，性重慎，不易出言，視之若無白黑。及逢其人則亹亹，是非必中。與人交，外澹泊，然其義分，雖白首如初。

在官文理堅著，罔有罅兆，其所持操亦不可奪。郴有土茶，既貢而債其餘，公言其

賊民，轉運使以聞，及其貢者皆免。洪有久獄，逮證不已，公與守争，守怒而起，終以公爲能，遂舉之。臨川民有以庶弟爲異姓者，買吏得直，莫克爲辨。公召語之，不刑而服。其行事多此類，故在幕職時，舉者十有七人，張伯起、吴安道、蘇儀甫、趙叔平，皆世名臣。

居家孝友，親既没十年，與其弟某居，無間言。若親若故，或旁以生，要之言行，一有繩準，鄉人畏之。晚喜吟詠，久而益工。不善飲酒，發懷散憂必以詩，其存者若干首。將老于山林，未及言而疾作。哀哉！葬禮有碣，宜爲之銘，其繫世則誌諸壙。銘曰：

楚之東兮吴之西，山雄石俊兮盱之湄。公將退兮隱於詩，轡鸞鵠兮裼蘭芝。志不就兮以喪歸，曰天與命兮窈難知。千萬年兮識者誰？公之美句其傳之。

##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進士及第。爲郴州軍事推官，罷，得寧州，未行，以鹽鐵判官舉，監海州洛要場。遭母憂，復常權洪州觀察推官，除大理寺丞，知袁州宜春，移雅州盧山。父老，改撫州臨川，除殿中丞，又以憂解。既而知信州貴溪，除太常博士。明堂禮畢，遷屯田員外郎，替知洪州豐城，除都官員外郎。至和元年二月乙卯卒，年六十三。以其柩歸。明年及此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里某地名。

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父某，贈某官。母周氏，某縣君。妻黄氏，某縣君。長男某，廣文生，再就禮部試。次某，不應舉。

次某，一舉下第，死于京師。女嫁黃某、范某、黃某。銘曰：

官六品非賤，年六十非夭。生而鮮悔後有紹，左神右仙維宅兆，天之福公夫豈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某，字某，世籍南城。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皆不仕。予六七歲時在山中，有人從外氏所來，言從母之夫病且死，其弟以股肉食，不起。既而事寡嫂有禮，族姻善之。及予長，審知其人乃府君也。景祐三年秋八月，府君年五十三卒。其冬十二月葬可封鄉安樂里源潭之陽。後十八年至和甲午夏四月，夫人聶氏年七十四卒。明年春某月，葬于其墓東南隅。孤來求銘，敢不聽？

吾邑陳氏爲富家而幅之以善，于今四五世，智不以駕愚，力不以鉏弱。官無訟牒，獄無繫人。入場屋，得禄位者，磊磊相望。而府君以孝悌處其間，喻子教孫，蚤閒暮燕，以終其身，不亦美哉！

夫人之曾祖某，祖某，父某，亦不仕。爲人母者五十年，主家事者三十年，旁禮娣姒，下法子婦。儉，故不乏用；慈，故不失恩。屬纊之日，門内百口，又何盛也！生八男，執喪者五人：曰某，其人和，能友群弟。曰某，善讀經書，作詞賦，郡薦新人，嘗爲之首。曰某，曰某，曰某，服産業。一女嫁黄氏遜之子曰陟，進士及第，初爲邵武尉。銘曰：

管仲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今之愚者，階其富，以趨犴獄。陳氏之良鄉所矚，君之夫婦全而復，積善有慶兮後昆百禄。

## 進士傅君墓表

亡友傅君代言，字某。生同鄉，長同學。心純行潔而外不亢激，見人善，卑之若臣僕。聞人過弗敢言，其在己則改不待頃。故在家而和，與衆無蔕芥。好學有辭，以進士得試于墀下，兩舉不利，歸而寢疾。以書請覿，願一言，庶乎不泯没。病革矣，書字幾不成，猶拳拳俟報而後死，哀哉！其意何邪？時年四十五，慶曆甲申秋七月也。後二年正月葬。

君家世善良，曾祖某，祖某，未嘗筮仕。父某，在祥符以前，用辭賦著稱，不遇而死。皆曰在後人，至君又無禄，識者益憐之。娶鄧氏，生二男，某，某，然未有立。葬已，其兄某使人來告，迺表其墓曰：

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爲妄言。至于仁者夭，鄙者壽，禍福之來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爲不謬。嗚呼！吾友不幸，而堂有老，室有幼，不然則大彭殤子，亦何足道哉？

## 陳伯英墓表

吾嘗銘陳君仲温之葬，以行高，故譜敘甚詳。其子漢公，字伯英，初名詠。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噫！逝者如斯，徒使吾文不施於樂歌舞蹈，而施於墟墓間也。

伯英少從吾游，俊健有智數，頗多能。應進士舉不售，因放失繩墨，衆非之，終克自反。於親勤，於家儉，於人恭，摩垢出光，清議始變。年四十得疾，不治。哀哉！

妻聶氏。有五男。其三嚮成人，曰汝羲、汝士、汝臣。女許嫁鄧潤甫、廖庭圭。幼

者二人，其弟次公、次山皆有學行，庶幾大其門。噫！天人果通邪？善積必有慶，不然未可知。辭曰：

山可塵，谷可堙，謂余非妄人者，無褻伯英之墳。

## 處士饒君墓表

饒君，諱某，字彭年。世占南城，蓋予同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耦周氏，生男景先、見先。女嫁陳某、李某、吴某、桂某。其齒六十有四死，葬里中之金灣。後一年，實慶曆七年，景先礱石以待我，故書其墓曰：

吾邑絶大江數百里，與閩粵爲腹背。土地衍沃，宜稻桑麻。無大水旱，飛蝗所不至，故其人足衣食。俗椎少機，不肄文法。爲獄訟事，吏惡政苛，鏖之百端，卒無敢言。以豐富之資，加自重惜，而居之名山水之間，花草禽魚，日變時異，使人見之，心竅恢恢。欲追騷人，校江山醜好，然則諸父兄行有不爲禄仕，而撙禮義探儒雅者，固其宜。彭年性温厚，力治生，以遠不足，其餘唯務爲詩，與學者更倡和，争錙銖，亹亹不倦。二子幼，讀書，不使參外事。故景先以其文再試于禮部。見先亦嗜學多藝。其壻陳、吴、桂皆應進士舉。由此觀之，抑好善之效。晚節自除葬地，築室其旁，以待賓客爲觀遊。歌琴賦酒，不覺老至。自囂塵處，聞其所爲，有足喜者。往時相見，頂髮未素。❶今兹復來，墓草已宿。弔傷雲霞，嗟嘆栢竹，揭之墓門，千載可讀。

❶「頂」，原作「領」，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 醫博士周君墓表

周君諱某，字某，鼎州桃源人。以醫來建昌，爲博士。年七十有一，皇祐二年夏六月卒，冬十有一月葬。其孤播、揔來求表之。辭曰：

君之至是邦，吾時未生。及吾成人，❶與之往還，尚二十餘年。其容體昂昂，口辯，多所跋履。凡荆楚間三川物象，❷屈原、宋玉嘗稱道者，往往記憶。上下巫峽，見神女事迹，言之鏗鏗可聽。善飲酒，要之坐花草，醉倒歌舞，不以年長辭。趣爲和同，然未始以氣下於物。用醫藥交有位，雖甚親比，亦無所私謁。吾以此知其人。吾母曾病急，不能言，衆醫縮頸遯去。唯君視之曰「不死」，治數日，起之。吾以此知其藝。命不謂短，家不謂貧，其教有義，其嗣有人。龍池之東，負山爲墳，後來弗知，信在斯文。

## 前進士廖君墓表

君諱夷清，字禮卿，南劒州將樂縣人。曾祖居素仕南唐，以剛直見忌。由校書郎二十年裁得大理司直。❸建隆而後，稟命我朝，遂課其功，累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驟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大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耳」。故文士徐鍇弔之，有「三閭自投

❶「生及」，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及」在「生」上，屬上句讀。

❷「間」，原作「問」，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❸「年」，正德本、光緒本作「載」。

於灑浦，伍相願棄於江流」之句。不數月而金陵降，迄今鄉人有記其事者，皆叩頭稱之。祖仲符，少有志氣，以詞學名。兄弟蔭補，獨不就。及朝廷録忠臣後，授汀州掾卒。父知章，亦秀士，克世其家，未及進而死。

君童子而孤，力自樹立。篤學有才，作詩賦，尚俊壯，其於啓事、長調歌，尤能動人。性孝友，常省其姑，退必感泣謂人曰：「吾姑類先人。」其弟臣清，得官而夭，遺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江南，聞之匍匐往收。方大饑，道遇刼，告以其故，賊亦義之，不害。初舉解頭，好事者寫其賦於屏，今猶未絶。五試禮部，皆不耦。慶暦二年，特奏名賜同三禮出身，未免選，没於京師，年四十八。昭武李誥帥其友舊，棺歛以歸。其冬十二月葬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凋水，實君之徙居邑也。

娶鄧氏，生四男：平、畺、可、至。一女嫁周翰。夫人之死，後君十二年。❶於其葬也，平自爲誌。平十二齡而無父，嶄嶄自然，出於泥滓間，以濟其業。聽高眡遠，有足嘉者。群弟壹於學問，皆未易知。積善之慶，將在是哉！以石表未立，捧其鄉先生屯田郎中李公之狀來。覯嘗辱君游，謹撮其要，託辭左方曰：

太保之忠，貫神炙天。當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賢。非君之才，而平之孝，孰能因而傳乎？爲人之子孫者，其可不然乎！

## 李子高墓表

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天聖中，嘗省松栢至於子高之室。子高業已

❶「二」，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三」。

不仕，有男冠卿，生十三年，習爲歌詩，教義諄諄，無忝世儒。後冠卿第進士，試校秘書，守臨川主簿代歸。未幾而孤，來乞文曰：「惟先父好學篤善，應舉不得官，治衣食業，不能貪以取餘，醉吟山水間，忘其老。喜犇人之急，里有争，往往和解之，使不致獄訟。衆亦愛悦用濟。不肖子于宦學，未始有報，而舍去忽焉。願得表其墳，託以不腐。」姑取其譜而系之辭。

子高諱喬，年六十八，慶曆四年四月庚子卒，十一月乙酉葬。考彦禨，祖文遇，曾祖捷，皆布衣。初娶盧氏，生叔平、叔良，早死。一女嫁饒贍。繼陳氏，生冠卿，其季漢卿。辭曰：

生無失宜，死何足悲，有子而奇，其後焉可知邪？

## 先夫人墓誌

有宋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乙酉，李氏之孤覯，奉其母夫人柩葬于所居西先父府君墓東南隅，實建昌軍南城縣鳳凰山之麓也。

夫人姓鄭氏，其先蓋鄉大姓。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夫人初有二男，爲無服殤。既而生覯，十四年而先君没。是時家破貧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畝，其餘高陸，故常不食者。夫人剛正有計算，募僮客燒薙耕耨，與同其利。晝閲農事，夜治女功，斥賣所作，以佐財用。蠶月蓋未嘗寢，勤苦竭盡，以免凍餒。而覯也得出游求師友，不爲家事罔其心用，卒業爲成人。不然，蕞爾小子，爲傭保，爲負販，供養猶不足，何暇孶孶學問間邪？復還舊居，娶婦有孫，

如平人家。夫人滋不倦，門内細碎，覯尚未及知。慶曆中，應科目罷歸，迺自念親老矣而數棄去。舟江湖，客京國，以爲之憂。抑又窮空無以備甘脆，非人子所宜，因決不求仕進，忍耻業衣食，庶乎終養，無有憾焉。既八九年而智淺力少，不克如志。

夫人性多設施，好義而信人。祭祀、賓客、婚姻之禮，不以貧故略之。聞人緩急來有求者，應之唯恐不逮。衣服在身者必假，飲食在前者必輟。況於泉穀，❶固無吝心。由此困乏，百計不效。夫人亦厭之。覯惟《易》「窮則變，變則通」，所識公卿大夫多矣，苟扶吾親往乞食焉，尚可以濟，迺用此言告之。夫人喜曰：「是吾心也。幸而離鄉，非但謀食而已，且使雜人不到吾目前，則煩惱自少。況汝幼學，已而不進，吾與汝俱西，亦將有知汝者。吾孫又漸長，彼多英俊游，聞見當遠大也。」謀之未集，而及大故。疾病猶數數問行期。

嗚呼！夫人卒在葬前二百七旬有八日，實其年春二月丁未。壽六十有九，後先君没二十九年。先君嘗學，不應舉，以教其子作詩賦，亦樂施惠。尤直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以不得意死，年四十三。

嗚呼！覯何人哉？有心不明，有力不强，父已不待養，天幸有母，而方施施，進不能爲禄仕，退不能求財利以足其欲，使之顛頓，晚迺悔之，未及行而禍作矣。嗚呼！覯何人哉？天鬼不誅，王法不治，猶有面目以視息世間，復何人哉？誠懼乏祀，不自引決，敢因襄事刻石以記其罪，抑爲事親者戒。嗚呼哀哉！

❶ 「泉」，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錢」。

## 亡室墓誌

亡室陳氏，不知其先所自來，今爲南城人。曾祖某，祖某，世大姓。父某，弱冠夫婦同時死。唯是女生五年，養于伯父某。又十一年而嫁，嫁十七年而卒。

於戲！吾家破久，及覯好自樹立，與世不諧，日益戹窮。陳氏處之罔不寧，雖晨夕費，猶或已出，斥粧櫛，賣之單盡，執勞辱殆與臧獲等。時復寒饑不可忍，終無一言。族親期會，惡衣以往，參錦文珠象之間而不耻。事姑瞻相顔色，惟先意之爲，吾母固愛之。覯行四方，未嘗與謀，亦不敢問。在家有所嗇，獨居常數月，然不見怨望。卑柔静正，亡世俗婦女之態。訖不得報以死，悲哉！長女許嫁陳某。一男參魯僅毀齒。中女五歲，其少未免懷。姑老喪婦，子幼失母，號咷之聲，籍耳酸骨。校善惡則尤人，論禍福則怨天，復何言邪？復何言邪？

龜告吉日，用葬于城東二十有五里望州嶺之陰。且刻石以識其墓，于時歲在丁亥，大宋慶曆七年。

## 亡女墓銘

李覯之長女，嫁爲陳汝翼妻。年二十六死，其父傷之不能已，乃銘于墓曰：

巧以慧兮慎言語，之汝家兮畏如鼠。人生皆樂汝獨苦，命之薄耶抑吾故？汝來何爲何以去？墓無子孫久誰護？後人知汝吾之女，幸掩汝骨無汝露。

## 鄧公儀傷辭并序

亡友公儀名立，姓鄧氏，舉進士，年三十二以死。嗚呼！公儀生數歲，秀異不群諸兒，善記誦，聞於鄉。長而學成，爲文辭，謹聲律，主故實，讀之温温可愛。性賢，深於事理。其道雖不著之策牘爲訓具，顧其身所履頗多矣。事父母孝謹，撫其弟愛而有法。廉不至狷，儉不至菲。氣堅正服義，疾惡人，不得已而與居，未嘗安，若據棘芒也。厭浮屠説，斥巫祝邪媚，遠之不使汙其門。其意與予正同，然予時有所避閉，不出諸口。公儀見事如不可忍，雖在親戚，多引繩墨彈直，故予猶憚之也。早苦氣逆，藥之且平。俄而執父喪，哀甚疾作，不可治矣，是以死。

嗚呼！予自始學善之，志合道一，居甚驩。衆不是吾行而公儀是之，衆不聽吾言而公儀聽之。樂未始不與共也，憂未始不與謀也。他雖甚厚，弗之若也。寃哉！失之矣，復何言也！公儀死前百餘日，予將西游，告之。别時公儀病矣，猶未知果至是也，姑勉焉而去。及其歸也而公儀葬矣。不見其死，友之不終也；不銘其美，文之不公也。吁！墓之草再黄矣，是皆弗可得而悔也！徒傷之以辭云：

落落其實兮，韡韡其華。晰晰其鄉兮，嗢嗢其家。出處默語兮，禮而弗邪。璞乎君子兮，孰訾其瑕？學優而仕兮，維人之欲。自巇而坦兮，始圜其轂。志愈張兮疾愈蹷，老愛弱慕兮嗷嗷其哭。嗚呼！豈人不好善兮鬼之求？不用于明兮用于幽？不然何時未之知而命奪之？善不獲福兮惟禍之隨。已焉哉！鳥之飛兮隻

其翼，航之中流兮槳斯溺。吾友之舍我兮不我力行，煢煢兮將焉得？自我不見兮再易其正，心煩憂兮曷月而寧？桂而酒兮以寫我誠，路漫漫兮莫造其塋。莊周之云兮，息以死而勞以生。斯言之信兮，子無恨情。吾道之不病兮，吾文之行。千秋之下兮，庶存子名。

## 白石暹師塔銘并序

佛法之行於中國，豈不雄健不校矣哉？天之生民，靡不有事，賢者效志，愚者效力。以有貿亡，孳孳蚤夜，而鮮能得志。唯佛之徒，去離遠甚，安樂無算。王臣所傴覆，士女所合湊。生則得其奉，没則得其歸。而況人材有以超類者，惟其心之所之而已。

噫！佛之法豈不雄健不校矣哉？今吾見惠暹師，其人材超類者乎！師南豐章氏子，生十三年出家。禮白石居壹長老，誦《法華經》。祥符中，以恩得度。壹既化去，其住者惠通、惠德而師繼焉。師有計慮，能施爲，自通、德住時已主院事，殆今無曠。性潔特，耻交凡俗，積四十年不踐城市。頗喜篇籍，詠古人詩，以對賓客。吾少居山中，嘗與往來。慶曆五年，復抵其居，因告我以年老，治送終之具，院西有官隙地，且買之以歸骨焉。懼久淪滅，無以旌識，幸我之來，請文以信之。吾既善師之行，又歎佛之徒能優游以卒也如此，迺授之銘曰：

生也何來？死也何歸？神形一離，曷封樹爲？土石峩峩，松櫝差差，惟門弟子，是瞻是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 常語　上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❶ 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没，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宫於亳而宫於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至也。❷ 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則太甲之爲君，何嘗一日廢矣哉？

或曰：然則霍光廢昌邑王，非歟？曰：霍光之罪，滅族晚矣！知之不明，行之不慎，視君如玩物，去取在諸掌。董卓效之東京，桓温用之江左。宋、齊以下，覆車方軌，職光之罪也。敢問爲光者宜如何？曰：皇曾孫高材好學，而光不知。王賀放從，而光不察。既委質而臣事之矣，庸可悔乎？衛

❶ 「爲」字下，清《守山閣叢書》本余允文《尊孟辨》引有「與之」二字。

❷ 「至」，光緒本及清道光刻本《宋元學案》皆作「意」。

靈公之無道也，有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而不亡。昌邑群臣有王吉、龔遂，忠直人也。吉諫游獵而賀加禮。遂捽大奴善，屬衛士長行法，而賀不禁。賀之資朴猶可爲也，況大將軍秉天下權，其讒諛者舉放逐之，❶如吉、遂者使居左右。若夫漢廷固多士矣，豈無輔弼之益哉？受皇帝璽綬二十七日而解之，何其暴也？賀之言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而學也，慚恨死矣！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賢耶，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於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宋少帝，立文帝。亮迎大駕於江陵，道路賦詩，有悔懼之辭，已而果誅。夫三子者，有功於文也，何疾之爲？曰：疾之必也。由其悲號嗚咽而後悔懼，亮見事遲耳。女之賊其夫而私於我者，其可以納之室乎？是亦將賊我也。宋文豈不謀其身？不爾則爲後嗣也。漢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霍

❶「放逐」，光緒本作「逐放」。

氏之禍，萌於驂乘也。

成濟刺殺高貴鄉公，司馬文王聞之，自投於地，乃收濟家屬付廷尉。夫弑逆非文王意耶？曰：弑逆之名，何可當也？有其意者，必假手於人而歸罪焉。養犬者固欲其齧人也，客來而傷，則擊犬；慚於客，不得不有説也。爲大惡而得大利，既外於人倫矣，況父母妻子狼藉都市者乎？智矣哉！王僧辯也，其對湘東王曰：「平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别舉人。」

孰謂漢孝文恭儉而已乎？其有帝王之材者也，知權者也。周勃誅諸吕，迎立之。即日入未央宫，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然後坐前殿，勃之掌握已無物矣。許勃歸相印，既又使率列侯就國，何其決也！或曰：孝宣之初曷不然？曰：勢未可也。宣爲庶人，依許、史而已，不若文之有代資也。漢廷諸臣未始相識，誰可與言哉？既踰年矣，而光稽首歸政，不因此謝之，顧謙讓委任焉，過也。幸光速死，不爾，殆哉！敢問：光雖無術，其志忠矣，抑可疑乎？曰：使光未死而陰妻之語泄，❶則將何爲？

權乎權，君所以廢興，國所以存亡。戒之！戒之！一失之而不可復也。惟至明，然後可以權與人；惟至忠，然後能以權歸上。敢問何謂也？曰：大權在己，大禍隨之。夫其用事日久，刑人之父，殺人之兄，絀削人之爵位者多矣。言而弗聽，求而弗得者又多矣。怨者幾人邪？怒者幾人邪？我一日而去其權，則彼無動邪？譬諸騎虎，下則死矣。富貴尚不足惜，其如我身何？其如我

❶「妻」，正德本、光緒本作「娶」。

家何？舍隆盛而就夷滅，人情之所難。其附離者，又欲尺寸功，則斯人也，能不異慮邪？魏武有言曰：「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信矣！其惟君子無求生以害仁者，斯可謂至忠也已矣。

或曰：古之至忠者誰歟？曰：其皇甫嵩、朱儁乎？平黄巾威震天下，梁衍説之而不肯從，陶謙推之而不肯應，聞命馳走，就拘朝廷，其忠不可及也。敢問不有郭子儀者乎？曰：子儀可人也。然唐室雖衰，人心未去，程、魚雖巧言，肅、代猶出命。君命而違，不反則叛矣。反叛之名，中人憚諸，況子儀乎？嵩、儁則不然。董卓、李傕之猖狂，獻帝雖在，無獻帝矣。因兵威，乘衆欲，以伐其罪，孰不曰宜也？彼以君命來，遂不敢拒。哀哉！二臣之心，吾嘗爲之痛哭矣！

或曰：范曄評嵩、儁，以爲「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何如？曰：申生不敢愛其死，使天下知有父也。嵩、儁狼狽虎口，使天下知有君也。人以君命召我，我以矯詔拒之，其非矯者，亦足以爲之辭矣。夫除君側之惡，惡殛而君興可也。不幸投鼠而器喪焉，安得面目見天下哉？是二臣者所以自歸於陷穽也。彼范曄，弒君賊也，宜乎其笑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 常語中

晉明之明，王導之忠，其至矣乎？或曰：元帝固任導矣。曰：否。王敦初反導，不足疑也，而元帝疑之；王敦再舉導，乃可疑也，而明帝不疑。夫敦不以君爲君，其肯以導爲君？導既宰相矣，藉令敦捷，又何求焉？在他人猶可無異志，況導之爲腹心乎？而劉隗用事，導見疏遠，且欲悉誅王氏。當導之率昆弟子姪，每旦詣臺待罪也，呼周顗以百口累之而不應也。傷哉！唯恐其不免耳。再舉則不然，爲導者，盍懲前事有不自安之心；爲明帝者，盍以前事疑之無委任之理。而導詐哭，敦使衆有奮志，帝屬導節，使都督諸軍，君臣之間若合符契，遂平大難以濟中興。非至明至忠其孰能哉？

或問：閻纘訟愍懷太子之枉，皇太孫立，復上疏焉。夫以惠帝愚，賈后賊，安能聽言？徒觸死耳。纘奚爲哉？曰：上聽言，人誰不敢言？佳哉！纘也，是難能也。豈一時之言？萬世之言也。惠帝雖愚，萬世當不愚；賈后雖賊，萬世當無賊。其言欲使著令，諸有廢興倉卒，東宮兵馬，皆得輒嚴，須録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聽其臣子，得如邴吉距詔書，周昌不遣王，田叔、孟舒隱親左右，所以固儲副、安後嗣，誠哉！人主有喜怒，宮掖多姦詐。怒解而後悔，詐行而後覺，無及矣！如纘之言，萬安計也。嗚呼！學者之忽也。吾與士大夫接三十年

矣，未嘗有齒牙纘者也。

漢高帝使陳平乘馳傳載周勃代樊噲將，曰：「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噲受詔即載檻車，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或曰：平畏呂后而已矣。曰：不若是則高帝以譖殺功臣，呂后怒亦且報平、勃，平、勃死，則諸呂强，又誰制矣哉？高帝之不枉樊噲，呂氏之不害平、勃，平、勃得以誅諸呂、安劉氏，由燕之謀也。不亦善乎？

或曰：劉隗其亮直者歟？曰：敗中宗者，此人也。漢興至于孝景，庶且富矣。鼂錯以天下壓山東，卒動七國，橫屍東市。中宗資王氏以有江左，其强固宜，帝不以術縻之，隗方翾翾執刀筆以裁其末，力不任兵而假鎮以亢，斯足以速禍而已矣！魯昭公不忍季氏，薨于乾侯。晉元帝不忍王敦，憂憤告謝，子家駒諫而劉隗勸焉，隗之罪著矣，帝終不悟，雪涕而遣之，闇哉！

孔子惡稱人之惡者，子貢惡訐以爲直者。夫有口才又有文法，以羽翼之而忘忠恕，何所不逮也？其甚者干人骨肉，不避父子，時主以爲忠，識者以爲賊。國無釁焉，則以自斃；一有可爲，則危宗廟矣。自斃者，商鞅是也。刑太子傅，黥太子師，惠王既立，身裂車下。危宗廟者，江充是也。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謝之不聽。階爲巫蠱，殺戾于湖。武帝始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終則作思子宫、歸來望思之臺。嗚呼！噬臍也已。

或問：泉鳩里加兵刃於戾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何變之暴也？以爲罪邪，

何以賞？以爲功邪，何以誅？賞之是邪，誅之是邪？曰：理必然也。夫骨肉之恩，本諸天也。怒有已時，而愛無已。怒而欲殺，則殺者功；愛而不可得見，則殺者罪矣。夫豈不知殺之之由我也？内無以慰其心，外無以慰人心，故歸咎云爾。文帝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彼輜車封，誰敢發邪？非其人之罪也，借其死以謝天下也。小人因人喜怒以貪功而不度深淺，禍其至矣。故齊王自殺，而主父偃族滅；魚復侯不得還闕，而蕭順之憂卒。聖人作議親之辟，公族三宥，所以養恩，而小人間之，亦不知量矣。知其説者，其田千秋乎，其爰盎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 常語　下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❶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於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爲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爲士，子爲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爲農，不失其爲父也；子雖爲士，不失其爲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脩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

❶「目」，《宋元學案》作「自」。

王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説者以「無録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然則霸非天子者乎？曰：説者之過也。項籍亦嘗霸九州矣，在秦漢之間矣，尊懷王爲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自立爲西楚伯王，非霸九州而何也？然謂籍曰天子，可乎？彼共工氏，蓋籍之類也。敢問陽尊義帝，俄自殺之，亦足以爲霸乎？曰：謂其號也，不言其道也。

或曰：文王受命稱王，有諸？曰：否。不得已而伐紂，可也。紂猶未伐，功未加於民而遽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謂文王乃爾？武王舉兵建大號，追考虞、芮訟息之年以爲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非西伯實改元也。《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後人追爲之辭，非西伯實稱王也。《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緯候》以亂之過矣。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禰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於百里也？曰：《閟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

緑縢。」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不與焉，其何儉於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耳矣。諸侯之於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税，譬之一郡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有諸？曰：紂以崇侯譖，囚西伯，謂其得衆也。諸侯又從之囚，其疑膠矣。彼諸侯之力，足以勝紂邪？盟津之會者八百，武王猶退師，當此時也，固未足以勝紂矣。力不足而從之囚，徒使其疑且怒耳。紂能脯鬼侯而不能殺西伯邪？是好事者之語也。若夫三子獻寶，則有之矣。然則聖人以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皮幣、犬馬、珠玉事之矣，文王曷不可，况三子者之愛其君邪？君親之難，何所不爲也？

或曰：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請紂除炮烙之刑，有諸？曰：以炮烙爲是邪，非邪？是，則不可以除之矣；非，而請除之，則發紂之惡也，賣恩於民也。羑里之囚既免，又激怒之，豈人情邪？彼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不刓也。《易》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其斯之謂矣。

或曰：湯、文王雖爲二伯，其國不出百里也。曰：唐之刺史有一州耳，其領節度、觀察則連十數州有之矣。彼中分天下而治之，威權所及，百里而已乎？後雖三分有二，其益者未多也。敢問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則是太甲不繼湯也。曰：《書序》「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不言仲壬也。就令繼仲壬爲人後者，爲之子太甲固三年也。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邪？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内，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徒胥，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闤闠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於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於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於禮也，異於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於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爲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説者，則謂聖人無過，顔子不二，猶或爲之辭，徒使人君之耻過也，而不欲聞之也。

三代之政可得而言歟？曰：民不知之也。商因於夏，周因於商，損之益之，未嘗與衆忤也。周公之制，諸侯因舊國而大之，百姓因舊田而廣之，天下得不和乎哉？世俗之説者，必曰復古，古未易復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民從之，各自便也。王莽之

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奪其有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孔子之爲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説者不曰正其身，徒囂囂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爲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爲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爲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爲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没吾世而已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 古體

### 三賢詠

魯連誓蹈海，夷齊甘采薇。秦王不得帝，周武終見非。輕死議萬乘，强哉三布衣。凡人欺貧賤，貧賤豈易欺。

### 和蘇著作麻姑十詠

#### 魯公碑

他人工字書，美好若婦女。猗嗟顔太師，赳赳丈夫武。麻姑有遺碑，歲月亦已古。硬筆可破石，鐫者疑虚語。驚龍索雷鬭，口唾天下雨。怒虎突圍出，不畏千强弩。有海珠易求，有山玉易取。唯恐此碑壞，此書難再覩。安得同寶鎮，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時，莫教凡眼覷。

#### 七星杉

五行與萬類，有象皆在天。如何彼杉樹，反更侔星躔？予思古昔意，欲媚兹山巔。草木尚有斗，人物誰非仙？栽培自何

代，衰老今多年？大旱不減翠，涉春無益鮮。生當好世界，過盡閑雲煙。房心欲布政，柱石安可捐？

### 煉丹井

丹竈久已毀，井泉空獨存。此地非常地，今人非昔人。我願刀圭藥，輕舉朝明宸。一言洗天日，萬物歸陽春。群仙誰嫉妬？使我身漂淪。俯視廢井水，欲飲礙荆榛。徘徊片雲下，泣涕霑衣巾。少壯幾何時？且醉樽中醇。

### 玳瑁石

前有縣大夫，取此石爲器。囂然夸謂予，材與工俱美。如何爾鄉人，器用曾莫備？無乃居荒陬，俗鄙不喜事？答云此石堅，攻磨動時歲。官用錢出民，民用錢出己。出民官不知，喜事誠可貴。出己乃傷財，誰能（一作其。）不惜費。大夫聞此言，如有所忿戾。今君倡是詩，敢以報嘉惠。

### 秦人峰

秦法雖甚苛，秦吏若猶拙。山林不數里，俾爾逃得脱。予觀後世事，政役火烈烈。苟非爲鬼神，何計避羈紲？聖皇今在御，百事咸均節。常披詔書意，苦念生財竭。誰能將順者？所望在賢哲。無使峰中人，笑我民屠裂。

### 流杯池

幽居久不樂，心死如濕灰。聞言山有池，仙客曾流杯。披衫向西坐，欲望無崇臺。何當命遊宴，盡聚不羈才。顧恐狹隘地，未足開吾懷。仰手斷河漢，決向天南來。移舟

復轉嶽，壅遏成環迴。横持北斗柄，量盡酒星醅。箕踞接下流，一歃空千罍。八風助吟倡，萬怪供嘲諧。醉來散髮卧，蠅聲視霆雷。冷笑勢利子，茫茫塵土堆。

碧蓮池

碧蓮何歲開？我時不得見。于今到池上，只有紅蓮綻。紅蓮非醜惡，物以多爲賤。阿鑾雖解舞，不見真妃面。

虎跑泉

虎跑本何爲？彼將對以臆。有如大丈夫，卓爾抱剛直。盜泉既不飲，譖人亦不食。山中小禽獸，何足勞捉搦？勇氣無所泄，爪地成遺跡。地神嘉乃誠，水源如開闢。尋常竊六畜，夜傍人牆壁。是與豺狼同，聞此宜慚色。

丹霞洞

山西十數里，乃是丹霞洞。直上窮雲霓，中寬入罌甕。紅塵生不識，明月手可捧。人家千里庭，泉源六月凍。風雨氣勢惡，草木精神竦。靈物少形見，仙官何職貢？俗緣易厭倦，世事足愁痛。寄語松上鶴，他年期一控。

葛仙壇

仙翁猶在時，壇上何設施？仙翁一去後，夢草空離離。下士固大笑，言者多不知。嗟嗟天壤内，共是枯魚池。

**穫稻**

朝陽過山來，下田猶露濕。餉婦念兒

啼，逢人不敢立。青黃先後收，斷折傴僂拾。烏鼠滿官倉，于今又租入。

## 哀老婦

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繇役及下户，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牽車送出門，❶急若盜賊驅。兒孫孫有婦，小大攀且呼。回頭與永訣，❷欲死無刑誅。我時聞此言，爲之長嘆嗚。天民固有窮，鰥寡實其徒。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吾君務復古，旦旦師黃虞。赦書求節婦，許與旌門閭。繄爾愚婦人，豈曰禮所拘。蓬茨四十年，不知形影孤。州縣莫能察，詔旨成徒虛。而況賦役間，群小所同趨。姦欺至骨髓，公利未錙銖。良田歲歲賣，存者唯萊汙。兄弟欲離散，母子因變渝。天地豈非大，曾不容爾軀？嗟嗟孝治王，早晚能聞諸。吾言又無位，反袂空漣如。

## 寄懷三首

鳥獸死有用，羽角筋革齒。❸輦輓入工師，飾作軍國器。玉食白如瓠，瞑目已腐穢。生者不敢留，埋藏與螻蟻。百年富貴身，孰若鳥獸類。❹唯有令名人，終古如不死。

❶「車」，《宋詩鈔》作「連」。
❷「頭」，《宋詩鈔》作「顧」。
❸「革」，光緒本作「骨」。
❹「鳥」，《宋詩鈔》作「禽」。

### 又

根生但爲松，翼飛但爲鳳。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癡兒似婢妾，寸步矜恩寵。傍人忍笑時，佯把衣袪弄。

### 又

齪齪復齪齪，淺謀同燕雀。不思明日憂，但取今日樂。俗儒抱書卷，未去眼中瞙。誰將古人淚，更爲今人落？

### 避暑

富貴責且重，慚耻心如何？貧賤事易了，飽煖幸已多。大熱火天下，虛堂枕山阿。拔俗嫌人影，考古分賢科。漱冷齒雙噤，飲香顔半酡。一跳或移日，遇狂還自歌。去就各有志，彼此無相訶。原憲豈嘗病，賜也徒來過。

### 喜雨

人皆喜膏澤，我獨憂豐年。歲凶已賤糴，年豐安得錢？賦役忽驚駭，倉廩甘棄捐。銖銅苟可換，富賈寧我憐？❶ 歸來官事了，相弔柴門邊。農夫未盡死，穀價應常然。王心幸仁聖，分職當忠賢。謂穀賤爲美，咄咄無欺天。

### 送上官直

失意多怨尤，有誰能自知？遊人務乞

❶「賈」，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及《宋詩鈔》作「貴」。

丏，之子唯求師。成名在積善，干祿先闕疑。根本苟深固，春風諒無私。

## 題昱師房三笑圖

高僧不出院，屏畫三笑圖。客子倦遊者，欲去復踟躕。古人骨朽不可追，今人相見如古時。人間觸事入吾笑，何必門前有虎谿？

## 寄祖祕丞

我本山田人，好尚與衆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固無幾。❶ 昨者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曆初，選舉實多士。茫茫帝王州，栖栖遠行子。携錢賃破屋，乞火蒸陳米。鞍馬到即賣，僮僕癡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塵市。數步則一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質野，言語欠婉媚。閽人顧之笑，將命見而避。往往得所請，蹌蹌向前跪。何能剖懷抱，浪自慕尊貴。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野夫等麋鹿，芻豢非所冀。歸來坐空窗，惆悵夕不睡。塵埃滿鬚鬢，臭惡入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僶俛待報聞，愁憂遂經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有奴來啄門，手披上聲擇之刺。承命驚下牀，赤脚誤穿屨。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名顯宦且達，見我當何爲？再拜請就席，熟視知可畏。昂昂貌甚古，崖石掀氛翳。渾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鋭。高談貫先哲，雅意在茲世。昔人相遇間，一言猶合契。今吾於擇之，寧

❶「固」，原作「國」，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及《宋詩鈔》改。

假再三計。自此習往還，中心蔑疑貳。如熱息廣厦，如飢享盛饋。君授南康守，舟維蔡河涘。我館汴之陰，前去路則邇。時時結帽帶，踽踽尋英軌。衆人嬌綺羅，相對紉蘭芷。朱絃自三嘆，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一反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匏繫。曠日及孟秋，皇慈始收試。崇崇九門開，窈窈三館祕。主司隔簾帷，欲望不可跂。中貴當棖闑，蒐索徧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地。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禮。一朝在檻阱，兩目但睖眙。捉筆析所問，移時數千字。讀書取大者，纖悉或靡記。炙背雖自奇，寧當至尊意。龍馬騰天衢，駑駘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事。振衣託歸舟，河流迅弧矢。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枕几。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船檣既入岸，馬首已來暨。迎我到府署，相見共欣喜。嫩橘摘千苞，肥魚斫千尾。蕭晨徹骨清，佳境邀人醉。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至。草草成別愁，悠悠渡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厲。陽烏畏威逃，江神以儒戲。氣象斗不同，波濤大可悸。長帆張去聲欲裂，孤舟蕩無倚。或從玉井出，或自銀山墜。篙工斂手立，脈脈無窮淚。從者閉目坐，嗟嗟不敢視。我時撫牀歌，分去聲作長江鬼。所恨生劬勞，不孝而已矣。禍福果無妄，險難行可弭。脱身得平康，引領望鄉里。厥後過挾日，幸得見維梓。入門何怡怡，饌具有甘旨。稚女能紉針，驕兒偏生齒。芟除閑草萊，疏通舊沼沚。君廬可終焉，生計由此始。郡守方仁賢，學宮盛脩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論經藝。麻衣何紛紛，鄉人子若弟。不唯務章句，所欲興禮義。施爲有本末，動静有綱紀。蚤與鷄同覺，夜與月相值。孳孳忘飲食，齗齗

在文史。時附南康書，或逢北來使。尺素雖滿前，話言難到耳。殆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稱按刑獄，勢可平冤滯。故人漸大任，賤子差自慰。軒車日已遠，翰墨益難致。薄命良可傷，降災渾未已。是年之季冬，舉家纏疫癘。老母尚委頓，微軀蓋螻蟻。形骸非我有，魂魄與心離。權柄在鬼物，功力非服餌。曉突誰能炊？午關猶未啓。荏苒再周月，幸會天不棄。春風動枯槁，甘雨澆根柢。行行夏交秋，吉徵凶不替。高堂何戚戚，疾病日攢萃。一夕脾臟間，發泄不復止。詰朝問無言，目瞑口齒閉。號呶諸兒孫，雜沓大鼎沸。嗟哉當彼時，誠恐弗可諱。醫師相急熱，巫覡兩經緯。藥草極酸辛，法術殫怪詭。薄暮乃復蘇，踰旬僅知味。方茲戀庭闈，旋已對獄吏。試言其所由，内省亦無媿。有人同州閭，發迹自徒隸。竊被儒衣裳，曾亡小材技。突如游京邑，欲以干明叡。朝家焉可欺？羈旅謀自濟。乃造黄紙書，便取青袍衣。乘船歸南方，斂板謁當位。自言章奏奇，因藉宦官勢。詔文降自中，宰府不預議。既云能占天，且曰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不啻。到處争逢迎，莫能思處置。轉運苦愛奇，得之如國器。故使按坑冶，庶可展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圈印發傳遞。閭閻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遮道結繒綵，鋪筵塞珠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爲典刑？獨自誇爪嘴。在昔秦無人，繞朝贈之筴。緊我非聾瞽，碌碌寧不耻？作書貽諫官，姦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取真僞。是夫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惑，準例皆拘係。幽幽囹犴中，憤憤争競裏。周旋二十日，乃克見巧敝。畫地尚不入，叢棘曷可寘？惟

茲謝吾母，幾不全髮體。教道亦難行，凡庸豈同志？吁哉養英才，徒以釣積毁。篋書歸湫廬，庠門任蕪穢。去年仲夏後，盛暑若火熾。郊園有餘爽，蔬果聊可嗜。時復觀田疇，畢力奉耘耔。人生但飽暖，此外皆淫侈。思君非一日，欲去無雙翅。俄聞遷黄州，又説丁喪制。古來聖與賢，誰不遭醜詆。蜀日駭狗犬，夏鼎愁魑魅。人壽有短長，孝子謾憂思。滅性經所貶，節哀禮爲是。矧夫王佐才，簡在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譴？加飯苟如願，蒼生猶有恃。適時匪我長，不朽乃所擬。道義果弗充，富貴反爲累。回憲本無官，桀紂焉得此？俗子但相非，吾心已居易。近者游葛陂，念君在衰枲。作詩布幽懷，讀之勿嗤鄙。

## 名男曰參魯以詩喻之

孔門有高弟，曾子以孝著。求諸聖人言，尚曰參也魯。才敏誰不願？顧恐難荷負。苟無德將之，何益於父母？[1]昔如吴起者，善兵亞孫武。齧臂游諸侯，親喪哀不舉。楊彪有子脩，器能頗可取。一旦以罪誅，舐犢徒虚語。吾生本薄祐，略無兄弟助。及汝又一身，不絶如線縷。祖母唯汝愛，無異所生乳。寧止託祭祀，亦欲興門户。伎倆勿求名，適時乃有補。計慮勿尚巧，合義乃可處。持重尚寡過，摧剛庶無懼。内以保家族，外以揚名譽。高山在所仰，今人豈殊古？參魯爲汝名，其字曰孝孺。

[1] 「益」，原作「盜」，據光緒本改。

## 女色無定美贈卿材

女色無定美，寵至美則多。士才無定稱，用顯稱已過。長安小家子，粲粲秋池荷。性慧不覺耻，母憐不加訶。出户一囊麝，見人雙眼波。情動笑難止，語嬌音屢訛。都人口如沸，觀者踵相摩。因緣幸充選，恩澤成偏頗。少費萬金珠，一呼千綺羅。佯愁慘白日，猛唾傾天河。東鄰有賢女，春緑涵脩蛾。花艷不裁翦，玉光無切磋。自小固聞禮，藏頭豈知他？親戚尚未見，媒官當柰何？過時誰訪問？生世就蹉跎。豈不有配偶？市里或山阿。豈不有奉養？春饎與機梭。列女不得傳，樂府無人歌。容華日衰落，涕泣坐滂沱。富貴易脩飾，貧賤多笑呵。柳下無仲尼，小官終滅磨。進退在勇決，遲疑兩皆蹉。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進當取勢位，健筆爲干戈。胡然守一節，獨自埋隨和。

## 江亭醉後

平生尚倜儻，壯大苦摧折。主人能結納，佳境爲鋪設。渺淼東江來，谽谺暮雲裂。倡女稍多藝，市酒且供啜。俠氣復何聊？心朋幸相悅。解冠從放蕩，大呼誰輓掣？咄哉千里足，嗟呼三寸舌。海物喚龍取，❶天葩令鬼折。艷唱聲非雅，戲談理當譎。帷房笑私昵，閭巷嘲瑣屑。更鼓莫催睡，夜風纔去熱。俗士鮮大志，于今重小節。內行豕在泥，外貌犬伏紲。吾儕古豪傑，方寸浴日月。被謗肯自疑，爲歡顧猶拙。放飯彼不慚，使

❶「海」，原作「悔」，據光緒本改。

我無齒決。

## 寄章友直

人生何足貴？貴在天資秀。譬如沙石間，金玉豈常有？有才不善用，多爲淫邪誘。嗟哉棟梁材，往往厄樵手。章子吾不識，美在衆人口。如何材藝多？四十無所守。所守者何爲？非貴亦非富。古今聖與賢，歷歷垂星斗。景行苟有成，進退無一繆。不能攻天下，尚可名身後。百年隨飄風，白髮勇未鬭。良時且不反，飲恨唯尸柩。無謂學已足，大海難掬漱。無謂過可文，希珍尚磨垢。智者當自知，既往誠可咎。❶ 西子蒙不潔，見者掩鼻走。惡人幸齋戒，上帝必孚祐。相如竊妻逃，犢鼻從沽酒。一朝賦《上林》，在漢爲稱首。努力念前哲，吾言非子詬。

## 中春苦雨書懷

《春秋》書大雨，三日已爲霖。如何方春時，終月常積陰？淙空若泉瀉，盪地成淵深。曾無晝夜別，顧恐山嶽沈。疑是天上河，底漏不可禁。傍無女媧石，欲補難爲針。又疑坎宮水，陽曜所不臨。何等大鬼物？戲把北斗斟。誰籠三足烏？冷臥空桑林。勾芒失權柄，羞耻啼盈襟。枉殺幾樹花，恣許泥土浸。一作「侵」。或云天有意，欲使誅荒淫。田穀彼何罪？芽潁當森森。一粒且漂溺，不啻千黃金。路絶吊客行，餒我一作死。憂巢禽。風聲怒打屋，寒氣獰穿衾。況我出

❶「可」，原作「何」，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改。

山遠，久次茲江潯。嗟嗟歲月晚，悠悠金玉音。無聊但詠笑，有得還歌吟。莫怪旅愁甚，旅人千萬心。

**弋陽縣學北堂見夾竹桃花有感而書**

暖碧覆晴殿，依依近朱欄。異類偶相合，勁節何能安？同時盡妖艷，無地容檀欒。移根既不可，潔心誠爲難。外貌任春色，中心期歲寒。正聲尚可聽，誰是伶倫官？

**孤懷**

智者在不惑，君子貴知幾。彼昏有耳目，無能辨是非。蜀犬盡鳴吠，羲輪自光輝。古人不可作，垂涕沾吾衣。

**讀韓文公駑驥篇因廣其説**

主人渴良馬，僕夫念駑駘。行遲追易及，力少牽易來。時聞千里足，百箭攢其懷。主人雖欲買，衆口大悠哉。

**送陳次公茂材**

俗人無心胸，貴僞不貴誠。口吻當文學，犇走成名聲。之子出蒿萊，行潔業且精。中美未外發，樸質亡華英。持此嚮廣衆，詎免笑與憎。況復覔薦舉，路險豈易行？所願天命泰，因之主者明。牙絃一鼓時，鍾子耳必傾。

### 蝦蟆

蝦蟆爾奚爲？閤閤攪人耳。在官不爲去聲官，在私無私事。徒將一寸口，日夜相鳴吠。豈能劇語言？且欲譟夢寐。何者孔稚珪？愛之如鼓吹。誰論正與淫？各自有知己。

### 惜鷄詩

曩予家居，見鷄有異者，爲之動心，嘗欲作詩而不果。戊寅夏五月，學于山中，乃追賦之曰：

吾家有鷄母，乘春數子生。生來踰六旬，互覺羽翼成。其母且再卵，❶逐之使離散。衆雛既不來，一子獨戀戀。戀戀不肯離，逐之終不移。母行無險易，唧唧相追隨。卵生亦云足，母伏窠中宿。厥子苦無依，攀背如悲哭。窠中母所安，忍渴復忘餐。子於背上卧，不捨須臾間。我時見之喜，異類能如此。因欲觀其終，其終諒何似。一朝大長成，乃知牝牡情。膨脝娠在腹，漸見東西行。行行求飲食，欲以助生息。卵出子還多，養子何勞役？朝啄荆草林，暮爪汙泥深。昔時隨母意，今作愛雛心。雛生誠可愛，母老寧忍背？物性乃不常，使人心歎慨。物類本無知，無知孰責之？斯鷄與衆異，酷似有天資。天資以仁孝，變更何太早？况彼本無知，血毛安足道？萬物靈者人，孰不念其親？少艾與妻子，所以奪吾真。五十慕父

❶「卵」，原作「卯」，據正德本、光緒本及《宋詩鈔》改。下一「卵」字同。

母，虞舜稱稽古。埋子得黃金，邇來唯郭巨。占人往莫追，言之淚沾衣。斯言足自警，題作《惜鷄詩》。

## 日　出　吟

日出百鳥喜，羇人嬾舉眸。長恨年光緩，禄養未可求。若至年光過，高堂又白頭。羲和君有知，奈我心悠悠。

## 聞女子瘧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

昨日家人來，言汝苦寒熱。想由卑濕地，頗失飲食節。脾官驕不治，氣馬癡如絏。乃致四體煩，故當雙日發。江南此疾多，理不憂顛越。顧汝僅毁齒，何力禁喘噎？寄書詰醫師，有藥且嚼啜。方經固靈應，病根終翦滅。但恐祟所爲，嘗聞里中說。玆地有罔兩，乘時相罥結。嗟哉鬼無知，何於我爲孽？我本重脩飾，胸中掬冰雪。禍淫雖甚苛，無所可挑抉。疑是饕餮魂，私求盤碗設。盡室唯琴書，何路致葷血？無錢顧越巫，刀劍百斬決。徒恣彼昏邪，公然敢抄撮。吾聞上帝靈，網目匪疏缺。行當悉追捕，汝苦旦夕歇。慈愛早有加，憶念今逾切。塵勞差可畏，歸計又云輟。所生能劬勞，祖母矧聰哲。羸卧縱未蘇，撫視諒非拙。勉勉多自安，風來信勿絕。

## 讀　史

子長漢良史，筆鋒頗雄剛。惜哉聞道寡，氣志苦不常。心如蟲絲輕，隨風東西揚。一事若可喜，不顧道所長。公言絀原憲，俠

賊乃爲良。仁義謂足羞，貨殖比君王。黄老先六經，斯言固猖狂。吁嗟夫子没，兩觀無刑章。予懷班孟堅，駁議何洋洋。傳與後世人，慎思其否臧。

**和育王十二題**筠州楊屯田以僧常坦詩俾予和之題之，義坦自有解。

金沙池

遥聞金在沙，知是虚名號。世人方競奢，何兹有遺寶？

佛迹峰

佛迹空在兹，佛心無處所。尋迹以求之，似學邯鄲步。

七佛石

萬物雖散殊，孰非道之體？何必石岩岩，方疑金色臂？

袈裟石

梵教一來東，群心日歸向。土石至無情，也作披緇狀。

明月臺

月色固無改，臺基亦不壞。嗟哉翫月人，古來誰更在？

石屏風

形模皆自然，樹立豈人力？松影與秋光，掃成真水墨。

靈鰻井

田苗自枯槁，井鰻人所禱。若教龍有靈，此魚何足道？

供奉泉

璘師鑿此泉，晨夕奉親老。因知達者心，豈嘗離孝道。

育王塔

嘗聞有爲法，佛說如夢幻。胡然窣堵波，香花耀凡眼。

八角殿

晉後千百年，玆殿儼如昔。梵宇若皆然，應須省民力。

晉年松

典午既陵夷，群材共淪謝。唯有青青松，于今被王化。

重臺蓮

長疑佛界中，天女來行樂。爲怕山風寒，仙衣盡津忍。重著。

美女篇

繁霜毒春木，花開苦不早。愚夫擇利婚，美女貧中老。曷不冶顔色，門前車馬道。閨房有禮文，自衒誰言好？俗態競朱粉，古心慕蘋藻。所期君子恩，卒以慰枯槁。

苦熱夜

熒熒背明燈，黯黯垂疏帷。階庭豈不好？蚊蟲苦相期。壞扇無清風，暗樹多斜枝。屈指山泉侶，寂寥空所思。

丐僧

靡靡步康衢，喋喋問流俗。誰將今日財，願易來世福？休論身善惡，佛眼重金玉。

閔俗

君門若無祿，陳編孰能讀？公庭若無法，穢德誰不足？煦煦儒者言，沈沈小人腹。傷心勿復道，拂絃寄清曲。

感歎二首

世常羞貧賤，貧賤非我羞。道成不見取，貧賤誰之由？陛楯擁堯舜，廊廟居伊周。面對豈無説？咫尺路阻脩。浮雲關太虛，白日光逆流。嗟爾臨人者，蔽賢天所仇。

又

得志萬罪消，失志百醜生。誰云王路寬？枯槁不敢行。出言到口角，縮舌悔恨并。自省由若此，況乃蚩蚩氓。故知當今賢，未有非簪纓。

寄鄰父

離山闕歸期，滯蹤如在獄。他門一巒

炙，賤子萬端辱。吟憶圃花盡，❶夢知原麥熟。公言富貴遲，何似耕穫速？

## 竹齋題事

低齋結空野，小竹移孤林。齋閑竹淨好，日媚幽人心。南方夏厭暑，獨此留殘陰。戛雨挫促夢，穿風搜涼襟。長茵展麗蘚，亂歌奏歡禽。侍奴裹村服，語客抛塵簪。志高成利讐，思爽生詩淫。值聖喜盈卷，感古悲入琴。山迎穩履遠，月勸澄杯深。榮名雖未染，幸亦非堙沈。

## 贈黃秀才別

朝閨入有籍，疏遠難見君。世眼不識道，貧賤無高文。蘭蕙生同草，鴻鵠心在雲。贈子喜別離，兒女安得聞？

## 雨中作

群陰侮陽德，雨陣春嘈嘈。白曉慘成夜，瓦口生飛濤。凝雲列山鞘，冷氣攢衣刀。徑鬧有松竹，庭卧唯蓬蒿。花淫得罪隕，鶯辯知時逃。隰苗出水短，木菌隨日高。微吟雅於樂，快飲甘如膏。朱曦待未見，天蓋空牢牢。

## 獨居

苔根跨階發，白雨滿四簷。春眠嬾下枕，日午誰開簾？浮塵裹酒榼，餧蟲鏤書

❶「吟憶」，光緒本作「唫特」。

籤。榮樂豈不欲？非義固所嫌。

## 閔雨詩

吳江之南，是曰豐國。五種之生，天下食。一歲不登，吾民菜色。如何天不仁，縱彼旱孽稱其神。矯矯赤龍推火軒，來自東南山。咸池愞水不敢沃，陽侯失色愁烹煎。況茲畎畝流涓涓，何足吸之唇齒間。但見禾與黍，蓬勃紅塵起。土伯勑其屬，掃路迎飢鬼。哀哉氓蚩蚩，託身釜鬲惟蒸炊。小人怨咨君子知，天生天殺今其時。我聞皇穹大德在生育，愛養萬物同嬰兒。產民之身賦民食，中道絶之何所爲？當時冥冥間，委任非其宜，山川之神各守土，群龍受位司天池。上帝當軒親戒勑，十日一雨無愆期。帝心仁且信，臨下固不疑。謂言庶事有分職，屏去視聽思無爲。安知愚下鬼，負德孤恩難制指。弄天之權侮人命，貪嗜牛羊邀祭祀。忽焉一物不稱情，因教此旱災生靈。雷霆之官畏罪莫敢諫，頭枕天鼓眠不醒。帝在紫微垣，下隔千里雲，徒勞銜血向空哭，帝心雖聖安得聞？北斗侍帝側，斡運氣母均四時。五星暨衆宿，照曜亡偏私。夫何容此鬼，恣行胸臆輕天威？定是機務繁，耳目有所遺。小臣亦何者？草莽負奇節。欲係神頸無長繩，欲斬龍頭劍鋒缺。皇穹如未察凶邪，空使小臣心鬱結。

## 訪周道士

豈無飲食奉歡樂？亦有賓客相追遊。

宿酲在枕或時起，❶俗話入耳令人羞。偶隨賢友訪仙子，一臨花檻斟瓷甌。塵埃何處是浮世？松竹此地長清秋。古來擾擾富且貴，天下茫茫公與侯。蓋棺事了何足數，乘興嘯傲真良籌。

## 甘露亭詩

乾坤父母莫匪慈，胚胎億兆成角羈。其間哺乳不及處，有時泣殺呱呱兒。南川上游號沃野，景祐丙子嘗凶饑。新田始苗舊穀罄，十室八九無晨炊。伏陰何者不仁甚，釀作水災來助之？煙煤刷天雨汁黑，嘔山泄谷争奔馳。橫流一夜打城郭，萬弩竊發穿毛皮。東隅有洲尸揖揖，❷如蟻欲走遭水圍。屋根無力樹腰折，蛟蜃食人猶擇肥。濤波一望萬山阻，六親不得相扶持。國子劉公好仁者，惟時假守兹軍麾。民生在我不在命，告舟往救無敢違。童兒赤立婦女困，載之刳木何纍纍。泥沙外冷内飢渴，口噤不語如狂癡。牽攣坐卧滿府舍，賦以酒飲加饘糜。❸隨流往往亦不死，遠在百里無人知。捐金購得問氏姓，召使親族携之歸。司農倉廩盡發出，不待奏報先施爲。有餘況可補不足，大賈蓄家如響隨。來瞻去察夜繼晝，赤熱不忍蔭華榱。由斯一郡十萬户，餓膚日月生膏脂。存者相保没者葬，唐虞仁壽重毆躋。聖主養賢賢養物，氣和郁郁通高卑。城西老宮古松徑，一朝墜露甘如飴。千柯萬葉結不解，玉階瓊樹光離離。甿俗奔走競觀覩，手

❶「酲」，光緒本作「醒」。
❷「尸」，光緒本作「居」。
❸「賦」，光緒本作「賜」。

攀口吮同齎咨。學老之人周氏子，好善不類黄冠師。欲令事迹絢久遠，築亭其地高巍巍。公之歸朝不可借，松樹至今猶未衰。我作此詩揭亭上，他年墮淚如羊碑。

## 送丘寺丞

嗟予兀兀何施爲？學無異意唯傳師。嘗言先聖所述作，人事而已亡他岐。安知步步有天道？緊我丘師能識之。《春秋》下應三千歲，《雅》《頌》周流十二支。闡幽《大傳》與隱旨，圖寫轉匝成圓規。勞兄示我復教我，一字不曉如癡兒。文侯聽樂唯恐卧，今我幸免指目皮。丘明子夏言不及，我兄所得何神奇？直疑前身是顔子，獨受師説無人知。又疑夢寐感靈怪，常與周孔相追隨。不然悠悠千載後，何傳何習遽如斯？窮愁著書古有例，昨官閩中今海涯。海涯路遠學者少，斯道未有施行時。聖皇誅賞甚明白，歸來奏牘無遲遲。江南臈雪片如掌，酒花上面寒力衰。是非得失從此止，馬頭一別東西馳。

## 答緣概師見示草書千字文并名公所贈詩序

佛繇西域漸中土，欲使群心皆鼓舞。若顒梵語及胡書，昧者雖從明孰與？其徒往往多材能，暗結時賢爲外助。遠公自昔來廬山，誇逞蓮花邀社侶。吁嗟君子遭亂邦，舍此未知何處去。邇來一行善記覽，豁破乾坤尋曆數。或攻文苑掠芬香，辭則貫休筆懷素。其餘曲藝與小詩，布在人間難悉數。賢豪大抵多憐才，引致門牆無齟齬。其人既重法亦尊，羽翼大成根本固。我緣山谷見不

遠，緇褐憧憧盡愚魯。坐量此去朋黨衰，纖縞焉能拒强弩。去年有使自番陽，手藉一函來我所。發函乃是緣概書，千字滿前雲縷縷。衆人飽食己用心，欲嘸伯英肥美處。當時名士嘉其能，長序短篇聯繡組。因思幅員千萬里，如師之能更幾許？以儒輔釋日益多，何恤區區一韓愈？

## 春社詞并序

寶元二年，嘗夢大雨震所居室，驚而仆地。既已，有一人甚長大，紫衣而冠，意謂雷之神也。呼覿使前，授之題曰《春社詞》。「詞」或作「篇」，字不能審。覿懼，栗栗援筆，得八句與之。及覺，尚記其首三句，頗怪麗。今七年矣，值暇日以五句足之。

吴臺翫春鎖春色，雨刷花光入龍國。田邊大樹啼老鴉，野雲癡醉寒查牙。年華欲住風雷惡，蘭臉知秋淚先落。時榮時謝無了時，扶起混沌須神醫。

## 聞訓狐

昔年因讀昌黎文，知有訓狐猶未真。客堂昨夜滅燭後，一聲竊發誠驚人。慈母入席匪虚語，據此麄暴誰敢聞？殺人之子養爾子，天地不管胡爲仁？豈無鷹隼善搏擊，去路昏黑難相親。亦有弓矢可彈射，却恐誤中東西鄰。我今獨處雖無懼，聒不得睡寧不嗔。嘗聞鳳凰百鳥君，丹穴萬里誰能言？直前行當整頓《九韶》樂，奉迎綷羽掀重雲。再拜列爾罪，爾軀何足爲灰塵？

## 聞喜鵲

翩翩者鵲何品流？羽毛白黑林之幽。生平智力可料度，有巢往往輸鳴鳩。天然却會報人喜，愚兒幼婦唯爾求。萬聲千噪幾曾驗，聞者終是軒眉頭。從來烏鳥愛反哺，孝慈情性誰可儔？其間於事最先見，告人凶禍令人憂。憂時不肯自脩飾，禱請神鬼爭啾啾。告之愈驗愈見惡去聲，共云災患鴉之由。彈丸瓦石相驅逐，名園佳樹難依投。忠言逆耳世罕用，屬鏤曾割伍員喉。莫笑後來司馬公，事事稱好真良謀。

## 解湯延祖字

仲尼作經授曾子，明稽至孝之終始。始於事親終立身，以是揚名於後世。《大雅》有言念爾祖，述脩其德乃爲美。聖訓昭昭十八章，寫之琬琰千餘歲。湯生本由義方教，石磨沙盪求成器。其名延祖有意哉，吾以子立爲之字。立身之道將何如？非曰凡人富與貴。不賢而位何能爲？蠅蟲豈不披紅紫？周公亦人舜亦人，口銜日月坐天際。勗哉見善勿遲疑，往往後生誠可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 近體　五言二韻

### 詠竹

外邊雖節目，内裏却空虛。從來汗流浹，只爲寫經書。

### 霜

夜落無人見，朝看到處新。非君有分別，力不柰松筠。

### 冰

水性本來弱，漸寒成此堅。東風有時到，幾日是殘年？

### 鵝

逸少曾留翫，人因喚右軍。鳥名加爵號，不離羽毛群。

### 鴨

庶人常用贄，貴在不飛遷。飽食待庖宰，虛教兩翅全。

惜才

醜婦易爲潔，愚兒多守純。天將惡文采，萬物恐無春。

五言四韻

山舍寓止

無計柰疏拙，走逃雲水隈。鶴飢雖厭夜，龍睡却嫌雷。師友關千古，窮通付一杯。商巖版築者，底處有梯媒。

東巖精舍

像設彼何時，高僧白衲衣。水寒呑日氣，樹老慣霜威。幡影捎天近，鍾聲落谷微。可憐成道易，無事即無機。

閑夜

披衣坐小亭，夜氣拂人清。月暗先成暈，蟲吟不識名。舉杯期混沌，開卷賞《莖》《英》。此興知誰會？松風鶴睡驚。

霧

光明人所好，幽暗此何爲？樹在谿無影，禽來鶻未知。愛花留潤與，避日卷陰移。

底事偏相惱，天涯欲望時。

## 自詠

俗態共紛紛，吾心誰與論？幾因清夜夢，還見古人魂。聖域寧無樂，文家別有尊。此身聊自足，獨恐累兒孫。

## 睡思

俗語不入耳，旅愁還到心。❶坐多渾易厭，夢好欲重尋。暴雨撩蓬響，殘陽過嶺陰。迴看犇競苦，此與貴南金。

## 秋熱

江湖限南鄙，秋令到還稀。節換空看曆，人閑未趁衣。齊紈方得意，廈燕莫言歸。秖有松筠徑，風高暑氣微。

## 鑑湖夜泛 以「明月到樽前」爲發句。

明月到樽前，拏舟古岸邊。亂山斜入霧，遠水倒垂天。酒氣薰龍戲，歌聲弄鶴眠。迴頭嗤李郭，此外更無仙。

## 池亭小酌 得和字。

客思都無著，臨池一醉歌。喚春呈物象，移性入天和。月影碎荊玉，波紋緯蜀羅。相看盡仙骨，俗態已無多。

❶「到」，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及《宋詩鈔》作「對」。

**迴胡舜元賦稿**

一把長篇讀，驚嗟即過旬。誰知後來者，還似老成人。古訓但時習，英辭當日新。慚無稱薦力，空此見天麟。

**迴黄通詩篇**

老杜没已久，嗟哉吾子心。時人任詬病，獨自革浮淫。美玉寧須琢，朱絃豈在音。鍾期如未見，慎勿等閑吟。

**送路拯北遊**

六月地欲赤，驅車河朔行。王師備戎羯，游子念功名。盡識山川險，深窮彼我情。歸來具封奏，直上請長纓。

**感　事**

太平無武備，一動未能安。廟算何時勝，人生到處難。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秪有盱江守，憐民不愛官。時國子慎博士守本郡。

**閑　居**

無物可勞情，空郊日閉扃。[1] 雨吟春破碎，貧飲客凋零。世事重江險，才名一夢醒。同心秪松栢，見我尚青青。

[1] 「閉」，光緒本作「閑」。

萍

盡日看流萍，誰原造化情？可憐無用物，偏解及時生。泥滓根萌淺，風波性質輕。晚來堆岸曲，猶得護蛙鳴。

送張鼝㲉

人意皆懷土，嗟君無故園。欲行須盡室，此去又他門。静裏文章好，貧來節行存。振淹知有日，倚伏豈虚言？

村行

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爲備，執事彼何人。朱户仍奢侈，柴門轉窶貧。若非衢室畔，無用説悲辛。

感懷寄擇之

衆人皆鋭進，唯我復幽居。慮遠夢多亂，身閑氣不舒。干求非禄位，好尚豈詩書。日夜又日夜，霜寒鬢髮疏。

鷄

嗟爾羽蟲類，昂然冠距麄。徒爲識昏曉，猶未免庖厨。年少苦令鬭，主人頻見呼。寧思避弋者，天外去鴻孤。

堂西夜坐

炎蒸得避處，鋪席對西牆。有月樹陰

黑，無風山氣涼。聚蚊妨袒裼，飲井當壺觴。❶妻子詎知我，笑言皆在傍。

### 寄題陳適追養亭

築室先塋下，哀心有所歸。每來開户牖，渾似戀庭闈。丘木成風樹，哀裳換綵衣。吾生與君類，東望涕交揮。

### 送宜黄柳尉

荒郊人事絶，歡喜見時髦。舊業椽爲筆，新官草染袍。幽明終考績，州縣豈徒勞？況有松筠性，凌寒節更高。

### 送君俞

之子來相問，吾言豈不誠？文章難得理，聲律易求名。貧甚須清節，親安莫遠行。異時如有立，宗族亦知榮。

### 送黄祕丞

天下爲人子，何人似慶門？二親皆白首，同日拜皇恩。就養蘭生畹，娱賓酒滿樽。自嗟偏侍早，相送只銷魂。

❶「井」，光緒本作「酒」。

## 寄題廖説蒙亭

聖人雖在上，君子有窮時。自得山居樂，何須世俗知？夜多松月分，涼與水風期。只恐亭通去，清閑却付誰？

## 晏起

貧士無所務，閑眠常起遲。謾勞鷄口喚，不柰睡魔欺。宿酒猶薰腦，朝飢未到脾。誰能空汲汲，肉食自謀惟？

## 養疾

少小唯貪酒，病來纔信醫。問方逋客許，尋藥野人疑。夜擣全聽慣，寒煎覺沸遲。古賢曾愛死，此意亦誰知？

## 遠山

最能牽病眼，天際一山横。盡日是秋色，無人知地名。暗時雲自合，缺處路應平。才子霑衣淚，千秋共此情。

## 送吴伯華

典學淡無味，畏塗來幾程。舉家應好事，努力爲求名。馨膳南陔遠，連環昨夢驚。壽觴何以薦？經術抵金籯。

## 次韻陳殿丞除夜感懷

浮世因循過，流年次第新。迴思舊來

事，都似夢中人。不飲偏嫌雪，多愁却怕春。星魁欲寅位，五鼓莫頻頻。

## 早歸

病馬不妨騎，出門常便歸。見人無事説，是物與心違。通塞元關命，驅馳轉覺非。莫教塵裏汗，壞却篋中衣。

## 晚聞角

傾耳斜陽裏，無聊拭淚頻。平生慣聞處，今日自愁人。夜近歇不久，風來聽得真。蝴笳更何物？只此已傷神。

## 庭樹

不是栽培力，誰容此處生？細聲饒客睡，斜影與鄰清。地窄根猶迸，秋遲葉未驚。虞人雖欲伐，却怕損簷楹。

## 哭女二首

妻死女已病，踰年成二喪。此生誰骨肉？未識好衣裳。看面雖猶小，聞言盡可傷。最知憐祖母，句句刮人腸。

又

老樹枝葉薄，先秋風雨過。人間不善事，身外想無多。理遣誠如幻，悲來豈柰何？從前短鬢髮，爲爾漸雙皤。

## 贈端師

十載寓都城，人傳善相名。一言知禍福，相識盡公卿。洪井舊鄉路，紫衣歸計榮。塵緣應漸了，何日悟無生？

## 寄題鄒氏延壽亭

一世躋仁壽，君今更欲延。山中想無事，分外得長年。松老多經雪，雲閑不到天。區區殉名者，迴首倍淒然。

## 感秋

徙倚重咨嗟，非緣惜歲華。關山異鄉客，砧杵別人家。天冷雲含日，谿清水獻沙。屈魂終不返，悲思更無涯。

## 次韻答陳殿丞

不能隨薄俗，非是向深山。自喜道無屈，所嗟心未閑。酒鄉貧更入，詩債病猶還。一字成虛美，通宵只厚顏。

## 讀趙氏淳化詩集

少年曾誦習，誤認古人詩。風雅世不重，姓名誰得知？高情如隱者，薄宦過明時。地下尋才鬼，應逢陸與皮。

## 小女

惜汝今何恃？言來淚滿襟。死生雖分

定，襁褓累人心。飢買鄰家乳，寒勞祖母針。豈知泉路隔，時撥蕙帷尋。❶

送吴著

好學誠雖篤，事親心不忘。秋風滿黄葉，歸路正重陽。力行宜無改，脩辭況有方。起家知可望，蘭秀自聞香。

題靈陽宫

費君投杖處，行客過彷徨。水面風雷散，沙頭草木荒。一壺誰世界？千古共凄涼。大塊偏勞我，燒丹未有方。

龜峰精舍

去縣二十里，路平時正春。四山唯有石，一寺更無塵。融結疑天意，經營憶古人。但知安樂處，何必是金身。

鳴蜩

雨餘雲漏日，蟲思已喧喧。時節驚初夏，聲音似故園。爲誰吟緑野，相共送黄昏？便是秋來信，霜髯更幾根。

❶「蕙」，原作「繐」，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及《宋詩鈔》改。

## 送張評事

江上楚花鮮，君行一黯然。居官無藉手，選部豈知賢？廉善雖由己，亨通亦在天。都人如問我，疏嬾甚當年。

## 送春

送爾歸天去，天應解禍淫。物生誰得所？我見獨傷心。《楚詞》有「目極千里傷春心」之句。好景吟來徧，芳樽醉不禁。東風別無用，百草已成林。

## 君錫以新詩相示因成四十字答之

君詩三十首，一一敵琅玕。語近終非俗，情閑不似官。姑山蟠郡碧，盱水蘸天寒。景物將才思，相期李杜壇。

## 送李侍禁

三載盱江上，軍和盜亦殲。事煩終不倦，貧極始知廉。別袖揮寒日，歸舟載夜蟾。懋功宜有賞，天意在官占。

## 寄周寺丞

我愛南豐宰，天資舉措奇。上官如不怒，善政有誰知。賦役貧中減，鞭笞惡處施。邑人多未悟，去後始應思。

**次韻閻判官除夜**

密雪穿窗入，孤燈向壁光。老來人不覺，夢斷酒猶香。世事休思慮，年華任短長。朽株難長育，空此見春陽。❶

**送閻判官**

鄉樹江淮接，軍籌歲月深。從公雖盡力，當路少知音。賦命休重問，離觴且滿斟。君言鵬與鷃，何者是飛沈。

**送彭昱應舉**

計偕千百數，太半是虛名。近日逢吾子，中心歎筆精。衆人皆禄位，所貴在誠明。努力唐虞際，期於大有成。

**送黄銑應舉**

先世宦不達，少年才已雄。何人爲父執，獨自振家風。物色營求廣，賓興禮數隆。孤寒今有望，太守漢吴公。

**夏日郊園**

三徑是生涯，朋游日已賒。野情饒皓鶴，寒氣入甘瓜。移竹調風韻，疏泉浴月華。塵埃應附勢，不肯到貧家。

❶ 「陽」，《宋詩鈔》作「傷」。

**寄黄晞**

長憶黄夫子，才高行亦淳。世情輕近事，見慣即常人。何力康時務，將身役路塵？七閩山水國，是處好安貧。

**送黄介夫**

短亭車馬地，送子一盤桓。不畏離群久，所嗟行路難。曬衣雲日薄，撲面水風酸。聖有《中庸》訓，時時著意看。

**送山甫**

喜爾年將壯，爲儒志可嘉。鄉閭知行實，場屋見辭華。公道方無壅，君門況不遐。直應千里足，世世出吾家。

**送沈郎中**

僞飾久終變，真誠老益純。官爲郎位貴，家似舊時貧。去作吾民福，歸尋楚水濱。他年名粗立，林下願相親。

**送江茂才**

少小尚英奇，高談與衆違。久窮纔信命，遠客合思歸。簞食非無樂，京塵誤入衣。雲山仍舊好，況是覲庭闈。

**贈端上人**

佛法本無二，誰論律與禪？水行到處

入，月出有時圓。事去何嘗念？忙中不廢眠。松堂白日永，幡影自飄然。

**千福寺昧軒**

何人指蒙昧？題作此軒名。天理自晝夜，道心無晦明。用當群物化，舍去一毛輕。磊磊山前寺，時聞鐘磬聲。

**怡山長慶寺**

行行金碧裏，氣象恍如春。不記來時路，自嫌衣上塵。院香知有佛，僧靜似無人。十載京華夢，相逢一欠申。

**傅翼甘圃**

老圃君何學，中心切養親。從來啜菽處，便作采蘭人。百行當無愧，三牲未足珍。孝廉方察舉，勉勉詎長貧。

**林屯田思軒**

慮遠無如靜，茲軒得地幽。一官雖智效，萬仞更心游。風月趨吟筆，乾坤入坐籌。延英期上對，豈是爲身謀。

**迴明上人詩卷**

學佛有餘力，吟詩過一生。情閑氣餤少，句好琢磨成。柏竹門庭古，冰霜筆硯清。

輸他飽食者，終日自無營。

## 聽周太師琴

已解琴中意，更加絃上聲。他人鄭衛雜，此手鬼神驚。深夜衆籟息，寒天孤月明。四鄰應得睡，濁酒且同傾。

## 送覺師西遊乞御書

累聖多材藝，留神翰墨間。皇墳非小道，玉版徧藏山。上士持三學，西行謁九關。奎華如可捧，歸伴白雲閒。

## 送分司吴太傅還鄉

休官衆未許，分政且歸閩。名係金閨彦，身爲蕙帳人。林泉新得主，冠履漸無塵。知足應常足，安能更問津？

## 送任大中

真僞少分別，吁嗟此世情。西施作老婢，南郭逞新聲。命合生來困，詩應没後名。旅游何所得？赤日又徒行。

## 送杜奉職

青紫皆同道，稀曾到薜蘿。感君非我輩，無事每來過。此別當貧病，何年共醉歌？人生有後會，争柰鬢雙皤。

### 送陽曲蔡尉

鳳皇貴在德，孔翠豈無文？詩禮多承訓，賢能迥出群。談清蜕塵滓，志大躡烟雲。更喜并州牧，豪英天下聞。

### 送武陵令

之子當爲邑，吾朝信擇人。位卑難立事，任重合憂民。槃瓠多遺種，桃源即近隣。登臨如有見，才思日應新。

### 送酸棗鄧主簿

畿縣官雖小，京華日可親。文章成薄俗，交結最難人。典學應無廢，存誠況已純。邦工尋尺用，杞梓詎沉淪。

### 送仙遊知縣許延評

策名曾未幾，奮迅出埃塵。陋巷潛心久，亨衢得意新。君恩方責報，民業近多貧。莫學悠悠者，謀身不爲人。

### 送杜寺丞知永城

薦表同時入，天衢自此通。弦歌新邑宰，清白舊家風。官舍隋河北，離觴華谷東。勖哉松栢操，咫尺是堯聰。

### 迴廖解元所業

昔者聞鄉舉，良田恐甚蕪。于今觀日

益，珍樹已垂珠。衆惡吾雖察，謙卑孰敢踰。聖賢明訓在，只此是亨衢。

**送張寺丞**

三載居鄰縣，得聞金玉音。路遥相見少，道合受知深。已矣瓜時戍，悠哉魏闕心。歸舟望不及，白日隱寒林。

**送何祕丞**

吴人作蜀官，萬里泝驚湍。地俗雖云異，民情想一般。智明終戒察，政惠不須寬。前史多循吏，乘閑更熟看。

**送劍州張掾**

名在鄉書久，恩由父任優。從今紹清白，即此是箕裘。交結多良士，經過半舊游。舉知應有望，鴻翼佇横秋。

**送演教大師東遊**

野客相知久，年來髮漸華。衣冠從異教，言行似儒家。通塞隨天命，遨遊徧海涯。武夷應有會，好去醉流霞。

**寄贈福山長老**

時世重因循，師何獨苦辛？潔齋徒衆散，剛直里閭嗔。游藝能濟物，舊交多雅人。

雲山雖好住，住久轉勞神。

## 五言六韻

### 書樓夏晚

地僻無他管，樓危有剩涼。遠流通越派，殘日共秦光。鳥道頑雲黑，人家病葉黃。高情夢箕潁，閑景畫瀟湘。山藥香多桂，漁歌濁少商。太平知可喜，何者是簪裳？

### 小杉

小杉高丈餘，體直立還孤。任過千年雪，應無一節枯。鬼狂從髮解，龍長怕鱗麄。怪狀春寧笑，清聲月所娛。地終存古氣，景合在仙圖。不作明堂用，良工莫厚誣。

### 乾元節群臣祝壽，小人無位，以詩繼之

帝命當敷佑，民生有厥初。千秋唐節日，萬國禹朝車。韶美笙鏞外，需亨飲食餘。神仙似姑射，夢想即華胥。嘉會誠難得，愚忠敢自疏。古人誰最壽？《無逸》在《周書》。

### 悶書

行行四月晦，絺綌未能裁。天氣疑無定，春寒恐再來。襲衣從汗浹，交扇取風回。野秀深成黑，鑪薰冷作媒。年高情已淡，俗薄意多猜。李杜今何在？芳樽誰與開？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次韻第一首**

良友嗟塵網，相期物外遊。求珠非赤水，不死是丹丘。機上麟交擗，樽中蟻亂浮。仙家一度醉，人世幾千秋？藥氣多留鼎，茶香細出甌。堯人方曠蕩，容易學巢由。

五言八韻

**送李著作知柳州**

到官十五月，太半在他邦。惠術未施一，公心無與雙。剖符新使粵，盡室始浮江。地理將分嶺，行程即下瀧。旅愁侵酒座，秋色漏船窗。屬吏誰非懾？群蠻不易降。人稀財豈厚，俗異性多憃。自此觀賢業，洪鍾且試撞。

五言十韻

**送知縣蘇祕丞移英州**

大邑曰南城，唯君治道行。何曾設鉤距？到底是聰明。鼎在神姦伏，鷹來鳥雀驚。詐窮多自笑，刑重亦知平。府史如廉士，農桑學頌聲。在官嗟不久，丕績已垂成。嶺路當過庾，州圖喜得英。遠人天與幸，弊俗日將清。遊刃非無地，搏風別有程。上心應寤寐，彝器待書名。

## 夏日雨中

一雨遂不止，我行當此窮。蜀東天亦漏，堯後水猶洪。大點有片重，密濛無寸空。曉唯壺箭覺，暖似炭爐通。書筆提梅洗，征衣擘潤烘。簾間稀去燕，枕下即鳴蟲。竹粉千腰白，桃皮半頰紅。物華嬌自衒，天意猛相攻。酒退愁城外，吟興憤涌中。遣誰咨畢宿，留作旱時功？

# 七言二韻

## 鄉思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還被暮雲遮。

## 少年

新翻曲調恐人傳，不許高聲唱玳筵。金獸也嫌春態淺，向風噴作緑楊烟。

## 自勉

月欲東生日又西，莫隨兒女醉明時。黄泉一向埋愚鬼，不與人間史筆知。

## 戲題玉臺集

江右君臣筆力雄，一言宮體便移風。始知姬旦無才思，秖把《豳》詩詠女功。

讀皮襲美病中書事詩，有「可憐真宰意，偏解困吾曹」之句，偶代答之

刺虎屠龍古有名，事於難處迭相矜。要知真宰争功意，困得英雄始是能。

雪中見梅花二首

品物由來貌取難，共言花卉易凋殘。寧知姑射冰肌侶，也學松筠耐歲寒。

又

數枝斜出短牆陰，密雪無端苦見侵。天意似憐群木妬，盡教枯朽作瑶林。

和慎使君出城見梅花

化工呈巧異尋常，鏤月裁雲費刃芒。莫怪使君曾立馬，染衣渾似有天香。

雪中贈柳枝

暖氣來時柳眼新，一場冰雪更愁人。要知真宰無誠信，取次東風未是春。

柳枝答

春早寒餘豈足哀，平生多難媿非材。去年二月都城裏，曾共花房帶雪來。慶曆二年二月五日，京師大雪。

和天慶觀瑞香花

聞說仙花玉染紅，別留春色在壺中。瑤臺若見飛瓊面，不與人間夢寐同。

烏　鵲

烏鵲翩翩競羽毛，南飛無樹過良宵。就中管得他人事，秖與天孫倩作橋。

方　平

五百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娥。擗麟始擬窮歡樂，不柰閑人背痒何。

璧　月

璧月迢迢出暮山，素娥心事問應難。世間最解悲圓缺，秖有方諸淚不乾。

睡　起

簟卷鱗紋帳繫紗，六龍西降樹陰斜。秖應夢裏成蝴蝶，猶記南園數種花。

讀長恨辭二首

玉輦迢迢別紫臺，繫環衣畔忽興哀。臨邛謾道蓬山好，争柰人間有馬嵬。

又

蜀道如天夜雨淫，亂鈴聲裏倍霑襟。當時更有軍中死，自是君王不動心。

羿妻

有窮兵死爲遊畋，惆悵佳人獨上仙。試問單棲與同穴，可能雲漢勝重泉？

梁帝

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辱，莫羞侯景陷臺城。

鞦韆二首

華郭春光欲暮時，綵繩争蹴夜忘歸。佳人不道羅紈重，擬共楊花苦鬭飛。

又

風静高標埋暗霧，月明孤影落澄波。狂心擬逐遊童上，無柰春醪足困何？

嘲漢武❶

甲帳居神本妄言，露盤猶在國東遷。欲知千載金人淚，爲耻君王不得仙。

❶「嘲」，原作「朝」，據底本目録及光緒本改。

**戚夫人**

百子池頭一曲春，君恩和淚落埃塵。當時應恨秦皇帝，不殺南山皓首人。

**有感三首**

官家的的要寬征，古時什一今更輕。州縣酷嫌民漸富，幾多率斂是無名！

又

白刃劫君君勿言，人生禍難俱由天。君家歲計能多少，未了官軍一飯錢。

又

庭下縲囚何忿争？ 刀筆少年初醉醒。黃金滿把未廻眼，笑殺迂儒欲措刑。

**自遣**

富貴浮雲畢竟空，大都仁義最無窮。一千八百周時國，誰及顏回陋巷中？

**睡思**

睡魔氣勢重千鈞，壓倒心閑食飽人。莫笑坐間常似醉，當年滿腹是精神。

**遊寺醉歸却寄同坐**

江村古寺偶閑行，一飲全疑酒有靈。水底屈原應大笑，我今獨醉衆人醒。

## 索　酒

不醉多愁醉多病，幾迴愛酒又停杯。死生若是有天命，莫放愁來任病來。

## 憶錢塘江

昔年乘醉舉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好是滿江涵返照，水仙齊著淡紅衫。

## 謝傳神平上人

蕞陋徒煩妙筆傳，呼兒看了獨凄然。丹青不解隨人老，相似都來得幾年？

## 次韻答提刑孫都官二首

病樹難隨萬木榮，閉門終日自愁縈。繡衣使者知何取，肯向民間問死生。

## 又

真賞由來世上稀，幾人相見不相知。如今一字成華衮，豈識龍章與鳳姿？

## 謝知縣徐殿丞示及新詩

當時子賤好援琴，千載誰傳治世音？珍重南城多暇日，盡將風化入清吟。

## 送流人

人情自古怕遷移，更去南方路險巇。從此異鄉誰是侶？只應明月解相隨。

## 送周山人

鬼事無形尚可疑，人倫有驗衆皆知。武夷山路幾百里，歸去西風落葉時。

## 遣興

境入東南處處清，不因辭客不傳名。屈平豈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

## 詠桃

方朔相逢阿母家，別來幾度换年華。春風合是教伊笑，開盡無名草木花。

## 閏正月三日偶書二首

一步寒郊一慘眉，望春春色苦來遲。東君未必私桃李，只恐梅花謝有時。

又

無賴年年逐酒徒，今年不飲興何如？醉鄉若有人名籍，但願春風點檢踈。

### 論文二首

今人往往號能文，意熟辭陳未足云。若見江魚須慟哭，腹中曾有屈原墳。

又

天寶年中事事新，長安還有謫仙人。騎鯨去後無尋處，輸與勾芒自管春。

### 送僧遊廬山

行非爲客住非家，此去廬山况不遐。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唯有白蓮花。

### 李郭

元禮禍成鉤黨後，林宗身免閉門時。死非不智生非怯，同室鄉鄰各有宜。

### 戲題荷花

昔人詩筆說蓮花，不嫁春風早可嗟。今日倚欄添懊惱，池臺多是屬僧家。

### 戲贈月

夢中識路亦何爲？古詩有「夢中不識路」之句。恰要逢人已自迷。一月解行天一匝，嫦娥猶未免單棲。

## 葛陂懷古

按《費長房傳》葛陂當在汝南，今信州弋陽有之，未明其故。

長房化去已千年，鬼魅紛紛不畏天。老黿若來爲太守，何人殺向葛陂邊。

## 七夕二首

無柰家家乞巧何？豈知天上拙人多。喚他烏鵲辛勤殺，纔得扶舁渡淺河。

### 又

一年一度暫和諧，幽閉生心亦可猜。莫道乘槎無徑路，支機曾屬客星來。

## 宗人宅折桂堂

從來皎月印長空，桂樹遥看影在中。好問素娥多折取，莫教閑占水晶宫。

## 麻源題壁

一到麻源日又曛，幾迴欲起却逡巡。世間豈是無山水？不柰閑人好聒人。

## 馬嵬驛

六軍剛要罪楊妃，空使君王血淚垂。何事國忠誅死後，不將林甫更鞭尸？

### 齊世家

莫以荒淫便責君，大都危亂爲無臣。若教管仲身長在，何患夫人更六人？

### 漢宮

哀平外立國權分，只爲當時乏嗣君。試問莽新誰佐命？最應飛燕是元勳。

### 景陽宮井

以色從人自古然，幸逢聖主得稱賢。太王姜女來岐下，應不相將墮井泉。

### 燕雀二首

燕子從來巧語聲，主人相愛是常情。黃頭老雀何能解？飽食官倉過一生。

又

繡户珠簾見最頻，暖來寒去但安身。翟公門下時飛入，全勝交情斗頓人。

### 張禹

漢室尊儒未得真，只求學藝不知人。君王幸已疑王氏，苦把春秋助賊臣。

## 孔光

王莽欲爲先與草，董賢將過自迎門。省中樹木何閑事，[1]却對妻孥不肯言。

## 元紀二首

孝宣應是不知書，便謂先王似豎儒。若使周家純任德，親如管蔡忍行誅？

又

君道乾剛豈易柔，謬牽文義致優游。高皇馬上辛勤得，總被儒生斷送休。

## 聞鶯

纔轉歌喉碧樹枝，驚飛還避巧丸兒。可憐蜂蝶無言語，入徧花房人未知。

## 學北堂有海棠一株，顏色至佳，凋落稍速，憶而爲詩

來時初見滿枝紅，璧碎珠沉幾日中。宋玉有鄰誠耐事，三年猶在短牆東。

[1] 「閑」，光緒本作「關」。

## 玉胡蝶花

胡蝶生來只愛花，春工描樣作奇葩。莊周有夢何曾覺？冰雪肌膚落幾家？

## 次韻答陳殿丞南塘觀魚見寄

鱗鬣摧殘幾許年？水平風静得潛淵。喜無美味登君俎，且學驪龍盡日眠。陳丞以「魚在深淵」借喻鄙薄，故有是答。

## 送傅野

國學先生石與孫，金鈴木舌士林間。欲將天下觀諸掌，之子從今上泰山。

## 送杜萬

谷口生涯已是貧，素衣還擬冒京塵。因風早寄登科信，裝點江南幾日春。

## 儒行

一死相從患難時，何人能與古人齊？鄙生泉下還知否？賣友而今價轉低。

## 感義

懊惱常人只好儒，古來忠義出屠沽。試將朱亥相倫擬，幾箇衣冠是丈夫？

**屈　原**

秋來張翰偶思鱸，滿筯鮮紅食有餘。何事靈均不知退？却將閑肉付江魚。

**宋　玉**

世間佳麗每專房，一顧多應萬事荒。夢裏若無真實處，不妨頻爲賦《高唐》。

**贈日者鄒生**

賢不必通愚不窮，悠悠無處問蒼穹。可憐富貴君之柄，斷在山人指掌中。

**送夏旦赴舉**

嶺梅初盡草初生，馬上春風酒易醒。好共大鵬雙奮擊，此行有路到南溟。

**送　春**

宜春臺上送春歸，淚滴金杯不自知。懊惱黄鶯解言語，飛來唯見落花枝。

**曉　角**

腸斷城頭畫角聲，燈青月黑酒微醒。濃香夢裏誰曾管？只有離人夜夜聽。

## 送丁正臣

鉛槧辛勤四十年，搏風不上鬢霜寒。朱門何處是知己？短褐空瓢行路難。

## 惜才

子雲辭賦似相如，自説雕蟲異壯夫。何事犬羊誇質素？患他人愛著貂狐。

## 登越山

臘後梅花破碎香，望中情地轉凄涼。遊山只道尋高處，高處何曾見故鄉？

## 送古山人

喜聞吉事怕聞凶，天下人心處處同。乍出山來言語拙，莫將刺字謁王公。

## 送毗師西遊

望望王城十二門，青山行盡入紅塵。近來富貴皆天與，到處應多問命人。

## 送春寄呈祖袁州二首

去年春盡在宜春，醉送東風淚滿巾。今日春歸倍惆悵，相逢不是去年人。

又

東君此去幾時來，雪裏梅根待暖廻。莫似仙家寥落甚，蟠桃千歲始重開。

**次韻陳屯田途中所寄**

封豕長蛇戰嶺南，何人肉食不懷慚？只今唯有高眠好，風弄松聲水濺庵。

**正月二十日，俗號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感而爲詩**

媧皇没後幾多年？夏伏冬愆任自然。只有人間閑婦女，一枚煎餅補天穿。

**送薛經**

多能未必有相知，況是東南義士稀。京洛路長何日到？風塵依舊化人衣。

**僧志月碧雲軒改爲景雲軒因書二首**

長見江淹雜體詩，碧雲非是惠休詞。試言日暮佳人怨，何事高僧却得知？

又

景雲持律冠當年，遺迹雖沉古寺存。釋子若能精進去，便應題作景雲軒。

## 書景雲軒壁

二江斜入似娥眉，盡日凭高把酒巵。貧賤別應無好處，猛忙中是我閑時。

## 因遊華子崗題麻源壁

平生猶未識紅泉，今日纔遊石磴邊。宿雨半晴秋草濕，困來無處可閑眠。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 七言四韻

### 苦雨初霽

積陰爲患恐沈綿，革去方驚造化權。天放舊光還日月，地將濃秀與山川。泥途漸少車聲活，林薄初乾果味全。寄語殘雲好知足，莫依河漢更油然。

### 野人

村落蒼茫半草茅，路無車轍水無橋。婚姻取足唯春繭，鹽酪歸來待晚樵。一樣寬衣疑效古，幾人華髮未經徭。相逢不會寒温語，借問官家合是堯？

### 書麻姑廟

流俗好仙方學道，至人樂道自成仙。飛昇若也由貪欲，紫府還應用詐權。塵裏笙歌千古夢，洞中星斗幾家天？無心便是歸真日，姹女河車總謾傳。

客有話故丁祕監京師舊宅因而傷之

等閑榮謝已愁聞，況話三公極寵身。青史尚爲今世事，朱門不是舊時人。文章散入諸蕃口，花藥留添上國春。生死交情渾易見，有誰過此爲霑巾？

五龍塘

世傳鱗物有蟠時，分得寒泉住翠微。天命雖教爲潤澤，神心終是索虔祈。一圍石岸刓無迹，幾族陰雲禁不飛。風脚斗回波面黑，向人渾似逞嚴威。

寄小兒

兩世煢煢各一人，予無兄弟，才生此兒三歲矣。生來且喜富精神。欲教齠齔從師學，秖恐文章誤爾身。但有犂鋤終得飽，莫看紈綺便嫌貧。不知別後啼多少？苦問家僮説未真。

季夏雨中宛有秋色，四望之際百感生焉，因題於紙

粟花時節雨脩脩，莫道如秋即是秋。客路幾千成大夢，年華一半落東流。眼存將聖生前筆，心得騷人格外愁。微物若教無所失，塵埃猶願補嵩丘。

## 秋懷

褚冠斜頂對清秋，病骨支撑懶上樓。輔世功夫何日是？少年滋味此生休。山含紅樹隨時老，天帶黄昏一例愁。自笑酒腸空半在，❶前村無處典鷫裘。

## 書松陵唱和

天命相逢陸與皮，當年才調兩權奇。朝端未有輪忠處，詩外應無用力時。意古直摩軒昊頂，言微都洩鬼神私。近來此道中興也，泉下英魂知不知？

## 七夕

天孫何許是來時，月意愔愔露氣微。可道星河難得過，自緣烏鵲合高飛。秋宵已勝春宵短，今會還如古會稀。早晚望夫能化石，盡分人世作支機。

## 早起有懷

草草西風動葛衣，呼僮前啓竹間扉。山僧好睡鐘聲晏，社户多貧酒氣微。豈是客愁渾較可？秖因書卷解忘歸。盱江百里清無滓，枉屬閑人坐釣磯。

❶「腸」，光緒本作「觴」。

## 留題歸安尉凝碧堂

騷人得助是江山，千里幽懷一凭欄。野色豈唯春晚秀，天風長似月邊寒。身閑暫覺塵埃遠，境勝纔知宇宙寬。秪恐仙壺提挈去，不教凡眼醉中看。

## 答張殿攝

幾年江外恣荒唐，偶脱荷衣覘國光。自是狂言無可擇，敢嗟賢路有相妨。謾將文史爲生業，已約漁樵共醉鄉。多謝故人貽絶唱，爰居寧解聽鏗鏘。

## 清明日作

遲遲日景坐成曛，聞説清明在此晨。花卉不宜愁眼看，勾芒能爲幾人春？銷磨志氣多因老，點檢交游半作塵。欲向醉鄉聊自適，病來還厭舉杯頻。

## 晚思

一檻東風小箔開，亂山明暗水縈迴。流年漸共春華去，暴熱還隨霽色來。天氣濁多人欲睡，地形卑甚物先梅。❶ 因知楚客迷魂處，不是江東不足哀。

❶ 「梅」，光緒本作「霉」。

## 暮春始遊城西

病多無力逐紛華，三月衡門未見花。長恐後期成索寞，果逢殘景獨咨嗟。欄干倚望山空在，杯酒遲留日易斜。謾説明年更春色，不知園囿屬誰家？

## 寄傳代言

交游散盡客來稀，門掩城隅晝漏遲。春地更無嫌草處，雨天還有乍晴時。❶輕量世事世不罪，冷笑人言人豈知？猶喜道途收拾早，將閑對病最相宜。

## 丙子冬至夜酒醒

盡道一陽初復時，不期風雨更凄凄。凌晨出去逢人飲，沉醉歸來滿馬泥。多恨恐成干斗氣，欲言那得上天梯。韓文公《月蝕》詩，有「無梯可上天」之句。燈青火冷睡半醒，殘葉打窗烏夜啼。

## 南齋詠風

懊惱南窗一道風，只應天配與貧窮。不歸羅綺飄飖處，故入松篁冷淡中。久座披襟塵榻穩，半醒吹面月帷空。城邊菡萏今多

❶「乍」，原作「詐」，據光緒本改。

少，❶偷得清香是爾功。

## 小雨

已是蛟龍未肯忙，誰教螮蝀更相妨。來時槁葉疏疏響，過後浮雲片片光。徑草微滋垂粉汗，砌沙圓滴蔟蜂房。嗟予不及高飛鳥，先得天邊幾點涼。

## 題净居院

寺門幽獨傍江城，江水清含地氣清。隔岸樓臺人醉死，遶堦松竹夏寒生。❷路經橋遠塵難過，僧占閑多俗不争。唯有行吟憔悴客，這迴須去濯長纓。

## 清暉亭

池亭何處占清暉，只在暉江更向西。山上白雲如有雪，水中明月似無泥。郊原不改春來秀，徑路終憂客到迷。沈約東陽曾入詠，使君才調好留題。

## 往山舍道中作

截竹成輿不用輪，東行盡日穩宜身。前看疊嶂如無路，每到平田始見人。下户半曾差作役，朽株多已祀爲神。生涯一撮誠何有？且免庸兒共拜塵。

❶ 「今」，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及《宋詩鈔》作「知」。
❷ 「夏」，光緒本作「夜」。

## 秋晚悲懷

漸老多憂百事忙，天寒日短更心傷。數分紅色上黃葉，一瞬曙光成夕陽。春水別來應到海，小松生命合禁霜。壺中若逐仙翁去，待看年華幾許長。

## 殘葉

一樹摧殘幾片存，欄邊爲汝最傷神。休翻雨滴寒鳴夜，曾抱花枝暖過春。與影有情唯日月，遇紅無禮是泥塵。上陽宮女多詩思，莫寄人間取次人。

## 哭十姪

到官六月一作「日」。寄書迴，未病封題死後開。一命至卑人盡得，九泉何事獨相催。唯憂旅櫬還鄉遠，況是親喪繼踵來。數世學文終若此，❶可憐門户轉隳頹。

## 秋陰

一夜風聲曉更狂，起來庭户頓淒涼。不知紅日在何處，時見黑雲微有光。天落水中兼鴈影，露啼林罅帶楓香。愁人莫苦登高閣，説著江山已斷腸。

❶「文」，光緒本作「問」。

## 寄介夫

天恨吾儕各一方，夕陽千度到西窗。因循流俗今皆是，磊落如君信少雙。書未隔年難得報，心從薄宦始應降。可憐漢水無拘係，長與盱江會九江。

## 書懷寄介夫

棄材幸免雜輿薪，收拾緇衣出洛塵。漸老得閑纔是性，謾言成謔且隨人。能傳身後須文字，要識胸中只鬼神。俗子不勞輕毀譽，問天長乞醉鄉春。

## 關徐

雲長不絶舊君情，元直終隨老母行。立效報公何感慨，指心辭主更分明。三方本以兵攻戰，一士能爲國重輕。多謝曹、劉存大度，任教忠孝得成名。

## 送張宏下第南歸

世家元是武夷孫，四上觀光預國賓。地底豈無干斗氣，天邊争柰飲牛人。田宜秫稻應多酒，路入溪山漸少塵。身計未諧歸計好，一樽猶可醉鄉鄰。

**葛陂逢何道士**

十數年前別我行，相逢猶是舊顔形。琴聲漸古聽來淡，藥味雖凡試最靈。出有酒錢天下富，住無家地浪頭萍。神仙可學應須學，萬里蓬萊一點青。

**俞秀才山風亭小飲**

炎炎千室熱如烘，亭壓山頭獨有風。雨意生獰雲彩黑，秋容細碎樹枝紅。半天斜日歸心動，一面平川醉眼空。却是夢魂無所得，人間豈少翠微宫。

**謝宋屯田見示永平録海南編**

多少儒衣只假塗，貴來誰肯更觀書？其間或以文争勝，未見如君識有餘。長把六經爲準的，最應三代是權輿。可憐後世名空在，直釣而今豈得魚？

**閩中歲暮**

休道南人暖過冬，苦寒今與北方同。霜嚴欲裂地到底，日短不行天正中。誰使智愚相伴老，便將榮辱斷還空。鄉愁莫更欺閑客，薄酒從來亦有功。白樂天有《酒功贊》。

## 送侯殿直之官吉州

待詔何年別玉堂，筆端渾欲繼鍾王。官資未出風塵外，蹤迹曾親日月光。扶老只今非遠道，薦能從此有封章。廬陵若要高文寫，争得滁州在故鄉。滁州歐陽使君，廬陵人也。

## 偶題饒秀才谿光亭

北出城來駐馬蹄，君家别舘幸臨谿。雄虹見雨遏不斷，潦水到秋痕漸低。萬事熱心成浩歎，一樽撩眼怕長迷。俗人誰會儒生意，是處醉吟還日西。

## 宗人宅仁知閣

江南盡是山水地，君子固求仁知名。可憐塵土不到眼，只有雲泉相伴清。人間擾擾知何在，日暮悠悠空鬭行。明月一欄風一枕，醉鄉猶可過浮生。

## 早夏偶作

閑愁不覺過年光，强半精神似醉鄉。幾度雨來成惡熱，有時雲斷見斜陽。古人事業塵空滿，故國園林草自長。賴得《南華》憐我病，一篇《齊物》勝醫方。

## 匈奴傳

漢家經武意如何？也信狼心欲偃戈。豈是虜庭佳麗少？自緣婚禮貨財多。女從宗室方掄擇，賦出齊民更刮摩。若向大臣求姪媵，當時誰肯議通和？

## 忠武侯

齊霸燕强舊有基，當年管樂易爲奇。何如新野羈栖後，正值曹公挾帝時。❶指畫二州收漢燼，安排八陣與天期。才高命短雖無奈，猶勝隆中世不知。

## 次韻答陳殿丞見寄

顛倒江湖二十春，干時的是妄庸人。先容不肯收蟠木，高足無從得要津。衆與善名酬苦志，莫將吟味養閑身。❷食田飲井知誰力？下有驕兒上有親。

## 贈韓侍禁

閥閲山西舊將家，一官淪落向天涯。目皮相處應難識，髀肉生來只自嗟。野面幾年飢虎豹，旱雷何日起龍蛇？吴歌楚舞時相慰，劍鋏梅乾鐵有花。

❶「值」，原作「植」，據光緒本改。
❷「味」，光緒本作「咏」。

## 送沈祕校

君家龍虎弟兄賢，斗酒相逢楚水邊。雨露自今榮一命，塵埃未免困三年。高談欲出稠人右，敏政當居俗吏前。異日能來見逋客，麻姑碧洞古時天。

## 寄題錢塘毛氏西湖園

昔年曾泛西湖流，君今更住西湖頭。人生多是未得往，地上有天何處求。朱樓照影鐘磬曉，畫船落手芙蓉秋。鯉魚赤鱗應不少，待與水仙相伴遊。

## 自解

人生何苦要多才？百慮攢心摘不開。雨夜月幾曾無夢處，春風只管送愁來。禿毫强會悠悠事，浮世無過滿滿盃。看取秦坑烟焰裏，是非同作一抔灰。

## 不寐

四壁空空絶語聲，困來終是睡難成。孤燈要與人相背，寒漏苦教天不明。累月故園無信息，幾般閑事惱心情。別愁若解生華髮，一夕應添一萬莖。

## 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舟行見拂水薔薇之詩，南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韓偓當年赴七閩，舟行過此倍凝神。江邊石上知誰處，緑戰紅酣別是春。往事幾多書不記，仙源依舊地無塵。花光柳色今何限？更有才人勝古人。

## 代書答陳次公

咄咄休休一世閑，百年都是浪悲歡。高談不待傍人笑，立事須知自古難。時見老顔來鑑裏，已將生計託雲端。六鼇未可揮刀斫，肯便臨谿把釣竿。來書以俗子疑予，求人慰薦，故有是答。

## 和君錫題堯輔齋壁

書林老仙頭欲斑，近日卜居吴楚間。麻姑世界盡贏得，羲皇興味先追還。川流切對夏無暑，山月出來門未關。笑殺區區躁求者，不因貧病不曾閑。

## 送王都曹

古木亭邊夜嚮晨，餞壺重疊擁雙輪。高文健筆科場手，白髮青衫宦路人。十月霜風還劈面，六街塵土會欺貧。麻源碧澗神仙地，早晚歸來伴隱淪。

## 送危太傅

一片靈臺衆共知，宦途寧肯避危機。至誠似有神明助，盡室初從瘴海歸。烈火豈能傷美寶？覆盆終是見炎暉。人生未出功名外，多少京塵待染衣。

## 題虞侍禁山亭

嶺上檻楹締構新，我來登望倍凝神。可憐韜略真名將，猶與谿山作主人。會把松心欺過雪，更憑花蕚占留春。江南風物雖佳麗，争奈燕然有虜塵。

## 君錫宰壽春

淪落多愁笑不成，水邊還是送君行。官爲令長前程好，地近鄉關喜氣生。百里有人觀惠術，三年唯我見交情。山中後夜思賢處，風月猶應似舊清。

## 錢寺丞知白州

大邑歌謡日尚新，忽驚千騎擁行塵。宦游莫歎登長道，天意先教福遠人。城在海隅門少客，地鍾陽氣景常春。政成不患無知己，按察當今正直臣。集賢杜公出使廣西。

## 次韻答史太博

驛使將詩訪遠山，發函寧暇正衣冠。秦城未割難論價，燕谷纔吹已不寒。佔畢有心忘老至，惰農無罰賀恩寬。一枝數粒唯知分，豈是明時學考槃？

## 蟬

一蜕囂塵向此生，柳枯槐老正傷情。高吟盡日知誰聽？零露充腸且獨清。螳斧不勞陰致害，貂冠猶可共傳名。騷人若有遺魂在，應放寃聲伴爾鳴。

## 寄史屯田

秀汝清旴數舍中，繫匏名謁竟難通。只知俗吏隆官業，不意高文有古風。朝請待趨天屏北，家園歸省浙江東。遠民利害聞應熟，早晚嘉謀沃舜聰。

## 答丘寺丞示月蝕詩

一夜吟公《月蝕詩》，睡魔驚走醉魂飛。如將混沌重區別，要使君臣有等威。天道至高全指掌，古人雖死合知非。相思無計能相見，何日軒車向北歸？

蓬屋

長簷數尺庇堂東，疏漏從來只有蓬。日影碎如秋樹下，雨聲初似夜船中。竹經蠹了多垂地，箬到乾時半捲空。此處想非人所競，衆言千萬莫相攻。

堦基

堂前一級似堦墀，無石無甎只舊基。泥飾頃因年節近，蹋崩唯是客行時。誰曾羅襪雙來上？多謝蒼苔久不離。從此便成貧景致，竹簾垂處最相宜。

宜春臺

謫官誰住小蓬萊，唯有宜春有古臺。千里待看毫末去，萬家攢作畫圖來。雲中羅綺香風落，月底笙歌醉夢迴。莫怪江山苦相助，騷人没後得真才。

東湖

古郡城池已瞰江，重湖更在郡東方。水仙坐下魚鱗赤，龍女門前橘樹香。路絶塵埃非灑掃，地無風雨亦清涼。使君待客多娱樂，只有醒時覺異鄉。

## 送趙掯祖諱湘。

先朝名士有遺孫，狼藉麻衣化洛塵。筆下每求千古意，醉中曾過幾迴春。勞生只見年年老，客路相逢事事新。滿座狂歌時莫笑，眼看燕市若無人。

## 太平州十詠亭

客遊無日暫開顔，姑孰谿邊偶得閑。風景直疑圖畫出，古今都似夢魂間。桓温罪逆休重問，謝傅英靈已不還。深美謫仙遺世務，酒船椎鼓浪如山。

## 送王尉

義激中心不再思，宦途從此抱瑕疵。誰憐君子篤親意，況是明王孝治時。靖節田園應久廢，尚平婚嫁豈宜遲。一官塵土休迴顧，海上群鷗舊有期。

## 野意亭

福唐城郭掌中窺，旭日登臨到落暉。誰在畫簾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辨，醉後鄉愁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好，纔聞歌板便驚飛。

## 靈源洞

纔出塵來尚未知，漸攀藤竹漸臨危。伏流似是龍藏處，古樹應無春到時。誰把石崖齊剗削，直教雲氣當簾帷？良工畫得猶宜秘，莫與凡夫肉眼窺。

## 送陳司理

平生直道耻求人，下位沈英久未伸。齊吹古來偏有濫，葉龍今更不宜真。天邊奕世三台貴，江上先廬一畝貧。大抵窮通相倚伏，這迴寒谷解逢春。

## 送黄承伯

君來别我向番陽，時節初春曉尚霜。茶褐園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❶此行硯席多知己，是處樓臺可舉觴。只恐詔書非久下，槐花又在眼前黄。

## 謝蔡十八丈相示詩卷

昔年多幸枉高軒，示我新詩累百篇。使者即時還趙璧，夢魂今尚憶鈞天。據鞍馬援誰云老，陋巷顏回始是賢。桂樹寒山風景好，近來應更有長編。

❶「田」，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作「天」。

## 清話堂詩

至和元年秋九月，與周伯達宿景德寺義明上人房。予喜，誦李涉詩云：「無限心中不平事，一宵清話又成空。」其意與今夕相似，因目其處爲清話堂，且題八句。

釋子相延暫解冠，一宵清話到更闌。漆盤香燼死蚰蚓，紙瓦雨聲鳴彈丸。往事莫將閑口笑，勞生誰在定中看。明朝頮面還歸去，依舊塗泥濺馬鞍。

## 送郴縣吴主簿

數十年來預薦書，當時文行聳群儒。青衫近始霑王澤，白首從新入宦途。四壁生涯雖寂寞，一官趨進轉崎嶇。楚南若是江山好，閑日猶應味道腴。

## 覽余堯輔詩因成七言四韻

少年心苦向毛錐，老大生涯只有詩。哀樂萬端成畫績，江山大半入鑪鎚。格如平易人多愛，意到幽深鬼未知。白髮尚新才不盡，幾時吟興是哀時？

## 次韻酬屯田陳丈見寄

老年纔到病還催，老病成叢撥不開。腹冷有時如咽雪，耳虚終日獨聞雷。半生辛苦歸三徑，萬恨銷磨向一梧。賴得竹窗無事處，清風頻共故人來。

##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次韻第二首

塵寰漸遠漸淒清，似向崑崙采玉英。此地已知鄰華子，幾人猶道識方平。步高那復肌膚重，心逸都疑羽翼生。苦恨俗緣無了處，歸來依舊馬蹄聲。

## 和陳屯田送知縣徐殿丞次韻

近年雙闕暫鳴珂，出宰南城户數多。古道存心公道顯，惡人鉗口善人歌。登高賦處英辭在，垂橐歸時舊物訛。當比瑞金嚚訟後，要移風俗擬如何？

## 和屯田陳丈寄唐休次韻

白屋從來未有官，一名須作佛名看。彦倫北谷重歸去，安石東山足舊歡。常調幾時趨鳳闕，湛恩唯待立雞竿。胸中況是多奇蘊，自比陽春退苦寒。

## 和王刑部遊仙都觀

尋幽西去路非賒，回首紅塵事可嗟。不待鸞驂并鶴駕，便分人世與仙家。幾函《道藏》金壺墨，一片秋容玉井花。還似武夷高會日，骨凡猶幸醉流霞。

**和遊丹霞有懷歸之意**

暫時來訪道家流，肯伴煙蘿滯一丘。爲憶長安瞻日下，欲尋蓬島向鼇頭。陶潛醉後雖眠石，王粲憂多更上樓。宣室歲餘虚席在，青山何路更重遊。

七言八韻

**送知軍曹比部移虔州**

要知賢者善居官，法自嚴明性自寬。黠吏欲欺難作計，愚民初懼久方安。獄辭大小情皆見，市物公私價一般。農力不聞供土木，窮閻猶得免飢寒。星爲二使來巡撫，考未三年悉可觀。劇郡便當煩鎮守，君恩寧許更盤桓。兩轓贛水行非遠，五袴盱江日漸單。從此天衢龍躍去，野人懷德謾悲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終

#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一

告詞二　劄子四　薦章四首

## 告詞

勑建昌軍草澤李覯：藩臣仲淹以覯所著文二十四篇來上。予俾禁掖近侍詳較，皆曰學業優，議論正，有立言之體。且履行脩整，誠如薦章所云，故特以一命及爾。爾其益自進于道，勿患朝廷之不知也。可特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不理選限。

皇祐二年七月□日

勑將仕郎試太學助教、説書李覯：夫太學者，朕所以出教化，而賢士之所由進行誼也，師儒之官可輕授乎？爾醇明茂美，通于經術，東南士人，推以爲冠。自佐學政，逾年于玆，孜孜渠渠，務恪厥守。祭酒司業以爲博士之職莫宜于爾，是用推恩。爾其悉心使諸生兟兟興于廉讓而服于教訓，則其善也。可特授通州海門縣主簿，太學説書散官如故。

嘉祐三年七月□日

## 劄子

國子監奏：伏覩試太學助教李覯，素負才學，博通經史。嘗應制科舉，雖因名臣薦論，命以試官，不霑政禄。而養道丘壑，聚徒教授，南方士流，皆宗師之。欲望朝廷特與注授一官，差充太學説書，所冀有裨庠序風

化之職。如蒙擢用，後犯入己贓及不如舉，其本監主判管幹官並甘同罪。候勑旨。會問到國子監稱：李覯在建昌軍或在撫州，奉聖旨，李覯令赴太學供職。劄下江南西路轉運司指揮，發來赴闕，仍仰見在處支賜盤纏錢伍拾貫文。

右劄付李覯。

國子監奏：據屯田員外郎充直講楚、泰等狀，伏見大理寺丞篆石經張次立，素有學術，深通經義，俾居講席，足厚素風。泰等欲乞補充直講，填殿中丞孫復闕。當監體量得，本官實有學行，深明經藝，可補講員，伏乞朝廷特賜差補。如蒙擢用，後犯入己贓，管幹主判官並甘同罪。候勑旨。

續據國子監奏：已保舉張次立充直講，填孫復闕，竊慮未依得自來條制。竊見試祕書省校書郎文勸劉棐素有履行，通經術，堪充國子監直講，填孫復闕，候勑旨。

勘會太學助教李覯已奉聖旨，令赴太學供職。檢會令文太學助教掌貳博士事，分經教授。

右奉聖旨，宜令李覯依前降指揮，赴學供職。其孫復名闕，更不差人，所舉張次立等不行。

右劄付李覯。准此。

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兼管幹太學胡瑗奏：爲臣多疾，乞於通州、泰州、秀州、漣水軍、無爲軍、江陰軍、廣德軍，除臣一差遣。候勑旨。奉聖旨胡瑗再與假，將理仍差李覯權同管幹太學。

右劄付李覯。

國子監奏：據通州海門縣主簿太學說書

權同管幹太學李覯狀，爲有祖母墳在建昌軍，未祔先塋，今欲請假往彼遷葬，申乞指揮，所據李覯狀，候勑旨。奉聖旨依奏，除程，給假一月，不得有違日限。所有太學公事仍仰鄭穆權管幹，李覯回日仍舊。

右劄付李覯。准此。

## 薦章

### 范文正公二首

右臣聞聖人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

臣親逢聖辰，❶嘗忝近輔，❷輒慕前脩之節，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禄，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

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工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奬勸。

臣觀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

❶「辰」，《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元刊本《范文正公集》作「旦」。

❷「近輔」，《范文正公集》作「輔臣」。

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一十卷，謹繕寫上進，伏乞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宦，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皇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十餘年前曾撰《明堂圖》并序一首，大約言周家之制，見於《月令》及《考工記》、《大戴禮》，而三家之説少異，古今惑之。覯能研精其書，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制作。臣於去年十一月録進前人所業十卷，其《明堂圖序》爲一卷，必在兩制看詳。今朝廷行此大禮，千載一時，何斯人學古之心上契聖作。臣今再録其《圖》并《序》上進，伏望特賜聖覽，於朝廷討論之際，庶有所補。仍乞詳臣前奏，殊加天獎，以勸儒林取進止。

六月□日

## 奏爲薦胡瑗李覯充學官❶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

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奬，升之太學，可爲師法。

❶ 本篇爲整理者據《范文正公集》補。

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覯，丘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 余侍郎 一首

具銜臣余靖伏覩先降勑節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并高蹈丘園等科，❶並許少卿監已上及本路轉運使副逐處長吏奏舉者。右謹具如前。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曆元年應茂材異等科，祕閣召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畯，淹在草萊，於臣鄰封，不敢緘蔽。臣又伏見草澤邵亢與覯同時就試，後來亢以臣寮奏舉，已授職官。今覯退居，獨未蒙用。伏乞朝廷，特與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一終

❶「科」，原作「料」，據《四庫全書》本改。下「茂材異等科」同。

#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二

## 名公手書

### 范文正公三書❶

仲淹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祕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爲幸。保愛！保愛！不宣。仲淹上李君奇士足下。八月十九日。

仲淹頓首秀才仁弟：别來傾渴無已，想至仙鄉拜慶外無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闕講貫與監郡諸官，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誤，誠於禮中大有請益處。至願！至願！不宣。仲淹上秀才仁弟，十月十九日。

小簡

此地比丹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説，因以圖之。誠衆望也！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求也。仲淹上。

仲淹白：中間辱教，承已拜恩命，雖德業

❶「三書」二字，原無，據底本目録補，下同。

雅遠，未稱人望，而朝廷奬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未相會間，千萬自愛！自愛！不宣。仲淹上太學先生。閏十一月二十八日。

小簡

仲淹已受勑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 孫觀文三書

沔啓：錢塘幸獲瞻對，以扶護過江，不果欵接。後聞談經于府中，恨不得執卷座末，益爲企戀！企戀！近日諒雅候無恙，沔冬中襄事畢，正初詣杭，如文蓋盤旋必良會矣。冬温旅次，希保愛！保愛！因王先生行，草草上問，不次。沔拜上建昌李君先生之右，二十三日夜。

沔白：人來捧書，伏知旅中無恙。示及南歸，未知奉會之時，企戀！企戀！途中慎護，冬寒希保愛！保愛！人迴草草奉此咨問，兼謝。伏惟照察，不次。沔拜上先生李君之右，二十一日。

沔白：錢塘之别，又二載餘，後未獲良會，復疏致問。專介遠來惠書，且知居憂無恙。示教民病數十條，非留心博愛，何以及此？以賊未定，過嶺經制，必未及一一行下，當擇要以施之。春後賊定，方到江西奉見矣。示及事不須如此，何害？冬寒，保愛！保愛！草草上問，兼謝，不宣。沔上太學先生李君。十二月九日。

希文夏中過徐，遂不肯行，以後事見

託，一一如其志。哀痛！哀痛！行狀乃勉爲述之，忙中未及，以草寄去。

## 余侍郎三書

靖頓首李君秀才：別來每增翹渴，忽枉手跡，備荷勤至，於邑鄙吝，涣釋懷抱。所示《禮論》七篇，推進《禮經》，準的世教，派仁義，贅刑政，正其本於禮，成一家之言。工古人之末工，導明王之要道，豈止獨步江表，校聲名於後俊者哉！開益蒙蔽，不勝降歎。人回謹此爲謝，不宣。將作監丞余靖白。正月十四日。

靖頓首：近接緒言，止于再見。蘭游霧息，未盡雅懷。所示《上豫章守書》，可以激昂士範，支梧頹圮，健羨！健羨！別來鬱鬱，動不如意。邈然風規，每益牢吝。忽枉手牘，深認勤勤，木脱火流，切希進道外，保愛是祝。謹奉簡陳謝，不宣。大匠丞余靖頓首李君秀才。七月二十八日。

靖啓：靖屏居南夏，久不相知，及今得書，乃審有太學之授。國家誠有憐才之意，而不寘於可用之途，何哉？道遠未由胥會，徒益傾渴耳。冬寒保重。人迴謹此爲謝，不宣。靖手啓助教執事。十月十日。

如有朝命召赴成均供職，亦可行道，不宜辭免。或令赴選，須詳去就也。靖啓。

## 歐陽内翰一書

脩啓：冗事牽迫，久疏。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脩來日有少事

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軒蓋。顒企！顒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脩頓首賢良先生。

## 蔡密學二書

襄頓首啓：襄才識不能過人，天子誤知，擢置諫列。每自念孤賤之迹，旁無尋尺之助，一旦名徹萬乘而收録之，此宜如何論報効之誠也！示及庸奴，非所謂難言，但未得其詳耳。足下業已發之，當爲予究之。至詢他人，果詐不虚，必逃去矣。就令不逃，亦生姦計。莫如密得其詳，擿之以寘于法，於時不爲無補。行路疲憊，草草裁答。足下取其意，略其禮也。襄頓首啓。二十三日夜。

襄啓：近承從者之勞，過臨海郡，適以久疾，無悰爲禮，疏略遽此，離間豈勝！慚跂！慚跂！春寒道上，愛護爲佳。不宣。襄頓首李君足下。二十日。

## 馬雜端三書

遵頓首啓：覊吏京邑，日與權幸人爲敵，趣了目前，力有不逮，千里脩問，病未能也。未幾以罪逆復丁家難，扶挽南歸，備嘗艱厄。甫達里中，即襄大事。即日僅餘殘息，無復生意。忽辱來諭，承家居安甚，併爲慰也。知非久游錢塘，且有迂顧之意，何幸如之！遵近得彼信，將來亦當一詣。目即有私冗未幹，兼本郡守尉故人同年，累書相招，受代伊邇，若捨饒而趨杭，不免去就厚薄之責，頗非人情。當暫謁之，不知行期遲疾近遠。掃榻聯鑣，俱未敢必。靈隱西湖之會，當不蹉跌

矣。秋暑自愛。倉遽草此，不次。遵頓首上答泰伯先生足下。七月十一日手啓。

遵再拜：奉别數年，居常企咏，以家禍屏居僻左，無階脩問。比見卿材，具得起居之實，所慰多也。遵無他奇，區區徇禄食，當求南中一官，以便安輿盱江，乃素心，未知所願果否？前月已被臺移，明日上路，咫尺不克一趨師坐，少冀誨言，爲恨甚深。因風示字，欲知動止，匆卒聊此上謝。夏暑切自愛。傾渴！傾渴！遵不勝私心，不宣。遵再拜泰伯先生書几。十五日謹簡。

遵悚久，遵到淮南二年矣，署而居者不數月，犇走之勞不可勝道，以故僅了目前，四方交游，書問闕如也。或云先生居倚廬，聞問不審，有失陳慰。人來得書，伏承孝履支裕，先生未起，有識惋惜。遵素性樸愚，上下窘困之際，乃佐此局，咎責日深。先生有聞，無惜見教。涉夏勉抑自愛。人回聊此爲謝，餘俟後信。多悉！多悉！不宣。遵悚久再拜泰伯先生大孝服次。三月二十八日。

## 蕭閣副一書

十一月望日，長沙野人蕭注致書隴西泰伯先生足下：注昨偕弟英求舉于京師，聞足下應賢良預第一人召試，是時萬口一發，萬意一同，未有不心思目願，欲識其面者。

一日英請於叟曰：李泰伯預賢良召，未知其道果如何？叟曰：今之賢良異於古，泰伯其爲今之賢良，古之賢良耶？若爲今之賢良，則天下可車載；爲古之賢良，則覆載無三四。英曰：敢原其賢良之今古？曰：今

之賢良，所學者，美身之具也。口誦之，心記之，然後分句讀，辨訓詁，數條目，駕虛辭，而强名曰策、曰論。主司既不能別白，則互曰：彼人之富於學也，此人之富其才也。上既取之，下思習之，中其選者，十年間往往陶天下之民。嗚呼！以斯術而致吾君，陶吾民，則蟲蝗水旱盜賊不作，其可得乎？古之賢良，發其言則爲箴、爲規、爲教、爲化。明陰陽倚伏，災異變盈之事。提耳萬乘，擯斥凶黨，亂臣賊子不敢正目而視，使三王之風復見于當世。故漢之文、景可比周之成、康者，由斯道也。叟尋與英下第南歸，聞足下不中選，二心頗疑，後得足下《退居集》，啓而讀之，則知足下果非今之所舉賢良之人，其不中選則宜。夫人之相知，患其道不同。道同，雖夷貊亦可爲兄弟。注鄙人，然而有志於聖賢之術。心銘足下之道，故發此書以聞。非今之趨炎附勢輩，聞足下有大名而沽相知之幸。足下其以爲是非？里人葉國器歸旅中，草草非書，冀留意，不宣。注再拜。

小簡

注頓首：前書寫意，玆不云云。相慕之極，旦夕常在。家貧至甚，僕馬無具，因而幸見賢之望。噫！進不得地，退無以居，丈夫之心於此將盡。有風西來，書以爲寄，則野人之請。餘希自愛。注再啓。

## 祖學士五書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酷熱以來，氣體何如？驛置相望，不遠千里，無階披奉，祇增詹企。法掾連君錫，僕之故人，有文而善與

人交。泰伯見之，當相得以驩矣。千萬善愛，慰此多憶。無擇手記。頓首泰伯先生。六月十七日。

無擇啓：累日前，軍校過敝邑，得泰伯所示書，承起居無它，爲慰甚深也。《慶曆民言》皆極當時之病，真醫國之書耳。使今相天子宰天下者聞其言而行之，何憂乎獯粥？何患乎拓跋氏邪？無擇疏賤不得言於朝，泰伯又俾附寄永叔，即須良便致之也。君錫行日，曾託奉書，必得通上。無擇近作《愛堂銘》與《文爽序》，在君錫處，宜枉觀覽，因風幸示可否之教。秋暑千萬善愛，不宣。無擇再拜。二十六日。

無擇自來淮楚，以地遠且少便，復吏事無餘暇，故不得時時拜書，徒日思頌亡已。足下之門人高第者曰陳生過聽不佞，遣介走數千里，惠然以書見抵，且示之策。捧覽之際，靦生面目。茲足下之不鄙遺我而俾之相示也，顧愚何足以當之？推轂之教，豈敢不勉？趨奉未由，惟祝善愛。諸懇可期面會，茲不能布萬一。無擇再拜泰伯足下。四月九日淮上書。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無擇嚮者居憂丹陽，辱書者再，兼承見寄長篇及賦，不任感仰。然以道塗阻遠，少遇信便，無階致誠，而望風依依，靡忘終食也。去歲過洪井，見建昌牙校，首詢動止，且將附問，乃先生赴范杭州召，已行矣。又不得通區區于左右。今陳秀才人來，捧所貺手尺，具悉起居如宜，差慰詹渴萬一。無擇方此奔走，披晤未日，仰蘄千萬。爲道自愛，愚懷所望。無擇再拜泰伯

先生。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言念久不附問，惟劇詹馳。夏末抵袁，即欲致記，竊承軒車寓泊洪井，及詢諸相識，乃云它適。蓋傳聞之，不得審的耳。介至忽捧手墨，承體局休佳，殊慰區區。敝郡已作學，更三兩月可成，當須坐邀長者來此，爲後生唱導也。乃時專遣人禮請，次謹先此。咨露秋涼，希千萬若時加愛，懇懇！無擇再拜。八月二十三日。

## 李侍郎一書

淑白：近承雅顧，獲奉嘉談，兼摯雄文，重將厚意，欽降之切，昕夕以之。忽辱手緘，承有小疾，戒舟涉遠，幸保冲襟。惟精學之邁倫，固懵迷之詎測。汶圖魯議，空祕家楹之藏；《洞簫》、《上林》，猶慚侍臣之薦。與言瞻聳，交集下誠，不宣。淑頓首。

## 孔宗旦一書

宗旦啓：自京師爲别，迨四年矣。每聆風聲，鄙氣銷爍。伏承日來體休道洽，師表江左，捐棄名場，沉蘊事業。《易》曰：「肥遯無不利。」惟泰伯之道乎？甚善！甚善！今二十二日徂徠石守道卒，嗚呼！天喪吾道，俾我先生短命死矣。泰伯能不痛悼哉！秋風蕭條，江山脩邈，願固顔色，以厭忉怛。子静行次，聊此起居，惟少垂察。不宣。曲阜孔宗旦啓上泰伯先生坐前。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二終

#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三

## 序　詩　墓銘

### 張學士送李君南歸序　宗古

三代以還，漢唐爲盛。孝武雖講求三雍之制，而迂儒駕説怪誕而不經。有唐貞觀、開元，幾于治古，雖希闊畢講，而明堂之議寂寥而無詔。國家承百王之餘，夷僭黜暴，典章法則，洪鬯純備。然往者挾佞之臣，讀儒書，被儒服，一旦得貴位，則誘導上心，務極土木，以崇釋老，斤斧既息，流竄亦至。後之卿相，勤恤民力，以實邦本，合宫之作，我故未暇也。惜乎！自周室距今，曠千餘載，此禮廢絶，隔于耳目。所以學者各是己見，競牽師習，若《詩》分《傳》離，愈失愈遠。天豈使三王經制將遂泯乎？故復出泰伯以明其本。

泰伯家江西，嗜古學。以謂今天子享上帝，朝諸侯，雖有其禮而無其位，迺潛心憤悱，貫覽數家之説，自《周官・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禮記・月令》、漢白虎諸儒及歷代論議，參總會一，稽同合異，曲者暢之，滯者通之。爲《明堂定制圖》一篇并序，凡數千言。朅來京師，摯見時彦，若李、宋二紫微，左史聶長孺，集賢葉道卿，皆盱衡接納，鄭重推許。可獻公車登乙，攬補朝廷之

闕，當晨奏而暮召，泰伯猶謙謙不處，罔敢露才而自薦也。會貢舉罷詔，拂髦有懷親之感，歸艎泊渚，拱袂言別。余恐江西英俊未盡知泰伯之道，反中朝士大夫稱詠所以然，故筆爲序以送之。異日舉脩墜典，咨謀折衷，泰伯必攘袂危冠，群立高議，與宿儒故老較辨于赤墀矣。斯言不誣，故乏輝潤，謹序。

## 葉内翰詩

清臣啓：累日前，伏蒙袖書臨訪，并小文編及《明堂圖》，披玩尋繹，彌增景服。偶書二百四十言以伸謝臆，伏惟采擥。

進士不讀書，明經不根義。詬病君子儒，于今作文弊。禮部右詞賦，諸生竊科第。從道不違人，追趨斯近利。李生何爲者？力學務遜志。羞恥事章句，深湛刺經藝。常惟天子貴，無大明堂位。邈焉三代風，尠矣百世繼。去聖日逾遠，攻端非共致。公玉既妄圖，戴德亦繆記。漢唐盛容典，規畫不足示。其間區區者，何暇盛德事？確論無甚高，闊講寖而墜。披文會今古，援筆考同異。面勢本《周官》，纖悉探吕氏。俛拾林甫長，仰擿康成盩。昭發老生矇，冥符作者意。聖期接千統，縟禮恢萬祀。無文既已秩，同節此云備。寧當總章法，未擘雲臺議。廢興有時合，聰明自民視。成厦緊衆材，致理豈一士？南闕朝奏書，中朝夕鳴佩。行矣無自遺，日中今可熭。

## 祖學士詩

奉和泰伯《送春》絶句，繕寫寄呈，幸垂笑覽。范陽祖無擇上。

憶昨相逢甲午年，與君同賦《送春》篇。等閑又見春風老，更捧新吟一惘然。

萬樹紅芳落漸稀，浮榮能得幾多時？孤根未識陽和力，春去春來兩不知。

送春長句呈泰伯先生

晝日臨風把酒巵，宜春臺上送春歸。已看緑樹愔愔静，猶有殘花怗怗飛。歲月任從隨手過，功名未必與心違。我緣客宦無常處，後會如今亦恐稀。

無擇啓：前日承泰伯先生寵示新詩三首，謹依嚴韻奉和，幸賜采覽。

異鄉何處散幽懷，賴得城中百尺臺。還向天涯經歲住，那知春色爲誰來。雪消江上看梅發，風暖衡陽有鴈回。强擬登高聊賦詠，再三愧乏楚人才。

右宜春臺

晴煙羃歷澹湖光，勢勝居然占一方。拂水萬絲楊柳弱，倚風千蓋芰荷香。縱遊閑汎蘭舟穩，半醉狂眠石席涼。公退每來須度日，却疑身出利名鄉。

右東湖

九十日春今日盡，送春何況我偏知。後期只在經殘臘，重探梅開雪裏枝。

右送春

## 黄先生晞詩❶

### 寄李先生

黄先生晞

久不見泰伯，中心頻損和。近聞東書卷，更卜好山阿。學古成儒癖，敦風蕩俗訛。周公法已矣，原憲事如何？母老禄未及，身閑鬢不皤。新文海裔播，舊業釣竿拖。甯戚歌寧發，麻姑傁屢過。時人一握小，吾道片雲多。友弟俱游宦，池樊自摭莎。聞猿詩興逸，敲户酒徒羅。鄉里名光也，朝廷禮後麽。年來魚信至，怪我客蹉跎。

## 黄寺丞通詩

### 麻姑山一首贈陳仲父賢良兼泰伯先生

黄寺丞通

麻姑山直斗牛角，形勝擁斷東南隅。五百年來畜英氣，特爲吾宋生真儒。李姓覯名泰伯字，風骨古秀飄髯鬚。其人於世少似者，無乃稷契荀孟徒。自傷出處苦奇剥，不得寸禄遮妻孥。歸來築室郡北郭，反關唯作文字娱。先生之門足高第，中間仲父有輩無。曾繼先生列科舉，簡編滿載三十車。先

❶「黄先生晞詩」，原無，據底本目録補，下「黄寺丞通詩」同。

生不遇子亦退，高文懿行夸江湖。麻源谷口田數頃，歲計取足無贏餘。生涯俯就隱意決，便棄城邑廬郊墟。上有慈親享甘旨，下有子弟森庭除。平生胸臆渺溟渤，惟學虞卿窮著書。平生志氣薄雲漢，惟學子陵閑釣魚。每當春秋社時候，萬象瀟洒神仙居。蛩花野卉照几席，溪風谷靄清襟裾。先生乘興或還往，殺雞炊黍開尊壺。共評古今正經史，不知口角清涎濡。名教果有如是樂，彦輔之言誠豈誣。蓮社竹谿詫高逸，究竟未免歸狂愚。争如仲父與泰伯，相樂以道情愉愉。文酒逢迎二十載，一日不見已爲疏。松門大開俗不到，水雲軒檻空清虚。仰愛二友嗟不與，欲別仙墅猶踟躕。

## 門人陳次公撰先生墓誌銘并序

有宋經明行脩，道德沈純。用則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學者。門人陞録千有餘人，有如游、夏者，則其賢可知也已。文章高於當世，版而行之凡數集。每爲歌、詩、誌、表，未嘗以一字借人，而人自求而得之，皆自言曰：「如此。」爲父兄求而得之，皆自言曰：「父兄如此。」下筆多典故，世莫及也。天下皆曰「泰伯先生」。士大夫争識其面，其爲當世推伏也若此。

先生姓李氏，諱覯，字泰伯，南城人也。其實如秋，其受如海，外示發舒，中以直正。其於道也，如天焉，無不覆；如地焉，無不載。天地以萬物遂成爲功，先生以四海咸若爲功。用則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

道教授學者。後之覽其遺書，則如其所以然。曾充茂才，有《富國》、《安民》、《强兵》三策，《易》、《禮》二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爲《周禮致太平論》并序五十一首。其敵天命，又有《潛書》、《慶曆民言》、寄范富、孫公四書、《長江賦》。蓋不忍夫一世之傷，而兩臂幾廢。常語其徒，其略曰：「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顔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爲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爲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爲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爲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没吾世而已矣。」其語如此，衆驚而萃非之，先生之志益堅。然則不非之，不足以爲泰伯先生也。先生燕申講解，嚴重慎密，弟子畏之。有驗則對之以狀，察無溢美，然後進之。今爲墓刻，畏比神靈。

自祖禰以往，丘蓋不言，只於集中得《子高墓表》曰：「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先夫人墓誌》曰：「先君嘗學，不應舉，尤直信。生平無所争，不識州縣廷，終以不得意死。」又於官簿，得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鄭氏。始娶陳氏，再娶饒氏。有男參魯，三女，長適陳汝翼而卒。先生之生也，以己酉，而卒也，以己亥，年五十有一。其卒仲秋，其葬季冬，實嘉祐四年。祔先君之塋，在鳳凰山足。

夫南城，載于西漢《地理志》，唐屬撫州臨川。國朝别建軍曰建昌，縣隸焉。鳳凰山在縣西北，城背之塋在麓東，松櫝萬株，山川如畫，乃真宅也。然而其抱負如此，天之報之止如此。其後焉有不達者乎？嗚呼！先生之名大顯，世之顯人及有道之士莫不知者，下至農工、負販、士女、釋老盡能誦其文章。天子亦聞之，乃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就門官之。末年，又召入太學説書。復以通州海門縣主簿禄之，權管幹太學。非其好也，逾年以告歸，歸逾月而卒。臨終無他言，獨執次公手以《明堂制圖》爲託，又以爲《三禮論》未成爲恨。其孜孜爲學者如此。何哉？次公夙荷教育，過於强仕之年，哲人既殞，復何聊哉？泣而銘曰：

余侍先生，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事甚詳，皆本《書》、《詩》，非諸子之緒言也。於是浩歎魏、晉之際，莽、卓之間，惠、慎之時，聖人之道已大壞。有由然及究莊生之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之嚆矢」，曰儒者未嘗是之，而余獨是之。嗚呼！天乎！其意不在斯文乎！何奪先生之速哉？何奪先生之速哉？

## 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記

天下之美，恒興於賢明而廢於愚暗。使賢明迭繼，雖百世可也。設不幸而值愚暗焉，雖有鉅美，且廢于成，況望其能興夫既廢也哉？又望其能崛然興起也哉？柰何賢明者之不常有，宜乎天下之美之難成也。

盱江宋儒泰伯李先生，存心高古，履行

剛方。竭力養親，不求榮達。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從而師之者，恒數十百人。范文正公稱其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今草澤中未見其比。并上其所業《禮論》、《明堂定制圖序》、《平土書》、《易論》凡二十四篇。皇祐初，與余襄公交章薦爲試太學助教，後補將仕郎海門簿，召爲太學説書而卒。熙寧中，其門人尚書左丞鄧潤甫奏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集》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爲郊社齋郎。其墓在鳳凰山麓，維時守令同學官春秋拜掃，歲以爲常。不知自何時，廢而不講，延至于今。墳墓雖存，率爲草莽之區，樵牧之所蹂躪，狐狸之所棲息。過者千百，誰復致慮？幸而邑人吏部驗封主事左君時翊過而見之，慨然興感，乃疏其所以，且曰：臣伏覩詔旨：名臣賢士墳墓毀發，即爲修治，仍復近民一人以守。恩至渥也。若李覯者，信非常儒，尤可矜式。若得一如詔旨，封其塋域，禁其樵牧，立祠歲祀，其於風化不爲無補。疏入，翼日下詔允之。禮部定制，歲一春祭祀以少牢，有司行禮如式，并復守者。

時建昌守長樂謝侯仲仁謂事干風化，首捐俸資，以倡繕修塋域，乃建祠堂。堂凡三楹，縱廣如干尺，甫踰時落成。高亢靚深，堅緻完好。中妥神主，外繚周垣，蔭以嘉木。別爲子屋，以居守者。時成化戊子之秋九月也。

工既訖功，時翊過予，請言識諸石，爲永永圖。於乎二三百年已廢之典，不有賢明孰知其爲美而興舉之？且先生於世，官列甚庳，未久而逝，徒以空言託諸文字而已。既無氣焰以凌爍人，又無功德以覆冒人，若未足以爲美也。而賢名之垂，訖今不已，雖有

氣焰，有功德者，亦不若是烈也。學問之有益於人如此，信乎君子不可以不學也。時翊是舉，非特所以崇先賢，亦所以儀後進，俾鄉之人，景慕興起，皆知績學纍行如先生，雖在草澤，名猶不泯，況通顯乎？其於世教，誠非小補。若夫一塋之封，一祠之作，雖不能加重於先生，而後學景仰之心，不如是不足以遂。此時翊所以爲賢且明也。仲仁亦克樂其美而速成之，謂非賢且明不可也。故并書之，爲來者勸，慎勿甘爲愚暗而隳其成也。

《詩》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今之君子信能成其美矣。又曰：「夙興夜寐，❶洒掃庭内。」後之君子尚繼美於無窮哉！時翊又嘗編輯先生詩文三十七卷、附録三卷行世，可謂盡心焉爾已。

成化六年歲庚寅春三月下浣，朝列大夫國子祭酒經筵官前翰林侍讀學士兼修國史古吴陳鑑撰。

## 左贊乞修李覯墓狀

禮部爲陳言崇儒事於禮科抄出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左贊奏。

伏覩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書内一款：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毁發者，所在有司即時修理如舊。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其餘墳墓，但有露棺暴骨者，悉與掩埋。此皇上仁厚之盛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

臣原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切見本縣有宋太學説書李覯墓在鳳凰山麓，祝穆

❶「興」，原作「與」，據《詩・大雅・抑》改。

《方輿勝覽》紀覯無子孫，每歲春秋守貳同學官拜掃，以爲故事。歷年既久，不惟拜掃之典已廢，而其墳墓亦爲樵牧踐蹂。若更數年，必致毁夷。臣考得李覯立心高古，履行脩整，竭力養親，雅尚恬退。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爲泰伯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强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平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遺意。《慶曆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太學議》、《袁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覯《周禮論》與其意合。聖朝纂修《五經大全》，覯所立言亦見采録。臣聞古者鄉先生没則祭于社。如覯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學之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

欽惟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脈，以衍太平之運。如蒙准言，乞勑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於風化不爲無補。緣係陳言崇儒事理具本，親齎具奏。成化三年九月二十日該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左贊奏稱，要將先儒李覯墳墓令「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一節，緣崇祀本處名賢，乃有司當爲之事。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江西布政司，轉行建昌府委官督同南城縣當該官吏，即將宋儒李覯墳墓封其塋域，令附近里老人民時加看護，禁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

究治。仍於墓前量立一祠，每年春，宜從有司祭以少牢，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科擾不便。

## 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惟聖賢乎？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氏，諱覯，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創書院其下，學者餘千人。❶南豐曾子固，其高弟也。范公仲淹、余襄公靖交薦之，召爲太學説書。卒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鎮立興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楚更其堂曰思賢。右立盱江書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飲，覺而異之。翌日有白于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啓壙視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夢方解。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以請，命下立祠塋南，名曰景賢。賜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壙。壙以石爲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視廣倍之。中甃加堊，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西羅倫瓣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歿，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蘇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此之謂乎？」回視煙草中塚纍纍然，太守嘆曰：「是庸非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桓山之石，驪山之錮，庸非人乎哉？其圖身後者

❶「餘千」，疑當作「千餘」。

非不至也。曾幾何時，狐兔穴其傍，樵兒牧豎躑躅其中！草中纍纍者，曾不若也。方其生也，柄一國之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身死而遂不保焉。何也？先生以蔀屋寒夫，初無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後之榮終乎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太守曰：「夫子之言，雍門周不如也，請告邦人，庶有聞先生之風者。」

成化八年壬辰春三月朔旦立石，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脩撰永豐羅倫撰。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三終

# 直講李先生年譜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公元一〇〇九年）己酉，先生始生。

祥符三年（公元一〇一〇年）庚戌，二歲。

祥符四年（公元一〇一一年）辛亥，三歲。

祥符五年（公元一〇一二年）壬子，四歲。

祥符六年（公元一〇一三年）癸丑，五歲。

祥符七年（公元一〇一四年）甲寅，六歲。

祥符八年（公元一〇一五年）乙卯，七歲。

按：先生見蘇祠部書云：「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不忘。」則知先生一二年間知向學矣。蘇祠部舜欽。

祥符九年（公元一〇一六年）丙辰，八歲。

天禧元年（公元一〇一七年）丁巳，九歲。

天禧二年（公元一〇一八年）戊午，十歲。

按：先生見余監丞書云：「十歲知聲律。」則知先生於是年知習舉業矣。余監丞時爲南城宰。

天禧三年（公元一〇一九年）己未，十一歲。

按：先生作《疑仙賦》，序云：吾母無子，徧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二道士弈棋於户外，往觀之。其一取一子授焉，遂娠。又云：生十餘歲從先父適田間，宿東郊，夢人以書褾與之，曰《王狀元文集》，夢中以爲沂公之文也，既而就學，果不甚魯。或時開卷，懒然憶念，謂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詳此二夢則知天生賢哲以壽斯文之氣脉，豈偶然哉？

天禧四年（公元一〇二〇年）庚申，十二歲。

按：先生見余監丞書云：「年十二，近文章。」則知先生於是年能文矣。

天禧五年（公元一〇二一年）辛酉，十三歲。

乾興元年（公元一〇二二年）壬戌，十四歲。

是年丁府君憂。按鄭夫人《墓誌》云：「年十四而先君没。」又云：「先君嘗學，不應舉，教其子作詩賦。❶亦樂施惠，尤直信。」則知先生家學有派委矣。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公元一〇二三年）癸亥，十五歲。

天聖二年（公元一〇二四年）甲子，十六歲。

天聖三年（公元一〇二五年）乙丑，十七歲。

是年府君服除。按鄭夫人《墓誌》云：「稍出游，求師友。」則知先生出游必在府君服除之後。

天聖四年（公元一〇二六年）丙寅，十八歲。

天聖五年（公元一〇二七年）丁卯，十九歲。

天聖六年（公元一〇二八年）戊辰，二十歲。

天聖七年（公元一〇二九年）己巳，二十一歲。

天聖八年（公元一〇三〇年）庚午，二十二歲。

是年娶夫人陳氏。按：慶曆七年先生作夫人《墓誌》云：陳氏今爲南城人。生五年，養于伯父。又十一年而嫁，嫁十七年而卒。❷又云：復還舊居娶婦。蓋先生前此出游，至是年始還家歟？又有見余監丞書云：「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思慮猖狂，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此書當作於是年。

天聖九年（公元一〇三一年）辛未，二十三歲。

是年著《潛書》十五篇。又有見孫寺丞書云：年二十三，鷄鳴而起，誦孔孟群聖人之書，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爲意。「文章」

❶「教」，原作「故」，據本書卷三十一《先夫人墓誌》及正德本改。

❷「七」，原作「一」，據本書卷三十一《亡室墓誌》改。

蓋指《潛書》也。孫寺丞時爲南城宰。

明道元年(公元一〇三二年)壬申,二十四歲。

是年著《禮論》七篇。其後余襄公有書與先生曰:「所示《禮論》七篇,推進《禮經》,準的世教,派仁義,贄刑政,豈止獨步江表,校聲名於後俊哉!」先生之有功於《禮經》也如此。又作陳仲温進士《墓誌》。

按:陳仲温諱璆,先生之伯丈也。故《墓誌序》之末曰:初君之弟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絶乳,君愛養之如己子,長以嫁李氏。

明道二年(公元一〇三三年)癸酉,二十五歲。

景祐元年(公元一〇三四年)甲戌,二十六歲。

是年有《邵氏神祠記》,其略曰:建昌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祀之人日累什百。景祐元年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唯「五通」諗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時。有功於予,其可廢而不載?作記恐是此年。

景祐二年(公元一〇三五年)乙亥,二十七歲。

按:先生見蘇祠部書云:由六七歲時,調聲律,習字書,勉勉不忘,逮于今兹,年二十七矣。此書當作於是年。

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年)丙子,二十八歲。

是年修《明堂定制圖》並序,《平土書》,《上聶記注書》,《上李修撰書》,《上宋修撰書》,《太平院住持記》,《冬至夜酒醒詩》,《甘露亭詩》。

按:見聶記注書云「行年二十八矣」,當在是年。見李修撰書云:生平爲文,謹採二十四篇,寫成一册,及《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辱諸侍者。見宋修撰書云:嘗著《明堂定制圖》并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裨益一王之盛禮。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則《明堂圖》之作亦在是年也。

獨《平土書》不著所作歲月。然先生明年見范公，而范公他日薦先生必以《禮論》、《易論》、《明堂定制圖》、《平土書》共獻，必同作於此一二年之間。張宗古送先生南歸序，其略曰：自周室距今，曠千餘載，此禮廢絶，所以學者各是己見，競牽師習，故復出泰伯以明其本。蓋指《明堂圖》也。

是年入京，贄見宋修撰、李修撰、聶記注、葉集賢諸公，皆許可。宋公庠、李公淑、聶公冠卿、葉公清臣也。會貢舉罷，遂歸。

景祐四年（公元一〇三七年）丁丑，二十九歲。

是年往鄱陽見范文正公。其書云：年二十九嘗遊京邑，彷徨而歸，又黜鄉舉。其後范公與先生書云：「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則知先生是年鄉舉不利而往鄱陽訪范公也。

寶元元年（公元一〇三八年）戊寅，三十歲。

是年作《廣潛書》十五篇，《命箴》，《野記》，❶《鄧公儀傷辭》，《緣概師詩》，《惜雞詩》。

按：《廣潛書自序》云：「歲辛未，泰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羈栖山巖，即而廣之，復爲十五篇。」則此書當作於是年。《命箴》云：「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則此箴亦當作於是年。《廣潛書》云「羈栖山巖」，則《野記》亦作於是年。

寶元二年（公元一〇三九年）己卯，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夢大雨震所居室，有一人紫衣而冠，謂之雷神，呼先生使前，授之題曰《春社詞》，援筆得八句與之。及覺，記其首三句，頗怪麗。後七年，以五句足之。按此夢與《疑仙序》二夢而三，一爲誕彌厥月之

❶ 「野記」，據本書卷二十七《上聶學士書》，當作於二十八歲前。

祥，一爲神授斯文之印，天生賢哲，豈虛其證，是三夢皆可書。《富國》、《彊兵》、《安民》三十策，按：先生以康定二年試制科，則此策必作於是年。

康定元年（公元一〇四〇年）庚辰，三十二歲。

是年得男參魯。有《上江職方書》。又往越州赴范高平公招，故有《登越山詩》。按：丁亥年先生作《亡室墓誌》云：「一男參魯僅毁齒。」蓋自庚辰至丁亥凡八年，故曰僅毁齒也。

按：先生《上江職方書》云：行年三十餘，近訪吳、越而歸。曰三十餘，則當在是年。曰訪吳、越而歸，則訪范公也。江公鎬寶元元年以職方守盱。

康定二年（公元一〇四一年）十一月改慶曆元年，辛巳，三十三歲。

是年作《建昌軍集賢亭記》，《修麻姑殿記》，《麻姑山仙都觀修三清殿記》，《梓山院修佛殿記》，上吳舍人、王內翰、富舍人、劉集賢、慎殿丞書，《日出詩》，《感事詩》，《和慎史君出城見梅詩》。

按：《集賢亭記》序曰：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于軍門之南，孟秋告成，郡人李覯爲記。《三清殿》及《麻姑殿記》皆是康定年號。《梓山佛殿記》亦云康定二年秋九月，則是數記皆作於康定未改元之前也。《上慎殿丞書》蓋慎公釴其時以殿中丞守盱江，此書當作於未入京之先。上吳舍人、王內翰、富舍人、劉集賢書。蓋吳公肅、王公堯臣、富公弼、劉公敞，其時皆居朝，此書當作於入京之日。然是年郡舉，先生應茂材異等科，有旨召試，故入京。上諸公書又寄祖秘丞無擇詩，歷序應科本末，則云憂愁經歲，是先生留京一

年也。

慶曆二年（公元一〇四二年）壬午，三十四歲。

是年先生試制科得召第一。長沙蕭注與先生書云：昨偕弟英求舉於京師，聞足下應賢良預第一召試，❶未有不心思目願，欲識其面者。秋七月試制科不第，歸。過南康，見郡守祖祕丞。

按：《皇祐類稿》與祖祕丞詩云：「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又曰：「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至。」是先生留康、廬日淺而歸興濃矣。

是年又有《寄小兒詩》、《送余疇若序》、《與章望之祕校書》、《與楊屯田書》楊文公億之子。《麻姑山賦》、《寄周寺丞詩》、《惜才詩》、《送侯殿直知吉州詩》。

按：《寄小兒詩》注云：「此兒纔三歲。」蓋庚辰得男，至壬午恰三歲。《送余疇若序》、《寄周寺丞詩》，蓋周燮以是年宰南豐，請余疇若南豐主學，故先生以序送其行。楊屯田其時守筠州，故有書與之。《麻姑山賦》乃述高臺層瑶，繚垣築粉之美，必是修麻姑殿後所作，當在是年。《送侯殿直詩》：「曾得滁州在故鄉。」按國史，歐公以慶曆二年知滁州。此詩之作亦當在是年也。《惜才詩》恐亦是作於下第之後。

慶曆三年（公元一〇四三年）癸未，三十五歲。

是年集《退居類稿》十二卷，《慶曆民言》三十篇，作《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❷《撫州菜園院記》、《雪中贈柳枝》及《柳枝答詩》，

❶ 「聞」，原作「間」，據本書《外集》卷二及《四庫全書》本改。

❷ 「三十」，據本書卷五當作「五十」。下同。

《寄周寺丞詩》,❶《送錢寺丞知白州詩》,《三賢詠》,《上蔡學士書》,❷《寄祖祕丞詩》。❸

按：先生集所爲文名《退居類稿》,云：自弱冠迨今十五歲,得草稿二百三十五首,❹類爲十二卷。是年冬至日南康守祖無擇爲先生作序,則知先生是年下第退居。既集《退居類稿》,又有《周禮致太平論》焉。其後陳次公述先生墓誌云「及退居,爲《周禮致太平論》并序」,則實作於是年也。《上蔡學士書》言鄒子房事,蓋蔡公以慶曆三年爲諫官,此書亦作於是年。周寺丞夔時爲南豐宰,錢寺丞得臣時以南城宰知白州,故先生有詩送之。❺又《寄祖祕丞詩》云：「郡守方仁賢,學宮盛修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談經藝。」余襄公《薦章》云：下第退居,四方生徒從之講習。鄧温伯云：慶曆三年,南城始詔立學,先生爲之師,四方來學嘗數百人。則知先生以是年退居于家,故郡守請主學事。《柳枝詩》蓋因是年二月入京遇雪而作也。

是年,中女生。按：丁亥年先生作陳夫人《墓誌》云：中女五歲,其少未免懷。蓋中女之生在是年也。先生作《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而《内治》七篇居其首,其略曰：内宰以陰禮教六宮,六宮,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

❶「寄周寺丞詩」,文集中僅一見。《年譜》慶曆二年已出,此處似衍。

❷「書」,原作「詩」,據本書卷二十八篇名及下文所引改。

❸「寄祖祕丞詩」,此詩在文集中僅一見。按詩意當屬慶曆五年作。下同。

❹「五」,文集自序作「三」。

❺「之」下,原衍一「勤」字,據正德本、萬曆本、光緒本删。

亦及之，是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余按：此篇三歎成王、周公致太平之書，其精神心術盡在於是。使先生之志獲行，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豈特王河汾能言之。惜夫其不果也。

先生作《慶曆民言》三十篇，《開諱》而下，言言藥石，字字規戒。先生斯時無官守言責，少露梗概。一二年間，杜、富、韓、范、歐、余、王、蔡，君明臣忠，三陽道泰。公既不能爲三諫之詩以效君謨，又不能爲濃墨之頌以劾石介，雖在畎畝，惓惓忠赤，不能自已，作爲此篇。天子聖明，蒭蕘博採，持此上聞，言者無罪。四十二年之治，實嘉賴之。故祖無擇曰：「真醫國之書爾。」

慶曆四年（公元一〇四四年）甲申，三十六歲。

是年上富公、范公書，作《麻姑山真君殿記》，《李子高墓表》，《陳伯英墓表》，《寄祖祕丞書》，❶《除夜感懷詩》，《南塘觀魚詩》。二詩並次陳殿丞肅韻。

按：上富、范書蓋獻《慶曆民言》及言國事故也。

《李子高墓表》云：卒於慶曆四年。則墓表想亦作於是年。

《陳伯英墓表》云：吾嘗銘陳仲溫之葬，其子漢公，字伯英，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仲溫乃先生之伯丈，伯英乃郎舅也。仲溫之葬在壬申年，伯英以甲申年死，故曰後十二年，則墓表亦當作於是年也。

《寄祖祕丞書》云：「教道亦難行，徒以鈞積毀。篋書歸敝廬，庠門任蕪穢。」先生此言，蓋因《上蔡學士書》言鄒子房事，鄒因

❶「寄祖祕丞書」，文集中無此書。據下文所引，「書」當作「詩」。下「寄祖祕丞書」同。

誣織先生同入郡圄。其事既白，先生乃棄學事而復家居也。

慶曆五年（公元一〇四五年）乙酉，三十七歲。

是年有《與胡先生書》、《寄祖祕丞詩》、《南城縣廳記》、《處士陳君墓誌銘》及《祭文》、《白石遲師塔銘》。

按：《與安定書》云：康定初，錢塘別。後二年，自京師歸，中途曾寓書。❶今又四年。則此書當作於是年。

是年余襄公薦先生于朝，其章略曰：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

閩中名士黃通以書與范文正公曰：李覯生聖時三十七年也，其德行文學，其智識材術，疑三代英靈復生于今。大江而南，皆呼曰先生。暨應詔來都下，今副樞富公、諫省歐陽公、紫微余正言、三班田紫微、淮南祖提刑，皆當世之名儒，莫不競造其門而優禮之。若吾公者，知泰伯爲最深。惟其知之也深，故嘗有論薦泰伯之心。

慶曆六年（公元一〇四六年）丙戌，三十八歲。

是年作《長江賦》，集《皇祐續稿》，作序，足成夢中《春社詩》，《上王刑部書》、《次王刑部遊麻姑詩》及《唱和詩序》、《傅代言墓表》。

按：先生乙未年再上富公書云：慶曆四年以書言南方事，後二年作《長江賦》。則此賦當作於是年。王刑部乃漕使逵也。是年游信州，作《弋陽縣學銘》、《聞女子瘧寄詩》、《弋陽縣堂北見夾竹桃》《海棠》二詩，《題靈陽宫》、《龜峰精舍》、《葛陂懷古詩》、《逢何道士》詩。

❶「寓」，原作「寫」，據本書卷二十八《與胡先生書》改。

按：先生皇祐三年作《新城院記》云：❶「前此予歸自信。」又云：既去五六年。自此年至皇祐三年約五六年，則游信必在是年。若銘若詩皆作於在信之時也。

慶曆七年（公元一〇四七年）丁亥，三十九歲。

是年作《禮論後語》、《删定劉牧易圖序》，宋屯田《延平集序》、《亡室陳氏墓誌》、《處士饒君墓表》、《建昌知軍廳記》、《景德寺重修大殿及造彌陀閣記》、《邵武軍學莊田記》、《小女詩》、《海南編集》、《題韓偓詩後》、《答黄漢傑書》。

按：《禮論》作於明道元年，而《後語》云：吾爲《禮論》後十五年，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以吾爲好怪。則《禮論後語》當作於是年。《删定劉牧易圖序》見於《答宋屯田書》，亦當作於是年。宋屯田《延平集序》，蓋因入閩訪福帥蔡學士，路經昭武而作也。宋屯田咸，字貫之，時爲延平倅，假守昭武。《海南編詩》因宋屯田見示《海南編》而作。《題韓偓詩後》因游閩而作。《答黄漢傑書》以漢傑貽書言《景德寺記》及《邵武軍學記》言浮屠事，故先生答漢傑書云：覩排浮屠固久，於《潛書》、於《富國策》人皆見之矣，豈年近四十而輒渝哉？惟漢傑觀厥二記不甚熟爾。吾於此言乃責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先生言年近四十，則此書當作於是年。

是年夫人陳氏卒。按陳次公述先生《墓誌》云「再娶饒氏」，不知娶於何年。

慶曆八年（公元一〇四八年）戊子，四十歲。

是年中女子死，有《哭女詩》云：「妻死女已病，踰年成二喪。」曰「踰年」者，蓋去

❶「城」，原作「成」，據本書卷二十四篇名改。下同。

年陳夫人卒，今年中女死也。冬十一月作《建昌軍儀門記》，《太平寺浴室記》，《寄祖祕丞詩》。

皇祐元年（公元一〇四九年）己丑，四十一歲。

是年作宋中舍及江夫人《墓碣銘》，《送李山甫詩》。

是年范文正公薦于朝，其章略曰：李覯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十卷，繕寫上進，乞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乞就除一官，許令便養。

皇祐二年（公元一〇五〇年）庚寅，四十二歲。

是年作《周醫博墓表》，《迴向院記》，《謝官表》，《謝范咨政啓》，《怡山長慶寺詩》。

是年赴范文正公招于杭州，范公再薦于朝。其章曰：臣去年録進李覯所業十卷，其《明堂圖序》一卷。今朝廷行此大禮，千載一時。斯人學古之心上契聖作，再録上進，乞加天奬，以勸儒林。旨授將仕郎太學助教。《誥詞》云：學業優，議論正，有立言之體。且履行修正，誠如薦章，特以一命及爾。其益進于道，勿患朝廷之不知也。

皇祐三年（公元一〇五一年）辛卯，四十三歲。

是年作《廣文陳生墓銘》，《承天院記》，《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記》，《新城院記》，《送知軍曹比部移之虔州詩》。

按：《盱志》曹公觀以皇祐三年守盱，此詩當作於是年。

是年丁母鄭夫人憂，十二月葬于先府君墓東南隅，實建昌鳳凰山之麓。按《墓誌》云：方謀扶親西遊，夫人許之，未及行而遭

大故。

皇祐四年（公元一〇五二年）壬辰，四十四歲。

是年集《皇祐續稿》八卷，作序，刊行《周禮致太平論》十卷，《上孫觀文書》，《酬陳屯田詩》。

按：《續稿序》云：「行年四十四，疾疹時發作，其於文字間尚克有進也歟！」又云：慶曆癸未，録《退居稿》，後三年復出百餘篇。當在是年。《上孫觀文書》，蓋是年儂志高寇廣西，孫觀文沔持節討之，先生寄書陳利害十事。孫公答書云：「示教民病，非留心博愛，何以及此？」《酬陳屯田》詩云：「封豕長蛇戰嶺南。」蓋指儂寇也。此詩亦當作於是年。

皇祐五年（公元一〇五三年）癸巳，四十五歲。

是年著《常語》上中下三卷，《承天院羅漢閣記》，《柏林温氏書樓記》，《傅進士墓銘》。

皇祐六年（公元一〇五四年）甲午四月改至和元年，四十六歲。

是年除鄭夫人服。作《常語後序》，《袁州學記》，《清話堂詩》，《送嚴介序》，聶夫人、徐夫人、張都官《墓誌》，《袁州雜詩》三首。

先生作《袁州學記》，河東柳淇書，京兆章友直篆，天下號爲三絶。其《學記》略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天下治則撢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詳味斯言，此豈特爲袁州學校重，且將爲天下國家重。故曰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袁州雜詩》，郡守祖無擇皆賡其韻。《清話堂詩》蓋與周伯達宿景德寺而作，其詩云：「無限中心不平事，一宵清話又成空。」遂目其處爲清話堂，且題八句云。

至和二年（公元一〇五五年）乙未，四十七歲。

是年寄富公書并《長江賦》一首，皆論東南利害。《寄祖祕丞詩》，《送春二絶》，《送陳司理序》，《江屯田墓誌》，《陳都官墓碣銘》，《鄒夫人墓誌銘》，《鄭助教母陳氏墓銘》，《陳府君夫人聶氏墓銘》。

至和三年（公元一〇五六年）丙申九月改嘉祐元年，四十八歲。

是年有《鉛山縣尉陳君墓銘》。

嘉祐二年（公元一〇五七年）丁酉，四十九歲。

是年國子監奏，乞差太學助教李覯充太學説書，旨令赴太學供職。按奏劄云：雖因名儒論薦，命試一官，未沾政禄而養道丘壑，欲望朝廷差充太學説書，冀有裨庠序風化。

嘉祐三年（公元一〇五八年）戊戌，五十歲。

是年除通州海門主簿太學説書，作《太學議》一篇，《景德寺修院記》。按：《誥詞》云：「爾醇明茂美，通于經術，東南士人，推以爲冠。自佐學政，逾年于兹，孜孜渠渠，務恪厥守。祭酒司業以爲博士之職莫宜於爾」，「可特授通州海門縣主簿，太學説書如故」。旨令詳究太學制度，故有《學議》。

嘉祐四年（公元一〇五九年）己亥，五十一歲。

是年權同管勾太學，蓋因胡瑗以病告假，故有斯命。尋以祖母未祔先塋，請假歸遷，旨給假一月，先生遂歸。八月卒于家，十二月祔葬于鳳凰山府君之塋。按：陳次公作先生《墓誌》云：臨終無他言，惟執次公手以《明堂圖》爲託，《三禮》未成爲恨。是先生又作《三禮論》，未成而絶筆也。

# 直講李先生門人録

先生《年譜》所以載先生之行事，今以《門人録》附庸者，亦欲使來者知先生師友之淵源也。按陳次公誌先生之墓曰：「門人陞録者千有餘人。」今姓名可考者僅三十八人。兹而不書，久則愈無可考，故附録云。

陳次公，字漢傑，南城人。父璆，先生夫人之伯父也。次公與兄漢公，字伯英，弟次山，俱學於先生。次公舉茂材異等不中，歸隱谷口著書，與先生往還者二十年。先生臨終執其手託以遺文。先生《墓誌銘》乃次公所述也。次山登皇祐五年第。

傅野，字亨甫，南城人。學於先生。其先上饒人。父垂範，先生爲誌其墓。野學於先生，蚤有立操，與陳次公俱爲門人稱首。熙寧中，郡以高材淹滯聞，旨賜粟帛，充軍學教授，歷明州定海尉，歸隱於沙溪之東巖。有文集，名《通稿》。先生《後集》乃野所輯也。

鄧潤甫，字温伯，避高魯王諱，以字行。少與弟佑甫、仲甫俱學於先生。温伯文章角出諸生上，登皇祐元年第，官至尚書左丞，三入玉堂。熙寧中上先生輯稿，乞官先生之子參魯。佑甫登熙寧二年第，仲甫高尚不仕，元祐中，舉遺逸，賜號和静先生。

李山甫，字明叟，避高魯王諱，以字行。更字公晦。先生之族子也。少學於先生，登皇祐元年第，官至西京作坊使，知澧州，號龍溪釣叟。

陳光道，字公亮，南城人。與兄光遠俱學於先生。光道剛果廉辯，多智數，登嘉祐四

年第，仕至撫州通判，號有爲子。先生之子參魯墓銘，乃光道所作也。光遠登元豐八年第。

廖平，南劍人。父夷清，徙居南城。平十二歲而孤，能自立，學於先生，登治平二年第。《常語》後跋乃平所作也。

陳汝器，字適用，南城人。學於先生，能詩。元祐中，爲廬陵宰，山谷亟稱之。

黃曦，字耀卿，南城人。學於先生，文章典麗，南豐先生亟稱之。元符三年乙科。

傅翼，字翼之，南城人。學於先生，文行俱高。熙寧六年乙科，終永豐令，號甘圃，有《甘圃集》。

余疇若，字堯輔，南城人。學於先生。慶曆二年大理寺丞周燮知南豐，聞其賢，請主學事，先生以序送之。❶

傅代言，南城人。學於先生。及卒，先生爲表其墓。

陳瓔，字天貺，南城人。學於先生，出諸生右。晚自肆山水，號谷口耕叟。

鄧立，字公儀，南城人。學於先生，志合道一。年三十二而卒，先生爲辭傷之。

陳君平，南城人，都官肅之子也。學於先生，少能文。甫冠舉進士入太學，不第，終於京。年二十四，先生誌其墓。

廖廷玉，南城人。陳漢公之壻也，學於先生。

饒景先，南城人。偕弟見先學於先生。先生表其父昌齡之墓。

杜萬，南城人。居谷口，先生有詩送之。

王幾，字復之，天台人。學於先生，字之，爲作《復說》。

❶「序」，原作「詩」，據本書卷二十五《送余疇若南豐掌學序》改。

陳世南，豫章人。學於先生，以序送之。
陳公燮，字思道，閩人。學於先生，贈之以序，改字中道。
張宏，武夷人。學於先生，嘗以詩送之。
張延之，字伯仁。學於先生。爲作《字序》。
以後十二人鄉貫無傳。
湯延祖，字子立。學於先生。字之以詩。
陳特兄弟二人，俱學於先生。答之以書。
彭昱，學於先生。嘗以詩送其赴舉。
夏旦，學於先生。以詩送其赴舉。
黄銑，學於先生。以詩送其赴舉。
廖説，學於先生。爲詩其蒙亭。
周伯達，學於先生。見《清話堂詩題》。
吴伯華，學於先生。以詩送之。
上官直，學於先生。以詩送之。
吴著，學於先生。以詩送之。

嘗讀盱江舊志云：曾舍人鞏、鄧左丞温伯，皆先生之高弟，竊有疑焉。蓋温伯他日爲中丞，進先生所爲文，奏乞官其一子。温伯遊先生之門明矣。然不能排新法之非，識者惜之。今《盱志》以南豐並稱，不知何據？按：李直講生於祥符之己酉，曾南豐生於天禧之己未，以年數考之，則直講多南豐十歲也。若以直講、南豐爲師友，恐不其然。謂其在鄉學師之歟？則直講以慶曆三年主郡學，而南豐以是年自洪州歸臨川，《上齊工部書》云：「祖母樂居臨川。」其後爲文多道臨川之事。謂其在太學師之歟？則直講以嘉祐二年爲太學説書，而南豐以是年登進士第，明年調太平州法曹，烏在其爲師友哉？舊志所載，若不加訂正，襲訛承舛，惟恐後人復誤後人也。

直講李先生門人録卷終

賢太守之爲邦，崇鄉賢，風後學，凡以因敬梓者之心而教易行肆。泰伯先生於我盱有常祀，七八年來乃或撤。厥祠亭爲堂偪，厥宰壠爲院，而置先生於雜祀，或惘然不知有先生。惟先生嘗言：「人於夫子之道，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今有仕是邦，而不知有先生，不亦猶之無耳、目、口、心、精爽者乎？往弗諫。景定初元太守雪軒魏侯峙祠墓乃復建亭，朔告必躬，頓異乎前時觀。又取遺書讀，嘆其言足經世興太平。獨恨《年譜》有闕遺，字畫有訛脱。更與盱之士參以它書讎正，二年鋟之梓。其將以開世之無耳、目、口、心、精爽人矣乎？予方服侯之爲，會天子嘉侯治狀，改守袁州，因誦泰伯《袁州學記》「爾袁得賢君」之句而有感，❶遂書其後。三年上巳日，里中子張淵微敬書。



❶「州」字，原無，據本書卷二十三篇名補。

# 附録一

## 佚文

### 常語 據宋余允文《尊孟辨》補，末三條據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十二、十三補。

一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

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偝之者也，焉得傳？

敢問何謂也？

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辯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吴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二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三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

嗚呼！是猶見人之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鬬者耳。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四

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

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夫所以世世種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莅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行仁義以取桀紂爾。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爲篡器也。又《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臲卼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五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非紂

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六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於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吴、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貿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爲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乎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爲亡虜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七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曰：紂一人惡耶，衆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紂亡久矣，❶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耶？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

又曰：甚哉！世人之尚異也。❷孔子

❶「紂亡」，《宋元學案》作「去紂」。
❷「尚」，《宋元學案》作「好」。

非吾師乎！衆言讙讙，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致今人至取《孟子》以斷六經矣。[1]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八

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何如？

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歷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九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

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玉瓚秬鬯。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得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以長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伏，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

嗚呼！孟子之教人，教人以不知量

[1] 「至」，《宋元學案》作「之」。

也哉！

一〇

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宫，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諸？

曰：《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有所慮矣；象猶能慮，則謂二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廩以備事，舜於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愛，號泣於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脱，而遽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説而孟子之聽不聰也。

一一

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孟子之譏《武成》，宜矣哉？

曰：以天下征一國，以天子征諸侯，如孟賁搏童子，遲速在我，修文德以待其來可也。《大雅》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以方伯伐諸侯，固有訊有馘，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哉？牧野《詩》云「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是也。

一二

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實不聽之也。謂迂闊者乎？

曰：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爲其君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目之曰仁政、曰聖人。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無驗也。

一三

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禄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

一四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久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説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

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

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一五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説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

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强爲之辭，過矣。

一六

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

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説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説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

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爾。人知之非我

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一七

或問：「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有諸？

曰：禹不知啓賢邪？知而且以傳益邪？父不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賢，天下終歸之，而讓以爲名，是僞也，孰謂聖人而不明且僞也？夫益亦不知啓賢，不辭於禹，禹崩而後避之，以蹈舜禹之迹，又終不得爲舜禹，其無慙乎？益與稷、皋陶一體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

一八

或曰：然則仁義無益於人者乎？

曰：奚其爲無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宗廟，士用之以保其禄位，庶人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相愛相恭，相正相救，厭然如宫商之應，如畫繢之次，禍亂日以消，名譽日以廣，奚其爲無益也？若夫挾欲趨利，圖謀非分，豈仁義之意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於逆惡也。

一九

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

夫孟子爲齊卿，無官職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齒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謂講道之頃耳，匪常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矣，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

## 附　楊升庵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子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内治》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台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延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于《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爲無根之游談，故詳辨之。

（《太史升菴集》卷四十八）

# 附録二

## 宋史儒林傳李覯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

《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夾兩牖也。

《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爲一門，出

於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名。太廟之内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

《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

《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内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

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

合。夫稱明者，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

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謂八窗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説書而卒。覯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稿》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

# 附録三

## 敘文

### 孫甫正德本直講李先生集序

晦翁謂李泰伯文得自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蓋有取爾也。後儒以文名家，言或離道，藝也，弊也，人奚庸哉！泰伯先生在宋爲盱江一時儒宗。盱江，今南城也。正德乙亥，余至邑，謁境内載祀之祠，至先生墓堂，瞻拜興思，求後世子孫，得希先、希哲二少俊，育之庠。復求先生遺文，得所藏抄本，多殘缺。明季得全集於邑吏部夏東洲，板自閩中書窟，歲久亦訛。嗚呼！先生高風奮乎盱江千百季矣。其所以論其世而起後學，賴有此集爾！遂與邑之文人共加參訂，選諸善書，鍥諸梓氏，圖永其傳焉。工食之需，薄俸三之一，李氏子孫三之二。刊成，識此于末。

正德戊寅孟冬上日賜同進士出身知南城縣事川南孫甫序

### 陸瑶林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

世之所稱不朽者，自事功而外，道德文章其上焉者。若夫盛德可師，名文範世，俾千載下想見其爲人，足以傾動名流，醉心雅彦，真所謂俟百世而不惑者也。執鞭欣慕，實獲我心。

李泰伯先生，舊屬南唐之裔，生於宋真宗

之時，道德文章，卓絶一世，且多所著作，學者皆斗山仰之，蓋屹然爲宋代儒宗。然志不樂仕進，當時名卿碩輔，嘗交薦登朝，授以清要，而先生意淡如也。雅志歸休，高尚其事，雍雍然效教授河汾之致，一時門人如曾子固、鄧潤甫，其表著焉。先生先于周、程、張、朱數十年，嘗與范希文諸先輩上下論議，暢發乎堯、舜以來相傳之旨，于是理學大明，儒風蔚起，識者謂濂、閩、關、洛之學，皆先生有以啓其緒焉。其所以羽翼聖經，匡扶世教，豈淺鮮哉！憶予方舞勺之年，曾讀先生《袁州學記》，未免有管窺半豹之感，洎予筮仕雲林，乃得與其裔孫步生遊，遂獲先生全集而縱觀之。生平傾慕，一朝饜飫，其喜固有洋洋者矣！由是咏先生詩賦則高步唐人之風，讀先生序記則淵涵宋儒之理。更尚論先生爲人則會心聖賢，不求聞達，其西漢仲舒，東都之林宗、叔度歟！所謂盛德可師，名文範世，微先生其孰與歸？顧先生之文，其存笥者，雖炳若日星；其鋟鍥者，不無虞殘斷。

今步生以俊偉博洽之才，扶摇九萬之力，志欲表章先緒，光大前休，糾合族之同志而謀所以重刊之者，蓋庶幾先生之道德文章，盛而傳，美而彰，以垂不朽也。予愧言之無文，曷能出一語以弁簡端，猶記家大人之督學西江，亦嘗過高空，致少牢，登先生之堂，誦先生之文，仰先生之風，惟唯唯然讚嘆於山高水長而已。予不肖，雖有唧唧之言，亦何加于山之高，水之長也哉！嚴命催歸，就養方亟，明日者指四明以言，旋嘆駪駪之靡及矣，步生其勉之。

康熙甲辰仲秋月吉旦平湖後學陸瑶林謹拜手書于繡谷之崇正書院

## 李來泰宋泰伯公文集原敘

孔、孟不作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之復明於宋者，宋君相崇儒之效也。有宋之治之不臻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隆者，宋君相任儒之不專也。夫儒者，代不乏人，而明道之儒，唯宋獨盛，周、程、張、朱，其最著矣。然學問淵源，遞相師祖，如家泰伯生於宋真宗之末年，是時理學尚未繁興，公菰蘆中一韋素耳，將伯無助，獨挺然倡絕學於東南，其於干祿應制之文，屏棄弗習，一以六經四子爲宗，闡析微義，股肱大道。且竭力養親，行誼真摯，處則純儒，出爲碩輔，公固可以仕矣。然仕匪公志也。及范文正公疏薦於朝，始起公爲國學博士，何國學未幾而公遂賦歸來？意者蘇舜欽、王益柔兩人亦文正公所薦士，後皆以讒沮，公所見如是，故遂無意於出而終於處也耶！雖然，士患不行其道耳。樂行憂違，出處原無二致，自公退居鳳崗，創立盱江書院，遠近生徒之聚而講貫者，幾於鱗集麕至。如曾子固、鄧潤甫皆其高弟也。凡公生平所著述，俱有孟軻、揚雄之風，若雄尚未許與公方也。顧有謂公於書無所不讀，惟不讀《孟子》，此豈真知公者哉？予以爲自唐迄宋，接孔、孟之派者，實維家泰伯。

始第其書，不甚廣於世。憶童時侍先嚴大夫側，授讀公所爲《袁州學記》，中有「盱江李覯諗於衆曰」之句，因而叩我先大夫曰：泰伯公之所自出果盱江歟？先大夫曰：公固南唐之胤也，先封於臨，自臨徙金谿，至公六世祖，始挈家而籍盱城之長山，長山即今之瀘溪縣是然。則公之稱曰盱江也者，亦猶鞏本臨川，世輒稱之曰曾南豐云。姓氏殷遥，家集零燬，

予嘗欲緝而刊之，以昭先型示來許，奈視學督儲之弗遑也。幸家步生，少食餼於上庠，博雅承先，深懼遺澤之將湮，爰糾文學之同族者，蒐羅故本，釐而正之，爲目凡四十卷，重付鋟梓。梓成，而六七百載之斷簡殘編離焉復舊。是我泰伯公之精神再出，而吾家學亦藉是以繩繩弗替。嗚呼！孫子如步生其人，洵可謂有光前烈者矣。所微惜於我泰伯公者，公以一代大儒，致君澤民，宜大暢厥施，乃僅博一官以老，得無儒術之或疏歟！疇知大儒德業，從來所遇不竟所用，微獨家泰伯爲然，胡、潘氏專致歎於濂、洛群哲之不登相位也，且周、程、張、朱，或出或處，或處而復出。唯公一出即處，確乎不拔其操，犖遁丘園，優遊竹素，前引關、閩、濂、洛之緒，後啓青田豫章之傳，是公之出處誠正，公之學問誠可與周、程、張、朱後先並耀者矣。抑考史册所紀，周、程、張、朱，生而阨遺，死則贈爵贈謚，祀典昭於無窮。我泰伯公之歿也，既勅葬有加禮矣，復祀之少牢，歲祭以官，迄今蕃衍盛大，四支之嫡裔，隸在撫、建、饒、廣者，靡不徬徨而駿奔焉。繇是觀之，儒者身雖困於一時，而其道實亨於奕世，大都如是，何必獨爲我泰伯公致惜哉！唯是大儒之生也不偶，或當代而無其人，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其人而一鳴輒斥。故儒者之盛，莫過於宋，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彰，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與之俱彰者，夫豈儒者之負人家國哉？專與不專，亦司君相者之所務擇也。有志於致治興道者，慎毋若宋人然。予故於序斯集也，而感慨併係之矣。

時康熙乙巳孟夏月世後來泰拜手書於皖江舟次

## 劉玉瓚李泰伯先生文集原敘

宋之天聖、景祐，蓋常治矣。非獨其君相賢也，其下之學士君子，草茅誦讀，亦能留心世務，原本經術，著爲一家之言，以冀用于天下而一邀上之人省覽焉。雖其或用或否，不可預期，然而其書炳然傳之後世，上以羽翼聖經，鋪揚治道，而下亦足以自見其人之生平本末。雖貫穿出入，而皆較然有以知其不欺。蜀之蘇明允，旴之李泰伯，其最著者也。明允稍後泰伯。英、神之間，文治大興，又有子瞻、子由以爲之子，前或挽之，後或推之，故其聲名赫奕，振動天下。而泰伯始終仁宗之朝，敦龐沕穆之氣，猶有存者，雖一時公卿，如范文正、余襄公先後交薦，一官説書。嗚呼！是安足以盡泰伯之道哉？

余嘗謂明允之學，縱横權詭，其道近霸。泰伯真淳深厚，其道近王。故其言禮也，一以仁義知信，政刑樂律之屬，悉舉而歸之禮。其言富强也，一以《周官》遺法，委曲詳盡，悉舉而歸之《平土》。雖迂闊繁重，若不宜後世者然，然自儒者言之，其道有不可易也。夫爲治之道亦難矣，其君謹守祖宗之成法，其臣謹奉朝廷之功令，雖有良法美意，其君亦不能遽行之於臣，況臣能遽得之於君？臣得之君矣，其欲以調在廷之口而一衆庶之心，即起伊、周于漢、唐、宋之間，有甚難者。而欲以一書生上書執政，欲其罷宣義士軍，欲其擇東南重鎮，其縣人之補授齋郎者，又率是非而可否之，今世士君子有一於此，鮮不以謂大怪而刑罰隨之矣。然則泰伯得以優遊林泉，抱道著書，猶以薦辟膺一命，不可謂非泰伯之遇也。獨怪泰伯之書，意旨包括有合於古人者最多，即其

《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内治》七篇居其首，其略以陰禮教六宮，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之説，若拳拳注意於郭后、楊尚之間，微損聖德，卒不能一當長門之賦。而明堂位制之圖，獨于皇祐之初舉行大禮，若合聖心。嗟乎！明堂位制豈更急于《周禮》致太平、平土、富强諸務者乎？即其位置諸圖，悉依泰伯舉行，爲視公玉帶是非賢否勝矣，亦何預民生利弊、國計盛衰？故襲古人之迹，夸大飾美，後世侈爲口實，而委曲詳盡，利濟生民之事，輒見以爲迂闊而不可行，宜乎長卿發憤爲封禪之書，而明允去爲權謀智術之説，以希於當世或有知之，或有行之者也。

康熙四年乙巳，金谿李生化鰲等爲泰伯先生裔孫，重刻家集，廣而行之。問序於余，余爲感先生本原聖道，留意世務，而終不得一當世用如此，且念今之山澤，或有本原聖道，留意世務，庶治一遇之，以鼓吹至治，如慶曆、皇祐時也。因爲書其卷之首，以畀李生云。

康熙四年乙巳重午燕山劉玉瓚題

## 高天爵李泰伯先生文集原敘

天下之不朽者，文章與氣節而已。文非品不貴，人非文不傳。人與文堪傳而壽之梨棗，重以彝鼎，皆所以誌勿諼焉。猶慮有遺孅也，則又爲之馨香俎豆以永之。若其間升沉絶續，或存或亡，則氣運爲之也。是在表章世業者，式先民之典型，服高曾之規矩，使文無匿采，韻有遺音，哀足尚爾。

余守建武有年，吊古先哲。泰伯先生爲宋大儒，秉姑巒之清淑，萃盱水之精靈，胸羅今古，博洽五經。范文正公薦以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召爲太學博士。羽翼先正，

蔚爲儒宗。退而講學章教，從遊者賢才輩出，濟美一時。考其著作，論策傳記、圖序詩銘諸書，洵足媲美昌黎，嗣徽永叔，唐、宋大家之風，賴以長存。且介氣孤情，出處一致，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其德行，不啻價比南金，光同琬琰已！滄桑世變，兵革繁興，煨燼之餘，求先生之剩簡殘編，不可得。嗟乎！世之頌法者，咸推盱江人文之一席，與濂、洛、關、閩之諸賢，鼓吹而頡頏者，光華遂不復旦哉！兹後昆諸生化鰲、駿聲等，發皇祖德，補先人未墜之緒，而思彰明之。搜緝遺文，重付剞劂，風流文采，猶有足觀，而流水高山，清徽其未遠矣。乞言於余，是亦斯文絶續，疑信所關也。予嘉兩生之志，繼序肇修，持此以往，先生之榮聞，益振振有乎於永世，佩玉有心，書紳如在，敬忘其檮昧而爲之序。

康熙四年乙巳仲秋高天爵題

## 李化鰲宋泰伯公文集原序

鰲生也晚，相距吾泰伯公二十有四世。初，幸里居如故，版籍猶舊，撫今追昔，尚無間然。無何桑滄易矣，公生平所遺著述，彙爲文集若干卷，昔藻鑑于先正，今燬滅于兵燹。昔梓藏于府庫，今散逸于煙草。搜遺卷而徬徨，能無今昔之感乎哉！久欲與同志續鐫行世，惜有心而力弗逮，因去春有發六始祖之墓，訟于瀘令公張聖符師，惓惓以得見吾泰伯公文集爲念，悉具所以慨然捐助爲之倡，鰲何人斯！甯敢爲之後？爰藉手同族，協力勸成，壽之梨棗，一旦吾泰伯公之文章，光華復旦，是果先靈之不昧歟！抑賢與賢相遇，實令公之精神有以召之也。繇是編次如初，無敢損益。特列以族里，匪煩贅也，迺明支分派別之

有本源；表以文獻，匪餚盛也，迺明承先啟後之有淵流。然吾家乘家學，正於此窺見一班爾。

猶念藉以不朽者文章，而賴以追遠者祀事。既勅葬勅祭，代有加禮。致墓堂風雨不蔽，誰爲之孫子，不肖蓋忍乎哉？謀所以重創之，時輸資輸力，響應雲集，較昔之頽焉瓦礫者，今則峩然維新矣。一舉而二美具焉，不惟燕翼有光，祖靈實憑依之。蓋不肖不辭拮据之勞，而手澤攸存，俎豆攸馨，敢曰表章攸屬哉！亦僅守先之爲孜孜，若夫莫爲之前，雖盛弗傳；莫爲之後，雖美弗彰，是所望於繼起之孝子慈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焉耳，併引言以爲之誌。

時康熙乙巳年季秋月後裔化鰲百拜書於少室含靈堂

## 傅振鐸盱江李泰伯先生文集原敘

學以有用爲大，曰用世也，匪世用也。盱江李泰伯先生，以文章理學率倡大江以西，青田、豫章俱後起者也。蓋其在天聖、景祐間，余襄公靖、范文正公仲淹，颺言帝廷，謂先生有孟軻、揚雄之風，可大用也。授太學助教，終於主簿説書。所學若此，所遇若彼，世用、用世爲何如哉？

宋自太祖、太宗定天下，敦尚禮教，稱爲太平天子，用世之儒皆尊焉。嘗讀先生《禮論》，推本見末，正名責實，循乎所至近，包乎所至廣，雖刑政爲帝王大法，仁義智信爲天秉良彝，悉範圍于兹。準且繩之，存乎其禮；神而明之，存乎用禮之人。然則伏羲氏之治天下也，理肇《河圖》；唐虞氏之治天下也，道傳精

一。亦將以周公之禮，省括於其中，謂足致太平，其道盡焉矣。得無遺者精蘊，渺者義類乎？先生自言曰謂《周禮》足致太平，非徒解經，有爲之言也。粤稽《内治》諸篇，正男女之分，順陰陽之情，不愆時序之節，務使無瀆無僭，勿濫勿懟，内外等威間，卓然有所持立。夫然，國用有經，兵戎有衛，刑禁可詰，官人教民之道胥舉焉矣，其曰足致太平，豈欺我哉！先生不又論《易》乎？《易》與象通，實與天準。謂與象通也，乾牛坤馬之喻。陽數用九，陰數用六，數變靡窮。謂與天準也，乾父坤母，震男兑女，老少長幼之位次，亦若奠麗于禮中而莫之外。禮統天也，難使王天下者致太平耶，更爲廣其論，治仁之學，復禮先之；爲國之道，秉禮要焉。誠如先生鏡禮之源，綜禮之用，其旨也該，其義也晰，其思慮也深。忠君愛國，昭德弼違之意，蓋嘗於《内治》諸篇敷言而三致意焉，豈與詹詹小言，抉一漏萬，膚聒而爲功利之説，抑或肆志焉荒唐而爲迷謬之辭者同日語哉？是書也，洵堪行遠，使得實其用而行之，正宫壼以正邦國，正邦國以正萬民，太平有象，不在先生天聖、景祐間耶！而又不然者，《易》曰「無成有終」，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先生之謂歟！雖然，世用先生不若先生用世之爲大。世代殊王，考禮則一。今周公之禮具在，先生之言具在，可使當日之君若相聞之，後之君若相聞之，是有龔黄卓魯官斯土者，矜若珪璋；奕葉雲礽世其澤者，奉爲弓冶。匪但此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未得爲先生徒者，亦思有以自淑，識大識小之間，立言行遠之際，其可忽乎哉！

時康熙乙巳冬長至之日前進士第歷官諫議後學傅振鐸識于度山精舍

## 李丕則盱江先生文集原序

余嘗立三家之書以觀理道，一曰《天文》，二曰《輿圖》，三曰《周禮》。三書者，自有天地人物以來之載籍也。河出圖而《易》行，洛出書而《範》貢，皆是物也。丙午歲杪，自華嶽抵雲林。雲林爲舊筮仕之邑，其間多文章道義之知己，以惠義規成者，無如資萬，偶持重鐫泰伯公文集以示。泰伯公祖居鳳林里，雖屬邑盱江，而地與雲林接軫，其苗裔之分居者尤盛，多名碩焉。乃展集而讀之，公爲守禮君子，首接孔、孟道統之傳者也。其學本於禮，此横渠之知禮成性也。其道本於性，此開明道之定性體仁也。嘗歎學者迷於空玄之教，天地幾於不位，萬物幾於不育，累著中庸之説以辨之。古之爲是説者，自孟子井田學校而外無聞焉。然而井田學校未有不本於仁義之道，仁義之道未有不本於性善，此太極之理，自未有天地以至於既有民物，未有外於太極之生理者矣。如泰伯公者，言必尊經，行必盡倫，道爲中道，學爲實學，三代以後，接孟氏井田學校之傳者，舍公其誰與歸？公之所難者，前無顔、曾、思、孟之面命，後無濂、洛、關、閩以親承，獨抒心得，隂合古道，所謂質諸先聖而不惑者矣。

余生也晚，得是書而讀之，覺向所編《天文》、《輿圖》、《周禮》微有合焉者矣。幸與公同系出，猶産，奉教於理道之學舊矣。家雖北龍奕葉相沿，敢不敬承道統之宗傳乎？資萬之伯兄步生，博學蜚聲，篤志承先，因考宗譜於予，喜得其同，竊僭爲之序。

康熙丙午家後學丕則拜題

## 王謙李盱江先生文集原序

有儒者之文，有文人之文。一人之文取觀美而已。或襍權謀，或闇世務，求其有裨實用，戞戞乎難之。儒者言必衷諸聖，事必酌諸時，不幸不見用，輒目之曰迂遠，曰常談，庸詎知道固爾耶？大用則效立覩矣。三代以下，刑名盛，正學熄。漢承秦之敝，雖有匡衡、劉向、賈誼、董仲舒之善立言，而不能進漢世於三代，時爲之耶？抑儒者不大用故也？嗣是言理學者莫盛於宋，而周、程諸子之先有不立理學之名。理學實胚胎於此，而非聖勿言，非時務勿昌言者，盱江李泰伯先生其人也。

先生少以道自任，嘗憤斯文失墜，屏棄舉子業，日夜講求孔子之道，以上溯六經本旨。又熟晰當世大務，凡天人運會，古今治亂得失之繇，無不發之於文。論《禮》者八，論《易》者十有三，論《周禮致太平》者五十有一。其策《富國》者十，策《强兵》者十，策《安民》者十。又《平土》二十章，《慶曆民言》三十篇。皆經之翼也，非諸子之荒，説士之陋也。他文多稱是。朱紫陽所謂「皆自大處起議論」者，可以括先生之文矣。倘當日大用其言，禮樂富强之效，必赫然一變。後日靖康之亂之萌必不作，作亦禍不若是其烈。奈何以仁宗之知人求治，范文正、余襄公之交章推薦，而區區説書太學以終其身，使當世不蒙儒術之益，而但傳其文以謂經世大言，豈先生之志，而亦豈天下仰望先生之志哉！信乎，儒者之用舍，所關世道者大，而漢、宋之不得爲三代者，有故也。

往余篤好曾文定公文，衷聖言而酌時務，其師承實出自先生，則先生不但爲儒者倡，且

爲文人倡，而徒以儒者之文目先生，抑又固矣！先生故南唐宗室，始封臨川，繼徙金谿，又徙瀘溪，復徙安仁。今金谿後人李思言奉瀘溪刊本文集求序，而金谿令毛君復爲申請，蓋先生之文余樂爲表章以訓後學者也。因敘其本末而歸之。其稱《盱江文集》者，以先生論道盱江，學者稱盱江先生云。

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端陽前三日江西視學使者平干後學王謙拜題

## 王綜重修李盱江先生文集原序

或問於余曰：「李盱江先生何人乎？」曰：「先生固文章道德之大儒也。」「然則先生之文章何也？」曰：「明道之文也。」「先生之道德何也？」曰：「經世之道也。明道與經世合而乃見先生之人也。」「然而范公始薦之，既又與余公交薦之，而卒不達，何也？」曰：「達不達，命也。不達固無害其爲先生之文章道德也。」「然則先生不授太學助教、太學説書乎？」曰：「先生少貧不遇，特以母老乞授一官以便養，既奉命，即願已足，其謝啓云稍殊編户，便已安居者也。既而權同勾管太學，尋請假去，是終始未大遇也。」「然而當時之文章不有歐陽、南豐諸公乎？」曰：「歐陽、南豐皆登科目，躋顯仕，踐履清華，而先生蹭蹬布素，寒餓寂歷中，嚅嚌道腴，研討經術，故遇合雖艱而文章聲價遂上齊廬陵而且下啓南豐也。」「且當時之道德不有韓、范諸公乎？」曰：「韓、范諸公道德勳名，顯在社稷生民，而先生獨以一介書生，抵掌而談當世之事，其所以心籌手畫而見之紙墨者，皆琅琅金石，光芒萬丈，長沙之明達，敬輿之愷切，無以過之，而先生講明正學，竭力養親，不慕榮利，故位雖卑而道則高

也。」「然則文正之稱之曰有孟軻、揚雄之風，何也？」曰：「昔孔子悲天憫人，皇皇濟世，而孟子繼之，説仁義陳王道，每津津於伊伊納溝之恥，其與先生惓惓當世，明體達用，慷慨立談，而可見之施行者獨有合也。揚子雲寂寞玄亭，終歲一床書而家産不過十金，鴻文大章，照耀簡册，其與先生推明聖學，博辨閎達者有合也，故曰有孟軻、揚雄之風也。且《易論》、《禮論》、《明堂定制》諸篇，侃侃鑿鑿，矞矞皇皇，悉發前人所未發，俾天下後世知文章之即爲道德，即爲經濟，與世之徒工鞶帨者，大相懸絶，而先生之道明矣！」

今先生文集將朽，裔孫思言欲謀重修而苦於無貲，凡遠邇文子文孫，當有同心，其毋以余言爲贅矣。

康熙歲次乙亥葭月之吉江西視學使者關中後學王綜拜題

## 謝甘棠重刊旴江全集序

堯、舜以來，道統在君相；孔、孟以後，道統在師儒。有宋道學之興，濂、洛、關、閩抑盛矣，然皆互相師友，淵源一脈。若夫上總孔、孟之學，下開濂、洛、關、閩之傳，前無所師，後無所友，則唐昌黎子外，其吾鄉泰伯先生乎？昌黎《原道》一篇，辨道德仁義，闢佛老，其功不在孟子下，匪獨文起八代之衰已也！惜其時舉世尚詞章之學，言無聽而倡無和，吾道之不明，乃氣運爲之，非昌黎能爲力也。予獨怪昌黎之言曰「荀與揚也，擇焉弗精，語焉弗詳」，夫荀、揚者，吾道之罪人也。昌黎或因其立説著書，詞有可採，遂節取之歟？荀卿以刑名授李斯，肇焚書坑儒之禍；揚雄劇秦美新，廉恥盡喪。吾未見所言所行巧詐卑鄙若是，而所

擇而語焉者之猶能有合於道也。予嘗謂傳道學者，孟子而後惟昌黎，昌黎以後惟泰伯，泰伯以後，名賢繼起，代不乏人，則皆昌黎與泰伯綿延一線之功也。

泰伯生平所爲文凡卅二卷，其於《禮經》，尤擇之精而語之詳，洵足羽翼經傳，接紹真傳，讀者覽而可見，無俟予之贅詞。惟年代湮遠，板集無存。康熙間，泰伯裔孫化鰲等重刊於瀘溪。兵燹後，板亦燬滅，予嘗心傷之，欲復刊焉，未果。庚寅歲，洪雨樓明府來宰南城，政樂民和，暇時與予瀹茗傾譚，偶及鄉先輩行誼，因謂予曰：「聞《盱江集》板燬久矣，子其有意重刊乎？」時同邑梅秋澄明府，危子垣、劉柏士兩太守均在坐，咸慫恿玉成其事，於是集貲付諸手民，計六閲月而書告成。是舉也，不特予之素願斯慰，亦吾鄉諸君子所樂與有成者也，是爲序。

時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孟夏月郡後學謝甘棠敬撰并書

# 附録四

## 提要

李泰伯退居類稾十二卷　續稾八卷　常語三卷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後集六卷

太學説書南城李覯泰伯撰。其自序曰：「天將壽我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足以藉手見古人矣！」《類稾》慶曆所録，《續稾》皇祐所録，《後集》則門人傅野編。泰伯不喜《孟子》，《常語》專辨之。嘗舉茂材不中，世傳試論題有全不記所出者，曰：「此必《孟子》注也。」擲筆而出。

（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七）

盱江集三十七卷　年譜一卷　外集三卷

宋李覯撰。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皇祐初以薦太學助教，終海門主簿、太學説書。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考覯年譜，稱慶曆三年癸未集《退居類稾》十二卷，又皇祐四年庚辰集《皇祐續稾》八卷。此集爲南城左贊所編。凡詩文雜著三十七卷，前列《年譜》一卷，後以制誥薦章之類爲《外集》三卷，蓋非當日之舊。

宋人多稱覯不喜孟子，余允文《尊孟辨》中載覯《常語》十七條，而此集所載，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及「伊尹廢太甲」、「周公封魯」三條，蓋贊諱而删之。集首載祖無擇

《退居類稾序》，特以孟子比覯，又集中《答李觀書》云，孟氏、荀、揚醇疵之説，不可復輕重。其他文中，亦頗引及《孟子》，與宋人所記種種相反，以所删《常語》推之，毋亦贇所竄亂歟！

覯文格次於歐、曾，其論治體，悉可見於實用，故朱子謂覯文實有得於經。不喜《孟子》，特偶然偏見，與歐陽修不喜《繫辭》同，可以置而不論。贇必欲委曲彌縫，務滅其跡，所見陋矣。集中《平土書》、《明堂》、《五宗》皆別有圖，此本不載，則或久佚不傳，未必贇所刊除也。

覯在宗不以詩名，然王士禎《居易録》嘗稱其《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送僧遊廬山》、《憶錢塘江》五絶句，以爲風致似義山。今觀諸詩，惟《元帝》一首，不免傖父面目，餘皆不媿所稱，亦可謂淵明之賦《閒情》矣。《湘山野録》載覯《望海亭席上作》一首，集中不載。考是時蔡襄守福唐，於此亭邀覯與陳烈飲，烈聞官妓唱歌，纔一發聲，即越牆攀樹遁去，講學家以爲美談。覯所謂「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拍板便驚飛」者，正以嘲烈，殆亦左贇病其輕薄，諱而删之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付　剛先生　伍拾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杨新勋
本册责任编委　李峻岫

